雲海争奇記



还珠楼主 著



上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 著

上册



中国书店

云海争奇记

（上下册）

还珠楼主著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解放军 7226 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30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50 千字　印数：00001—30000

ISBN　7—80568—078—7/I·20

定价：13.00 元（全二册）

仆自客岁，以病家居，杜门却扫，经卷药炉，自安禅悦，匪惟无心世事，即笔墨生涯，亦拟抛弃。顾以《新北京》、《天风》两报主者，均为多年朋友。拙著《蜀山》、《青城》两小说，同未完卷，欲罢不能，延至今迩，仆既病且懒，初意此二报而外，不复肆为笔孽，再有写作矣。上月实报主人以某君之介，嘱撰小说，以疥栏尾，辞不获允，迄未报命。顷又一再敦迫，词意勤勤，若欲必得，勉草斯篇，用图塞责。窃思武侠小说久成滥觞，仆更枪荒，何当俊赏？明知巴里之言，难为实报增重，第幼随宦辙，性适嬉游，长更旅食四方，频年流转，足迹所经，实半国内。兹者志事弗应，意复慵散，未了中年，几类枯僧，独於山水癖嗜，结习难忘，登临莫遂，犹存遐想。每当风雨晦明，烟晨月夕，辄复坐温旧梦，神往竟日。以是道里山川，时萦胸臆，每借小说寄其幽情。虽笔致庸凡，学殖未逮，不足以状邱壑、林泉、烟云变态之奇，然景因实践，记类写真，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风土人情之所由履，以及草木鸟兽虫鱼之微，多半闻见身经，非尽响壁虚构也。行李孔艰，蜡屐何从，以供同嗜，其视此为卧游之资乎？江南为吾国文物富庶之邦，而两浙山水之秀丽，又复由於东南诸省江山毓秀，人才辈出，岩壑幽楼，尽多奇士。惟以此辈英男侠女，大都遁迹林泉，游神物外，襟怀淡泊，性慕冲虚，即有任侠尚义之行，亦多是我行我素，不喜世知。乡里老儒，标榜性理之学，偶涉奇迹，便认为怪力乱神之言，子所不语，志怪谈

鬼之人，大都坎壈终身。我何人斯，敢犯时忌！偶有闻见，往往掩耳疾走，若将浼焉。匪惟不敢言，且亦不敢闻，笔之于书更无论矣。其身受者，又多无告穷黎、寡识编氓，以故敢言者不能传，能传者不敢言。豪情胜事，只在民间，终不达於士大夫之耳目；文人笔记间有载列，亦以忌避孔多，语焉弗尽。冠带之人，尚且谓其非情，譬之寓言，甚至目为邪说，多所诟病。岁年淹没，於是乎其传者寡矣。

作者漫游四方，喜闻异事，登临之顷，每就山僧野道，村老逸民，促坐清谈，询以所知，而於游侠迹事，尤多向往，廿年尘迹，闻见殊多。本篇所记白岳十四侠士，即昔年江南之旧闻也。本书结局虽在黄山，而诸侠事迹，都散在江、浙一带。这里先从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一个姓虞的开始写起。

金华府旧辖八县，如东阳、永康等县，多有县治而无城垣。这姓虞的，家住在离县街二十余里的河上村内。附近有三个大镇，一名西市口，一名百集，一名下大路。当地为前明显宦应氏宗族聚居之所，子裔繁昌，族人甚多，村民姓应的，差不多要占十之七八，所以当地人都叫他作十里应。姓虞的却是前三代才从镇海迁来，地介西市口、百集二者之间，只有五六家同族。不过虞家也是江东望眷，诗书世裔，每家督属人口，都不在少。虞家田产又多，加上附居的几十家佣仆佃户，无形中也自成了一个村落。本书所记，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孙，家主名叫虞舜民，年已半百过去，世以耕读传家。同胞老弟兄四个：老大尧民，老三圣民，都在外省做官；老四德民，是个小京官，嘉庆初年，病故京寓；只他一人，性情淡泊，乐善好施，两试春官不第，便即无意进取，只在故乡纳福，力田课织，好行善事，乡里都称他作二善人。他又长于经纪，善于享受，治理得家中田业，日益富厚。起居饮食，虽不专做排场，穷极奢侈，却也实际讲求，务极适

美。虞氏弟兄分家过度，并非出于自动，乃是上辈祖人，明白事体，长于虑远，知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子孙的贤愚不肖，难为预料，天下没有长聚不散之局，便是张公百忍，同居也仅九世，况世上能有几个张公？子胤一繁，争端易起，与其徒慕数代同居的虚名，启子孙阋墙之渐，反不如及身之存，早为平停分配。并以读不废耕，耕不废读，著为传家典则。虽不必亲事躬耕，至少占晴课雨，岁时收成，必使闻知，违者即是不孝，勿使或背。如此既免异日戈操同室，萁豆相煎，而子孙分家以后，自立门户，各不相赖，互有观摩，即或不肖，多少也保得一点田业在手，决不致完全荡败，尽弃耕读，同伦饿莩，遂废蒸尝。所以三世分家，友於相亲，始终弗替，连妯娌娣姒之间，都无间言。对人又极厚道，真是一人雍和，全村上下，都是祥淑之气。

人生最难得是境遇舒适，受人尊敬，家族和美，不生闲气。舜民处到这样的环境，又是个会享福知足的人，还有什么不称心的？谁知天公惯使人添上缺陷，大、三、四三房，都是人多丁旺，惟独舜民，年逾四旬，子女犹虚。他又笃于琴瑟之好，不肯纳妾。虽然兄弟子侄辈中，颇多贤者，不难择一过继，毕竟钱要自有，子要亲生，舜民只管达观，终觉有些美中不足。虞妻人本贤淑，因见偌大家资，这般极好境遇，自己四旬开外，将近七七阴绝之年，尚无生育，丈夫又坚持一夫一妻的成见，不肯纳妾，心中难过已极。妇人家见识，急得无法，便瞒了舜民，求神许愿。又知舜民夫妻情长，多半由于青年时生得貌美、种下爱根的原故，屡次所说的，十九中人之姿，所以不能当意。要是真能物色到一个佳丽，再和他日夕求劝苦磨，也许能够心回意转，改了成见。论起丈夫，年纪虽然大些，但他生活优裕，看去不过三十五六年纪，就给找个二八佳人，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诮，使所纳之女受了委屈。于是暗中派人到处物色佳丽，又向

当地最著灵迹的胡公祠许下求子心愿。主意虽好，做起来却非容易。第一样永康是一个四境多山的小县，不似杭、嘉、湖一带文物富庶之区，水丽山清，惯产佳人。全县只有限十来家绅宦巨室，人物语言，都较质野。因地贫瘠，村姑少女，经岁耕作，习于劳苦，多是手脚粗大、身子健壮，貌在中人以下。即便有那生得清丽一点的，面皮先晒成了紫黄颜色，有什么好看？这类女子，嫁作农妇，全都是勤俭持家的上选，如以金屋藏之，未免和那"娇"字相差悬远。同为越女，要打算在此中寻出一个宁萝村头、浣纱溪畔的人物，真是万难其选。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属，只可命近身仆媪代办，不能远出物色。因他为人厚道，本着千金市骨之意，是以少女来相看的，不问丑恶，总是多给相封，于是来者日众，常致应接不暇，白忙了两年，终未物色到一个中意的女子。虞妻依然志念坚诚，终不灰心，誓欲必得。

乡里皆知此事，不由传到舜民耳里，一问便推说是买一近身使唤丫头，并非为丈夫买妾。舜民先是不悦，后见问过两次，都是潸然欲泪，心中老大不忍，再经虞妻几次三番用言婉劝，渐渐心活，暗忖大家都是四旬外人，自己何尝不盼儿子，怎能怪他？看这情景已是不容坚拒，莫如就势答应，也省得他日为此事酸心劳神。便答道："我并非不想生子，只为事有定命，命该绝嗣，终是无有。常见许多大人家，因无子息，纳上三四房侧室，结果不能如愿，精神身体，到吃了大亏，这还是个好的；甚或本来好好家庭，闹得终年争吵，百事不举，身前身后、闹下无穷笑话，儿子仍没养下一个。你我恩爱夫妻，何苦好好日子不过，自找苦吃？我知你性情忠厚，情切子息，必然诸事优容。遇见性情温和的，还可将就，要接一个性恶的人到家，使你暗地生气，又不明说，我怎对得你过？所以这事你说了多年，都未答应。现既一定要我纳妾，照你在此地办是不行的。待我明春往

杭州走一次，那里有不少老亲老友，也不必怎样费事，只拣那干净点的大家丫头，或买或要，带回一个。我虽生有洁癖，不喜丑人，此举全为子息，与纳妾享乐不同。只要懂得规矩，性情温良，人有宜男之相，再干净一些，便足中选，并不要那绝色女子，一去即能寻到，就便还可看望他们。你该不要着急了吧？”虞妻见丈夫居然听劝，好不容易，心虽喜欢，总怕明春之行是宽慰自己，敷衍搪塞，到时又复变卦，立即催促速行，说：“时方九秋，明春还须好几个月，不如就走，带着新人回家，吃团圆年夜饭，明年下半年，也许就有儿子了。多年老夫妻，何苦使我又眼巴巴的多盼上几月？”舜民知爱妻欲早了心愿，笑答道：“你怎如此心急！西湖数年未去，明春前往，正好借此载酒湖山，游散游散。今已寒秋，转眼冬天，到了又赶回家，岂不虚此一行么？”虞妻得了口，那肯放松，不但即日要走，并说自己许有灵隐寺的烧香心愿，还要相随同去。连劝了两次，舜民知他不甚放心，不欲过拂其意，反正不纳妾决难交代，只得答应。将家事交给两个近人，夫妻二人，带了一仆一婢，一同起身，前往杭州进发。

比时当地到杭州，本应取道望马头港，经过全川、葛府、下时、东阳、七里寺、婺港头、苏溪、八里桥、红庙、牌头、诸暨、临浦、西兴等地，再由西兴渡过钱塘江，方能到达。全程有好几百里，山重水复，路颇难走。单是由永康到诸暨这前半段，论路程不过二百五六十里，沿途舟舆就要换上好几次。舜民恐怕女眷同行，道途劳顿，决计绕远，改走桐庐水路，取道金华府，由兰溪泛舟，过桐庐、富春，直下钱塘，就便游玩严滩，观赏桐君山色。由永康到金华，只有百余里路。舜民夫妻仆媪都乘着竹轿，想当日赶到，特雇用了两班轿夫。这条道路又甚平整，仅经过两处山麓。轿夫全是土著，知道虞二老爷是乡里中有名的善

人，带着女眷，不愿投宿旅店，贪得赏钱，一个个抖擞精神，脚底加劲，抬着人和行李，往前飞跑。由破晓前起身，路上只吃了一顿午饭，打了两次小尖，时光不过申酉之交，便赶到了金华江边。府城就在对岸，略为歇息，便 由江边木船，载着人轿行李，渡过江去。这时斜阳西坠，云净当空。江中波涛浩瀚，趁着天际一轮红日，余辉幻彩，灿若锦霞，红光反射，倒影入水，若有万千道金蛇，腾翻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越显得江容壮阔，晚景奇丽。舜民坐在船上，迎着江风破浪前行，见江景如此好法，不觉心神大爽，高兴非常，愈认此番水行之为得计，正和乃妻谈说，船已抵岸。当地虞家戚友颇多，舜民事前没有通知，因明日动身，还要渡江，上岸以后，随意投了一家姓刘的亲戚。刘家也是当地绅富，城外别业就在江边不远，明日启行甚便。舜民轿子未到，早有家人赶向前面通报。

主人刘子炎，恰好正在城外别业收粮，闻舜民夫妻赴杭，便道经此，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进香，都宿在他的家内，备承礼待，又是中表之亲，多年在家乡纳福，难得路过，慌不迭率了老妻和长子刘安仁、次子刘安信接将出来，迎向里面，双方见礼落坐。子炎要代开发轿钱。舜民知他为人算小，婉言推谢，说雇用未完，明日还要过江往兰溪去，只给他们准备食宿好了。子炎先说："每年我去永康，老表弟总是来接去送，连上山轿钱，都一齐开发。今日什风吹来，就不容我尽点心么？"嗣见舜民坚辞，又说："我每去永康，见那里轿钱要贵得多。难得到此，总要多聚两日。这里轿子又便宜又稳快，用不着两班人，莫如还是开发了他们，等走时在本地雇好。"舜民力说都是乡人，雇用已定，不便中道遣回，况且这般粗人多讲信义，没我的话，你就给了加倍的钱遣走，他也不收不肯。内人杭州心愿急于早了。盛意心领，不妨归途再聚，明早必行。子炎方无话说。舜

民夫妻坐了一日轿，未免饥疲交加，颇思早食早寝，偏生刘家省俭，事前不知客来，通没准备，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一切均要现往城中购办，还算相隔城市不远，挨到亥初才行齐备。客固饿极，主人也是内心不安，忙得满头大汗，好容易摆上接风酒，来请入坐。仗着金华府是个大邑，又有金腿等名产，席还丰腆。席罢，舜民夫妻人已倦极，略坐片时，便即告寝，暗忖这般投亲，双方受罪，转不如借宿旅店还方便些，又省扰人。次早起身，子炎父子直送过江去。别时又说起金华北山双龙洞之胜，回时务请多住两日，同往游观，另外又送了些路菜和两条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才行别去。舜民见他两个儿子，安仁相貌猥琐，人极庸愚，年已三十，只买了一名秀才来壮门面，虽然不济，还无什么大不好处；次子安信，生相既是凶恶，性情又复暴厉，仗恃身列武庠，家有资财，专一成群结党，持枪抡棒，打街骂巷，欺压善良。乃母是个侧室，待宠护短，子炎年老，只知吝啬聚敛，不能约束，早晚必要闯出祸来。不料姑父母为人一生忠厚，竟会有这样儿孙。真可慨惜，可见君子之泽，不及五世。自己此番纳妾，即便生下儿子，但是年近衰老，能否教育成人，实不敢必，要似这样恶子。不如无有，反倒省心。路上问起仆人，又得知了刘氏弟兄许多劣迹，越更心烦。

由金华到兰溪，风景甚佳，虽在暮秋时节，依旧是平畴绿野，水碧山青。舜民心中感喟，也无心观赏，六七十里的路程，比昨日到得还早。船是早在期前派人到兰溪包定相待，一到便即登舟。开发了优厚的轿钱，轿夫们俱都踊跃欢心而去。当有随行下人铺开行李，端整好了酒食。舜民夫妻饭后，略停片刻，便即安卧。因连日劳乏，吩咐下人明早只顾开船，不须再来请问。这一觉直睡到次早辰巳之交。船已开出老远，才行起身一看，只见江水滔滔，清波一碧，两岸青山绵亘，黛色如染，晴旭

烘窗，山光入船，映得人眉宇皆碧。目游佳景，甚是赏心。这一晚足睡之后，精神复了原状。下人进过早点，又将带来的明前旗枪用江水泡上一壶，佐以两碟茶干瓜子、细巧糖食。清风吹蓬，茶香泛瓯；轻舟一叶。容与中流。耳听江水汤汤，柔橹欸乃，山巅树杪，常有人家隐现其间，鸡鸣吠之声，不时飘落云外，若相应和，益发令人意远心逸，神志萧然。虞妻王氏初出远门，更盛道江行之乐不置。舜民笑道："这一段只是桐江上游，并且还是秋天，你看下半日到了桐庐，船行到桐君山和严滩钓台一带，你还更要叫绝呢！这些好水好山难得路过，我也多年旧游，左就没什急事，船到那里，天已近黑，率性停上一晚，明早和你登岸，上山游玩一回好么？"虞妻笑道："你说不是急事，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他办成才称心呢！也不想想我们都有多大年纪啦。"舜民笑道："事有定数，那在耽搁这有限两天？这次同你出门，一半是为你常年操劳，又为子息焦心，给你解解闷儿。我这些年在家乡也待腻了，你我还是顺着便道同玩一玩吧。"虞妻笑道："老爷既然动了游兴，好在耽搁日子不多，我定奉陪就是"。说时，下人端上午饭。

夫妻二人用罢，又谈了些时，帆饱舟轻，顺流而下，行甚迅速，不觉到了桐庐附近。推蓬凝望，桐君山已横在北岸，临江耸秀，萦紫回青。山麓下面，是岸阔江深，波平似镜。晴日光中，望向前面，风帆点点，直向天边。时见渔村蟹舍，参差位列于两岸之间，三五渔人，据岸板罾，临流垂钓，山容水色，尽态极妍，宛然一付富春江长图卷子，端的风物清丽，美妙绝伦。正观赏得有趣头上，忽听船右侧打浆之声。转向右面船窗一看，不点大一只小船，船头上放着两个篾篓，后半舱坐着一个小姑娘，双手起落不停，身子一仰一合，打浆如飞，在广阔的江面上，疾如箭射，急驶而来。那小船又轻又快，眨眨眼的功夫已驶到大

船旁边，眼看撞上，舜民刚喊得一个“嗳”字，小姑娘倏地把左浆朝前反手一推，同时右手向后一划，双浆便横成了个“一”字，浪花卷处，那小舟立即轻巧巧横了过来，紧贴船边，顺流并进，一点没挨碰上。小姑娘更有主意，紧跟着放了左手的浆，由船内拾起一只上带铁练的搭勾，向大船舷上抛去，哐的一声微响，便即勾住，随用左手的浆，支住大船边壁，于是借带同行，连一点力都不消费了。转眼停当，这才轻吐娇声，喊了声“卖蟹！”舜民见那小姑娘年约十六七岁，穿一身灰布短夹袄裤，腿卷齐膝盖，露出一双细圆有力的粉腿，白足如霜，只嫩指尖上微沾了一点湿泥痕迹，腰系一条蓝布带子，两手略红，想是常做粗活之故，身材甚是苗条。舟中只他一人和两篓螃蟹、几根草索，别无长物。暗讶此女小小年纪，孤身掉舟，于大江之上，穿波戏水，举重若轻，身子灵活，动作熟练，宛如儿戏一般，却也少见，不禁又去谛视，正赶上小姑娘做完手脚，抬起头来，两下一照面，不由大为惊异。原来那小姑娘虽是雾鬓风鬟，荆钗布衣，却生就一张白生生的清水脸儿，一双秀目，黑白分明，澄如秋水，耳鼻眉口，无不滴粉搓酥，琼妆玉砌，青山遥横，红樱欲破，真个是容光照人、秀骨天生，休说荒江渔舍中无此丽人，便是自己半世阅历也只仅见。那小姑娘见看他的是一个官老爷神气的壮年男子，不禁把脸一红，低下头去，低声说道：“老爷可要买点大活螃蟹？”玉颊春生，已增妩媚；珠喉款吐，更显娇柔。舜民正要答语，船稍上的老大已走过来说道：“小妹，你的娘呢，怎今天一个人出来？这些日生意好么？”小姑娘凄然答道：“我娘病了，昨晚乘娘睡着，捉了这点螃蟹，隔了一夜，都不甚肥了，中午卖了两回没卖成。还算张老板船走过，卖了他五斤买药，别的不够用了。正盼你们船走过，在江边望见顺流来一支红船，连忙赶来，果是你们。如若不要，你劝坐船大老爷，

随便给多少，迁就点吃，都买了吧，省得明天更不好卖了。”船老大应了一声，正要往后稍去寻舜民仆人商量，舜民忽听虞妻在身后说道：“老爷，快喊王升叫那小姑娘上船来，我买他蟹，还有话问呢。”说时，王升正从船舷上走来，接口应了，随喊道：“小船上大姐，我家太太唤你上船买蟹呢。”船老大也蹲俯着身子，低声向下说道：“小妹你运道来了，我从来在江中载客，也没遇见过这样厚道的老爷太太。把你船勾往后稍，省得碰坏了。快些上来，把你母女苦情对太太说一说，非但做笔好生意，说不定老爷太太一发慈心，还须周济你呢。”小姑娘闻言，略微迟疑，才答道：“谢谢你帮忙。”说罢，从你船洞里寻出一对草鞋套在脚上，双手持浆微一拨弄，便往船后划去。

舜民夫妻刚刚回身坐定，话没说上几句，那小姑娘已从后稍上船，随着虞仆王升走进中舱，手中提着两个篾篓，望着舜民夫妻，福了两福，各叫了声老爷太太。虞妻便命王升把蟹先拿往后面，叫那小姑娘坐下说话。小姑娘谢道：“太太在此，我那敢坐。我还要赶早回去，服侍我娘吃药呢。”这一对面，虞妻越觉他丽质珊珊，不同凡艳，偏生在这等贫苦人家，方代惋惜，闻言答道：“我因见你小小年纪，独驾小舟出没波涛，又有老母生病，甚是可怜，意欲和你谈上片时，帮你一点小忙，再叫人送你回去，看看你娘，或者还能代你想个法儿，打个长久主意。你如此心急回去，想必你娘病重。也不知你离家多远，不便强留耽搁，这里有十两银子，算买蟹的钱，另外有两盒点心，可带回给你娘吃吧。我们本是杭州进香，归途走不走这条路还说不定，你不妨把住的地名留下，要是回来路过，也好寻你。如有什么为难之处，也不妨实话实说，我定帮你忙的。”那小姑娘已从船人口中得知船客是个善人，慌忙拜谢答道：“那两篓蟹并没装满，还值不了串来钱。太太给这多银子，分明行好周济，又给

好点心给我娘吃，真是感恩不尽。难女家离桐君山不远，地名黄港村。本当侍候太太一会，无奈娘病在床，刚睡一会，怕醒来唤人不在，急着回去。我母女每日江边打鱼，船老板好些熟人。太太要从此路过，我自会寻上来的。有这十两银子，足够我娘养病，无须再要了。我受太太这样大恩，无法可报。太太家住那里呢？”虞妻喜道：“我家住永康河上村，一打听虞二老爷家，全县谁都知道。适才你说家离桐君山不远，想就在前边了。我们明早正要上山游玩，少时就在山下停船，你回家看完你娘，如有闲空，不论今晚明早，都可随便寻我，有什事儿，也只管和我说，不要客气。只是明早要来，切莫过午，过午船就开走了。”小姑娘忙又谢了，跟着拜辞。虞妻先想命仆人随往，查看他家景况，多给一点银子，继一寻思，停船之处相隔他家甚近，等他明早不来，再作计较不晚，便即作罢。又见他喜忧交集，神色匆迫，忙着回去，忙命人取了十两多一锭银子，连同两匣点心，又分出一些路菜用碗盛了，交他一并带回。行时再三叮嘱，至迟明早，务必到前途泊舟之所再见一次，好为他母女二人打算。小姑娘危难之中遇到这样善人，事出意外，自是感激拜谢而去。不大一会，便听小姑娘在向船老大致谢和双浆打波之声。虞妻凭窗一看，小舟已自大船后划出，直向江岸。小姑娘回顾虞妻望他，将头连叩几下，遥遥致谢，双浆不住手的划着，贴波飞驶，真和箭一般，朝横里驶去。眼看船影越来越小，隔不一会，便停在一个钓矶旁边，仅剩一个小白点子，纵上岸去，隐隐前移，晃眼没入斜阳丛树之中，不知去向。呆望了一回，和舜民二人谈起，又慨惜称赞了一阵。虞妻猛想起晤面匆匆，竟忘了问他姓名，好生后悔。舜民笑道：“也没见你这样好心人，她不是还要来么！”虞妻答道：“老爷你不曾留意，我看此女秀外慧中，生得那般美丽，人却十分端重，全无半点轻狂。心忧病母，

行时何等匆忙，却在细心听问我们家乡住处，查他语言、容貌、行迳，起初决不是什么卖鱼人家之女。他受我蟹价，虽然声谢，因应急用，并不谦辞；再问他还须帮助与否，却又不受，只问我们居处；行时未说定来的话，分明含有深心。明早来不来，真还说不一定哩。"舜民又笑道："此女固非庸流，你说得他如此深沉，未免看得过重了。就说他无多希冀，照你那么叮嘱，就送行也该来一趟，难道就好意思置之不理么？"虞妻笑道："这话难说，且等明早再看吧。"舜民问是何故，虞妻答道："他没回以前，我还没想到他有点藏头露尾，后见他走，才行发觉。请问：他既住家桐君山下，小村以内，明在前途，他行舟又快，理应朝前，怎么回舟时反到逆流，向着后面斜渡呢？我想船上人虽常经过这里，与他母父相熟，也未必会真知他的姓名来历。不妨唤王升去问问试试。"舜民闻言，也觉乃妻心细，所论颇为有理，又想起那小姑娘的身子矫捷轻灵，迥异寻常，自家江南，所见渔人也多，却从未见过这等人物，试命王升往后稍一问舟人。

少停回话，果不知那姑娘住处。母女二人前年才在江面出现，正当四五月间鲥鱼上市的时候。富春江鱼虾，远近驰名，每年有大宗出产，鲥鱼更是时鲜岁贡，官府设有常课，每值鱼季，用八百里快马驰驿，入京进贡，视为重典。起初，渔人贡鱼到官，差役勒索规例不遂，故意挑剔搁滞，一天不给起运，渔人不能交代，便不能将鱼出卖。这类季鱼，到了时候，大批成群，乘潮应时而至，号称"来鲥去鳘"，过了端阳，便一天比一天稀少，就有肉也老了。渔人因为官府责索岁贡，受那万恶差役勒逼，往往闹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遇到产鱼做好生意的季节，反到民不聊生起来。受苦不过，经几个聪明渔人呈明官府，设下牙行。所有江边渔人，打来鱼虾，都归当地牙行经纪出卖，取些

佣钱。渔户按年轮值，应付官府贡例，既免差役徇私，以金钱定去取，任意指派，又划了行市，用意原来甚好。可是利之所在，日久弊生：鱼非经行不卖，经纪人掌了渔人得失大权，又因岁贡应官之故，不能不与官府差役接纳，渐渐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常借官差势力欺压良善渔人，无形中成了一个土棍，横行江浒，妄自称尊。众渔户又受逼不过，良善的甘受压榨，饮泣吞声，倔强一点的便联合起来，相兴对抗，也不知打了多少回群架。结果经人调处，渔户也因非有这行不可，双方让步，重定公平规例，才得勉强相安。这一来，变成了两种势力，所定规例至严，不是本段渔人，休想在当地打鱼贩卖。见他母女二人，用一小舟，在江边打鱼，因是女流之辈，便和他好言理论，说事犯渔规，不可如此。老婆子道："你们一网就是几百斤，我们一付手提的网兜，每日不过打十几条，混碗饭吃，碍你什事？"问他的是一个老渔户，名叫冯阿保，便答道："话不是如此说，大家都是苦人，并不在你打多打少。我们打鱼都有地段，此例一开，明日大家都来，这鱼就不用打了。这是遇见我，你们又是女人，要遇上那脾气暴、不讲理的，怕不连你这只小船都给拆了。"那少女闻言，陡的秀眉一竖，冷笑道："你们有地段，这条长江须不是你们的，管得着么！谁不服，只管叫他来拆一回船试试！"阿保吃他母女抢白了一顿，虽是不快，并没想告知行里和别的渔户，给他母女利害，只气着回答道："你当我要拦你的财路么？我也不对人说，日子长了，迟早总有人给你颜色，那时就知道我是好心不是了。"少女闻言，便对他娘咬了几句耳朵，笑对阿保道："你老人家好心，我已看出。不过天下事，总要有个了断。我们非此不能度日，早晚是个麻烦，何如今日办完的好。要怎样我们才能打鱼呢？"阿保道："小妹妹你不知道，这里渔户，因有衙门年贡规例，上下游七十八里以内，共有三百多条渔船，

一百四十三座渔罾，靠江吃饭的有上万人，各有各的行头，外人休想插进一个。你们打来自吃不卖无关，鱼一上市，便须经过牙行，你没鱼帖，如何肯代你卖？这个简直无法帮忙。就往他处，也是如此。不如另打主意，免惹是非。”少女道：“照此说来，是没商量了。无奈我鱼是打定了，请你早把他们叫来，早些讲好，也了一桩事儿，如何？”阿保见他母女执迷不悟，转眼就是祸事，还不自知，叹口气道：“你母女不听好话，只好由你们去。我偌大年纪，也不能打我身上造孽，去喊人来害你。不过你那些话，只好和我说，如换别人，一个话说不好，僵了，就许种你们的荷花呢。客气一点的好，打不成鱼，莫要再闯了祸，不是玩的。”说罢，头也不回，竟自去了。走时还闻得母女二人笑语之声，好似全不在意神气。第二天果遇见两个不好说话的渔人，两下言语失和，骂了他娘一声老泼妇，吃那少女伸手一掌打倒。第二人上去，又照样跌翻。恰值旁边走过几个渔户，赶上助拳，又还没怎近身，会打了个七颠八倒，于是事情闹大。行头和附近众渔户听说有人闹江，甚是强横，一个个持着渔叉棍棒，一窝风赶来。他母女二人也准备厮打，挺身立在当地，面不改色，众人见是两个女子，益发看轻，正要打上，幸而那行头久闯江湖，见多识广，见他母女二人英勇气概，人已有七八个被他打倒，估量不是好相与，稍一处置不善，便有多条人命好出，连忙挺身上前，先拦阻了众人，然后和他母女理论。不料他母女打人不过示威，为久居之计，胸中早有成竹。少女先说挨打的不该张口骂人，倚多为胜，欺压女流，再拿话挤话，给行头和众人一个下台地步，挤到行头说出“只鱼不上岸，不使渔网，便许你卖”的话，又问明大家，全无异议，然后笑道：“你当我离了网子就不能打鱼么？你们都在江边立好，看我下江捉几个鱼儿你们看看。”说罢，向他娘手中要过一个小包，里面包着薄薄两

件水衣，也看不出是什料子所制，颜色灰黑，又亮又滑，套在衣服外面，向众人手里，要过一条麻绳，脱了鞋袜，笑吟吟站在江码头系船石桩上，喊声“你们看好”，身子往下微微一蹲，也没见怎用力，便和箭一般，平空十几丈，往江心里窜去，只稍微有点响声，连浪花都没怎溅起。待有顿把饭的光景，踪影会无。众人正等得没什动静，忽听江边呼隆一响，那少女和人鱼也似，从水里窜上岸来，手里头提着一串七八条活鲜鲜的银鳞朱尾大鲥鱼。那鱼每条都有六七斤来重，在江时力量甚大，性子又灵，滑溜异常，多大水性的人，也休想空手捉得住他一条。这多大鱼，单说份量，就不下四五十斤，也不知怎么被他捉到的。众人本已惊异，同时又有人发觉他纵时所立石桩还留下两个足印，深到半寸，石头都碎成了粉。这样大本领，众人那得不怕他，就硬占码头都不敢拦。这母女二人却是得了彩头就完，一点也不狂傲，只说：“承蒙诸位大量，让我母女吃饭，从此一言为定。我是女流，家无兄弟，也不便挑鱼往城市上贩卖，就在江中捉些鱼虾，等那过路客船做点生意，想必总可以吧？”行头好容易没出事，扫了自己和大家面子，坏了行规，自然知趣答应，并见好于他，说：“我们本不多你们母女二人，无奈行规难破。我说不许用网，是指的搬罾大网，像你们这小网兜，但用无妨。就有别人来此循例，我们也有话说，他只要有小姑娘的本事，只管学样好了。”少女又向行头和受伤人说了几句好话，一天云雾，立时都散。他母女人又十分本分，少女更是孝母，对人和气肯帮忙，日久是江边渔人没一个不说他好的，从此便在江中打鱼，向过往客船贩卖。船上人多认得他，都知住在桐君山下黄港村，一片冷僻树林里面，他总不说准地方，也不和外交往。自从那年闹事之后，永没见他再显什手段，打鱼也是用网兜捞，轻易不见他跳进江里去捉。除了一二日来一趟江边，打些

鱼虾，卖完就走，难得有人遇见。习久相安，众人也不在话下了。他母女形影不离，每来江边卖鱼，总是先去冯阿保家，那里存有他的打鱼网兜和那只小船。照例是老的划船，小的打鱼，卖时却改由小的划船，老的出头来卖。凭他本事，尽可打不少鱼虾，可是他每次所得，够二三日的用度算是最多。永不多打。前一二年，船上人多听说过他母女本领，人又端庄大方，说话和气，再划船时那点功夫，谁也没敢轻视他。只有一次，也是他娘犯了老病未来，恰巧一只货船走过，船老大雇了一个新的帮手，年青不知究里，欺他是孤身女子，说了几句风凉话，付钱时又摸了他一下手。他立时跳回小船，指着那船夫说了几句，并未动手。等船老大得知赶来陪话，船已划去。等三日早上，那船夫便觉胸胁隐隐作痛，由此日重一日，卧床病倒，那船老大是个晓事的老江湖，觉着可疑，便问和他交过手未。这才想起那日被他指说，胁下似乎被小石块打了一下，当时觉着微微一麻，没有在意等语。船老大知道被人用内家气功点了重穴。偏生这只货船，又是应了客人紧急日脚，走上水往衢州交货的，误了一天，就要吃大赔帐，路上阻了两天风，赶还来不及，怎能回船桐君讨饶求救？再说人家一向和和气气，既在暗中下此重手，求了去，也未必认帐。凑巧船离兰溪不远，那里江边住有一著名的内家好手罗鹏，以为就近可治，也容易求些，顺路抬往求救。罗鹏一见，面上便改了颜色，说是伤在死穴，受伤的当日还可得活，你们不是行家，点的人又叫他二日后发作，分明成心要他死命。照理这种死穴出于正家传授，不是深仇大根，决不轻点，必有大不对处，如今发觉太迟，无救的了。船老大说了实话，几经代他苦求，罗鹏方说道："照船夫这等刁顽无礼，随便调戏女人，欺凌孤弱，本当受此重报。既是再三苦求，答应我两件事，我破例多费手脚，让他多活上半年，好回家乡安排后

事。要想复原，除非神仙下凡，谁也无能为力了。那两件事，一是不准到家张扬，并不许和病人实说，问起，只说自生的病，事出疑心，与人无干；二是下次路过，见了这位小姑娘，装着不知，更不许向他理论。如不听话，保不定还有祸事临头，再来寻我，就不管了。”船老大见实无法想，只得应了。当下将人留在那里治愈，恰好船回载走。这时那船夫已病得昏迷不醒。罗鹏先用积年陈尿和药；将他人半身浸在盆里，又给开刀破气，敷上灵药。第三日才得回生，养了半月，方能起坐。货船已走回路，行近兰溪，远远望见一只小船，刚从江边罗家门前开出，船上坐着两人，跟飞一般，往下流头驶去，晃眼剩下一个小黑点，就不见了，连船带人，颇像是他母女。木船老大此时正做这只货船的下手，同到罗家，谢了罗鹏，将人载走。偷偷一问他徒弟，那小船上人是谁，答说连日并无人来，词色颇显支吾。后过桐江向人打听，都说那几日未见他母女卖鱼，虽疑和罗鹏是一路，这类事谁也不敢十分究问。受伤船夫不久死去，就此拉倒，以后未再出事。船上人有时问他姓名，只指着江水说姓江，没有名字，都把小姑娘叫小妹，他母叫小妹的娘。老的今年常犯老病，便由小妹一人采舟出来做生意。他不但水上下功夫好，眼力更强。他说冯阿保人好，小船总停在他码头旁边。隔老远望见来船，便能看出来船主人是谁。跳上小船，双桨一划，横穿过来真比马跑还快呢！

舜民闻得小姑娘如许奇迹，虞妻所料，果然不差，大为惊讶，暗忖风尘中尽多异人，半生渴想，不获一见，不想于荒江鱼舍中得之，看他妙年丽质，奉母江村，家无壮男，形影相依，驾一叶轻舟，出没洪涛阔浪之中，独御众侮，视险若夷，轻薄小人，犯之立毙，求诸须眉英杰，尚所未闻，何况女子！此女言谈行迳，处处内刚外柔，敛锋藏气，委实令人可敬可钦，料他身世

定有难言之隐。这等旷世难逢的奇女子，岂可失之交臂？便和妻室商量，乘他母病方危，周济一番，既可结交英侠，又是好事。明早桐君之约，如不来赴，率性寻到他家中去；既有地名和那冯老渔人，想必不难找到。虞妻别有深心，自是愿意。说着说着，船已泊近桐君山下。船人都忙着抛锚、下帆、搭板诸事。凭窗四望，夕阳在山，归鸦阵阵，晚潮始升，清波欲上，映着落照红霞，水面上翻滚起千万片金鳞异彩，顺流卷去，直到天边，闪幻变灭，无休无尽。停锚之处正是一行垂柳，下面阳光吃柳树遮住，阴影在波，江水深清，无数小鱼，在柳影中往来游泳，穿柳如梭，时或游近水面，昂头悬尾，聚唼落叶，船上微有响动，立即拨鬐掉首，悠然而逝，深投水底，俄倾渐出，看去意境闲适，殊得静中之趣。等到船人下了帆蓬，整理停当，天际夕阳只剩大半轮，出没浮沉于遥波之上，暝色初凝。炊烟四起，已到了渔家饭熟的时候。下人来请开饭，舜民虽觉天时尚早，继一想：看今晚月色必佳，何不早些吃完了饭，趁天未黑，先上岸去，游散游散，看看江村景致，就便顺路寻到冯阿保家中打听那奇女子的踪迹，再循江岸，步月而归，岂不是好。想到这里，便命开饭。饭罢告知虞妻，率了家人王升，携了点银子，一同上岸。

那地方名叫金沙埠，紧傍桐君山麓，对岸就是桐庐城邑，原是一个大市镇，上下客货都在此停泊。时当太平，民殷物阜，两岸帆樯，如林如帜，对岸尤盛。舜民因爱妻喜静恶喧，特地命船人避开正码头，将船开向前面僻静之处，相隔市街，有里许多路。虽然比较清静，可是要去冯阿保的矶头，还得穿过那片市街，走十好几里途程，才能到达。舜民本是临时起意，上岸以后，向人问明路迳，一听相隔尚远，又听说当地矶头各有地段，渔人十九另外住家，有远有近，至多矶旁附着一两只小船，中

住一二渔人徒伙，主人不到黄昏便即归去，寻人须在早晨等语，去了也是徒劳跋涉，好生扫兴，只得同了王升在附近闲踱。见道旁只稀落落十几户人家，每家都是白板为门，竹篱绕舍，屋旁菜畦，屋后水田，小溪如带，引着山泉，绕屋而流，水声潺湲，入耳清柔，残照欲收，暝色昏黄，水色天光，似晦还明，倍增幽趣。又是已凉未寒的气候，村舍人家，有的饭罢洗碗拾掇，有的饭才初熟。时见三五村童，捧着一碗水淘饭，夹上些菜蔬，趺坐在篱畔石边，且吃且说，再不就赌着谁吃得快，笑语如珠，纯然一片天真。大人们却在篱内天井中，撮上一个自制的矮竹方几，三两矮脚木凳，手里都是尖尖一大土碗米饭，围着几上一大土碗菜蔬，有的面前还有一把酒壶、一个酒杯、一堆花生豆干之类，各自食饮，互话家常，不论老少男女，全都熙熙和和，有说有笑，没有半点愁容，宛然又是一付江村民乐画卷。舜民暗忖：毕竟还是江南诸省富庶！记得那年进京，并非荒歉之年，可是一过江北，沿途乡间都是黄墙土坑，轻易见不到一间瓦房；人民所食，多是黑面粗蘑和盐而食，偶以黄酱加葱卷饼，便谓美食，穷乡僻壤之中，有终身不知米味者，菜蔬更无论矣。由渡江起，直达京师，除通都大邑而外，稍有旱涝之灾，民便不能聊生，甘新道上，更是往往赤地千里、盐贵如金，连柴火都是宝贝，那有这等优裕景况？同为黎庶，而南北之差，相去若此！正寻思间，那些村童看见这素来冷静之区，忽然来了一个衣冠华美的人，有的交头接耳，互相指说，有那年长胆大一点的贪得赏钱，笑嘻嘻挨近前来问道："这位大老爷，可是到山里去么？要不要我领你去？"舜民素来和气，笑答道："谢谢你们。今日天晚，明早上山再找你们好了。"这一答话，众村童见来客好说话，身后跟人也不那么张牙舞爪，渐渐合凑上来，七张八嘴，抢着自荐，又问老爷，船在那里。一会大人们也跟了出来。舜民

应付大难，见不是路，只得说道："这桐君山我曾游过，不用人引。我给你们几个钱，明早自去镇上买点心吃好了。"说时，恰好准备送人带出来的除银子外，还有串许钱，便命王升散给众村童，吩咐不要再跟了。众村童得钱大喜。大人在旁，又催着道谢。这一分钱，益发乱做一片。舜民想起麻烦由于自找，不禁发笑。好容易脱出重围，天色又晚了下来。遥望市街之上，灯光耀如繁星，人语喧阗，不时随风送到；回顾来路，却是暮色沉沉，月儿不未上到天中，长江只剩一条极长白影，在那里闪动，江边渔火明灭，畦陇间村犬吠声，此和彼应，汪汪不已，点缀得暮色十分幽静。两下相去不过里许，景况迥不相同。有心回向众村童打听黄港村的路迳和江氏母女踪迹，恐又惹下麻烦。追忆昔年，两过桐庐，再游严滩，都在对岸停泊，这镇还未来过，市街不远，何妨观光一回，于是信步朝前走去。

一进街口，便见两旁店肆栉比，酒楼茶馆有好几家，人们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热闹已极。舜民想找个地方歇腿，便择了一家邻江的茶楼走了上去，凭江而坐。王升也在别一桌上坐下。堂倌过来，问过茶名，泡上一碗上等明前，打了手巾，端过茶食，便自退下。楼上茶坐甚多，还有一个说《三国》的先生，尚未登场，正和一位老者谈论，相隔舜民最近。众茶客本是笑语喧哗，见舜民眼生，品貌衣著不似常人，俱疑是城中官府过江私访，都怕多言惹事，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只邻坐老者仍与说书先生自在谈笑。舜民先是凭窗品茗，以待月上。喧声一息，邻坐言语入耳分明。只听老者答道："照我给小妹所测之字，他娘目前病虽凶险，还有救星，应在今日，不致便死，可是明春旧病重发，决难活了。"说书的问道："听阿保说，小妹甚是孝娘。按说每日卖的鱼钱不少，老伯伯前天给他娘看病，可知他母女两个近来日子好过么？"舜民一听，所说之人，正是日间江中卖

蟹的奇女子，正中心意，忙即宁神听去。老者又道："什么好过！他平日积有几两银子，无奈他娘的病非参不可，前日就用光了。昨日我看他可怜可敬，意欲送他点钱，他却说我钱得不易，又破例给他娘看病，怎好受我的钱？再三推却，后来想是自知无法，才答应收下。我又给他测了一字，应在今日。有一贵人救星，千万出去做生意，才能相遇，如若错过，便糟透了。他自从来到这里，最信服是我老头子，其次阿保，但能往他家去的，仍只我一个，知道不会骗他。我又叫兰珍去代他服侍娘，才连夜捉了点螃蟹。今日午前相遇，说是卖了一半，未得好价，心惦着娘，想要回去。是我再三劝他，才勉强答应卖完回去。偏生今早客船不多，他碰了两回，赌气不见熟人不卖了。我陪他等了一会，又拆了个字，断定无差。他因上月与人动了回手，几乎闹到官里。我嘴又敞，由不得要对人夸他，知他会几手的人渐多，早想奉母他去。我因算我女儿终身应当靠他才能成就，再三劝阻，仍说过年必走，想起还在为难。谁知这次所拆之字，主于不但他的救星就到，我女儿同他都应在月内他去。请想，我这大年纪，如何会往他乡？兰珍也颇孝顺，怎肯舍了我去？休说是他，几乎连我自己也信心不过了。刚想重拆，他便看见一条熟船，忙划小船赶去。因等了大半日心焦，原想遇见熟人，得钱就卖，不料船上一位女客，发了善心，给了加上好几倍的钱，正好去买一支好人参来保命。事已应了一半，你道奇也不奇？我又同去他家，他娘日里本来见好，我进门那一会忽然危极，幸而昨日我配的药还有一半，忙给他服了。我又同了兰珍，拿着钱匆匆回到镇上，向人家匀了枝好参，配好了药，由兰珍与他送去。有这一付吃下，定可转危为安了。"底下便转了别的话头。

舜民留神看那老者，身量高大，须发如银，趁着一张红脸，

善气迎人，言谈举止，似非俗流。那说书的却是拱肩缩背，貌相猥琐。正想撇开他和老者说话，恰好说书的时刻已到，堂倌来请上场。说书的先拿起水烟筒饱吸了两袋，喝了两口浓茶，然后慢条细理站起身来，就堂倌手里递过来的蓝条纹灰布面巾搽了搽嘴，咳出一口酽痰，将桌上手巾包、扇子拿起，向老者道得一声"停歇再讲"，然后笑嘻嘻向众茶坐一路点着头，缓步踱上台去。这时茶客便走去了十之三四，剩下的俱是专为听书而来的主顾。另一个堂官，一手拿着小箩，一手拿着一串烫有火印的竹书筹，挨桌上走来，每人面前放上一根书筹。有的当时掏出几个制钱往箩里面一扔，堂官口里直说："替老板记上好了，现会作啥！"人却往别桌走去。有的得了筹，连理都未理。可是堂官对这些不给钱的客人格外恭敬，满面陪笑，趕过去放下筹，一恭身，拨转屁股就走，仿佛深怕那人给钱似的。有时也向客人低声叽咕几句，意似述说当晚所说节目，宣扬说书人的本领。有的堂倌未到便先和他含笑点头，堂倌却装着和别桌客人答话，没有看到，始绕走过来，且不给那人茶筹，开口先说："客人，你这碗茶都泡成白水了，阿要再泡一碗？"那人连说："还好，我等一个人，停歇就走，你不用管我，忙你生意去吧。"堂倌冷笑道："谢谢你。"便走开去。这类茶客约有四个。堂倌一会绕完别桌，又过来问，两个知赖不过，只得要了把手巾，嘴里念着"天到啥辰光，还不来。我今天又不喜欢听书，还是回去吧！"讪讪走去。另两个一是和堂倌陪笑，要了根筹，却未给钱，堂倌走后，连咳嗽几声，拨回头去向邻坐茶客谈论昨夜所闻书中关子。一会吐沫横飞，放言高论，一会拿眼偷觑肆主堂倌，声音忽又低了下去，好似难关已过，心安意泰，中间又略含着一点顾忌之状。全楼茶坐约有百人，堂倌待遇因人而施，脸上神态也是阴晴百变，各有不同。那说书的早已坐到台上，二次接过手

巾擦完脸，打开手巾包，取出醒木、琴马、铜指甲，将桌上横着的三弦上好，再取水烟筒，一袋跟一袋呼噜呼噜狂抽一阵，一面觑定下面茶客人数，眼先跟着堂倌乱转，外表还装着毫不介意的神气，向近台诸熟茶坐点头招呼，此应彼答，直到堂倌完了书筹，回到帐桌，将小箩中钱晃琅琅往钱筒一倒，余筹打好了结，往墙钉上一挂，才把水烟筒放下，伸出兰花手指头，端起把自备的小茶壶吸了一口，又干咳了两声，然后套上铜指甲，定了定弦，高举醒木，向桌上拍了一下，交代完过场，弹唱一套开篇，紧跟着说起书来，舜民一听，乃是“隆中三顾”的后半面。起初见那说书的人物酸俗，无心听书，满意向那老者通谈请教，因见堂倌发筹，形形色色，情景可笑，同时老者又起身往台旁小门走去，归途走向别的茶坐与人闲话，未得接谈。及至老者回坐，已然开书，台上三弦丁冬几响，立时满堂寂然，悄无声息。再看老者，更把双目闭上，大有专心静听之状，又是大众听书时节，素昧平生，自然不便惊扰，只得耐心等到书说完了再行通问。偶然耳边听到几句开篇，觉着音节美妙，弹唱均佳，试再静心一听，这“隆中三顾”本是《三国演义》中一段好节目，经说书人口里一粉饰，更把一代枭雄，旷世奇才的君臣，得失遇合，抱负心期，以及风雪岁寒、草庐春暖诸般景致，说得来绘影绘声，活灵活现，仿佛玄德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与孔明羽扇纶巾、抱膝高卧之状，如在目前，不禁大为赞赏，暗忖荒江小镇中竟有这等好的说书人才，适才真小看他了。猛又想起全堂茶客，收钱的收钱，记帐的记帐，独自己主仆和老者三人桌上也没收钱，好生不解。

正寻思间，头段书已然说完。醒木拍案，说书的仍去搽脸抽烟。台下立时乌烟瘴气，添水的、要青条皮丝的、打手巾把的，乱做一团。再看那老头，睁开眼睛正望着自己，似乎欲言又

止。舜民知道歇不多时又要开书，恐出来久了妻室悬念，忙欠身问道："老先生可以请到这边桌上一谈么？"老者道："不敢，晚生正要讨教。"说罢，便走了过来，舜民让他上坐，命堂倌添了碗茶。两下互问姓名，才知那老者姓苏，名半瓢，江苏元和县人，少年游幕，中年改行，以看风水为生。父女二人别无亲丁。十年前受一个姓蔡的富家之聘，来到桐庐，心爱富春山水之胜，居停主人生前，又为他置了顷许地，便在当地落户，准备老死于此。起初原不叫这名字，只因昔年孤身一人，游太白山发现一条龙脉，追寻入川，在藏边大雪山麓得到半枚周玉，形如半瓢，血沁银浣，古色古香，爱不忍释，数十年来不曾去身，由此改名半瓢，以志奇获，年时既久，真名字反到忘了。舜民这一接谈，越觉那老者丰神古秀，道貌岸然。料是假名避地的高人，所说的话也是半真半假。耳听弦索丁冬，重又响起。见众茶客好些朝已偷看，知道当地谈话不便，朝半瓢道："小弟由永康家乡往杭州进香，船行经此，停在前边不远。如不嫌晚，可能恕我冒昧，移至舟中一谈么？"半瓢道："我正有许多话要和舜翁说，同往尊舟，再好不过。只是夜间惊扰，不好意思罢了。"舜民便叫堂倌算书茶帐。半瓢忙说："无须。连尊管的小弟都付过了。"舜民心想与王升一上楼便分作两起，主仆二人并未说话，露出痕迹，他是如何知道，并连帐也候过？无怪堂倌不来收钱。心中不解。口里正在逊谢，半瓢已然看出，笑道："舜翁觉着奇怪么？你的行迹我已早知。便是此番过访尊舟，也是为了江家孝女之事而去哩。些须小意思，何必客气乃尔。实不相瞒，先他们还当舜翁是当地官府来此访案，经小弟说了，又有人来说舜翁散钱村童之事，知道舜翁只是一个寻常进香客人，才放了心。不然今晚夏先生的生意还被你耽误了呢。"语声先时颇低，末两句声音甚高。舜民为他豪爽之气所夺，又想起钱都在王升

身上带着，客气反不合适，见众人都闻声回头，颇觉半瓢说话过于随便，不愿停留下去，只得道谢，揖客同行。半瓢也不作客气，起身便走。行经适才立谈之处立定，对那两茶客说道："我说如何，回去对东家说，这事他弄错了。我和他见面再说吧。"舜民主仆听得毕真，以为另一件事，也没在意。

三人一同下了茶楼，见街上月光在地，灯火渐稀，铺户多已打烊上门，只有几家茶楼红灯高挑，弦管之声时起时歇，行人也都少见。半瓢独自当先，步履甚快，不时向前凝眺，也不和人说话。舜民两次想问他话，半瓢只是回头摆手，舜民也不明白他是何用意。一会行抵街口，舜民见路侧墙角里似有两条黑影一闪，半瓢也似特意绕到墙角，嘴里低声咕咕两句。等到近前，并不见人，神情颇为跪秘。细忖半瓢貌相言谈决非坏人，也就不去管他。直到过完街口，行抵适才散钱之处，半瓢才立定相待，并肩缓步同行。舜民故意问他为何走得这急。半瓢道："我也受人之托。少时到了尊舟，再奉告吧。"舜民不便再问。再行数十步，便到船上。虞妻因舜民久出不归，正悬望，见有人同来，忙即避开。舜民揖客就坐。王升去至后舱，端上茶点。

客主二人客套几句，舜民便向半瓢询问江小妹的来历。半瓢先请屏退从人，说道："小妹行踪本极隐讳，除当日卖鱼，便是家居奉母，无人识得他的来历，只因前年冬天下着大雪，他娘犯了呃逆老病，危在旦夕，他听冯阿保说我会医，求我前往他家诊治，才得相熟，渐渐和小女成了知己之友。此女事母甚孝；又有一身惊人本领，每日打鱼所得，足可度日。这里地方上虽有个豪绅，仗着财势武力，见他美貌，想打主意，因我和他上辈都有交情，经我出头一说，也就拉倒。叵耐他娘穷人得了一个富贵病，一年之中至少要犯三四回。每当旧病重发，非上好

参茸等贵药不治，而且一回比一回重。平日纵有一点积蓄，那里买得起参？今日因听我劝，在江中卖蟹，得遇舜翁贤梁孟赠他银两，回来对我说起，嫂夫人还约他今晚明朝在桐君山下相见。他因母病甚重，萍水相逢，又不便过受人恩，来否尚未定。身世来历，他因讳莫如深，我也近半年来才知一二。以舜翁为人，本可奉告，无奈他以前曾再三叮嘱，莫向人前提起，不便再为泄露。看他感激称誉情形和所占卦象，舜翁明是他的福星，相见当不止此，早晚自行明告，暂且不要说他，舜翁只当他是一个大有来历的风尘奇女便了。至于此番造访，乃是舜翁未到以前，小妹忽令小女兰珍送话，道他卖蟹回时，仿佛看见尊舟舵后钉有墨鱼图记。当时情切病母，匆匆归来，忘和我说，回家一会才得想起。恐恩人有什变故，他又不能分身，请我代为留意。我忙命人往码头上查问，并无永康、兰溪来船，归途遇见这船老大，才知停泊在此。向他盘问，他说舜翁是永康有名善人，最是厚道，他们素来敬重，决不敢勾结恶人暗算，并且他们从开船起，也没见人打什记号等语。我刚得了回信，小女又赶回来，说他恐小妹错看，也到了舜翁停船之处，寻见那块墨鱼图记，钉在舵后船稍隐僻之处。如非小妹那双慧眼，又是在船稍下看，决难发现。我一听那形相，果与船人无干，也并不是当时就要发难。乃是向这里头子送礼，由他派人尾随进省，或在归途，或随到永康府上，再行下手，并且含有搪塞那头子之意，特地把图记钉得隐不易见，如能混过，算你运气，他也算向头子交了一次差。看此情形，这人与舜翁必有瓜葛，事非得已，不像安心害人神气。难得舜翁船停僻处，船人既非同谋，或者还未被贼党发现。忙命小女乘夜来此，设法将那图记取走。小女去后，恰好贼党有人上楼听书，我用言语探听，贼头并未得信，可知不曾发现，尚来得及。正觉高兴，不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如非舜翁为人乐善好施，几乎又惹出事来。”舜民听到一半，已是惊心，闻言益发骇异。自思并无致祸之道，忙问何故。半瓢道：“舜翁勿惊，如今事已过去。只是府上多财，远近都知，现有奸人在侧，难保不无后患，小弟既有所知，不能不说出来，好让舜翁作一防备罢了。适才所说贼党为首之人，姓金名鹏。他祖父原是鱼行经纪，到了他父亲手上，吃喝浪荡，把家业败尽，鱼行也盘与别人。中年落魄，所生止此一子。在家乡立足不住，仗着从小学会一点水上功夫，带了儿子，跑到北五省去谋生，终于投到陕西华阴县著名大盗小金龙白冲手下。先只代他在风凌渡口管着一只半黑船，没有几年，便因心辣手狠，结下强敌，被仇人弄死，此时金鹏年才十一二岁，从小随了乃父流落江湖，学会满嘴切口，一身水里功夫，不久便被白冲看中，收为义子，大来又把一个独养女儿许配给他。夫妻二人，水旱两路都着实来得，在黄河岸上称雄了一二十年。白冲忽因劫一官船失了风，吃保镖能手打成重伤。当场虽然逃走，回家自知无救，又料官府搜拿必紧，自己在黄河岸纵横数十年，从未吃过人亏，仇不能报，活也无味，况且不能。生平只此爱女，恐遭连累，忙对女儿、女婿说了后事，将毕生劫盗所得，是珍贵易于携带的，给了女婿，余剩金银财帛，全从地库内取出，连夜招集徒党，当众　分完后，便命女婿携了妻子，回转江南故乡，不得迟延。身后葬殓，由众徒党料理，埋在华山稳秘之处。只许在江南遥祭，不过十年，不许省墓临奠。乃女再三哭请送终诀别，执意不允，立促起身，并令众人散后，各去洗手谋生，若不相识，不许随意来往。白冲立法素严，令出必行，众人自是不敢违背。金鹏夫妻一走，白冲便即自杀。他夫妻到了河南，又贩些货物，到江浙两省卖了一次，这才装着经商发财，回转故乡。按照乃岳所贻留给他们的资财，又给他们断了后患，在这里是可称得

起是个财主，无忧无虑，谋几世的温饱。偏生他妻白凤娃。从小随父出没惊涛骇浪之中，杀人越货，跳进惯了的。初到江南，见着到处水绿山青，风物清美，比起黄沙漫漫，浊流千里，相差何止天地，手边又有的是钱，到也觉着事事可心，处处适意。日子一久，由渐觉无奇，变而为静极思动。先只不耐清闲，还没想到重理旧业，仅仅招些年青人去往家中，随他夫妻练习武艺而已。谁知第四五年上，山中出蛟，发了大水。他夫妻还乡之时，因为金鹏幼小出门，故乡变成生土，只会跃马行舟，不懂求田问舍，经人怂恿，把沿江的水田都买了去。这些田土，多半是江边淤起来的沙洲，照例是过些年要淹没一回，也有水退以后地形不变，或是淤得更好的，终是被水冲刷坏了的居多，叫作靠天吃饭。地虽肥美，向少人要。他初回那知究里，遇田就买，见每年收成那多，还在高兴。一旦发水，全数精光。偏这一年水又格外大些，竟见不到田的影子，不知不觉，把家产倾了多半。他又豪爽成习，养得人多，食用奢侈，眼看不能持久，又不愿缩小门面，暗中一商量，知道江南太平已久，人烟稠密，稍为出点命盗案子，便要轰动一时，不能似黄河口岸上做法，于是用下极细密的心思，把长做改作短做，化零为整，化近为远，遇上一水好买卖，总是老远尾随下去，要劫便是大的，连人带船，一齐弄光做绝，不留一个活口。出事以后，只当客船遇风沉没，看不出一丝盗劫痕迹。稍差一点，决不下手。似这样做过几年，渐渐挑选徒弟出道，江船常时失事，谣言渐多。为避风声，敛迹了此时候，最后又改了方法：命手下徒弟四出踩访，专向远处做些生意。自己一面顶着富商地主牌号，专一结交官绅。手下徒党也分作为几代，除第一代门徒偶然得见外，余者多是奉命行事，轻易见不着他的面，就有要事得见，也在舟山附近一个荒岛里面聚会，辈分小的竟有始终没见过他面的。不过一二十年

的光阴，居然成了当地首户。仗着规条严密，又喜作些善举，本地都当他是个豪侠好义的富翁。休说无人知他踪迹，便是江湖上，也只知舟山碧螺岛内有一本领高强、徒党众多、行踪飘忽的水上英雄黑飞鱼金本白，谁也没想到他会家居此地。他闲来无事，仍然收徒习武。他妻白凤娃生有一个儿子，今年才十九岁，取名金庭玉，水旱功夫都不错，十六岁上就入了武庠。独子娇惯，未免在外恃强胡来，近来名声才臭了些。他那门下徒弟，上自绅富世族，下自五行八作，那等人俱有。一共分成两等使用：第一等是先说那些在水旱两路做强盗生涯的；第二等便是这些好人家的子弟，借传授武艺，来给他壮门面的。两下虽是同门，从来不通闻问。前者更是讳莫如深，就明知所遇是第二等的同门，暗中只管照应，当面决不吐露只字。可是这些少年纨袴，也有被他看中选为心腹加入盗党的，都负有一种使命。他知这些门徒全有身家，而与富贵场中多通声气，并不令其随同为盗，只命他们随时留意，做个高等眼线。遇上可扰之船，只要经过这条江面，给那人船上钉下一块寸许见方的黑飞鱼图记，经他手下发觉，报信上去，或是就船上下手，或是派下徒党尾随到了地头，再行乘便打抢。这类盗案，多发生在远处。尊舟图记，便是由此而来。连日因贼子金庭玉在镇上新惹了祸，连伤三命，仗着老贼财势，苦主虽然忍痛和息，可是新任官甚是精明，听说已有耳闻。贼子怕官过江私访，城镇两处都派有耳目，准备官府一来，便诱迫到他徒党家里，软硬兼施，不令过问，说好交个朋友来往，不好便下毒手做掉。舜翁之来刚巧赶上，几乎把你错成了是地方官，弄出事来。多亏上岸时散了两串钱，在场有两个村民也是书迷，上楼时看见舜翁，说起散钱之事。那两贼党，已分一人前往报信。一听说是过路客人，小贼性情刚暴恐错报受罚，知我与老贼相识，有点情面，小贼也

还知点敬重，求我说情。我几面推详，断定舜翁是小妹所遇贵人。会罢茶账，便值开书。后来正想请教，不想青眼先施。此时舜翁已然无害，即使得知此事，老贼的规条，只会寻我算账，也不与你相干。小弟前助小妹打消了小贼妄念，今晚又起去他的图记，倘若知道，未必与我干休，但小弟也决不怕他。只那钉图记的贼徒，知机密已泄，难免阴谋陷害。舜翁异日还乡，对于令亲友辈，须要多留意才好。”

舜民闻言，好生惊疑。只自己素无仇怨，想不起那钉图记的人是谁，想了想答道：“多蒙半翁搭救，小弟得免大祸，感谢不尽。此番携眷游杭，只为进香还愿，不料生此非灾，虽蒙大力化解，异日吉凶尚自难定。闻得半翁精于占卜之学，可否赐教，以便趋避呢？”半瓢道：“舜翁不说，我也有此意思。我那测字，只占眼前，虔卜一卦，看看如何。”说罢，要了三枚制钱，就手内摇放六次，按易理占了一卦，乃是“雷泽归妹”。细一推算，不觉大惊。舜民见他面容失色，疑心自己有什么祸变，惊问卦象如何。半瓢愀然恭手道：“恭喜舜兄，卦象于你大吉。只是此次杭州之行，必无所得，到后三日，即有急足催归。至于金屋藏娇，自有异人送上门来，明冬定生贤郎无疑。于我却大不利了！”舜民因船人仆役只知杭州进香，买妾之事都不知道，却被半瓢初见道出，益发心折。刚要问话，半瓢略为定了定神，又排出一卦，只自己细详了详，连卦名义解都未说出，便对舜民道：“你我萍水班荆，便成知己，可算有缘。明日桐君之游可以中止。小妹母病，未必能来，如念他穷，他住桐君山后黄港村一片梅林后面，那里有一危崖，上有飞泉，下有茅蓬五间，倚崖而建，即是他家，离此有十来里。地虽隐僻，说明了却极易寻。明早开船时，可着尊管与他送些钱去。小妹奇女，必不拒却。尊管回时，可在镇上茶馆中寻谢阿二，向他租匹快马，不消两个时辰，

就赶上尊舟了。归途最好仍走水路，务请驾临黄港村小妹家中一行，决保舜翁无恙。小弟或者在彼相待，尚有相烦之处。此时天已不早，恐小女一人在家久候，且告辞罢。”舜民见他两番卦卜，面色沈尤，语言失次，迥非初见时安祥爽朗之状，料非无故。尚欲留谈片时，半瓢已自站起，再四叮咛，叫舜民不要游山，明早速行。舜民留他不成，问他住址，又是摇头，连道无须，只得送他上岸，殷勤订了后会而别。夫妻见面，谈说经过，觉着事虽不经，不由不信，到底慎重为是。虞妻又是胆小，恨不得当晚开船才好。好容易挨到天明将近，舜民断定半瓢也是个异人，决非江湖术士一流人物，仔细寻思一过，安心要结纳这个风尘朋友，便命王升拿了一百两银子前往黄港村，照他所言行事。寻着江小妹，就说舜民夫妻本定今早和他相见，因有事一早开船，不及应约。昨晚镇上闲游，得遇苏半瓢老先生，听说他许多孝行，甚是钦敬，又知他母病待医，家况清寒，特命人送这一点银子，请他收下，为老母医药之资，如另有相须之处，可往永康见访，当能为力等语。行时虞妻又叮嘱王升，留意观查小妹家况，银子务要留下。王升领命去讫，舜民便命开船。前行不远即是严滩，上有汉严子陵的钓台。舜民夫妻因一夜耽着心思，没有睡好，开了船好一会，心情略宽，都有点倦意，无兴登临，命船只管开行，到了钓台，不必来喊，迳和虞妻和衣睡去，直睡到午后被船身颠醒。夫妻相继起身，天已交酉，钓台早已过去，王升也在午后回转。

唤来一问，说是到了黄港村，江家小妹应门时，面有泪痕，神情颇为愁苦，对于主人赠银之事，似已前知，见来人便让了进去。那茅蓬共是五间，依着山崖建成，并不一排，外观虽是茅蓬竹架，内里却极坚固整洁，石地上连一点灰都看不见，家俱全是竹制。小妹的娘睡在里间，外屋三间，两明一暗，甚是敞

亮，大约小妹就住在紧靠他娘房的明间之内。墙上挂着琴和宝剑、弓袋，另外挂有两枝铁箫，竹架上堆了不少书，竹案上笔黑文具，无一不备。如非房子简陋，看那陈设，直似一个士族家中的书房，那像个江边打鱼女子所居。交了银子，小妹立即收下，毫无客套做作。王升因见小妹容颜愁苦，顺便问他，老太太病体可曾痊愈。小妹答是回去上覆主人，家母的病，昨晚服药，业已转危为安了。随说随去暗间内拉出一个比他身材略高、年纪略大两岁的大姐，品貌比小妹生得富泰一些，不知因何伤心，两眼俱已哭肿。小妹指着那位大姐对王升说："这是我结拜姊妹，姓苏，下次再见，总不致不认得吧？"王升也不知小妹是什用意，含糊应了，当即告辞回来，行时，那大姐已跑进暗间，仿佛听得里面有一老人微微呻吟了一声。别时小妹请主人休忘却苏先生之言，归途最好来此一行。刚走出那片梅林，马夫谢阿二已牵了两匹好走马在林外相候，说是奉了苏先生之命，来送王升回船。当下随他各骑一马回赶，可是走的却非原路。先以为他本地人路熟，定是抄近而行，容到绕向江边，走了好久，才看出离昨晚泊船之处不过七八里，算起来至少也多绕走了一半多路。上船下马相别，给他马的顾价，坚执不受，说苏先生的朋友，不能要钱，竟自骑上一匹，牵上一匹，扬鞭飞驰而去。回船正赶老爷睡熟，没也惊动。如今过完富春，已离钱塘江江上游不远了。舜民一听，原来船行顺水，又是顺风，已入了钱塘江，正值晚潮时初起之际，无怪乎船身颠动得紧了。一面点头，吩咐打面汤水，跟着开饭。王升出后，夫妻谈起小妹和苏翁之事，互相推详，觉着小妹受银不谢，定有深意存蓄，那姓苏的结义姊妹定是苏翁之女兰珍无疑。只不知何事悲泪，哭得两眼都肿。如说为了江母之病，小妹又说母病渐愈，况且小妹也那般愁眉苦脸的，是何缘故？小妹母女相依，家无男丁，王升行时所

闻暗间中老人微呻之声，又是何人？好生不解。一会，王升端进面汤水，舜民二次盘问。王升说，行时所闻暗室微呻声极微细，比时风吹林木正响，许有误听，但看苏女含泪出进之状，室内必有人在，并且决非江母。舜民先因苏翁昨晚卦后神色，颇现仓皇，疑心因为泄机，受了凶人暗算不成？继思苏翁言谈举止，证以茶楼见闻，在在贵人尊敬，好似一乡耆宿，他和小妹相识也只近年，不会无家；小妹寡母孤女，家复寒素，纵有不测，万不会在临危之时，弃家就养于人之理。再听小妹所说"紧记苏翁"之言。越想越觉自己所猜苏翁不会有变，王升虽然从小相随，精明强干，也许一时误会，就此放过。夫妻洗嗽进食之后，天已昏黑。船人因钱江夜潮浪大，将船泊在邻近西兴的小镇上。第二日一早，开船到了西兴，渡过对岸，开发船钱，雇了轿和挑子，往预先约定的亲戚家中走去。

那亲戚家姓陈，字苇村，也是一个乡宦，家住杭州城内碗儿巷。西湖边上建有一所花园，背山滨湖，取名适园，颇具亭榭花木之胜。本地人因园主人姓陈，都叫他做陈庄。苇村科甲显宦、告老才只两年，与舜民既是通家世交，又是至戚厚谊。因舜民家居无事，屡次写信邀他游杭小住，均未前来。头一晚接到舜民由航船上寄来的信，说舜民夫妻日内来杭相晤，以为总还有两天才到，没有就派人接。不料舜民船快，路上毫无耽搁，已自到来。闻报忙同内眷出来，将舜民夫妻接了进去，互相寒暄叙阔，一一见礼落坐，苇村饮食起居无不讲求，自有一番丰厚的款待。知己交亲，久别重逢，畅谈到了夜深，方始各道安置。第二日，苇村又遍召亲友，设宴洗尘，欢叙了一整天。舜民老惦着苏半瓢的神卦，恐怕留日无多，第三日一早，便催着虞妻同往灵隐、天竺诸大寺进香。苇村也率眷陪了同去。等把香烧完，舜民提议归途就便雇舟游湖，苇村笑道："今天弟夫人必已走

吃力了，日子还长，老弟心急则甚？”舜民不便和他说舟行所遇种种奇事，只说内子梦想湖山业已多年，愿意先睹为快，苇村闻言，忙命人去雇了湖中画舫，定下一桌上等船菜，准备快游一日，夜分再散。两家眷属坐轿到湖滨，上了画舫，天已申未之交。江南地暖，气候温和，阳乌始斜，云净天高，湖波清浅，因风起皱，映着斜阳，幻成一片片的金鳞，散动不休。水底游鱼，往来可数，掉尾拨头，近舟而嬉。两舷船娘，双浆轻摇，船过处，把湖底的香灰泥搅成一团团的淡雾浓烟，泛上湖面，随着一圈圈的水漩，由小而大，荡散开去。遥望保俶、雷峰二塔，相向矗立于湖山斜照之中，浮顶耀金，剥砖映日，塔角残铃，迎风微晃，时作哑响，端庄静穆，古意苍然。滨湖诸山，曳紫萦青，岚光欲活。湖堤草木，尚未凋落，可是蓼花红透，枫叶已丹，沿堤望过去，翠叶青竹行里，时有三五红树点缀其间。道旁更是野菊盛开。秋花繁艳，趁得秋光十分明丽。舜民心想：“虽然西湖是个热闹名胜，尽管湖滨车马、游人络绎，湖中画舫笙歌，往来梭织，被这些水色山光，古塔秋容一点缀，会心人置身其间，一样能静心领略，神游物外，转觉闹中之静别有佳趣，连这些游人车马、画舫笙歌，一样都少他不得，真说不出是什道理。”正凝思间，忽听苇村笑道：“老弟台，你想什心思？我们去湖心亭坐一会好吗？弟夫人想看三潭印月，我说等月上再去。其实人为之景，有名无实，白日更没个看头，转不如平湖秋月那里，还多几分清趣呢。”舜民此行为了爱妻游湖之愿，无所不可，答道：“老大哥湖山啸傲，已非朝夕。小弟虽是旧游之所，多年不至，面目依稀，道路全非，那似你这识途老马，自然惟命是从，休来丁问。我不过见这秋色清明，比起春游一味浓艳还要有趣，一时出神，那有什么心事。”苇村便命下人吩咐船娘摇往湖心亭去。

那湖心亭只是湖中心一个土堆，广才数亩，地并不高，与湖堤差不了多少。因地面山怀湖，四面皆水，地势绝佳。堆上面建有一所房子，供着苏、白二公。粉墙朱柱，曲廊石槛，到处都是名流题识牌匾，建筑颇为端雅。墨客骚人，固尝游止，达官富绅，更是常在此中宴集盘踞，游人无论男女，不分等列，均慕名往访。雅俗咸临，枭鸾并集，把这土堆，成了一个最出风头的所在。有时题壁步韵，词新句丽，即古凭今，悲歌慷慨，虽然无病之呻，颇有几分像是雅处，还不过于糟践湖上；有时则是附庸风雅，借题大嚼，肴蒸酒热，席散蝇喧；甚或势利酬应，携娼挟眷，粉腻脂香，追骚逐臭，大宴之后，往往数日之间犹有馀腥。舜民昔年在杭州住过数年，饱尝此中况味。当时随口答应，船行后想起，苇村自命雅人，怎赏识这个地方？好在随意闲游，多年未来，去看看可是昔年微逐之景也好，便不再提，当年夏秋间，雨量特大，亭岸相去水面仅有尺余，烟波浮渺，越显乎阔，遥望湖亭和邻近的白公墩，直似千顷平波中静静的浮着两张大荷叶。一会摇近亭前，舜民见石步旁边停泊着几只游舫，装绘均极华丽，岸上散立着许多官府随从，料定又有达官贵人在此宴集，不禁眉头一皱。苇村已看在眼里，笑道："老弟喜静恶喧，这里不宜游尝。你可知我此来用意么？"舜民问故，苇村答道："那白公墩地势卑湿，号称蛇窟，毒蛇甚多，素少游人足迹。近两月墩上忽有一异人结茅其中，起初白天在湖心亭卖药，穷人问症给药，得价即卖，不争多寡。药颇奇验，什么病都能治，渐传到富贵人耳里，向他买药，他却三百五百、千八百银子的胡要，并且一还价就不卖。解事的买了回去，那病立时就好。有那悭吝不晓事的，认他是诈，以势力欺压，他也不怕，也不着急，只几句话一出口，来人便自找台阶，含愧回去。众人都料所说必是对方隐事，可是在旁诸人，一个也不明白说的是些

什么。有时对方不肯输气，意欲设计中伤，令官府驱他出境，总是闹过一阵，事便阴消，官差从未和他对过面。后来再有请托治办他的，连官府那里都通不过了。县令朱人骏是我年侄，偷偷告诉我好些异迹，官场中暗地传遍，民间仅知他乐善好施而已。前月内人有病甚重，亲去寻他，果然一药而愈。见他也和常人一样，无什可异之相。每次得了重价，十有九散给穷人。偶而也背了药箱到湖堤上叫卖，自称姓韩，人都叫他作赛韩康，他也居之不疑。我有两个同年子侄，一名许成，一名吴启祯，多是少年好事，常往湖亭借口买药和他攀谈。日子一久，觉出他人并不在湖亭居住，可是从未见他坐过船，行踪飘忽，来去都无人知道。存心候他却又久等不来；稍一转脸，人已背了药囊出现，去也如此。有一天，许成和庙祝借宿，隔夜歇在亭内，藏身门洞里面，目不转睛看定外面。这日恰值连阴了好几天，湖面上烟笼雾约，宿雨未收，甚是清静。等到辰巳之交，忽瞥见他从白公墩那一面从容踏水冲烟而来。许成也没给他叫破，好在别无人知，仍就出去和他同在廊下避雨闲谈。午后有人驾船卖了些药。赛韩康忽对许成说："你到是个有心的，可惜不是我辈中人。我住对面土墩上，等一样东西。此来专为救这湖上生灵，再有月余即走。我还带有两个徒弟，他们脾气不好。今天的事，不要对人说起，将来自有好处。"许成由此更加礼重，常寻他问些休咎，均有奇验。他那两个徒弟，俱是花子一样打扮。日前我又有一点疑难事发愁，许成背人对我一说，才知他真是风尘中的异人奇士。第二日同许成前往求教，照他所说去办，果然迎刃而解。今早我听内人说起贤梁孟的心事，岂不正好前去，求他给药指点？近年湖亭风气已变，官场中多改在绅富别业宴客，湖亭内只有一个司香火的老庙祝，偶有游客，多自外来，不似以前热闹了。这些船多半是些买药的主顾呢。"舜民夫妇闻

言，俱甚心喜，连声道好。正说之间，船已泊岸，那些随从各拥随着自己主人，各往下走，各上己船，一会便即开走，散了个净。

舜民见亭中人静，甚是心喜。那老庙祝送客出来，望见苇村上岸，原是熟人，忙即赶过趋待。苇村便问："韩老先生呢？"庙祝道："老爷来得真巧，适才许少爷来过两次，还送了一包东西，听说韩先生就在今明日要走呢。"苇村、舜民闻言，忙命庙祝持帖赶前先容，一行人等跟踪而入，进门一看，那药案就设在湖亭头门天井里面，借了庙祝一张条桌、一条板凳，向阳而坐。一头放着一个粗黄麻皮制就的药囊，长约三尺，虚叠案上，看不出有什么药料。赛韩康是瘦长有须的人，布衣芒鞋，桌旁横着一枝鲜红如血的竹杖。舜民首先触目的便是那双眼睛，启阖之间，寒光炯炯，仿佛如射。苇村拉着舜民当先，未及说话，赛韩康已将身立起，对着舜民道："居士远来不易，还没有回去么？"舜民触动舟行所遇，心刚一惊，赛韩康又道："山野之人，偶应一人之约，来此办一小事，栖避数日。都是自己不好，想给一般苦朋友帮个小忙，略博微利，不料有人饶舌，平添了无数麻烦，早已厌倦湖山，打算离去。恰巧今早事完，等个有缘人到此，送几粒丸药与他，又耽搁了大半日，不想等了。难得居士到来，即以奉赠，了却我这卖药生涯如何？"说罢，便喊徒儿将那余剩的几粒丸药拿来。舜民入山时，早瞥见廊阶下两个花子，一倚一坐，闻言便有一个走来应声道："师傅那粒丸药现在囊内。这几丸药不是给徒儿了吗，如何又都送别人？"赛韩康哈哈笑道："没出息的东西，你要人帮忙，不会等他长大成人再寻了去？如今人还未生下地，乐得现成人情，都不会做，怎这般小气！"那小花子一张脸，半红半白，齐鼻中分，已经异相，又是个凹进去的扁脸，衬着浓眉大眼、阔鼻掀唇，下边赤着泥足，衣衫

破旧，甚是肮脏，直和画儿上的鬼怪差不多，细看过去，已是成人，并非幼丐。听乃师之言，将药丸从怀中取出，神态颇为勉强。舜民原是拱手听语，疑他想酬谢，刚一回顾从人，苇村已自觉察，暗扯了舜民一把，向前说道："韩老先生这是舍亲虞舜民，从永康来此，闻得大名，专诚拜访，就便买一点延嗣的药，还望不吝赐教为幸。"赛韩康连理也未理，迳对舜民道："你我这一面之缘，实为不易。药早备好在此，第一丸服后，自能如愿。尊夫人贤得，不要负他好意。无论归途多忙，对自己人更不可失约不赴。他年家人如有伤病，余丸备用，每服一粒。只这药价，说是奉送，实则甚大。你愿出么？"舜民本有先入之见，加以一见倾心，虽然先后言之相符，并为在意脱口答到："无不遵命"赛韩康道："此时我并不要你的。永康方岩花子甚多，我欠了他们的情，须你设法代还。他们颇讲信义，决不轻扰，每年有二十担老米便足用了。"舜民忙道："些须小事，晚生遵命，老先生请放心就是。"赛韩康笑道："很好。我也该走了，借你们来船渡到白公墩，取点东西回来，送我上岸吧。"苇村一旁插口道："老先生在此，博施济众，肘后千金，为我杭人造福，如何便走？"赛韩康道："这也没法子事。你船上现有家眷，我师徒三人，风尘肮脏，只说肯不肯借渡吧？"苇村道："我等求之不得，那有不借之理！"赛韩康道："我知你们就要回船，反正就便，不然也不阻你游湖清兴。既然如此，快走，免得尊管又多一番苦寻。"说罢起身。苇村、舜民也未求甚解，赏了庙祝二两银子，匆匆陪他师徒一同登舟。

赛韩康师徒只向船头上坐定，不肯进入舱内。让过两次，只得任之。问他两个丐徒名姓，摇头不答。白公墩相去不远，一会摇到。赛韩康师徒三人上去，不令众人随往。苇村、舜民往他去处一看，墩上尽是树木，茅蓬已然撤去。赛韩康走到一

株垂杨老木之下，伸手拾起一面形如古镜的东西，揣向怀内，精光跃目，一闪既隐。同时瞥见树下稀糟糟烂着一堆东西，似有皮鳞，尚未化完，奇腥之气不时随风吹到。赛韩康摇了摇头，从身畔取出一个玉瓶，往地上倒了倒，随行一个跛脚的小花子，便将树侧茅草取来盖上，戟指怒目，意颇忿恨。赛韩康两手合拢搓了两搓，往下一放，茅草立即发火，燃烧起来。赛韩康再虚按了两下，丈许方圆一片地面，立即往下自行陷塌，连同那堆烂腐之物沉入地面，火光隐处，地方由分而合。相隔三两丈，看得毕真。赛韩康师徒仍就回到船上，对于前事，一字不提。苇村知他脾气古怪，问也不答，意欲请他同往家中少聚一日。话才出口，赛韩康便止他道："我和居士缘法只止。这里人都道我会法术，水面来去自如，不用舟楫，为请居士代我释疑，才行借渡。有人提起，务望转告，说我只会卖药行医，不会妖法，足感盛情。即此一渡，尚且不肯白扰，怎敢下榻尊府，再叨盛宴。"说完，又对着船娘嘴皮动了几动。船娘立时面上失色，诺诺连声而退。舜民、苇村离得那近，竟未听见说些什么。自他师徒上船以后，并没见船行怎快，可是由湖亭到堤头，照例也得摇上些时，可是众人才几句话的功夫，不知不觉，船已停岸。舜民、苇村连同舱口女眷都有好些事想请问，各人正在伺察神色，相机发问，竟没等张开口，便自到达。赛韩康只向舜民说了两句"勿忘前言，俟再相见"，迳率两丐徒跳上岸去。时方垂暮，岸上游人多赋归去，下船雇轿，人语喧呶，甚是繁乱，一晃便闪入人丛之中，不知去向，苇村知他不愿人知，刚嘱咐随行诸人，今日之事不要对人说起，还未吩咐回船夜游，舜民忽听岸上有两人在雇划子，一人语音颇似王升。探头一看，谁说不是，还同了陈庄一个下人，心中一动。王升也自看见主人，急匆匆抢步跳上船来，朝苇村、舜民先请了一个安，垂手侍立，对舜民说道："适

才永康专人前来，说大老爷已然还乡，请老爷即日回来，有要事商量。”舜民久知乃兄尧民，得罪权要甚多，常时替他耽心，近年外放福建臬司，做了外官，方觉好些，忽然还乡，事前一封信都没有，必有变故，不禁大惊。舟中不便细问，忙和苇村说了，一行人等，立即登岸，回转陈庄。

尧民派来的家丁，因是起旱连夜赶来，正在歇乏，闻得二老爷回转，忙即入见。舜民屏人一问，才知尧民虽居外官，依然不减锋芒。督抚是个纨袴贵胄，两下势如水火，勾通朝中权要，连参奏了两本，幸而圣眷未衰，又有正人维护，绝大风波平安渡过。尧民见群小积怨已深，再不急流勇退，定难免祸，隔了些时便即辞官告老。虽得原品休致，可是对头仍不甘心，时思陷害，并有遣人行刺之举。多亏尧民有一幕友魏良夫机智多谋，事前早代他将交代办好。廷旨一到，办完手续，用李代桃僵之计，家眷行李和本人分两路去。等奸谋发动，尧民和魏良夫主宾两人，早已轻骑减从，还乡多日了。恐对头行刺未成，又生别计，加以跋涉艰劳。犯了老病，渴思兄弟，专人来请舜民回去相见，商量一切。来人并说起萧山一带，出蛟发水，道途难行，起旱反到更慢，归途最好仍走水路。舜民闻言，心才略放。多年手足，难得聚首，又在多事之秋，那有不回之理。想起半瓢和赛韩康之言，果然灵验，好生赞服，立向苇村辞别。苇村知留不住，一面命人雇船，明日起身，一面设宴送行。席间笑对舜民道：“那位韩先生真有妙处！适才他走后，老弟忙着回来，内人在他座下，拾起一付风藤竹的手镯，还包有一张纸条，大意说镯代船价，贤夫妇回家，明年必有梦熊之占，并有‘归途之约，不可不赴’等语。老弟初来，适才又未见他写字，他却事事前知，真可谓为神仙中人了。他从来对人不修礼貌，药价不论多少，更是必须无缺，却对老弟台如此客气关切，缘分不浅呢。”

舜民要过纸条看了，说道："风尘之中颇有异人，我们不留心罢了。"于是又把富春江舟行所遇述了一遍。虞妻虽因此行匆匆，只留三日，千金选妾，又成虚愿，幸见半瓢之言已验，赛韩康又有仙人之名，所说当然不虚，但盼到时应验，自没话说，只嘱舜民，无论如何中途必赴苏翁之约，以免自误良机。舜民本是打算回家，见过兄长再去赴约，继一想顺路的事。苇村虞妻再三相劝。苇村与尧民更是同榜同官，至戚至好，听说告官回来，执意同舟前往一聚，并不以祸福牵连为念，又买了许多礼物，俱是杭垣名产，明前、金腿、绸缎、茶叶之类，送他弟兄二人和别的亲友。连买带包装，结束行李，直忙了大半夜。舜民见他古道热肠，亲交情重，不便深拦，只得任之。

次日上船，陈家好些人，俱送到江边方始回转。因添了苇村主仆三人，雇的是一只头号官船。为了求快，另加了一班纤夫，每晚均有酒肉犒劳。人人卖力，风头又顺，虽然船行上水，走得并不甚慢。日里三个主人前舱坐谈，明窗几净，茶香酒热。眼望大江雄阔，水碧山青，江水荡荡，自动起千万片縠纹，在晴光潋滟之中，平铺顺流而来，打得船头汩汩作响。时而片帆高稳，映日轻扬，时而纤夫争途，齐唱山歌，突臂俯身，首足相衔，盘转上下于山巅水涯、危崖蹬道之间。榜人一舵在手，时作微动，若不将意。上流头更有货船轻舟、木排竹筏，不时扬帆趁流而下，远望水天相接，帆影参差，不消一会，帆影渐大，急驶而至，仿佛快要撞上。两船上榜人口里一声招呼，手中舵微微一偏，船身略荡之间，便交错过去，此东彼西，各奔去路，俄顷已在十多丈外，剩下一个白点，逐渐消沉。苇村盛道江行之乐不置。虞妻一心为夫置妾生子，那日看见江小妹，一想渔村茅舍中，竟有这等绝色女人，心便动了一下。先后又听苏半瓢、赛韩康二人之言，益发留了点意，料定舜民纳妾应在小妹身上。知

舜民为人正直，已然周济过小妹，决不肯乘人之危，又愁他心急见兄，不肯赴约。苇村至戚，无话不说，同行正合心意，乘着舜民离开，重托了两次，苇村自然应诺。船行了两日，将近桐庐，天色尚早，方要叮嘱舜民到时停舟赴约，耽搁半日，江上忽然起了风暴。船人一见天色不好，加急摇驶，纤夫也一齐努力。刚刚船到金沙埠，离泊处还有半里来地，天色已愈变愈恶。岸上是飞沙走石，大风扬尘，屋瓦惊飞，树折木断，人家屋外晒着的衣被多被旋风卷起，在暗云低迷的天空中，恍如白鸟翔翱，上下翻飞，到处抢着关门闭户，拿进东西。箩圈、斗笠、兜篮之类，被风吹得在田岸街路上乱滚。江面上是惊涛壁立，骇浪天掀，小山一般的浪头，一个跟着一个打来。江声澎湃，宛若雷轰，趁上又尖锐、又凄厉的风声，浓云层里，时发一两下金线般的电闪。真仿佛有万千水怪、夜叉、鬼魅在那里奔突叫嚣一般。江中船只早都泊岸，被风浪打得东斜西歪，沉的沉，碎的碎，隐闻哭声随风吹来，看去触目惊心，甚是骇人。幸而舜民坐的是只头号官船，工料坚实，船人又甚在行，老早放下帆蓬，离岸又近，却也被浪颠得七上八下，人倒物翻，站立不住。船人仗有纤夫多名，先还打算强挣扎到埠头上去停泊。舜民见满船皆水，情势危急，一眼看到前面丈许，便是旧日停泊之处，自己不能起身，连喝几声停船。人声风声喧哗，乱做一团，船和拨浪鼓似的，那听得见？王升恰在关窗，周身都被浪头打湿，跌跌抢抢，连滚带爬，抢向后舱一说，船老大道："我们不是不知道性命交关，先前不料风暴这样利害，纤夫多已上岸，准备抢到埠头再停，如今他们都在岸上拚命和风斗，喊也喊不应，又是上水，要把纤绳解断，人跌伤不说，这船顺流淌去，还当了得！除靠天菩萨保佑，挣到埠头，真无法想。"说时，王升一眼瞥见离身两三丈的江岸上，风沙影里，站着两个白衣短装女子，手中俱持有

发亮的东西，天色昏暗，未辨何物。心想这样大风居然不怕，敢来江边闲立，也不怕吹下江去。念头才一转，江中风浪益发险恶，船老大又被浪头扫着一下，几乎跌倒，手中的舵，失了平衡，往侧一偏，船身就势歪向一边，舵身轧轧作响，似要断折，跟着又是一个两丈来高的浪头打到。当时形势危险已极，如被打中，那船不碎，也必翻转，为巨浪卷去。船人齐声急喊天菩萨，船老大脸上已是面无人色。幸而浪头来处较远，强弩之末，来势虽甚凶猛，眼看白浪如山，离船仅有两丈，快被打上，船侧水面上忽然起了一个漩涡，浪头到此，余力已尽，往下一压，船老大就势拚命搬舵，已侧的船身立时平转，就这样船身还被浪激荡起丈许来高，起落了好几次。当这惊惶骇乱之间，噶喇一声，船头上那根纤柱突然折断，船身再也吃不住劲，顺流便要倒淌下去。风浪太大，舵楼中人尚且立脚不定，如何再能摇橹？同时帆蓬船舵全都轧轧乱响，又似要折断。当这危机瞬息之间，仿佛听得风浪吼啸中有一女子娇叱，跟着前船头上，似有白光微闪，隐闻扎的一声。船人疑心有了鬼怪，纷往前舱吓退，船已倒退了两三丈，忽然停住。船也斜顺过来，头向着岸，一任江中大小浪头，左一个，右一个，横扫顺打，船身只管起落颠荡，船却似被什东西牵住，并不往下流淌去。船人俱疑其天神降佑，纷纷欢呼跪祷。因离岸虽只两三丈，水深浪急，仍是靠拢不易，又不知船身因何停住，正待设法拢岸，船头一人瞥见船头上亮晶晶一样东西，先还不敢走近，定睛细看，乃是一把钢抓，抓在船头，暗影中仿佛抓上还有一根长索，笔也似直，通到岸上，心中奇怪。船舷无法行走，不顾客人见怪，迳由中舱通过，奔向后稍一说，船老大闻言，才知船被岸上抓住，心中一放。不管是人是神，且先救命保船要紧，忙喝船人一齐动手，篙橹并用，只要再略近岸丈许，即可脱险。船人有了生机，俱都踊

跃从事。无奈风势恶而不定，近岸处浪力更大，漩涡时起，一不小心，便有沉碎之虞。船老大招呼众人，呛风呼号，两手紧握舵柄，左进右转，兀自欲前又却，只在原处抢进二三尺，又被浪打了回来，近岸不得。方自焦急无计，船头忽然渐渐一点一点的斜行向岸，缓缓移动。这只不多一会的事。舱中苇村、舜民夫妻 连同所带下人，不惯风浪之苦，俱都晕吐，各在床上抱定床栏杆，随了那船身偏侧滚来滚去。舱中遍处水湿。舜民和苇村并卧前舱，只知风浪险恶可虞，还当官船甚大，不会出事，虞妻却已骇得哭喊神佛了。舜民听见人声哗噪，由前后舱风浪声中隐隐传来，不觉心惊，两次想喊人来问。苇村勉强说道："以你我为人，绝无凶折之虞。否则苏、韩二公也不会那样说法了。事有命定，着急无用。我们顾命，船人也要顾船，决不甘心听其沉没。我们都是外行，相助不得，问了徒乱人意，不如听他自行设法的好。"正谈说间，王升忽从后舱爬来禀道"恭喜老爷，船已脱险，少停便可靠岸了！"舜民忙问原因。王升道："这船纤绳已断，本已快被风浪打沉，岸上忽然来了两个白衣女子，用钢抓将船抓住，绳头系在大树石上，把那两班纤夫寻回，相互同拉。内中一个又纵向船头，带过两条纤绳，系在系船桩上，人仍纵回，一齐下手。现在离岸只有丈许远了，还是上次靠岸的地方。"舜民问那两个女子是谁，王升答在后稍，没有对面，天黑看不真切。

一言甫毕，船忽停住，舱门启处，穿进两个白衣女子：前面一个，正是上次舟中所遇卖蟹女子江小妹；后面一个 貌略丰腴，没小妹秀美，却也生得端丽温文，饶有福相。俱都背插单剑，白布包头。忙和苇村挣起，正要谢他解救一船之危，小妹先张口道："尊公新遭风浪，身体欠爽，请不要动，有劳王管家引我们去见夫人好了。"舜民和苇村俱已精神委顿，只得拱手答

道："愚弟兄委实疲困，不成礼数。请二位侠女先至后舱与内子相谈，等少时收拾清楚，再请二位侠女面谢吧。"小妹闻言，也不答应，只朝着同来女子嫣然一笑，便同往后舱走去。人仍不能上岸，舱中到处水湿泥淤，又滑又脏，加以舜民一行人等十九晕船呕吐，狼藉满地。下人个个卧倒，只王升一人还能勉强支持作事，知道主人急于和两侠女相见，忙又扶到前舱，唤来几个船夫，取来笤帚簸箕，先将船舱打扫干净，汲些江水，将船板用拖布帚洗净。船已停泊，抛了大描，毕竟好些。等一切舒齐，人们也渐渐缓过气来。舜民、苇村命人打了面汤水，从新洗漱，结束衣冠。刚命王升去请太太陪了二位侠女到前舱来坐，以便船人打扫，虞妻已由二女，一边一个扶了出来。宾主重又见礼落坐。

二女初上船时，舜民见他周身全白，昏遽中没有在意，及至坐定一看，二女所穿竟是孝服，不禁大惊。因所服虽重，尚不似父母之丧，未便明诘，忙向江小妹道："那日因苏老先生再四促行，不敢久停，未及登堂拜母，仅令小价趋谒，略伸微意。近日令堂老太太的病状，想已痊愈了吧？"小妹答道："尊公顾恤孤寒，义薄云天，家母全仗赠金调治，不特病愈，且有除根之望。大德不言谢，况以后还有相须之处，小女子也无庸再作俗套了。"舜民见他救了一船生命，行所无事，毫无德色，举止安详，谈吐文雅，与那日江行郊遇又自不同，越料他出身必非等闲人家，益发心折。答道："舍间尚非寒素，只是客中带得无多，自问不是吝人，如若须用，明言无妨。即以此次而论，全船生命皆出二位侠女所赐，我又何常言谢呢。这位侠女，想是苏老先生令媛了。他老人家今日未来，身体尚还康健么"二女闻言，俱都凄然泪下。仍由江小妹答道："这正是苏老义父跟前的兰珍姊姊。实不相瞒，义父那晚别了尊公回去，行未中途，便遭狗子

暗算，怪他不该泄漏机密，拔了他的飞鱼图记，受了内伤。还算贼父得信赶来，念在旧日老交情面上，没有当时处死，并把兰姊也喊了去，背回寒家，勉强活到第三日，嘱付好了一切后事与兰姊的终身，才行撒手而去。义父卜算如神，据说那日与尊公相遇，便算出卦象于他本身大凶，所以再三约请尊公回船，务必往寒家一行，便是为此。那晚，先还自恃狗子和手下贼党，均非他老人家对手。只要当晚能够躲过，次日见着贼父把理解明，即可无事。谁知贼党中新到了一个内家能手，专用阴手杀人。这厮名叫小铁猴侯绍，外号一掌三辣手，当年与义父还有一点交情，事前如知是他，必不下手。偏生义父隐姓埋名已廿年，留着很长胡须，熟人乍见，都难认出，这斯年前又被仇人伤了双目，只剩半只眼睛，又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见狗子众贼党要吃亏，暗下毒手，事后好生后悔。老贼父子肯顺风转舵，答应义父永不许再与尊公为难，尊公回家终身不得再提，双方作为没有此事，各不相扰。未始不是看重这厮的情面，否则连兰姊也未必能活了。经过情形，已对尊夫人说过，少时自知。义父临危以前又卜一卦，算出今日海洋中有大飓风，要刮过此地。虽是风尾，为时无多，但那风力却甚猛恶，行船遇上决少幸理。尊公必在风浪最大时经此，吉人天相，自不会出什灾变，虚惊实所难免。临终遗命，愚姊妹持他老人家昔年恃以纵横江湖的百炼钢抓，到江边相机相助。到时正赶风力绝猛，恐一发不中，徒费心劳，刚等风头略顺，将抓顺风掷出，纤绳突然中断，幸而事先将抓上蛟筋长绳，紧在一株合抱大树桩上，否则以愚姊妹二人之力，恐还拉不住呢。想是尊公对待苦人恩厚，这样险天，那两班纤夫依然拚命卖力，纤断时跌伤了五六个，无一人出怨言。兰姊恐力气不够，去唤他们来相帮拉纤靠岸，依旧人人踊跃，力疾从事。富贵中人能使苦人到危急，真正自愿出

力卖命，毫不敲索，最为少见。休说他们，便是船上人们都会水性，像先前那般危急，离岸又近，虽说船也要顾，恐怕对于船客生命早不在话下了，那有这样心安理得、同共安危，毫不别打破船逃命主意的呢！”舜民闻得苏翁因救自己而死，早已泣下沾襟。见小妹言词爽朗，仍往下说，只得等他说完，方始惨惨凄凄起身，朝着二女正要下拜，小妹连忙起身拦道：“死生有命，多礼何益！不消再作礼套，也无须乎表白致词，愚姊妹俱都明白。此中还有曲折，未便即为明言。但盼尊公能应义父遗言拜托之事，就足安泉下老人之心了。”舜民虽听出苏翁必有安埋托孤之举，心仍不忍，仍要望空谢过，风定以后还要亲去吊唁，料理丧葬和身后一切。小妹只得任其望空遥谢，二女在旁跪拜相谢。礼毕起坐，大家又伤感了一阵。舜民忍不住想问小妹的话，被虞妻暗使眼色止住。舜民见他以目示意，又极口称赞赛韩康是个活神仙，面上时露欢喜得意之状，对于兰珍，更是接待谦冲，温语如春，殷勤备至，较诸小妹尤甚。暗中窥查兰珍，虽然身遭大故，说时一样掉泪悲苦，但对动手杀父深仇，并不见得十分痛恨，谈过之后，渐渐敛了悲戚之容，词色举止之端详，转不如江小妹那般激昂悲壮，飒爽飞扬，好生奇怪，情知此中必有原因，只得住口。又过些时，风势稍小，船老大率了船人，请王升先容，进舱叩谢二女救船活命之恩。舜民方唤任他入谢，小妹与船老大们原都熟识，忙即拦止，独自走向后梢，再四叮嘱；“我这拚命出力，本心不为救你，无须感谢。我母女孤苦伶仃，不愿无事生风，只要代我隐秘踪迹，不向人提说此事，就算报德我了。否则今日之事，因风太猛，无一外人在场，如若传说出去，莫怪我不客气了。”纤人自是纷纷应诺。小妹问起受伤的人，除七名纤夫外，尚有四名船夫，伤势轻重不等，船老大搬舵时手一滑，右手指甲被剖翻，头腿也各受了点磕伤，便把

身藏金创灵药一瓶取出，吩咐斟酌分用，如不敷时，等夜来风住，回家取药再治。舜民、苇村又命王升取了二百两银子做犒劳。船人三谢而受，又谢了二女，欢喜已极。入夜以后，风势渐止，下人才端上酒饭。船老板也命人上岸，到镇上去买酒肉来犒劳大众。去人归报，镇上受了这一场风灾，房屋吹倒了好多处，家家关门闭户，店铺早已上板，路绝行人，澡堂和书场俱未挑灯，无处购买食物。舜民得信，又命下人将杭州带来的金腿、家乡肉各取了四只给他们煮吃。船人见客人这等体贴，益发感激，俱都印在心里不提。

舜民夫妻、苇村三人，因二女一个新遭大故，一个是死者的义女，全不肯饮。大家把饭吃完，天已亥初。舜民正说起明早要往祭奠苏翁，并为料理丧葬，小妹笑道："义父身后一切，早有遗命，由我经营，并且连钱都有了。尊公此时急于回家，明早正好开船，这到不劳费心了。"舜民自然不安，再四坚持，非尽一番心不可。小妹道："义父灵棺将来还要葬在贵地，大约不过月余，便要由我运去，那时尽可尽心。何必忙在一时？如真非到灵前一奠不可，今晚风定无人，最是相宜，不知意下如何？"舜民知当地有凶徒盘踞，小妹如此说法必有原因，又想起多年未见的兄长，想了一想，答道："既然这样，苏老先生身后一切，尽以奉烦，须用若干，由我奉上。今晚就随二位侠女同往灵前吊奠。明早开船回转永康，先代他将佳城卜好，静俟扶柩到来安葬便了。"小妹道："义父临危以前，有人送来千两银子，足可从丰备办身后，不消尊公破费。既欲今晚临吊，待愚姊妹先回去，着人来接好了。"舜民本意和二女同走，二女力说天色昏暗，风未全住，道途不近，同行反而更慢，转不如用轿马来接的快，并问舜民会骑马不，如不会骑，好用山轿来接。舜民原会骑马。便问风天黑夜，那有轿马可雇。小妹道："这里的人，有

好些都受过义父的好处，我们全是相熟，一呼即至。天已不早，先告辞吧。”说罢，迳和兰珍向苇村、虞妻一一别过，走向船头，拾起那柄飞抓，脚微点处，凌空数丈高远，双双往岸上纵去，晃眼没入黑暗之中。这时风势渐住，江波渐平，仅剩细浪发发，击船作响。月影又渐出现，昏沉沉的孤悬在暗天浮云之中，烟笼雾约，仿佛明灯之上幕以重纱，只露出半规白影，通没一点辉光。天边时有一两点星光闪灭，也是黯淡无芒，若现还隐。江面上看去一片浑茫，除两岸遥舟微有两三星火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方与舜民谈起风灾可怕、夜景凄迷，比起前两日秋江夜月，景物幽清，相去不啻天渊，虞妻已先回转舱中，等得不耐，命人出来相请，二人连忙进去。虞妻先笑道：“人还没走，你偏想问细底，这时人家给你匀出说话功夫，又不进来了。”舜民才想起小妹来时所说颇多曲折，便问二女后舱所谈何事。虞妻笑道：“苏、韩二位真是妙算如神。想不到在这里，居然遂了我的心愿，真是一件喜事！”苇村闻言，知二女之来果与舜民有关，甚是高兴，问道：“听弟妹所说，莫非前日之言应验了么？”虞妻便把二女来意说出。

原来那晚苏半瓢匆匆别了舜民回去，因所占卦象太凶，并与日里测字关合，暗忖自从洗手时节，受了异人传授，学会卜筮堪舆之学，虽然灵应如神，但中间也有两次凶险，均仗本领和细心预防躲避过去。这次的卦，一再推详，好似没有生路。自己杀孽过重，并未伤一善良，只有一事愧对死友，至今想起，汗流浃背，引为终身之恨。死原不畏，只亡友留下这一点骨血尚未安排，偏他命赋小星，只宜侧室，年来各处相攸，均无成就。好容易等到今日，巧遇这个姓虞的。积善大家，年纪不算甚大，而有寿徵，品貌才情，心地家室，无一不好，连占两卦，均与以前所占相合，姻缘已然前定，叵耐有横祸临身，难于避免。细想

生平，仇家死亡迨尽，只有今晚，为救舜民毁了金鹏飞鱼图记，狗子因想图谋江小妹，屡被自己作梗，早就怀恨在心，祸根想必在此。但乃父深知自己利害，极为敬畏，即便知道，也必装聋作哑，不会轻捋虎须。他父子尚非己敌，别人更不用论了。自遇恩师点化，改业洗手，偶济饥寒，全凭劳力心思所得，不肯再作冯妇，也没再伤一人，况且年老貌变，迥非畴昔，就有仇人到此也不认得。越想越觉同舜民回船之时会遇两个金党，图记难保不被贼党事前发现，除了金氏父子而外，别无致祸之由，便留了神。

半瓢回家，镇上乃是必由之路，如绕田陌小径回去，要远出好几里地。先时算计贼党，如与发难狙击，必在镇口广场左近，绕路回去，躲过凶时，大难或能解免。继一想生平行事，磊落光明，怎到畏惧贼党，避道而行？今日没有拔他图记，怎走都行，这样岂不明显心虚，贻笑鼠辈？倘若两头都伏有人，遇上时吃他挖苦两句，固是不值，再要寻上门去，越更丢脸。自问本领尚不难制伏他们，还是理直气壮，行所无事，多留点心，仍走原路为是。主意打定，一路观察前行。半瓢也是运数该终，才有此失。当时如绕小路回去，或往江家待上一夜，贼党规条，所劫之家只有人强行出头，便丢了本主，先寻出头人算帐，或言和，或对敌，事情不完，决不再寻本主晦气。明早舜民开船一走，贼党守了一夜，不见半瓢走回，必去半瓢家中寻仇。他和小铁猴侯绍原是二十年前老朋友，半瓢并还帮过他的大忙，感在心里，虽然目光不利，白日里总可辨别出一点声音形貌。侯绍更是生具异相半瓢虽然相隔多年，一望而知。两下只一认出，凭侯绍一人，就能强制群贼，永罢干戈，那有这场杀身之祸。半瓢走出里许来地，忽觉心里怦怦乱跳。暗忖当年久经大敌，孤身出入龙潭虎穴，视为儿戏，今晚不过有几个鼠辈为难，凭本领

足可开发，怎这等心情不宁起来？莫非贼党中新请来了什么能手不成？连想当世水旱两路有名人物，最好的也不过和自己打个平手，并无过人出奇的英杰。当时并还想到小铁猴侯绍一身童子功，本领高强，仿佛比己差胜一筹，但是有恩于他，友情甚厚，断无弃友助敌之理。想过也自拉倒，觉着无虑，打起精神加速前进，不消片刻，行近街口左近。那地方是背山面江，邻近镇集的一片大草原。一边是大麦场，靠江一面是木行码头，成抱大木横积如山，再过数十步便是镇上。半瓢正走之间，看见道旁木垛上影绰绰聚有多人，知道所占之事应验。暗中虽在戒备，仍装无觉，转把气沉下去，从容前行。眼看越走越近，忽听一声断喝："苏老先生，暂留贵步！"接着便听飕飕连声，从道旁木垛上纵落下二十多条人影，穿的俱是急装密扣的黑色短衣，身佩兵刃暗器，阻住去路。为首一人，正是贼魁金鹏的狗子金庭玉。半瓢知贼党惯例，不是身临大敌，或是大举抢劫，对方有扎手的人物，不会出来多人，穿上这黑一色的打扮。料他此来，一为记恨前破婚姻之仇，二为拔弃飞鱼图记，犯了他们大忌，颇有拚命情势，决难善罢干休，也自有些心惊。定睛一看，所有贼党均曾相识，金鹏几个得力的手下到有一半在内，却无一个生人。方要问他何故拦路堵截，狗子已先发话道："苏老先生，恕过晚辈惊扰。我等俱是明人，不用细说。家父平日对于你老先生何等礼重，至于手下叔伯弟兄，更是恭敬尊崇，无微不至。任他天大的事，只你出头相拦，立即一笑拉倒，自问相待不薄，从无失礼之处。适听人报贤父女所行所为，你与猪仔，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何强自出头，坏我事规，未免欺人太甚！我赶到此地，久候大驾未来，本心想寻到猪仔船上理论，因这事既为足下揽去，照例应向足下答话，与猪仔本身已无关系，何必再去打扰人家，乐得使足下做一个整人情，卖卖你的威风杀

气，故仍在此苦等。足下果然慷慨驾临，并未绕避回去，令人可佩。我想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事非目睹，仅凭传报，真假暂时难定，不过以愚父子相待之厚和足下之为人，似乎不应有此类事儿发生。现向足下请教：毁掉我家飞鱼，是否贤父女所为？只要你说声并无其事，立时拉倒，还向足下谢罪，我自责问那妄报之人，不难水落石出。如是你老先生主谋，少不得要请你还出一个道理。”半瓢见狗子其势汹汹，声色俱厉，说话和迸豆一般，一大串，连珠不断说将出来，料难免却争斗，不禁把多年未发的火气提了起来。适才路上盘算好的一套说词，全都无心再用，只冷笑一声说道：“我苏老头子素来行事光明，敢作敢当。今晚此事，自然有个道理。”狗子忙抢口道“有什道理，快请说来，我等洗耳恭听。”说时适有一大片浓云飞过碧空，将月光遮住。清辉明晦之际，暗影中窥见狗子一手按住佩刀，一手搭向镖囊，面带狞笑，目闪凶光，咄咄逼人，手下人等个个神情跃跃欲动，断定不怀好意，必出不意，一拥下手暗算，忙把气功运足，以备万一，仍答话道：“那个自然。我与船客乃系至戚，今晚茶楼相遇，才得知悉。本想向令尊说情，看我薄面放他过去。后来一想，那留记的人将图记钉得那般隐秘，分明与船客非亲即故，只缘受命久了，无法交代，不得已以此搪塞，只要今日过了这一关，一方领了亲情，一方也可交代，用心甚是油滑；泊船恰又在隐秘之所，料他未被你们发现，乐得暗中拔了，既解舍亲之难，同时又省得令尊知道此事，难以处置；看了薄面，是坏岛规，此例一开，以后再有朋友请托，不便应付；不看薄面，愚父女自然无颜在此安居，又伤朋友。不告而行，异日再图报答，两无伤碍，最是妥当。”还要往下说时，狗子早已怒不可遏，大喝道：“好个昧良无耻的老贼，大家做他！”跟着举刀就斫。贼党也纷纷各举兵刃，一拥齐上。此时月黑天阴，双方都是练家，全凭

心灵眼力取胜，稍差一点便吃大亏。半瓢早有防备，见贼党以多为胜，不可理喻，哈哈一笑，身子往后斜倒，脚根用力，便一个飞箭穿云的身法，一纵三四丈，出了圈外，随手解开衣纽，等狗子贼党追纵过来，又是一个斜飞乳燕的身法，纵向侧面广场之上。就这接连两纵之间，身子长衣已自脱掉，手持衣领，当作一件短兵器，抡将起来。群贼也杀上前去，刀抢并举，暗器齐施。半瓢身怀奇技，内外功俱臻上乘地步，那把群贼放在心上。虽是手无寸铁，那一件长衣舞动起来，竟比什么兵刃都显利害。昏云冷月之下，只见刀光闪闪，镖弩星飞，丁丁铮铮，暗器兵刃触石坠地之声，响成一片，数十条黑影，围绕着一团灰色影子，旋动如飞，在广场中，驰突往复，滚来滚去，杀了个难解难分，不分胜负。半瓢因金鹏不曾在场，满拟后来和平了结，不愿将事闹大，先只利用长衣甩落贼党的兵刃暗器，并未伤人，继见贼党不知进退，定欲置己于死，一味猛上，苦战不休，心想照此下去，直非伤人不可，要顾全双方颜面，绝难办到，擒贼擒王，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打定，正赶众人赶杀过来，半瓢喝道："你们这群废物，再不知好歹，我老头子就要得罪了！"说时，倏地一个黄鹄冲霄的势子，拔地直上，起到空中。众贼党欺他身子凌空，无法闪躲，各将手中暗器，纷纷打出。半瓢早觑定狗子金庭玉的所在，手中长衣一舞，使一个大鹏展翅的解数，将贼党暗器甩开，就势运用平生真力，往下一沉，变一个飞鹰捉兔之势，斜降而下，手持长衣，照准金庭玉当头打去。就这一个起落的功夫，连变化了三个解数，端的是疾逾鹰隼，迅速非常。金庭玉那里能是敌手。初见半瓢起势，似要落在西北方面，他人站在西面，恰好掉单，正欲赶过追杀，手中一镖刚刚发出，万不料半瓢凌空改招换势，忽往西面斜飞而下。瞥见人影当头飞落，未免心里发慌，忙一刀斫去时，半瓢手中衣衫已自临头，

手微一抖动，便将金庭玉的刀裹住，往外一抖，金庭玉虎口立时震裂，手中刀先被半瓢抖去，甩落地上。心刚失惊，暗道不好，半瓢身法何等神速，跟着平横左肘，由金庭玉右腋之间斜着往上一挡，先将他两臂闭住，失了效用，再紧跟着一翻左腕，骈伸二指，照他胁下气眼点去。狗子刀才脱手，敌人的手便到，两条左肘背一碰之间，觉着其硬如钢、骨痛欲裂，力量更是大得出奇，一个立脚不稳，身才往左微一倒退，连纵身逃走都未想到，负痛惊急慌乱中，口刚喊一个“嗳”字，已被半瓢点中要穴，立即闭气倒地。双方都是身手矫捷，迅速非常。众贼党一见半瓢落向狗子头上，知他不怀好意，狗子身侧无人，决非其敌，不由大惊，忙即赶过，齐喊“老苏休得伤人”，一拥齐上赶来救护。半瓢也是一时疏忽，见贼党无一出奇人物，自己又善避兵刃，容易取胜，所愁只在伤了狗子，明日与贼父相见，不好下台，没有顾及眼前祸患。天又阴黑，纵然练就目力，毕竟比日光下差得多。当决计制伏狗子，压伏群贼，飞身纵起之时，仿佛瞥见人群中有一矮子，衣服与贼党不似一律，恰好贼党中颇有几个矮的，因那矮子随众乱赶，身法甚快，心中虽动了一动，偏生事机眴息，身已飞起，急于擒敌，没有十分留意。这时点倒狗子，见群贼已追临切近，心想只把狗子当兵器一举起来，老贼夫妻只此独子，法令又严，心肠又狠，相随作事，全都担着干系，谁敢碰他一下？这一来立时可把群贼制住。一心想擒狗子，手才抓住人，还未提起，猛觉身侧微风飒然，知道有人暗算，心还在骂“该死的东西！你们小祖宗已落我手，还敢放肆！”当时一面御敌，一面更着重在擒狗子，左手的人并未放下，只把身子往侧一偏，打算避开来势，再拿人来和贼党理论，谁知中了敌人声东击西之计。半瓢明觉敌自右来，方往左一闪，头忙回转，不见有人，身后群贼，相隔尚在丈五六间没有追到，心方一

惊，忽觉左胁气眼要害一麻，中了敌人三指。情知身受重伤，已落人手，性命难保，心中忿怒，拿出当年本来面目，忽然一声长啸，百忙中勉强提着真气，仍然提了人，纵身跃起。正待拿狗子泄忿，将他抓死，眼前一闪，倏地一条瘦小人影，仿佛连了线似的，跟着纵落身侧，猛的想起一人，脱口喝道："侯老弟，是你么?"那矮子见一下重手，未将敌人点倒，仍被提人纵出，又听出啸声耳熟，虽然跟纵追过，心已迟疑，未再下那毒手，再一听喊"侯老弟"，不禁大惊省悟，通体汗流，悔丧无及，忙答道："小弟侯绍，恩兄伤得怎样?"跟着翻身跪倒。半瓢已举狗子伸手要抓，见来人果如所料，忽又想起两个义女，忙即停手放下狗子，盘膝坐在地上，答道："愚兄还有三四天活，这些后事，都交给你办吧。事出无心，你也不要难过。"话才说完，忽然阴云展尽，清光大来，依旧现出大半轮秋月，照得广场衢路，银敷玉漫，如被霜雪。一干贼党都把侯绍敬若神明，畏同鬼物，见他只一照面便将敌人点中，虽未倒地，行家眼里已看出受伤无疑，忙跟过去，不料侯绍这等情形，俱都看得呆了。有两个不知时务的粗人，见狗子还倒在敌人身旁，不能言动，意欲抢前夺过，刚想轻轻绕过，侯绍误伤恩人，下的又是死手，华、扁不救，方自愧悔伤心，无地自容，二次话未答出，忽听身侧声息，已知来意，不由触怒。倏地猛伸右手五指，侧身回脸，大喝道："我恩兄虽是盖世英雄，人极善良，决不多事，都是你们这群王八羔子累我闯此大祸，死活都难赎罪。还不去把老贼夫妇喊来！谁敢近前一步，我便将你活活抓死！"越说越怒，把手一扬，虽是虚比，不觉把真力发出，那两人离得稍近，内中一个适当其冲，顿觉劲气如铁，打中肩头，吓得纷纷后退不迭。众贼党知道利害，连声答应，着人飞跑回去报信不提。

侯绍喝退众人，又膝行到半瓢面前，手抚膝盖，凄然说道：

“恩兄，弟原为受了人家暗算，揉伤双目，仗着当时心还明白，暗运真气，勉强保了半只左眼，如今十步以外，便看不真切，全凭两耳去听，差得多了。最可痛恨是仇人当时不将我弄死，揉瞎双眼，还叫我寻他报仇。为此到处寻访恩兄下落，一年之中，南北五省，差不多跑遍，这里已是二次重来，始终打听不出下落踪迹。算计恩兄必已改名易姓，隐去行藏。但那女孩耳后有一朱痣，虽然见时个乳婴，有这一点，或者能够寻到，于是又打听耳后有朱痣的女孩，也未遇上。今春忽听人说有一江湖上陈人，在富春江上与你相遇，只没说出行藏细底。老白冲原是朋友，知他女儿嫁与金鹏，在此做贼，必然认得人多，两番到此，托他打听。他夫妻定要将那没出息的儿子，拜我门下。我见他们对我恭敬心诚，没法推却，只得答应徒弟不收，传他一点武艺。这次来没几天，住他花园静室以内，日出夜归。昨日岛上人来。我懒得见这些贼崽子，推说要用静功，没有入席。黄昏后来人回岛，因当日未出门，听说镇上茶楼有两个带弦子说大书的，不但说得好，那一套开篇，更妙不可言，说大书的照例不带弦子，这样却是少见，因此想到恩兄当年，吹弹歌舞，无不一精，生平最喜看《三国》，心中一动，打算饭后，去碰碰看。偏生这一席酒，吃到亥刻才散，等我赶去，书已说到末场。那先生果然名不传，只是有些欺生。完场时，满楼茶客都打招呼，只瞧不起我，连问他两次话都吃碰回。同去的还有一个金家手下，几乎和他为难。我念他是个指身为业的可怜人，没许和他计较。他始终仍未过来陪话，拿了弦子，佯长而去，把我两人，疆在那里。楼主人却吓了个面无人色，再三请安陪罪，说那先生性情古怪，熟了个个恭敬，生人照例不理，求我不要见怪，回去更求美言几句，却没说明早叫那先生陪罪的话。我一口答应。回至中途，正想起那说书的，明知我是金家上客，竟敢得罪，形迹好

些可疑，恰值金庭玉带人赶来，见面说起恩兄坏了他家飞鱼图记，贪一富绅酬报，泄他机密，要去理论，请我同往助威。我也真是糊涂该死！上次来住了月余，他父子并未提说本地隐有一位能人，直到昨天独坐园内，金庭玉这厮进来陪侍，才谈到恩兄屡次坏他的事，因和他父相熟多年，他父母素不肯欺本乡人，容忍至今，近来恃有一点本领，行为益发可恶等语。我当时心又动了一下，复问他和恩兄交过手未，他说一对一勉强打过平手，打了个把时辰，被他父赶来喝住，吃亏了事。又说恩兄在此强抽江边渔人常供，无恶不作。我知恩兄本领，像他那样脓包那配相对交手？再照所说情形，明是江边水棍一流，与恩兄为人相差太远，姓名又无一点相似，就此忽略。这时一听恩兄行事，直犯了江湖大忌。又因这厮，自从上次别后颇能用功，想看他临敌如何，并看对头是何等人物，跟了同来，先在木垛上等候。以为这厮带了多人来打一个，不问曲直，都是太差，本没心下去相助。这厮诡诈已极，欺我不能看远，故说对头结党甚多，今晚必有埋伏准备，恐难免一场大斗，若打不过，师父须莫袖手旁观，虽是记名徒弟，也休丢了颜面。我生平刚暴狠辣，成了习性，竟为所动，吃了眼睛大亏。等到半夜，恩兄到来。我目虽失利，两耳极灵，分明听出来的只是一人。后来双方一阵乱打，天又太黑，我在上面一点也看不见，只听有数十人往来追逐，敌人使的是一件极奇怪的软兵器，打落了好些兵刃暗器，仿佛占了上风。心中奇怪，觉与这厮所言不符。暗忖海内还有何人能有此本领？金氏手下这一伙，也颇有几个能手，怎会众不敌寡，打了这半天，对方全无败像，竟没想到恩兄身上。记得当年恩兄威镇江湖之时，每遇敌人，总有一声声如鸾凤的长啸，适才又自称姓苏，益发大意过去，忍不住跳落场中，还想看明家数再行下手。才转了两个圈，只一次与恩兄相隔尚近，天

偏阴黑，也没看真，只知是个有髯瘦长人，一晃眼功夫，恩兄已将这厮点倒。我虽看不起这厮，终算记名弟子，又是朋友心爱独子，平时相待，那般恭礼，有小弟在场，怎能看他落在人手？一时情急，无暇顾忌，不想闯下这大乱子，恩将仇报，伤了我至亲至敬的多年好友。休说此后不能做人，叫我如何问心得过！初本想死在恩兄面前，继而想起恩兄这些年来，隐姓埋名、抚养遗孤的一番苦心，身后起必还有事未了，这付担子，须在小弟肩上，如何死得！此事起祸根苗，全在我这记名孽障上。此时无以自解，百事惟命。恩兄有何心事，只管说出，小弟如一息尚存，任何艰险为难之事，决无二言！”半瓢听了他不惜拿狗子为己解恨，哈哈大笑道：“侯贤弟，所说的话，足见义气，不枉你我相交一世，但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既承盛意如此深挚，只要你能代理身后未了之愿，愚兄已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我此时已不能起动，你快将庭玉代我救转，免得他父母到来显我量小。有话随后再说。如要杀他泄忿，休说先前，此时也只一举手罢了。”侯绍深知此老性情，连忙应诺，一句虚话不说。过去只一捏按，迳将狗子救转，众贼党才把一颗心放下。侯绍喝道：“今天性命是白拣的。你知道这位老前辈是什么人，休说是你父母，连你外公，当年提起他也闻名丧胆。他便是二十年前在山东天门岛一剑斩三雄，对梭对弩、力敌天门三老的那位吴……”言还未了，半瓢已连声急出道：“老弟老弟，你说这些什用，先听我谈正经事。此乃定数，愚兄早已算准，也勿须教庭玉向我陪话。我一会便须回去，会短离长，你不能到我家去哩。”侯绍忙应走过，半瓢低声说道：“实不瞒贤弟说，当年愚兄把事做错，丢了一个生平没有的大人，幸遇异人点化，洗手归隐，抚养两个遗孤。男的已被那位异人带去，自今无有音信，可是照愚兄屡次卜卦，此子煞气虽重，异日成就却不可量，又得

明师，自可安心。独这女孩命太孤薄，早主夭折，经我用尽方法，费了无数心力，人定胜天，居然将他幼年两次凶折难关避过。但他只宜与人为妾，没有正妻之命，此事叫我多少年来煞费踌躇。后来卜他婚姻，应在富春江上。恰好这里有一富绅请我看地，旋即在此隐居，为管一闲事，与金家父子相识。日前卜得此女红鸾星照，好容易遇着命中佳婿，却又发生此事。当我伤了好友夫妻，第二日明白过来，愤不欲生，只为此女，苟延至今。虽然寻着佳婿，但他此后麻烦事多，急切间还难卸责。初受伤时，我本恨怒已极，一见伤我的是你，事出无心，已想将这担子给你代挑。难得出诸盛意，真比我照看还好得多。早知是你，坐以待死俱所心愿，也就不再事前打算，想避此劫了。金家老夫妻来，你可与他说，先命人去将我女儿喊来，这便是那遗孤，名叫兰珍，一面对他说明。我还有一义女江小妹，昔日与庭玉结此宿怨，也由他起。当时我固强作解人，但此母女二人均有来历，双方如若真正过手，他母女即或众寡不敌，也必被他杀伤多人逃走。我这三日残生便在他家苟延，暂时你不能去，也由于此。死后必有一信与你，贤弟侠气干云，一诺千金，请你日后照书行事，不特存没，均感大德。还代贤弟解了一点宿怨，真是快事。还有，金家飞鱼图记是我弃掉。照例出头人死，又寻客人晦气，但船客是我女婿，只想消患无形，于理无差，终场也未伤他颜面，本可拉倒。无如舍亲有了家贼，难保日后不出花样，务请金氏夫妻父子和众门下高足看你我薄面，以后永康虞家，不得再动一草一木。那钉图记的小人，行事居心，太不光明，也须稍动家法，以敬效尤，并将这人名姓由贤弟暗中转告小女。言尽于此，诸事费心吧。”

说一句，侯绍应一句，说完刚要答话，金鹏、白凤娃夫妻二人闻得警报，急痛攻心，已慌不迭起身，情极败坏含泪赶来。白

凤娃更是撒泼，老远人近前先带哭声，拿出当年关中语调，高喊道："任是侯老爹多好交情的朋友，要伤啦我的娃，我也拿命跟他拚了！我老公就这（音至）条根，你们这群驴日的狗娃，站这远作啥？怎（音　）啦，我娃在那，（音啊上声）搭？"一边喊一边骂，披头散发，直赶了来。小铁猴侯绍见不惯这等泼相，早一个箭步，平跃十几丈，拦在凤娃前面喝道："都有我呢，你撒泼给谁看？稍不听话，叫你夫妻父子一个也活不成！"狗子也怕将侯绍弄翻了脸，立时是场乱子，连忙赶上。白凤娃知他利害，心中虽然害怕，仗是女流，口里还想发强，一见狗子随后奔来，连忙抱在怀里，心肝乱叫了一阵。见着活儿子，心中一宽，又想起侯绍的可怕，仗着脸厚机智，用手一推金鹏，说道："侯四达，不跟我们妇女一般见识，都交给你啦。有什话家说去，我不管啦！"一面抹着稀泥，一面拉了狗子，开步想走。侯绍何等精灵，知道大权操之于他，如不将这只雌虎制服，仍不当数，又知他虽是女流，颇有乃父之风，说一句，算一句，只要答应，决不更改。当下舍了金鹏，轻轻一跃，早到了他母子身前，双手一伸，拦住去路，喝道："凤姑娘，你先慢走！我不问什男道妇道，这事仍少不得你。"白凤娃恐侯绍变脸，忙抢护在狗子前面说道："四达，你这是怎啦，我们认吃亏怕你，说怎是怎还不行吗？"侯绍苦笑道："你放心，我姓侯的决不会做出无理伤人的事，只是事情总要有个了断。"凤娃听出他无什恶意，至多行强了事，自觉理直气壮，假装恭敬答道："四达，你和我们已是两三辈的交情了。何况我这没出息狗娃，还算是你生平头一个记名徒弟呢。论那样，也是向着我们的。你老人家有什吩咐，论面子，我们不会不依，论胆子，也不敢不从，这还有啥话语？只是我娃虽然不好，功名有功名，家业有家业，武艺不好，我夫妻谈不到，总还沾着你老人家一点威风，谁想他想娶一个卖鱼的娃，都吃

人家硬霸住，不许行聘。这已过的事不说啦，单拿今天的事说，你四达是老江湖、老前辈，看有这规矩没有，别的好办，这老挨毬的……”言还未了，金鹏也自赶过。侯绍听他絮絮叨叨，已不耐烦，再一听他口带脏字，立即一声断喝道：“你这婆娘，少出口伤人！你还要命不要？闲话少说，今日听我，是你夫妻母子便宜。你可知道你儿子闯下灭门大祸么？我虽自想赎罪，以谢恩人，于你们却是事为两全，并不算是偏向一面，强行出头。如你不听良言，我不过稍添麻烦而已。事一传将出去，你全家大小，连猪狗都休想有一条活命！”凤娃机警，见他疾声厉色，说得如此情形重大，将信将疑，悄声说道：“四达说得这等利害，难道我得罪了皇帝他爸？”侯绍冷笑道：“你得罪皇帝他爸，即使兵马到来，好汉打不过人多，还有一个逃呢。这事要被他的好朋友知道，如无他留下的凭证，你们逃上天也无用呢。”金鹏、凤娃听出所言不虚，好生骇异，忙问究竟。侯绍道：“你们可知今晚庭玉闹鬼，拿话骗我与他助拳，我为了救他，无心中用辣手，将一位隐名多年的前辈老英雄伤了么？他虽因一时大意，梦想不到我会突然出现，至多还有三天活命。但是事不算了，休说被天门诸老得知，不肯干休，他当年那一群干儿干女，内中只要有一人知道，你们就休想再吃年饭！怎不乘我在此，事又是我所作，送他一个全面，遮盖过去，反到不依不饶起来？真混帐透了！”金鹏、凤娃来时匆匆，只听说苏半瓢毁了飞鱼图记，狗子约了侯绍寻去理论，狗子吃半瓢点倒；侯绍原本赶过相助，不知怎的，又和半瓢成了一气，喝禁众人，不许上前救护，狗子现被半瓢点倒擒去，放在身旁，尚未回醒。二人只此独子，爱如性命，便急怒交加，纵身下床，披上衣服，一边穿一边跑。报信的人震于积威，见他夫妻暴怒，已然起身，不问那敢多说，脚程又追不上。所以一切的事，都不清楚，转疑侯绍遇见旧

友，吃里扒外，敢怒而不敢言。凤娃更记着半瓢破坏狗子婚姻之仇，满拟他有家业在此，不令他去，暂令丈夫出面搪塞，等侯绍一走，便去寻苏、江两家的晦气，及至听说半瓢已被点中要害，三日之内必死，又提起死者是天门诸老至交，金鹏还在惊疑，凤娃倏地想起一人，立时心中一紧，面容失色，凑近前去，悄问道："那姓苏的，莫非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先叫无名侠士，后来真名显露，自称独叟的吴老英雄么？"侯绍道："谁说不是。不但他，便是你说那拒婚的江小妹也大有来历，一样是惹不起。我适才心乱，没顾得细问。你们平日狂惯了，以为丢下不管就可无事，还买我的面子呢，莫做梦吧！"金鹏、凤娃闻言，早吓了一身冷汗，连忙问计道："这位老人家已近二十的不听说起，不想在此隐居。今晚无心将他误伤，这可怎好？"侯绍见他夫妻惶急，心中暗喜，冷笑答道："休说你们，我虽助拳，也脱不了干系。所幸这位老前辈早已灰心世事，今非昔比，只你们听话，我便将事全揽过来，与你们无干如何？"二人心胆已寒，自然连声应诺。侯绍把半瓢所说的话，略为增减，又命金氏夫妻携子前往陪罪，从丰办理丧葬。二人只图免患，百依百随，把来时嚣张豪强之气，全都敛去。一面命人去接苏女兰珍，亲率狗子，随了侯绍去至半瓢面前跪下赔罪，并谢手下留情，未伤狗子性命之恩。半瓢见行藏已泄，只得说道："我已受伤，不便转动，贤夫妇快快请起。事由误会，我命该终，谁也不怪。但盼以后约束令郎，诸事谨慎，自无后患。一切已由侯贤弟代达。如看薄面，足感盛情。一二日内，我必有信与侯贤弟，请诸位照办便了。"说罢，又嘱侯绍休往江家探看。侯绍想起前言，便问江氏母女来历，与己有何旧怨，怎么想他不起。半瓢道："说来话长，异日自知。此怨决由我而解，小的最听我的话，老年人性情不好，你只听愚兄之言就是。"侯绍猛忆一事，还想询问，月光

之下，照见半瓢脸上，虽无异状，额角已见了汗珠，知他负伤提气，说话艰难，又见看了金氏夫妻一眼，便答道："我能活到今日，原出恩兄所赐。这一来，命更不是我的，何心再论恩怨，全听恩兄吩咐好了。"半瓢重伤，不得多动，好在深宵，野外无人知道，俱在当地陪候。为防人知，凤娃又命手下徒党把住三面路口，并备兜子应用。

待了些时，兰珍得信时，因去人事先受了嘱咐，只知老父有事相唤，并不知道细底。到场一见忿不欲生，立时要寻仇人拚命，被半瓢喝止，说："你要报仇，也等把我送回家去，问明再说。"兰珍才勉强止住，匆匆向侯绍见过了礼。半瓢不令别人同行，只兰珍一人将他背回到家，服了江家秘制伤药，养息了些时候，才向二女述说当年经过。兰珍才知半瓢并非生身之父，还是杀害父母的仇敌，当年也是无心之失，铸成大错，加以多年寄养恩深，只是痛哭一场，无可奈何。半瓢等他哭完，嘱咐身后一切，又对江氏母女说出侯绍在此，请看薄面，解去前怨。江氏母女因受半瓢医药照拂，许多大德，小妹又是义女，只得勉强应了，其中经过详情，曲折甚多，后文舜民之子长大，另有交代，这且不言。第二日金家便派人来慰问，并以多金相赠。半瓢也未作客套，原欲转赠江家，谁知江母性情孤僻，执意不饮盗泉，只将王升送去百金收下。半瓢不便再退回去，只得留作身后之用，把异日薄产变卖所得，再赠江家。随又伏枕写下遗嘱、与侯绍的遗书，并封下一件遗物在内，着兰珍与金家送去，就便询问钉图人的姓名、和虞家是亲是友、有无仇怨。兰珍受命之后，又力疾用心，强占一卦，算出舜民归途风波之险，吩咐到日持抓往救。二女若与舜民相见，只略说因何致死，不可说出自己当年威望，以免传扬出去，引来旧怨，虽有侯绍暗中维护，总以无事为佳。另由小妹把心事告知虞妻，先命兰珍随舟

同行，船到兰溪，还有一点小险，也仗兰珍解救，到了虞家，便可成礼，身后不许持服。灵柩由小妹随后护送前往，就向舜民借地安葬等语。兰珍知乃父卜筮如神，命赋小星早听说过，长兄业已出家，不曾娶妻，娘、婆、寄父三家香烟，全仗自己接续，兰珍性又温和，俱都应诺。只不许穿孝一节，于心不忍，当时应了，背地和小妹商量，此去身为侧室，孝服穿到起身为止，仍持心丧三年。

二女都是女中英侠，不作儿女子态，见了虞妻，慨然直陈。虞妻觉他貌虽不如小妹秀美，却是个端丽宜男之相，性情温婉和顺，似比小妹还强。起初以为纳妾一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手腕，不料水到渠成，这等容易，不由喜出望外。因他父女有两番保救身家性命之恩，英侠之女，屈作小星，转不过意。风势稍定，先起身朝二女拜谢恩德，然后力说以后决以姊妹相称，手足相待，即此已觉非分，万不敢视为侧室，自增罪过，愧对死去恩人等语。二女见虞妻这等贤淑情真，也甚欢喜。虞妻还嫌不足，就着后舱求神香烛，非与二女先结异姓姊妹不可。二女为他诚恳所动，只得应允。自然虞妻最长，小妹年纪最幼，算是第三。小妹只嘱当着外人先莫泄露，虞妻应了。本意风定和舜民同去江家，祭奠苏翁，就便登堂拜母。小妹说："天黑风大，山径崎岖，姊夫前往，已然费事。大姊又弱，怎好前往？相亲相重，本来不在形迹之间，况且小妹此番扶柩到永康时，家母也要同去，不特相见，说不定还要托庇宇下，向大姊暂借一椽，何必忙在一时哩！"虞妻闻言，益发喜出望外，再三叮嘱说："一到了家，便即收拾干净屋宇，恭候伯母光临。我知贤妹出身大家望族，允文允武，烟波寄迹，奉母荒江，还有难言之隐。这里与群盗为邻，伯母又有老病，侍奉医药，两俱不便。舍间虽在乡下，颇具池馆花木之胜。遇夫妇身家性命，全出二位贤妹所赐。既

然不饮盗泉，鱼虾所得，能值几何？苏老恩人又复身故，此后更无一人照应，倘再像那日犯了老病，如何是了？外子对于医道颇有心得，正好就近调治。老母衰年多病，贤妹孤苦伶仃，务望以能尽孝为重，万勿拘之于施恩不望报的小节，到时又复推辞，不肯常留。须知已然结为骨肉之亲，妹母即我母，本不能说是报恩，贤妹也无所用其客气。千万定准，免得当姊姊的悬念，才不枉神前一拜呢。”小妹本因苏翁逝世，去留两难，老母暮年多病，自己还有许多恩怨须了，算来只有暂依虞家最妥，便是苏翁临命，也有此言。无奈老母性情固执，已受人恩，尚未报答，一旦因人成事，略尽心力，便举家相托，未免有望报之嫌，老母得知，定然不许，即使借住相依，也不会久。适因虞妻情意恳切，随口一说，并未定准。不料虞妻早有主见，明知不易请去同住，和二女结拜姊妹，本就含有这层深意在内，略露口风，更不再放松，立时乘隙而入，把江氏母女迟疑心意，全给道破。小妹想起幼遭孤露，随母流浪江湖，白龙鱼服，虽仗母女二人俱有惊人本领，未受过分欺凌，可是到处都遭轻贱，无一仗义相助之人，好容易遇见一个义侠长者，又复身死，自分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此后更无一个亲近之人，想不到虞妻如此情重关切，一时起了身世之悲，不禁感极欲泣，慨然答道：“大姊出身华贵，穷途相助，使家母医药有资，因而脱难。今又齿于雁序，略分言情，已是感愧交萦，现在又欲使小妹奉母相依，情真意厚，便真骨肉也不过如此，若再拘执成见，不特愧对心期，转觉矫情太甚了。大姊只管放心，小妹归见家母，必将盛意婉达。家母持躬谨约，律己虽严，因晚年来家遭巨变，骨肉凋零，现时膝下只有小妹一人，钟爱异常，既有不愿，也必不肯过拂小妹之请。只是借居之地，一椽已足，伤心人别有怀抱，设置万勿华美，略供老母起居，足感盛情。尤其是地要僻静，除姊夫、二姊

外，不见别一生人，更不使外人闻知踪迹。小妹本有相依之志，起初迟疑，半由于此。今既定局，为时无多，舟有外客，妹还有琐事须为料理，少时即便送姊夫、二姊回船，也恐无此闲暇，相晤匪遥，自以明言在前为是。至于小妹的身世来历，说来话长，也等将来扶着义父灵柩到了永康家中，再为细说如何？”虞妻自是欣然应诺。兰珍巴不得小妹母女同依虞氏，事前承了苏翁遗命，已连劝过几次，只允暂留，未允常住，闻言也是喜出望外。出见舜民之时，小妹因有苇村在座，终恐泄露行藏，再三叮嘱，把话隐起一半，更不可说出相依之事，并请转嘱苇村诫语家人，不可向人提起，一切等到永康，再向姊夫明言。谁知虞妻喜极忘形，苇村乃内亲至好，又是性情中人，虽未把话全行说出，并未全照小妹所说办理，以致日后起了无数风波，此是后话不提。

舜民苇村听了经过，俱都拍案惊奇，又喜又佩。苇村自免不了连向舜民道喜。宾主三人正谈得高兴，忽从窗隙中望见外面银鳞闪闪，其白如霜。推蓬一看，风定月出，云净天空，头上是星月交辉，碧空若拭，下面是天水相涵，静影浮光，江波浩浩，渺无际涯，两岸渔村蟹舍，历历若现，万籁俱寂，惟有江声，端的是夜景清幽，别有佳趣，把适才阴霾危疑之境，扫荡了一个干干净净。正凝望间，忽听蹄声得得，由远而近，静夜听去，入耳分外清脆，料是小妹用马来接。回向靠岸船窗一看，果是一骑快马，上坐一个短衣汉子，在月光之下，绕着田陇村衢急驶而来。舜民在当地已是两受虚惊，见来骑是一男子，马只一匹，二女并未同来。恐有差池。方自疑虑，来骑如飞，已至船前，下马上船，与王升答话。一会入舱回禀，来人乃上次借马与王升的马夫谢阿二，持着二女一封信，说是行期太迫，手边还有些别的事情，所以不曾同来。舜民知是苏翁手下，才放了心，忙

命人取些银两与他作酒资。谢阿二只是固辞不受，舜民只得罢了。当下命取了些金银，带在身旁，以备奠敬，另取了些杭州名产，茶叶、绸缎、火腿之类，札成两大包，备送江母的礼物。马只一匹，夜深路远，王升不能随去。舜民惟恐礼薄，又非多带不可。先商量绑在马上，人对付着骑。谢阿二从旁接过笑道："就是虞老爷好骑，这如何行？都交给我吧。"舜民方自脸红，谢阿二已将东西接过，重为结束，用带子一系，搭在肩上。舜民又道："步下行走，已难为你，如何再背东西？还是我们先走，叫船上人挑了去吧。"谢阿二道："小妹家向例不许生人前去，再说我的马快，他也寻不到江家。这么几十斤东西，再加两倍我也带得了，请放心吧。"舜民无法，只得将信将疑的允了。那马甚是神骏，性却驯良，人上马背，虽作昂首待发之状，四蹄依旧扎地，纹丝不动。谢阿二将马肚看了看，走到头前向马说道："阿白，我们往江家去，客人路生，你要跟着我，走得稳，不许跳蹦。"说罢，开步向前先走，马才扬蹄而驰。

舜民在马背上觉着马行甚速，一点不颠。谢阿二背着两大包礼物，上身并不见动，始终紧贴马前，相隔不过三尺，再往他脚底一看，两腿运行如飞，那还辨得出是一是二，雪也似白的地皮似电一般直往马腹上奔来，路侧草树，似飞一般闪过，蹄声哒哒哒哒，密如擂鼓，震荡于崇山旷野之间，静夜传声，到处都起回应，却听不见半点步履之声，才知谢阿二也不是一个寻常马夫。暗忖风尘中果多异人，脚程能逾奔马，本领不问可知，喜得适才没有怠慢了他。安心结纳，打算称赞几句，无奈马行太速，虽没什风，要想说话却难，才喊得一声"谢"字，气便堵住，出音不得。谢阿二似已觉查，侧回脸笑道："我这不算什么，你老先生的新夫人本事比我大得多呢，小妹更不用说了。马背上说话不便，且等将来再说吧。"舜民见他侧身答话，行所无

事，双足并不停留，马也不少减快，距离依旧一样，越发惊佩，方含笑点首示意，阿二又道："前面转过山角，便是一片松林，再走五里就到江家。大月亮底下的景致，着实不错呢！"说罢，回过身去。一会走完田岸，转过山角，地势渐渐往上高起。行不半里，峰回路转，地形一变，所经之处，一边是条丈许阔的小溪，清波滚滚，从上流头山凹间蜿蜒奔赴而来，溪中石笋三五，参差位列，急流到此，激为惊湍，雪舞花飞，珠喷玉溅，宛如雾烟霏，冰纨彩幕，清丽无俦；一边是条斜长平冈，冈上松桧森森，高矗天半，小径逶迤，依约隐现，一眼望之到底。心方赞妙，谢阿二已领马往松林中驰去。林木高疏，不碍月光，照得地面上白如霜雪，阴影交披，松针匝地，有时一阵山风吹如松涛，残枝坠叶纷落如雨，鼻间便闻到一股子松柏香味，，顿觉马行轻快，心神为之一爽。遥窥林外小溪，白光如带，掩映生辉，泉声微闻，相隔已远，端的是景物幽绝，令人起出尘遗世之想。走不一会，谢阿二又回首说道："小妹恐山路不好走，这条路要绕远三里，不是那日王管家走的原路，出了松林，还得往回赶呢。"随说随将马嚼环牵住，离开小径，往右侧密林中拐去。林密地黑，月光线从林隙下射，残辉若鳞，时复隐现，断木枯干，恍若鬼影潜伺，越显阴森，落叶又繁，马行其中，悉悉率率，若非阿二带路，知道无他，几疑有人在身后追蹑。路本高低不平，加以虬枝拂面，低柯丛出，阻碍横生，甚是难走。仗着阿二路熟眼快，在前面牵住那匹马，时左时右，高一脚低一脚的绕林而驰。行约片刻，前途重现光明，才将松林走完，阿二放手笑道："就这一段松林难走些，一会就到了。"一言甫毕，那马忽然长嘶了两声，横穿着林外一片平原，踏着月光向前跑去。舜民遥望平原尽处，崇山高耸，林木蓊翳，知离江家不远。方自寻思，忽见山口一条白影似箭射一般飞来。阿二回身笑道："小妹接来

了。”一言甫毕，来人已驰近马前，果是江小妹赶到。见了舜民，略为含笑举手，便反身与谢阿二比肩而驰，边走边说。阿二面上似有怒容，语声颇低，只随风刮到两句，仿佛二人有什事争论，小妹说：“人虽死去，身后未完之事尚多。我都勉强听劝，你更不可如此办法。”舜民料与苏翁有关，因听不甚真，也就没有在意。晃眼进了山口，连过几处极幽僻的山凹，面前豁然开朗。左侧危岩高亘，宛若城障，崖下一片不甚高大的密林，广约数顷，林外秀草丰备，起伏若浪，更有一条广溪由林侧绕出，斜行而西，溪深水阔，离岸不过半尺，平明如镜，微波不扬。正走之间，忽有三五栖鸦从林内惊起，呱呱叫了几声，在月明之下，双翅招招，往隔溪树林内投去，点缀得夜景越发幽静。行入林内，阿二口中嘘了一声，马蹄便缓了下来。近抵崖前，有七八亩方圆一块空地，当中花卉杂植，两边都是菜畦。江家茅舍竹屋倚崖而建，位置颇见匠心。舜民还未下骑，忽见兰珍由门内送出一人，正是上次茶楼上所见弹弦子说大书的先生，遇着舜民微一点头，扬长而去。舜民料他和苏翁相好，深夜到此，说不定也是一个江湖异人，方欲留请相叙，小妹摇手示阻，只得罢了。四人一同入内，阿二把身背礼物放下，一言未发，迳向门外走去。容到舜民落坐，想和他交谈时，一问二女，阿二已然走去。

半瓢的灵就停在舜民所坐的里间堂屋以内。舜民先请祭奠，小妹去把香烛点好。兰珍伏身帏后，痛哭了一阵。舜民祭时，也自流泪不止。祭罢苏翁，又请江母出来拜见。小妹持着礼物进去，半晌，才见小妹同了一位持着拐杖、两鬓飘萧的白发老妇走了出来。舜民叫了声“伯母”，便即下拜。江母也不客套，还了半礼，请起让坐，说道：“适才已两次听小女说了来意，这时相见，贤侄人品心地果如小女所言。兰珍终身有托，他两家父母都可含笑于地下了。”舜民自是逊谢。老妇道：“实不瞒

贤侄说，愚母女现时虽是式微凋零，若论寒家旧日门第，小女得与贤侄媳结为苔岑之契，却也勉可高攀。不过老身多经丧变，中年来便两鬓全斑，论年比起贤侄并大不了多少，两家又素昧平生，夙无渊雅，忝为长辈，未免汗颜。先时颇怪小女行事冒昧，继而一想，人生偶合，多是定数，各有因缘，本不能以世俗之见一例而论，焉知此日之因，不是来日之果？况寒家旧籍皖江，母女二人难中脱网，避地来此。初意母女相依，长此隐名潜迹，无如人情鬼蜮，孤弱之身日与豺虎为邻，前者几肇事端。多亏苏翁仗义，弭祸无形，已恐行藏渐露，难为久居，苏翁复又身故。虽仗身怀薄技，不畏人欺，然而狼子野心，天下能手甚多，事变之来终于难料。如说迁地为良，异乡莅止，动致骇疑，前来桐庐便费了不少唇舌，受了许多闲气，始得安居。今仍在此，可以相见，加以忧患余生，沉疴时发，急切间委实无可投止。过蒙贤夫妇高义干云，又是江东望族，偶来戚串寄居，无人讥议，若是寻常外人投止，反致惊猜。熟计之余，自以从命为是。异日相处，岁月长短，尚难预计。最好说愚母女是苏老先生至亲，小女因与侄媳莫逆，又结姊妹。但老身奉佛多年，不见外人；小女虽然人情上难免不出见府上亲族，但决不可为计婚嫁。每年之中，小女难免独身出外一次，到时必然装病，尤须善为掩饰。老身衰病，风中之烛，或许老死贵地。小女却有要事在身，时至便即长往，此后见否难卜，也望见允，不可强留。请转告侄媳，为备静室两间，千万不可铺设过丰，外有隙地一方，足感盛情了。承赐礼物，均老身素日所嗜，只是太多一点。要谈的话甚多，天已不早，苏翁身后，已有小女和他生前好友赶回料理，贤侄心已尽到。相见不远，马在门外，就请带了兰珍，由小女护送，一同回船去吧。”说罢，竟不容答话，站起身来让客。舜民只得拜辞。江母自回房去。

二女又去里间取了两口箱子和三个长短包裹，一同走出。舜民知是兰珍行李，见内有两包，又长又重，不知何物。方愁马只一匹，这多东西如何带法，出门一看，谢阿二已同了两个渔人，持着扁担绳索，带马相候。那渔人一个年青的壮汉，光头赤足，穿着一双草鞋，甚是健壮。还有一个似乎是个老头，身体微俯，月夜晴天却戴着一顶斗笠，紧压眉际，手握一根旱烟袋，倚树斜立，看不清面目。舜民向阿二致谢，未及开口，二女已催促上马，意似不要舜民多问。舜民便说："我还能走，让马驼东西，大家都步行吧。"小妹抿嘴笑道："人还不易挑了走呢，马如何行？大哥不要谦虚，上马好了。"舜民也看出那些东西太重，语必有因，又道："伯母一人在家，贤妹无须去吧。"小妹摇了摇头，催着舜民骑上马背，将两口箱子、一个包袱交给那壮汉挑了先走，说道："这三件要轻得多，你挑了抄近路走吧，到时我们也早到了。"壮汉挑了自去。阿二笑问："用我帮忙不用？"小妹道："这个忙你帮不得。你先请吧。"说罢，阿二领马先行。舜民微闻二女与老渔人在争论，仿佛一个要抬，一个要挑。马行甚速，回顾已被树林遮住，看不见了。一会出林，仍由原路绕转。心想马走这快，二女和行李总要天明才能上船呢。归途马走更快，一会走上松林山迳。出林之际，忽觉眼前一花，路侧松稍上猴子一般倒挂下一个身形矮小的人影，一晃不见，向自己手中塞了一样东西。方自惊骇，马已疾驰而过，落在数十丈外，前边阿二竟未觉察，只马昂首欲嘶，微颠即止。匆匆回首惊顾，松涛四起，明月在天，清辉如水，照彻林樾，树影森森，那还看得见一丝人影！因是逆风，更难开口。觉那东西似一小包，尚在手内。拿起一看，果然是一布包，大仅如拳，外贴红纸，上写："贺仪双色，聊伸微意，归舟无人，方可取看"等字，想起小妹舟中所说小铁猴侯绍答应暗中保护孤女之言，料是好意，便揣在

身旁，如言办理。又行片刻，快要走上田陇大道，马才走出山口。方自寻思适才之事，太已突兀，猛瞥见一个戴斗笠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一肩沉重东西，其行如飞，由斜刺里田岸上疾驰而过，越向马前跑去。定睛一看，正是行时所见年老渔人，肩上挑着兰珍的两捆行李：短的一捆独在前面，渔人用手拉着一头，以防他晃动；长的一捆却横在后面，二女一边一个，平站在上面，挽臂迎风，凌虚而行。渔人脚程迅逾奔马，二女又穿着一身白，身形稳立其上，纹丝不动，缟衣如雪，襟袂飘飘，月光下望过去，直和画儿上的仙女相似。才知那老渔人，也是个非常人物，好生惊奇。暗忖一个小小江村，已发现了好几个异人奇士，何况天下之大，由古迄今，真不知有多少英雄埋没呢！正慨叹间，忽见谢阿二身子往前挺了一挺，坐下的马，便随着加快起来。舜民因那老渔人，先时没答理人，恐他先到走去，巴不得马快才好。迎面风力甚劲，逼得人透不过气来，舜民先颇难耐，嗣见那马，始终昂头高举，一动不动，便把头低下，伏身马鞍，手抓马鬃，任其跑去。不消顿饭光景，到了泊船之所，满拟老渔人在马前不远，必可追上。到时一看，只有苇村、王升主仆等在岸上相待，老渔和二女俱不在彼。又疑被马追过，自己俯身避风，没有看见，下马不顾和苇村说话，先往身后凝望，并无只影。来路平坦，一览无遗，万无不见之理。心正奇怪，忽见谢阿二拉马缓步，朝侧面走去，口中自言自语道："这位老人家真好脚劲，今夜连我也被他吃瘪了。"同时又听苇村说道："新弟妹已和江小姐先到，老弟台还望些什么？"忙回身想问，江小妹已从舱中走出，娇声喊道："大哥不常骑马，想必吃力。那行李走得慢些，再有半个把时辰便到，挑东西的自己人，不会出差。请上船来歇息吧。"舜民见二女已然先到，忙问："那挑东西的老先生呢？"小妹道："上船再说好了。"上船一问，苇村说起，自从舜民

一走，即凭窗眺望，也是老远望见一人，头戴斗笠，肩挑两个重物，后面担上横立着两个白衣女子，近前却是江、苏二女。老渔人好似不愿以面目示人，帮助二女搬那两捆东西放入舱内，也不令别人相助，始终低着个头，斗笠快要压到眼上，对面几望不见他脸。挑来两捆东西更是沉重非常，上时，那大官船竟被颠动得歪了两下。据船人说，船都多吃两寸水，分两少说也上千斤。又见二女执礼颇恭，料非常人，躬亲上前接待，意欲款留少憩。老渔人只淡淡的说了句："我还有事"，便即别去。容到追出相送，已然纵身上岸，往镇上走去，也没见他怎样快跑，一晃已隔老远。问小妹只说苏翁之友，向来不吐真名，行踪也甚飘忽。隔不一会，舜民就到了。舜民见小妹在使眼色，不便再向他询问，深悔失之交臂。又想起谢阿二尚在岸上溜马，忙着上船，还忘了款待道乏，忙着王升去请，回报也没了踪迹，好生慨惜。

小妹看他心意，笑道："大哥真个爱才！此类风尘中人多有特性，不露相时，当作生意，还肯与人接谈来往，一经识破尤其对方是个达官绅宦，更惟恐避之不速了。"虞妻笑道："照此说来，难道我们这类人家，个个都是铜臭薰天，不值交往么？"小妹笑道："这话是要分两等说法，小妹一说，诸位就明白了。凡是这类隐于渔樵负贩的畸人异士，境遇多穷，束身却极自爱，自己只管意气如云，任使仗义，满腔热血，泪洒孤穷，从不肯轻受人恩。贫与富交，境地悬殊，不能分甘急难，何用为友？相交一久，终难免要受到富贵人的恩惠，即便一介不取，受人优礼厚待，也是一样要承他情，常怀知己之感。受恩不报，他们引为大恨。而富贵中人的金资地位，多半来路不明，祸机隐伏。不说曾受人恩，就说曾与为友，到了事变之来，势必锐身急难，不容坐观成败。这一感情用事，难免亏心铸错。在彼富贵中人，

偶因一时聪明，识英雄于未遇之中，结此死党，遂备缓急，以弭大祸。而自己不过得他一点礼貌，或破费他贪囊所千万分之一，便受金玉豢养，桀犬吠尧，而使国法难伸，天理无存，生者负屈，死者含冤。酬一人之私恩，致千家之隐痛，甚或把自己也牵累在内，身败名裂，岂不是有害无益么？到于像大哥这等书香世裔，积善之家，未始没有。但是本身既无恶行，富贵安逸，由祖宗积累所致，厚德载福，神佛永佑，即有无妄之灾，亦能转祸为福。本来康泰，无庸交他。或是恫矜在抱，眷恤寒微，或是独具俊眼，礼贤好士，声应气求，不是不可论交，无奈这类人，相待更是出于真诚，礼遇格外优厚，而其本身多属子孝孙贤，家庭亲善，终身无恙无灾。常年受人厚施，其将何以报德？即使天道无知，前生孽障，偶有横祸临身，既以扶持善类自任，便非素识，也应出力往救，何必交而后可？天道终是好远，善人毕竟多福。他的非灾横祸，绝无仅有，难逢难遇，英雄豪杰，谁肯以分所应为，而出于意料之事？无故先白受人恩惠，交了前一等人，是惟恐报施不易，后一等人，是惟恐图报无日，两俱难办。只有素位而行，不交富贵，到时就事论事，既免顾忌，亦无隐憾，最为稳妥。实不相瞒，前次小妹舟中卖蟹，收了厚值，虽当着富人偶然行善，已是中心藏之；后承专人赐金，如非母病待用，又有义父先入之言，便须三思而行了。小妹穷途孤女，尚且慎重，何况须眉英杰呢？”苇村笑道：“照江小妹所说，我们稍有田业的人，交个有肝胆的朋友，如此难法，无怪乎大富大贵人家，在台上时，人人趋奉争先，惟恐落后，一旦失势，立时瓦解冰消，都成陌路了。”虞妻道：“这就是物以类聚，薰莸不能同器。所交往的既都是些势利小人，自然义侠君子就不肯上前了。”小妹道：“这道理也有几分。不过富贵中也有好人，不能一概而论。忘形之交不是没有，这又是佛家所谓因缘，难得遇到

罢了。”说时，王升忽报苏小姐的行李送到。舜民忙说：“快请挑东西的人上船。”起身便要迎接。小妹知他把来人也当作异人一流，方要拦阻，猛一转念，自己刚到不久，算计行李须近天明才能赶到，如今还在中途，怎来得这般快法？心中一动，未及询问，王升已回话道：“来人走了。”舜民问故，王升答道：“小的知苏小姐还有箱子铺盖未到，见船上无事，同了两个船上人在岸上等候。不多一会，便见一个戴斗笠的渔翁将行李挑来，放在跳板旁，说道：“王管家，你们给带上船去吧。我送你们一点酒钱。你主人要问，就说是一个年青小伙挑来的好了。船越早开越好。这话也不要对主人们说，只暗中招呼船老大好了。”随说丢下一锭银子，放在箱盖上，转身就走。小的恐老爷和二位小姐有话和他说，喊他头也不回，忙拿银子追去。只见他把扁担在地上往前一撑，就纵起二三十丈高远，接连几下，纵过人家房后，没了影子。”舜民疑是先前渔人回到中途，又把先挑走的行李送来。小妹心知不是，问王升来人身相。王升说来人穿着与先来老渔人一般无二，也低着个头，不肯抬起，仿佛先的背驼，这人却是腰板挺直，有些不同。再问小妹，说那先挑行李走的人，乃是老渔冯阿保的侄子，一个寻常渔人，苏翁死后，奉乃叔之命，连日俱在江家相帮，只有几斤蛮力，并无奇处。挑着二女负重先到的，到是一个隐名奇士。但他只助二女挑那两件重东西，来时言明，送到即去，不会再来。此人好酒，每日得财无多，随手散尽，当晚大风，更无钱进，还向兰珍取去明日酒钱，更不会给下人十两银子。苏翁友好徒从，只眼前这两三个人，除了他，又是谁呢？如不是他，何以要仿形假冒，闹这玄虚则甚？小妹想了想，断定来人不问是谁，都是善意。苏翁死前占卜，原说前途尚小厄未消。兰溪金华邻近，正是贼党的家。恶贼犹碍着侯绍不敢相侵，照情理和江湖上的规矩义气，也不致

失言背信，惹火伤生。但是女贼母子骄横凶暴，全无人性，老贼素日约束不住。天下事出乎情理的也正多。弄巧当地无事，前途别生阴谋暗算，先去人中途闻警，复又走向来路，迎到前面，将行李接送过来，既催速行必有原因。忙嘱舜民连夜开船。贼倘若反汗，也无亲往之理，如遇事变，有兰珍在船，决无妨害，只管放心大家安睡，养息劳倦。路上千万严嘱一行人等，以后不可再提当日所遇之事。随即起身作别。舜民夫妻知不能留，好在相见不远，彼此俱都心照。船人纤夫等因受二女保全之恩，又带来大瓶伤药，与众医治，感戴已极，早欲入舱叩谢，因值大家谈话，未敢惊动，听说要走，纷纷赶来，罗拜在地。小妹见不能拦阻，纵身一跃，飞燕穿云，一条白影已落到岸上。舜民见他还在岸上，立等开船，与虞妻、兰珍隔窗挥手，泪眼相看，忙命拔锚起行。这时离天亮已不甚晚，斜月临江，波光云影，上下同清，依然明如白昼。船人已把二女视若神圣，那敢违背，船客又这般好法，虽在伤累之余，一夜未睡，人人踊跃，力疾从事，不消片刻，船已悄然离岸。长篙点水，击动起万点空明，荡出波心，直往上流头驶去。舜民等凭窗遥望，直到林树参差，人影依约隐现。越隔越小，望不见小妹影子，方始落坐。将来人所给银子与众下人平分，又进了些饮食。斜月初堕，晨曦欲升。天色晦明之际，江面上水气上蒸，仿佛起了一层薄雾。前途烟水迷茫中，渐有孤帆涌现，两岸鸡鸣犬吠之声，隐隐相闻。一会天光大亮，日轮也溢出江心，其赤如火，焕彩腾辉，映射出半天红霞，千里金波，晓景分外壮丽。众人一夜未睡，俱都累极，无心留连景物，上人们都自就卧，余人也分班迳去安歇。只剩一般纤夫们，准备要在当日黄昏前夜赶到兰溪，贪得重赏，虽然昨晚只打了个盹，仍自前呼后唱，沿崖登栈，鱼贯挣扎前行，连打尖都是轮流分班购买饭团、麦饼之类，揣在身上，随吃随走，

不肯停歇。逆水行舟，把两天的水程缩成一天，原非容易，舜民因有苏翁遗嘱，务要当日赶到，虽曾命王升和船人商量，知是难事，并未勉强。但是这类苦人，虽为衣食所迫，常拿劳力去换富贵人的金钱，那感恩报德之心，到了紧要关头，休说吃苦，连卖命都干，觉着这好心肠、不作威福的老爷毕生少见，越令他量力而行，越发踊跃从事。到了中午，路程已差不多赶有一半。船老大见状也是高兴，算计到时总要天黑，方觉美中不足。谁知天公凑趣，忽然转了顺风。船人俱都喜出望外，忙把帆升起，纤夫们也都收了纤绳，分班上船歇息，余者跟着船跑。舜民等还不知道，午后醒来，耳听风声呼呼，逆浪打船，拍拍乱响，起坐外望，见船外青山田树似飞一般往后退去，知是顺风，好生高兴。苇村也相次睡醒，唤下人进舱一问，船已过了张亭，相隔兰溪只有三十多里水程，照此大顺风头，黄昏以前定可赶到无疑。洗漱更衣之后，兰姑和虞妻也由后舱来会，说道："如照卦象，要在戌初以前赶到，连虚惊都可免了。"俱称天佑不置。大家补用完午饭，谈了一会。

天交酉初，船离兰溪仅有数里之遥，兰姑便往后舱从新结束，暗藏应用器械，准备万一，外面仍罩上一件寻常衣服，悄对舜民等说道："船到兰溪只管押运行李上岸。有人询问，不可说出真姓，尤其不可过江投宿，既省明早渡江跋涉，又免生事。船到如早，或可平安无事。上岸时我是一人步行在后，万一中途有事发生，各走各的，不可回顾。到了落宿之处，我隔些时候自会回转。先父仅算出有警，事凭臆测，难以逆料。"又问舜民，江这边有什么戚友可投之处无有。舜民说出有一家姓周的远戚，是个寒儒，仅有几亩薄田，日子甚苦，自己虽曾常年周济，却不愿去扰他，并且所居又是僻远村落，饮食起居俱不方便。兰姑喜说："这家最妥！一夜工夫总可将就，至多再坐上一晚好了。

我们带有不少吃的东西，主人饮食都无须购买，只消把船上的饭米匀些带去就好了。”舜民等自然惟言是从。下人们因一到码头要人和行李一同上岸，纷纷忙着捆东西、打行李卷，船人也来相帮，人多手快，一会停当，舜民、苇村因此行多受风险劳碌，除预定犒劳之外，给了很多酒钱。船人纤夫们皆大欢喜，俱都称谢不置。舜民又命王升照兰珍所说，教了他们一套言语，以防有人打听。到兰溪时天才酉正，夕阳在山，黄昏将近。为求迅速，早命岸上随走的纤夫先将轿子挑夫雇好，船到人便启身。到时，兰珍留神查看码头旁，客货船停泊甚多，帆樯林立，炊烟四起。夜航船正在准备开航。官船后远跟有两只大船，随同停泊，俱是些正经商客。岸上货物杂置，卖零食糖果花生的担子沿江一字列开，此呼彼卖，与船人起货上下之声，嘈杂相应，人语喧哗，看不出一点异状。因苏翁占卜如神，终怀戒心，仍照预定行事。舜民夫妇欲令王升和一女仆随行相伴，兰珍力说无须，最好似同行非同行的随后单身走最好。舜民夫妇知不是客气的事，当下舜民夫妇、苇村连同女下人等坐轿先行。王升等男仆押了行李挑子，随同往舜民远戚周于渭所居红蓼村中走去。兰姑离众人丈许，尾随断后。

兰溪金华甚近，刘家又有壮田别业在此，当夜赶到金华，或是往刘家投宿，均极方便。这一改投，周家村居山凹之内，地既偏僻，相隔又远，要走两个来时晨才能赶到。兰姑沿途留意，先还见有人家村落，几个山湾一拐，不是平原芜芜，旷无人烟，便是山径纡仄，草树纵横。天色又黑了下来，月被山头挡住，到处都是静荡荡、暗沉沉的，景物甚是幽寂。暗忖如出什事，应在江边和刘家附近才对，看这情景，似乎不致有事发生，难道爹爹临死占卜，神智不清，故尔毫不应验么？还有那小铁猴侯四叔，曾答应永护孤女，如影随形，直到婚后若干年，看出永无后

患，方始他去，并还托我有事，怎自爹爹死后，乘小妹他去，江母卧病，偷偷乘隙一祭外，未露过面，适才码头上，也不见他影子？此人不轻然诺，断无不来之理，怎自己那样细心，会观查不出一点影子？经行之处，乃是一条山岗。一面是大片洼地，水草泥泽，沮洳杂列；一面是条阔涧，上下相隔，壁立两三丈。冈路三尺宽窄不等，前途岔道四歧，中通夹谷，两崖矗列，宛如门户，左行数步，即达涧边。右边是片旷野，杂草高逾人肩，矮树森列，经秋尤茂，时有蛇兽之类，潜伏其中，乡人视为畏途，平日多绕道而行。当日王升因见时晚，又恃有侠女同行，百凡无虑，力催抄捷径走。轿夫们见是官绅，不敢违抗。兰珍脚步稍慢，相隔众人渐远，想着心思，猛一眼望到前面山形甚是险恶，忽然心中一动，暗忖起岸码头人多热闹，自应在后尾随观变，现来到这深山旷野之中，又这般月黑天阴，现应在前开路才对。卦象虚惊，并没明指仇敌伏伺，自己落在后面，倘或有什野兽冲出伤人，骤不及防，如何是好？念头一转，忙越过行李挑子往前赶去。因为路仄，轿和挑子鱼贯而行，拉开十多丈长一条。苇村的轿在最前一乘，兰珍还未赶到，忽轿前乘轿夫一声惊呼，吓得往后倒退，后肩没有留意，几将苇村跌出轿外。兰珍原在留神戒备，料知有警，忙将腰中软鞭掣出，双足一垫，一个孤鹤冲霄之势，由第三乘虞妻轿前，飞身纵起五六丈，连越两轿，落到为首轿夫身前一看，这时众人已将火把灯笼点起，轿前头也插着火把，从对面山谷中，狼奔豕突，飞也似跑来一只比牛不差仿佛的怪兽。暗影中望去，生相与猪相似，周身漆黑，两只怪眼其大如拳，火也似红，两根獠牙白森森掀出唇外，其行如风，相隔轿前已只有十来丈远近，恍眼即至。兰珍知道这东西虽是个野猪，但他力猛绝伦，能敌虎豹，口中獠牙利如刀锯，尺许粗细的竹木，被他性发时一咬一撅，立时就断，尤其凶野异

常，遇上仇敌，一味横冲直撞，全不畏死，凭本领虽斗得他过，无奈踞仄人多，毫无退路，势非伤人不可。心中一发急，猛生急智，忙喝："快将轿子靠右边放下，不要惊慌！"跟着一手抡鞭，一手拔下头乘轿杆上插的两枝火把，纵身迎上前去，落地先大喝一声，将火把朝前掷去。说时迟，那时快，那野猪全是饿极，从谷中见人奔来，兰珍这微一寻思之际，跑离轿前已只数丈远近了。兰珍如不是手有火把，喝这一声，纵不被他冲倒，后面的人也必受伤无疑。野猪跑得正急，忽见人影、火光飞落，大喝一声，方一吃惊，兰珍手中一枝火把已自发出，手发又准，正打在猪眼上，跟着将身往左侧涧崖边上一闪。那猪在当地屡伤人畜，横行多日，从未吃过半点亏，见有人阻路，势才一收，便吃火打中，烧伤眼角，立时暴怒凶野之性大发。躲火时头本向左，一见仇人近在咫尺，如何肯容，张开血盆大口狂吼一声，把头一低便横冲过去，准备将仇人穿胸挑起，得而甘心。那野猪这条路近日原本跑惯，当时也是急怒攻心，拚命寻仇，竟忘了下面山崖绝涧。兰珍胸有成竹，见他泼风也似撞来，只轻轻拔地往上一纵，便即越身而过。那猪是个积年老物，颇为凶狡，一下撞空，望见涧底水影，知道上当，身子拚命往后一坐，口里狺狺怪叫，想把势子收住，地下沙石，被他利抓擦得喇喇直响，无奈去势太猛，心想退缩，身子仍自朝前滑去。本就收不住势，兰珍更恐他去得不快，纵起时用足平生之力，照准猪屁股上一个倒脚踹去，回手又加上一鞭。那猪前半截已自悬空，后半身在岗边挂住，差一点没被翻腾回来，平空吃这一脚一鞭，如何禁受，一声惨嚎，遥闻扑通一声，业已堕落涧底。后面人等本已惊慌万分，乱做一堆。起初，同行诸人都代兰珍捏着一把冷汗。轿夫们那知兰珍本领，放下轿挑，未及逃走，就这一两句话的功夫，野猪已堕落深涧，涧水甚深，料无生理，当时把兰珍视若天

人，纷纷惊赞。正打算走，隐隐又听野猪嚎叫之声，由谷中远远传来，空谷传音，分外凄厉，听去似乎还不止一个。兰珍知此兽猛恶难斗，适才全凭智取，谷中地理不熟，又在黑夜之间，如有几只同时来犯，独保多人，实无把握。回顾来路，只是一条二里来长的冈脊，两面涧沟，别无途径可退，再者吼声已近，就退也来不及，心甚惊惶，深悔不该择此地方。卦象虚惊，竟指的是野猪，并非是金贼党羽，本可避免的事，转闹得阴错阳差，自行投到，迳来应点。

方自愁思，轿夫们因听王升等家人称扬兰珍本领如何高大，区区野猪不值一斗等狂话，反到放了宽心。内中一个多嘴的挑夫，巴不得多歇一会，闻得猪吼，忙走近前说道："又有一大两小三只野猪来了。"兰珍便问："这里虽是山中，地方偏僻，到处都有人烟，那来这多野猪？"挑夫答道："这还是去年从金华北山里跑出来的，满金华、兰溪山里乱跑，不在一处，大小两对，伤了不少人和猪狗，身上连火枪都打不进。官出重赏，白死了好些猎户，一只也未拿到。刚才死的是只最凶恶的母猪，还有三只公的，小猪都有牛大，必是听见这只猪吼寻来。你有这大本事，还不赶进石弄堂去将他打死，明早我带你到衙门领赏，也好分点喜钱。要不石弄堂地方的狭仄不到一丈，我们一样是不敢进去，他再要追上来，你有本事打他，我们怎好？"兰姑因事已迫近，听了头两句，便无心再听他唠叨。刚想令众人丢了挑轿，就左侧冈崖下觅地隐伏，自己仍迎上前去，随机应变，除害开路，侧耳一听，野猪吼声越厉，数却较少，仿佛只有一只，仍在原地与什东西恶斗，并未追来，心颇纳闷。估量相隔尚远，意欲入谷一探，便命众人速拾柴枝，寻找伏处，前边升上一堆大火。自己能除他更妙，不能率性诱他出来，引向远处。他见路旁有火，必不敢往伏处去。众人俟其走过，再行起身，自会

随后追来，决无一失，无须耽心。话才说完，猛听谷中一声极凄厉的惨嚎过去，猪似受了重伤身死，不再听有声息。如有比这东西还利害的猛兽，应有别的吼叫之声；如是猎人，又没听火枪声响。何人有此本领。力除三个恶物？好生奇怪。料他不死，也必重伤。为备万一，仍命众人将火升起，觅好地方，先不藏伏，以免舜民夫妻上下艰劳，静俟发声为号。看着众人准备停留，取出兵刃暗器，持了一个火把，朝谷中奔走。相隔谷口尚有不足半里之遥，兰珍施展轻身功夫，疾行如飞。快要赶到，微云淡月之下，谷口内倏地射出一条黑影，来去势子都快。谷迳由左湾来，口却直对长冈，里面危崖夹峙，新从隔岸山角升起来的云遮月照不进去，甚是阴黑，加以来人步履轻不闻声，兰珍由明入暗，手中持火，不近前更难发现，两下几乎撞上。幸是来人在谷中一转湾，刚要出口，便见对面火光人影，知快撞上，忙即先行收势，往侧一偏，略缓须臾。兰珍身法灵便，仅吃了一惊，算是双双在谷口外站定，两肩相错，距离也只二尺左近，彼此再快一点，便非撞个满怀不可了。兰珍见来人是个短装少年，英气勃勃，火光看去，一张脸却和锅底般黑。方欲发问，少年已首先开口问道："这位姊姊可是姓苏，和我虞家舜民表哥一道来的么？"兰珍闻言，忙应说是，问他如何知道。少年已望见前面火光轿子，忙答道："野猪三只，全数杀死。我们见了他们再说罢。"随即举手喊请，向前跑去。兰珍只得跟在后面。这时忽然云破月来，清光大吐。舜民等遥见兰珍同一少年忽然跑出，近前一看，并不认识。仍是少年先开口问道："那位是虞家表哥？小弟周鼎。"舜民见那少年音如洪钟，面容又是漆黑，猛然想起一事，答道："你是三岁上被人拐去的小九表弟么？"周鼎笑道："是的，表哥到还记得？我因走时年纪不过五岁，今春回家，听爹爹尝说，我小时候表哥看见我过，这多年来，屡次周

济我家，送钱送米，才得知道，见面仍是不认识。这位呢？”舜民给苇村、虞妻、兰珍等一一引见之后，便问他：“适听谷中野猪怪吼，甚是利害。你单身一人，又没带什么器械，是如何过来的？”周鼎笑道：“野猪都给我一位在谷初次见面新交的异人合力打死了。天已不早，想必大家还未吃夜饭，既承光降寒家，已有人前往送信，准备酒饭，请诸位上轿，到了寒舍再行细说吧。适见这位姊姊好身法本领，到家还要多请教呢。”说时，兰珍因名分未定，新亲初见，未便插言，正想周鼎新交异人是谁，听周鼎赞他本领，意欲逊谢两句，一回脸，瞥见来路远处，密林之中，有一点火光穿行，略为掩映，便即不见，似因月光已上，将他熄灭。暗忖暮夜荒山，林中蛇兽甚多，又有野猪之警，怎会有人持火宵行？不禁心中一动。因和周鼎客气，大家又忙着起身，轿头挑夫们更惊佩二人的本领，一乡之害已除，都惦着那三只死野猪，想怂恿二人报官，分点花红赏号，七张八嘴，议论纷纷。舜民因当地官府是乃兄门生，怎好出头报官领赏，即便周鼎因为家寒想得此赏，自己也可补赠给他，何必使书香旧族弟子，为了区区赏号，屈膝风尘俗吏之前。正想法处置，周鼎已对众笑道：“你们不要瞎吵，这赏钱我们不贪，猪肉又膻又老，也不愿要。这条涧通到三里以外，便成伏流，曲折入江。头一只野猪，明早必在石板溪一带浮起；还有三只，俱在石弄堂里。我们最讨厌到衙门里去，只要想套说词，说这四只野猪都是你们弄死的，不把今晚的事说出，只管拿去领赏好了。”兰珍、舜民齐声赞好。众人万想不到客人会如此慷慨，俱都喜出望外，称谢不置。周鼎便催起身，到家再教他们的话，以便报官时，好对答一样。轿夫们一路又说又笑，前呼后应，精神抖擞，飞步往谷中赶去。

入谷行约半里，果见三只野猪分别倒伏草丛之中。众人停

步观看，月光之下，两面危崖交覆，到处怪石嶙峋，杂草丛生，野麻高及人肩，密布左右，只中间有尺许人行小径，地面虽比前半截要宽得多，形势却是阴恶异常。三只野猪，一只比牛还大一些，负偶僵伏岩凹之内，头脑已被击碎，陷一茶杯大洞，脑浆迸裂，兀自目闪凶光，生气虎虎，作出屈身横立，低头前窜之势；两只较小，也有牛一般大，一西一北，横躺地上。一只伤在腰腹之间，似被什么东西振裂了一个碗大的洞，吐肠盘曲轮囷，拖出了老长一大条，腥血粘凝，淋漓满地；一只相隔最远，头颈拗转，身朝上仰，地上无血，看不出伤在何处。这三只猛兽。俱是赤睛怒瞪，血唇上掀，獠牙高翅，拱鼻耸卷，利齿森列，身上黑毛如针，又明又亮。两旁密麻茂草，一二十丈以内几于全部踏平蹂扁，想见斗时情景，异常猛烈，凶威凛凛，令人望而心悸。周鼎笑道："这畜生真个利害，我连打了十好几下重的，竟和没事一样，反到格外凶恶起来，费了无数心思气力，才打死了一只。如非那异人相助，那只母的再要一齐遇上，这东西遍身松香，刀砍不进，受伤不怕，吃不消事小，弄巧还要受他害哩！明早他们报官，真得好好教他一番说话，否则像这等伤法，稍明白一点的人，便看出是能手所为，多好猎户都打不了，岂是他们这十多个粗人所能全数除净的？"舜民道："这个无妨，当地府县俱是家兄门生，官声也还不差，年节俱派人到永康送礼通候。我走时写封信去，便不会有麻烦了。"轿夫们本就患得患失，怕官不信，闻言知道十拿九稳，益发欢声雷动，踊跃争先。正行之间，地下黑影一闪，似有一只大鸟由谷顶空中飞过。一会出谷，又经过两处山径荒村，地忽平坦，到处都是野塘水洼。明月清辉。红蓼白苇，都成一色，因风起伏，宛如层波，时有野香清馨逗鼻。舜民昔年曾经来此，只由金华起身，路迳不同，见这一片蓼洼苇塘，知离红蓼村不远。耳听虫声满山，乱如

零雨，方觉山居清趣。周鼎指着前面红蓼深处隐隐一丛茅舍，说声“到了”，当先往前驰去。众人跟在后面，循径一转，现出数顷水田，已入村路，遥见前面茅屋内，老少三人，中途遇见周鼎一同走来，老远便摇手欢呼。舜民知周于渭亲率诸子赶来迎接。忙命停轿，与苇村一同下去相见。果是于渭同了长子周铭，次子周彝，赶来迎接。双方叙礼之后，命女轿先抬了走，众人一同步行入村。兰珍仍然紧压后队。不足半里的途程，说说笑笑，一会走到。

那小村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前面虽有不少小村落，但都零落散置，四外大片芦苇草树掩蔽，深在山中，来路又那般险阻，所以越显荒寒僻远了。周于渭起初住在城里，中年后久困青毡，愤而避此，携家入山，守着祖遗的一点瘠微墓田，躬耕课子。所居在村口第一家，茅舍竹篱，门临流水，屋旁屋后，各有隙地数方，杂莳着花卉果蔬，清影森簇，颇饶幽趣。主人揖客入门。进到书房以内，纸窗素壁，竹床木几，到也整洁，不似寻常穷家零乱糟敝之象。虞妻轿快先到，女主人早率子媳接了进去。得知尚有一侠女同来，重又迎出，迎入内室。虽然寒士，屋舍无多，客来出于意外，仗着事先有人赶来通知，于渭除老妻外，还有四子三媳，俱是持家能手，惯于操作。周妻更恐客带人多，家中人手不够，一面吩咐子媳收拾屋子，淘米杀鸡，挑蔬剪韭，准备饮食，又去邻家请了两个帮手。人客到时，早都齐备，布置井井有条不乱，竟比旅舍还要周到。舜民等大出意外。座定以后，吩咐王升开发轿子挑夫。众下人随同服役，并将带来食物与送主人的几样礼物，由女人送交女主人，互赞主人之贤不置。于渭只得那异人送信，说一大概，还不知底细，笑道：“这些俗套，我们不要说他。今日你们来此荒村，固然喜出望外，舜民前些年不是没有来过，为何不绕走雷公墩大路，却走这夹谷

小径呢？由兰溪到此，这条路虽要近上一小半，但是路却上山通谷，高高低低，难走已极，加以近来山里出了四只野猪，利害无比，人畜不知伤害多少。小九屡次想为地方上除害，一直没有得手，上月反丢了两条小猪。你们初来不知，这般轿夫怎的可恶，也不说一声？这幸是有人除害，要在夹谷中遇上，岂不是大家都活不成么？”舜民道：“这到难怪他们。”于是把侠女同行，自己图近作主抄路，以及兰珍先杀母猪、又遇周鼎之事说了。

周鼎在旁侍立，跟着补叙前事。略说人自五岁上，随了长兄周铭闲行村外，周铭忽然腹痛，往草里无人之处登野坑，将周鼎放在附近大石上坐定。起初两下都望得见。周鼎从小淘气，结实多力，才满一岁，便能满处乱跑；生具异相，面和手足其黑如漆，自颈以下全身细白如玉，父兄都极喜爱。这日本嬲着乃兄同出扑蝶，一见久蹲不起，便不耐烦。适有一蝶飞过，知乃兄怕他性野，不令远离，假说次兄周彝走过，要跟了去。说也真巧，周铭因他常自独出，将村中童伴抓伤，本来不许，一抬头正赶周彝抗了锄头走过，相隔只在十来丈远近，又当便急之时，只点了一下头，没打招呼。周鼎知已答应，慌不迭欢蹦跑去。春夏之交，草深树密，周彝并没看见他兄弟两人。等周铭解罢起身，才想起周彝是往田里，相隔尚远，连日农事正忙，田中尽是水泥，周鼎赶去，必要下田胡闹，自己专心读书，不理田业，虽说父命，坐享已是不安，如何能任他跟去，分心作梗？连忙赶去一问，那有他的影子！周氏全家老少，天性纯厚，这一急非同小可，连同田里的老三周肇，一齐丢下锄头，分头寻找一会。父母乡邻也得了信，搜遍全村，那有半点踪迹？寻到第三天，全家正在惶急悔恨之际，早起开门忽接一信，大意说周鼎已被一异人路过，爱他天资带去，他年学成即归，不必妄找，并

未署名，周家先还当是有人存心安慰，来此一封无名信，嗣一推详，周鼎既非夭折之相，时又承平，山中连个野兽都无有，便被蛇咬死，多少总有点遗迹可寻，再者正当农忙之际，地虽荒僻，人影相望，小孩子不会走远，或许是真被异人携去。于渭又恶见官，跟着寻几日，吩咐不要声张，只说被人拐去，也就罢了。周氏弟兄为寻幼弟，暗中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终无下落。

一晃十多年，兰溪山中，不知从何处跑来四只野猪，出没无常，乡人个个谈虎色变，惟恐遇上。当年又是春夏之交，周铭在邻村富人家教馆，因祝父寿回家，行至中途，忽遇两只野猪。周铭忘命奔逃，两猪紧随身后，相隔丈许，所经又是两边高崖大树，无可绕避。方自危急万分，猛觉腰间微痛，身子被什东西抓住，凌空而起。惊乱慌骇中，瞥见那两只牛般大的野猪，獠牙上耸，低了个头，身子起伏乱拱，疾逾奔马，由脚底下直窜过去，身落崖上。耳听人声相唤，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个黑面少年，正与幼弟一般模样，方知脱险。一问果是，惊喜交集，大出望外。周鼎也是路行经此，上崖摘果，看见恶兽追人，无意中救了乃兄一条性命，甚是高兴。二猪跑完势子，不见人影，又怒吼狂奔而回。正赶另一野猪，从斜刺里崖坡上追下一匹叫驴来，当先一猪窜迎上去，獠牙挑处，豁刺一声，驴便腹破肠流，血如泉涌，连身飞舞而起，甩出老远，死于就地。三猪想已饿极，争抢上落，爪牙齐施，轧轧有声，连肉带骨，一齐嚼入肚内。各瞪着血红凶睛，四外一望，抖一抖身上乌光黑亮的长毛，又飞也似朝东路山沟里跑去。依了周鼎，当时就要下崖除他，周铭力说利害，再三拦阻，又劝他先回家中拜寿，见父母兄嫂再说，这才一同回去。

拜见父兄之后，说起小时失走之事，才知那日追蝶，连追越过了好几处田岸，也未扑到，忽然追到溪边，小孩心急，顾上

不顾下，一脚踏在虚草上面坠入溪中。溪水又深，越用力越上不来，连吃了好几口水。正在昏迷骇急，忽觉被人捞起，略停了停，将他背朝上，横抱疾走。先时心里明白，只说不出话，还当是兄长家人寻来，抱他回去。后来水全控出，神智较清，开目视物，见那人所穿草鞋异样，翻脸朝上一看，乃是一个不认识的瘦长老头，粗布衣服，装束和家中画儿上的老人相似。周鼎心灵，见老头面容清秀，善气迎人，并不疑心他是拐子害怕，反因那人救了自己，笑喊了一声老伯伯。老头见他醒转说话，含笑将他抱直，边走边问道："我救了你的命，你跟我去学本事好么?"周鼎便问学什本事，读书不读。老头说："书自然要读，我还教你打拳和许许多多的玩艺呢！"周鼎最是好武，闻言大喜，忽又想起爹娘兄嫂，恐家里人惦记，要老头回家和大人说明再去。老头道："那就学不成了。最好你先和我同去，明后日我办完手边的事，再向你父母明说。这一去至少十年八年，才能许你回家，弄巧年数还多。你如想家，不愿学成一个有大本事的人，我此刻尚有要紧约会，已然为你担搁，恐误时候，不能再往回走，只好明早送你回家了。"周鼎心切学武，又想家人，只是心里盘算，不知走那条道好。老头也不再问，周鼎见他走路特别，上身不动，脚底却是快极，两旁山石林木，飞一般往后倒去，心想没见他跑，已走得这快，想必有些本事，不知力量如何，便拿出和兄长撒泼本领，猛的一挣。周鼎生具神力，往日在家中，发了儿童皮气，谁也抱持不住。这一挣，又是骤出不意，如换常人，抱的人不脱手，也必一同跌倒。老者竟行所无事，并没觉他怎样用力抱持，依旧好好的抱着走，看都不朝他看。周鼎连挣数次，用尽气力，脸红颈胀，通无丝毫用处，不由起了佩服之心，脱口说道："老伯伯好大力气！"老头理也未理。似这样走了个把时辰，老头说是到了前面山深处，少时要和几个人打

架，我把你先找个地方藏好，他们虽然人多，但我决能赢他，你如看得见时，不可出声，也不要害怕。周鼎听说打架，甚是高兴，要随了同去，不愿藏起，离开老头。老头笑道："你这小官，真个顽皮！打架凶争，有什好玩？藏起的好。"周鼎执意不肯。老头停步，想了想说道："你定要同去也可，只不许乱动乱跑。他们虽不致伤你，总是站在一旁安静些好，免我动手分心。"周鼎应了，老头又复前行。山势益发幽深，峭壁危峰，到处都是最险处，连个樵径都无有。老头抱着周鼎，不时窜崖越涧，只手上下攀援，起落如飞，悄无声息。又走有顿饭光景，越过一条阔涧，对岸是一高冈。到了冈顶，老头说前面便是打场，将周鼎放落，携手同站大树后面，探头外视。

周鼎见冈下是一片野地，碧草如茵，甚是平坦，约有数十亩宽，十亩来长。左边孤峰秀耸，高拔入云，半腰上尽是些盘根老松，龙蛇飞舞，亭亭若盖；右边横冈断处，地势低下，涧水到此，折为清溪。溪旁满是合抱桃柳，花时已过，清影落溪，柔条迎风，绿阴障日，间以肥桃半熟，朱实累累，黄莺细燕，穿梭往来于柳阴之下，鸣声如转笙簧，好听已极。正对面一座高崖，偏右一面，有一所楼房，上下两层，共只五间，做一排倚崖而建，石墙板门，形式直和画图相似。楼角上炊烟一线。随风袅袅，散灭不停。门外设有一个兵器架子，另插着几根长竹。楼旁一方没草的地，竖着百十根木桩，只是不见一个人影。周鼎心急，几番想问，都被老头止住。过不一会，左边峰腰松林内，忽然飞起几只乌鸦，跟着林梢一阵乱动，纵落两人一在中年，文生装束；一个约有二十来往年纪，腰挂一口长剑落地往四外看了一看，一同缓步往楼前走去，神态甚是安详。快达楼前，楼内也走出一个短衣汉子，见了二人把手一拱，大声对少年道："好朋友，果不失信。这位便是令师萧隐君，同来赴约会的么？"少年

冷笑答道："家师往游黄山未归。这位是我好友狄遁，新从新疆北天山动身，漫游江南，嫌那旅舍嘈杂，知我有个别业在此，意欲借住些日，我已答应了他。烦告令师，说房主人已然回家，并还约有贵客下榻，请他即日搬场，如缺少房租钱，我还帮助他几个。"言还未了，那汉子颜色倏地一变，仰天哈哈笑道："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不过拿几根破竹子，搭这么一个茅草蓬，这山又不是你的。赵师兄好心好意和你相商，你自不识趣走掉。事隔一年，我们连洞里带这所楼房，费了不少心血，莫不成还让给你？你以前口出狂言，自称萧隐君的徒弟。，江湖上前些年，到的确有这么一个姓萧的，我们没见过，很想见识见识。谁知你只是空口说白话，上月同了一个草包到来，被我师父赶走。是你订约，今日你师父必来拜访，如今又同了一个姓狄的来。这位狄朋友，我耳朵很生，没听说过，看他这么斯文，莫非武场不行，又改文场么？实告诉你，就算我师徒占了你的窝子，也要凭真实本领见个高下，单说风凉话有什用处？趁早回去，姓萧的尚在人世，便同了来；如若老死，或是不敢出头撑门面，姓申的，从此休来自找无趣！"申姓少年闻言大怒，几番想要答话，俱被狄遁止住，一任那汉子冷嘲热讽，始终微笑立听，毫不在意，直等那汉子气势汹汹把话说完，才文文静静的笑道："在下狄遁，原是新疆土著，因慕江南风景人物，来此闲游，得与申朋友订交。借住不借，到没什么，不过令师威名渴望已久，难得有此相见机会。敝省虽是荒寒边野地方，对于来客，不问生熟，多有三分敬意，就有什大不了事，也都揖客升堂，尽其地主之谊，先礼后兵。江南文明之邦，似乎不应有此。朋友这等声音颜色，难道贵处乡风如此，还是令师独门传授呢？"那汉子益发怒极，大喝道："我们不管什么香风臭风，这里规矩，因为草包太多，来人须在门前一百零八根罡煞桩上，和我们户中人见

个高下，才配入门求见呢。你既这样说，这个申林我已和他递过手，是我师兄马骏手下败军之将，无须比了。你想见我师父不难，你快把长衣服脱掉，胜得了我曹豹，不用说话，便引你进去如何？”狄遁斜视了木桩一眼，冷笑道：“这么百十根朽木桩子，还经得人在上面跳动么？”曹豹怒道：“朽木桩子？这都是本山顶坚实的 木白松，外用三道铁箍，大半截钉在地底，你连拔也拔他不起呢。快脱衣服，请吧！”狄遁笑道：“这么结实，我倒看他不透。我那里满处坚冰，这种小孩玩意，还是初次见识，想不到在此反老还童，又作儿戏。就这样陪你玩玩罢了，长衣服脱他则甚？主人房子已给你师父占去，少时你师父肯还房子还好，不然，伤了风连个养病的地方都没有，多糟。”曹豹因师徒屡占上风，过于轻视来人，只认做耍贫嘴，越听越怒，更不多言，喊一声“好”，首先纵上桩去，孤鹤展翅，摆开一个式子，连声道请。狄遁笑嘻嘻说道：“你先莫忙。这个玩意，阁下想必练了多年，不然，好有这么中看的架子！我是初次开眼，见你这大个子站在这一点细木棍上，风都吹不动，显得那么结实，实实有点悬心。我和你素昧平生，无仇无恨，何苦叫我千万里路，跑来栽这筋斗。莫如你下来，让我先上去走一回试试。我要看出不行，就甘拜下风，省得受伤丢丑。你暂且耐着气，委屈一会如何？”申林闻言，直忍不住要笑。曹豹不知狄遁说的是反话，当作内怯，只得负气纵下，喝道：“你这人怎这样阴阳怪气！告诉你说，姓曹的从小就随名师习武，眼里头好手见得多，什么场面都见过，文武软硬，一概不吃，你这一套江湖口没处使去。既这样说，就让你先走上一回我看。不过你要是连姓申的都不如，只会几手毛拳，存心 来拨老虎、撞木钟，你就认头服输，我也定叫你带点记号回去，那时休要怪我手狠。”狄遁闻言，仍装笑脸，似央告非央告的答道：“我一个异乡人，你又何必这么狠

呢？实告诉你，我不过从小在北天山冰雪里，和大金二金两个老狒狒一同长大，他教了我几手猴拳，原没什么本领。你打伤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于令师徒面上，有什么光彩呢？”曹豹见他面有畏色，越当是诈人朦事，长衣不脱，故示神奇，实则并无本领，怒喝道：“废话少说！再挨一会，我师父功课做完出来，你这顿打就挨不成了。”狄遁喜道：“我听说你师徒有好几个，专讲倚多为胜，来了这多时，却只见你这个样的一人在此，还当我申朋友过甚其词，再不就是又往别处占人窝子去了呢。照此说来，你家还有大人，反正不见不散，那我就率性等你师父师兄们出来，再和他当面讲理吧。”曹豹听他语带讥嘲，不禁大怒道；“没告诉你我师父不见无名小辈，要见得先到桩上走走吗？你不敢交手，情有可原，不该出口伤人，今天非教训你一顿不可！”随说随奔过来，扬手就打。狄遁慌不迭的后退，双手连摇说道：“我是油嘴滑舌，说惯了的，你莫见怪。我这就上去还不行吗？”随说随向桩前倒退。曹豹见他这样胆怯告饶，到也不好下手，只得停步，恶狠狠戟指喝道：“你上，你上！”刚喝两句，忽听申林在旁说道；“这厮如此不知进退，狄老英雄，就让他开开眼界吧！”曹豹吃狄遁一阵鬼混，怒发心浮，全没注意申林在侧，这时听他发话，猛想起申林武功自己尚非敌手，他既约人同来，怎么脓包也不会比他还弱，这斯莫非真是一个西北成名人物？心在迟疑，狄遁已退离木桩仅有三尺，那木桩有一人来高，疏疏密密埋在地下，休说初次登场，便是曹豹等久惯在桩上练习的人，也须看清落脚之处上去。狄遁竟似专顾前面是的，惟恐曹豹追来打他，并没觉查身后还有木桩在彼，依旧倒退过去，眼看再退一步，便要背撞桩上，狄遁仍装着无奈之状，往对面冈上望了一望，说道：“曹朋友，都是你逼我的，要不怎会在老前辈面前献丑呢！”曹豹未及答话，狄遁倏地身形往上

拔，一个长箭穿云之式，离地丈许，倒退着往桩上纵落，好似往后倒纵没有准头，落处恰当中央空虚之处，隐身无法着力，纵得又不甚高，无法挽救，势非落在桩空里面不可。曹豹方自心快，猛听狄遁喊道："错了！"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左脚往前一迈，仿佛身踏实地，凌空一步跨过，踏在桩上，右脚却不老实，登了两下，身子摇摇欲倒，连晃几晃，方才站稳。那式子恰似一个斜写的大字钉在桩上，衣袂只管迎着山风乱飘，人却纹丝不动。曹豹虽然性情粗野，原得过高明人传授，先见他一纵，身子笔也似直，，已看出他武功精奇，不是庸流，自己恐非敌手，正盼他一时大意，踏空坠落，不料人已容容易易，凌空跨到桩上，履虚若实，分明气功已臻绝顶，不禁大吃一惊，把先时器张矜夸之气去掉大半。狄遁站的是中央两根主桩之一，粗约尺许，两根树立，相隔丈许，算是两个太极图眼，原备双方交手前对立接谈之用。余者桩身也有碗口粗细，可是桩顶数寸铁包之处，才只两寸方圆，平锐不等。狄遁站不两句话的功夫，忽然说声"不好"，身子往右一偏，也没见有什么身法动作，毫不用力，右脚横右一落，又跨到第二桩上，左脚翘起，身子微斜，依旧一个人字，钉在桩上。过不一会，忽又自言自语道："这玩意立不住人，我还是跑一遍下去，见他家大人吧。"随说式子一收，上身不动，挨次往桩上走去。那些木桩，最近的也有五六尺远近，狄遁既不前纵，也不横跃，更不施展拳法身手，看去直和寻常行路一般，看不出怎么大步跨远，只将双脚微抬，便由这桩到了那桩，脚步从容，不快不慢，先走里圈，由内而外，顷刻走遍全桩，纵下说道："曹朋友，你饶了我吧！这些根木棍子没什好玩，快将你家大人请出吧！"曹豹虽已服他气功，因未见他别的出奇之处，尚不知来人有绝大来历本领，还以为会轻功者，硬功重力，多不能以并精。有心强争体面，又恐吃他不倒，贻羞门

户，师父见怪；如就此回去通报，请人出来，又觉来人语多讥嘲，拉不下脸来。刚想拿话找场，忽听身后有人喝道："老六，申朋友又约了高朋贵友来找场么？"声随人到，又跑来一个壮汉。曹豹见是四师兄俞正，正好解围，忙答道："今日你们跟师父后洞用功，我正值班，遇见这位狄朋友。据申朋友说，是从新疆北天山请来的，说得一嘴好懈怠话，脚底轻功很好，想是个黑道上的朋友，执意要见师父。我因申朋友屡次约来的人都言过其实，恐师父说我大惊小怪，按照往日访友规矩，请他上桩过手之后，再去通禀。他又害怕，说不会这个，要先上去走一遭再过手。适才他上去走了一遍，又说不行，仍非见师父不可。正要和他理论，你就来了。"俞正本领比曹豹较高，人却比他还要莽撞，闻言一看，狄遁人甚斯文，含笑而立，听了曹豹那番话，并不发怒，便接口道："朋友，我们这里规矩如此，我师父从不轻见外人。听说你轻功很好，兄弟也学过两天软硬功夫，领教一下，怎么样？"狄遁见来人又是一个无知狂妄之辈，不禁哈哈笑道："听说你师父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见不得人呢？那百十根小木棍，太不结实，如不是我，早站断了，如何能在上面动手呢？不信我就试试，你先上去，只站得隐，我随后就到，如何？"俞正那知狄遁适才闹了玄虚，闻言大怒，喝道："你这厮说话，怎么如此可恶！这粗桩子还不结实，这不过拿他当场子的，又不是兵器，难头要他和钢铁一样么？闲话少说，快快随我上去，要不我就平地上对付你了。"随说，一个垫步，便往主桩上纵去。曹豹恨来客挖苦嘴，心里只管借话回敬几句，暗中却在留神，一听来人屡说木桩太不结实，不能站人，方觉可气，俞正已然纵起，身落主桩。快要沾落，口刚喊得一个"来"字，猛然脚底一软，恰似踏在浮沙虚雪上面，知道不好，想要腾身纵起，已自无及，尺许粗一根主桩，忽然坍倒。骤出意外，纵未纵起，木

屑纷飞中，人已坠落，连窜下两步，才稳住身形，差一点没有跌倒。羞愤之极，未暇寻思，脚一点地，跟着又往桩上纵去。这次势子更猛，纵的是根有铁包头的桩子，虽不似纸木制成的主桩这般摧枯拉朽，散成一堆木屑，可是桩早经狄遁金刚大力法踏折，人一上去，立即中断，噶喇叭拉，一片响过，俞正再也收不住势，二次坠落下来。坠时身往下歪，恰巧近旁有桩，百忙中忘想用手去扶，不料根根如此，应手立折，连断了三根，人又几乎栽倒。耳听狄遁哈哈笑道："你师弟叫草包，你也和他一样。我说不结实，你偏不信，现在怎样?难为你师父这份传授，还不快请你家大人出来，真个要逼我做那以大压小、上门欺人的事，叫老前辈见笑么?"俞正本就满脸通红，闻言益发羞脑成怒，一声怒喝，方要发作，楼门内又走出几个人来。曹豹见势不佳，忙回报信，迎个正着，低声说了几句，意似说今日来了扎手。内中一个似是为首之人，倏地变色喝道："你两个真不懂事，那有这样待客之理！还快走回去，非给师父坍台么?"曹豹诺诺连声，向楼门内跑去。俞正也停了手，红着一张脸说道："你这厮暗中闹鬼，不是英雄好汉。我大师兄他们来了，少时自有你的好处！"狄遁已听出来人自知遇见劲敌，示意曹豹与乃师送信求援，闻言哈哈大笑道："你放心，我不见你家大人，任你打我，也不还手的。"说时，明见那伙人走来，却偏过头去，向着峰峦溪流，与申林比肩闲立，指点烟岚，闲话云树，状若未见，甚是安闲，俞正已从桩中纵出，见狄、申二人目中无人之状，恨得咬牙，正要答话，后来那伙人，已自赶到。

为首一个中年人，见状知非易与，忙朝俞正递了个眼色，示意众人止步，独自向前，笑向申林道："申兄久违了！记得上次分手，曾说今日必来。家师日有定课，因申兄两次驾临，都是早上，今日候至过午未来，只当申兄偶然忘却，午后率了愚弟

兄数人，同往后洞做工课。不料申兄信人，竟未失约。今日曹师弟应门，他为人鲁莽，必多失礼之处，望勿见怪。令师今日怎的不肯赏光？这位兄台，尊姓大名？野地不是款客之道，烦劳申兄引见，同往楼中一叙何如？”申林知来人是对头神拳祖师钱应泰最心爱的大弟子尤嘉，为人奸狡，笑里藏刀。自己为了夺回旧业，两次邀人，俱败在他师徒手里。别人口中多有讥嘲，独他假意客礼相待，来接去送，笑脸窘人，最是难堪。事前已和狄遁说过。当他又在假做过场，便唤道：“狄老英雄，这位便是钱朋友门下高足尤嘉。”话未说完，狄遁已侧脸笑道：“老弟，先前不是对他们说过，叫他家大人出来。我大老远到此，只为借你的光，瞻仰这位江南名手，是怎样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事完还要去至天台访友。似这样来了一个又换一个的，难道他家大人，就永不出来见人么？”说完，依旧负手看山，更不答理，把对面诸人，全僵在那里。尤嘉心中有气，因乃师一会就出，还未发作，同来诸人早沉不住气，闻言微一怔神之间，全都气往上撞。俞正首先抢步上前，戟指怒喝道：“姓狄的，休得目中无人！凭你也配见我师父？来来来，一个对一个，胜得我们，自会请出我师父与你相见。”众人也跟着随声附和，磨拳擦掌，抢到狄、申二人面前。尤嘉尚欲暂缓一时，好在叫人只一会功夫，不如等师父快到时，有了把握，再行动手，正想发话交代几句，略缓僵局，内中一个绰号辣手神雕马连的，阴毒险狠，更胜尤嘉，学的又是一身小巧棉软的功夫，两只利爪用五行砂练过三年，下起手来又狠又快，专讲乘隙暗算，伤人致命要害之处，当日一上场，便和尤嘉一样，料定来者不善，众人只管乱叫阵，他只随同凑近，眯着两只兔眼，凶光内蕴，觑定狄遁，一言不发，等俞正等话完，刚要抢着上场，倏地身形往前一矮，口中轻应一个“好”字，话到人到，一个草上惊蛇之势，两手往前一伸，便朝狄

遁腰间穴道抓去，两下相隔，仅只数尺。马连这一手，练就多年，乘敌无备，身往前倒，又近了些，同时脚尖抓地，用力一踹，势子真比箭射还疾，加以眼尖手快，双爪并用，十步以内从没脱过空，称得起是百发百中，更利害是哑口，从不出声招呼，照例抓到敌人身上，才行发话，距离这近，原无不中之理。在场诸人，因乃师常说马连手太阴毒，将来必贻后悔，屡加告诫，谁也没听到他发动这快，心里一喜，多半以为敌人不死必伤，万逃不过。忽听马连大喝“看我”，底下“利害”二字未喊口，紧跟着“嗳呀”一声惨叫，人从狄遁身前斜着撞退回来，倒于就地，两手鲜血淋漓，人已晕死过去。狄遁依然神色自如，笑嘻嘻没事人一般，站出原处，动也未动。众人立时一阵大乱，除尤嘉外，俱都愤怒如雷呐喊齐上。申林见他人多，方欲上前，狄遁喝道：“申老弟，你又不听话么？快些躲开！”申林依言，纵过一旁。狄遁跟着扬袖而起，也不和人对手，也不纵跃，只是左闪右避，像穿花蝴蝶一般，回翔反复，往来如梭，口里仍接口遥向申林笑道：“我原说他家大人不出来不和他们动手，偏生这孩子性子太急，又怪我风景看出了神，懒了一懒，打算让他占点便宜算了，想不到这里的人，也是这样脆弱，我不还手都禁不起。大人见面，怎好意思呢！”众人闻言，益发暴怒，有的竟将身旁暗器取出，觑定狄遁打去。谁知狄遁竟似浑身长有眼睛，闪躲从容，也不见得过分敏速，和走马灯一般，一任众人四面围住，拳脚交加，暗器乱发，一下也未沾到他的身上。有时对面夹攻，吃他轻轻闪过，自己人还几乎受了误伤。狄遁笑道：“我和你们玩玩罢了，你们见我让你，还要动铁家伙，东西虽小，比你们却结实得多。莫要不知进退，一不留神伤了自己，不好看呢！”说时，众人见他始终没往起纵，意欲用暗器，四方集中，一齐上手，互相一递眼色，各擎镖驽在手，虚幌一招，扬手齐发。忽听狄遁哈哈

笑道:“你家大人出来了,我懒得和你们玩了。”声随人起,平地一纵十多丈高远,向楼前飞去。听到末句,笑声已由众人头上飞渡。同时楼门内也有一人,口中大喝:“徒弟们快些住手,我来了!”跟着飞身纵出。一来一去,差不多都是一般高远。就在众人闻声愕顾之间,主客二人已然会到一齐,叙起话来。众人见师父出来,胆气顿壮,忙一窝风似赶去。

这时马连业已缓醒过来,虽还强忍咬牙,没有出声喊痛,但那一双阴毒狠辣久惯暗中伤人的双手,一只已是齐腕节骨折断,青筋坟起,肿高寸许,另手除拇指外,四指反翻拗折,竟连筋肉一齐断裂,成了一个秃掌,仅剩点微皮挂在上面,鲜血淋漓,即便医好了伤,也成废物。尤嘉终是内行,一看这伤便知来人内功超群,平生未见,今日之事,凶多吉少,就乃师亲身临敌也未必占得上风,始终没有上前。刚将马连救醒,恰好乃师纵出,恐众人胡乱说话,少时越发不好下台,忙抱了伤人赶去,身还未到,来客双方已自动手。猛然心中一动,想起楼洞内存有许多财货和紧要物事,少时师父胜了还好,败了如何回取?念头一转,正遇曹豹听众人乱喊马连受了重伤,不顾看打,迎前慰看,尤嘉便朝他使个眼色,令其同回取金创药给马连医伤。曹豹素来怕他,只得随往楼上跑去。匆匆给马连上了止血定痛的伤药,忙着往内洞去收拾细软财物。见马连仍是眼含痛泪,咬牙切齿,并不随行,尤嘉暗笑他太没骨头,平日占惯上风,一旦负伤便挺不住。方要转身,忽听马连长叹一声道:“师兄慢走!”尤喜因事情说紧就紧,已然为他耽搁些时,加以师兄弟情感又恶,实无心听他再说闲话,忙答道:“师父命我二人往后洞办一件要事,师弟有话,少时再说吧。”说完,便往里走。马连厉声叫道;“我死在眼前,你二人尚记着我以前的过节么?”说时情急,用力太猛,身子晃了两晃,几乎晕倒。尤嘉猛想起,

马连来时，全是自己半扶半抱，好似一点力气都没有，他一身功夫，近年又从异人学会采补之术，虽近女人，并未泄精，何致如此脓包？闻言好生惊讶，随口问道："你受伤虽重，何致如此？师兄弟好好的，谁又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实奉师命有事，一会就出来，给你上二次药，说这伤心丧气的话则甚！"马连狞笑道："真人不说假话。你明见对头利害，不是想备后场，便是想趁火打劫。老头子出时，你还没和他见面说话，有什事要你去办？你休看那厮利害，老头子的真功夫，你枉随他多年，也只是得皮面。我也是前年起，替他置了外家，靠内线的牌头，才得清楚。今日虽不定能取胜，至少也和那厮支持个一天半日，那会随便给人做翻？只管放十二分的心。我们近年虽然面和心不和，总算多年师兄弟一场。我此时内伤比外伤还重十倍。也是自己不好，先算计人，中了老头子的鬼计，平日又伤人太多，行为太狠，才有这场结果。否则就把我两臂砍断，也不会晕死过去。你当老头神拳绰号容易得来的么？"尤嘉先仍不耐，及听说内腑已伤，又称赞乃师的本领，自己相随多年，只是皮相，才想起马连昔年对人表面上最是恭顺谦和，自从前年起，改了态度，言行狂傲，目无同流。最怪是他和师父时常借故出游，行前往往背人私语，如有要事，回来也是先后脚，好似师徒二人并走一条道路，归来并所获，却又不似有所营谋。可是马连艺业大进，师父也人前背后不住告诫数说，大有厌恶之意，出进仍那么密切，其中必有原因。便答道："你这都是气话。我往后洞，果如你所言，是防备万一，并不知你受了内伤。有什话愚兄无不照办，只莫多心好了。"马连方收了狞容，苦笑道："我本江西绿林中人，十年前，为一镖客所伤。我知他是老头子师侄，千里来投，用尽不少心机，看出老头子私心太重，上等功夫，绝不传人，简直无法下手。五年前，我忽发善心，偶然用三百两银子救

了一家老少性命，还代他报了大仇。这人姓贾，老夫妻带着两个年青女儿，都有一身好功夫，自在官府手中逃出，因一向生活用度，都由我一人供给，感激非常。其实我却是忽动凡心，看中他那女儿姿色，恐他不好说话，下的苦磨功夫，日子一多，水到渠成，没两年老夫妻先后身死，死时硬要将长女嫁我。我还假作了一阵，才行答应，潦草在天目山中成礼，从未对人说过。婚后甚是恩爱。尚有小姨未嫁，色比乃姊略差一些。这日我和内人三姑说起学艺艰难。旧仇未报，许多恨事。他给我想一条美人计，说他长兄流亡多年，生死莫卜，他父原想两女招婿，接续香烟，非令嫁人不可，既有此事，何不叫小姨四姑嫁我师父，同床共枕，日子一久，总可套出真情。我知老头子生平不近女色，事原无效。但日前他曾说他是世代单传，如今年逾半百，名成利就，膝前并无子息，想不到为了武功，反断祖宗香烟，言下颇有悔意。此计能行，也说不定，不妨试试。恰好那年老头子往西天目去访友，便命他姊妹假作往庙里进香，我找了一般小毛劫道。老头子虽是多年独脚大盗，可是不值当的决不下手，又爱打个抱不平，遇见这类毛贼只要见难就退，也不轻易伤他一下，遇上果然伸手将毛贼吓退。姊妹二人装着吓破了胆，要他护送回去，路上献进殷勤，到家又百般款待。老头子见他两个弱女僻处深山，心中奇怪，一盘问，才知大的一个有武功极好的丈夫，附近人家都有耳闻，不敢欺负，姊妹厮守，又不出门，这次为给死父母之冥福，才遭此事，丈夫归来，定必登门叨谢等语。老头子生平没和女人长谈过，见二女貌美性柔，又极能干，谈吐又好，一问丈夫是我，甚是欢喜。起初不过偶一动念，还不好意思挟惠为婿，经不起我百般怂恿，才活了心。老头子偌大年纪破戒，不好意思对他老家中的侄儿，婚时只由我夫妻赞礼布置，婚后仍令和我同住。上前年说带我往北五省访

友，一去多半年，便为了此事。我令四姑将他绊住，假着山居怕遇强暴，要老头子教他武功，一味装呆卖呆，不时枕边讨教。老头子临老得少妻，为美色所惑，想他速成，不惜把独门绝招加意传授，有问必答，只再四叮嘱，不令告我夫妻。最后一次用酒将他灌醉，更连生平不传之秘一齐说出。我这里大功告成，方在加紧背人勤习，不知怎的被他看破。他怜爱四姑，并未发作，对我更是不动声色，最后向四姑说，他还精采补之术，学会了，不特男女都有奇趣，于内功更有大益，可以事半功倍。四姑略为一学，果然，又去告知内人。四老头子连日颇疑他代我行诈，教时百般叮咛，切勿泄露，心中内愧，又是床笫间事，本不教对我说。内人怎肯瞒我，依旧和盘托出。我正因所学进境太难，他越看重，我越要学。谁知他心阴计毒，惟恐我本领与他并肩，仍由四姑代传，却又不肯教完，隔些日学会一点。我夫妻只知照法行事，最后有一次，竟破了我的真气，因亏耗太过，至今不能复原。情知上当，已自悔无及，枉学会他许多绝招，论本领虽比你们稍高一筹，和他比却终身没个指望。就这样，我去年春天还往江西把仇人杀掉，雪了大恨，但内功真力已不能贯满全身，只能伤人，不能受伤。适才见那对头扎手，本想出其不意，用重辣手致他死命，加以贪功心胜，防他眼快躲过，双手齐用，风藏变化，同时抓上固然是死，就一手抓到也难活命。我手已快沾身，他还未躲，以为敌人万难逃生。不料他那气功竟如此超群，我用的力越猛，吃的亏越大。手抓到他身上，只觉微微一软，便似有万斤潜力，其坚如钢，反震出来，当时只听噶喇一两声，心腹堂的一震，指掌骨节齐断，奇痛澈骨。心中慌乱，知道不好，连忙倒地，熬着大痛，妄想把气缓匀，那里能够？同时脏腑已受极重震伤，至多还能活到明日午前。你看我说这一席话，通体是汗，中气已塌，接不上来，这药只暂为定痛止血，那

能望好呢？此去西天目，尚有两日途程，我一走长路，死得更快。我夫妻甚是恩爱，去年新生一个男孩。我死之后，不论你们被人赶走也未，务望持我一物为记，交与内人。等我儿一交三岁，便由他姊妹同求老头子收到门下，从小练起。等有了根底，再遍访能人为师，学会惊人本领，去至北天山找这姓狄的仇人报仇。再说今天的事老头子表面上忠厚，内里奸滑取巧，阴毒险狠，更胜于我。他如真打不过人家，让了地方必有一些交代的话。他妻已然有孕，所藏财宝，决不舍弃。不是事，运往西天目，也有一个后手。你操心算是多余，最好只取你二人自己的银钱衣物，少管他事为妙。不信，你就试试。我这人沟死沟埋，路死路葬。老头子占得上风，自是幸事，否则听天由命，只把拜托你二位的话办到，别的就不用管了。"尤、曹二人闻悉乃师许多阴事，把近两年一切的疑团打破，心想师父为人如此阴刁，枉虔心随他多年，所得仍是平常。曹豹还不怎样，尤嘉已自生心内叛，不由稍变前念，更想假作防复，浑水捞鱼。便道："师弟放心，你说的话我必照办。但是今日大敌当前，胜负难知，总是多留点心的好，拚着师父见怪，也须往后洞料理一下。你且在此少停，我和曹师弟去去就来。"说罢，同了曹豹走去。马连见他目光乱转，知道离间之计已成，望着二人背影，狞笑了两声，又看了看两只断手，把心一横，咬牙切齿，猛伸四肢，奋力一振，便自气绝身死不提。

尤、曹二人赶入后洞，将乃师钱应泰平日藏储财宝的石库打开一看，仅有数百两散碎银子，此外空无所有，才知马连所料不差。方欲走出，一眼瞥见石壁上满是大小裂纹，内中一个像只人手，裂口比较光平，猛然触机，忙命曹豹到隔室取块布来，包这几百银子。曹豹心粗，立即走出。尤嘉将身藏弩箭取了一枝，用箭尖插入石隙，轻轻一拨，果是活口，试再一挑起掌

大一块头石，应手而落，内陷一个小洞，看出人工所为，越猜此中有物。伸手入内一探，洞深约有二尺，大约尺半，只摸着一圆东西，顺手取出一看，乃是一个三寸方圆的红木小盒，分两颇轻，封闭严紧，制作尤为精巧，不及开看，连忙揣入怀里。刚将石块安好，曹豹惊慌着走来说道："马师兄死了。正赶俞师兄回来，说师父和那厮打了好一会，适才那厮却吃了师父一下重的，看去还能支持，手法已慢，早晚恐怕还是师父占上风呢。"尤嘉闻言，心中一惊，便问曹豹对俞正说什也未。曹豹道："我因听师父要赢，恐少时招怪，只说你在洞里找药呢。师父东西想已运往外家，这点点银子要他何用！俞师兄就要进来，还不快走出去！"尤嘉心中一慌，也忘了放下怀中之物，忙即一同走出，将库门照旧推好。忽然想起盗宝之事，打算二次入内，将小盒放回原处，俞正匆匆进来，喊道："人都死了，要药何用！还不出去，在此则甚？"尤嘉知他嘴坏，不敢当面放回，只得耽忧走出。到了前屋，见马连笔直僵卧，瞪眼咬牙，死状狞厉。正商量如何处置，忽听钱应泰在门外喝道："我已甘拜下风，此地暂借他们住上三年两载。所有我们置办的衣物用具，已托来人代为保存，省得带走累赘。谁在里面，都给我出来，一同上路。尤嘉闻言，惊喜交集，忙答道："马师弟多亏狄朋友今日给他送了终了。"钱应泰大喝道："别的东西好托朋友保管照料，莫非死人也留在这里么？你们不会把他用被裹起背出来，说这闲话则甚！"三人知道大势已去，师父必是吃了大亏，被逼无奈，出此下策，那敢多留，自找无趣。好在平日除钱应泰外，余人俱住外楼，没多耽搁，一人用被包裹，余二人便去各房内搜了些散碎银子，由尤嘉抱了马连尸首，一同走出。一看场上，除申林、狄遁外，还多着一个老头，一个四五岁光景的小孩，也不知是敌是友。钱应泰正和新来老头说话，四外指点，外表仿佛行所无

事，若不介意，实则面容惨白，在在显出神态勉强，极不自然。尤嘉当然不愿示弱，首先抢步上前说道："徒弟们谨遵师命。"底下想说几句将来找后场的门面话，示及出口，钱应泰已接口指着老头对三人说道："这位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老英雄陶元曜，上前见过礼来。"三人见礼通名之后，钱应泰便向陶、狄二人拱手说道："今日多承二兄相让。但这蜗居虽小，颇费小弟一番心力，内中零碎东西甚多，暂时不及携带。好在向人借房自有俗例，怎交怎还，务望二兄与房客代小弟好好保存。异日归来，原物见赐，便足感盛情了。"狄遁笑嘻嘻道："地主原本性申，足下却说是添盖布置，费却不少心力。适才也曾言明，请你拆去，仍还姓申的原样，足下又嫌麻烦。陶老英雄我不知道，小弟游罢江南便要北归，足下再来，又不说个准年月日时，那能在此久候？我看房是申姓所租，我却是居间人，有道是无中不成约，小弟家住北天山上云顶，如不嫌远，到了足下索房之时，枉驾一游，先寻我这中人，由我相陪足下到此，令申姓交房，免得陶老前辈世外之人，为此无谓之事劳神，你道如何？"钱应泰明知这两人那个也奈何不了，开脱一个最利害的，异日报仇或较容易，闻言正合心意，冷笑一声答道："今日若非陶老英雄光降，足下这个居间人作得成否，尚难说呢。并非姓钱的怕事，既然足下愿意独任其难，至多三二年的光景，我必亲往北天山拜访便了。后会有期，行再相见，我师徒走了。"说罢，带了一干徒党，扬长而去。

这事远因，也由马连用美人计而起。钱应泰老来娶妻，甚是宠爱，因嫌故居离西天目较远，欲在西天目附近山中，寻一风景清幽之所。建一别业，以便常与少妻相见，以娱晚年。派众门徒四外寻找，久无合意之所。这日尤、曹二人又出相地，无心中找到这所崖洞，地名千松岩。申林奉乃师萧隐君之命，就

崖洞外盖了几间草庐，奉母隐居。如若在家，见面言明，也可无事，偏生申林同了老母往朝普陀，一去月余未归。因所居四外山高水险，人迹不到，又无什值钱重要物件，仅将一些零星用具放入洞中，用石封闭而去。尤、曹二人见那里山青水秀，风物佳美，忙喊乃师来看。先还不知主人深浅，未肯造次。后命门徒连半多日，不见人回，又发现洞内，藏有不少破旧书籍，以为是个隐居山中读书的寒士，定是出门谋干功名，所以不见回转。去过几次，越看越中意，又经门人怂恿，决计迁入。满拟主人回来，好歹俱有法应付，谁知刚把杂物归置，打扫清洁，率了十几个亲信门徒，迁移过去，住了几天，正商量起盖屋宇，申林母子忽然回转。遥观有异，独往一探，见洞被多人占据，草庐已然撤毁，又惊又怒。当时恐惊老母，没有则声，竟自踅回，将母送到朋友家暂住，重往理论。本就一肚子没好气，头一个遇到的又是曹豹，几句话一说僵，动起手来，好汉终打不过人多，何况俱是能手，末了为尤嘉所败。尚幸道出乃师名号，未遭毒手，却也受辱而去。钱应泰因两下已然破脸，无法好说，又听说是江南大侠萧隐君的门下，先颇耽心，后来申林两次寻师未遇，约来的人，还未和正主交手，便自打败。这次又说必请师父前来，钱应泰见他无什惊人本领，误以为是假借名头，便没在意。当日又值三六九传授门人武功之期，只曹豹一人循例值门，余者俱在后洞，互相过手练习。恰值申林遍寻萧隐君不见，无意中路遇乃师生平唯一畏友，新疆北天山飞侠狄梁之侄狄遁，闻悉此事，大是不平，立同申林来到千松岩寒花嶂找场，索回故居，正遇曹豹。狄遁幼从狄梁父子多年，已具剑侠本领，不悄与他计较，只略显了点身手，用内家气功踏碎罡煞桩，原想对方知难而退，引出正主，善让了事。谁知俞马等人不知进退，马连更是阴毒，妄想辣手伤人。狄遁早看出他不是善类，又见对一

个素昧平生人下此毒手，平日积恶可知，有心除他，不动声色，便就来势略用真力将他两手指掌骨撞断，脏腑震伤而死。

钱应泰后洞闻报，说有人踏碎木桩，知来劲敌，心中大惊，连忙赶出。见众门徒围住一人，追逐乱转，暗器连珠般乱发，却是沾身不得，喊声“不好”，忙从场中纵起时，狄遁也自见他走出，一看步法，知是正主，也纵起身去。两下对面，狄遁说了姓名来意，因马连这一暗算，把他师徒至看作了大恶匪徒，改了初意，话颇挖苦，似说他不该倚多为胜，仗势欺人。钱应泰早望见马连受了重伤，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但还没想到狄遁与天山飞侠狄梁父子是一家，冷笑一声答道：“我当初到此，原因空无居人，又是两间破草蓬，连候月余，荒山之内，有什地主，不见人来，就此建房迁居。姓申的回来，如若好言相商，谁让都可。他偏要恃强动手，才给我门下赶走。三番两次约人来此，并说他是萧隐君的徒弟。同来的人却是废物。为想见萧隐君一面，手下留情，每次均让他全手全脚回去。不料今日又约你来，未见主人，先用重手伤我门下，这虽怪我门下学艺不精，但足下为人助拳，不按江湖上的规矩义气行事，也难和你再讲情理。不是姓钱的夸口，休说足下素昧生平，从未听人提过，便是姓申的把他师父和天下成名英雄到此，只要胜得我过，立时情甘奉让，家都不回，转身就走。否则我只好请你和姓申的委屈些时，等姓萧的亲来再说了。”狄遁冷笑道：“我到此也曾按客礼求见三次，你那些徒弟蛮不讲理，一见面便想暗用毒手伤人。我恐他们挨不了打，偷偷打人，便宜总是占惯了的。我正看山，来不及躲，心想让他打一下吧。不料占便宜也没学到家，恨不得一下把人抓个腹破肠流，双手并用，连吃奶的力气通运到两只手上，自已发力太猛，头重脚轻，亏我没躲，要是躲时，他这连身飞起，一头猛冲，怕不撞在那小山上面，闹个脑浆迸

裂才怪。我因见你徒弟如此脆弱，不但不能还手，连挨都挨不得，后来他们一拥齐上，以多为胜，他们又不住手的把箭乱丢，全没一点准头。那些玩艺分两狠轻，打中我不要紧，误伤了他们自己人不是玩的。吓得我连躲都得看准地方，以免再碰倒一个，或是磕伤那里，本家大人出来不好意思，直害得我提心吊胆，闹了一身鸡皮疙瘩。好容易盼到你这本家大人出来，正要说理，让你管教管教这群孩子，怎到说我动手伤人？问问他们，几见我还过手来？你没见我适才和捉迷藏一般，被他围住乱躲么？"钱应泰羞恼成怒，再也听不下去，抢口喝道："姓狄的，你为人助拳，闲话少说。今日之事，胜者为高。我不能坏我这里规矩，让你三拳，请吧！"说时，众门徒已从场上赶到。钱应泰见申林仍立远处，正负手缓缓走来，态甚暇逸，不由迁怒，向众徒使了一个眼色，意似休放他走。众徒会意，有两个便要迎上前去。狄遁见钱应泰强忍怒气，脸胀通红，双手往下一垂，并不施展架式，二目神光足满，注定自己全身，连声道请，众徒目射凶光，怒视自己，恨不得生吞下去，便点他道："事由我借姓申的房而起，事已到我身上，与他无干。他是你败军之将，只把我打倒，他跑不了，无庸足下这般丢眉做眼，引人发笑。"钱应泰心事被他道破，忙喝众徒道："你们不许乱动，早晚跑不了他。狄朋友请吧！"狄遁哈哈一笑，仍是长衣闲立，并不打将上去，只用手朝钱应泰离身三尺虚拍了三下，说道："三招已承让过，请吧！"钱应泰见状，疑他用的百步打空真力，恐是劲敌，虽未闪躲，暗中却用真力虚迎上去一试，并无所觉，知是逞强，不愿实受让拳的话。一听说"请"，早已蓄势相待，道声"得罪"，反左手走里圈迎面一幌，缩回护腰右手，同时连续横推出去，双脚大丁字步，右脚前探，身子却随左脚往后一坐，两下相隔，反到远了半尺。狄遁见他开场只摆一寻常架式，知他重视自己，先发

虚招，以退为进，表面上仿佛主不占客，看去寻常，暗中却藏有三环套月的解数。敌人稍为外行，冒昧进招，这一解三八二十四招，招招精奇，休想逃得毒手，乃南宋八大秘传之一。当年名震天山南北的老少年神医马玄子最精于此，以前在叔父家中相遇，曾经细说，深悉他的微妙，否则就凭自己这一身气功，纵不致吃他的亏，如不知细底，应付起来手脚稍慢，岂不叫旁观的人笑话！存心呕气，当时也不叫破，仍装不知，施展家学嫡传，两腿交叉往下一蹲，成一反八字步，双手反掌交叉，喊一声"开"，往外用力一分，亮掌向敌，上面大开大敞，底下脚步，却被长衣挡住，形似一个短头的十字，钉在地上。钱应泰满拟他必进攻，立可变招换式，施展生平绝技，致他死命，见他也只亮了一个架式，虽没看透是什家数，但那两手分时，呼的一声风响，直似有千百斤力量，形态又是那么渊停岳峙，稳若泰山，知遇劲敌，非同小可，只得喊道："朋友请进招吧！"狄遁仍故意呕他道："我生平只会挨打，不会先伸手打人。我又千万里路跑来，没的又道我上门欺你。"钱应泰无法，只得把前式改守为攻，移形换步，表面仍用常招，左脚前探，右手收回，同时左手一挡掌，朝狄遁胸前横斫出去。这一下敌人无论多乏，也决不会打上。但他暗中却藏有许多变化，只等敌人用手一架，立即收回，将那三环套月一解二十四绝招施展出来，所以发时，只用了一二成力。谁知掌发出去，狄遁既不招架，也不躲闪。钱应泰因狄遁一来便将百零八根罡煞桩踏成粉碎，随用气功撞伤马连，早料是个硬功夫高手，见他不躲不架，竟如无觉，疑又存心卖弄，暗笑你单凭这点苦练的硬功，便想班门弄斧，我须不比马连，今日且教你带点伤走。说时迟，那时快，念头似电一般转过，早把全身真力，运到左手五指上，等掌近敌身不过寸许，猛喝一声"着"，改斫为戳，左手当中三指，用了七成劲往外

一甩，照准胸口气穴要害之处戳去，势绝迅急。钱应泰双手用五行砂苦练过多年，所戳又是要害，越是硬功好的人，越禁不起，这一下如被戳上，不死必带重伤，破了真气，哮喘数年而亡。旁观诸人，十九以为狄遁骄敌自傲，此时双手平分，门户大开，万来不及收回招架，必中无疑，方张着大口，准备喊好，谁知狄遁静如泰山，动如掣电，钱应泰快，他比钱应泰更快。钱应泰眼看三指戳中猛见狄遁身子不动，胸前往里一凹，指尖一虚，连衣服也未沾上，刚暗道一声“不好”，就这刚看见敌人胸往里陷一瞬息间，狄遁双掌已然同时发动，右手由侧里带着风声朝钱应泰左肘横推过来，跟着左脚向前，蹲身上步，左手叶底藏花，便朝胁下点到。招并不奇，可是身法灵妙，运用神速，真没法躲。幸是钱应泰久经大敌，功夫纯熟，步法稳练，真力能发能收。当时急于收功，上面虽运用全力，发出去时，却留了三成力量在腕上，一戳不中，更不再进。见敌人掌朝左肘推来，躲既不及，力又上重下轻，如被推中，只往侧一歪，右手不及施为，左半身全交给了敌人，非败不可，忙把气往下一沉，先将身子站稳，就势收回左掌，反肘往外撞去，同时右掌分花拂柳，往上一拨，恰将狄遁左手这一招架过，未被打中。可是左肘吃狄遁这一推，身已微往右晃，撞处似重物猛击了一下，隐隐发麻，不禁惊了一身冷汗，那敢丝毫怠慢。手已交上，忙把三环套月中圆、转、柔、屈、勾、搭、磨、推、撞、打、切、戳、斫、削、点、拿、剪、破、迎、送、湾、环、动、荡二十四字解法，一招紧一招，施展出来。狄遁见他适才上当，未吃大亏，知非易与，因有名手在侧窥伺，安心炫露，又想观查敌人深浅，先是一味仗着身法灵活，手疾眼快，只御不攻，和他周旋，不遇良机，决不进招。不料钱应泰武功已到上乘地步，盛名之下，骤遇强敌，一见情势不妙，逐步留意，把看家本领全施出来。狄遁成竹在胸，以为对方掌

法早所熟练，按招应付绰绰有余，数十照面过去，见无变动，未免稍为大意。钱应泰先也以为他不懂自己这一套神奇掌法，加意施为，以冀必胜。时候一久，留神细看敌人，竟似个中能手，益发戒惧，故意打完一套又一套，看出狄遁想懈怠自己，多耗精力，只守不攻，虚应故事，出其不意，猛一变招，卖个破绽，暗用一个最神奇的绝招，居然打了狄遁一掌。狄遁幸仗内外功精纯，见势不佳，这一掌难以躲过，率性卖他一下，人并未伤，却将狄遁招恼，故作吃亏，手法略缓，暗中却将炼就内家劲气运用停妥，然后喝道："钱朋友，你这三环套月、二四掌法，我已领教两三遍了，适才又让你一掌，客礼尽到，还不物归原主么？"钱应泰适才那一掌甚是狠辣，如换常人，背骨早已碎裂，敌人只身形略晃，便即回手招架，打中时反震之力甚强，后来手虽略缓，步法身法，一丝未乱，而且敌人始终敷衍招架，深浅莫测，料定自己已落下乘，格外惊心留意。闻言知狄遁要转守为攻，大显身手，如若反唇相讥，少时战败，反更不好落台，耐着愤怒答道："足下本领高强，钱某自非对手，让房不值一说。但是足下客气太过，老是相让，现在静等领教高明，使我师徒一开眼界，立时就走。你我何必多费手脚，就请大显奇能绝技，早了此事如何？"狄遁笑答道："既如此说，足见高明，我只好献丑了。"说时，恰值一招接过，倏地长啸一声，凭空一个独鹤冲霄，纵起七八丈高下，在空中一个转侧，双手平分，头下脚上，饿鹰擒兔之势，箭一般 往下落来。武家如非避人杀手，最忌全身悬空，无法着力变动，何况又在大敌当前，双方交手吃紧之际，无故纵起，又纵得那高，变成敌静我动，全身皆在人算计之中，按理不等落地站稳，准吃大亏。众门徒看了，方自骇笑，以为必败。钱应泰却真识货，一听敌人说声献丑，便知不比寻常。果然身随人起，直上高空，一看来势，正是狄氏门中五禽七兽的

身法，知道这类武功，非内功精纯，到了剑侠地步，不能炼成，学成之后，身轻飞鸟，力逾猛兽。单这开头一招，就藏有好些神奇解数，敌人认做破绽，进攻越速，越易上当，乃天山飞侠狄梁当年在北天山苦炼内功，每日体会当地灵禽猛兽飞驰动斗之形而得。外姓徒弟只传了两人：一名韦耀，久在新疆保镖，一名韩昆，曾到过南方，与己相熟，曾说过此中微妙，他和韦耀，只得传十之二三，生平已少见敌手。见狄遁一施展，这才想起，来人姓狄，又自新疆到来，定是天山狄梁子侄无疑，不禁大惊，知再不见机，还手必败，数十年盛名，立时付于流水，那敢迎御。心气一寒，忙即飞身往侧纵退，口中大喝："朋友且慢，我有话说！"说时迟，那时快，狄遁已自空中飞落，离地不过三丈高下，见钱应泰避开，知被看出利害怯敌，安心要他现眼，装未听见，就着下落之势，潜运气功，一换身法，往侧一偏，两腿一屈一伸，一个雁落平沙之势，就空中改变方向，朝侧面钱应泰纵处飞落，衣袖飘飘，身法灵奇，直和飞鸟翔落一般无二。众门徒方始看出利害。钱应泰脚才沾地，狄遁已自追到临头，双手一拳，施展辣手，往下便抓。钱应泰见对方不听招呼，仍是追来，众目之下，其势不能再躲，眼看危急，只得咬紧牙关，身子往后一仰，背心着地，手足双拳，准备拿出看家防身本领，用十六式救命八躺先支持过去，再行认输，以免受伤，更不好看。刚往后一倒，百忙中忽然一条灰色影子，由冈坡那一面飞来，其疾如箭，转瞬到达，恰与狄遁双双下落。钱应泰目力敏锐，看出又来一人，竟与狄遁来势不相上下，朋辈中并无一人有此本领，料是敌党知难幸免。一时情急，方欲喝骂，忽听两声哈哈，眼睛一花，两个敌人似已撞上，各把双手一舞，拍拍两响，两条人影，已随笑声飞落两旁，各抖一抖衣袖，从容缓步走来，同喊"朋友请起"。钱应泰骤出不意，心神一愕，竟忘起立，仍躺地上，作势

相待，听人一唤不禁羞了个面红过耳。纵起注视，后来的是一个老头，同时冈上有一小孩往下飞跑，还未到，也不知是敌是友。方欲询问，申林已自赶来，跪在老头面前行礼，口称“师父”，知道不好。老头先发话道：“钱朋友，小徒无知，不该出门日久，不托人照管门户，致有今日之事。听说足下要老朽亲来，始允交还。他两次黄山俱未寻到。不料狄世兄万里壮游，无心相遇，同来领教，老朽也得信赶到。适才之事，俱都亲见，几位高足也委实有些失礼之处。事由两误，难怪一人。如今胜负未分，尊意如何？”钱应泰定神想了想答道：“萧老英雄大名，久仰多年，本俗借题见面领教，才有今日之事。但是适才已和狄朋友说明在先，胜者为强。这胜负未分的话，只可骗那小孩。在下已非狄朋友对手，当然奉让，那还有什话说？”狄遁插口笑道：“足下此言，足见高明，但申老弟寒素旧居，仅有茅屋三间，现被足下将他修治一新，始行相让，受了已觉有愧，何况里面，还有贤师徒不少财货衣物，作何处置？自来房客让房，原无当时就搬之理。虽说房主催房已好几次，不能怨他鲁莽，但多的已被挨过，也不忙在一时。莫如由我与申老弟商量，令他暂缓三日迁入，以便贤师徒从容迁移，免得忙迫，遗什珍贵之物，我们担待不起。”钱应泰听他仍是语含讥刺，不由气往上撞，狞笑答到：“狄朋友，闲话少说。我当时也曾说过，我如不胜，领了徒弟，当时就走。只为萧老英雄初见，少不得寒暄几句，丈夫一言如白染皂。你当姓钱的也是一个小人么？说走就走，决不回头。至于我师徒那些零碎东西，暂时何用拿走，自然连房子一齐交付你们，有劳暂时代为保管。还是那句话：胜者为强。今天既然交付，异日自会来取。如无此力，我姓钱的永不出世。”说到末句，便往楼门前跑去，喝令众徒速出偕行。

这时周鼎已从岗坡上跑到。萧隐君见狄、钱二人口舌相

争,方欲拦劝,钱应泰已至楼前,知他无法下台,想了想不再言语。一会钱应泰将徒众唤出,作别自去,行时侧目旧居,似有愁容。萧狄、申三人随带周鼎同去楼内。申林见旧居焕然一新,洞中陈设布置尤极精美,便向萧隐君恭身请道:“弟子寒士,怎住得这地方!意欲请示师父,将他遗物封存一处,拆去洞内外装修楼房,仍还原样不知可否?”狄遁笑道:“兄弟太迂了。他这俱是不义居积,我等受了无愧,何况你上有老母,无以为养。依我之见,他师徒目中无人,安心在此长住,洞中必然藏有财货。我们可将他搜出,用作老母甘旨之需,有余则用以济贫行善。只要志一心专,何在此区区外物之诱呢。老前辈以为如何?”萧隐君也说道;“现时别无善地可居,暂时只好如此,到不必拘执之小节。可乘今天还早,速将令堂接回。我还有事呢。”申林应了,又去张罗茶水。狄遁道:“这里的事你不必管,天已不早,你先接老太太去吧。我看那厮走时神情,必有要紧东西不及带走,本人吃我拿话僵住,或者无此厚脸,难保不令门下孽徒来此滋事。我和老前辈还须细细搜他一番呢。”申林领命自去。萧隐君随令周鼎向狄遁见礼,并问他还想回家不。周鼎在岗上先见狄遁本领,已是十分歆羡,又觉萧隐君的本领比狄遁还大,能从冈上一纵,便到天空,和鸟相似,亟欲从学,那里还肯回去,拉着萧隐君的手,直说“我愿学本事,不回去了,明早给我爹爹送个信去吧。”萧隐君点头笑道:“那个自然。但我住在黄山始信峰绝顶,天风高寒,你此时还禁受不得。你且随适才走的申师兄暂住这里,先跟他学上两年,等筋骨熬练得有点根底,再随我住一齐。我稍有闲空,必来看望,就便传授你二人的学业。只要好好用功,必有成就。”周鼎福至心灵,说什么也要相随同往黄山,不愿离开。狄遁笑道:“此子天分骨格,均非寻常。既有这等志气,我送他一丸灵药,足御风寒。老前辈率性

成全到底，就带他同去吧！”说罢，递了一粒丹药过去，教周鼎行了拜师之礼，改称师父，跪领教益。萧隐君摩着周鼎的头说道：:“你年太轻，有许多话，都不到说的时候。黄山顶上太冷，本禁不住，偏你机缘遇合太巧，既得我为师，又得了狄家三阳换骨丹，真是几生修到！此丹由我收存，到了黄山再服。我们还有事办，可起至那旁坐定，后早随我同行便了。”周鼎诺诺起去。

萧隐君随向狄遁道：“我日前闻得人言，钱应泰得了一件异宝奇珍。你适说他走时神情可疑，今晚定有人来，所料极是。我们且去内洞一看。”说罢，二人同往后洞，搜寻了一会，仅发现那座石库和所余数百两散碎银子，别无所得，就现成饮食弄了些。正往外走，周鼎初次拜师，颇知敬畏，因师父未令同入，仍坐原处，等了一会无聊，起身闲踱，无心中走经门侧，一眼看到溪旁柳阴中似有两人影一晃，忽动灵机，仍装未见走过，暗中伏身门侧，往外偷觑，果见两人藏在柳树后面，正往楼侧掩来，颇似钱应泰的门下。恐被警觉忙往后洞送信。才进洞门，便萧狄二人走出，匆匆一说，狄遁闻报，首先飞步往外跑去。到了门外，不见有人。纵往崖顶高处，四外查看，只见斜阳在山，暮霭苍茫，林鸟啁啾，崖花自落，仰视天空，正有一行白雁飞过，银羽翩翩，映着斜日回光，分外明洁，崖角飞泉兀自汤汤发发，下注不已，空山晚景，到甚幽静，却不见一点人影。照那地势和自己目力，绝无遗漏。崖前一片广场小溪，离对面高岗颇远，溪旁林木，行列不密，来人又是沿溪向岸侧绕来，与对冈背道而驰，自己一得信就纵出，即便他事前警觉逃避也来不及。所经之处，离楼侧石崖已近，无可藏伏，一览无遗，料是小孩眼花。萧隐君也跟踪走出，见狄遁人在崖上，也没做理会，携了周鼎，迳直向发现来人之处走去，目不旁视，甚是从容。狄遁见那

一带俱是沿溪平地，仅有三四丈大小一块石头，像是人工凿成的假山，通体碧油油，满布苔藓，上下种着数十株小松，形虽玲珑，却是一块整石，并无洞穴。出时因那山石正当奸细来路，首先注目，并无所见。看隐君师徒业已行抵石前，注目地上，掀髯微笑，似有所获，心刚一动，隐君已在点手相招，忙纵下去。未等张口问讯，隐君指着山石来路一角，悄声说道："来人已经入洞。照他这等性急，或已到了内洞，人还决不止两个。但他所行之路必多曲折，赶去定来得及。石库内近左壁处有一石笋，极好藏身之所，你可先赶进去，开了库门，藏身石笋后面，静以观变。我略做点手脚就来。"狄遁朝隐君指处一看，苔藓上面留有几个人手指印，印旁微有半圈缝隙，为碧苔挤满，非近前谛视，决看不出，苔也新剥落了一些，恍然大悟，一点头，回身往楼内，如飞跑去。隐君随就溪旁碧柳折了一枝，在石前地皮上，画了几十下。周鼎听说奸细已然深入，好生狐疑，几番想问，俱被隐君止住。直等画完，带了周鼎走回楼内，才说道："那假山乃以前人自辟的一条地道，人已由此进去。我用柳枝画的是奇门遁甲。这些事，将来自会明白。如今来人归路已断，由我们捉，跑不掉了。可随我去看活把戏吧。"一边说一边走，一会到了里面，推开石库进去。狄遁仍藏石后，奸细尚未到来，重关好库门，一同伏身石后相待。约有刻许功夫，周鼎年幼，已觉不耐。忽听石壁内，隐隐有人敲了一响，随又不闻声息。过不一会，又响两声。似这样响过三次，别无动静。耳听隐君悄声说道："你人小，石笋右侧有裂孔，你蹲身下去，便看见了。奸细一会就由石壁上跳出，不要则声。将他惊走，就没好戏看了。"周鼎大喜，忙蹲身下去一找，石笋上果有指许宽一条裂口，可看外面。伏孔一看，壁内又起响声，比前稍大。停一会，右侧石壁上忽有一块一尺方圆的石头无故离壁自裂，往外悬出，并不下

坠，两晃又缩回去，合上不动。开合之声甚微，看去依旧严丝合缝。壁上本有无数冰纹，有的纹缝比此还粗，如非当时留神注视，必被混过，不易找出，端的细密已极。这次等得时候较久，约有盏茶功夫，那块裂石条的凸出石片甚薄，好似石后有柄，悬空抡了两转，便往壁里缩进。壁上立现一个大洞，跟着突出半截人身。细一看竟是一把刀裹着两件衣服，刀头上挑着一顶小毡帽，并非真人，出出进进，晃了三次，收了回去。这才由洞内跳落下一个人来，看去年纪约在二旬以外，并未带着兵器，手里只拿着一个数寸长的钢钩。落地往四外扫了一眼，便往左壁奔去，身法甚是灵巧。到了壁前，好似找不到地方，连用手中钢钩，就壁间现成裂缝拨了两处，大小裂缝俱无动静，最后才得寻到。钩启处拳大一块石头应手而起，壁间又现了一小穴。来人忙将石和钢钩并入左手，右手伸入穴内，掏摸了一阵，缩将出来，面上顿现失望之色。怔了一怔，奔回原纵落处，伸手朝里一招，跟着便有一人探头出来，悄声问道："你找到地方了么？"先一人愁容答道："地方找到，东西丢了。这可怎好？"后一人闻言，面容骤变，惊道："都是你贪功讨好！师父皮气古怪，今日又在怒火头上，他已一口断定藏宝地方隐秘，即便敌人在此，住上三年两载，如若不知细底，也没那巧发现的事。真拿我三个当心腹人，自己又不便来，才行说出。这东西他爱如性命，来时那么千叮万嘱的，如不给他盗回，难免疑心是你吞没。我和尤师兄没有下去，还不怎样，你却如何交代？"先一人冷笑："这老不死的，事事私心。我们跟他多年，休说真功夫不曾得到传授，平时连真话通没几句。这里搬来并不算久，竟会被他安有一条地道。如非今日用上，谁也当他是座假山，谁知道下面有路可通洞后呢！并且岔道有好几条，弄巧还有别的把戏都说不定。多年师生，按说情如父子，既然库中藏有这样异宝奇珍，

就该早说。我们如早知此事，适见情势紧急，比时双方话未说僵，主人仍是我们，不大点东西，随便着一人入库就拿走了。偏要这样鬼鬼祟祟，自已拿人当贼，才出这事，怨着谁来？”后一人道：“闲话无用，东西不在，想已被对头事前取走，你看可有什痕迹么？”先一人答道：“那有什么痕迹！”后一人道：“照师父说，他发现原先这里是前朝大盗窟宅，洞壁内除地道外有许多空洞时，看出房主人虽在此地久居，一无所知，连这石库都未开过。对头今日新来，至多发现石库。这些洞穴，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处，又有满壁裂纹，虚虚实实，鱼目混珠。藏宝之处更是两层，外人就是寻到，也当是个实心的，况在仓卒之中，决难发现。如今他多年积聚和库中所得之物，早已运走，只这件宝贝不舍交人。他放心大胆，坦然就走，也由于此。那两对头把他小孩一样看待，定然敢作敢当，取了决定不赖。如已取去，到也罢了；听你所说，并未取去。这却怎好？”先一人愤道：“反正于心无愧，管他呢，回去实话实说好了。你且躲开，待我上来好走。”狄遁闻言，方欲纵出擒拿，吃隐君一手捂着周鼎的嘴，另一手将他拉住，不令出声行动。后一人闻言，并未让开，出声却是更低，悄道：“这东西丢得奇怪！日里师父败前，我进楼看小马，正遇曹师弟走出，说尤师兄在里面，给马师弟取伤药，说完便慌慌张张往里跑。这时小马已死，他二人怎会不知？况他伤处药已敷满，外屋药未用完，还往内里取药则甚？师父命他同来，原是互相监察，谁都知道。他却说这类事人不宜多，愿在入口巡风相候。地道隐秘，何用巡风？这时我把前后一想，颇似早知宝物已失，有心避嫌，让我二人背这一口黑锅神气。你人心直口快，性情太暴，出去见了他，先不要说。曹师弟人易哄，先见他套问明了虚实，再去禀告师父，免他抵赖。你看如何？”先一人闻言，暴跳道：“这定是他做的无疑了！怪不得他路上屡

次和大家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先到后洞，找开库门，作个准备，省得便宜外人。原来却是自己闹鬼。”言还未了，后一人忙低喝道：“金老弟，这是什么地方，你还当是自家的么？快走吧！对头利害，莫被惊觉，讨了苦吃，又给师父丢人。”说罢，缩回壁内。前一人也跟纵跳入，壁上沙噶两声，那带柄的石块又从洞内突出，略一转便合了笋，将壁洞闭上，仍复原样。

狄遁见隐君不令纵出擒贼，忽然省悟。贼去之后，隐君趋到壁间，贴壁听了一会，对狄遁道：“你将库门关好，带了鼎儿，去至前楼坐定。我去放了他们就来。说罢匆匆走去。狄遁依言到了前楼，不多一会，隐君回转。狄遁笑问：“这三个小毛贼都放走了么？”隐君点了点头。狄遁又道：“这三小贼，只头出来那个不知名字，踞着壁洞说话的叫俞正，地道口巡风的叫尤嘉，是老贼门下最得宠的大徒弟，适均见过。听他们口气，老前辈所说宝物已被尤嘉事前混水捞鱼，背师盗走，俞正所料甚是。他师徒败走匆促，此宝说不定尚在尤嘉身上，如当场将他捉住一搜一问，便可水落石出了。

隐君笑道：“申林奉母居此，原是我的主意，地方也是我找的。起初只为他母子孤寒，仇家众多，我本门功夫又极难学，短短日期不能成就，无意中发现这洞穴，僻处深山，景物幽静，可供他母子远患栖身用功之所。比时休说壁中地道，连后洞石库均未发现。申林住此数年，因用不着这大地方，母既多病，又勤于用功，也无暇查看全洞，直到被占去，尚自梦梦。

这次我桂林访友归来，起身时受朋友之托，便道护送一家眷属，改走水路。船行西江，将近梧州，正值水涨，一片汪洋，江心的系龙洲，仍然砥柱中流。那里两山旁列，矗若门户，江心却有这么一个小岛涌现。江涛甚激，打在岛上，扬起十来丈的水花，阳光下看去甚是美观。船已掠岛而过，在下游里许，靠岸停

泊，准备明早赶羚羊峡的险滩。我一时兴起，想观岛上夜景，便向同行人推说访友，当晚如若不归，明早只管开船，我必随后赶去。那家姓洪，原和我有一点来历，也没深问。满拟在岛上留连，半夜赶回一同动身，因行时心中一动，好似要有点耽搁，才把时候说久一些。及至行到江边僻静之处，刚算计乘日初落、月还未上之际，踏波飞行，往江心孤岛跑去，不料我还未起脚，那系龙洲孤岛上，忽有两人纵落水面，踏着水波，往我立处不远的江岸跑来，百粤的异人居士，与我十九朋交，能够在惊涛骇浪之中踏波飞行的，数不出几个。这两人的功夫，虽还未到炉火纯青地步，却也罕见得很，疑是熟人，想看个明白。谁知这两人竟是洪家对头，事出误会，仇恨却深，新从省里得信追来。当日早晨开船便被追上，曾在岸上呼唤搭船。我看他来路不对，尚不知有此本领。他也不知我的姓名来历，仅在搭船未允，和我答话时，看出我是保护他对头行路的行家。两下一对面，这两人都是年青性急，见我立足相待，又疑我已知他行藏，离了官船特地窥伺他的踪迹，张口就没好气，几句话就要一对一和我动武，连姓名也不肯说。我见他面无邪气，不似绿林宵小，又有这身本领，不由动了怜才之念，存心磨炼，也不将姓名说出，只约他同往系龙洲上留云阁后决一胜负。他还恐我看出他水上飞行功夫，借词推宕，怯敌逃避，又恨我话说得挖苦，想给点苦我吃，说岛前浪大，船不能近，怕人看见，不如换个地方当时较量。我特意呕他，先说非往原地不肯交手，决不换地方；等他口风越逼越紧，快要蛮来，才说我也是立竿见影，要打架当时就打，没的耽误功夫，我先往洲岛上等你们去。一边说一边往江里跑。他见我也能踏波飞行，方知遇见劲敌，连忙追来。三人一同到了洲上，到也言而有信，只着一人和我打。和你今日一样，我先只守不攻。打到月上中天，又换一人。动手后我

已看出他的路数，胸有成竹，一味逗他发急，始终不肯重手伤他。连经几次替换，他们正气得咬牙切齿，无可奈何，我又说："你们用车轮数法，好少受点累，太占便宜了，我不干。要你们一拥齐上，两打一，我干。否则我心里不快活，就要走了。他们听我说反话，越发气大，我又连逼几次，借此收回前言，一同夹攻。因知他师父好强，败在我手虽不见丢人，终是不快，不愿伤他面子。等他累得快要精疲力尽，欲胜不可、欲罢不能之际，才拿话点他。他也想起我身法手法和年纪口音，俱似他师父常说的人，一点就透，忙即喊停了手，问我毕竟是谁。我说姓萧，问他师父可是天池渔父。两人一听，吓得立时拜倒在地，自认冒犯。再三求我，当晚的事在外面不要对人提，免他师父知道，吃罪不消。我问姓名，才知一名戚恒，一名龙济，乃天池渔父施博民十年前收的两个前明忠烈之裔。因见我和洪家一路，知仇难报，好生懊丧。我知施博民家法谨严，门徒至少苦炼十年才许出外。戚恒、龙济二人出道不久，洪父是个文人，去年病故任上，居官清正能干，何事曾与他们结此深仇？问又不说实情，只管一同垂泪，并用婉言问我与洪家有无深交，此次护行，是否受人之托，到了地头便算交代。我连日细查，洪家父子为人极好，洪子天祥，更是好天质，从小就练童子功，文武全材，决不致有为恶之事，立意解围。对二人说了此行实是受人之托，但洪父已死，洪天祥甚光明好义，到底因何成仇，只有道理，我必不强出头作解人。二人才说了实话。

戚恒原是前明大将戚继光之后。乃祖流宦广西，与龙家联了姻亲。二人原是姑表兄弟。明亡时，两家祖父全是武职，明亡一同死难。二人各有一妹，两兄同岁，两妹也同岁，兄妹相差只两岁，幼遭孤零，一同寄养在龙济的族叔。土豪拐至龙福家中，龙妻泼悍异常，从小受尽磨折。二人到十二岁上，便因牧牛

被盗，亡命逃出，为天池渔父救去，收归门下，一住十年。照着本门规矩，只一立誓从师，不到学成，任何大事，不得借口下山。二人因念两个弱妹尚在虎穴，俎上之肉，必无善果，又当出嫁之年，难保不受恶人凌践。一时想起，如坐针毡，几次向师跪请，俱遭申斥。最后一次，虽有“否极则泰，无庸你们操心”的话，终是句虚言，枉自焦急，无计可施。好容易盼到学成下山，师父各给了些川资，忙跑回梧州故居，夜寻仇人龙福一问，两妹已都不在，推说病死，又指不出坟墓开验。龙济不便下手，由戚恒把龙妻先行杀死，再逼问龙福两妹下落。龙福料知不免，推说梧州知府恶子洪天祥，前年随父下乡，路遇两妹，爱他美貌，强抢了去，意欲霸占为妾，抢到衙门，便即自尽。戚恒知他素常拐卖人口，无恶不作，定是串通卖与洪子为妾，不从自尽。又想起出走前一二年，两妹年才八九岁，貌颇秀美，龙妻虽仍虐待，却严督头脚，不令做粗事等情。乘人不觉，连龙福一齐杀死。次日一打听，洪父已然转任，不在梧州。连访数月，日前才探出洪父病故南宁任上，洪子扶柩回籍，业由水路起行。沿途赶来，在此相遇，未及下手等情。

我一听，愈料事有差池，便说：“洪子好武，虽然学而未成，但他至今身犹童子，不肯娶妻，焉有纳妾之事？好在我你初见，他事也不深悉，你休冒昧，致贻后悔。可同我回至船内，当面究问。真有此事，我便受人之托，也不管了。”二人方自心喜。我又教他们一番话。赶到停船之所，天光大亮，船已在黎明时，趁着顺风开走。事也真巧，追出二十多里，那一带山岭绵延，到处奇峰怪石，险峻非常，尽有一条牵道，盘旋上下于断岸危壁之间，荒凉已极，眼看船在江心张帆下驶，快要追上。行处地仄，不容并肩。我独在二人身后，仿佛听得头上有人说话。抬头一看，见悬崖顶上，有一道装打扮的女子，缩身回去，行动甚是迅

速，知非寻常人物，以为无心相遇，崖顶高峻，看不见顶，忙着上船，没有理会，依旧和二人踏波飞行。到了船上，回望前崖已无人影，也就罢了。随和三人引见，照着预定之言一盘问，据洪天祥说，他父在任上时，为求民隐，常命天祥同了一个姓牛的武师前往四乡访察，已然得知龙福许多劣迹。这日随父下乡相验，偶离尸场，同了牛武师闲游，不觉走远。听一乡民说起前村江边小船上，有两个美貌女子啼哭投水，被船上人救起，关入舱内，说是岑抚台少爷用重价买来的使女，轰散闲人，不许近前，现时正和龙老爷在船上说话，想必又是他家卖出的人等语。天祥知道卸任湘抚岑焘是父亲同年好友，人颇方正，只是生性有些惧内。乃子岑皓是个花花公子，恃乃母宠庇和门阀财富，无恶不作。现时侨寓平乐，虽没以前在乃父任上凶横，依旧仗着财势到处强买民女为妾，日久生厌，稍不如意，便遭凌虐，常时逼死人命，又惯于结交官府，人人侧目，无奈他何。新在平乐城外万花溪建了一所花园，姿意淫乐，姬妾侍婢不下百人之多，心还不足，仍在四外寻访，巧买豪夺。乃父终日伏案，精研宋学，不出门一步，也不见人，儿子只管怨声载道，他却睡在梦里。这次既有恶霸龙福在场，其中必有隐情冤情冤抑，忙即跟踪赶去。到时龙福刚和恶奴作别回去，船正要开，洪天祥跳上船去一看，船上果绑有两个绝色少女，口中塞了东西，正在拚死强挣。一个大脚苗婆，手持藤鞭连打带骂。天祥一喝问，恶奴自然不服，两下动起手来，恶奴人多，也非二人对手，全给打倒，只由水中逃跑了一个。恰好洪父相验完毕，见子不在，自坐轿子回城，派了手下班头催他回去，相助放了二女，连恶奴一齐带回府衙发落。天祥毕竟年青，当时只顾作了义举高兴，经班头一催，急于回城，竟忘了去捉龙福。平乐与梧州原只一江之隔，他这里回衙不久，岑家也得了信。狗子岑皓与龙福狼狈

为奸，恶行甚多，知洪父能吏而并循吏，风骨非常，事情说大就大，万瞒不住，只得哭求恶母逼着乃父写信求情。这时洪父的信还未到，乃父只知乃子派人过江买妾，因家人不会说话，得罪官差，连人捉去，还不知他许多为恶之事，就这样已气了个发昏章第十一，内慑爱妻，又怜独子，只得舍老脸写了封信，请洪父看在老同年的交情，不要深究，两女任凭择配，或发还母家。洪父接报以后，将两女交给夫人安顿食宿，好好看待，正一面给老岑发信，一面命人去拿拐了龙福。不料龙福知官府利害，恐因此勾起以前逼死人命重案，早已闻风远扬，不曾拿到。洪母问明两女是宦家忠裔，甚是爱怜，当时认为义女。洪父第二日接了老岑的信。细一寻思，也准了人情，只回信给狗子和盘托出，将恶奴从重枷责发落，并未深究。二女一名兰娃，一名菊娃，俱是乳名。洪母给他在府衙后园安排了一个清静住所，命贴身心爱丫头玉翠随伴服侍。二女在龙家受尽折磨辛苦，一旦难中遇救，洪母又待若亲生，知恩感激，甚是亲热。不料住不到两月，龙福刚从乡下缉拿到案，因在夜间，押入班房，未及审讯。半夜里玉翠拿了一封信慌张来报，说二女当晚别母回园，和玉翠三人同坐月下述说身世。各人想兄长幼年逃亡，久无音信，吉凶莫卜，更不知今生能否相见，又谈起前在龙家所受的罪，后来逼卖，求死不得，如非恩兄仗义相救，得拜在二老膝前，出死入生，此时不知要受多少摧残污辱，越想越伤心，互相抱头痛哭起来。玉翠正在劝解，忽从当空飞落两人。一个男子，是个白胡子老头，头戴斗笠，背插短短一根钓竿；另一人是个年青道姑，穿得一身白，比二人长得还要好看。三人吓得要叫，被道姑止住。自称姓余，是个仙人，受了二女兄长重托而来。二女兄长现在老头门下为徒，已然学会好些本领，因怜两妹在龙家受罪，屡向老头哭求救渡，老头门下不收女徒弟，才请道姑

同来，接引上山学道。日里去到龙家，正值龙福偷偷回家取物，被官差缉获。向人打听，那左近一带俱是龙家党羽，俱说二女已在前两月被知府少爷行强抢去，霸占为妾，加今又将二女叔父诬捉了去治罪等语。老头原知龙家细底，虽是众口一词，并不甚信。近城再问，因本地民情朴厚，不喜多管闲帐，二女被抢的事，虽说不出究里，但都异口同声说龙福是个恶棍，治罪应该，盛称知府少爷少年义侠，心地长厚，又精武艺，常助乃父办案，擒拿生番，是个好人。因此夜入府衙，要将二女接上山去，收为徒弟。二女先不甚信，及至盘问乃兄出走时的衣著年貌、口音名姓，无一不对，有一个背上腰间还长有四十七粒朱砂痣，俱说得详详细细，方始深信，拜倒地上。原意禀明恩父母再行随往，道姑却说，那样你哥哥便见不着，你想学道，也无望了。二女觉这样走太不过意，在龙家时没教读书写字，无法留信，苦求告别不许，道姑又说不听就走，正急得直哭，老头笑道："此女天性真厚！"随取一信，交与玉翠，代二女转呈二老。玉翠先是害怕，要溜回报信不敢，正在为难，接信忙往上房飞跑。才一转身，耳听一声"走吧"，脑后似有电光一亮，回头一看，仿佛一道电闪，裹住几个影子，越墙飞去，晃眼不见。洪母闻报大惊，一看信，才知那老头名叫天池渔父，道姑乃蛾眉剑仙，起初来意，不过受了门人之托，只想二女得所，不受奸人虐待，并未一定收徒带走。今早路过余道友，说起偶从府衙花园经过，看见两个少女资质甚好，均非尘世中人，意欲引渡入门，因有事往别处去，未及亲询，今日特来查探他家情况。自己便说，另有两个难女，都是门人弱妹，现在龙家受苦，邀他同往观查，如是美质，接引了去，自己也省得为他安排，岂非一举两得？及至探询结局，知府并无女儿，两下竟是一人。现在夜入后园，已由道姑将二女带回山去。龙福刁狡凶顽，他如知二女

失踪，必要借词公子霸占民女，放刁上控。好在以前救人回衙，时已天黑，本官仁厚严明，办案照例不许向外泄露，成了惯习。当日屡向人打听，除龙贼同村近党外，竟无一人知细底。龙贼虽是积恶如山，因其狡诈多智，善于规避，论律却无死法。这次人证已失，更难办罪。此贼早晚难逃天诛，其数未尽，不妨暂宽一时。只今晚事要紧秘，问案以前，先着人对他露点口风，说二女是本官以前久失音踪的亲戚至好之女，现已收为义女，爱如掌珠，并为许婚省城贵官为媳。明早升堂，先拿风闻虐待骨肉、私贩人口、卖良为贱等虚话，威吓喝问一番，他知二女许给贵官子弟，决不愿其抛头露面，对质公堂，定然狡赖不认，反向官要质证。等套出他家中无此二女，也未逼卖的口供，等他画押，具了甘结。如不出气，再追问别的枝节，借故重责一顿，轰出衙去。不满三年，必有人寻他报仇，身首不保等语。当下请进洪父一商量，只得依言行事。过不多日，洪父便自调任，现已病故任上。因屡次搜拿食人生番野人和著名盗贼，结有不少仇家，龙贼也是仇人之一。行前承一高僧告密，并代请我顺便护送回籍。二女去后，也无音信，不知下落。

戚、龙二人听到二女失踪，已知事有误会。说完，我又给三人说了真情和来意。正谈得起劲头上，所经之处，地越荒凉，江中不见别的船影，忽听船人来报，江边有两个道姑请求搭载。官船遇这类事本可不理，因沿途仇敌甚众，恐有素识，事前曾嘱船人，遇事即报。自动起身，已被我打发过好几拨。有的一道名姓，便即知难而退；有那不知趣的，我也不愿伤他，略为点缀，也就吓跑。来人不是借搭载为名，便是公然拜访，反正只一唤船，便非无因而至。因来时崖上所见也是道姑，我便禁住三人，亲出答话。我看那两道姑容止娴雅，不似一个跑江湖的，两眼神光却是晶莹外射，料定不是易与。几句话交代过，问起来

意，并非洪家仇敌，竟是寻戚、龙二人来的。原来我三人未上船以前，行经来路，十里左近，由崖上牵道上下交岔之处，戚恒忽要小解，因牵道太仄，又与我同行，便独自纵往崖上树林旁边小解。巧值两道姑也行经那里，一个已在前面先行，一个也因内急入林便解。新奉师命，下山才只数日，外面的事通不知道，年青貌美，不知俗情丑恶，路上已连惹了好些麻烦，嫉恶如仇。因听师父说，此行尚要折往云贵，多经苗蛮墟集，如见道旁林莽茂密之处，插有刀矛草标之类，便是苗蛮在内有事，此乃习俗使然，不可妄入惊动，致起争端，伤害无辜。入林之时，见崖左近有梯田布列，恐有走过的人误撞进去，不知乃师没细说明这类草标乃苗蛮野合时记号，竟照师父所说本样，用草结了一个，挂在林外枝上。戚恒生长边荒，这类事常见，解完了手，忽见枝上悬有草标，既未入林窥探，当时走去，原可无事，一时年青好事，顺手给他扯掉。刚回身想走，道姑也事完走出。其实两下俱已结束完竣，又未对面撞上，只因见出来的不是苗婆，是个道姑，当他不守清规，不觉冷笑了一声。道姑当时害羞，没有发作，又见草标被毁，以为戚恒有心轻薄。这一个性还柔和，见人已走，只气在心里。及至追上同伴，走了一阵，听得崖下行人笑语之声，正赶戚、龙二人沿着牵路挨肩前行，好似探说前事，越想越气，便对同伴说了。那一个性子较暴，当时便要下崖发作，被他劝住，反正同路，意欲尾随到了地头，再作计较。我发现他时，刚把主意拿定。走没多远，我三人便到了船上。他们骤出不意，知我三人俱非弱者。后一个，渐觉耳闻未真，两下又未交言，或者事出无心，不是有心相戏，如是奸邪小人，也不会有此本领，师命紧急，不如舍去。前一个偏不肯舍，因起初在岸上时未发作，便借搭载为名，想戚、龙二人出面。一见是我，先时吞吐，不肯明说，被我连驳带激，始兴问罪之师。我问他姓

名来历，却不肯说。我劝说事决误会，二人俱正人君人，冤家宜解不宜结，最好各走各路，就此拉倒。一个已有允意，另一个却坚持相见，不肯罢休。这时船行江中，离岸有好几丈远，水深浪急，我听出他别有用心，无意答道："既然苦苦诛求，那也无法，就请上船面定曲直吧。"他却当我冷笑了一声，便纵到船上，身和飞鸟相似。这多年来，小辈中竟无一人有此身法。我非万不得已，素不和妇女交手。方替戚、龙二人担心，二人已早在舱中闻悉，与天祥一同走出。我忙唤止双方，假说你们来历，我已略知，我江湖上朋友甚多，无论有什么争执，也须通了名姓，免得伤了自己人，后悔无及。那道姑动手与否，原在两可之间，却要二人先说，方始吐露姓名来历。说时，内中一个对着龙济注视，本已面现惊疑之色，及至二人一报名姓，竟各奔一个，抱头痛哭起来。我知四人骨肉重逢，延入舱内，坐定一问，那与戚恒崖林相遇的，正是龙济之妹，另一个却是戚恒之妹。因幼年分手之时，二人日受龙福鞭打虐待，衣食不济，又瘦又脏，与当时容态英俊相去天渊，加以双方年长貌变，二女又改了道装，所以乍见不识。二女自为峨眉剑仙余英男带走，几年功夫，剑术已有根底，并嫌乳名不雅，又不愿意忘本，只将原名下一个"娃"字去掉，俱是单名；一个龙兰，一个戚蕙。此番奉命下山，虽是积那道家首层外功，主要却是访求一样初出世不久的至宝奇珍。"

狄遁接口道："老前辈所说，可是七十年前，大熊岭苦竹庵郑颠仙在云边元江用金珠吸金盆所得十四件蜗皇至宝之一么？"隐君答道："谁说不是！当初颠仙成道以前，为了此宝，不知费了多少心力，证果之时，将此宝分赐门下四女弟子。后来两归峨眉，一归青城，俱有归宿。只内中一个，原有丈夫子女，一时不慎，妄将此宝给了爱子，母子二人因此丧生。临难之时，

不甘将此宝落于仇敌之手，埋封太华石窍之内。当时仇敌穷搜不获，以为神物业已化去，直至去年才被一游人无心发现。展转数主，听说流落江南，尚无人知确信。你远在天山，新近南来，如何得知这快？”狄遁笑道：“我也是在家叔那里无心中听人说起，一时乘兴南游，就便访查此宝踪迹。至于流落谁手，传说不一，尚无所知呢。二女既是剑仙高足，想必总有线索可寻了。”隐君道：“听那口气，他师父必然知道细底，却要借此磨炼二女一番。下山时期已 十五年之久，见了此宝，始许回山。还有“此虽至宝，但非我师徒应有之物，此行并非要你逐鹿，不过要你们前往增长见闻，多些经历罢了”的话。至于宝落谁手，也未说出。我却因此得知后洞乃前明大盗罗万通藏珍之所，内有石库地道。这也是二女来时，无心听一老者说的。等我和他四人分手，将天祥送到地头，往回赶走，行经武彝，又遇老友长洲沈凡，也谈起此事。他上月里曾听说神拳钱应泰得了一件奇怪宝贝，得宝不久，便和徒弟多人一齐隐遁，不知何往。我二人俱因事属定命，物各有主，此类神物，非有德者不居，何况已有剑仙属目，并知此宝所归，决轮不到我们手内，事属徒劳。钱应泰奸滑小人，何德堪此？以为巧合，说过也就罢了。回到黄山，便见申林两次寻我未遇，告急求救的信，才知钱应泰藏伏之处，竟是这所前明侠盗故居。因信上最后约会定在今日，连忙赶来，路上救了阿鼎，见他根器资禀全厚，小小年纪，居然有志向上，带了同来。先还想钱应泰，江南多年，盛名之下，徒党众多，人又诡诈，未必容易打发。谁想他并无十分惊人本领，你先来已占上风，便没下场。先还想不露面，后见你要下手伤他，冤不宜结得太深，又看在他师叔老面子，放他走去。我细查他别时神色，早料他去而复转。我们查看石库时，见壁上花纹，明知有异，因非短时候所能查遍，又因申林住此多年，不知有库，钱应

泰必以为石库秘密我们尚不知情。我本不知库中窍，要妄事发掘，转至惊觉，料他总在夜间来此偷发所藏珍宝，正想同你出外查看地道来路，贼已临门。阿鼎眼力甚好，人又聪明，决无眼花乱说之事。来时见外面有一座假山，当初并无此物，早疑他有点作用。你的脚程何等迅速，赶出去却未见人，可知来贼左近必有隐身之处。阿鼎又说他沿溪向楼走来，那一带无隐匿，纵然有些山石林木，也逃不过你的眼里，因此想到那座小假山。因想隔这近，还未敢断定那里便是地道。及至跑到细一查看，山上厚绿苔藓竟是出于人工，用药水培养而成。我前在云龙山主王人武那里，见过这类东西，知道细底。这类药苔，所费不资，此地现有溪山泉石之胜，何用如此点缀，当然不是通地道的口子，也是一处地穴。同时又发见地下遗有脚印和剥落的碎苔。我用地听之法，附耳石边一听，来贼想是初奉师命，路径不熟，刚刚进去，并不知踪迹败露，以为我们人在里面。未看见他，正在口里商量推让，声虽不大，却也被我听出几句。起初想用奇门禁制，等他盗宝出来一网打净。嗣知宝物已在事前为内贼盗去，我若将他擒住，钱应泰见我知洞中细底，必以为宝物已落我手，真盗宝的小贼尤嘉也正好推卸干净。钱应泰不惜以半世英名来换此宝，库中未取走的金银珍贵之物当不在少，均不置念，可知不是寻常，纵不能断定是那新出世的蜗皇奇珍，也必是件希世之宝。尤贼背师反噬，乘人于危，如此奸狡之徒，岂不知此事干系重大，稍一不慎，定是身改名裂，虽逃乃师惨戮？师徒又是同行不久，无暇寄存，必在途中，匆匆略偷小暇，觅隐避之处，将宝埋藏。不到钱应泰身死或是远遁他乡，决不敢放在身旁，致遭杀身之祸。但此辈小人心情，十九患得患失，藏时遑遽，心定不安，早晚必往发掘，另觅适当地方。钱应泰手狠心辣，鬼计甚多，如信俞、金二人之言，定然不动声色，亲自

尾随，早晚水落石出，再按他的家法处治。钱应泰固非我们敌手，但他所获，果是蜗皇元江金盆遗珍。此宝现时，业已惊传宇内，正邪各派均已注目，便我近两三月来，耳目所及，知为寻觅此宝来到江南的，已有好几十位，戚、龙兄妹四人尚不在内。宝只一件，逐鹿者如此其多，异日不免大起争端。何苦多事，自惹麻烦，使难自我而肇？临时变计，将他放走，便由于此。我看事已告一段落，两天以内，钱应泰如不亲来，当不再至。黄山白狱，风景雄秀，我在始信峰辟有新居，何妨同往，作一快聚，就便一览云海之奇，意中如何？"狄遁闻言，略一沉吟，答道："老前辈襟期如此冲淡，令人拜服。并且知道此宝逐鹿者多，皆是侠剑异士，恐我万里远来，有什失闪，故借游山之约，欲令罢休此事，爱护盛意，万分感激。自问也非贪妄之徒，只缘此番南来，便为此宝与人打赌，得否尚非所计，至少也要过一次手，开开眼界。半途而废，就此回去，岂不叫人耻笑？愚意此宝似已有了点线索，等数日之内判明真假，再作计较。略偿心愿，定去黄山始信峰拜谒随侍，盘桓些日，以领教益。暂时违命，望乞原谅则个。"隐君道："你的来意，我早料到一二。适才的话也并非拦你高兴。不过我自遇沈凡，已略悉此事原委，再据所占卦象，此宝目前只是一个祸胎，至于落到谁手，归宿尚早。目前此争彼夺，就得到手，也保存不住。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才归到宝主人的手内，并说卦占易之归妹，应落在一个女侠手内，中间波澜甚多，我们这些人俱都无分。此公占验如神，事事前知。以我之见，你既不想据为己有，此愿或者能遂。即时下手，未免徒劳，不如仍往黄山，待时而动，少费许多心力，还有别的好处。"狄遁深知隐君和沈凡一般都能前知，决无虚语，不觉惊道："这事果要一二十年的长岁月，才能终局么？照此说来，家叔也早见及此了。"隐君笑问道："梁公天人，一别十年，闻说他道行剑

术越发高妙如神。来时令叔可曾说些什么?”狄遁道:“后辈此番前来,原因前三月在家叔座上,遇见老少年神医马玄子老前辈。他带着两人,一个是他侄子马平,与我原是世交至好。另一个是马平新交好友熊爪仙猿淳于朔,生相奇丑,左手大而有毛,跟熊掌直差不了多少,说话专讨人嫌,却学会一身好功夫,慕名来见家叔。当着老辈,还没什么,等饭后家叔与马老前辈同往后洞谈道,剩下我和家兄陪客,他便放言高论,讨厌起来。我二人正因一事争论,马平忽说起他叔侄来时,在天山南路遇见一个姓龙异人,得知江南出现一件至宝,能融铁如泥,化玉为粉,有无穷妙用。这斯立时拿话激我,约定不亲手取来此宝与他一看,不返天山。行时禀告家叔,颇怪我气盛孟浪,我便请示机宜。听家叔语气,也有不是三年五载不能如愿的话,并说此宝终于不应我得。亏我和那斯打睹时未说满话,只是取来与他一看,没有自己想要之言,或者不致栽大跟斗。如有什么为难之处,可往黄山求见老前辈,自难迎刃而解。我行以安徽,专诚往谒,遍访无迹,急于探访此宝下落,没有久留。路遇申贤弟,才知老前辈出游未归,他因受了人欺,来黄山寻师求助,已三次了。我听钱贼如此强横,便同了来。拿今天的事与沿途所闻一印证,他为孽徒盗去之宝,颇似元江金盆故事,因此想留上几天,就便访查真假,如若幸遇,岂不省事?”隐君插口道:“你以为易,我看必有波折。人定胜天,未始没有。既然如此,我也留上几天,助你一臂。事若不成,即随我同上黄山如何?”狄遁那知隐君看出他面上晦色,将有杀身之祸,自己因和他叔侄至交,来时梁公又有相托之意,特意身任其难,闻言甚是高兴,议定申林奉母归来,便去寻找钱氏师徒,暗中探查。

到了夜间,隐君在后洞打坐用功。狄遁独住前楼,心中有事,不能成眠。想起金、俞二人回去一告发,不问钱应泰发作与

否，尤嘉均难安心，如不被迫献出，也必乘隙前往藏身探看，弄巧还许带了逃走都说不定。越想越觉夜长梦多，最好当晚前去。估量钱应泰师徒来踪去迹和来贼回得这快，颇似在西天目山中，相隔不远，自恃千里脚程，一夜功夫总能寻到他的巢穴。决计碰碰运气，照他所行方向途径，试走一遭。也未往后洞惊动隐君，带了随身短剑金笔，迳自起身赶去。出门一看，凉月疏星，清辉四彻，所有山峦林木俱是明朗朗的，涌现于月光之下。万烟不起，万籁无声，青的是天，白的是云，耀紫浮苍、明海界列的，是山和丛树。一条溪流像银蛇一般，蜿蜒出没于疏林浅草之间，鳞鳞流动，活波欲涨，会合成一付天然画图。有时一阵山风吹过，松涛稷稷，泉声潺潺，入耳清娱，倍增幽趣，比起故乡天山绝顶，雄峰矗天，万年积雪，亘古不消，雄奇壮伟之景，又是一番情趣。暗忖人道江南水软山柔，果是不差。自从渡江到此，沿途登临，就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也常俱邱壑泉石之胜。天山南路，虽然柳暗花明，终不如江南的景物清丽来得动人，自己未到的名山胜景甚多，难得远来，好好要多留些日，游他一个畅呢。边想边走，人已越溪而过，急于探查虚实，无心再留连风景，略一赞赏，便自加速前进，孤身穿行于岩壑林樾之间，连越过两处危崖，步履如飞，顷刻功夫，走出老远。因猜尤嘉藏宝必在中途，如来发掘正是时候，便把脚步放慢一些，一路留神观查。先走一段樵径，宿鸟不喧，更无人影。最后来走到一处，两个山口东西对峙，正揣度取道何方，忽然一阵山风，隐隐闻得梵呗之声，侧耳谛听，似由东方吹来。暗忖西天目寺观都在前山，这一带入山已深，四无居人，自来深山古寺，不隐异人，便有奸贼。钱应泰师徒人多，匆匆出走，还带着一个死尸，此山岩洞甚少，就有也是狐狼巢穴，难容多人，他已埋名隐迹，决不致再往城镇中去，不是赶往死人家内，便是山中寺观

落脚。沿途几次登高查看，凭自己眼力，目光之下，看得极远，如有人家房舍，一目了然。遥望近山一带，虽有不少人家田亩，但都离镇不近，离此甚远，不是他师徒落脚之所。况又在路上土地里，连发现十几处多人脚印，跟踪寻来，料未走差，只最后这几里尽是石山，没有发现，弄巧就在前面庙宇中潜伏，也说不定。正悬想间，风送经声，又复入耳，更不再思索，迳自飞步往东山口跑进。口外双峰夹峙，岩石高矗，里面仿佛一条山谷，进口不远，经声忽止，四外山坡起伏，草木不生，月光照在石上，直似铺了一层水银。这时天上云起，大的小的，一团团载沈载浮、缓缓流动，越聚越多，月光也跟着时隐时现，地上明晦不定。走到后来，地势忽然降低，下面现出黑　　一大片森林，平原竟在脚下，才知所经之处，是在山上。凭高下视，林当中是一片空地，似有墙宇隐隐现出。走到崖口，方欲纵落，突见墙内现出一点火光，月被云遮，暗林之中分外真切。定睛注视，殿房井井，那火光分明是佛前琉璃灯火。入山已深，地本幽僻，庙外山峦环绕如带，地形和锅底相似，又有茂林掩映，休说昏夜之间，便在日里，不近前也不易看出。暗忖深山古寺，原是常见，似建在这等极隐秘的所在却是少有。而且地势洼下，四面环山，夏秋之间，山洪暴发，齐向此中贯注，立成泽国，沿途险峻，有的地方连樵径都没有，香火自谈不到，分明绝地，怎么建庙时选了这么一个所在？越看越奇怪，断定庙中，不隐高人，也必是巨盗窟宅。闻得钱应泰专与此辈往还通气，投奔到此，也说不定。想到这里，二十多丈高崖，轻轻一纵，已到下面，仗着艺高人胆大，便往林内跑去。一会跑到庙前一看，竟是一圈石墙，甚是坚固高厚，并无门户可供出入。越墙跳上前殿顶，留神往下一观查，殿宇共是三层，已有好些坍塌之处，到处黑暗暗、静悄悄的，只当中大殿上悬着一盏油灯，光焰如豆，摇摇不定，昏灯影

里，有一尊半人多高的坐像。院落宽广，隔殿遥望，那佛像是个秃头挂念珠的寻常和尚装束，端坐在当中莲座之上，直和唐宋名塑相似，神态逼真，如非旁边还侍立着两神将，几疑庙中和尚在彼打坐呢。方打算过去查探，忽听左厢房内有人低声说话。寻声纵落，走近窗脚一听，室中灯火已灭，似是老少二人同榻对语，老的说道："当初老主人这风水，也不知怎么看的。他在世自然富贵满堂，自从他去世，这三十年功夫，除了三房里还有功名，衰败成什么样子！我们一家，守着这样冷静地方，初来那年，没住惯，一到晚来便提心吊胆，无非受了老主人恩典，盼他全家富贵，子孙发达。好，这几年他们都嫌路远难走，连香都不来烧了。去年雨水大，殿角坏了几处，进城请修。二房是没钱，余下几房，也还有田有地，可是谁也不理，气得我大哭一场跑回，从此也不再进城了。只是南山沟里那两顷祭田，官府立案，无人敢买，路又太远，才得保住，不然也都叫他们瓜分卖了。就这样，他们还在看相，说我父子检了他家便宜，安享祭田，无忧无虑呢。"少的一个忿道；"这地方，叫他自来试试！我们不过住惯胆大罢了。别的不说，单每年雨水，全庙都泡浸水里，人不能走出一步，阿爹至少坐上两三月的活牢。田里出产又少，去年水大，如非石墙坚厚，人都成鱼了。还有上月，我在南沟种地，遇见毒蟒，如不是那位救命王菩萨，还有命么？不服气，他是孝子贤孙，只管前来，我们立刻就让。"老的一个道："其实老主人原说这里是龙穴，关系全县文风，劝全县绅耆出钱造庙，人说绝地不听，他才赌气自建了一座家庙，当初也不知用了许多心力。谁知富贵有命，子孙偏生不肖。自从二老爷想他那房发达，听了他师的话，来到庙中，把我支出去，不知闹个什么鬼，由此衰败下来，连他自己也都害了。"狄遁听下面的话，才知那是县中大户家庙，明是绝地，暗中却藏有好风水。每

年发水，全仗石墙阻隔，设想甚是周密，子孙仍不发达，甚是好笑。懒得再听，刚要纵出，忽想起中殿佛像塑得甚佳，意欲就便观赏一番。飞身越过殿脊，到了中殿门外一看，那佛像貌相清癯，皮肤作青铜色，两道浓眉紧压眼上，双目低垂，双手都在袖内，人体既极像真，衣着更和真的一般无二。新廿庙宇原多古塑，狄遁虽然常见，也甚惊奇。方要入殿细看，猛想起此行为何，时已不早，怎还在此耽搁？念头一转，立时退步，飞身上了殿顶。猛又想起佛像葛衣甚薄，西北所见唐塑衣饰虽极像真，也没这么薄的，那两旁神相，非佛非道，塑法更劣，不类不伦，越想越怪。微一迟疑逡巡之际，忽听天空哇哇两声，两只乌鸦由对面崖顶树上飞起，正往下面密林中投到。昏夜飞鸣，知必有惊，不禁心中一动，无暇寻思，忙即越墙而出，匆匆出林。上了崖顶，纵向高处一看，星月迷茫之下，见来路上一条黑影，飞也似庙前跑去，后面不远，跟着又是一条黑影，身法较快，却不追上前去，藏藏躲躲，紧追在后。两下相隔，约有半箭多地。前面那人似有急事在身，一味加急狂奔，毫不回顾。料与钱应泰师徒有关，连忙把气一提，施展轻身功夫，飞步赶去。这三人恰似走马灯一般，一个跟着一个，盘旋起落于崇山峻岭之间，窜高踪矮，步履如飞。孰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有劲敌跟着，危机顷刻。

狄遁自幼生长天山，承天山飞侠狄梁父子家传，内外功夫俱臻上乘地步，脚力何等迅速，不消片刻，便将第二人追上。细辩后影，果是钱应泰本人。这一来益发断定前行那人是尤嘉，必是乘夜潜往日间藏宝之处取宝。钱应泰早已得人告密，欲取姑与，等他一去，暗中尾随下来。自己半夜跋涉，苦难踪迹，不料无心相遇，好生心喜。知钱应泰本领比自己虽逊一筹，却也不是庸手，可以随便打发，二人中只有一个稍为警觉，当晚相

望，立成泡影，不敢大意。看清人后，便把脚步稍缓，隔远一些，专等到了地头，再上前相机行事。追来追去，走的俱是来路，方向途径一丝不差，渐渐追离千松岩，只有三数里路，尤嘉仍未停歇。暗忖前面越过高崖就是申林旧居，他师徒的老巢，难道此宝还藏留在楼洞内，没有取走么?方自奇怪，一个湾一拐，便绕到危崖之下，石崖百仞，壁立千尺，寻常人不能上，过去再经两处险径，便是楼前冈溪广场。尤嘉到此，并不攀藤上援，只立定略一端详形势，贴崖脚走了十几步，迳往一株古树后面深草中走去。草里不比石路，人行其中，任是身轻，也难免有声音，何况彼此都是会家，耳比常人敏锐，不易瞒过。休说狄遁一人防二，便是钱应泰到此也加了小心，不往草里走出，只循着崖脚石根，借着藤树掩遮身形，在旁目注前面，由横里平跟过去。这时三人彼此相隔仅有数丈远近。狄遁先学他样，跟不几步，嗣一查看形势，见尤嘉前面地下倒卧着两株数抱粗的树枝，供可藏身偷觑之用。见尤、钱二人，因到地头，俱都目不旁瞬，全神灌注前面，正打算想法越过，给他个迎头堵，尤嘉离那枯树渐近，忽然止步，蹲下身去，拔出腰间佩刀，在草里乱掘，只几下，手便拿起一物。远远望过去，乃是一个小盒子，大只数寸。暗忖前古至宝，又是修道人极有功用的奇珍，绝不如此细小，料是珠玉之类珍宝，不像娲皇金盆故物，不由把来时高兴凉了一半。又想钱应泰师徒虽非正人君子，自己强夺人物，以为己有，也是以暴易暴，如此至宝，还略有个说头，如是别的珠宝值钱之物，何以自解？莫如稍缓下手，容他师徒火并，查明虚实，下手不晚。这一失望迟疑，身便停住，藏在树后没有过去。狄、钱诸人藏处绝妙，越在前的越难发现有人尾随。尤嘉取出小盒，先四外仔细看了又看，一手握刀，一手紧握小匣，心虚胆怯已极，神情甚是张皇。及见星月迷茫，草树丛杂，崖高地隐，万

籁无声，到处暗沉沉的，才放了点心，自家捣鬼，悄声目言自语道："看老鬼语气神情，竟连俞、金二人也多了心。幸我巡风，没有随二人同到库内，还好一些。他明早便要自寻仇人，明要此宝，再不见机逃走，早晚老曹走嘴，必遭毒手。乘此无人之际，我要看看这古时宝贝有多大好处，能在黑地里放光不会。"狄遁隔得较远，只听他低声咕哝，并没听清。见尤喜取盒端详，似要用拿刀的手开看。钱应泰宝物已现，怎不上前人赃并获？方自奇怪，回头一看，钱应泰藏在一株树后，立定未动，只朝尤嘉微一注视的功夫，他脸已侧转向着自己这面，未看尤嘉。自己藏处虽秘，形迹似已被他发现。心刚一动，倏的眼前一亮，忙看尤喜，匣盖已开，匣内金光腾高数丈，芒彩流辉，映得山崖树木都成金色。百忙中一看钱应泰，仍立原处树下未动。猛的想起一事，暗道"不好"，更不寻思，双脚一点，迳向尤嘉身侧纵去。身在空中，还未下落及地，倏地眼前又是一黑，耳听一声狂吼，紧接着脑后微响，情知遇见劲敌，不敢用功夫硬挺，就在空中一个雨中哀雁之势，身子一偏，转侧而下，只觉左肩被什么东西打中，撞落草里，仿佛甚轻。脚才落地，便听崖顶有人喝道；"原来北天山老少三侠枉负盛名，今日见面竟是这等有眼无珠。适才庙堂内见了你家佛爷，连礼拜都不晓得，还老远出来现什么眼！娲皇到宝……"底下的话未说完，似闻仓郎一声，便不再言语，知道自不小心，庙中看走了眼，动手时踌躇不定，慢了一步，被能手暗跟下来，乘隙将宝夺去，不由又惊又怒，匆匆不暇斗口，忙运气功飞身直上，脚踏崖顶一看，声影全无，敌人已不知去向。方欲喝骂，忽见一条黑影，带着一道银光，由前崖上飞来，定睛一看，正是隐君。背人夜出，宝物未得，反栽了个跟斗，好生惭愧。方欲开口，隐君劈口问道："钱应泰师徒死了么？"狄遁答言，尤嘉死活不知，钱应泰尚在下面，想已被人点

倒。隐君更不还言，迳往崖下飞落。狄遁也跟踪踪下，落地时，似觉左肩上撞落敌人暗器之处，隐隐有点微麻，自恃一身内功，刀剑暗器所不能伤，何况敌人所用像是专打七窍穴道等要害的暗器，物甚轻微，连衣服也未刺破，以为事出偶然，并未在意。跟着隐君过去一看，尤嘉刀头碎裂，左手四指全行折断，头上陷一抓伤的大洞，脑浆四溢，突目张口，仰翻着死在地上。看神气定是收宝入匣之际，发现有警，持刀抵御，吃来人用金刚重手法，折断刀头，抓裂脑骨，死时手中紧握宝匣，来人手法太重，又是硬夺，所以连指折断。此时自己业已看出此宝，打算过去，只为着钱应泰未动，略为分心，迟延少许，就这宝光明灭之间，敌人便得了手。因是金光奇亮，突然一黑，竟没看出他的来踪去迹，不特动作神速，疾若飘风，就手上这份功夫，也是生平少见，幸已得意即去，如真对面交手，胜负真不可料呢。正自寻思，隐君四处望了望，已向钱应泰身前走去。再跟过一看，钱应泰仍然泥塑木雕一般立在树下，望着二人，眼珠乱转，似有乞怜容色。隐君先安慰他道："钱朋友，你遭毒手了。我定助你，且不要急。待我仔细看看到底有救没有。"说罢，往钱应泰左右臂和胸前略按了按，朝狄遁使了个眼色说道："钱朋友，你吃七指凶僧临了重穴，本来致命，仗你武功精纯，见机尚早，那厮又不知为何想留你多活些时辰，才被你强用真力真气联住要脉，没有妄动一步，还算徼幸。救是有救，只是我老头子对于这些狠毒道儿虽也略知一二，却不如狄家三侠叔侄来得精深，惟恐万一不到家，给你留下残疾，反误了你，只好有劳这位狄老弟了。"狄遁一听，才知庙中装着佛像的和尚就是素日常听叔父和马玄子说起的江北二凶之一的七指罗汉法灯。这凶僧自从三十年前，在江西南昌寻一镖师，为他恶徒竟明报仇，被一剑仙用飞剑削去右手三指，逃往浙江雁荡山绝顶古洞之中，苦练

二十年。二次出世，本领越发高强，气功将到绝顶，寸许微物，均可发作暗器，几练到飞花破敌、摘叶伤人之地步，尤其手狠心辣，精于点穴，下手即死。适才纵起时闻得脑后寒风，幸未大意，如被他用什利害暗器打中面门要害，纵不致命，也难免带一点伤，那才冤枉呢！想到这里，见隐君要他解救钱应泰，知道故卖人情，想为双方解去日间嫌怨，料有原故，便笑答道："患难相助，乃是我辈应为之事。老前辈要我代劳，敢不遵命，这等客气说话，却不敢再献丑了。"隐君道："我向不会客套，实是知难而退。你不在此，自当别论，谁还不知令叔一双神手，死活由心呢！老弟家学渊源，不必太谦，我还有要紧话和钱朋友说，快下手解救吧。"狄遁道："老前辈定要如此，那我只好厚点脸皮了。"话虽如此，却也不敢大意。先走过去，照样把钱应泰前后胸和两臂轻按了按，然后说道："钱朋友，把气提紧，一毫不可松懈。"随举左手，先照钱应泰腰间要穴点去，同时举起右手，照后心猛力一掌拍下。钱应泰立时张开大口，哇的一声，回复过来，跌坐在地，喘息不止。狄遁忙赶又说道："你真气受伤，且歇息一会，再行说话。回去须要独自静养半月，才能回复如初。这贼和尚手底太毒，如换别一个，八条命也早没有了。"

钱应泰明知隐君是卖个人情给自己，与狄遁解怨释嫌，当时爱惜性命，不敢开口，事后回想生平行事，也只任性而已，并无过分为恶之处，想不到一时逞强，却闹了个一败涂地，不特把数十年英名付于流水，末了一条命还仗着仇人解救，才得偷生。那凶僧法灯虽未见过，久已闻名，就看今晚吃这大亏，万万不是他的敌手。看来今生今世报仇无望，夺还宝物更是梦想，那还有甚颜面在人前出头？越想越难受，忍不住心里一酸，倏由地上纵起，向二人深施一礼，说道："当初我与申朋友原是一时误会，势成骑虎，致有今日之事。日里虽承狄兄相让，手下留

情，但我已颜面丧尽。今晚又吃这凶僧毒手暗算，如非老前辈与狄兄，以德报怨，仗义相救，我纵仗气功苟延残喘，但一走动说话，必死无疑。深山之中无人到此，就有人来也无法解救，仍是立以待毙而已。九死余生，如梦初觉，自知艺能不精，世上高人甚多，以前乃是井蛙之见。休说狄兄于我有救命之恩，不敢恩将仇报，便是那法灯凶僧，我也只好任其恶贯满盈，自伏天诛，不敢再作复仇之想。回去即遣散门徒，别寻穷乡僻壤，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不再出头露面了。”说罢，一恭到地，便要作别走去。隐君忙拦道；“钱兄且停一歇，同去石上坐下，老朽尚有话说。当狄老弟在此，我素来口直，也不作客套虚言。若论钱兄为人，虽多机智，善善恶恶，尚是英雄本色。只缘门徒众多，品类不齐，恃强任性，狐假虎威，行为颇多狠辣，给钱兄招怨不少。即以日间之事而论，狄老弟万里远来，久闻钱兄名望，虽说代人助拳，夺回旧业，因钱兄三次未伤申林，光明磊落，并知当初双方各有误会，势成骑虎，只不过想投帖拜望，想钱兄买个情面，至多点头为止，实无相犯之心。后来一到，见高足们个个强横霸道，非但不容进见，反以势力相迫。内中一个更是阴险，乘人不觉，暗施极利害的毒手，如非狄老弟一身内功，岂不腹破肠流，死于非命？他初到江南，不知钱兄究里，以为耳闻不如眼见，既如此纵容门徒，逞凶为恶，素行可知，这才一意周旋，闹得不欢而散。常言树大招风，钱兄已然有妻有子，正可隐居纳福，何必为这些无知门徒惹事生非？新死二高足，便是榜样。今既悬崖勒马，足见大澈大悟。只是适才凶僧在令徒手内夺去的宝物，是否便是娲皇元江金盆故物？如是此宝，目前希望的人甚多，各派中能手为了他纷纷来到江南，你我三人和凶僧均不能据为己有。但此宝主人还未出世，为期尚早。老朽生逢异宝，虽无贪得之心，颇欲一扩见闻。目前听人告知，语焉不详。

看钱兄如此重视，当知他的来历用途，可能见告么?”钱应泰叹了口气答道:“此宝自出土以后，由先发现的樵夫卖给一个富绅，后遭盗劫去，几乎全家废命。以后经了两主，展转劫夺，宝主人均遭奇祸。最后落到一个道人手中，深知他的好处，方欲拿了去请教他的师长，忽得瘟病。临危之时，写了一信，命他随行小徒送往武夷山他师长那里。行时叮嘱，匣中之物，不可开看。小道童年青好奇，不合夜间偷看，金光上腾，被一绿林中人杀死夺去。值我路过，又将他杀死。到手时，因看道人遗书，知此宝每易一主，必定伤人，均是于得宝以后炫露所致，于是才命门徒四出寻觅隐秘之处隐居，等避过风头，再寻高人，共商用法。不想此宝终是不祥之物，如非为他，何致有今日结局?自知不是凶僧对手，再者此宝非有道之士不能使用，如非其人，适以贾祸。说来话长，此时万念俱灰，急于回去遣散众人，无心多说。好在详情俱载书中，我拿他无用，尚有一本符篆小册，连问多人，无一能解，一向带在身旁，老前辈如要，便以奉赠如何。”随手取出一本绢册递过。隐君接过小册一看，薄薄七八篇，长才三寸，册面业已残破，纹理甚粗，颇似宋绢，上面满是符篆。那书信粗纸写就，只有两篇，小如蝇头，约有四五千字。匆匆一看，已知究理，不由失惊道:“钱兄曾将此书示人么?”钱应泰摇头答道;“那符篆到请教过几个博学之士，书却未有。”隐君道:“这便还好。别人绝不知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否则也难免还有后患呢。”钱应泰道:“我也防到这一层上，所以道人遗书从未与人看过;便这绢册，看的也是文人。劫宝的人名唤单黄，宝才到手即为我所杀，无人在侧，谁也不知此事。我自接小徒告密，得知孽徒尤嘉形迹可疑，将他支出，盘问小徒曹豹。此人厚极粗鲁，等我问完，知他上了尤嘉的当。他曾对我说，入门之时，曾见屋顶有黄影一闪，不像是人，再纵上房去看，却没有

了。我那住处房少，带的人多，又忙着给小徒马连筹办安殓之事，院中不断有人出入。我知二位不会前往，别人不知我的住处，再者地形孤高，此时月光明亮，登房一望，远近分明，纵有人大胆窥探，也逃不过小徒们眼里。恰好屋顶上晒着一件衣服，随风飘扬，正当发现黄影之处。曹豹平日又是个草包性儿，素好大惊小怪。随问别人，说是未见，也就罢了。后来尤嘉见我师徒一齐入睡，竟欲取了藏宝，逃往他乡。我暗地跟踪追出，直到受了暗算，才想起那条黄影定是凶僧无疑。看神气他在左近查访此宝下落已非一日，不是日里路遇我师徒走过，随往探听，便是跟踪尤嘉等三人回洞，盗宝未得，在路上谈论，被他听出破绽，知宝为尤嘉盗去。本心跟他，见我和狄兄一个跟一个追了下来，他又跟在后面。到了地头，本心想将我师徒一齐制死，因恐狄兄两位，特地留我暂活片时，点了暗穴，将我身子移回狄兄一面，去分狄兄心神，他才乘隙下手。如非知这种点穴利害，稍一出声走动，命早没了。”狄遁奇怪道：“钱兄追人走过时，我正在山洼人家庙里窥探，凶僧尚在殿上打坐。是我一时眼瞎，灯昏月暗，见他坐在空莲座上，两旁又有神将侍立，误当把作塑像，只奇怪此时那有这等超越唐宋的巧手神工。闻得空中乌鸦飞鸣，知有人过，心动追出，不及入殿细看。匆匆上崖，看出是钱兄师徒，便追了下来。不想荒疏，竟中了他的道儿。这时才得想起，那莲座上必定供的是神主牌位，被他坐上一挡，致未看出。但他明在我身后追出，钱兄说那情形，仿佛他早知底细，一起身就尾随在后，这就奇了，难道他还会分身之术么？”

言还未毕，忽听隐君一声冷笑，手扬处，早有一线寒光，朝左近丛草之中射去，同时便听“嗳呀”一声，跟着纵起一人，似已受伤，身法仍然甚快，飞也似便要沿崖逃去。狄遁那里容得，

纵身一跃，便到了那人前面，迎头拦住。那人见不是路，扬手就是三只钢镖，连珠打出。狄遁那把这等暗器放在心上，手一伸，先将头一只接到，跟着手擎镖尖，上下一拨，便将那人上中下三路连珠无敌神镖全行打落， 两声，落于就地。狄遁喝道："姓狄的在此，你还想逃么？"那人更不答话，声出镖到，一边觅路纵起，一回手又是三只，连珠发来， 接连三响，又被狄遁手中镖头打落。这一来，不由把狄遁招恼，一掂手中的镖，少说也有斤许，暗骂："无知鼠辈，我本不想伤你，你却这等不知进退！"等三只镖一打落，也不掉转镖尖，见敌人身已纵起，就势三指用力，照准他肩背甩去，原意此镖太沉，想留活口问话，不愿致他死命。谁知那人也是一个久经大敌的好手，脚未落地，闻得身后嘘的一声，钢镖破空微音，只把身往侧一偏，就着纵落之势回手接去，镖尖恰好不用掉转，脚一沾地，便即原镖打出。另外囊中三只钢镖也在纵起时取出，同着狄遁打去。狄遁急于擒敌，当着隐君和钱应泰，更恐擒他不到丢脸，手中镖一甩出，人即飞纵追去，恰好三镖连珠齐至，幸是狄遁身轻如燕，纵跃高远，迅速异常，三镖俱打在下三路。狄遁虽然不怕，这么沉重的镖，也不犯上和他硬撞，一见镖到，上身提气，把脚一拳，镖擦脚底而过，几乎挨着。狄遁更不容他二次纵起，就空中一个回旋，使出日间身法，飞鹰捉兔，两手一探，头下身上，往下抓去。那人自恃神镖无敌，囊内只有九镖，发完无功，在肩头又是重伤透骨，一见敌人临头，再想纵逃，已自无及，明知非敌，把心一横，拔出身旁所带兵器往上便打。隐君因狄遁业已上前，旁观未动。见那人连珠镖法精奇，似是一个熟朋友的家数，方自觉异，狄遁已然发怒，飞身纵起，那人躲避不及，倏从身旁取出一件奇怪兵器，原是曩年常见之物，大是惊异。知道狄家仙禽掌法，下落时，敌人只一被他罩住，四五丈方圆以内，

任是如何纵避矫捷，休想幸免，如用兵刃抗拒，伤得更重，恐狄遁遽下辣手，那人不死必伤，危机瞬息，上面拦阻料定无及，忙喝“老弟手下留情”时，狄遁已然捷如健鹰，凌空飞落，左手一晃，捞住那人手上兵器，就势连身往下一落，这股子力量，何止千斤以上，立时站不住脚步，身形往后一晃，百忙中还想用左手抗拒时，狄遁右手急浪翻花，早伸二指朝他左肩点了一下，那人急怒攻心，狂吼一声，往后便倒，动弹不得。说时迟，那时快，容到狄遁双足点地，那人已先倒在地上。如换常人看去，仿佛一碰就倒，实则就这两下微一接触之间，已是好几个神妙招数过去。钱应泰练就目力，在旁看了个毕真，不禁暗道一声惭愧，想起日间对敌之事，狄遁把自己误当作无所不为的神奸巨贼，已然下了辣手，若非隐君赶来拦救，岂能幸免？狄氏三侠，威震天山，果然名不虚传。似他如此本领，尚被凶僧占了上风，夺宝而去，隐君更比他二人还高，何况自己？看来天下能人甚多，自己多年名望，实是没有遇见高人，出诸儌幸，所以今日两遇强敌，几乎丧命，不死真乃万幸。越想越寒心，益发坚了退隐之志。

方自胡思乱想，狄遁已将那人擒了过来，正往地上要掷。隐君连忙止住，将他缓缓扶倒。一认面目，年纪甚轻，并不相识。未及闻言，狄遁已指着那人对隐君道：“这厮太已不知进退！我本不想伤他，他却不住卖弄他那几根废铁，手法准而且狠，如换旁人，定遭毒手。看他平日必常在江湖上横行，惯用暗器伤人，如不除去，不知要伤多少人。老前辈稍慢半声，我早把他双手废掉了。”隐君见那人中等身材，五官到也不带奸恶之相，想系年青气盛，猝遭挫折，被人点倒擒住，身不能动，气得双目怒瞪，眼珠都要凸出来。隐君一看，便 知不是坏人。凶僧做惯独脚强盗，性行又极暴戾乖张，不能容物，从未听他收徒

结伙，这人怎会和他一齐？便命狄遁将他解救转来。狄遁料有话问，反正逃走不了，过去将他腰间软筋一扭，左右肩上点了一下，然后左手将他扶起，右手照背上一掌拍去。那人大咳一声，吐口浊痰，立时醒转，朝三人看一眼，略为定神，倏地怒吼一声："我与你拚了！"声随人起，黑虎偷心照准狄遁当胸就是一拳打到。狄遁先见他目射凶光，眼珠乱转，早料及此，只微微冷笑一声，身形略闪，便即避开。那人情急拚命，恨不得一拳将狄遁打死，全身的力气，都用在双手上，一下打空，知道不好，还算他武功颇有根基，脚底明白，没有前扑，刚想稳住身形变招再打，狄遁身手，何等神速，早就一偏之势，二人双肩交错处，像戏弄小孩一般，顺手牵羊，掳住他的右臂往后一带，跟着老狼反顾，折转身形，左手照他后心一掌打去，吧的一声，打中背上，那人猛觉背上仿佛挨了一下铁锤，心震欲落，两太阳直冒金星，再也立足不住，一下跌出老远，倒扒地上，半晌方起。狄遁正想挖苦他几句，那人二次回身，又朝三人看了一看，咬牙切齿， 了一声，觑准身旁一根石笋，把头一低，猛撞上去。隐君看出此人性烈，又认得他的兵器，有许多话要问，如何容得他死，脚一点，早飞身纵到他的前面，身子一闪，让过他头，拦腰抱起，纵将过来。那人双手被束，两脚乱登，只挣不脱，急得高声怪喊道："打不过你们，快些给我一个痛快！如糟塌人，莫怪我破口骂你。"隐君且不放他下地，笑答道："你想死想活都不难，决不糟塌凌辱你，只问你几句话，肯说么？"那人道："我决不跑，你先放下我来。"隐君道："那个自然。"一面放他站定，一面止住狄遁，不令开口。还未问，那人已先说道："我只一事不肯说。你们要问的，可是那七指和尚今晚夺宝的事么？"隐君道："这个自然要问，还有别的。说完也许和你交个朋友，至少也给你医伤，放你走路。"那人道："我只有一件事不说，你问

好了。”隐君先问他姓什么。那人答道：“我姓苏。”说完又道：“我告诉你姓名已替我家丢人，我出身的事，不肯再说了。方才不肯说的，也就指的这一件。”隐君笑道：“好，不说无妨，少时我替你说话。那么你既是有名人物的子侄后辈，怎会和七指凶僧在一齐呢？”那人闻言，立时面上一惊，转问道：“我自出道以来，只七指和尚我自觉不是对手。三年之中，没一个不败在我手里的。这位钱朋友没交手过，我不敢说。你们两个，非但不是敌手。这样好本事，我简直作梦也不相信。听你说话奇怪，好似知我来历，你倒姓什名谁？我人已丢了，莫再现别的眼。”隐君道：“我姓萧，没名字，人都叫我老萧。这位狄遁乃天山三侠之一，飞侠狄梁公之侄。你败在他手里，凭谁说，也不算是丢人。该你答我的话了。”那人迟疑了一会说道：“他在夜来已听秃贼说过。姓萧的我怎想不起来？”隐君二次催问，才答道：“那七指和尚与我原非一路，你们信么？”隐君道：“我早料到，怎会不信？往下说吧。”那人益发惊异道：“我因受人之托，来西天目采药，在刘家墓田山谷中遇见小时一个冤家对头，名叫冯吉，住在后山石洞以内。这厮先本不是我的敌手，十年不见，不知从何处练就三十六把毒药飞刀，利害非常，伤人立死。前年我有一个有本领的表叔死在他手内。我遇他时，他正向刘氏家庙的守墓人老丁、小丁父子二人，强买粮米。我躲在一旁，他并未见。他走去不久，从草地里窜来一条毒蟒，小丁正在危急，恰值七指和尚跑来，我又用连珠镖打伤蟒的双目，二人合力，将蟒杀死，这才相识。小丁感我二人相救之恩，让至家庙里款待，偏巧我二人都无一定住处，便同借他家庙暂住。我因和尚狂傲，目中无人，心中不忿，现于词色，只见他杀蟒时本领，没敢冒失。和尚心性凶恶，见我不服，未免有气，本想给我一个利害。也是不该成仇，当晚我背了和尚打听冯吉住处，谁知和尚在外

偷听。他和冯吉更是誓不两立的死仇，前些日也是同在山中无心相遇，约地动手三次，各有伤害，未分胜负，并曾中他一刀，如非带有灵药，几乎送命，如此不敢妄动，有心前往盗刀。因冯吉还有一个同党，他少一助手，自问不易成功，我正合他心意。等我问完老丁父子的话回转，他已在房中相候，开口便说我二人同仇敌忾，能帮他不。我说素来和人交手，都是单打独斗，更不喜欢偷摸作贼。他当时恶狠狠要想动手，等我作势准备迎敌，忽又改了笑脸相劝，说他的脾气也和我一样，本不愿作此鼠窃狗偷行为。怎耐这厮会有妖法，仗着飞刀利害，无恶不作。去年在四川灌县为一剑仙所伤，才逃来江南，隐藏西天目深山之中，踪迹诡秘，不轻见人，偶作绿林营生，杀人越货，总在闽浙交界等远地，知他在此的人极少。况他还有一个利害党羽，同去找他，不算是两打一。我们本领均比他高，吃亏只是飞刀，这等很毒暗器，理宜给他毁掉。我们盗了他刀，再和他二人各凭真实本领，一对一拚个死活，也不算是不光明公道。我被他一席话说动，想借此代报表叔之仇，第二天晚上便同往盗刀。仗着和尚诡计多端，居然将刀和一口袋东西盗出。然后叫阵，由和尚将冯吉杀死，我追那同党时，和尚杀了冯吉，正追了来。行经一处下视无底的绝壑上面，我看出和尚心辣手狠，本领高强，人又凶横不可理喻，事完必和我要那盗出的东西，飞刀我不会用，到他手内岂非如虎生翼，纵过对崖之时，暗用手法将结捏断，将刀囊口袋凌空坠入壑底。那同伴仍被跑掉。和尚并未看出我用手法，因壑底满是恶气，深不可测，无法下寻，只说了声“可惜”，便自丢开。第三日我觉他不是好相与，辞别要走。他又再三留我，说他此来，是为闻听人言有一至宝落在这一带地方，如能得到，有多少好处，既承相助，何不作个整人情，再帮他一臂？听他说起此宝许多异处，想开个眼界，见识见识，又

想这厮霸道已极，一说出口，不容人驳，不答应难免成仇，不容善走，自问又打他不过，只得问他要我如何帮法。他说，他由仙霞岭一路，踪迹采访到此，已非一日，不特不见宝光上腾，竟无线索可寻。日前才打听到，上年有一姓钱的名武师，忽将家务田业交给他的侄儿，带了许多徒弟，说是出门访友，由此失踪。访问各地江湖上人，俱说未遇。直到前些日，才有一人遇见他一个姓马的徒弟，由西天目山中出进了两次。在这事前，此宝曾落在一个道童手内，在一旅舍中取出观看。人见宝光往看，那道童甚是机警，早收宝物，连夜逃去。和尚恰在途中看到过两具死尸，内中一个是店伙所说的道童，算计钱武师师徒出走时日，相差并不甚久，因此疑心他藏在本山附近。寻访几天，刚探出他和徒弟马连各有一外家，同住后山深处，是否怀藏此宝，尚无把握。因知钱武师是有名人物，徒弟甚多，如若动强明取，必难到手。再者本人身具异相，名声在外，一望即知，不好探查。难得我年青新来，正好帮他查访。并说钱武师为人如何可恶，但宝物只有一件，如若查探真实，不问谁得，均要归他。我说宝物我决不贪，只戒他事若是真，已然强夺人物以为己有，不可再用辣手杀人，再者我尚有事他往，不问真假成败，至多只能再留五日。他俱应允。当日下午，一同出庙，由他引路，正往前走，便遇钱朋友师徒多人，扛着一个死尸，往后山急走下去。他教我随往探听，他却向来路走去。此时还在白天，我仅遥见钱朋友住家之处，便即回来，一会他也赶回，说他路遇三人在坡前争论，此时已然千真万确在此，但似被人藏过，暂还发作不得。时已近夜，他又教我饭后重往后山探查，如见人夜出，速即赶回与他送信。他自回庙打坐，天明无事，再和我倒换探查，好歹要查出此宝下落。我强忍愤气，前去探了一探，果然被他料中。到时钱朋友正把现死的那人支开，和两门徒商

量，要唤 一个姓曹的来问。我因听钱朋友师徒说，尤嘉日里过万松崖曾推说出恭，让众人前行，在崖后逗留了一时，宝物必藏在那一带草地之中。这两天内，必往偷取逃走，弄巧当晚就许去。我想机密已然探得，这厮当晚去否未定，那地方屋小人多，他师徒个个行家，我伏身房上，容易被人看破，与共在彼呆等，还不如到他说的地方去寻呢。我原贴伏房脊面往下偷听，走时稍为大意，差点没被人看破。我见逃避不及，反往房侧纵落，贴墙而立。他们全都纵上房去，只往远看，竟未防到近处。等人一定，立即赶回，向和尚一说；他道这厮当晚必往，庙前乃是必由之路，果然叫我前往万松崖等候。我心想只一夜的事，也就忍气没有计较。我到崖上等有个把时辰，不见人来，好生焦燥。忽然心动；和尚为人，如此可恶，何苦受他驱遣？莫如趁此时机，不寻到宝物，反正无关，如若寻到，便拿了一走，又待何妨？刚进草地，待要搜寻，便听崖侧有人跑来。匆匆不及躲避，只得往草里一伏。不消片刻，他们四人，一个跟一个先后赶到。一会宝物出现，和尚便下了毒手，我防他看我在此多疑，没敢出声露面。好在约定，他宝物一到，我即刻与他分别。满拟等他走远再行回庙，取了包裹上路，不料二位纵将下来，不知怎的，被这位老人家看破，打了我一暗器。我从小学会硬功，刀枪不入，不知怎的，竟会被打进肩头。又见二位如此高崖可以随便上下，知是强敌，再想逃走，已无及了。”隐君笑道：“老贤侄，我这坎离钉非凡铁所造，任你练就金钟罩、铁布衫，也照样可以穿肉透骨。你以为月黑天阴，隐在草中，人看不见，可是你那两只眼睛，露出草外，怎能瞒得我过？幸是我现在不肯无故伤人，否则焉有命在！便那凶僧也是命不该绝，一见是我，望影先逃。我知此宝该有不少波折，此时谁得谁就有祸，到了我手，反难处置。追了他一程，本想赏他一坎离钉，将他那只断了三

指的右臂打折，免得再用暗器害人，谁想他右肘暗佩匕首之类的利器，隔着僧衣，看他不出，枉打得火星乱迸。我虽用十分力，大约兵器许已折断，就受点伤也不重。这一迟顿，被他逃远了，懒得再追，又恐这里有人中他暗算，寻着原钉，便自赶回。无意之中，几乎伤了好友的子侄。我素来行事谨慎，这是那里说起！”少年闻言惊道：“听老人家言语称呼，竟是我的长辈伯叔么？”隐君说道：“贤侄年幼，我已隐名多年，自然不易知晓。异日回去，对大人说，黄山始信峰有一萧老头子，乃当年的萧老三，就会告诉你了。”少年又想了一想，忽然失惊道：“老伯可是单字名寅字，当年曾号苕溪渔子的么？”隐君笑问：“你怎这时才得想起？我与老笠已有二三十年不见了。当初分手之时，记得他并无子女。看你行迳，虽未尽得他的传授，家学渊源，已有根抵，不是他子，便是他侄，对么？如今他人在那里呢？”少年纳头便拜道：“原来果是萧老伯父！小侄苏同，失礼冒犯，真个该死！老伯说的乃是家伯，先父早已去死。家伯无子，甚是钟爱，只惜天质太钝，武功学业无什进境，实替老伯丢人不尽。家伯因近年结怨江湖上人太多，形迹隐密，归家时少。前数年偶往庐山闲游了数日，回时带着一个小女孩子，神情甚是懊丧。请问了几次，俱不肯说。每日只筹计着两顷来地的田产。这日忽将我弟兄三人唤至屋内，说他生平挥手千金，祖业已然败了不少，不能再用分文。此次出门铸了一个大错，良心上太问不过去，非设法补过不可。老弟兄二人，他老人家膝前无子，将田业交小侄等弟兄三人。他不日将出远门，少说也得十五六年才能回乡，便老死在外，也说不定，须要好好成家立业等语。小侄等知他说到做出，再三跪求，他只苦笑不已。因当时未交出帐本，以为还有几天，尚可挽回，谁想当晚半夜里便带了那小女孩走去，至今各地寻访，杳无音息。老伯也不知道他的踪迹

么?”隐君摇头答道:“这事我原料着一半,弃家抚孤却未想到。你学业尚差,如何与凶僧一齐?这厮机警刁诈,他今夜已早料透全局,只不知我们会来罢了。他叫你来此,并未安着好心,庙前一带,必另伏有一人观风,否则他也不会坦然在庙中打坐。今日如无这场波折,他知夺宝人多,恐你泄漏,定要拔你短梯,杀以灭口。现有这几人知道,反正隐瞒不住,你未违忤他的意旨,异日相遇,只把夺宝时情一说,且他成功,用你不着,故此走去,便无妨了,能躲得最妙。肩上浮伤,我给你上点药,即日便愈。此时可代我将那根坎离钉寻来,随往万松岩住一二日,如无甚事,同往黄山,于你多少总有益处,也不枉你受伤一场,你意如何?”苏同大喜,重又向狄、钱三人行礼陪话,迳去草里将钉寻来交上。钱应泰听他竟是苏笠之侄,无怪年纪青青,有此本领,当时听出了神,竟忘起身,见老少三人将走,才重行作别。隐君道:“钱兄方在失意,我本不应以琐事相烦。但是我这世侄尚有行囊在那庙内。有这些时谈话耽搁,凶僧即便绕道逃回,他必防我追踪,取物他去,不致遇上。但天下事常出情理之外,故人子侄,我实不愿他和凶僧再有纠葛。好在钱兄必由之路,可否今晚或明早行时,代往一取,命人送至万松岩。老夫颇通卜筮星相之学,日间看钱兄相法,他年尚有风波,回去当为钱兄一卜,明早人来,有一信奉上,或可作一趋避,彼此两益,不知可否?凶僧虽然万恶,却讲硬气,自问手到必死,声言凡他手下逃生的人算是隔了一世,多大仇怨也都冰消,须另有新的过节,始行为仇,纵然狭路相逢,钱兄不动,他决不动。我这老贤侄一去,就难说了。”钱应泰接口连声答应,并说此后勉为善人,恩怨皆空,回去遣散门徒,带妻和子觅地同隐,取物决定亲往,明日午前必至万松岩领教。并指明石库内地道复室和埋藏金银之所,以便取出,施与贫寒。隐君见他居然改行为善,好

生心喜，互相作别，各自归去。

时近黎明，天空云雾迷　，还未见亮。到了万松岩，周鼎已经醒转，隐君对狄遁道："那七指凶僧和毒蛇一样，见人就伤，照例手不留情，何况你又在追他。适才当着外人，见你无甚异状，以为老弟手疾眼快，未受暗算，不曾细问。此时看你左肩较右肩微高一些，颇似中了人家劲气。你追他时，可觉得有甚东西打到身上么？这厮练就绝好气功，摘叶飞花，打人立死，不可大意呢。"狄遁闻言，才想起飞身夺宝时被凶僧打了一暗器，只觉其物甚微，触肩迸落，后在崖上觉着左肩微麻，急于和隐君相见谈话，也未在意。这时被隐君一提醒，立觉左肩胛一带又麻又酸，隔衣揉按，此息彼起，似在有无之间，捉摸不定，情知不妙。自忖出世以来，并未吃过人亏，看凶僧本领与己不相上下，便是这类劲功也有甚深造就，只不过邪正之分，不肯作那鬼　勾当罢了。如在平时，不问白日黑夜，是硬敌，是闪躲，都决不会被打中。偏生一时疏忽，不知另有能手伺侧，又当宝光奇亮之际，骤然一黑，对方暗器微小，近前始闻破空声息，身在空中，仅躲过了要害，尚幸是当时见机，没有和他硬撞，否则打中后脑，焉有幸理？万里远出，第二次和人交手便遭挫败，好生懊丧。见隐君还待他回话，便将前事说了。隐君道："老弟不要难过。他也知你难惹，才在逃时下手暗算，你并不算跌倒他手。这暗器没拾起看，想系竹木制的了。你且脱下衣服，我看伤势如何？"狄遁褪下左袖，露出肩头。隐君见后肩胛上有两个青色指印，深入皮里，不禁眉头微皱说道："这厮所练劲功专伤能手，敌人气功越好，伤得越重。照你功力，本可无伤，偏被打中后肩胛穴道。如换他人，此臂必废无疑。就这样也得几天，始能将这片淤血滞气逐渐融化呢。"狄遁愤然不语，由此益发痛恨凶僧，暂报此仇不提。苏同先闻隐君之言，细看狄遁两肩好

好的，并无异处，还在奇怪，自已也曾亲见凶僧与人恶斗，好久不分胜负，那有这等利害？及至脱衣见伤，才知果然。想起前些日和凶僧龃龉已非一次，凶僧也曾屡说如违他命，便要置已于死的话。得免于祸，真是间不容发，好生心寒不置。隐君先给狄遁运用气功揉按一阵，青痕渐淡，也不再晕开。隐君令他安歇，自代钱应泰卜了一卦。楼中粮肉酒食一切均备，苏同便去料理早饭。饭熟后，申林始奉母归来，狄遁也自起身，大家相见叙礼。

一会钱应泰到来，说昨晚回去先到庙中一看，凶僧不曾回庙，并无行李，只有一个小包，想已事前带走。莲座上放着苏同的衣包，下面压着一张字条，大意说苏同小辈无礼，不知尊卑，本当取他首级，姑念盗刀之劳。人尚诚实不欺，权饶一命。今晚的事，早已安排，有了成算，另有一人相助内应，并不是苏同的功劳，此人先在庙前守候，报信以后，业往前途等他行那拜师之礼。自已年老，早想收徒，本心想收苏同，谁料不知好歹，今已分手。宝物必落己手，切诫向人泄露，否则休想活命等语。拿到家内，一查众门徒，日里和俞、尤二人入库盗宝的百步飞蝗金健，已早不知去向。问起俞正，说由万松崖回时，他曾叫已先行，拉了尤嘉落后盘问，约有半个多时辰才行追上。到家问他，说口风甚紧，没有问出，后来又走出了好大一会才回。有人问他，说是出恭，见月色甚佳，耽玩些时。走时匆忙，大家衣物，均未取出，他夜里曾背人向别的同门凑借了二十两银子，说明早托人与他老兄送去，托做些衣服穿。尤嘉走前，就无人再见他了。此时因师父有命，明早有事，各自安歇，好些人俱知要下尤嘉的手，谁也不曾留意到他。想系途中和尤嘉问答，被凶僧听去，后又跟来，恰值金健外出，被他收伏了去，也未可知。如今众徒已然给资遣散，只有曹豹坚持相随，死不分手，现护眷

口，在前途相待。尤嘉尸首，也念在师徒一场，就地埋葬。特来送还包裹，并请批点迷途。隐君交他一封柬帖，命其日后开看。随问洞中地道；钱应泰道："我也是到此方知，平日藏的金资早已运去多半，昨晚分散的便是。洞中所存，尚有万金上下。这地道共是三条，内中一条原本没有，去年忽然地陷，先用大石盖上，渐渐堆了一座假山。据我观查，恐还有路通到远处，不曾发现呢。"隐君便令他同往指点，果在后洞发现许多秘奥所在，将藏金全都取出。隐君令他随意取携，并将遗存衣物取走。钱应泰道："我此时全家不过四五口人，已有不少资财，后半生尽可温饱，多取无用，就烦萧老前辈代为施舍，稍减我平生罪孽吧。"隐君见他一物不取，知他不好意思，便不再勉强，钱应泰殷殷请教了些话，隐君道："钱兄昨日小挫，便自放下屠刀，可谓大澈大悟。按说本乡隐居，原属无妨只是门下徒弟太多，良莠不齐，借此一举离开他们，将来要免去许多烦恼纠缠，倒也甚好。"随说随命周鼎上前拜见道："昨日来时，无心中救得此子。因见他资质甚好，小小年纪，有志好强，老朽世外衰年，已有多年不再收徒，一见心喜，定是前缘，现前携他同往黄山授业。但他家人远在兰溪，尚还不知此事，难免忧急。钱兄此行，正好取道于正，我致他父兄一函，就烦便中一绕，代为送去吧。此子生具异相，面黑如漆，自颈以下，皮白如玉，钱兄不妨认清他的面貌，他年相见，就不难认出了。"钱应泰虽已觉悟前非，但他一日夜间连遭险难，把平日那大名头声势闹得瓦解星分，终是难免懊丧，心又惦念着前途的妻子，匆匆接过书信，看了周鼎一眼，并没体会到隐君语有深意，见话说完，起身告辞。反是周鼎听师父一说，对他留神看了又看。隐君料他无颜再在当地逗留，急欲他往，也不再挽留。钱应泰又和狄、苏、申三人一一作别而去。走后，隐君叹道："此人平生只是胸有城府，忌嫉

心重，每年虽也做一两次绿林生涯，并不轻意杀人，所劫都是些该当遭报的贪官污吏，此外并无大恶。沉着行事，不轻树敌，胸有成竹，交游更广，在江南享了多年盛名。不想近年所收门徒太滥，往往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他又爱护犊，才有今日这场惨败。看他昨晚今朝行径，倒也不失英雄本色，只是面上晦气犹重。适占卦象，我素来与人为善，他既求我指点迷途，说不得只好烦老贤侄暗中前往，助他一臂的了。”苏同便问地点时刻，隐君道：“照我卦象揣测此事，也由娲皇至宝而起，仍有内贼。错在他遣散门徒之时，碍于脸面，没有明说昨夜实情，门徒均未见过凶僧，本就不肯深信，见尤嘉不归，师父又忽然遣散徒众，携家远遁，难免有人恨他薄情，在外张扬。恰被那另一寻宝能人听去，以为此宝尚在他手，向他硬讨。他虽败于凶僧之手，毕竟也算是个成了名的人物，怎肯平白受人欺凌？两下话不投机，争端即起，他又决非那人对手。我如亲往，事可立解，但我又决不愿与那人相见。难得老贤侄在此，正好相烦代劳一行了。事情发作，必在未抵兰溪以前。他带有家眷和行囊箱箧，为避人踪，必走小路，不能走快。你昨晚未睡，此时可去安歇，到了黄昏日落，吃罢夜饭再行起身，照你脚程，大约三更前往。到了天目溪，他必在镇上客店之中住宿，待候明早雇船，改走水路。那镇上人烟稠密，为附近各县入江孔道。他那对头就在店中，也不下手，必定沿江尾随，到了江宽地旷无人之处，不是借载为名，便是飞越江面，上船拜望。你可假作盗宝之人，先到店中故意窥探，使那对头看出，他拿不准此事真假，乐得有人给他作试金石，好坐山观虎斗，于中取利。次早必让你在前尾随，他却跟定了你，到了适当地方，只做不知。他先上前借载，你有多大本领，不妨都使。钱应泰此时已见过我的柬帖，见你到来，自然心照。你只照真的一样，和他硬要。他有了落场，便

可借题发挥，照我柬帖行事，无须和来人对面相争，化险为夷了。你再和他化敌为友，两俱无伤。事毕回来，我已起身，可去黄山始信峰相见便了。”苏同一一领命，到时自去。隐君亲往地道中巡视了一遍，将各路口堵塞，仍从库内给申林取了五十两银子，为老母甘旨之奉。所有钱应泰留的金银，一并封存库内，等将来设法散放，到日另有人来交派。众徒党遗留的衣物钱钞尚有不少，钱应泰遣散徒党之时，虽曾分赠巨金，再三告戒，不令再来，内中难保有那没品的人，探知强敌已走，生心偷盗，报复前仇，早晚有事，也须早为之备。就这万松崖，目前已非善地，无奈当地尚有他事未了，必须留人坐守。隐君便将奇门遁法传了申林，使在楼前一带设下禁制，使外人到此，如入武侯八阵图，不能随意进出。把那衣物钱钞，仍置原处不动，俟将来人擒到，并行发还。又指示了一番应付机宜，申林领命，叩谢师恩。隐君、狄遁随向申母作别，一同回转黄山，仍由隐君抱着周鼎，一路无话。赶到黄山脚下，先在汤口给周鼎购制了些衣物，然后往始信峰进发。周鼎连日亲见许多奇迹，一心一意相从隐君学习本领，已不再想家了。

黄山博大雄浑，苍茫深秀，后有松涛云海之奇，景物佳妙，甲于寰中。周鼎年齿虽幼，也觉触目新奇，观赏不尽。三人不消多时，到了始信峰下。峰居山中绝顶最高之处，隐君在上面辟了一个洞府，石室之间，修然绝尘，洞外山巅平旷，专供朝夕吐纳练剑之用。另外就峰腰岩洞向阳之处，建了两间茅舍，由一苍猿看守。茅舍以上，形势越发峻险峭拔，人不能上。因周鼎年幼乍来，顶上高寒，晨夜山风凛冽，难于禁受，只带到上面看了一看，仍带下来，命住茅舍以内，先随苍猿练习攀援纵跃，锻炼筋骨。午晚两顿，除粮米外，向服松子、黄精等轻身益气之物。狄遁住峰顶，无事时也常来指点。周鼎生是异禀奇资，隐

君见他用功学习，异常钟爱，安心成就，又给他服了许多灵药，不消半载光阴，练得骨髓坚凝，精力健强，居然可以独自上下峰顶，攀授轻捷，纵跃 如飞。隐君见他胆大心细，身骨结实，这才渐渐传他武功。周鼎也真聪明，一学便会，一点便透。隐君只恐他根基不固，不肯多传，从无不领会的。苏同早已把事办完，不到十天便自赶回，与狄遁同住峰顶，随隐君学了好些技艺。见周鼎如此颖悟，也瞒着隐君，偷偷教他学那苏家独门传授连珠镖法。一晃数年，苏、狄二人 先后辞别隐君，离山他去。周鼎见师父只传他内外武功，每日下午读些经史，却不肯传他道家吐纳功夫与剑遁星卜之术，屡请不答，心堪纳闷。这日立意苦求，坚请传授，隐君道："你小小年纪，一点功行未立，性情也未磨练，那能随便传授呢？每日令你静坐运气，虽是内功要道，也是学剑初步。你如有志，须等武功学个八成，下山积些外功，历练几年。我在暗中查看你心性行为，果然不违师教，那时二次命你到此，方能传授呢。我不似别人宠爱门徒，一味求速，休说根基未固，即使勉强学成，到人世上为嗜好所染，改了初志，再一逞强任性，胡作非为，既贻师门之羞，复致杀身之祸，岂非爱之适以害之？你虽聪明，气质尚暴，这些暂且休想。"周鼎无法，只得静候时机，年久人大，未免起了思亲之念。再加上自经上次跪求以后，隐君更不再传授别的学业，每日只和苍猿练习旧业，觉着功候已纯，无可再进，日日思亲念切，只因师父相待逐渐严厉，不敢请求下山省亲，空自苦想。好容易又挨过了两年，这日正在峰头，望着云海苍茫，烟涛起伏，想起父母兄长，在那里难受流泪，忽觉身后有人走动，回头一看，正是师父，连忙拭泪行礼。隐君道："你在此思亲想家么？你入山多年，久违定省，人子之礼，也该归省了。"周鼎便问何时回山。隐君道："我这里去既不易，来更艰难，那能预定呢？"周鼎因见隐君

近年无甚传授，相待较冷，本多疑虑，闻言大惊，跪在地下，哭求永侍师父左右，不肯离去。隐君道："从古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我见你长年思亲，方自嘉许，怎到舍本逐末起来？我如弃你，当初何苦破例收录！只为再来所学，须要屏绝世缘，与前大不相同，视你此番下山的心性行为如何，始定去留。是否传我衣钵，系此一举。为期久暂难定，焉能随便应允呢？"周鼎听出隐君意在激励，才略放心，说道："听师父之意，莫非是教弟子积修完了外功，才允上山么？"隐君点了点头。周鼎又请道："弟子这些年来，多蒙师父教诲，武功虽然有了根基，但近听师父说起，自从赶走钱应泰，夺回万松崖，那蜗皇至宝落在凶僧手中以后，各派中长老纷遣能手门人，争夺此宝。江湖上异人甚多，大都散在江南诸省，内中颇有几个著名恶徒，万一狭路相逢，弟子能是他们的敌手么？"隐君道："你初生之犊，居然有此虚心远虑，全无自满之心，到也难得。如论你的武功，如照平时，到也颇能应付了，只不过为有这件蜗皇至宝出世，把那隐居深山穷谷的异人奇士引了不少出来。这些人邪正异派，善恶不同，一旦相遇，若要为敌，你决不是对手。但是内中还有化解，只你性行无亏，为师自会筹计，不致令你便受伤害。如今你申师兄母亲业已下世，那万松崖古盗窟中埋藏了数百年的几件珍宝，已被我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无心游山，发现得去。他也不久去世，遗有老妻幼女，为避仇人，逃往外乡，将来自会和他相遇。你申师兄在万松崖白守了三年，一无所得。现在独自一人，移居金华北山深处，地名绣刀坪，功夫精进，迥非昔比。如有为难之事，可去寻他商办，自有处置。另外两封柬帖，关系着当年一位知己深交之后。为师出世以来，极少受人恩惠，只在少年时，雪中病倒建德江边，几乎身死，被此人行舟路遇，扶上船去，同往他家，延医调治，得庆更生。相谈投机，成了至交，

以后常往他家，还用过他不少银子。因此人乃书香世族，富贵之家，祖德甚厚，子孝孙贤，从无横逆之事，直到他老死，儿孙成立，我也隐入山中修道，始终没有报恩机会。日前占卜卦象，算出他家，有一恶人苦苦寻仇不休，虽有人暗中相护，虚惊在所不免，可照柬中之言行事，便能消祸无形了。”周鼎领命拜谢。隐君又命即日启行，只得行礼拜别，走下峰去。

苍猿本是灵物，周鼎从小随他长大，彼此言动都能心领神会。一听要走，甚是依恋，苍猿便教他向隐君求说，准许苍猿得暇，常往兰溪看望，盘桓些日。周鼎自是心喜，正要跑回峰顶向隐君求请，忽听隐君在峰上喝道：“无知孽畜，枉自苦修多年，又动尘念了么？”苍猿闻喝，吓跪在地，战兢兢不敢再则一声。周鼎那里还敢开口，重向峰头，拜了几拜，往山下走去。别绪萦心，前途成败又难逆料，独自一人，踽踽凉凉往前疾走，也说不出是忧是喜。走到黄昏日落，眼望梵宇在望，出山路近，正要走向庙中投宿，忽听老远一声猿啸。回头一看，落霞回光，暝色昏茫中，只见一条灰色影子，从老远山头上，星驰电掣，飞也似赶来，知是苍猿送别，停步等候，展眼已到。一人一猿，寻了一块山石，携手并肩坐下。苍猿比二手势，意说是自周鼎行后，隐君未再呵责，将来如往兰溪看望，即便知道，想也不致怪罪，现乘师父入定，特地赶来相送，并劝周鼎，此番下山务要好自修为。以为二次入山之计，师父神气甚是看重，切莫自误等语。苍猿一来，两下殷殷握别，谁也不舍分手。苍猿不见生人，周鼎也不想再往庙中投宿了。谈到半夜，苍猿又去采了些山果，与周鼎一同吃罢，劝周鼎与其枯坐不睡，何如且走且谈，免得多在山中耽搁。周鼎道：“听师父说，见有庙宇，出山便近。那旁已见庙墙，想离山口已近。前行渐有人烟，于你不便，何如这里多聚些时，天明分手呢？”苍猿闻言，纵身看了一看比道；这一带我

以前来过好几次，那庙是个无人住的破庙，离出山还有好些路呢，我们还是走罢。正和周鼎连叫带比，忽听当的一声钟响，接着，钟磬木鱼之声杂经音，从破庙那一面传来，月夜空山，入耳清淅。周鼎小时原见过人家做佛事，便对苍猿道："你说破庙无人，怎有钟鱼诵经之声呢？"苍猿闻声，也觉奇怪，叱道：你今日误绕文笔峰，走错了道。这一带山势僻险，仅有左近一点平地，素少人迹。这座破庙坍倒年久，做了蛇兽蝙蝠窟穴，殿宇早就坍塌，从没见过一个僧人，这钟声来得奇怪！如果有人，必非寻常。反正无事，我们探看一回如何？周鼎年少喜事，欣然应允。苍猿教他到了庙前不可声张，只可暗中窥探。如见有人，须看手式行事，可见则见，说走就走，以免对方不是好人，惹出乱子，师父见怪。周鼎暗忖："这条出山路径乃师父所指，沿途留心，并未走错。许是知我今日出不了山，令我绕道来此投宿，也未可知。怎苍猿说我不能随便见那庙中人呢？"想了想，也没和苍猿说，便一同起身。所行之处，正是铁扇坡往天都峰去的一条僻路。破庙位置，就在连云峰高崖后面树林之中。这时碧空晴宇，净无纤云，空山幽寂，万籁萧萧，除一人一猿外，更无一个人迹。

周鼎随了苍猿，由一片疏林中，踏着满地松阴落叶静悄悄的穿过，耳听庙内钟鱼梵呗之声，兀自未歇。空山回响，混漾林樾，闻之令人神清意远，悠然有出尘之感。苍猿听出钟声有异，知道庙中之人决不好惹，再四警诫周鼎小心，把步履放轻，以防警觉。周鼎随口答应，心并未动。再越过两个山坡和一条小溪流，才到庙林外面。只见庙墙残剥，掩映林中，月光之下看去，古意苍茫，倍觉幽静。苍猿领了周鼎，舍却正面入林小径，迳由庙后方绕进林去。行进庙前一看，庙几尽圮，庙墙除了来路所见的两面断壁颓垣，仅当中大殿巍然独存，但是殿角等

处，俱已不知去向。窗门无着，殿墙也坍塌了一大片，殿中佛像，残破断裂，东倒西歪，全没一个整的。地上面杂草野花夺砖而出，殿顶上漏下来的月光不下数十处，端的荒凉已极，环殿四外，却见不到一块废砖断瓦。院落本大，还有两行参天杉桧，繁阴森林直达山门。地面上也干净净的，连片落叶都无，仿佛有人常时在此打扫神气。钟鱼梵呗之声却在对面断墙以外，不在庙内。循声走近，经鱼之声忽然都寂。苍猿教周鼎从断墙缺口往外探看，才知庙外足迹未经之处，还有大片空地和一条小溪。倚着断墙，建有三间结茅为顶的小屋，环屋三面，满植花卉，砖瓦俱是破庙故物，适才钟鱼之声便由此出。最奇是所撞的钟，高身过人，竟悬在一株大有数抱离地三四丈高的古松树枝之上。周鼎暗忖，此钟离地如此之高，如何撞法？再说这般沉重的东西，树干上并无滑轴，系钟的索又短仅二尺，是如何悬上去呢？方自惊奇，忽听屋内有人笑语之声，好似两个女子在那里谈论什么事。方要侧耳静听，忽又听一年长妇女唤道："你两个晚课已完，不趁月明往外面练习剑术，尽自说笑，有什么意思。不久就要远行了，玄儿还不留心跟你师姊多练习几次，异日吃了大亏，莫来怨我。"内中一个答道："弟子已然催过玄妹两次了。他说本门剑术业已练习，今晚情绪不佳，不用练了。"年长的一个又道："胡说！他还差得远呢。你二人快去，我写完这一封信就出来指点。"说罢，似听二女咕咕了几句，倏的屋门口一亮，走出两个白衣佩剑的女子，一个身材略高，年约二十左右，较矮的一个，看年纪不过十四五，俱都生得玉比精神，花为容貌，又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月下看去，更觉英姿飒爽，艳丽若仙，容光照人，不敢逼视。周鼎越发奇怪，荒山废刹之中，那来这样非尼非道的俗家少女？见苍猿正悄悄扯他衣襟，摆手示意，叫他走去。因听说要在月下练剑，正触宿好，如

何舍去，悄悄回手连摇，不肯离开。苍猿无法，只得又打手式诰诫周鼎：千万不可出声妄动，被人窥破行藏，非同小可。周鼎虽点头应诺，贪着偷看，仍未十分介意。苍猿见藏伏墙缺，正当转角凹进之处，两边尚有余砖，孔也不大，加以藤掩薜蔽，墙茨怒生如麻，由里外望毕真，由外望里，却非近前拨开藤蔓，伏孔细谛视不可，墙外又是一片花畦，二女已向溪边空地上走去，不曾留意及此，也就罢了。

这时二女已然停步。年幼的一个道："意姊，我没见你这样做姊姊的，一点也不疼爱妹妹，眼看姊妹聚首不几天了，还这样使促狭。自己全不想想，即便我陷身红尘，不能贯澈初志，你不是也没有换服披剃么？"长女微笑道："好心好意，怕吃外人的亏，教你出来练剑，反说我不好。难道师父他老人家，也使促狭么？休看我还未正式身入空门，那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近十年来，师父已曾命我三次下山历练了，可有丝毫牵缠之处？缘虽数定，事在人为，人定则可胜天。自己得信，先就心虚，可知没有真实把握呢。"少女闻言，急得娇嗔满脸道："你怎知我没有真实把牢？此次出山，我反正对人不理，谁只一招我心烦，我便要他的命。你放心，决不现世在你眼里。"长女笑道："你这就不对了。师父命你出山，是积修外功，难道叫你随便杀人么？自己心意拿定，便多与人交往何害？实告诉你，越怕事，越有事，不是躲得掉的。你不理人，自会寻上门来。眼面前就有人要寻到，莫非人家无心经此，无缘无故，当着师父，你就敢拿人家开刀么？"说时，少女已疑心到有人窥伺，正在圆睁妙目，四下张望，及被长女一指，便自觉查，更不怠慢，手摸腰间，娇叱："何方鼠辈，敢于来此窥探！"声还未住，早把手一扬，一连三点寒光，照准周鼎潜伏之处打去。苍猿见长女一指，知道踪跳败露，大吃一惊，忙拉周鼎逃时，偏生周鼎伏身墙缺孔中，延颈外望，

看出了神，并未觉查，直到苍猿一拉，少女暗器已然发出，才得知晓，墙厚孔深，急切间退避不及，这时情势，真个危急万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周鼎仓皇却避之际，敌人暗器将要穿孔射入，倏地眼前一花，三点寒光，倏地分化，由少变多，耳听铮铮接连几声响过，寒光互相激撞，准头一斜，直似星陨花飞一般，迳由周鼎面前斜飞过去，纷纷撞落墙外花畦之内。精芒耀目，寒风飒然，拂面而过，相距墙缺不过尺许，来势疾同电射，稍快一些，或是后面寒星追得略慢，必被打中面门无疑。不由把周鼎吓了一大跳，也没看清究里，便慌不迭的退了出来。惊心乍定，想起少女无故暗器伤人，太已可恶，不禁有气，还想纵过墙去理论。苍猿识货，看出二女利害，宝剑更是神物，不受伤已是便宜，连忙一把拉住，劝他快走。周鼎心终不服，正和苍猿争持，耳听长女隔墙向少女说道："你是疯了吧，怎无缘无故下手伤人？师父知道，看他饶你！"少女怒道："常言道：夜入人家，非奸即盗。如不是你将我的三才钉打歪，容我打瞎他那一双鬼眼，也好警告他的下次，师父教训，也有话说。你不是也杀过两个小贼么？今晚决定饶他不得。再不放手，我就急了！"长女冷笑道："这个不是小贼之比。再说人家又是无心，都是你撞火钟招来的，怨着谁来？真要和人动手，打量你本领大着呢，你当人家真怕你么！人家没带着兵器，是好的，把师父今日给的宝剑留下，各凭空手，见个高下。你就去吧，我可是任谁不管，只作旁观，丢人莫怪。"少女怒道："似这样无知蠢物，也配拿我宝剑杀他！剑给你！"周鼎从小随师父学了一身武功，初出茅庐，难免自负，一听少女骂他无知蠢物，不配污那宝剑，越发怒不可遏。苍猿的手刚自松开，还未纵起，少女已说到末句，只听一声娇叱，声随人到，一条白影，似箭一般隔墙飞落，指着周鼎喝道："大胆小贼，今日叫你来得去不得！"说罢，猛伸皓腕，纵身

便打。这一对面，周鼎越觉那少女英姿玉貌，美艳若仙，竟忘了他适才身手。想起师父戒条不准欺凌软弱，似此盈盈弱质，怎禁摧残，不如和他好说，理论明了是非一走，免得伤他。不料少女满面娇嗔，不容分说就动了手。暗忖这丫头太已强横，自己虽不该深夜窥人家室，也只是见猎心喜，想开眼界而已，有什过处，何致就这般赶尽杀绝？不禁二次怒发，一面让过来势，急架相还。先还意存怜惜，只想点到即止。斗了十来个回合，少女见敌人并非无能，惟恐输口给长女，又气又急，竟把全数师传绝技施展出来。周鼎见不是路，初次遇敌，便吃一女孩打倒，岂不丢人，异日何颜回山再见师父？心里一发急，也把师门心传尽量施展。两下兔起鹰落，虎跃猿蹲，直打有半个时辰，未分胜败。少女原知这一人一猿的来历，和周鼎如此拼命恶斗，可是别有用意，又吃长女事前一激，立意非将周鼎打伤才罢，所以彼此名姓来历，都不通问，上来就打。及见打了一阵，不但没有占着上风，招格迎拒之间，反吃敌人的手屡屡挨触到粉腕玉臂之上。那只苍猿更坏，虽不上前相助，却圆睁着一双怪眼，觑定自己，口里不时怪叫，几次看出敌人破绽，要下辣手，俱吃他一叫，敌人立时变换身法，转危为安，有时还几乎因而吃亏，好似从旁指点一般。再打下去，休说取胜，恐还要败于人手，方知上当，不该逞强把利器交给长女。耳听长女笑声吃吃，似在墙头观战，越想越恨，越恨越急，周鼎内功根基深厚，又是越斗越勇，少女心躁气浮，渐觉不支。正自急愤，猛想起宝剑虽不在手，腰间现有独门暗器三才钉，这可没说过不使，何不假败打他？想到这里，卖个破绽，骂道："小贼滚吧！我没功夫和你打了。"喝罢，脚尖点地，踪身一跃，便是十来丈高远。周鼎自是不舍，刚要追去，身子还未纵起，忽听墙头上有一女子口音喊道："玄妹打不过人家，快发暗器呀！"一句话把周鼎提醒，猛想起

墙穴窥探，几为少女暗器所伤。你会难道我不会？忙将苏同所赠连珠镖取在手内，跟踪纵起追去。少女闻得长女喊声，甚是气忿，暗忖：我这三才钉百发百中，你就提醒他也没用。念头动处，身已落地，回顾周鼎纵身追来，心中暗喜，扬手处，三点寒光似流星一般脱手飞出。周鼎因镖沉力重，如被打中，非伤即死，本心不愿伤他，虽然取镖在手，一心只是防备，并没发出。这一来却好心得了好报，见少女暗器发出，喝声“来得好”，也把三只连珠镖照准三点寒光打去。这时两人俱已落地，相隔不地四五丈远，少女寒光飞至中途，周鼎的连珠镖也自发出，一个是守，一个是攻，两下恰好撞个正着，只听钉钉钉三响，火星迸射，接连又是叮当几声响过，三只钢镖和三根三才钉全都撞落地下。镖重钉轻，又是反撞，力量更大，末一下更是针锋相对，照直激撞回去，迳向少女耳边擦过，来势比电还快，若非少女身轻眼快，站又稍偏，差一点没被打中。少女见状，才知果是劲敌，不禁大惊。欲待罢休，一则不肯输口，二则敌人还在穷追，急得银牙乱挫，娇叱一声：“我与你这小贼拚了！”翻身一跃，纵回当场，迎着周鼎，又打起来。武家对敌，手脚身法无论如何迅捷猛烈，心神最主沉着，切忌浮躁，原不是负气的事。少女心高好胜，久战无功，屡遭激怒，本来愧忿交加，这一情急，越发暴躁，恨不得当时便要了敌人的命，只知专用杀手进攻，全没顾到身法步法已失准则，如何能以取胜？还算个周鼎，跟他打得时候一久，越觉此女本领高强，心中起了佩服的念头；又因自己黑夜窥人妇女，也有一点理亏之处；好在少女来势虽猛，手法渐乱，凭本领足能抵敌，吃不了亏，只管随机应付，却不肯下手伤他，这才打了个平手。又经半个时辰过去，仍然不分胜负。周鼎只守不攻，越发裕如。少女却因势子太猛，已累得香汗淋漓，渐渐有些气力不济。偷瞥长女仍在墙头观战，有

时还说几句冷话。暗忖:师父虽是出家多年,但他性情,决不许人在他门前逞能猖狂,更没有坐视他的爱徒挫折在外人手内的道理。一封信能写多大时候,这里动手许久,如此恶斗,也不会不听见,怎竟不闻不问?再说师姊,与自己多年同门,情如手足,适才不过斗几句嘴,有什么仇恨,不特坐观成败,反而用言相激,将宝剑要去,又从旁提醒人家,分明暗助敌人一般。纵因来人是始信峰萧隐君的门下,不便伤他,也该出来劝阻,才是道理。这厮本领实是不弱,再打下去,败在他手,我固脸上无光,他师徒两个不也跟着丢人现眼么?一边想一边打,心神不专,手法自更散慢。周鼎先想他知难而退,打了半夜,偶望月色西斜,疏星朗耀,知离天亮将近,忽动思家之念。心想:"此女不知进退,一味寻斗,天亮还要赶路,不给他点苦吃,何时是个了局?"想到这里,忙把手法一紧,变守为攻。少女忽见敌人大展身手进攻,暗骂:"小贼,你原来不是自知理亏,故意相让,竟是等我力竭,乘隙取胜么!休说我不致便败,即便暂时败在你手,今生今世也决不与你干休!"当下把心一横,大骂:"小贼,鬼计骗人,决不饶你!"一面也鼓起余勇,奋力抵御。斗不几个照面,终于气力不佳,手忙脚乱,暗道不好,如被此人擒住打倒,丢人更大,不敢迟延,卖个破绽,双手先破周鼎洒金钱的掌法,紧接着仙鹤亮翅,虚晃一招,身朝后微仰,同时脚跟往地上一踹,准备倒纵出去。谁知周鼎没看出他想逃,但是气充力足,手法却快得多,见他双掌同扬,似朝两腕间斫来,上边推窗望月,往外一分,脚底跟踪纵起,原意敌人门户大开,已见败状,居心不愿使他重伤,打算破了来招之后,就势猛狮扑球,给他扇背一挡掌,打倒便罢,忽见敌人双手猛然掣回,上身后仰,来招竟是虚的,才知想逃。自己业已起步,更不怠慢,忙把左手缩回,防他另有巧招,右手同时变招,化为乌龙爪,往前一探。正赶上少女

奋力纵起，因是四肢全身一齐用力，万不料敌人来势这般迅速，双臂正由上往下，用力猛撑，顾不到迎御，总算两下都快，没被敌人抓到身上，可是胸前衣服已吃周鼎三指抓住。少女用得力大，豁的一声裂帛之音，人虽纵出老远，胸前衣服已吃周鼎扯破撕下一大条来。当时打得兴起，竟忘了停手，少女一逃，不知不觉，也跟着纵身追去。少女见衣服撕破，又羞又急，愤火中烧，急切间没法报复，二次又把三才钉取出，扬手打去。苍猿在旁知苏同赠与周鼎的连珠镖只有三只，业已发完，见他穷追，连忙急啸示警。周鼎人已经在空中，闻得猿啸，才想起少女暗器利害时，少女的三才钉业已连珠发出。周鼎人未落地，便瞥见少女一扬手，三点寒星迎面飞来，一身内功，别处打中还不要紧，面上却非小可，忙运气功，随着下落之势，用手护住面门，以防打中双目，伸左手便接。不料三才钉与别的暗器不同，少女打得又准又快，头一下接到手内，觉得擦手奇痛，接着二三钉又到，知势不佳，不敢硬接，百忙中把身子向侧一横，两钉擦耳而过，相差不过寸许，几被打中。方要喝骂，小女看出他手忙脚乱，心中大快，把两套钉又取在手内，连续发出。周鼎人刚落地，还没落稳，猛觉少女一扬手，又是数点寒星，匆遽之中万难闪躲。正在危急之际，忽听当头一声断喝："玄儿快些停手！"紧跟着一条人影飞落，恰好拦在头里，形貌尚未看清，丁丁几声微响，那几点寒星，已全被来人一手接去。定睛一看，乃是一个老年尼姑，光着个头，满脸上皱纹如叠，两道寿眉斜飞入鬓，又长又宽，眉下双目，几乎合成两条又弯又长的细缝，微一睁闭之间，似有光芒外射，扁鼻阔口，貌相奇古，身材矮小，气度却极端庄，左手拿着一付念珠，指甲甚长，手托着六根两寸来长、半截带有利齿，似钉非钉的暗器，已然偏过身来，含笑说道："这三才钉，用五金之精炼成，专与会硬功的人为难。你那

三只钢镖都被伤残，人手如何能接。你手受伤了么？”周鼎果觉左手有些湿阴阴的痛，一看血已流出。因见老尼词色和善，料无恶意，猛触灵机，想起前事。师父命绕远道，必有原因，师徒如此利害，碰巧还许是师父的朋友。想到这里，不敢怠慢，连忙恭身施礼答道：“手虽受伤，尚无大碍。弟子原是回家省亲，路过此地，闻得钟声到此，以为有庙，打算借宿一宵。无心遇见两位姑娘月下习武，偶然见猎心喜，妄想长点见识，偷学两招，致将小姑娘触怒，连发暗器，未被打中。自知失礼，本欲退去，不料那小姑娘，苦苦追过墙来，辱骂动手，迫于无奈，只得还手。第二次又发暗器，被我用镖打落。家师平日不许弟子学习此道，镖乃朋友所赠，共只三只，业已用完，等小姑娘二次连发暗器，身子悬空，无可抵御，才用手去接。不想如此利害，若非老师父赶来解围，定然受伤无疑的了。所有经过，还有一位姑娘在旁观斗，均所目睹。”还待往下说时，老尼拦道：“这些事我已尽知，不必说了。看你身法家数，虽然功夫尚浅，颇似老友萧隐君的传授。你可是他所收的弟子周鼎么？”

周鼎一听师父是他老友，不由大惊，连忙重又拜倒说道：“家师交游甚广，弟子自小从师，才十余年，没下过山，前辈尊长，见到的不过十几位，和家师有深交的尚多，好些未听说起。不知老前辈法讳怎么称呼，望乞见示则个。”老尼笑道：“我和他洞庭一别，如今已是三十七年。他返黄山，我也觅地隐迹参修，中间走火入魔，人都道我灭度，直到去年二月，我方带了意云、玄英两弟子，重返黄山。见这妙音禅院殿宇坍塌，只余废址，决定重新兴建，以完当年夙愿。暂时草草用些故砖旧木，建了三间小屋，以供栖息。一面募化兴修，一面应人之托，参与他年云海盛会。屋刚建成，便与令师萧隐君在天都峰顶路遇。前日又见了一次。我因此殿工程浩大，因为自我废之，自我兴之，

立志要劝募真实善信,自愿捐输,不取丝毫非分之财,但是世上真正富而好善的极少。承隐君好意,自愿相助,由此提起,说你武功已有门径,现时思亲念切,一二日内便要命你下山历练,积修外功,并说你家况虽是清寒,亲友中颇多富人,将来或有相烦之处。说过也自罢了,不料你今晚竟会无心到此。玄儿是我门下,又是我俗家侄女,从小丧父,受尽人间辛苦,三岁上才经人救出火坑,送到我处,因怜孤苦,未免娇惯了些。今晚虽然将你误伤,但你已胜她在前,总算扯直,谁也不输。我有良药,手伤一擦即好。因我前住妙音寺,外人都称我为妙音上人,原名久已无人提起了。"说罢,便唤意儿速将伤药和桌上缘簿取一本来。这时,那名叫玄英的少女已不知何往,长女早从墙上纵落当场,侍立在侧,领命越墙而去,一会取来三寸高一磁瓶药粉和封包好的一本缘簿。老尼接过,转手交与周鼎道:"药名妙音散,是我采取山中灵草亲自配制,服食下调敷均可,专治内外重伤,灵效非常。你伤轻微,少许调水,一擦即愈。余尚多,给你在外作一防备,兼可救人之急。缘簿首页开有'三不捐'的戒条,可以照此为我捐募,不过为期尚早,你到家开看自知。玄英已然见过,早晚也有烦劳你助他之处,现正和他师姊负气,羞于见你,由他去吧。这是你师姊意云,随我已有多年。你二人互见一礼,将来彼此相逢异地,好有照应。天已快亮,即速上路吧。"周鼎如言向意云行礼,并谢适才暗中相助之德。意云笑道:"你能通兽语么?"周鼎不解,意云笑道:"那苍猿不也点醒你么?不通猿语,怎会知道?"周鼎方说从小与苍猿一同学武长大,彼此都能心领神会,忽想起好大一会没听猿啸,四外一寻视,那有影子!老尼笑道:"这畜生却也痴得可怜!他当初原是雌雄两个,就在庙前连云嶂上盘踞,常往庙中窃取食物,颇有灵性。这日公猿有病,母猿妄想往我禅房中盗丹,被我门

徒蔡如花堵在房里。他不下跪乞命，依旧抱了葫芦和人动手，为如花所杀。公猿愈后，两次潜入庙中，寻我师徒报仇，几乎丧命。又投到隐君那里，每日跪献花果。日久，隐君怜他虔诚，令他看守洞府，渐渐传授武功和道家吐纳之术。初意本想学成之后再来报仇，嗣知隐君与我交好，经隐君再三诰诫，说他决非我师徒对手，我那孽徒又因犯了戒行，身遭惨劫，才死了心。可是他还记着当年之事，只一相遇，立即望影而逃。此时不是回转始信峰，便在前途等你。闻得此猿功行大进，迥非昔比。见时可对他说，他的仇人已死，他第二次入庙时毁了我的法器，我也看在隐君和你的面上，不再和他计较，以后相遇，无须如此害怕好了。”周鼎想起苍猿那么胆怯害怕情景，原来还有这段因果。领命之后，便向妙音上人拜谢辞别，取道回去。路上挑了一点药粉，就血还未干，按在手上。

走没多远，遥见苍猿从前面树林隐处跑出，迎上前来。两下相见，一比一说，才知妙音上人当年剑术高强，非常利害，尤其那两口宝剑，寒光射日，锋利无比，苍猿曾在剑下逃生。惊弓之鸟，去时听室中人语，甚是耳熟，二女所持正是此剑，便疑上人去而复转，嗣见周鼎不肯低服，少女苦苦寻斗，听出长女语气颇有相袒之意，才未拦阻。不料上人果然现身，虽知和隐君交好，但是昔年曾经毁过他的法器，惟恐记着前隙，周鼎可以无碍，本身却是难说，因此慌不迭逃开。上人生具异相，当初看他便是这等容貌，数十年不见，仍然原样未变等情。周鼎也把上人看在隐君面上，不究既往的话说了。苍猿又说起上人剑术自成一家，为人落落寡合，极难说话，又喜护犊。以前共有女弟子三人，这座妙音寺，原是另一个有本领的和尚住持，不知怎的，他的徒弟与上人女弟子结仇。彼时母猿尚在，有一天黄昏时分，曾见一个少年女尼同一俗家少女来到连云嶂前，堵住庙

门大骂。庙中和尚师徒九人，平日也颇恃强，如何能忍，出去说不两句，一个对一个，便动了手。和尚眼看要占上风，不料连云嶂上飞落一道白光，将老和尚左手斩断，跟着又飞落下一个少年女尼。众和尚见师父受伤，正要一拥齐上，老和尚已然喝令速退，当下率领手下八个徒弟，败退下去。那三人追出老远，又将有仇的和尚杀死，削了一只耳朵回来，钉在庙门之上。两尼入庙居住，少女走去，过了几天，陪了上人同来，由此将庙占住。一晃数年，和尚师徒始终没有再见。这三个徒弟不时出外惹事，一到不可开交，便是上人亲自出马，渐渐有人上门寻仇，都吃上人打败而去，没一个找得了便宜去。最为手狠心毒、倚势行凶、专在外面横行伤人的，是那个未祝发的少女，母猿便死在他的手内。记得最末一次，自己为母猿报仇，已被他剑光逼住，不能脱身，看神气是想叫自己号叫哀鸣，戏弄个够，再行杀死。多亏上人的二徒弟走来劝阻，仅允不杀，还要绑起毒打一顿再放。忽然后殿有人放火，仇人忙着先跑。那女尼匆匆诰诫了几句，说他师妹性情不好，我念你为母猿报仇可怜，放你逃生，以后再来，必难逃死，快些去吧。说罢，放了绑绳，也随后赶去。自知潜入法坛、毁坏法器之事尚未发觉，否则也难幸免。逃出以后，不敢再回连云嶂老巢，竟往山深处潜伏。隔了些日，深夜偷往故居探看，巢穴果为刀剑所毁，越发害怕。这日偶于月夜望见隐君在天都峰顶舞剑，神妙之处，似不在上人以下，于是立志拜师，学剑报仇。每日三次，连跪献了二年花果，始蒙收录。后向师父吐出心意，才知此仇难报。不久，仇人也因上人发觉许多犯戒之处，与一女尼一同逐出门墙，身遭惨死。二次再往探看，上人和救自己的女尼都不知何往，全庙已吃人毁掉，年深日久，越发坍塌残残。因是生息故居、母猿遇害之地，隔一二年想起，不能忘情，总往探看一次，近已多时不去。不料

上人尚在人世，重返故土。看那两个女徒，均非旧人，年纪既轻，又未祝发。再听二女对答语气，好似早就算定周鼎要来，上人又如此厚待，必有深意。那药更是灵妙，功能起死回生。所托的事千万放在心里，不可疏忽，日后必有好处。二人正问答间，周鼎被苍猿一提，猛想起适才匆匆辞别，竟忘了拾回那三只钢镖，好生可惜，意欲回去寻找，又恐二女笑他慌张冒失。和苍猿一商量，也料此镖必被二女拾去，早晚相遇，自会交还。况且上人曾说镖尖已为三才钉所伤，正好作为已毁之物，存心不要，冒昧往寻，定找无趣。周鼎年青面傲，那知苍猿有此担怯，不敢前往，虽然可惜，只嘱咐苍猿归途绕道偷看，如若二女未拾，便代取回收存，见时交还，也就罢了。且谈且行，不觉走向出山大道，天已大亮。晴日满山，林烟已净。遥望前山近庙宇处，已有山僧开门樵汲。晨钟处处，炊烟四起。人猿同行，苍猿又生得高大雄壮，恐惊俗人耳目，不便再送，只得把臂依依，殷勤重订后会而别。

周鼎从小入山，初涉人世，一切均照师父临行所教行事。昨宵未睡，镇日劳顿，又和少女打了半夜，身子疲倦。下午行抵汤口，所带干粮，恰好用完，便在镇店中住下，用师父给的银子买此吃食，胡乱吃了一顿，埋头睡下。半夜醒来，假说起早朝山，唤醒店家，算清帐目，连夜起身。由此所经都是江南富庶之区，四通八达，人烟稠密，只要有钱，饮食起居，样样方便，晓行夜宿，一路无话。

这日行抵兰溪，遇见那条凶恶无比的野猪，无意中救了长兄周铭。依着周鼎，当时便要追去，将野猪杀死除害。周铭不知兄弟在外面学了一身好武功，恐有危险，再三劝他回去。周鼎从小就恋着两个兄长，多年不见，不禁勾起儿时天性，不忍违拗，又听说当天是老亲寿日，益发动了思亲之念，无心及此，

连忙相偕同回。父母家人因他失踪已久，吉凶莫测，常时疑虑，忽然长成还乡，俱都喜出望外。周鼎拜见父母兄嫂之后，自免不了一番絮问，快快乐乐，团聚了些日。周鼎又听人谈起野猪为害伤人之事，便和父母兄长商量，要为乡人除害，并说自己武艺高强，除此区区野兽，决可手到成功。周鼎自小就受全家钟爱，好容易盼得回家，看得甚重。周父于渭虽是儒生，人极豁达，还不怎样；周母虞氏，早闻野猪利害，那里放心，说什么也不许去；周铭、周彝也是极力拦阻。周鼎不敢违逆母兄之意，只得暂时罢休。强忍了些日，那野猪伤人害畜之事日有所闻，先还只在金、兰交界山中出没，后来越闹越近，渐渐红蓼村左近也有了他的踪迹，邻村被害的人有好几个，牲畜更是不计其数。官府枉自悬了重赏，徵聚猎户，募请名手，不但除他不了，反为所伤。这四只野猪总在一起出现，走单时极少，獠牙比刀锯还锋利得多，跑时快逾奔马，身上皮粗肉厚，满布沙砾松香，刀斧火枪俱不能伤。偶有一个落在陷阱，那三个便爪牙齐施，毁阱而出，简直无奈他何。闹得金、兰两地人人谈虎色变，一傍晚便路断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周鼎实忍不住，暗忖师父命我多积外功，眼看孽畜如此猖獗，异日岂不见怪？守在家中，不闻不问，岂是英豪行径？见父亲谈起常怀义愤，比较可以商量，便同老父陈说，请其从旁劝解，又当着母兄，把许多软硬功夫施展出来。周母经于渭再三解说，略为活动，仍是耽心，不肯应允。不料这日黄昏后，一条小野猪走了单，竟寻上门来，将周家新买的耕牛咬死。周氏全家惊觉，从门隙一看，见是和牛差不多大小的一条野猪，正在伏地大嚼。惊惶叹惜中，周鼎悄没声的已从灶间内拿了一根铁火棍和一把铁锹跑将出去。周鼎要和野猪独斗，原可将他杀死，偏生出时正赶上饭后，铁火棍烧得通红，周鼎手边没有称手兵刃，匆匆拿了走出。原意掩到野

猪身旁，纵起当头一锹，不料野猪耳目和鼻子非常敏锐，周鼎跑得太急，被他惊觉，回过头来。周鼎终是初次和这种猛恶的东西对敌，未免心慌，手使之物又不称用，右手铁锹打下去，惟恐不伤，左手铁棍又照他血盆大口刺去。不料弄巧成拙，动手稍快，野猪见人到来，作势冲突，把头一低，铁锹正打在他头间，受伤不重，同时那铁棍也没有刺入喉际，一下扎到舌根上面。野猪本来只一遇敌便要拚个死活，因自出世以来也没吃过这种苦头，吃那红火铁棍一扎，当时痛急，吼的一声厉叫，血盆大口猛力往下一闭一张，獠牙错处，竟将铁棍咬断半截。周鼎左手紧握铁棍，被他猛力一拗，虎口都震发了麻。那一锹只打得他身体往下略矮了矮，并未怎样，铁棍又是咬断，不由大惊，恐他冲来，连忙飞身纵起时，那半截铁棍一头嵌在野猪牙缝里，一头刺透舌根。猪太大，有的地方未被口涎淹灭，犹是火热，野猪又汤又痛，又无法将他取出，急得厉声怪吼，也不顾再寻仇人晦气，把头往侧一偏一低，拨浪鼓般连颠带跳，发风也似往前面山野间惊窜下去。周鼎还欲追赶，忽听老母家人急唤之声，说是天黑路险，猪还有三只在前，不可穷追涉险，略为迟疑，晃眼功夫，猪已不见了影子，只得唤出两兄，将死牛收拾回去。由此周母才信儿子果有本领。

次早，左近邻里俱得了信，纷来请他除害。周于渭觉着义不容辞，决计让儿子为一乡除害，只不惊动官府，能众人出钱，给周鼎打了一根铁棍，一柄八棱出风铁槌。先还怕那野猪成群复仇，戒备了几日，竟未前来，只照旧在附近伤害人畜。周鼎连寻了十来天，却未遇上。舜民到前数日，周铭设下陷阱，内藏两口小猪为饵，用两名好猎手相助，持了弩弓器械，埋伏在野猪出没的路口上。野猪猛恶异常，无人敢撄其锋。这两人不过善察兽迹，能嗅看风色，只能相助射箭发火，万一动手，仍是周鼎

独自上前。周铭恐兄弟一人难敌四只恶兽，才想下这条火攻之计，准备一网将他打净。连周鼎共是四人，带好干粮水袋，守伺了一整天。到了晚来，饿得那两个小猪在阱中连声急叫，也未将猪引来。这晚恰又天阴欲雨，谷口一带更是黑暗暗的，四下悄然，静得连彼此鼻息都可听出。周鼎等得好生不耐，对那猎户道："这样痴汉等老婆，要等到几时？你们既会听风闻味，孽畜窠巢想是就在谷里面深处，还是我自去引他追来吧"。二猎户力说，从日里起就闻出野猪气味只在近处，一阵阵随风吹来。这畜生日里欢喜睡觉，不饿不出。现在刚黑不久，连日附近马桥镇上被他拖去八九条老黄牛，大约弗曾戳挤（南方土语讥人享受之意）完，懒惰出来，再停 一歇包他出现。并说他从苏州应官之聘，到此多日，不能成功，多蒙大官人唤来相助，事成之后，由他和当地几个应募的人同去领赏，并不出头居功，这样名利双收的好事，巴不得早些成功，无奈这东西委实凶恶，大官人多大本领，也只一人，万不可轻入虎穴，把命当成儿戏。周鼎年青好胜，听他劝几句还不怎样，听到这末两句，不由激愤。知乃兄必要拦阻，表面随口应允，不多一会，便假托出恭，悄悄由崖后绕向前面，再行纵落，仗着练就目力，竟往深谷之中探去。谁知这两猎户乃苏、常一带名手，经历甚深，所说的话，一丝不错。那四只野猪果在近处崖凹中睡熟，已然快醒。周鼎这一绕，反到超过了头，纵落之处，虽与兽窟相隔咫尺，也曾四下观查，一则过信野猪必在前面深谷之中，二则天阴谷暗，猪身遍体皆黑，又隐伏在崖凹深草之中，闭目而卧，不到走临切近，直看不出，就此错过。周鼎走后不久，周铭见兄弟出恭不回，喊了两声未应，正耽心他偷偷往谷深处探看，想分一个人由崖后赶去，追他回来。那四只野猪忽在近崖凹醒转，欲出谷寻食，闻得阱内小猪急叫与三人说话之声，一步一步，静悄悄

的走了出来。二猎人也料周鼎偷往谷中探看，内中一个自恃眼灵善嗅，能闻风远避，又仗着身在危崖之上行走，野猪身蠢，窜跃不上，便也不计天黑行险，应声站起，刚要说走，猛觉一阵谷风扫过，风中带来的野猪气味甚是浓厚，日里本就料那野猪是在近处吃饱酣睡，这一闻味，照着多年来的经验，必将走近无疑，忙一拉同伴，低嘱禁声。另一猎人枯坐无聊，正点火吃着旱烟，忽然闻警，烟袋上的余火还未及敲灭，便见峡谷里面贴壁脚闪出一对拳头大小的蓝光，一望而知是那东西的双眼，凶睛闪闪之下，隐隐分列着两三尺长的淡白獠牙影子，后面身子漆黑一条，仿佛又粗又大，雄猛非常。也不过只揣想个轮廓，一点也不真切，黑暗中看去，分外显得怕人。二猎人虽是久惯这等行业，毕竟江南人烟稠密，猛兽无多，似此恶物却也平生罕见，方自骇异，晃眼功夫，壁下跟着同又闪出三对凶睛，六条獠牙，共是两大两小，一只不短。时而贴壁旁行，时而走向中央，走得又轻又稳，或先或后，隐现无常，若换一个不知究竟的人望见，直似八盏蓝色明灯，高低错落，载沉载浮，贴地游来。半箭多地的远近，不消半盏茶光景便自走近，风中膻味，连周铭也觉刺鼻。因见母猪就在近处发现，并未听他吼啸，可知兄弟不曾遇险，心才略宽。四只野猪，已然身临崖下不过两三丈路。这一行近，渐渐看出全身，那两只小的也比黄牛还要粗大，看出周鼎日前所遇还是一只小的。大的两只形态更是狞恶。正伏身往下，惊心注视，意欲等他落入阱中，便把备就的火箭射落，加掷柴草。四猪忽然一同停步，双爪前探，身往后坐，伏据地上。为首一只一声厉吼，阱内小猪本在饿极哀鸣，等野猪一走近，也闻出气味，知道不妙，叫声早低了下去，野猪一吼，便没了声息，想已吓死。为首一只，吼声过处，震得山谷洪洪洪起了反应，立时山风大作，沙石惊飞，林树萧萧，恍如潮涌。余下三猪

也厉声相应，声势益发骇人。首猪猛然呼吓一声，直向阱上浮面纵去，噶喇叶冬，接连两响，落入阱内。周铭方喜得计，连忙回身催放火箭，一拉二猎人，已然手寒身战，禁不敢声。接着便听阱上下吼啸连连，划土断苇之声，刷刷噶喇，骚然并作。再探头往下一看，后面三只野猪已然跑向阱旁，并未随同前猪落阱，俱都据阱蹲伏，乱抓乱扒，怒吼不已，利爪动处，尘土翻飞，扬起两丈来高的黑雾。阱内一猪更是腾掷跳叫，怒吼不已。内中一只最大的，一边扒土救它同伴出险，一边瞪着一只凶光闪闪的怪眼，注定崖上，似已看出仇人所在，大有少时欲得而甘之状，吓得两个猎人那里还敢出声动作。说时迟，那时快，不多一会，那一丈五六尺深的陷阱，竟被三猪爪牙兼施，扒松边际，上面的土再落下一层，成了一片斜坡。三人在上面只见黑茫茫一团尘雾，裹住六团蓝光，不住乱动，那知阱已毁掉。困兽就要出险。还是周铭胆子比二猎人略大一些，心想事虽不成，乐得烧死一个是一个，只管怕他，何时是了？念头转到，时机已逝，刚向猎人手内抢过弓箭，发火向阱内射去，前猪已然着一身的土快要出险了。阱内除铺设柴草外，还有许多引火之物，本来见火即燃，无奈多半为浮土所压，这箭还算射得恰当，火并不大。前猪见下面火发，猛力一跃，便到上面，并未烧着。四猪会着，各自据地怒啸，齐朝崖顶作势发威欲上，一只也不肯走去。两纵不上，又用利爪来抓扒危崖，石土随爪崩裂，虽然不曾被他扒崩，却也令人胆寒。末了又是二猎人望见阱内火光上涌，才想起只害怕不是事，上面备有整束柴草，何不用他点燃下掷，虽烧不死，也可惊使远遁。于是纷纷取火点燃，觑准猪身抛去，居然见了奇效：四猪到有三只吃火燎着，同时那火又将谷口一株枯树点燃，火势熊熊，几乎引起野烧，方始将猪吓退逃走。周鼎脚程甚快，早跑出老远，野猪吼声为侧崖所阻，竟未听

见，直到发火将树引着，从远处望见火光，才行赶回。因四猪俱往谷外落荒逃走，一只也未遇上。火攻不成，反送掉两只小猪，甚是懊丧。

周鼎见苏州猎户果如人言，只有张嘴，连发火都没有胆子，带了徒乱人意，转不如独自应付灵便轻快，想要不用。周铭却说这两人虽然胆小无勇，究有多年经验，尤其长于闻看风色，可以作个预防，执意要用。周鼎勉强应了。那两猎人自从见过野猪，宛如惊弓之鸟，随着周鼎，只是敷衍，再也不敢尝试，明明嗅出风色，却引了周鼎避开，以免遇上波及。周鼎外璞内秀，何等聪明，转了两天便自看出，不禁又好笑，又好气，心想："这两个苏空头，如不闪开，野猪休想打到。"当下也不说破，推说劳乏，老早回家，纳头便睡。次日一早起身，带着两人东寻西找，先罚他跑了大半天。估量累极，再寻一安全僻静之处，取出干粮肉脯，一同吃饱，然后笑嘻嘻的问道："我这找法，比你二人昨日如何？"周鼎前在黄山，终日随着苍猿纵跃攀援，二人那比得过他，几次想歇，周鼎连说带逼，什话不听，只是一味苦走，又不敢和他强，早就累得力竭神疲。闻言才知被他看破，只得红着一张脸强颜说道："并非我二人太胆小，实为这东西太凶恶，只数又多，恐大官人年青好胜，遇上受伤，劝又不听，打算想好主意再说呢。"周鼎笑拦道："多谢你的好意。只是这畜生不除，人民受害太大。连日查访，我已猜出他的来踪去迹，也不要你二人相互 动手。我大哥恰巧今日有事，没有同来。只请你二人在此多坐一会，不到明早，切莫到我家去。事成之后，官中赏号仍然有分。你看如何？"二人无法，只得允了，又说了些遇见猛兽时应当如何闪避取巧之法。周鼎懒得多听，敷衍几句，手持器械，拨头便往峡谷之中走去。走完全谷，也没遇上，又走了回来，暗忖昨日行近谷口，闻得一阵膻气，与那晚

伤牛野猪身上的气味一般无二，方要入谷寻找，两猎户偏说野猪定在谷西树林之中，白跑了大半日。后见二人递眼色，才知他是胆怯，有心闪避。野猪巢穴分明在此，怎的不见？又在附近野猪出没之处找了个半时辰，只发现好些兽迹脚印，一无所遇。又想起前晚设阱火攻，走过了头，谷中草深，高处几及人肩，也许隐藏在内，适在心急走忙，还有遗漏之处，于是二次重进峡谷。走不多远，便闻得远远一声极猛厉的猪吼，心中大喜，连忙振起精神，循声跑去。谁知那猪只吼了一声，等把峡谷走了多半，仍没遇上。断定又是走过了头，仍不灰心，反身回走，手持铁棍，向深草里连拨带打，渐渐走到中途平旷之处。这时日色业已偏西，谷中遍地杂草荆 ，两面危崖交覆，日落风起，草树萧萧，斜阳欲坠，余光照到半面危壁巅际，都成了灰白色，独行其中，踏着石径，回音搜索，若有山鬼追蹑，端的形势幽危，景物阴森，令人凛然生怖。周鼎脚不停步跑了半日，觉着有点口渴，见路旁一株 树，青红满枝，结实累累，摘个一尝，竟是又甜又脆，芳留齿颊，便把铁棍往地上一柱，一手持槌，匀出左手摘棘。刚想给父母兄嫂带些回去，忽见前面崖壁下杂草缓缓摇动，与风吹有异。因野猪行动猛烈，先还当是蛇虫野兔之类，嗣见草忽停摇，草中间却现出一个极大的空洞，四面的草都往外倒压，仿佛有什么大东西在下潜伏，心中一动，忙在草缝中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一带有三四处壁凹，俱是野猪近日新辟的巢穴。四猪白日已然出来吃了个饱，入谷酣眠。适才所闻猪声，便是内中一只大的，因早来没有吃饱，首先饿醒，吼了一声，往前面觅食饮水去了。余下三猪分踞三穴，这时相继醒转。因为壁根内凹，杂草掩蔽，如非走近壁下拨草寻视，决看不出。猪眠极酣，周鼎连找两三次，俱在路中心拨打寻视，所以未遇。前面这只，恰是周鼎上次用铁棍扎伤的那小猪，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草里扒行了几步，把身子往后一矮，把头一低，在要蓄势前扑。周鼎首先入目的，便是那一只凶光闪亮的怪眼和那两旁翘出白森森的獠牙，知道无心遇上，右手一紧八棱出风槌，左手刚要拔那铁棍，猛觉身后草动作响，息息咻咻。百忙中想起那猪还有三只，慌不迭侧脸回头一看，身后一猪也从草里悄悄掩来，离身仅有数尺，身比前猪更大，一颗猪头几有黄桶大小，两只獠牙长有三尺，棍也似翘出血唇以外，半竖着比蒲扇还大的猪耳，深山穷谷，暮色昏茫中，看去越显得形态威猛，狞恶可怖。心刚一惊，那猪低头潜行，原意乘人不备，检个现成，一见被人发觉，倏地停步，将身往后一坐，跟着怒吼一声，四爪登地，连冲带扑，窜将过来。同时，前面那猪也把势子蓄足，对面冲到。那一带地方虽大，无奈草棘森茂，怪石矮树，棋布星罗，到处碍起牵衣，两猪又是前后夹攻，同时窜起。如换旁人，吓都吓死，休想闪躲得开，尚幸周鼎武功精纯，纵跃轻灵，一见猪吼发威，前后风生，知道不妙，顾不得再拔那铁棍，双足一垫劲，凌空跃起数丈高下，竟向前面那猪头上飞越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两猪急欲得食，来势都猛，草树遮眼，猪身蠢重，纵又不高，离地不过数尺，都只看见前面有人，没看见还有同类对面冲来，容到发觉，自己悬空收不住，无法闪躲，一下撞个正着。两下各用全力，任他皮糙肉厚，刀枪不入，这等猛撞也吃不住，全着了一下重的，痛得野性突发，踞地厉声狂吼。各瞪着一只怪眼，凶光电射，正要互相火并，一眼瞥见人在前面，又跑了过去。周鼎发觉有警，纵起之时，仿佛听得崖顶有人唤他，是个哑嗓，因猪吼声洪大，山谷翁翁俱是回音，并未听真。落地之处正是一块突出的危岩，岩下黑忽忽的，似有一洞，一心正想除猪之策，也未留意观看。及至二猪寻踪追来，周鼎乍斗猛兽，心还怯场，遵着师教，先把气一沉，相准了前面地

势，知道猪窜不高，意欲等他追近，迎上前去，照头一槌打下，再借劲使劲，斜飞春燕之势，往旁横跃。刚打好主意，抢步迎上，猛听空中有人哑声大喝，脑后风生，似有黑影飞落，同时自己腿肚似被什么坚锐东西触了一下。这时前面两猪，一先一后，已相继冲来，快到面前，匆遽之中不暇再顾别的，忙往前一上步，手举铁槌一下打去。那猪把头一偏，正中颈际，急的一声怒吼，待使獠牙挑去。周鼎因后猪在前猪之左，上时特地身往左偏，一下正中，更不怠慢，飞身往旁纵去，落在深草里一块大石之上。耳听怒吼连声，侧脸定睛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前纵之处，草中还有一只野猪在彼酣睡，周鼎落时刚刚惊觉，从岩凹中扒了出来，正当周鼎身后，困眼初睁，还未清醒，往前一伸懒腰，獠牙正触在周鼎腿上，这才发觉有人，刚要冲去。这时周鼎专顾前面，情势危急。幸而五行有救，猪正蓄势待要向人冲去，恰巧崖上飞落一个矮子，只一把便将猪颈皮抓紧。猪力虽大，无奈那人爪似钢钩，力逾虎豹，身子轻灵巧捷，长于借劲，不似那猪一味蛮力，一任野猪猛力挣扎，暴怒发威，依然手抓猪颈不放，站在猪侧，顺着他那咆哮冲突之势，时左时右，由猪身上横越乱跳，稍一得势，便借劲使力，引了猪头往左近崖壁石头上撞去，激怒得那猪厉声狂吼，山谷回应，震耳欲聋，他却行所无事，应付从容，不做理会，只几下便将那猪撞闷。周鼎见状，方自惊佩，前两猪闻得同类受制怒吼，不顾争斗，连忙赶上，相隔丈许，又把身往后一坐，据地发威怒吼，待要朝前猛冲上去。周鼎见人猪相并之处，危石突伸，矮子想把猪撞死，引向崖凹一带，地势更仄，上面丈许又是危崖低处，这两猪如若同时冲上，势必连那一人一猪全都堵住在内，决难闪躲，这一下如逃不开，挤也挤死，情势已危。那矮子好似和猪斗开了心，大敌当前，并未察觉。心想适才如非那人跳下，自己不知后面有

险，差一点没被暗算，人家好心救了自己，岂能坐观成败，连忙大喝一声，手举铁槌，纵将过去，照准那只最大的想要打下。身子凌空，连槌带人正往下落，猛听矮子喝道："快些躲开，看误伤了你！"接便听前面那猪一声惨嗥，人猪俱在此时纵扑一起。周鼎收不住势，落时一槌，猪已前窜，正打在后胯上，觉着眼前一花，黑影乱闪，两猪倒跌回来，喊声"不好"，慌不迭双脚一登地，蜻蜓点水之势，刚倒退飞纵出去，便是一条人影，面前飞落。再看三猪业已跌滚在地，两猪刚刚怒吼翻起，一猪横卧在地，不见动转，似已重伤死去。原来周鼎落时，那矮子早就将全身劲气运在双手指上，容到二猪发威前扑，乘手中猪回颈猛咬之势，一手紧抓颈皮，另一手早用金刚大力手法，往猪腹下软处一手抓裂，跟着奋起神威，就势托起，照准前面两猪，猛掷过去。那猪肚皮抓裂，负痛惨嗥，悬空猛力一挣，前面两猪恰好扑来，全都挤撞一起。那大猪又吃周鼎打了一下重的，于是一同跌倒在地，受伤那只当即身死。周鼎一纵，矮子也随着纵到。周鼎见他生得猴头猴脑，形相甚怪，未等说话，矮子已开口问道："你有本事，现在还剩两只孽畜，我与你一人了一只，大的交我，你打那只小的，省你手痒不放心。如何？"周鼎感他相助之德，想要道谢，一听口气生硬，颇有轻视之意，又见一只野猪猛冲过来，正是那只最大的，便不再和他多说，打算争点面子，纵身上前，手举铁槌，当头就打，那猪连番受挫，又伤了一只小猪，急得两眼怒凸，凶光闪闪，低着个头，空伸出两只獠牙，四爪翻飞，疾逾奔马，猛冲过来，恨不能一下把仇人搠死，咬成粉碎。来时变了章法，不似先前还要缩身踞地，发上一阵威，再行作势前扑，端的猛迅已极。周鼎也看出来势锐不可当，因想在矮子面前买弄师门心法，免他轻视，特地犯险，正面迎去，先使一个飞鹰下击之势，凌空一槌打下，足不沾地，就着槌落猪头，

单手借劲使劲，晴蜓点水，往猪身后飞越过去。谁知危谷幽晦，野草深长，纵时匆促，只见膻风劈面，一团尘雾裹住大猪对面冲来，不知他身后不远还紧紧跟随一只小猪，被沙尘野草遮蒙，没有看清。容到一槌打下，手刚往下按动，就要向前飞越，百忙中猛一眼瞥见大猪身后尘影中有两团拳大蓝光星驰而至，相隔也只一两丈远近，不由大吃一惊。这时周鼎身子悬空，事机急迫，既无丝毫寻思余地，对面恰又是那削壁危崖之下，奇石磊落，没处着足。飞越稍近，恰落在后猪之前，必无幸理；远了便撞到壁上，事前又没有这个打算，情势危急万分。总算命不该绝，屡遇危机，俱有破解。槌落时，因是人猪两下都快，猪的来势更猛，略为过头，恰打中了猪头。那猪狂奔猛窜，跑得正急，忽见仇人迎头飞来，思要收势没收住，跟着吃了一槌，又痛又急，把头往上猛一昂，口中獠牙竖起老高，意欲将仇人挑死，不想却给周鼎一个脱险机会：獠牙往上一翘，无巧不巧，碰在周鼎一只鞋底之上。周鼎身已作势前穿，单手所借之劲，绝不能连越二猪而过，稍一不巧便与后猪对面，除了持槌便拚，绝无善法。但是这等猛恶力大之物，如用人力硬敌，决难抵挡。当这安危系于一瞬之际，顿觉左脚底有一极坚锐之物触到，忽生急智，本是双腿微拳，待要伸开，连忙就势两腿一伸，右脚用劲，在猪身上一登，窜将出去。改飞为纵，加了一倍力量，又是独脚用力，身子微斜，恰巧落在后猪后腿右边。于是又乘着手中铁槌举起未落之际，照准猪的后腿猛打了一槌。这一下用力更重，猪虽猛恶，也能禁受，又当埋头猛冲，前重后轻，一声厉吼，被打得歪斜斜穿出去老远，几乎跌倒。周鼎惊心乍定，略一缓气，正要追上再打，又听矮子喝道："你这小伙子，怎不听好话？那只大的，凭你弄得死他么？"周鼎听他喝斥，心虽不悦，一则矮子委实本领高强，令人佩服，二则自己连打这几槌，那一

下少说也有三二百斤力量，打在猪身，只吼叫几声，并看不出受伤神气，自己还差点吃了大亏，未免有些气馁。稍一迟疑，前头大猪已与矮子恶斗起来。想因此猪特大猛恶，并没有用手去抓，只围着那猪纵前跳后，手脚并用，连踢带打，疼得那猪不住厉声惨嗥，看去下下都是重的，竟比槌打还要厉害，方自暗中称赞。这类猛兽斗性最长，只一发了野性，照例拚个死活，不死不止。大猪吃了一槌，本要回身寻仇，刚旋过身来，吃矮子轻轻跃到后面，抓住猪尾，就势往旁一拉，抖手再是一甩，猪身便横了过来，当时暴吼发威，回头忙用獠牙猛搠。矮子又纵到他的身侧，照准肚腹抬腿便踢。这里恶斗开场，后猪也记着那一槌之仇，身子折转，舍了同伴不助，竟悄悄从深草里冲了过来。周鼎看见草动尘昏，凶睛闪烁，猪又来犯，暗忖四只野猪，一只不知何往，一只矮子仅凭赤手空拳，连打带撞，活活打死，一只最大最凶的，又吃他打得惨呼鬼嗥，看来也必死在他的手内，仅剩下这只小的，人家叫明了留给自己，已有轻视之意，再如除他不掉，拿什么脸面见人？因矮子打法特别，转着猪身乱转，并不纵高用力，便也学他的样，又看出猪头太硬，槌打上去无什大效，手握铁槌，等猪冲到面前用牙来搠，才轻轻纵开，照准猪脊打下，等他回转，又复避开。似这样一连打了十好几下，猪虽负痛狂吼，并未倒地，因为怒极拼命，其势反更凶恶，急切间直奈何他不得。偷眼一看，那只和矮子相持大野猪，也是越斗越凶，身子想已着了好些重打，狂嗥之声，甚是惨厉，却未毙命。天却已经黑了下来，渐渐只能看出那一对闪放蓝光的凶睛，随着一条庞大黑影，在那里往来驰突，高低飞舞，猪身已看不真切。自己斗的这只，如非炼就目力，也难看清形相，猪却现出长力，毫无畏怯伤疲之状。还有一只大的未见，不知熟睡何处，更恐他在黑暗中冲出，像适才一样，几乎遭了暗算。暗忖这东西

竟比黄山虎豹还要利害，真是罕见的猛兽，似此下去，何时才能除去？可惜此时苍猿不在，否则只用他那一只利爪，纵身一下将猪眼抓瞎，岂不好办得多。边想边斗，屡次想打猪的眼睛，俱吃躲过，三只连珠镖又遗在黄山，没在身旁，一着急，忽想起还有一根铁棍插在　树之下，虽没槌打的重，用他来捣瞎猪眼，却是合用。想到这里，便往树前纵去。那树已吃第一次二猪相撞时撞倒，棍已离土，倒倚树枝之上，居然寻到。刚刚拿起，身后膻风起处，一片奔腾之声，猪已追临切近。周鼎原意把兵器双手对换，让过来势，先给他一槌，等他反身来追，再换手持棍猛捣猪眼，却忘了那地方与大猪斗处相离甚近，深草里蛇多，夜间全都爬了出来，往侧一纵落 时，正踹在一条长约四尺的惊蛇颈间，蛇一负痛，反身往上一搭，几乎连腿缠住。周鼎已然让过来势，举槌正要打下，猛觉脚底软腻腻的，踏着一条活东西，腿上立时刷的着了一下，知道是蛇，不由把脚往后一撤，恰巧踏处正当蛇的颈部，蛇头昂不上来，抽得又快，没被咬缠。可是经此一来，手势略乱，槌没打中还不要紧，那野猪斗过一阵，连吃了十余下苦打，周鼎欺他蠢物，身法招式全未变换，这次竟会忽然乖觉，冲时知道仇人仍是那一套，有了准备，不似先前一味憨冲，一冲未冲上，跟着翻身回咬。周鼎误 踹惊蛇，骤出不意，本就有些疏神，以为猪的势猛，必还要再窜出去，再翻回来，匀出功夫，正好换手。右手一槌打下，方觉着猪身微侧，擦颈而过，没有打中，想要换手时，猛见两团蓝光一闪，猪已回过头来。刚想乘机去捣猪眼，手中锤已吃猪的前爪抱住，往下一沉，力重千斤，身子跟着随手往前一冲，心中大惊，知道再不撒手丢锤，非吃亏不可。匆遽中未暇观查，连忙把手一松，身朝后仰，两脚根就地用力一踹，连身弹起，倒退纵出老远。才一落地，猛听一声断喝："快些往左躲开！不要命么？"接着便听

踏地奔腾之声，自右而至。知道不好，那敢回顾，依言奋力往左一纵。那左侧相距危崖仅有两丈，天阴谷暗，纵时心慌，竟未看真，因为急于脱险，用得力猛，这一下纵得又高又远，容到身起空中，才看见一块危石迎面飞来，空中收不住势，无法下落，这一撞上，再跌落崖下，不死必伤，好生惶急。只得举棍一点，原是迫于无奈，打算抵住，免得连身撞上，不想恰巧捣在崖缝树根有土之处，擦的一声连根带土，插进尺许，手震生疼。耳听下边二猪怪吼，山鸣谷应，似欲得而甘心，一眼瞥见右边不远有一突出的危石，不由急中生知，就势双手借这一抵的巧劲，神龙翻舞，往上一翻，下半身居然翻落石上。跟着右手攀石，就着左手拔棍之势，借劲使劲，运用回力，往后一退，仗着身手矫捷，居然脱险到了危石之上，连兵器都未脱手。惊魂乍定，再看下面，原来矮子的一双手直和钢钩相似，一路连抓带打，那只大猪虽然年龄久远，皮糙肉厚，比小的两只要利害得多，一样也是承当不起。先还犯性发威，拚命吼窜，恶斗了一阵，外面皮肉未伤，内里好些地方的硬骨都被矮子用内功重手法击碎，疼痛难禁，知不是路，厉吼一声，往前逃窜。周鼎丢槌纵落，正值那猪冲过来，势绝猛迅，这一下要被冲上，铁打的汉子也无生理，总算心灵身轻，微幸没被冲上。可是事也真险，周鼎身才纵起，那猪便从脚下冲过，到了崖下，矮子也跟踪纵到。猪见仇人追来，又怒又怕，立时旋转身子，负身蹲伏，张口掀牙，连声厉吼，两只怪眼凶光闪烁，似要爆出火来。矮子正想施展辣手除他，那只小猪将周鼎铁槌抢去，因遭连打，愤怒已极，两利爪抱定槌头，张开血盆大口咬住锤柄，鼻口里只哼了一声，猪头一歪，槌柄咬断，顺势甩出老远，一看仇人不知去向，却瞥见矮子追那大猪，野性正发，那知利害，把头一低，登开四只利爪，朝矮子身侧冲去。矮子闻声回顾，一见猪到知是那只小猪，身子

略侧，让过猪头，就势猛伸铁爪，一手抓住猪的颈皮。本欲抄起，仍用前法，抓破他的肚肠，觉着分量比先前那只还轻，皮也软些，刚一转念，那猪比前猪狡猾，一下冲空，猛然收势，回头便用獠牙来挑。矮子骤出意料，差点没被他掤上，不由大怒，右往下一按，跟着纵身上了猪背，双脚横踏猪脊，再伸左手下去，一同紧抓猪颈，施展内功金刚大力法，运足神力，两手折转猪颈，连头一拧，跟着双猪踏沙没石，猛力往下一踹，手足同时一齐用劲，口里一声断喝，猪颈扭折，背骨踏断，猪颈反仰向上，连身拗转，成了个半弓形，一声惨嗥，死于就地。周鼎在危石上面见小猪被矮子擒住，心想三猪都死矮子之手，自己未免不好看相，见大猪还在张牙舞爪，踞地发威，正在自己脚下，忽然想起一个主意，趁他全神贯注前面之际，迳将手中铁棍，比准下面猪头，双手用力，玉兔捣玄霜，对直朝下掷去。因知猪身坚实，刀枪不入，周鼎打造这两件兵刃时，特地吩咐匠人，一个带棱，一个带尖，棍的两头俱有三寸来长极锋得的三棱钢尖，本来艺精力大，又从高处猛力下掷，多么坚固的东西也没有不透穿之理，一下正齐当中掷中猪的头顶，直透穿到喉际，连声也未出，当时毙命。矮子拗死小猪，因左腿吃猪牙稍微擦着了一下，见大猪被周鼎一棍刺死，余恨未消，抓起猪身，一脚踹背，又拗了两拗，大喝一声："孽畜去吧！"竟用双手举起，朝前面一块怪石上猛掷出去。原意将猪头摔碎，不料黑夜之间看不甚真，竟过了头，跌入深草之中。还欲过去抓起乱摔，周鼎已是飞身纵落，向他恭身请教。矮子忽想起自己性情暴戾，怎还不改，猪都死了，多费这冤枉气力则甚，不由好笑，方始罢手相见。矮子先本是大模大样，及至问完周鼎姓名来历，忽然喜道："令师是萧隐君么？这人本领高强，我生平最佩服他。因路道不对，没法亲近。看你所学，还差呢，可是小小年纪，能这样，也亏你

了。我姓侯，现在护送你的亲戚虞舜民夫妻到此。他今天没处住宿，投的就是你家。我因听人说这里出了几只猛兽，怕他走来遇上，虽有好手随行，他夫妻难免受惊，特地赶来开道。我在崖顶上走，已然过去，听见猪吼寻回，便见这三只孽畜出现，凑巧到都打死。你快接出去，对他同行的小姑娘说，我比他先到了一步。今天他那对头不是刘家，船到早了一步，恰好错过，明早今晚，必还寻他，有我在此，决不要紧。可是这人也和姓刘的认得，总要串通一气，留点神好。话背人说。我愿意与你交个朋友，铁棍借我一用，用完送还。日后你去永康方岩一带寻我，再行细谈吧。这时我还有事，再会再会。”说完就猪头上拔了铁棍，不俟周鼎答话，纵身一跃，便上了崖顶，月光之下，黑影一晃，不知去向。周鼎惊訾佩不已。他全家都感激舜民，又是至亲至好，一听夫妻同来，想起先听猪吼，没有寻见，这三猪都似刚刚睡醒，恐已出谷，被舜民夫妻走来撞上，不是玩的。铁槌被猪咬断，不好使用，铁棍又被姓侯的异人借去，适才忘记，人已去远，思量无计，只得寻上前去，见了人再说，但望不遇那猪最好。眼看月光半照，天已不早，心里耽着忧，脚底加快。

等将舜民等一行接至家中，两下正在述说前事，忽听门外有人口角，忙赶出去一看，乃是两个脚夫在与舜民家人王升争论。周鼎问是何故。原来红蓼村只有数十户人家，舜民所雇脚轿夫，多因明早天一亮便要启行，由周铭拿情面分别安置在各乡邻家中借住。本来钱已开发，又给了加倍的酒钱，例应脚夫自去购买食物。周氏弟兄为人厚道，邻里和睦，情感甚厚，见饭食已过，又向各寄宿人家分别请托，代为整备菜饭。这些苦人遇见这好买卖，钱拿得多，主人还管吃的，明日官中又有赏号可领，多半喜动颜色，不住称颂功德。当各家饭快要熟，来喊吃时，众脚夫都在门外石板上亮汗，饮水歇息，听人一喊，蜂拥跑

去。只有两个壮汉仍坐石上闲谈，竟似没有听见。这两人原本不与众脚夫一道，当王升上岸雇挑子时，所有行李都是上肩就走，惟独昨晚渔人挑来的一长一短两件东西分量沉重，谁也挑他不动，多半试了试，无人肯抬。王升因未抵岸前兰珍说那东西要紧，见他正站在岸上，观看主人们上轿，刚想多找几人来抬，忽见跳板上跑下来两个穿布鞋的短装汉子，口里说道："你们不抬我抬，多重的也不怕。"双双走近前去，分明端了一端，说声："好重家伙！挑不行，我们抬吧。"说罢，岸上又下来一人，递过一根铁棍，二人把两件札成一件，抬了就走。那跳板都被压成弓形，轧轧直响。此时人和行李已全上岸，就剩下这两件重的，王升巴不得有人肯抬，匆遽之中，并未留意，还许多多给酒钱。那两人只哼了一声，没有答腔。王升心想，莽汉粗人，俱都如此。走到半途无人之处，才看出那两人未穿草鞋，不似脚夫神气，这才留神观看。因二人抬得当心，别无异状，也就没有细问。脚夫闪互相都熟，路上有说有笑，他两人也不理睬他们，自抬自的。始终不睬。后来野猪出现，众人俱都惊慌奔避，这两人却把铁棍抽出，站在舜民轿子前面，颇似要保护的神气。野猪跌落涧底，二人仍抬他的，没有一句讨好的话。到了周家，更看出他与众脚夫不合群。有那好事的脚夫过去一问，二人把鸟眼珠一瞪，喝道；"都拿力气换钱，许你抬，不许我抬？你管我吗，我又不要分你们的花红赏号，眼红则甚！"脚夫看出他力大凶横，没敢再说，讪讪的走了开去。王升看在眼里，早就想问，这时见众人都去吃饭，二人仍坐石上交头接耳，不时起身往来去两路张望，越发起了疑心，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去吃饭。二人先是不理，王升连问，才似理不理的答道："不饿。"王升见他大模大样，心中有气，仍不露出，又拿话一盘问。二人好似看出王升对他疑心，突然把脸一扳，答道："王管家，我看你事事留心，

满像精明强干似的。你盘我们的来历,有什用处?反正拿你的钱,卖给你一点力气,原式原样给你送到永康就是。漫说我们不是坏人,就是坏人,也坏不到你主人那里。真要出点什么花样,凭你这样吃货,一百个也是白送。”王升说道:“好好劝你吃饭,为何出口伤人?”二人说道:“我们饭是吃过,倒想喝两盅,只是挑的东西没人看守。弄丢了。横竖是你主人的,与你这等狐假虎威的吃货无干,我两个受人之托,也略微有点姓名,却是丢人不起。”王升听他通没一句入耳的话,实忍不住,两下越说越僵,如非王升自知打那二人不过,早来动手。二人却不着急,一味扳着面孔说死话,说得又挖苦,又刻薄。三人拦嘴,声音越来越响,周鼎闻声走出。先在路上未留神,这时唤过王升,问知究里。见二人神气泰然,仍谈他的闲话,若无其事。因听二人力大,月光之下,略一端详二人的骨架神情,行家遇行家,一见便看出是个外功颇好的会手,,怎么看也不是力行中人,想起舜夫妻所谈此事经过,已料定二人必有为而来,用意善恶,却还未定。自问还会应付,便使个眼色,对王升道:“苏小姐唤你,你先去吧。我来问他。”王升巴不得周鼎上前,抽空进屋告知兰珍定夺,会意应声而去。周鼎便把师父平日所说江湖上的过节礼数拿出,含笑近前,把手一拱,说道:“朋友辛苦。适才忙着款待舍亲,不知二位光降,未及请教。”底下话未说完,二人已一同站起,拱手答道:“周朋友,明人不用多说,我二人一个姓杨,一个姓方,原是受人之托,代苏小姐挑送两件行李,到了他永康家中才算交代。这东西太碍眼,疏忽不得。恐主客新见,照顾不到外面,所以守在这里,想喝两盅都没有去。这位王管家却假作聪明,冒充三官经,也不想想情理,看看人头,连人好人坏都分不出,竟来盘问我们。阁下不用再打招呼,似他还算这种人当中有良心的,我们决不和小人一般见识,也不会客

气。如有现成的好酒，就在此扰阁下两杯，菜有没有，倒不在乎。少时只管请令亲们安歇，如有风吹草动，我们还有一个伙伴就来，凭我三人亦能开发。倒是明早走时，阁下顶好一面叫人抬了野猪，前往官中出面领赏，点好脚夫人名数目，以便回来均分这赏号。听说已出到六百两银子，足够许多苦人分的了。话已说完，相交且等异日事完之后。阁下请进去陪客吧。”来人开门见山，周鼎不好再说别的，料定他不是恶意，只得道劳别去，一面命人端出酒菜，一面告知舜民夫妻。兰珍先因一心保护舜民夫妻，竟忘了两件行李沉重非常，尤其是那小的一件。直到东西由那二人随行李挑入周家放落后，还未想起。直到王升进来，一说二人情形，才觉自己初次出门，缺少历练，受人指教，只知照本画符，太已粗心，幸有侯绍暗中相助。听二人口气必是侯绍请来，否则照周鼎所说侯绍之言，抵岸时明在暗中保护，嗣见起身无阻，才赶往前面谷中开道，二人如有别意，侯绍先容他不得。但是这两件重要东西，世上只有四五人知道，侯绍并不在内。心方奇怪，周鼎正从外，述那二人言语，越觉所料不差。只不知侯绍何以得知此物现在己手，知道沉重无人能抬，特地约了能人，装着脚夫相助抬送。

正悬揣间，舜民忽想起昨晚由江家上祭回船时，马过松林，垂下一条人影，向手里塞了一个小布包，叫在无人时开看。因苇村为人豪爽口直，连日所遇多系不经之事，恐他日后张扬，未便开视。舟中睡了一个觉醒来，想往后舱夫妻同观，又觉兰珍尚未合沓，自己夫妻感他父女和江小妹救命恩德，又是个女中英杰，并不以侧室相待，同舟已是从权，当着苇村和男女下人，迳入后舱，背人密语，未免不大庄重，没好意思进去。因那布包外面写着“贺仪双色”字样，人影矮小，又和小妹所说的小铁猴侯绍相似，料里面包的必是两件妇女佩带的轻巧礼物，

东西贵重,恐骇外人眼目,所以不令当众拆看。嗣和苇村谈别的闲话,就此岔开,一直不曾取视。这时恰好苇村因坐轿劳累,饭后便由周于渭陪往书房榻上歇息,众女眷多在收拾碗具、铺设卧处,只剩周妻一人陪客,又领虞妻到里屋更衣去了,室中只兰珍、周鼎在窗侧互相商谈,就便取出布包。见外面包了好几层,打将开来,里面乃是一个三寸大小扁扁的白木匣,不假雕漆,像似新制就不久,摇了摇,没有声音。匣盖封口密固难开,猜是珠翠首饰之类。周家至戚至好,周鼎少年老成,又是高人门徒,便也不怎想避他,随喊二人过去,悄声说了前事,将匣放在桌上,叫兰珍开看。兰珍见那木匣刀痕犹新,乃是一块整木挖成,略刻关口,再用刀削一块木板硬插进去,封闭甚紧,那封口毛都有揉平痕迹,看出除四外为求齐整是用刀削外,余者都是用手,知道此人内功非同小可,但又不是侯绍所为,好生惊奇。忙用左手掌四指托了匣底,大指按紧上面匣盖,上下用力一搓,丝的一声响,匣盖半开,立时精光迸射,耀眼生缬,慌不迭紧用手遮住。遥望篱落外面,适才二人酒刚送到,正在举杯共饮,相隔倘辽,不曾看到,房内外更无他人,当把背朝屋外,抽开盒盖,仔细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原来那木匣里面用破棉絮裹着两件东西:那精光耀眼的,如果舜民所料,是一粒长圆形的径寸明珠;还有一件却是奇怪,既非珍宝手饰,又不是什么古玩,可是一个用精钢打就的三足蟾,大约二寸,刀法精细,形态生动,通体作苍黑色,两只突出的红眼,有绿豆大小,非珠非玉,莹滑晶明,闪闪生辉,灯光之下,彩晕欲活,看不出有何用处。底下压着二指宽一张纸条,写着“子长水佩,室之无失”八个字。底下也是一个三足蟾,乃一笔画成,笔力刚劲,画法圆熟,像是常画惯的花押,没有具名,看那语气,好似比那粒明珠还要贵重得多。头一句像是人名,又像是舜民生子长大以

后，给他永远佩戴的意思，俱不知此物用处。兰珍看了那花押，好似小时听人说过，也想不起，只得罢了。舜民嫌木匣缝口毛涩，开关不便，破絮又不干净，辱没了宝物，便没有要，随手扔弃。向周鼎要了点纸，包好珠、蟾二物，揣入怀内，嘱咐周鼎，不要告人。接着男女主人相继进房，那张纸条也随着棉絮弃掉，忘了检取。

一会，主人便请安置。舜民等天明就要动身，也就不作客套，分别就卧。只兰珍一人，因那两件要紧行李，日里几乎遗忘，又有侯绍带信，说今晚明早尚有仇人寻斗，暗忖舜民素无仇家，义父当年仇敌虽多，但已隐名多年，无人知他踪迹，人已死去，怎还苦寻不舍，莫非为的是这两件东西?越想越担心。暗中结束停当，把行囊内的兵刃暗器取出，放在手边，虚掩房门，将灯吹灭，和衣躺在竹榻上，默俟动静。舜民已往后面书房与苇村同榻去了。这一间原是周铭夫妻的卧室，因还未生子女，最是干净爽亮，主人特地让出，与虞妻、兰珍居住。地方却在前院，当中房屋，对面是周鼎的卧室，随来男仆都在里面打地铺。客睡以后，周氏全家，除二老外，都忙着料理半夜这顿早餐和路菜糕点之类，全在后院厨下，一个未睡。周鼎先和舜民、兰珍看完异人所送礼物，略谈几句，又亲向厨下取些干净酒肴，端出去劝杨、方二人饮用。道了简慢，正要坐下相陪，姓杨的笑道：“酒还扰你一些，吃的已够。我们相交日长，此时最好还拿我们当脚夫看待，大家方便。”说完，便催周鼎把酒留下，菜端回去。周鼎回顾脚夫们尚无人来，顺便请问夜来可有什事，姓方的答道：“老弟，我已看清主客住室和放行李的地方。我受人之托，照本画符，只晓得苏家阿妹根脚，对头如何寻他，并不知道细底，恐怕毛病不出在我们挑的行李身上。已有能人暗中保护，他要不行，谁也没用。不过恐怕来的人多，分头下手，那位

老前辈一个照顾不到，不能不留点神罢了。今天事巧，也许还寻不到这里，最好今晚能打发掉才省事哩。苏家阿妹必不会睡，对头要来，必由前门进去，行李放在堂屋，一进门就看见，他和令亲无仇无怨，姓刘的如未一伙，不会无故伤人。你只守定堂屋外间，如有响动，拦住府上人等，不可慌张走出，不等人快进屋，你二人也不出来迎敌。话虽如此，也只是防他万一派个把毛贼抽空暗盗东西，真要对头本人都到了屋里，那就折空老寿星，倒大霉了。我二人再倒两盅，人静以后便要离开，你自请吧。”周鼎一听风头这紧，好生愁虑，知道不宜露相。一旦有警，恐女眷无知走出，须先招呼，又恐惊了父母，只得偷偷告知兄长，说前面人太乱，来客行李重多，恐启偷儿觊觎，据自己查问路上情形，恐有人来扰闹，请设辞告知全家人等，莫往前院里来，夜深如有响动，千万不可走出，有自己一人足可发付，免惊吵老父宾 客。两兄都信得他过，如言嘱咐在讫。周鼎也和兰珍一样，迳往自己房中，将门虚掩，吹灯坐定，因没趁手兵刃，寻了两根木棒握在手内，等候动静，脚夫们要趁早，在各邻家酒醉饭饱之后，略坐一会，分别沉沉睡去。周鼎隔窗外看，见月色甚好，篱外石上方、杨二人已不知何时走去，四外静悄悄的。野地里庐蓼繁茂，微微起伏，夜静风和，庭树无声，夜凉如水，只远处旷野之中，时有两三声村犬夜吠，分外显得幽寂。侧耳一听，对屋窗户微响了一下，知道兰珍未睡，也在室中轻推窗隙，向外张望。估量天已交了四更，暗忖此刻正是要紧关头，照侯绍和方、杨二人之言，如有人来，已在附近交上了手，再过半更不来，还在前途相候无疑。心中既恐敌人当晚寻上门来，想了想又觉早些开发的好，心情老是不定。又等过一会，全无动静，实是不耐，心想方、杨二人不知埋伏何处，到底今晚有事无事也不知道，与其枯守坐此，何不出去看看，反正只在门外一

带，并不走远，堂屋也看顾得到，何况还有兰珍在对屋防守。一看室中，王升等鼾声大作，睡得正香，便把房门轻启，悄悄走出。夜静耳聪，隐隐闻得后院兄嫂们笑语之声，此外都是静荡荡的。再有更许光景天便大亮，客已快起，当前安静情景，决不似有祸变将临之兆。心刚略放，忽听兰珍一声娇叱，听那声音似在墙外，接着便听铮铮两响兵刃与暗器交触之声。适才听对屋窗户微响，未朝外看，也不过一霎眼的功夫，兰珍竟已飞身出去，不禁又惊又佩。当时一着急，未暇寻思，循着声音追将出去，跑到屋后墙外，那有兰珍和敌人踪迹，墙根下却横着两枝光闪闪的袖箭，知是打落敌人的暗器。事在紧急，不及拾看，往前一抬头，月光之下，瞥见两条人影疾行如飞，正往日间来路上跑去。前面是个中等身材的短装汉子，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后面追的正是兰珍，两人身法都快，晃眼已是一二十丈远近。刚想跟踪追去，猛想起家中还有父母来客和那两件重要行李，如何能离得人，万一来贼还有同党，故用调虎离山之计，那还了得！想到这里吃了一惊，看兰珍已占上风，不顾帮同追贼，忙往回跑，才到篱门，便听堂屋内铛的一下重物落地之声，知道不好，手扬木棍，飞身纵入。人才落到门口，还未闯进，听室内有一老人语声喝道："你把这名帖带回去，对他说，此后不许再寻虞、周两家的人为难了，快去！"周鼎身已纵入，见那两件行李已然挪开了些，屋当中站定一个矮瘦老头，正朝一个高身量的人低声呼叱。那人生得猿背蜂腰，二目神光足满，背上插着一把极锋利的钢刀，腰间挂着镖囊，精神勃勃的，甚是矫健，一望而知是个绿林的好手。方要纵步上前，老头倏地伸手一拦，喝道："周鼎不许妄动！快让他走。"周鼎原看出老头是自己一面，闻言刚一迟疑，那人已答了声"谨遵老前辈台命，后辈去了"，跟着人随声出，身子往旁一侧，便由周鼎身侧飞纵出

去。周鼎因兰珍尚在外面未回，还欲追出，老头将他一把拉住喝道："事情已完，你追他则甚？你老亲在堂，当人家是好惹的么！"周鼎听老头说话是外路口音，料是一位前辈英雄，才想起人家有相助一场，还忘了拜见请教，连忙恭身说道："晚生并非追他，苏小姐尚在外面追贼未回呢。"老头答道："这个无妨。那一同党不是他的对手，此时必与侯瞎子遇上，说几句话就回来。可对他说，前途已然平安，到家可将我给的那件东西找一显眼之处钉好，将来生子，给娃儿随身佩带好了。少时他夫妻起身，你也无庸相送，可命人将四只野猪分别寻到，抬往县中，领下官赏，平均分配。为这畜生，猎户们也着实不易，既命他们出面一场，不如多分一点，此外给众脚夫与同去的乡民便了。粗人无知，虽免相争，你如在此主持，自无话说，否则争端一起，必将你露出。大地劣绅恶棍都有，日后事多，官府知你有此本领，必来请助，休想安静。"周鼎诺诺连声，方想施礼称谢，请问姓名，老头竟没容他开口，把话说完，扬着右手道声"再见"，身子一晃，人便到了门外。周鼎忙喊"老前辈留步"，追出看时，那有人影，心想便飞也没如此快法，难道会隐身法不成？又跑向前十几步，回头往房上一看，老头已到了后院房上，身法快极，看时已往房后纵落，知道追他不上，半夜深更，又不便出声高喊，惊动四邻，异人失之交臂。心正惊惜，一回头，瞥见来路上又有两个敌人往回飞跑，后面追的正是兰珍。暗忖老头适说事已平息，怎还有贼人余党，偏又是往回路逃走？老头已将强敌赶去，估量不会再有人来。意欲两下夹攻，擒这两个笨贼，问个细底。一举手中棍，正要迎上前去堵截，忽听二贼狂喊救命之声，一看兰珍已快将贼追上，来贼喊声甚是耳熟，定睛一看，不由"嗳呀"一声，飞步往前便赶。还未赶到，兰珍已将来人踢倒，周鼎恐他手下绝情，忙喊："快些停手，是自己人！"同时兰

珍也发觉所追不是贼党，停手站定。两下见面，兰珍因家中无人，不顾细说，朝二人道声“得罪”，当先往回跑去。周鼎将来人扶起，跟着跑回。刚到家门，方、杨二人也从后院墙外缓步起来，面上神情甚是沮丧。兰珍去到房内看了看，料已无事，也放下兵器走出。周鼎因天色将明，人客快起，只邀二人在门外石上落坐，见兰珍走出，迎上前去互说经过，才知窗格微响竟是敌人所为。

原来兰珍先见对面房门虚掩，知道周鼎也在守伺，想起适才分手时，忘了招呼一声敌人到来如何分头应付，深夜之间，对屋住有下人，不便过去，只得罢了。一会三鼓过去，毫无动静，追想身世，方在伤感出神，忽听前窗微微响了一下。兰珍虽从苏翁学了一身本领，遇敌尚是初次，当时急于擒贼，又恐惊动众人，给周家留害，仗着心灵手快，身法娇健，乘着外面拉窗之便，跟着一手持剑，一手顺势推开窗户，飞身纵出。那窗户本来虚掩，没有关紧，一推便开，一到外面，便见地上月光映出一条人影，顺房沿正往墙外闪去。兰珍不知敌人调虎离山，目光到处，跟踪跃上房顶，来贼已纵落墙外，如何肯舍，忙又追踪下去。脚才点地，猛觉一点寒星迎面飞来，知是敌人暗器，举剑一隔，刚刚打落，第二箭又到，兰珍照旧隔落，纵身一跃，便到来贼身前，手持宝剑，分心就刺。来贼是个三十多岁的大麻子，身法绝快，手更狠辣，两箭没有射中，敌人业已追近，也颇吃惊，闪开宝剑，装着欲逃之势，身子往旁轻轻一纵，等兰珍二次纵身追击，倏地施展绝招，改退为进，一个飞鹰回翼之势，反身跃起，照准兰珍连肩带背一刀砍下。兰珍还算武功精纯，没有中了他的诡计，脚未落地，一见刀到，使一个独手擎天之势，用足平生之力，振臂往上一隔。兰珍手中乃是苏翁当年纵横江湖的一口名剑，来贼所用也是一把精钢百炼的好刀，刀剑相击，仓

郎一声，兰珍迎势匆促，剑锋略偏，虽未将刀砍断，刀锋微触剑，已砍缺了一个小口。来贼甚是内行，一听响声便知刀已受伤，好生痛惜，同时又觉出敌人力气甚大，这一剑连臂膀都震发了麻，方信名下无虚。此来原为诱敌远出，以便同党下手，不敢恋战，纵身跃出老远，回头就往前跑。两下用力都猛，兰珍悬空上隔，越发吃力，刀虽挡开，落地时身子也晃了一晃方行立定，就这略一迟顿之际，敌人已跑出老远。适才险遭暗算，心中愤怒，举剑追去。周鼎先朝院外看了一会，毫无迹兆，兰珍出时，面正向里，以为兰珍推窗外视，就此疏忽过去，直等闻得兵刃相触之声，发觉有变追出，贼已跑远。后来兰珍追进谷口，贼人连发暗器俱被打落，眼看追近，正要反身来斗，两下还未交手，忽然平空纵落一个矮子，只一照面，便鹰拿燕雀也似将敌人一把抓住，不能动转，附着耳朵，说了几句话，来贼恨恨而去。兰珍赶到，贼已放出，一看那人正是小角猴侯绍，连忙上前行礼拜见，叫了声叔父。侯绍道："我先只知白凤娃这贼婆不忿，狗子吃了人亏，因事由你起，不听他丈夫的话，暗命党羽与刘家小贼送信，命他暗中下手，害你夫妻。谁想事有凑巧，那老酒鬼又给你夫妻惹下一场是非。他那日拿了你几两银子，前往相熟酒家买酒。那酒家姓王，有个儿子叫王明，自幼爱武，跟酒鬼练过几天，因打伤人，逃出在外。不知怎的被他拜了一个能手为师，当晚刚刚同了他师父一齐回来。本就有点耳闻，那两件东西在令尊手里，只访他不着。这老东西酒馆泄机，王明向那能手一说，偏巧白凤娃闻得此人到来，强接到家中款待，一个是想报仇，一个是想打抢，正好同谋。因男贼不愿失信于我，再三劝他，不可现地下手。那人虽想和我斗一下，照理也得顾全主人面子，才没有动。此进我和酒鬼全未得信，多亏令尊一位老朋友从远方寻他到此，见人已死，因访你得知此事。那晚

上挑行李催你们快走的，便是他。随后又给我送了一信，他说沿途护送，叫我先赶到兰溪码头上寻人抬那东西，并作准备。这位老先生果然老谋深算，敌人算准时辰由刘家起身，到码头时，你们船已先到，往小路走了，走时又未向脚夫们说去向，打听不出。正想明日赶往永康，回到刘家一问，猜你夫妻必往周家投宿，夜间又赶了来。我虽能敌此人，无奈我的助手只有两个，他的徒党有三人，个个能手。我知那位老朋友必要相助，便在这里等他。二更带了一个徒弟前来，在谷中和我打了半夜，未分胜败。忽然来了一个党羽，唤止我们，向他说了几句。他知那位老朋友一出面，再不罢休，立时现眼，才对我说了两句交代话，两罢干戈。并说他用调虎离山之计，另派两徒往盗东西，如已盗去，必然交还，如若与你交手，可速唤止，此事算了，他也不去刘家，后会有期。我挖苦了他一顿，便即赶来。恰好那斯回门，气他师徒不过，先擒到手，问明之后，再行放走，一再特意把他引到我的身上，日后免他又寻你们晦气。现时那位老朋友必把事情办完，此行尽可无虑。这师徒四人不是无名之辈，都丢了大人，休说刘家父子，连白凤娃、狗子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我想会那老朋友一面，日内即出永康，遇便也许看望你们。路上如遇贼党，自觉可胜，只管丢他的人，都有我呢。”兰珍便问那老朋友是谁。侯绍说：“此人不叫我对人说他来历名姓，不能失信。好在他送得有一件东西，那是他的名字符记，仔细一想，就知道了。快回去吧。”兰珍只得拜别，回头就跑。一出谷口，他正遇见那两个苏州猎户，因周鼎打完野猪遇见舜民夫妻，忙着接回款待，忘了寻回二人。周鼎去后，越等越不见影，有心回村，又恐周鼎为野猪所伤，不知究里，见了周铭无言答对，等到半夜无法，仗着能闻风嗅兽，可以趋避，打算趁着月色，前往猎窟附近，寻出周鼎下落，伤了便抬回去，就是死了，

也可编词交代。正往谷口一带探头探脑，忽见一男一女持刀飞跑，似是仇杀，又像遇盗，看出两人步法飞快，俱是能手，那敢招惹，忙向树后藏起。等了一会，见无声息，以为去远，刚走向路上，恰值兰珍跑出，见二人也是短装，佩有弓刀，神情鬼祟，见人就逃，误把他当成贼党，持刀就追。二人又当是女贼，把先一男子杀死谷内，又来伤他，越发害怕，忙往回路狂奔逃命。兰珍脚程自快，一会追上，一腿一个，便是踢倒，方觉贼太脓包。未及喝问，周鼎已看出是二猎户，出声赶上，二人也说了自己来历，兰珍甚是好笑，丢下先跑。周鼎只得饰辞，说这是舍亲，武功甚好，适才追赶一贼，事出误会，并略说日间除猪之事。二人一听四猪全死，立时兴高彩烈，转怨为喜，既享名，又享利，巴结还来不及，那里还肯再出怨言。

方、杨二人原是绿林旧人，家住兰溪乡下僻静之处，乃侯绍的后辈，二人这次刚由北五省做了一票买卖回来，侯绍在江边与他相遇，知道二人力大，正寻不着人，便托了他。二人素对侯绍敬畏，难得有事相烦，正可借此献点殷勤，立时应诺，在江边守候。等船到来，乘着忙乱之际，假充脚夫将行李抬到周家。一进门向路道，便料敌人当晚不来则已，如来，他猜客住后进，必从后墙纵入。二人本领本来不强，只知周鼎是个会家，年纪却轻，没甚看得起他，意欲显一显本领，所以嘱咐周鼎只守护着那两件东西，自往后墙外觅地埋伏。等到将近四更时分不见动静，方以为当晚或可无事，谁知敌人也料到侯绍要和他为难，又知兰珍是个家学渊源的能手，来时把徒党分作两路，自当正面，另命两贼用调虎离山之计，一个将人调远，一个力气最大的去盗东西。方、杨二人，正在低声谈论，忽见屋侧人影一晃，知道有变，忙追过去。来人乃是一条细长大汉，身法甚是矫健，见了二人，两下一言不发便动了手。二人先见来人背插单

刀，并未使用，只凭双手来斗，脸上带着看不起人的神气，自己也不好意思再用兵 刃。不料来人武功精深，竟是劲敌，打了不多一会，双双被来人点了哑穴，总算没有伤害，只挖苦了几句，便即纵身上房，进了周家。二人还当敌人只是一个，实则敌人用计甚巧。来的二人并不同路，二个和人动手，一个早从邻室窜房过来，望见厨房灯光，前往偷听，探出兰珍行李俱在前院，飞身赶去。二人躺在地下着了会急，正气得无计可施，忽见房上纵落下一个矮老头，到了面前，略为一点，便将二人穴道点活。二人知是前辈高人，连忙行礼，称谢请教。老头道："那点倒你的人便是何雄，乃钱塘四少中最狠的一个。你二人跌倒在他手里，也不算丢大人。这厮还有一样好处，占人上风，当面喜欢刻薄几句，背后永不提说，为人也是狠在外表，善在心里，况且今晚又吃我擒住，吃了点小苦，怎肯向人宣扬，丢他自己的人？只你们不提好了。你们相助兰珍夫妻，虽是受了侯朋友之托，也无异帮我的忙，仍恳二位将东西抬送到家，足感盛情，怎么向我老头子称谢?主人周鼎乃黄山萧隐君的得意弟子，你二人把他看轻，未免走眼。目前小辈中新出能手颇多，以后休再以年貌取人。还有，洗手宜早，绿林中终非久居之地，能保首领的有几个？这几句话，便是我老头子为朋友的一点忠告。你我相遇，总算有缘，异日如有为难之处，寻不到侯朋友相助时，可去雁荡小龙湫后崖绿杉村中寻我好了。"方、杨二人忙问老前辈尊姓大名。老头把右手一伸说道："我住的地方便是我的姓名，到时寻找我自知。后会有期，快到前面去吧。"说罢，身形微闪，便自纵落屋后竹林之中，一晃不见。二人见老头伸手时好似只有三个手指，绿杉村不像人名，二人家在南方，作案却在北五省一带，想了想，没听说有这么一位右手只剩三指的前辈高人，当时很不过意。吃了人亏，好生惭愧，垂头丧气到了前

面，见着周鼎一问，果然难关已过。总算周鼎聪明，见贼自后来，二人竟未觉查，面上神色又不自然，并没深问。

一会天光渐亮，脚夫们纷纷起身，在原借住的各邻舍家中吃了些泡粥隔夜饮，齐集周家门外，将行李搬出札捆，等候启行。随行男女仆人等，也早在主人起身之前打好铺盖卷。舜民夫妻和苇村相继起身，梳洗之后，仍往前院周铭房内落坐。一场祸事，一夜之间消弭无形，除却兰珍、周鼎二人，谁也不知一点信息。兰珍知事已完，前途料无凶险，乐得放从容些，并没有像昨晚预拟的那样匆忙。等主人把送行早饭端出，大家吃完，略为梳洗，日头已出现多时。主人自然殷勤送出老远，方始别去。舜民先不放心，暗嘱虞妻悄问兰珍，只问出事已平息，此后无忧，还不知道夜来那等凶险。直到回抵永康好几天，才知细底，好生惊异不置。到家又听乃兄所说弃官之事，由此引起子孙兼习武事的心事，此是后话不提。一路无事。下午行抵永康家中，舜民安置好了苇村，匆匆进入内宅，由虞妻转述兰珍之言，知道还有两个风尘中的异人，受侯绍之托，相助抬送行李，忙命王升追出去请。答说二人将行李送到，因别人无此大力，仍由他一直抬时内室，王升事前得了周鼎的密告，早已改了礼貌，因不令先说，到家开发脚轿时，特意将他留住，准备少时觑便暗告主人，稍加礼遇，不料一转身的功夫，二人业已乘乱走出，把先要过去应得的加倍力钱留赠王升，等得发觉追出查问时，脚轿夫们都在村口小茶馆内歇腿喝茶，尚未走去，只方、杨二人不知去向，问谁都说未见等语。舜民闻言只得罢了。心中惦念长兄尧民，连点心都顾不得吃，出陪苇村略说两句，便一同去至尧民家中看望。

尧民早有下人送信，闻兄弟得信，即日由湖上赶回，并且苇村也同了来，多年未见的手足至亲，甚是喜慰，正忙着要过

来，一听三人同到，连忙接出。三人相见。俱都执手呜咽，悲喜交集。同到内书房中，落坐献茶，吩咐厨房开上点心，准备夜间酒饭。舜民等下人走出，稍问这次弃官经过，才知尧民因公开罪督抚，以前京中朝贵得罪的又多，内外排挤，几乎受人中伤，虽经幕中好友设法弥缝，免去陷害，旋即急流勇退，告老休致。可是对头气仍不出，暗命随同护院的武师勾结绿林中人埋伏中途，意欲连尧民全家老小一齐杀害，事情真个险到极处。也全仗着一位异人暗中保护，方得化险为夷，安抵故乡。因路上那异人曾杀死两个对头派来的盗党，虽然杀得巧妙，好似与尧民无关，终恐事泄，余党上门寻仇，所以赶回，与舜民共商预防之策。舜民也把自己所遇大略说了。因闻知魏良夫、钱新民两个运筹策画的名幕好友和那异人俱同了来，在后花围客馆中居住，空时请见。尧民说："良夫、新民少时自来。异人虽然在此，常时外出，行踪无定，除魏、钱二人和自己外，不见生人。你虽愿见，但还有苇村在坐，不便勉强，好在你已回家，早晚可见，不必忙在一时。在明早抽空来见一面，等苇村回杭之后，再行常聚畅谈好了。"舜民只得罢了。苇村与尧民兄弟虽是戚好关心，但知尧民得罪人多，事关紧要，恐他兄弟久别重逢，或有背人的话，略叙寒温，便推看桌上书画，走地一旁。尧民兄弟为人周到，恐他多疑，又知他嘴敞心直，除了几句机密的话把声音放低，略说大概外，余者都是寻常谈话，故使闻之。等话说完，下人开上点心。苇村走过，尧民重又补叙前事，只隐起途中遇盗、异人相助一节。舜民乘便又进去拜见了一会嫂子。苇村听出事情已完，当是想念兄弟，故作惊人之事，深以尧民此次急流勇退、早日归田为然。跟着魏良夫、钱新民来见，宾主五人一同畅叙。尧民作内外官多年，饮食也甚考究，彼此谈宴甚乐。虞妻早带兰珍随后赶来，拜见兄嫂，由尧民之妻张氏后面备席

款待。在席女眷都夸兰珍温柔貌美不置。外面尧民又给兄弟筹议了一阵纳妾之事。舜民说虞妻甚爱此女，已拜姊妹，娶时须按妻礼相待。尧民人较古直，又听舜民匆匆说个大概，不知详情，老大不以为然。后来还是苇村说起江中遭风遇险、二女相救经过，尧民一想，久别的垂老弟兄，他又中年无子，平日坚不纳妾，自己都曾函劝多回无效，难得答应，既是一个奇女，又出弟媳心意，何苦再强他不欢，也就不再坚持成见。舜民见这一关居然通过，别无阻碍，可以略报二女和苏翁高义，心中大喜。五人谈至深更，女客散了多时，还未舍得分别。后来尧民恐苇村途中劳顿，须要早息，言明先住舜民家内，过几日再来己家下榻，白日往来两家，分别延款，方始拿自己坐的轿子送回安歇。舜民到家，经虞妻转叙嫂氏所说途中涉险遇救经过，竟比自己所经还险得多，好生惊异。次早尧民下帖请客，舜民陪了苇村同去，假说往后院与嫂氏请安，并查看侄辈功课，才得抽空到了后园。见着魏、钱二人，一问异人，天方黎明，便说要去雁荡访友，约有半月归来，再与舜民相见，已然不在。舜民无法，又向魏、钱二人细问异人来历，才知尧民这次儌幸免祸，也是一念之善所致。

原来魏良夫虽是个不第秀才，但是学问渊博，多才多艺，刑名钱谷之学均所擅长，智计尤为过人。因为屡试不第，家况清寒，不得已幕游在外，频年辗转，始终不曾遇到一个识货的好东家。先经朋友引荐，在前任闽臬署内当幕宾。东家是个识字无多的贵胄，官由夤缘奔走而来，每日只知巴结上司当道，酒食徵逐，公事都操在两亲近幕宾和心腹家人手里，对他并无一点器重。良夫虽觉无味，但是为家所累，莫可如何。总算东家出身华族，手还大方，只管看不起他，冲着荐主情面，钱却没有少送。良夫性喜登临，反正无甚事办，便择那好山好水之处，

寻胜探幽，游他一个尽兴，往往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东家也不来过问。正过着清闲岁月，东家忽为亲信恶幕所误，贪了一笔大赃。御史风闻入奏，朝廷震怒，派员密查，仗着京中显要多半世交，得信尚早，查的人又受了请托，虽然没有把事闹大，官却丢了，后任便是尧民接替。良夫机智绝伦，长于料事，当前任事还没有发作，便看出照此闹法非糟不可。想起自己白受人财，未曾效力，有心想给他出个主意，消祸无形，偏生东家被那两个恶幕把持，轻易见他不到，如何可以生效，人微言轻，说也无用。同时又恐事情闹大，万一受了牵连，冷板凳业已坐够，无意再在福建勾留，便写了一封信辞馆。本意书上即行，谁想东家虽是昏庸，对人却厚，见他求去，竟送了很厚的程仪。良夫终觉就此丢下一走，问心不过，行时盘算了一阵，写下两封信，一封道谢，一封隐去姓名，交给东家一个老年世仆，里面写的便是给东家免祸的计策，烦他到事发时，再行呈上。后来查办的人虽受朝贵请托，因为人证确凿，无法消弭，好生为难，最终仍仗良夫这一封信，才得大事化小，含糊过去。良夫信上以后，当日搬出衙署，寻了福州城外一个素识的庙宇清泉寺住下，打算待过两天，买点土物，立即起身，回转浙江原籍家中看望一下，再打出门主意。不料那年福建大暑，时方初夏，天便奇热，常下大雨，湿气异常之重，刚住了一天，第二日便中暑发痧，几乎死去。挨了好些天，病体略好，又长了一身湿疮，双足肿痛，不能下地。共病了三个来月，容到痊愈，人既清瘦如柴，天又热得人喘不过气来，病体孱弱，如何敢走长路，冒暑回家，只得打算秋凉之后再行他去。良夫偏又惦念家况，头一次病才好些，便把所得程仪和平日积存的银子分出多半，托便人带了回去，下余少数旅费，二次生疮病倒早已做了医药之资，花个干净。还算寺僧是个方外之交，不特照常款待，遇到必需之用还给他垫

补，可是寺在附廓山中，山名雪峰，寺址幽僻，没有香火，寺僧寒栖只带三个徒弟，种着几亩山田果树，勉强够用，也颇清苦。长此下去，终非了局，如何还有还乡的旅费？心中焦灼，去到城里一打听，东家只是丢官，没有闯出大祸，现时业已进京；几个估量可以通融的寻常朋友，事有凑巧，就在这将近三月的光景，全都风流云散；只打听出原荐主升了陕西藩台，一则路远，二则也不是个识货的主人，上次转荐，虽因自己水土不服，一半也是受他左右排挤，借此推出门去，怎好往投？闷闷回到寺中，越想越烦，加上跑这一天，中了点暑，连急带受热，三次又复病倒。尚幸没有前两次重，人能起坐罢了。这日午后下了一场大雨，山中气候比较清凉，方觉身子略为松快，寺僧寒栖进房看望，劝他趁着雨后新凉，到山门外游散片时，免得老在房中枯坐，闷出病来。良夫不便拂良友好意，随同信步走出。到了寺门外面一看，寒栖已命徒弟将左近崖坡上的一座山亭打扫干净，铺下一张凉席，两个蒲团，一大盆隔夜浸入井泉的瓜果，更恐良夫病后不喜生冷，又命徒弟在亭外坡石上生了个红泥风炉，用松柴烧好一壶新泉，准备烹那新近从武彝带回的新茶。夕阳新霁，晴虹丽天，四围山色，苍润欲滴，榕阴柳荫中，到处都是蝉鸣，知了知了之声，鸣和如潮，与远近松涛泉瀑相应，汇为天籁。一阵清风过处，碧枝摇舞，杂花乱飞，起伏若浪。遥望山外平坡浅陇中，时有二三牧童叱犊归去，出没斜阳丛树之间，笠影鞭丝，宛然如画。景物既佳，加以主人情重，设备风雅，不觉烦愁尽去，心胸开朗起来。一会，小和尚将新茶煎来，寒栖命将瓜果切开，取些到亭外去吃，自和良夫对坐清谈。良夫饮了半杯，方夸茶好水好，忽见山角下转过一个中年人，便衣便帽，手夹一把遮阳伞，周身都被雨水淋湿，急匆匆低着个头，绕着地下积潦，连纵带跳，直往庙前跑去，看神气颇似一个久惯

跟官的长随。良夫指对寒栖道："老禅师，施主上门了。"寒栖笑道："荒山冷寺，素无香火，这人不是问路，便是投宿借斋，庙中还有两个徒儿，自会答对，我们只管品茗看山，不必理他。"良夫方要说这人恐是前站，后面必还跟有他的主人，话未出口，但见山角小径上又走来两人：前行的是个年约五旬的老者，虽也穿着常服，神情动作俱都不俗，一望而知是个微服出游的达官显宦；后随那人身材稍瘦，年纪较青，像是前行老者的幕宾，各自低着个头，提了衣襟，脚找干处，向庙前走去。身后不远随定两个乡民，用扁担和衣服里抬着一人，周身水泥淋漓，像是烂泥沟里刚捞起的神气。良夫便对寒栖道："我说后面还有主人不是？你看你的事情来了。照我眼力，那老者定是城里的现任官府，出游遇雨；后面抬的那人，想是失足坠入泥沟受伤，就近抬到庙中歇脚，讨些饮食。你想躲开，由徒弟们接待，恐还不行呢。"寒栖也觉所料甚是，刚把眉头一皱，还未答话，先那长随已从庙中当先跑出，见了老者，抢步向前打了一千，垂手禀道："回老爷的话：这庙里只有两个小和尚在家，说他师父已陪一个姓魏的俗家朋友，往前山看晚景去了。师父脾气古怪，向来不应酬客人。这庙也素无香火。他到能作点主。请老爷示下。"说时，小和尚也从庙内走出，见了来人，合掌行了僧礼。老者闻言，便对那小和尚笑道："我们闲游遇雨，路救一人。这里离城市太远，想借你庙少歇一会，用些茶水，借一块板，抬他进城养息，走时给你香资。既是你能当家，不必再喊你师父回来了。"小和尚合掌恭身道："小庙素无香火，救人是我佛门应做之事，请将人抬进去吧。"良夫见来人似个贵官，说话和气，全无一点俗吏威势，甚是心许。正在留神观听，那长随猛抬头，悄向老者禀道："和尚就在对面山坡上，也不下来接待。"老者瞪了他一眼，意似不许多说。来人除长随外都站坡下，背向山亭，

本没看见亭内有人，长随这一说，被同行中年人听去，回身抬头来看。两下相隔本只三四丈远近，这一看，正一良夫彼此目光相对，互把面容看清，不禁同时“嗳呀”一声，一个由亭内跑下，一个觅路上山，彼此握手相视，喜出意外，哈哈大笑，各道幸会不置。原来老者便是 新任臬司虞尧民，同行中年人便是他聘的名幕钱新民，与良夫原是十年前的旧交至好。到任后，听人说起良夫曾在前任幕中，因想有此好手，怎会惹出那样大祸，心还不信。后来问出东家对他并不信任，日常出游，未事败前早已辞馆还乡，心替良夫可惜，否则留他在署，岂不多一臂助！尧民闻得有此好手，还令新民给他家乡去信邀约，正盼回信，不想无心在此相遇。二人见后，连忙一同下坡，见了尧民，同去庙中落坐。尧民道了倾慕，俱甚欢忻。经此一来，寒栖自不能再作不理，少不得也要敷衍一阵。好在宾主都非俗流，各自 略述数语，颇为相得。那病人早经长随安置僧房榻上，脱了湿衣，灌些热水，人还是一息奄奄，不能起坐。坐定略谈近况，尧民心还惦记所救之人，要亲自去看望，，新民便邀良夫同去。到了一看，见那病人是个短小身材的中年人，此时刚刚救醒，气力虽然不支，二目神光外射，颇不寻常。良夫素精风鉴之学，常年旅食，阅人甚多，心中好生惊异。病人见三人进来，只睁眼看着，并无寻常乞怜感恩之状。尧民、新民各宽慰了他几句，也不答腔，反把双目闭上。二人也没怪他。尧民回顾长随张福，问病人吃什东西没有。张福说：“刚喝了一碗糖汤，粥就煮好。等衣服烘干，便借门板抬走，只一到前面镇上，便有藤轿好雇了。”尧民道：“我看此人不过刚有转机，轿子如何坐得？还是门板平抬稳当。少时途中雇上轿子，张福可向人家借匹快马，赶在前头，将医生请到公馆等候好了。”说罢，又往病人榻前看了看，才行一同走出。回到前面，寒栖已令徒弟下了三碗素面上

来，三人且吃且谈。

良夫问起救人经过，原来尧民也是一个烟霞痼癖，最喜微服出游，选胜登临，就便寻求民隐。为了常时出门，家眷不住衙门，另外打有一处公馆。到任以来，天气奇热，一直没出过门。这日原因长乐县出了一桩要案，有人上控，事主是个福州大绅士，家住鼓山附近，便和新民商量，借着游山为名，天才亮，便趁早凉走出。先到鼓山探问了一回，找个镇市吃了一顿午饭。福州富庶之区，二人穿著并不华贵，又是初出访事，到也无人看出。饭后打算回去，一看赤日当空，离城又远，新民偶然谈起雪峰之胜，尧民不觉心动，贾勇说道："回城更热，这里虽热，还有榕阴之下的野风可吹、野景可看，率性游完雪峰再回去吧。"新民恐他年老，不胜暑热，从旁劝阻，就要去也等日色偏西再去。尧民笑道："茶馆酒肆之中，来往多是市侩，看见他们，先添了好些热气。下午再往，到时已近黄昏，无可留连。此时前去，虽冒点热，但是越往后越凉快，到了那里，正好时候。你看那边夹道都是榕树，坐轿到热。我们由树阴之下绕向前去，有你这位雅人同行谈话，决不显热，不信你就试试看。真要中署，张福还带有上好救急痧药呢。老夫久惯这种生涯，少时趁着晚凉，步月而归，才知此游之乐呢。"新民强他不过，只得应了。主仆三人路上向人打听，知道后山有一庙宇，风景不恶，原意就打算往寻寺僧谈谈，还未行抵山脚，便遇倾盆大雨。主仆三人，就张福带着一把阳伞，也抵不住雨势，勉强寻了一个略高一点的岩口，避了个半时辰，雨才略住。尧民见湿云茫茫，满空急驰，天际斜阳，先似雾约纱笼，万丈红光，时从云隙中向天空迸射，云层掩映，幻为绮霞，更有晴虹一道，高亘天中，细雨蒙蒙，时随斜风吹到脸上，湿润润的，顿觉眉宇清凉，暑气全消，胸襟为之一快。大雨之后，岩前平添了好几十处飞泉，凹处雨水，积为

急流，到处水声潺潺，与林鸟噪晴之声相应。方和新民说景物清丽，为到任以来仅见，峰后之景必然更胜，欲命张福朝前探路，看由何处可以绕过，忽听左侧有人“嗳 呀”了一声。尧民听出是负痛的声音，疑心有人雨中失足坠崖，忙和新民走出寻视。见岩侧不远，上面飞瀑下垂，粗约二尺，下面是一小池塘，塘心深草多半枯焦，看神气岩上原有一条瀑布，下注塘里，因为天旱日久，瀑布塘水相继干涸，经此一场大雨，岩顶积水，又复随流成瀑，所以塘里虽然有水，草却是枯的，方诧人声明在这里，怎的不见，新民连喊人在那里，也无应声。三人正要顺路寻去，忽见塘中水草响动，先还以为水蛇之类，定睛一看，新民眼快，首喊：“人在塘里，张福快些拉他上来！”张福用伞柄俯身拨草一看，果是一个身材短小的中年，全身浸在水泥里面。想是口喊不出，知道有人救他，频频手足乱动，尚未身死。潭水本来不洁，到处又有深草堆积，只半边脸被水泡住，上半身地势较高，不曾进水，所以没有淹死。唤了两声不答应，尧民命他脱了长衣鞋袜下去，拉起一看，那人耳目紧闭，周身泥水污湿，乍看貌相和打扮，却像是个读书人。暗忖避雨之先，老早看到崖前一带并无人行，料是受暑发了急痧，心中烦渴，神志昏乱，望见池塘，以为有水，意欲就饮，一个立足不住，跌倒塘里死去，被冷雨一激，才有了一线生机。见他气息仅属，不能言动，当时动了恻隐，忙命张福将身带暑药取出，与他闻上，旱后山中雨水，恐怕有毒，不敢妄用，又塞了好些在他口内。待了一会，居然打了两个喷嚏。尧民知道有救，命将前心解开，自取制钱给他刮痧。正刮之间，瞥见他那口袋内有一封书信，虽然被水浸透，上面字迹仍可辨认，心想此人形迹可疑，恐他如此暑热急行，或者有什么紧要之事，顺手递于新民，轻轻撕去信封，揭开一看，不禁大惊。原来那书信只是寥寥几行字，文既简古，书法

更佳，大意说那人是接信人的救星，一到便可转危为安。还有两句隐语，不知何解，称那人做“星叔”，信封上只“拜乞赐交三舍弟手拆”九个字，收受双方都无姓名。最奇怪是，当天七月十四，发信日期是七月初十，地点是在兰陵，收信人却是福建，只没说出那一县来，信上也有“星叔初十夜行，计程至迟望前可以及闽”的话。暗忖古兰陵郡即今江苏常州府治，去此数千里，四天功夫，快马也不能到，这人怎有如此脚力？悄悄给尧民看了，尧民大是惊异，料非常人，急欲将他救醒，想起峰后有庙，正要命张福背往，恰值两个乡民在远处经过，忙命张福跑去唤来，一打听，村镇人家左近虽有，比较还是那庙最近，决计抬往庙中，讨些水吃，给他把湿衣烘干，略为歇息，再行抬回城去调治。那乡民原是从镇上卖完柴草回头，只带着一条扁担和些草索。急切间找不到搭人的木板，新民出主意，叫二乡民各把身上短衣脱下，连同张福和自己的汗褂，用草索系成一个软兜，将人放在里面，外用草索连头代脚套上几匝，将扁担从中穿过，才得抬到庙里。

新民说罢前事，又将那封信取出与良夫看。良夫见那信纸信封俱甚精雅，写作两佳，虽然被水浸过，钱新民也是个名幕，揭贴挖补等手法均所擅长，再加天晴了好一会，纸已逐渐干透，除信封粘口水融，裂开数片外，信纸字迹依然完好。那隐语写在信的后边，乃“良冶莫致，前略未期，奈何”十个字，像是要找铁工铸什么器械，语气却又发愁难找好手，以致前此策略难于成功。一件铁器，何以看得如此重大？经时许久，竟会找不出一个好铁匠，又觉不似。三人俱觉别有深意在内，当时想他不出。一会张福来报：那人二次服药之后，又给他喂了些稀饭，神志业已渐清，只不爱理人，问话不答。适才衣服烤干，给他更换，他见钱物俱在，只没了那封信，嘴皮动了动，似想问话，又

止住没说出来。临出门时，忽问将才进房看他的是现任官府么，小的把老爷和钱师爷的官衔和姓名跟他说了，他也没托小的代他道谢，只说了句“难得”，便把眼睛闭上，说话好似两湖一带口音，并请示行止。尧民见天色已渐入黄昏，忙着进城延医，因见寒栖不俗，又是良夫的好伴侣，特写了五十两银子的香资，明日着人送来，并约定秋凉后常去公馆谈谈，彼此结一方外之交。寒栖合掌谢了。良夫早经新民代东家致意，延聘入幕，宾主均非庸流，用不着什么过节礼教。尧民更是爱才若渴，心慕已久，当时便请同行。良夫穷途之中得此贤主，自是高兴，又急于想知尧民所救异人来历，当时应诺。因为热天无须多带行李，略带两三身换洗衣服，便即起身。病人始终闭口不发一言，仍由原来二乡民借了庙中一块木板抬送。寒栖师徒送出里许，方始与良夫殷殷握别而去。时已黄昏，晚烟四起，日色欲晦。走不多时，榕阴月漏，遍野清光，碧空暗霁，织云不染，月朗星稀，分外高洁，一行趁着晚凉赶到镇上，雇好藤轿小驴，病人因乡民看出雇主大方，执意抬送到底，也没换人。进城时，早已万家灯火了。一到了尧民公馆，张福和二乡民依次先到。张福最先到家，一面命人去请医生，一面命厨房准备接风筵席，铺陈来客和病人下榻之所，然后迎上二乡民，引他由后门进去，从优开发脚钱，将病人安置在花园厢房以内。尧民等三人跟着坐轿到来，先去花园看了病人，等医生赶到，看完脉象，开了药方，才往前厅入席欢叙。那病人原是冒着酷暑晓夜赶行，途中染受山岚瘴毒，发了急痧，眼花寻水，误落泥潭，本身已死，后来吃暴雨崖瀑一冲激，虽然微微苏醒，但只心里明白，不能言动。尚幸为人机警，本质健强，闻得崖侧人语，强挣着喊了一声。总算五行有救，遇见尧民这样好人，偏又带着对症的急效灵药，经过两三番急救诊治，立即出死入生，脱离险境。尧民席

散后，几番着人探视，回报面色已转红润，屡称口渴，想吃冷的，医生原令备有西瓜，下人切了端上，病人一路大吃，吃完又睡，始终不发一言。尧民命两个小厮用心伺候，不可稍有怠慢。宾主两人谈到夜阑，方行分手安歇。尧民回上房时，天已三更过去，正拟顺便前往探看，刚一走到花园内，便见一个服侍病人的小厮如飞跑来，喝住一问，说病人二更时忽把两小厮唤至榻前，说他病已好了大半，现要关门熄灯安歇，你们自去歇息，明日再和你们主人相见，夜来不要进房惊扰，可到前面告知张管家，如有人来探看，可代婉谢回去。那两小厮，一名侍琴，一名侍棋，年只十五六岁，人均机灵，见来客虽非素识，主人却那般看重，侍应甚是留心，当时答应退出，只在左近园中乘凉。因防病人夜间呼唤，并未离开；算计半夜里不会来人探看，乐得偷懒，也未往前面送信。三更过后，见天上风起云升，星月尽掩，侍琴想起病人房内后窗未关，恐少时风雨，天气转凉，受了感冒，绕到屋后铁窗时，探头往里一看，屋里灯已熄灭，暗影中，好似白珠罗纱帐内并没有人。先还以为屋中太黑，没有看清，忽然一阵狂风吹来，将屋里挂的字画吹的沙沙梆梆乱响，正要进去，跟着一个雷闪打过，电光照处，床上果然空空，不由大吃一惊。喊了两声，没听病人答应，情知有异，因房门已关，便喊来侍棋，一同翻窗进去，将灯点起，四外一找，那有病客的踪迹！二人大惊，侍棋守在那里，侍琴赶往前面报信。正遇尧民走来，听他说完，忙命侍琴去请新民快到花园相见。这时天上密云未雨，雷声殷殷，电闪似金蛇一般，在天边乱窜，各处甬道游廊上挂的纱灯多半被风吹熄，到处黑洞洞的。新民刚把良夫安置，由花园另一面向外走，眼前一花，好似有一人向前擦肩而过，定睛细看，并无一人，心中惊疑，方要喝问，又听对面步履之声，近前一看，正是侍琴，说病客半夜里不见，老爷现在

他屋内坐等，请师爷就去。新民连忙赶往。尧民正在病客房中，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在那里沉吟不语，见新民进来，便道："新民，你看这事多怪。你先看这位朋友给我二人留别的字。"新民接过一看，那信先被风吹落，经侍棋在床边寻到的，纸墨都是适才医生开方所剩，上写"百死之身，得脱鬼域。只以受人之托，所事未终，时机云迈，不遑宁处。病孽少祛，值已更阑，未敢重劳清虑，留为拜别，歉咎至极。事竟荆见，再当泥首，谨拜留上虞、钱二公足下。泥中人顿首"三行小楷。书法褚河南，茂密朗润，看去很用过几天功夫。看罢方自寻思，尧民命将前书取出比看。新民因那信已干，恐东家索看，到家更衣之后，仍放在衣袋内，闻言伸手去摸，业已化为乌有。猛想起适才暗中行路，似有一黑影擦肩而过，定被那病人取去无疑，便和尧民说了。知是飞行绝迹的异人。书上语气真诚，不落寻常感恩图报俗套。看他受人之托，从数千里外，冒暑长征，锐身急难，几于葬身沟壑，刚得重生，又复力疾赴难，生死不渝，这等高风侠行，毅力诚心，尤为难能可贵。二人谈起，俱甚敬佩。算计他必要重来，便嘱二童不许向外张扬，明日对人只说病人半夜里病愈，与老爷见面，谈家在近处，身有要事，必须回去，改日再来畅谈，已然辞别。嘱咐停当，分别回房安歇。第二日重设延宾之宴，聘请良夫入衙，与新民共办笔墨。尧民世族科甲，又是行家，几天过去，便看出良夫的真才实学，越发看重，相待甚优。良夫穷途知己，感恩图报，尽心襄助，自不必说。尧民幕中有了这样好手，官声益发大著。起初总以为所救异人不久必来，谁知光阴易逝，一晃过了年余，并无音迹。先还不时谈起，日子一久，也就不在话下。

尧民为人方正清廉，嫉恶如仇，京中当道本就得罪很多，偏生这年新任巡抚出身纨裤，人极糊涂，却好武勇，院衙养着

不少教师护院，什么样人都有，常在外面狐假虎威，鱼肉良善。这样上司，尧民那里看得起他？遇见有人滋事，立即执法以绳，不少宽假。闽侯县令黄应璩恰是尧民年侄门生，少年风骨，守正不阿，秉承老年伯的旨意，决不留情，一味公事公办。巡抚不懂公事，幕中都是一些清客篾片之流，只一护短便栽跟斗，想拿首县出气，只拿不着人家错处，又有尧民作为护符。还算藩司是个好好先生，与双方一是友谊，一是世交，常出来作和事老；尧民又有良夫、新民二人力劝，稍为容让，否则僵局更多，简直不能下台。巡抚枉自痛恨，无计可施，后来嫌怨日深，巡抚把这两人看作眼钉肉刺。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然有人荐来一个幕宾，是个奸猾小人，到不几天，便给东家出主意：一面专人进京，贿托当道，找两个奔走权门的御史，风闻入奏，参劾尧民、应璩；一面又买串刁民，上控闽、长两县，命手下武师夜入人家，做出脏证，教官府审问不清，他却据以撤革查办。准备万一参不动尧民，先去掉他的爪牙，容到此计不成，率性再命武师下手行刺，必欲去之为快。尧民本不知情，这晚宾主三人正在后园夜饮畅谈，忽然接到一封密函，先把奸谋合盘托出，末了却劝尧民急流勇退，否则，朝有权臣大敌，内外谋孽，目前小人道长，日夕设计倾陷，终难免患。函长千言，披陈利害甚是详明，笔迹署名，正是那自称“泥中人”的异人。三人见对方阴谋果然狠毒，并且他身边养着有不少飞檐走壁的武师，怎么样也要吃他的亏。尧民年来官情原本淡泊，复经良夫、新民力劝，决计洁身全躯而退，辞官归隐，只不愿连累黄应璩和长乐县两个门生属吏。三人彻夜熟商，经良夫想出计算，一面命人进京打点，一面把闽、长两县召来，授以密计，应付仇敌，并说我已归遂初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劝令暂时先以告病引退，以免危害。二人一听也害了怕，均都依言行事，各费了无数心力，勉强

挨了数月。仗着异人报警，得信尚快，居然抢在头里。言官参奏尧民未成，反得了一点小处分。闽、长两县一面告病，一面竭力提防，总算化险为夷，平安卸任，不敢在省里停留，各自设法，另行谋干去了。风波平息，尧民辞章早到京里，那些仇家没参得动他，仇恨越深，正打算示意闽浙督抚联衔参奏，巡抚更是不肯干休，难得他自肯知难告退，自是称心。圣眷只管优隆，终为权奸所惑，准了奏折，原品休致。尧民存着戒心，退志坚决，发奏折时公馆未退，家眷悄悄先行，跟着起运书籍行李，等新任到来交代，原已办好相候，从容度过。假作因病谢客，实则第二日便派了两名老家人暂守空房，随后再走，自和两个幕中良友、得力家人张福，轻车减从，微服梢行，离开幕州省城，往永康故乡进发。三人行在路上，只说事机慎密，仇人决不致于觉查，谁知巡抚所延恶贼也颇机警。起初行刺，原为巡抚忿极相拚，及见人已辞官，省里行刺，难免不耽处分，路上便可推之盗贼，好在院衙内这类充刺客的人物又有的是。又见上次陷害尧民，对方好似未卜先知，应付裕如，越发加了小心，一面改变方略，一面暗命心腹，不分晓夜，窥伺行踪。尧民这里刚走，巡抚早得了报告，立派两拨谋勇兼全、与沿途绿林中人通声气的刺客尾随下来。尧民等三人因闽、浙交界好山好水甚多，沿途正好就便登临，还正睡在梦里。

这日行经延平府城外，延平古名剑州，地居闽江上游，乃闽浙水陆两运要冲，官驿所经，江中水排商船往来如织，市廛甚为殷富，尧民因在路上听说东边有一临江楼，菜肴茶点均负盛名，忽动酒兴，想去痛饮一顿，在当地歇上一日，少洗征尘，再往浦城赶去。良夫、新民也未劝阻。好在沿途都是官道大路，尽多繁盛之区，一行所用舟轿车马，为了避人耳目，都是相度情形隔县零雇。当时先寻了一家中等客店住下，开发舆夫，命

张福看家，自在店中要吃的，宾主三人一同问路，往临江楼酒馆中走去。到了一看，那楼面江而建，正当闹市之中，分上下两层，共是三间门面，设备甚是富丽。这时正当中午饭时，雅座业已卖满，还算堂倌有点眼力，看出三人气度不似常人，另眼相看，设法把楼梯口那间小雅座向两个要走未走的熟茶客匀让出来。三人入内坐定，先要了一碟肉丝，一碟红糟曼鱼、一碟炸鲜虾、一碟凉拌珍珠笋、一斤竹叶青，先饮了一阵酒。良夫在此较久，归他想菜，又要了炒鲜虾仁、糖炒白鲜、虾子笋片、扁食燕、红烧鱼皮、银肺汤六样。尧民嫌少，叫堂倌再报拿手的菜。堂倌刚报了两吃琵琶吓和美蓉鸡圭，忽听外室有两人说话，都是北京口音。一个说道："你说这事情多新鲜！就这一会的功夫，四个大活人，他妈属螃蟹的，楞会横着就颠啦！"一个答道："你这是多余，操这份心干吗！他反正得打浦城、仙霞这条路走，前站不还有赵爷他们侍候不是！咱们哥几个谁还分谁，谁办不一样，只交得上差就得。听说这馆子怪不错的，乐得来歇歇腿，吃顿好米饭，再追上去，也来得及。我在福州这几年，口味也随了人家啦，什么腥的臭的，满没听提。你怎么着？"一个道："我到也能凑和一气。可是先提那挡子事，别瞧着容易，我这几天真犯滴咕，心老不定。"底下声音便小了下去。良夫闻听，首先心动，忙和尧民一使眼色，把声音放低，把学来的闽语，告知堂倌不必报了，只检好的拿来就是，一面起身，由帘缝向外偷看。只见近侧不远，紧贴楼柱一张桌上坐着两人。对面是个麻子，身材高大，紫黑脸膛，额有刀瘢，浓眉如刷，二目凶光外射，满脸豪横之气；另一人也是个稍长大汉，只比麻子身材瘦些，背向雅座，看不见脸。时虽深秋，南方地暖，二人都把长衣脱去，身上只穿着一身夹袄裤，都是上面密扣紧身，下面丝带绑腿，青布袜子，虎头皂鞋。桌旁椅上斜靠着两件行囊，粗

只尺许，却有三尺来长，二人长衣搭在上面，内中好像包有兵器，一望而知是个北方豪强之士。堂倌刚把酒菜送上，看神气刚到不久。良夫何等机警，一听二人所说口气，便想起“泥中人”告密信上曾有对头着人行刺之言，料定尧民行踪已被对头发觉，派刺客暗跟下来，并还不止一拨；因避嫌疑关系，不在福建境内下手，意欲尾随到闽、浙交界山野无人之地，再行发难，只不知二人既是如影随形、寸步不离的跟随，适才住店、开发舆马，并未查觉隐避，二人怎会同失迷了所追人的踪迹，好生不解。见二人已在狼吞虎咽，大吃大喝，不再说话，又见堂倌端了适要的菜快进房来，忙即归坐。等堂倌放菜去后，悄悄告知尧民、新民。二人本也听出有异，心却镇定，便商量脱险之策。新民先主张乘刺客走迷之际，由当地改道，或雇舟船溯江上驶。良夫答道：“不妥。刺客不只外边这两个，他们认得我，我们却不认得他，一则敌暗我明，二则敌人罗网周密。我们俱是文人，不但手无缚鸡之力，连长路走不动。舍却官驿正路，便须由仁寿入山，走武夷山中樵径仍须由仙霞关出境，他派人在关口要路上一堵，便难逃脱。并且这条路，我只在前任幕中时游过一次，也未走完，风景极佳，但是险峻之处太多，有时连个樵径都没有。东翁平日养尊处优，望六的人，偶然乘兴游山、健步登临还可，这般险路如何走得？全省都在对头势力之下，刺客都是武勇之徒，一觉我们失踪，自必追骑四出。我们白受许多辛苦，走个三五天，他只一天便可追上。尤其我们的行止气度不似常人，一望而知，怎么改扮也逃不过江湖上人的眼里。要改道，只有就这里沿富屯溪溯流西上，经邵武，光泽，改道江西边境，越过大衫岭，再绕出上饶、广信，由玉山县回浙，可以免去仙霞关要口之险，但是路程要远出好几倍。难道人家就想不到？终归不是万全之策。”尧民拈髯微笑道：“二位老弟，快吃

罢，酒菜都快凉了。事缓则圆，死生有命。自问生平并无隐匿，或者不致遭人凶杀。此中只宜饮酒，何必为此鼠类败人清兴！有话少时再商量。来来来，大家同干这一杯。”新民听他语声颇高，恐被外面刺客听去，大吃一惊，连忙劝止。手按帘隙外视，那二人正在赌酒豪饮，似未听见，方想说险，见良夫面有笑容，也和尧民一样不以为意，心中奇怪。因良夫也在劝酒，料有佳谋，不便再问。三人酒量都好，这酒添了一斤又一斤，饮到尽酣，饭座都散，换了一堂的茶客。两个刺客也早吃完走去。三人各吃了一碗煮米粉，会帐回去。路上留神查看，街市甚是热闹，来往行人都以土著为多，没见一个异言异服的北方人，估量刺客定照所说往前途赶去。

当下回到客店，张福开了房门，泡上香茶，重又谈起前事。尧民先道：“二位老弟，我觉得祸福命中注定，这不是躲的事。”良夫也道：“此言对极。与其白受颠连辛苦，仍落贼手，还不如从从容容，到了仙霞关再打主意的好呢。”新民只当二人适才那么从容谈笑，有什高明主意，一听还是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的办法，不觉失声惊道：“这如何行！对头处心积虑，埋伏重重，还欲刺杀我们，不趁此时早打主意，朝他相反的路改道，怎还寻上门去送死呢？”良夫道：“事已至此，我们都是文人，敌人陷井周密，绕道既属徒劳，回走更糟，我向来不肯做那白费心力、于事无补的事。除了临机应变，到时想法，那还有什么好主意呢？”新民道：“延平府顾庭礼，东翁旧属，人也精明强干，手下还有几个办案的好手，前在省城，他还着人打听东翁何时起身，准备郊迎祖饯。这次他是不知东翁过境，何不着张福略露行踪，等他来拜，要几名精武艺的捕快护送出境，不比毫无准备差胜一筹么？”良夫还未开口尧民先自摇头道：“顾庭礼人极势利圆滑，居官又贪，我曾两次参劾他，都为藩台再三求说，勉

强忍住，心中难保不记恨。他明知我向例不愿受地方属官供张接送，况又是告老闲身，他不遣人致问，我过时或者还不甚隐讳，这一来我更要轻车减从、微服过境了。他最爱烧冷灶，喜应酬，并不惜费，乃是惟恐得罪我那对头，一方又防我将来再起，特的想出这两面圆全之策，对我暗示亲敬礼重，对巡抚又可表示体贴宪意，不理睬我。这全是他的手腕权变，那有什么真心？我对他素来厌恶，怎可急难相投呢？”良夫也说：“抚衙所养武师颇有能手，寻常捕快决不能敌，他们又奉有巡抚密令，公私两面，俱占便宜。到时只消略露来头，便可倒戈相向。如用他们，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事并非全无解救，不过有点行险徼幸，敌人也未必便没胜算，令人不能无忧罢了。适才我已仔细想过，我们如若坦然前行，不使敌人知道奸谋泄露，行刺之地必出省境以外，不曾在仙霞关这一面，是好是坏，到了关所总可看出一点迹兆。即或事出予料，危机紧迫，过关以后都是山路，昔年畅游武夷、仙霞诸山，那一带地理甚熟，还有好些熟识山民，到了那里，相机应付，再行改道也来得及。好在刺客都是北方人，神情装束，语言行止，一望而知。他们多半有勇无谋，认我们文人无用。即此轻敌一念，已落败着，不会成功的了。”尧民人极达观，初遇刺客也颇吃惊，继而一想，敌人罗网周密，逃避甚难，不由犯了书呆子的皮气，心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该死不得活，该活不会死，又见良夫沈吟微笑，神色自若，知他机智绝伦，必不坐听仇人宰割。平日自负养气功深，怎的事未临头，先就心慌手乱起来？这时再一听良夫所说的话，益发断定有脱身之策，安心听他调度，不去过问。新民文学公事都是好手，才智却不如良夫远甚，尤其是出身华屋，秋闱不第，便为官场罗致，成了名幕，生平未经逆境，不似良夫命运多舛，所如辄阻，饥驱奔走，艰苦备尝，又是一个泉石膏肓，烟霞

痼疾，到处游涉登临，足迹遍于海内，什么样人都见识过，江湖上情形多半熟悉，当时听了良夫的话，终觉这事一点悬虚不得，老大放心不下，无奈自已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因良夫词意吞吐，好似乎人前不愿明说，不便追问详情，只得罢了。当时无话。

各自睡了一个中觉，醒来天气还早。良夫说那酒楼菜味颇好，提议先往江边闲步一回，走得乏了，如见时候还早，先去江楼品茗，也不限定要什么雅座，只择那临江的桌子坐下，择那好茶泡上三碗，品茗望江，磨到黄昏，照午间的样，畅饮饱吃，早点回店安歇，明早天亮好赶路。又恐江楼茶坐人满，并命张福先去占座，三人同进江楼。尧民闻言首先赞好。新民见良夫直似成竹在胸，一点不隐讳形迹，反而到向人前走动，心中好生不快，便乘尧民往里间更衣时悄声问道："我们同舟共济，事情已在危急，你却这般大意，想必有什么高明主意了，何不说出来，让小弟长点见识，也好放心。"良夫知他人极热肠，只是有些小性，听出他语意不乐，先跑向房门前探头一看，只一店伙提了水壶走过，并无别人，这才回身悄答道："老弟不必担忧，刺客固然利害，可知我们也有能人在暗中随行保护么？此人如觉不是对手，事前早又拿信报警了。我听那两笨贼说，尾随我们走了一道，竟会在此走失。所说的话我虽未听明白，好似受了别人愚弄。请想，我们因为这次起身非常慎密，自以为无人知道，一出省城地界，到处随随便便，并未防到有人追蹑，刺客无故迷踪，不是此君作法，还有何人？我先何尝不想到改道而行，继想起种种难处，觉着还是照着原定途径相机前行为是。真个不行，到了仙霞必有分晓。这类异人侠士，多是有始有终。上次对头勾串权要密谋害陷，都会被他探悉，可见用心不止一日。况且尧翁告老归隐，又是信从他的美意，他明知对

头决不干休，这等义侠之士，岂肯袖手旁观、为德不卒呢？我此时虽还未看出他的形迹，事定料个八九，真人不露相，我们一张扬，反而不妥，故未对你细说，就连尧翁，也未必想到他会随来哩。”新民闻言，方始如梦初觉，越想前事，越觉有理，当时宽心大放，喜形于色。正要答话。恰值尧民更衣走出，见二人低声笑语，便问：“二位老弟台，有什开心之事，怎到避起我这老大哥来？”新民没有良夫沉静，忙凑进身去，把良夫所料之言一说，尧民想了一想，慨然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老夫有命在天，自问生平尚信得过，区区鼠贼未必便能伤我。到是这位异人，义侠干云，倾心已久，只惜他神龙见首，行踪飘倏，一别之后，渴想至今，倘借鼠贼一击之功，得与此君良晤，结为肝胆之交，才是生平第一快事呢。”良夫便说：“异人决不愿人张扬，最好仍做不知，不要在外提起。此行无事还说不定，只有一事，我想总有几成相见之望。”尧民笑道：“如此说来，我到盼那鼠贼早日发难为妙了。”新民道：“东翁莫如此说，终是平安无事的好，这不是闹着玩的。”尧民笑道：“只要刺客无害我异日饮酒吟诗，能与此君相见为友，便受点伤，又何妨呢？”良夫也笑道：“这事要就无事，如若真个受了鼠辈狙击，恐怕不能由我们呢。”三人说笑了几句，一同起身。张福唤来店家，把房门上锁，先往江楼占座去讫。

四人出了店门，先到江边，沿江闲游。只见江流浩浩，波深浪急，因是地当闽江上游，浦城、崇安、宁化、邵武等地，山重水复，支流甚多，连同清溪、文川诸水汇流而来，水势深洪，既清且激，江岸却不甚宽，近码头一带，又被竹排木筏布满，大小商船，鳞比如织，帆樯林立，把江面占去了多半。商客往来上下，尽是土音，啾啾罗哑，人语如潮。三人不耐烦嚣，沿着江边走去。到了临江楼前，张福已然先到，看见主人下面走来，似要返

身跑下迎接。尧民暗中把手一摆，张福会意，依旧凭栏相候。三人因时还早，也未上去。过了江楼，把一条临江闹市走完，又出去里许，才清静了些，各就江边人家捣衣大石上并排坐下。遥望远山萦紫，近岭摇青，江面上风帆片片，沙鸥翱翔，御波而嬉，时有三五牵夫，躬腰屈背，拉着一只重载舟船争赴上游，擦身而过，杭育之声与橹声相与应和。时正下午，临江人家妇女多半在岸侧沙滩上洗衣淘米。闽中妇女秀丽，又因地暖天热，只有盛热，没有酷寒，中下等人家常年光脚，事情一完，就便伸进江水中去洗濯，蝉鬓乌云，白足如霜，趁上一付俏生生的身材，夕阳影里，由侧背面望过去，分外显得动人情趣。三人俱赞江景之妙不置。互相谈笑了一会，渐渐夕阳西下，归鸦阵阵，人家船蓬之上，炊烟四起。三人出时未用中点，俱觉有点饥渴，一同起身往临江楼走去。新民自听良夫之言，因与曾有一面缘，一直都在留神，连敌带友，也没看见一个形迹可疑的，正多疑虑，觉事仍有点悬虚。

走到临江楼，天还未到黄昏，刚到楼梯，便见张福迎下，随到雅座里面，觉残肴撤去未久，还留有酒肴气味。张福从小就随尧民当书童，精干勤谨，最得主人信任，一直带在身旁，未曾离过尧民。见他主人未到，自己先就抽空饮用，错了规矩，好生不快。本要呵责，继一想日里没有命他随出，也许在店中不曾吃饭，多年旧仆，颇多劳苦，平日重话都不肯说，何必当人使以难堪，也就罢了。坐定之后，堂倌泡上茶来。尧民越想张福素来谨慎小心，此举不类他的为人，如说别的酒客所用，适见他凭栏下望，正是这间，并没有错，主人回来时候无定，他既不敢把已占的座让与别人，便是堂倌，也无请客人把酒座让人之理。心方奇怪，见堂倌正往外走，张福仍然垂手侍立于侧，不曾退出，知他吃酒上脸，略为沾口，立时满面通红，这时脸上并无

酒意，心想不要冤枉了他，还是问明白的好。刚要询问，良夫已先开口问道：“张福，你占这间雅座，刚才有熟人和你借用过么？”张福应道：“是。”适才老爷和二位师爷在楼下走过不久，楼上茶客便渐渐坐满，连一个闲位子都没有。隔了一会，忽然跑进一人，张福一看，正是上年老爷在山沟里救起来的那位老爷。他说老爷和二位师爷在下流黄鱼矶江边闲坐看江，无心相遇，约他一同到这楼上吃便饭。他因昨晚今早来回来去，在延平府官道上——说到这里，话便吞吐，似有碍难。良夫命他不论什么，照实说出，不要遗漏一字。张福接着又道，他说他在这条路上引逗一只心爱的黄鼠狼，只顾玩，忘了吃饭，这时候饿急了。你老爷饱汉不知饿汉饥，钱师爷更是贪看人家洗衣服，舍不得走，我一赌气就先来了。本想另外找坐，偏又被人占满，好在你老爷正想给我交朋友，谁都我肚子饿呢，谁扰谁不是一个样。说完，便喊堂倌要了许多菜，自吃起来。如换旁人，老爷不在，本来不敢待承，因他自从花园夜里不见之后，老爷和二位师爷常时提起，又命张福暗中寻访了几次，很想见他；他虽然爱说笑话不大可信，但他所说老爷和二位师爷穿的衣服，一点不差；还说老爷对他说，午饭在此吃过，加菜名都说了，他点的那些菜，都是适才魏师爷在店里提过的，不由人不信。随后又叫陪他同吃，张福自然不敢，心里又想，老爷正找他，不管所说遇见的话是真是假，好在老爷一会就来，恐他和上次一样忽然溜走，他又再三逼住，只得把椅子端开，在旁陪坐。他酒量饭量都好，吃了许多酒菜。吃完，老爷还未来，又泡了好茶，神气似非等老爷见面不可，只再三访问他的姓名，却不肯说。刚想天已不早，老爷快来，准可见上，他忽然起身，指着那旁茶座上两个说广东话的客人，说有两个小黄鼠狼，想在去浦城的路上咬他，我该他们一顿饭钱，不能露面，叫张福隔帘缝看住，等他

们吃完算账走进通知一声，他好下楼解手，省得遇见，不好意思。张福以为他既怕撞见外屋两人，更不会走了，又没把张福支出去，便依了他。那两个广东人好像是个富商，举动很阔，先上来也是要雅座，没有，才在散座里便坐上吃的。看时刚刚吃完，算完账，似有什急事，茶也没吃，匆匆给了三两银子酒钱，就一同下楼走了。本心不想告诉他，等老爷到时再说，省得他走，隔了一会没听他声息，回头人已不见，赶到窗前往下一看，那有人影？跟着堂倌来说，客人算账走了，还给你们老爷留下十两银子在柜上，说他本想请客，忽然有点急事，不能不先走一步，故此把酒钱予先惠了。请老爷放心，他一人专会走长路，前途再见，恕不奉陪等语。张福人未离开，说走只有由窗户逃下，不知他怎会到了前面，恐堂倌话没传明，想往柜上去问，老爷、师爷便来了。三人一听，泥中人果然出现，不由惊喜交集，听到那此迷离莫测的言行举止，俱觉好笑。良夫便命张福自寻散座，要些吃的，一直到家都不可提说此事，再如相遇，速即报信，相待务要恭敬。张福应声退出。堂倌随来问菜，三人照日里可口的点了一半，又把本楼拿手的鸭圭燕唇、芙蓉竹鸡、蛎黄羹、红糟鳆片等菜叫了七八样。堂倌去后，尧民、新民俱服良夫料事如神，果然有了解救。良夫揣测异人所说语气，这些刺客决非他的敌手。这一来，三人愁云尽扫，宽心大放，酒落欢肠，三人又都好量，由黄昏吃起，直吃到二更过去，酒客都散，才尽欢归去。回店落坐，重谈前事，新民笑道："这位朋友如此尽心保护，我们一点没有谢意，反到扰了他一顿，真叫人过意不去呢。"良夫道："此君与我们已成患难道义之交，似此英侠肝胆之公，谈不到这些小节。他也并非成心请客，不过恐我们三个手无搏鸡之力的文人，猝遭鼠贼伏伺，难免惊忧，云中神龙，略露一鳞半爪，使人知他在此，凡百无恐罢了。他柜上留话

说他专惯孤身行道，前途相见，叫我们放心，便是暗示此意。再照他对张福所说在延平府官道上来回来去、引逗黄鼠狼的话来看，那刺客不是姓黄，便是混号黄鼠狼。说闻抚衙所养武士，颇有不少绿林中人，这次奉了对头之命，假盗行刺。那两个广东富商，想系途中相遇，贼党打算乘便劫杀，做他一票，不想又被异人看破，不平仗议，因救我们连累而及。那粤商走时已是傍晚，水陆两路都难起身，明早路上必可相遇，否则异人也不会叫张福隔帘认看。弄巧还是叫我们与他同行同止，以便有事时好一齐保护，免他分身为难呢。”尧民抚掌笑道：“老弟真个细如发，断得一点不差。照你看，明早我们怎么走呢？”良夫道：“当然仍乘本地藤轿，装着无事的好。天已不早，大家睡吧。”三人随即分别安歇。

未明起床，收拾好行李，天色刚亮。张福早在隔夜将轿子定好，付帐起身。良夫悄嘱张福：如见异人和那广商踪迹，速即报知。先并未见，行近巳牌时分，到一镇店打尖，三人正更衣洗面完毕，取出昨日张福购办的光饼、肉松、鱼脯之类在就茶吃，张福忽从外面走入，悄说昨晚酒楼所见两广客也从后赶来。看神气安心来追，还赶了一段急路，才得追上。一落轿，先命他随行的一个伙伴向张福打听，不问姓名，只问店外轿子一人，走马一匹，贵客是否三主一仆，往浦城访友的。张福对二客早就见过，又有良夫吩咐在先，一听所说正是路上答问外人的话，刚道了个“是”，来人立时递过一个全帖，烦代通禀求见。尧民已决意将途中之事托由良夫主持，闻言把手一指，良夫早赶将过来接过柬帖，打开一看，第一页首行“跪叩”二字，中行“钧安”二字之下写着“小民黄学文李锦章惶恐顿首拜”一行小字，格式、书法都不合适，一望而知是那两个商人亲手写上。略一寻思，便问来人一行多少，是什么情景。张福禀道：“来人共是

三轿四马，都是寻常商家打扮，不过骑马的有两个都是年青壮汉，马鞍上好似都带有一两件家伙，行动轻快，又像是个保暗镖的武师。两广商因在酒楼上见过，看神情也不显什么忧急。内中一乘轿子里面睡倒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说是途中生病。一直抬进院中歇下，小孩仍睡里面，并不下来。那两个壮汉各在左近板凳上落 坐，要茶点心歇息，眼望小孩却不过去。行李箱子不多，都在另外两轿两马上绑好，另有同来一人看守。现在广客向众说，这途中遇见旧友，自己不饿，大家各自饮食，以便少时赶路。现时随在门外客堂候见。"良夫听罢，便向尧民、新民耳语了几句，故意高声改用闽语说道："是黄、李二位老板么？快请快请！"张福会意，忙即走出将二客引进，跟着走向门外，将店伙鬼混几句支开，装着闲立，以防呼唤不提。

来客入室，回顾无人，便要跪行大礼。良夫忙一把拉住，悄声说道："这里不便，彼此都在患难之中，前途难知，无多耽搁，快请坐下说话要紧。"黄、李二人看出主人神色泰然，似有外算，才放了点心，立时应诺，仍向三人各请了一个安。良夫忙把他引至床侧同坐，问道："二位素味生平，既知我宾东行藏，莫非受异人指点前来，想和我们同舟同渡前面的难关么？"黄、李二人答道："正是此意。那位异人命我们赶来时，还说主人不当家，须寻一魏先生说话。"良夫不等说完，接口答道："我就是魏良夫。黄兄今之陶朱，大名久仰。此次来意我已知道大概，只请问二位与异人何时何地相见，来时有无说及前途情形，可与我们带什话语？别的事，只他说过，都可商量。"黄学文见良夫明爽简深，自知经商虽是好手，谈吐却差，便推同来的李锦章代述了个大概。

原来黄学文、李锦章都是粤中富商。黄学文更是侨商中的巨擘，从小就做着海客生意，南洋各岛都有他的买卖，富甲全

省,人也慷慨豪爽,没有市侩习气。因是起家孤寒,习于勤苦,中年虽成了巨富,依旧不惯安逸,喜以跋涉为乐。每从外地回家,待不两月,便觉心烦体躁,闷郁不安,只一打点出门,立时精神百倍。枉拥有好的园林第宅,在家安享的日子绝少。不是飘洋贸易,查看那些海外的商业,便是往省内外各地分号查看经营,就便也做上两票生意。仗着资本雄厚,财星照命,无往而不利,益发高兴,引以为乐。这次也因海外归来,在家待了两月,闲得没事可做,正想不定到那里去好,恰巧儿女亲家李锦章要往苏杭两省开设洋广货店,同时又听说有两王公贵人往杭州游湖,出重价大买珍珠、珊瑚等贵重物品。两亲家见面一商量,频年海外经商,家财积至千万,连西湖这样名胜地方都未去过,未免缺点,于是相约同行,另外带了一小箱珍贵珠宝,就便做点生意。闽、浙两省是繁盛的要区,均有黄家分号。依了李锦章,本打算劝他走号信,以便沿站都有人招呼伺应。黄学文却说自己奔走半生,除了飘洋运载大宗货物,向例只带一两名健仆,自往自来,从不喜摆大财东的架子。我两人名望都大,内地不常走,不比海外和近省各地,这一来反倒招摇。带的东西不多,此行又以游玩和查看商情为主,不如轻车减从,悄悄一走,既可省事,又免去许多无谓应酬。当下除二人和黄学文带往杭州分号去学生意的一个年幼堂侄外,只聘请了两名保暗镖的熟镖师——小狮子卢坤,铁掌燕钟玉麟——连同常随出门的干仆罗利、王有,共是七人,一同上路。先到福州往两家分号看了看,遂往由闽入浙的官道进发。这一耽搁几天,恰巧赶上与尧民先后脚起身。再加上在省城时,因听说闽抚出身纨裤,也喜搜罗珍奇,分号铺掌为了讨好东家,曾把那些奇珍送往抚院求售,巡抚因嫌价贵,仅买了两件西洋精巧珍玩和一串精圆珍珠,别的仍交原人带回。二人虽未前去,可是当时为

便买主选购，连箱送进，看货时好些武师亲信俱在跟前。这班粗人几曾见过这等珍奇之物，本就有点心动垂涎。后来奉命行刺，途中遇见黄、李等一行，先认出那口装红货的小箱子，布套形式俱都相像。二人因是太平时节，走的都是通衢大道，带物不多，形迹虽然隐晦，戒备却不怎严密。刺客再偷偷一盘问轿夫，果是前送珠宝来看的商店所雇，正与店伙所说"这些珠宝珍奇俱是东家路过带来，日内即行，当日如不成交，后便难买"的话相合。由此生心，打算行刺时双管齐下，便中行劫，发他这批洋财。这第二批四人中，为首的叫火眼神狼黄太，首起贪心，经过一番计议，便命同党饿鸡鹰陈德海、花面海豹吴龙去随尧民等四人，自和同党飞叉手韩国栋去随这两富商，准备到了仙霞关，与埋伏在彼的首批同党金镖赵胜等五人会合，一齐下手。黄、李二人做梦也未想到会在抚院衙中露了白，先还自作聪明，把那口红货小箱子假作换洗衣服用具的随身便箱，交干仆提来提去，没有在意。这日行抵延平前站大镇黄公庙，天色渐近黄昏，二人坐了一天轿子，觉着身子疲倦，此去延平府城还有五十多里，不愿再赶急路，便在当地择了一家客店住下。二人生长广东，都讲究吃，酒量有限，却喜饮两杯。因听店伙说起当地蔡家酒楼的寡妇面四远驰名，还会做几样拿手好菜，一时动了食欲，想去尝尝新。老亲家两个屏退从人，自往酒楼沽饮。走到路上，遇见一人从身侧挤过，身材瘦小，穿着神气却似斯文中人。二人因街上来往的多半土著和广、浙两省商客，只这人向前挤时口喊"借光"，操着外省口音，未免多看了他一眼。闹市人多，一晃混过，也未在意。走上酒楼一看，地方不大，楼上下共只十几张桌子，业已坐满。适见瘦人也在这时前一脚先到，正叫堂倌给匀座位。二人随在身后，还未及唤人，堂倌见瘦人衣著不华，其貌不扬，又是外乡人，本不想巴结，已回了没

有，眼看到他身后还有两个满脸红光、气概轩昂的老者，错把三人认在一路，恰巧附近有一桌子空出，忙即赶过擦抹，举手让坐，忙乱中也未向客问明。堂倌举手请客时，那瘦人好似存心，故意把头偏向一边。黄、李二人腹中正在饥渴，难得有了空位，只当堂倌业已回绝瘦人，亦随着过去。刚一落坐，那瘦人也跟了过来，向打横头坐下，对二人道："我一人也坐不完三面，让给你两老头坐吧。"黄、李二人久走江湖，颇有涵养，闻言不但没气，反道了声"谢谢"。堂倌见三人对答，益发把他当作一路，是瘦人请客，笑问要甚酒菜。瘦人道："老头吃什么，你学样吧。"黄、李二人正在饿极，料他异乡人不会点本地菜，语言又不通晓，不耐久等，便向堂倌要了芙蓉车螯、糟烧鱼片、墨鱼炖鸡、炒鲜蛎黄、炒蟹松和四个糟卤凉盘，余下由堂倌自配，把本楼拿手菜点尽量拿来。先以为瘦人必要学样点，谁知瘦人依然不发一言。一会堂倌端上酒菜，摆了三付杯筷，黄学文越看那瘦人神情，越觉不俗，尤其二目英锋内敛，闪合之间，若有奇芒外射，心想萍水相逢，总算有缘，这人如是无赖，早已卑颜相向，看神气也许外路人困在此地，想扰一餐，难以启齿，再不就是不会要菜，想大伙吃完了，一同摊算，凭自己还计较这顿饭之费，何不让他吃完，看事行事，如若为难，便送他点银子，也是好事。主意打定，没等开口，瘦人已先举著让道："两老头快吃！这些福建菜，冷了都腥气。"黄、李二人一听，越猜他是想伙吃，并无扰人之意，只是开口老头，闭口老头，也不向人请教，听着不大舒服，并未现于词色，含糊应了。酒共两壶，瘦人自斟自吃，毫不客气。二人当着生人吃了一阵哑酒闷菜，肚已半饱，实忍不住，便问："兄台贵姓？"瘦人答道："姓不。"李锦章问："可是'卜卦'之'卜'？台甫呢？"瘦人道："'卜卦'的'卜'只有下半截，上头还短一横一撇。草字'白吃'。"二人一听这名词，疑

他误会，心中未免有点不快，不便再说，只得催来饭菜，准备吃完好走。忽听楼下有两北方人的口音在向堂倌说话，瘦人一听，立起对二人道："我们对头到了，即刻要走。黄老头银子带得多，借我几两。"黄学文闻言一怔，抬头一看，见瘦人一双神光满足的眸子正看着他，猛的灵机一动，连忙起身陪笑道："银子现成，身边带得不多，只有二十多两，可先拿去。我二人现住镇东天福栈内，明早便往延平，朋友如有急用，今晚往取便了。"说罢，打开荷包，取出二十两银子。瘦人也不客套，匆匆接过，说声"再见"，便自下楼而去。李锦章气量较小，颇觉此人无理，方要开口，见黄学文使了个眼色，便没言语。吃饱算帐，由李锦章将钱付了，一同回店。行抵店门，见两个北方大汉相随同入，一进门便粗声豪气，呼唤店伙快找上房。黄学文见那二人穿着甚是整齐，满脸凶横之气，各携一个长包裹，没带从人，像个武行朋友，看不清是甚路数，估量不是善良之辈。看了一眼，便往里走，早有随来健仆迎接进去，回房落坐。隔室两镖师曾给黄家保镖多次，俱甚精干，手底也还不弱，黄学文对人又厚，已成朋友，这时刚在店中吃完夜饭，闻得二人回来，见天还早，踅过闲谈。李锦章便提起酒楼所遇之事。铁掌燕钟玉麟久闯江湖，甚是精神，闻言正在寻思那瘦人的行径，小狮子卢坤早发怒道："黄老板真好皮气！我们都是外场朋友，出门人真要有个少长缺短，找到我们，帮他个忙，那怕再送得多些也不算什么。说话总得合情理，像他这样张口就吃，伸手就要，好像人家该了他，一句交代都没有，简直明欺负老实人，存心骗吃讹钱。我如在场，就便你老人家愿意周济他，我也要教训他几句呢。"黄学文道："我的看法跟卢师父不同。这位朋友如真是个无赖，他早恭敬巴结了。我看他必是个外方人，流落在此，想和人开口，不好意思，看出我二人年老和气才凑上来的，大家都

是出门人，患难相助，原是常情。细看眉目之间，英气内敛，不是俗人。我向来宁肯上当，也不肯得罪朋友，耗费点钱无关系，我还叫他如有急用，今晚明早再找我呢。”卢坤闻言答道：“花钱无关系，总要落到明处。似他这样无道理的人，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定不是什上流人。他得了这便宜，今晚也许不会，明早必来，我到看看他是什么来路。要是没品行的读书人，还只说他几句；要是江湖上癞泥鳅，软吃硬做的光棍，肯服低便罢，稍不讲理，非连他手指头留下两截不可！”钟玉麟听他高声狂言，客途之中，保着暗镖，不问事情如何，均非本行人所宜，方要拦阻，忽听窗外有人哈哈一声冷笑，知道不妙，一摸身旁镖囊尚未摘下，忙朝卢坤一打手式，令其速取兵刃守护，自己飞身纵出。一行包住店中一个小偏院，有两健仆伺候，店伙不奉呼唤不会走进。见院内无人，又纵上房去一看，银河耿耿，凉月在天，隔院各客房中灯火业已多半熄灭，静悄悄的并无迹兆右寻。心想自己身法甚快，适才明听有人冷笑，这不过一晃眼功夫，怎就没了影子？正看之间，耳听梆声连响，店中更夫由前院打更走来，黑夜上房，恐致惊疑，只得纵下回房。卢坤早赶往隔室把二人兵刃暗器取来，连那两名健仆俱都守在一起。黄、李二人料有变故，方自忧急，见面便问：“怎么？”玉麟摇头道：“这位朋友真快身法，容我追出请教，已然不见。如今事尚难说，也许并无恶意。卢二哥以后少说两句，今晚多留点神好了。”卢坤也猜是自己几句大话惹出来的，想不到一个不相干的人竟有如此身手，素来出门都是玉麟作主，每次料事也十中八九，脸胀通红，心中好生不服，却不便再说什么。李锦章插口问道：“钟师父，听你这话，难道今晚的事与那酒楼所遇的人有关么？我们好心好意对他，如再出花样，也太难了。”玉麟忙把手一摆，凑将过去，悄声说道：“江湖上最重义气，如真是这位朋友

光降，他就有什意思，二位老板萍水相逢，那么厚待，情义已算尽到，照说不会再有什么恶意。卢二哥有口无心，也许适才话不留神，将他得罪，要称一称我们斤两，对于二位却无关系。只恐不是此人，或另有原因，明日前途，遇见什事，就难说了。今晚弄巧还要再来，为防二位受惊，可和令侄住在里间，将货箱藏向僻处，下人移向我们房内，我二人同住这外间。里间只有两个高窗，上有铁条，不能进人。外间是正房，行李箱子在此，不管来人是什么心意，必到之处。夜来只管安眠，如听响动，切莫起身，自然无事。”说罢，便令众人安歇。又向外面巡视一回，见无动静，回房悄嘱卢坤：两人分班值夜，如有警兆，便同起身，由卢坤守屋，自出应付。卢坤先睡上半夜，玉麟人极机警，守了一会，天已三鼓。正想那瘦人行迳奇怪，必是有意而来。自己只得两人，保着价值连城的暗镖，虽说总镖头大力神谭镇南威镇东南，仗义疏财，交遍天下，江湖上见着南胜镖旗和他独创保暗镖的箭头竹柬，没有不给情面的，到底担子太重，谨慎些好。再说久在江湖上走，那有不留过节的？万一有什么旧日仇家，不为劫镖，专为拔旗留柬，找事寻仇，人在暗中，自己一点虚实不知，遇上事，这人怎丢得起？回顾油灯，已早拨小，光昏如豆。床上卢坤呼声大作，睡得甚是香甜，知他还当适才冷笑许是隔院传来，事出偶然，不以为意。暗忖此人武功不弱，心却太粗，总以为镖局名头高大，不会出事，却不想保持盛名之难，逐处都得小心，如此疏忽，早晚闯祸。正寻思间，忽听窗外有人低声说道：“钟朋友，快出来。莫把叫驴喊醒，大惊小怪误事。”钟玉麟一听，顾不得再喊卢坤，连忙手持兵刃，纵身追出。只见房上一条黑影，似往隔院上房飞去，身法快极，一闪不见，容到纵上房去再看，已没了影子。先恐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有心回房，唤醒卢坤再追；继一想，来人绝好身手，如有恶

意，不会有这口气。他既说不要唤人，大惊小怪，如不听他，反显小气。况且镖是竹柬，已然取放桌上，来人通情面，自然见柬即退，如真寻仇找事而来，凭卢坤也未必是人家对手。念头才转，那黑影又在隔院房脊上现身，手朝正房东间一指，一闪又复不见，看身材甚是瘦小，料定必是黄、李二人所遇瘦人。心越有数，便跟踪照他所指之处追去，见各屋客人都已熄灯安歇，只上房东里间灯光犹亮。越过房脊，侧耳往下一听，屋内仿佛有人说话，北方口音。恰好下面是一小天井和点假山乱石，地甚幽静。另有一株大树，正对着上房后窗，相隔甚近。玉麟暗忖：这闽、浙道上除了仕宦，北人甚少，就有也是行商小贩，黄昏时还在店前闲立，上房尚无人住，这北方客人，形迹可疑，瘦人引我到此，必有原因。想到这里，便往下纵落。

玉麟轻身功夫原好，可是对方已有了觉查，刚一落地，便听室中一人说道："老兄弟，房上有人，快看看去。"言还未了，玉麟方道不好，忽听房上两声猫叫，接连便是两猫追扑之声，一路踏瓦翻过房脊，急驰而去，声音由远而近，到了隔院，又叫了两声方住。室中另一北人便接口道："二哥，谁找我们干吗？一个猫叫罢咧，您那么多心。"前一人答道："你别把事情太看容易。咱们这回出来办事，正经对头都是几个文人，到没什么，不过怕给咱们主子找麻烦。省里不好下手，只一过仙霞关，到了浙江境内，不论什么时候，说宰就宰。到是这两只老肥羊，别看人不多，他既带着那么贵重的红货，决不能不留神。近年湖广路上，是走红货都讲究保暗镖，内中最扎手的是谭镇南。按说人家也真讲交情，有气派，别瞧他是南蛮子，他的镖称得起四通八达，走遍天下，那里都能借条道。这走暗镖的法子，也是他兴的，表面上是保的没有三斤半重的东西，不犯着喊趟子，叫字号，惊动高亲贵友，主客两便，实在还是为了谨慎省事，省

挑费。真遇上事，再投他家独门火印竹柬，平日把交情留在那里，各处都有照应，真人物有个不好意思。那派出保暗镖的，虽至多不过三四人，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并且内中还有一个快腿，遇上事，夹带藏掖，闪转腾挪，更是拿手活。讲究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恩威并用，软硬都来。真要遇上新出道的楞头青，不说情理，翻脸动手，轻易也真不是人家对手；即便占了上风，人家一见风紧，早由那腿快的一个把红货带了逃走，剩下一点不相干的皮面货，让你夺去，人家还决不栽这跟斗。当时打不过退走，拿镖头竹柬，寻那就近有名望本领的水旱英雄，把柬一投，不用回去搬兵，准能有人出马，代他把失的东西原封要回。此外还有一样长处，不是万分不得已，永不伤人。遇那不知事务的毛头小伙，只管占先，把人打倒，或是擒住，必定以恩相结，化仇为友，用好话再三盘问下风，有什难处。你多有骨头，也必强送你一点盘川。真姓名一报，以后少长缺短，只找到他们镖局，真是有求必应，所以道路越走越宽，从没失风的事。那两老肥羊所带红货，在院衙里我们见过，准不会走眼。到是他那同行的几个，一个小孩，两个像他门用的伙计，没什么，只那穿青绸大褂、脚登快鞋的那两小子，不但看去扎手，看那神气，弄巧就许是他妈南胜镖局保暗镖 的。要不是玩票的买卖，顺手牵羊，官私两面全行的话，真还不便下手呢。否则凭咱们这两老哥们，打准打得过人家？就是当时占了上风，能把人一齐毁掉还好，只被他逃回一个活口，这搂子就不在小处。现时到了地头，只消一杀一抢，出事地方在浙江境内，他们决想不到我们外路来的，不是本行，必当新出道的绿林朋友所为，托那附近一些瓢把子相助查访。咱们却往抚台衙门一忍，闷上三月五月，抽冷子回北京。到京再凭素日人缘，把东西卖给各王府里，叫他连影子也没处找去。照那天他那估价，这些东西，那一

件至少也值个三千五千、万儿八千的，不有百十万银子好卖么？这要是顺顺当当，大伙一分，够多么美！”另一人答道：“管他什么镖局，架不住咱们官私两面都没说的。即便有点风声，抚台大人既叫咱们替他当刺客，去杀虞臬台道，多大乱子，他也得担着不是？依我想，镖局这两小子虽然扎手，还没什么，到是咱们今儿早上跟进店前，遇见说北方话、瘦得跟猴一样的那家伙，不是玩意，老冲我乐。我老疑心他妈存心要滑头，连早上你掉在屎坑里，都许是他在闹鬼。明儿再要遇上，总得留点神才好。”前一人答道：“对啦，那小子真混帐透顶啦。乍一见，我就瞅他不得人心，赶后来我瞧出他会两下子。正有事的时候，谁跟他呕那份气！当时没跟他较真，想不到他到得理啦。咱们也真粗心，要不也不会得那苦子，天气又热，这会想起还臭轰轰的，真他妈的糟心。这还得亏你在拉屎，没跟我追去，要都掉里，那更坏啦。其实也是你招出来的事。赶早上路，没走多远，看见一个野茶馆，你又渴啦，说早起水没喝好。喝就喝吧。正赶上那小子也来喝茶，嘴里尽带零碎。你要不理他，各走各路，也就完啦。偏咂滋味，打算拾夺人家。要不是有这一股子气，怎会遇上又追他去哩。”另一人答道：“二哥，人争一口气。那小子说话够多不通情理。赶第二回遇上，咱们拉屎，他也对面拉屎，自言自语，直说闲话。还说咱们屎往里拉，他冲咱们拉屎，为的是拉完好劳咱们驾，给他带走，省得满地拉屎挨骂。这还有不揍他的？事也真巧，我要不是这两天火大，没拉完，当那小子窝囊，也跟着追下去啦。谁又知道他轻身功夫那么好哩。傍黑他又在店门口出现，刚喊你他往人堆里一挤，一晃眼，他就躲啦，这事也真怪。说他是线上朋友吧，点子黑话，一句不懂，打扮像穷酸，又有那身功夫。咱们无仇无冤，又不是受吃的主，这是怎么会说的，别是对头那一面成心来找碴的吧？”前一人

答道："你这到是多虑。对头家怎么会事，咱们都打听清楚，没这一号。这小子刚进茶馆，咱们两人正喝着茶没张口，事情都打他作幕，受了本家北方护院的气，赌气不干，怀恨在心，在茶馆里破口大骂而起。先并不知道咱们是北方人，干那一行当。再听他口气，也是往浙江谋小事的，直跟店家打听，想趁便船，省得起早太累。他连这条路都不怎知道，怎会和对头一起？都走的这一条官道，自然容易遇上。据我细想，照今晚看，他见了我们就躲，也许就会那两下子，没什真招。好在还有几天才到关口，且等两天看吧。大事在身，以事为重，再遇上，咱们也别理他。事情完了，赶巧狭路相逢，自不饶他。遇不上，算他便宜。真要是找咱爷们的晦气，不用人多，就凭老赵，还不先把他给劈啦，不值一提。天不早啦，明儿还得早起，咱们睡吧。"

玉麟听到中间，知二人在路上已吃那位瘦人戏耍了个不亦乐乎，直忍不住要笑。听完一想：这两人武功也颇不弱，还有许多同党，又是抚台差出来的刺客，幸 而有人泄机，引到此地偷听，得知细底，否则非人货两丢不可。那姓赵的不知是什来历，手底想必了得。保镖的行当，最怕是遇上这等不明不暗的假强盗。越想越耽心，先想给他打一个到再走，又因敌人虽是粗心狂妄，照那耳音，定非庸手，又有官家势力，目前虚实不知，一个不巧，在当地动起手来，许多不便。有心到了延平府停住，专人向镖局告急，或就沿途投帖，寻找能人相助，偏生这附近无什出奇人物，真正好手都在仙霞关外。万一敌人仗着大官护庇，人还未到就下了手，又当如何？两条主意，都远水不救近火。再说镖局 威名远镇，即便出事，也都事前小心，事后再往回找场，没有这么办过，怎么都不妥，好生为难。一听敌人渐渐没了声息，谅已入睡，只得回房再打主意。刚要上房，又听一声猫叫，猛然触动灵机，暗忖适才来时，凭自己那么轻的身法，敌

人竟会警觉，全仗猫叫混过，想必又是那位瘦朋友所为无疑，否则事情那有这巧。看他行迳，分明是敌人克星，安心作对。照他本领，如能联在一齐，岂非绝好帮手？想到这里，算计瘦人故作猫叫相唤，忙纵上房去，四外一看，那有人影，也不见猫的踪迹，只得赶回房去。到时，见房内昏灯如豆，静悄悄的，方笑卢坤真个粗心大意，睡得这死，自己都出去探了一次敌回来，他还一点影响不知。及至进门，将桌灯剔亮，回头一看床上，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卢坤脸上被人画了一个三花脸，仰卧床上，人似睡熟未醒，一见便知受了人家暗算。心悬里面客货，恐怕出事，顾不得先唤醒人，忙即跑进暗间挑灯一看，黄、李二人依旧安眠未醒，室中并无异状，那存放红货的屋角僻处也好好的，怎么看也不似有人进去过。心想外屋桌上放有竹柬，来人如是恶意，必然拿走。或是将他翻转毁损。奔出一看，也在原处未动，心才略放。走向床前，正要将卢坤唤醒，一低尖，又看见他额上还写有‘癞泥鳅’三字，猛然想起夜来卢坤口头伤人之事，方始明白，来人此举专为寻他过节，作此恶剧，以示敬戒，与大体无干。卢坤虽不检点，这位朋友的气量也未免得小些。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用手一推，卢坤只把双眼睁开，目闪怒光，似乎要起，手足不能转动，也说不出话来。自己没有在场，看不出是被人点了什么穴道，不敢冒昧，又恐惊醒黄、李二人，给镖行丢脸。方自着急，忽听窗外有人低声埋怨道：“你这小孩，真没出息。再三叫你不要和人计较，就这送封信的功夫，你还是把他哑穴点了。他又是我后辈，不知道，还当是我量小呢！看你怎么给人解法。”玉麟先听出是那瘦人口音，知道此来必有深意。此人不愿露面，身法极快，又追不上，出去徒自将他惊走，于事无补。卢坤受了捉弄，未免有些不忿，打算听完来意，借着这道

歉为名，僵他两句，便在室内侧耳静听，没有出视。后听来人口气，竟是一位前辈英雄，此事也是他的同伴所为。可见暗中相助，早出成心，好生欣幸，忙答口道："今日多蒙老前辈鼎力相助，感激非常。可否暂停贵步，容玉麟拜谢领教？"边说边往外跑。出去一看，那有人影？暗忖：这人真个神出鬼没，来去如风，不可捉摸。他不见人不要紧，卢坤现被点倒，点穴功夫虽也学过，但这类最上乘的内家点法却是门外汉，如何可以解得？一着急，明知不会追上，依旧往房上纵去。身刚立定，未及细看，似闻下边檐口微响。玉麟人本机警，匆匆一看，四无人踪，便即纵下。身才落地，闻得卢坤喘气之所，似已醒转。就这闻声一怔，晃眼之间，猛瞥见一条又瘦又小的人影，通体皆黑，头上好似蒙着一个黑套，看不见一点面目，怪物也似由房内纵出，蜻蜓点水的身法，落到中间门口，微微一沾地，便向外纵起，擦肩飞过，忙喊："请留贵步！"赶急回头看时，那人落到院中，身也未回，便行倒背着纵了上去，端的捷逾猿鸟，生平从未见过有这等本领的人物，情知追也无用。跟着卢坤也气急败坏，拔刀追出，见面便问："那小贼呢？"玉麟恐他出口伤人，又惹乱子，忙即低喝道："是自己人，老前辈。吃了亏还不知道改嘴，也不用镜子照照你那脸去！这事关系太大，差一点连谭大哥和大家弟兄都要跌翻在人手里。快把脸洗净了来。我对你细说。"卢坤性情刚暴，出时原是情急拚命，一听这等利害，知道玉麟从无虚语，不禁也吓了一跳。又想起敌人曾在脸上乱画，不知画些什么。客店人多，又是深更半夜，闹起来被人看见，很是不好。闻言醒悟，只得强忍羞愤，气匆匆跑回房去，恰巧脸盆中水尚未泼去，匆匆还用镜子就灯下照了照，才行洗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生闷气，差点连脑门子都气破，却又无可奈何，做声不得。玉麟早跟了进去，一听里间人仍未醒，走过去，悄声宽慰

他道:“二哥,不必生气,气也无用。眼前我们就有大乱子出来,还是忍点气,渡过难关要紧。好在吃的自己人的亏,又是位老前辈,因见你口太直,容易伤人惹祸,略示警戒。我保他不会传扬出去。”言还未了,卢坤再忍不住,低声怒答道:“明是一个小孩,暗算欺人,什么老前辈?不知道你这话是怎么说的。”玉麟原知下手的不是本人,但为宽解卢坤,故意如此说法,闻言想起卢坤曾亲见本人,早已醒转,窗外之言也听了去,便答道“动手的虽不是老前辈,自己总是同他一路,事也因他而起。我适见一黑影飞去,只觉身材瘦小,头脸蒙住,看他不出。你曾看见来人么?”卢坤怒道:“怎么不见!只没看清他面貌罢了。听他说话的口音,再看他那身材,至多不过十四五岁。这般捉弄欺负人,你说生气不生?”

玉麟一盘问,原来玉麟闻得窗外有人说话,循声追出时,卢坤也自惊醒,只觉玉麟出去,不知有事,睡得正香,以为玉麟如若有事,不会不将他唤起,定是出房便解,心里一懒,没有起来。迷迷忽忽,二次正要入睡,忽觉脸上吹来一股冷气,睁眼一看,昏灯之下,床前站着一个没头没脸、似人非人的怪物,正朝自己吹气呢,误为闹鬼,当时毛根直竖。一着急,待要纵起,一脚踢去,那怪物的手更快,这里脚一抬,怪物一声冷笑,手早伸到他的腰间。卢坤闪躲不及,吃他点中,只觉被一只小手戳了一下,当时麻遍全身,不能言动,如梦魇一般,心中干急,百骸俱废,说不出一句话来,正自惊急,恐为怪物所伤,谁知怪物将他点倒以后,并不再加伤害,只附耳低声说道:“狮兄,莫害怕。我不伤你,只给你换上一个暗号。请你稍停一会,等我把信送到,办完正事,再服侍你。”说罢,便往里间走去。卢坤一听是人,知是绿林能手蒙面行劫。这一急更非同小可,正疑那箱红货非失盗不可。晃眼之间,怪物便自走出,手里并未拿着东西,

见面说道："狮兄，你当我是贼，那就错了。你放心，决不会动你一草一木。不过你那'小狮子"的外号，今晚非换不可了。卢坤听来人口带童音，身材矮小，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不知他要闹什么把戏，只见那小孩从身后小兜囊内摸出一枝笔来，就着笔帽中的墨水，先在卢坤脸上左一笔右一笔画了十来下，移至榻沿，在额上画了几十笔，卢坤只觉脸上凉阴阴、痒苏苏的。后画这三小圈，笔画不一，似是写字。估量存心戏弄，有意羞辱，不问是字是画，一定不堪，急怒攻心，恨不得一拳把对头打死。偏生身子不能转动，惟有任凭敌人摆布，无计奈何，眼睁睁看着敌人画。把灯移回原处，从容走回床前，笑道："对不起，这个外号，听去甚是顺耳。本来是你给别人起的，无如他老人家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不能承受，被我知道，特意壁还，转送给你。我听说狮子是兽中之王，行事一定光明磊落，不会背地骂人。你原来的外号，照你为人，太不称了，还是你说这个妥当。我怕你客气，不领我的情，给你把大号写在脸上。我点你这你穴，于人无伤，也不用解救，半个周时血脉自会流通，外人也不能解。这样为的是叫天亮众人起来，大家瞻仰。我给你这癞蛤蟆传名，岂不比撒帖请客庆驾扬名省事得多么？还有，我们和你家镖头，无仇无怨，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你自已先出口伤人，惹我到此。只我和你两人的事，与别人无干。仗着我穿这身衣服面具，隐身盖脸，看不出面貌，好像鬼鬼祟祟。其实那是我喜欢这样穿戴，做事却是光明正大，就适才冒犯你一点，也是将你弄醒了才下手的。如不服气，我家就住在浙江南明山中，你不妨绕道寻找一回。入山六七里，一进东绣谷，那里散住着几十家人，只打听黑孩儿神手摩勒，没有不知道的。你那同伴到还不错，像个跑江湖的朋友，以后跟着他学一点，要少惹许多麻烦。过一两天，也许还有见面的缘分。失陪了。"说罢走

去。卢坤这才明白，适才骂那瘦人惹出来的乱子。但是黄、李二人说那人虽然生相矮小，也有四十多岁年纪，不致和孩童一般。这对头语声身量，明是一个小孩，好生奇怪。照他本领，如是个成了名的人物，虽然一样丢人，还稍好些，要是受了顽童侮弄，以后怎能再在江湖上走动?这场笑话，落在玉麟眼里，自家弟兄，已是难堪。果如所言，这类点穴，外人不能解救，须六个时辰才得回转，天明被众 围观，即便脸上所画怪样被玉麟先行擦去，身是镖师，半夜里吃人点倒，不能言动，岂不连镖局的人都被丢尽?玉麟此时又不知何往，越想越气，越着急，忘想挣动，暗中一动力气，几乎要脱，知道利害，一个不好，还受内伤，只得勉强把气压下，把眼合上，静心沉虑，打算不再想他，等玉麟回来再说。偏又性暴刚烈，怎么也宽解不开，好容易盼到玉麟回房，又不好意思睁开眼睛看他。直到玉麟发觉他脸上画字惊讶，知不睁眼还当睡着，倘如摇撼稍重，恐有妨害，才不得已把眼睁开。见玉麟也不能解救，越发愁急，窗外人所说的话，也没听真。玉麟刚一闻声追出，忽然一阵风过。适才那黑衣蒙面的小孩宛如鸷鸟飞坠，又在面前现身，带着笑声说道："对不住，叫你受屈，改日相见，再负荆吧。"说罢，伸手往他腰间一捏，一纵身又飞出屋去。卢坤心中忿极，恨不能把那小孩，生裂两半，才称心意；一试手足，已能转动，也不顾腰腿酸麻，翻身坐起，略一缓劲，便追出去，恰与玉麟撞个满怀。

卢坤原是谭镇南的外甥，每次出门，镇南知他莽撞，总是再三叮嘱，说自己辛苦半生，盛名不易保持，人丢不起；玉麟虽是你的拜弟，但他随我十年闯荡，智勇双全，人路都熟，无论大小事，均须听他主持。卢坤因舅父严厉，执法不论亲疏，玉麟也真干练，遇上事，从无一失，不由不服。一听说事关重大，便把满腔怒气吓退回来，自己弟兄，也不隐瞒，把适才所遇从实一

说。

玉麟闻言，知道来人果是专和卢坤一人过不去，与大体无关，也不是瘦人自己意思，照这口气，分明与自己这一面，不论直接间接，多少总有一点瓜葛。那小孩虽恶作剧，小小年纪，竟有这等身手，瘦人本领可想而知，心更放宽了些，随把前事和自己所料各节告知卢坤，劝他忍气，适才的事，不是真有外人作对，只可当作小孩顽皮举动。看这位朋友热心相助和他言语行动，不是镖头老友，也是互相闻名的神交，来的又是个小孩，我们怎能和他计较？胜之不武，不胜为笑。照那身手家数，定得过高明人传授，保不了都有交情关联。既是自己人，莫如趁人不知，见时抹个笑脸了事，免得再闹笑话。凡事须以大体为重，何况自己先就失口，其曲在我，怎能怪人？卢坤闻言一想，事情果是重大，自己本领，也未必是人对手，闹起来徒自丢人，有坏没好，自然忍耐为是。无如生平从未吃过这等大亏，恶气实实难消，越想越恨，由此与黑衣摩勒结下深仇。当时抱愧，勉强应了。事完回去，便留书辞别谭镇南，遍访名师，学成一身惊人本领，想报前仇，闹出好些事故，此是后话不提。玉麟把话说完，见天还未亮，里间住的老少三人也未醒转。卢坤因他一夜未眠，再三劝他少睡片时。玉麟一想，强敌暗中尾随不舍，过了延平，山野荒僻之处更多，随时都可出事，乘众人未醒，略打个盹，养养神也好。便嘱咐卢坤：照此情形，也不致再有什事，万一有了动静，可速将己喊醒，一同应付，以免又生枝节，卢坤应了。

玉麟睡到天明，众人都起，玉麟也自惊醒，一听里屋黄、李二人正在说话，好似议论什事，暗忖昨晚黄、李睡时，俱甚耽心，按说一醒就该出来探问才好，怎和没事人一般，没有出来？心中奇怪，悄问卢坤：“适才睡这一会，可曾往里间探看？他们

什么时候醒的?"卢坤答说:"没有入视,里屋也是才听声息,二位想是刚起。"正说之间,李锦章闻得外屋人声,知已起床,出来点手,把二人叫进。玉麟、卢坤一同入内,见黄学文手里持着一封书信,面有忧色,这时正有下人打进脸水,黄学文便把他支了出去,然后将信交过。玉麟才想起小孩曾有送信之言,又到里间走了一回,因见室中无什形迹,人又未醒,卢坤失闪,终是丢人的事,乐得隐过,未便惊动,自己守在外屋,人家却深入里室,把信交给客人,还不知道一点影子,未免说不下去,仗着客人俱是熟友,否则就难堪了。一面伸手去接,口中说道:"这寄信的是一位小朋友。昨晚我承异人指点,还打听出了一件机密要事,因见二位睡熟,没有惊吵,此信必然有关的了。"随说随抽出信纸一看,果是那瘦人的口气。大意说,有一伙北方人,一半是北五省镖客打手,一半是绿林旧贼,现在闽抚衙内保镖护院,奉主人命,尾随自己三个好友,意欲出了闽境下手行刺,自己为保良友,又在暗地跟踪,得知他们因见黄学文派人抚衙卖货,看见许多珍贵物品,无心相遇,见财起意,打算假公济私,分出人来,过了仙霞关,分头下手,一半行刺,一半行劫。盗党中颇有几个能手,所请镖师,日内必被看出,他知谭镇南的镖不大好劫,仙霞岭九龙沟有一隐名大盗甚是了得,与镇南还有宿仇,和盗党中为首的两个至好,必然约他相助,一个活口不留,挟完往抚台衙门一忍,闽抚受他挟制,必为护符,休说无奈他何,急切间也查不出他的根柢,计甚狠毒。自己因见黄、李二人,俱非寻常贪鄙吝刻奸商,镇南又是一个朋友,特在暗中相助一臂。不过又要顾这里,又要顾那三个好友,不能分身,惟恐两下一走参差,照顾不到。自己虽还带有一个小帮手,终恐年纪太轻,盗党太多,稍有疏忽,便误事机,最好两下合一处走,便可应付自如了。那三个好友,一个姓虞,是新卸任的臬

台。另外两人，一姓钱，一姓魏，还有一个姓张的仆人。什么形相装束。现正同路，先后脚起身，有时相差不过二三十里，只未遇过。此时无须急于相见，盗党也不会在福建省境内动手，尽可放大了胆，从从容容，快到浦城再寻上前去相见，就说泥中人指点引来，求与同路，只管明说来意，请他们安心前行，到时自知。信末又诰诫钟、卢二人，事已紧急，回去求救和请人相助均无用处，也来不及，要装着一点没事神气方妥。卢坤尤其以后要诸事谨慎，如肯听话，必保无碍，否便难说。如有变故，定当随时告警。下面并没具姓名。

玉麟知信已被黄、李二人看过，信上语气，甚是直率，料定是镖头的旧友、江湖上一位隐了名的前辈英侠之士。事已至此，也说不上什么不好意思来，便把昨晚所遇的事说出，只把来人戏弄卢坤一节隐起不提。又问昨晚那小朋友送信进来，可曾知晓。黄学文人极老练，昨晚心中有事，背朝里卧，并未睡熟，迷忽中恍忽听得外屋窗外有人说了两句话，没听钟、卢二人答话声息。本想问看，继一想，江湖上勾当隐秘，二人守在外屋，没出声，必有原故。如有什事，自已手无缚鸡之力，出去也无用处。正静听间，忽听床侧有一童子声音说道："你莫出声，不到天亮人起，莫到外屋，床边有信一封，看后自知。"忙侧眼一看，昏灯之下，见一矮小黑影，正往床侧门外走去，一闪不见。悄悄坐起，就灯光把信一看，料是酒楼异人所为，不由又惊又喜，把信藏向怀内，依旧轻悄卧倒。天明起身，和李锦章一商量，早断定来人本领高出钟、卢二人之上，内中必还另有枝节，怎肯扫镖师面子？假说昨晚睡熟，今早起来才见的信，别的一概不知。二人知未出丑，心才略安。玉麟一面着人去柜房探听北方客人行迳，一面计议行事。事关重大，虽有异人相助，仍不得不小心谨慎。此去浦城，还有好多站路，那匣红货已落在盗

党眼里，一望而知。照前行路，已是无用。把贵重物品取出，打在一个小铺盖卷里。原箱内放些不值钱的东西，命学文堂侄装着生病，半躺轿内，箱子也放在他身旁，以为疑兵之计。一旦有事，便着随行健足持了红货先逃，以备万一。一切均由钟、卢等镖师应付主持。黄、李二人只管照常行动，随心所欲，越随便越好。

计议定后，便即启行。次日到了延平府住下。到时天近黄昏，玉麟又得趟子手报称，说另有四北方人，在街上东张西望，嘴里直说真怪，似昨日盗党一伙，现落在北街鸿发栈里。玉麟一听，觉着那盗党尾随的如是自己这一行人，决无走失之理，料是追蹑虞、钱、魏三人的另一拨盗党，不知怎的，会在途中走失。那自称泥中人的老前辈，原说两行人相差只三数十里。追他的盗党，既在延平出现，人也必在延平落店无疑。到是昨晚同住一店的两盗党，自清早起，一路留神，又命前行趟子手打探，竟未再见，可知敌人也怕自己这一面发觉他的行藏。照他这样隐秘，更料不是容易打发的人物。因黄、李二人嫌店中饭食不好，听店伙说，临江楼酒菜有名，正要出去小饮。两盗党曾在店门前见过，此去正好故示无备，遇上时，还可就便窥伺对方行迹，便嘱咐了二人一套言语。

二人出店，一路留神，往临江楼走去。快要到时，忽见街旁小巷中踅出两个北方大汉，正走在二人前头，边说边走 。因为人挤，大家都走得慢，学文和锦章一使眼色，试凑近那两北方人身后静心偷听。内中一人说道：“适才我遇见三弟，说他们一上路就不顺心。这票买卖，恐怕有人暗中出坏，不能再等过关，一过浦城，就须出手去做了。”底下的话声音渐低，听不清楚。学文虽是富商，江湖上也跑了多年，加以事前又得了细底，一听便知说的是自己，心中大惊。略寻思间，两大汉仗着臂粗力

大，业已挤入人丛之中去了。恐被警觉不利，不敢再跟，只得等候锦章，一同到了临江楼，一问雅座，已然占满，须要候让，寻了一张堂桌坐下，叫了些酒菜。心中有事，胡乱吃了一饱，便赶回店内，把途中闻见偷偷告知钟、卢二人。

玉麟一听，料知盗党受了泥中人的玩弄，惊疑荒虚，又恐自己这一面惊觉，意欲先下手为强，免得夜长梦多，别生枝节。事虽可虑，但是泥中人既有制胜全策，又在暗中，盗党狡谋，不会不知究里，如真发动，必来告警，事未证实，在未得他警报以先，还是照他意旨行事，到了前途再行相机应付为是。一面答说无妨，一面暗中叮嘱趟子手再出探查北街所住北方人，是否学文所遇，还是另外两人。去了个把时辰，回报说北街店内所住二人，适才带了随身行李，说是遇见同乡留住，业已开发店钱走去。玉麟暗忖：泥中人的好友都是文人，如在此地，不会乘夜起程。盗党赶往前途则甚，想不出是什么道理，只得罢了。当晚都盼泥中人送点信息，直到天明，踪迹渺然。商量了一阵，反正盗党要过浦城才下手，路还有一大段，且到浦城再作计较。那趟子手早起五更撒了出去。

众人行到路上，耳目并用，诸事留心，行约十余里路，正停下来就茶摊上买茶饮，忽从道旁榕阴之下，踅过一个十二三岁的短装小孩，胁下夹着黑色包裹，走向学文轿前说道：“适才我惹了点事，你老人家借我点钱吧。”南中天热，藤轿两边窗格都是空的，下雨时才用油布盖上。学文这乘轿子停得最后，众人都各就茶饭摊上打尖，只学文一人未去。那地方又是小村集，来往商客，多在此打尖，买茶点心。钟、卢二人因见当地都是本分商民和土著，真正红货又在身侧，没有留意到学文身上，以为学文喊那小孩问话，不曾过来。学文见那小孩，身材甚是瘦小，面貌清秀，二目炯炯有神，是个异相，装束神情，颇似个走

长路的孤童，不知怎的，竟觉投缘。闲着无事，便问道："你是那里人？往那里去？惹了什么说出来，要多少我都送你。"小孩听了，不耐烦道："我看你是个好人，才跟你开口。有借有还，不过暂用一用。你问这么清，我没法细说，借就借，不借拉倒。"这句话如换旁人听了，早已发怒，学文性情和厚，长于世故，反觉他这种理直气壮的答话，不似什么无赖顽童。一面伸手往兜囊中取钱，口中答道："小弟弟，出门人说话，不要这样。我也是好心好意，钱我一定送你，你怎么这样不客气呀。"说时，心原打算给他一二两散碎银子，不想兜囊内只剩两锭十两头的。话已说出，不好意思不算。手本大方，懒得再把下人喊回另取，随手递过。小孩接了说道："送我却不敢当，至迟今晚必定原银送回，再见吧。"说罢，转身就走，不几步又跑回问道："老人家，你姓什么？"学文方觉他连个谢字俱无，心中不快，见他回问，以为心存感激，想记姓名，笑答姓黄。小孩往前一看，见饮茶的一伙人已往回走，忙从身畔摸出一封信来说道："你这人果然不差，有人寄信给你，几乎忘了。"说罢，将信递过，二次回头，却走得快，没见怎跑，眨眨眼间走入榕阴深处。学文方拆信要看，忽见玉麟由轿前飞跑，追了下来。原来玉麟同众人在茶摊上用了些茶点，正往回走，见学文轿子旁那个小孩，手内接了一锭银子，走没多远，又反回轿前，从身畔取出一个封套，递进轿去，心方一动，又一眼瞥见小孩胁下还夹着一个黑布包裹，顿时醒悟。小孩跑时，上身不动，脚底飞快。行家遇行家，一望而知是个得过内家真传的好手，忙和卢坤打一暗号，命他留神守护货物，赶即追去。没多远，便追入林内。林深叶茂，老干繁枝，着地生根。上下错综，连绵延亘。排若城栅，浓阴蔽日，映面成碧。那有小孩影子？知已隐藏，莫可踪迹，忙唤道："这位弟台，昨晚光降，未得接待，难得在此相会，何妨请出，当面领教呢？"喊了两

遍，终于无人应声。知道不会出见，找也白找，恐众人疑虑，忙又赶回。学文已将来信拆看，往玉麟手中一塞。玉麟见学文面有忧色，并不问因何追那小孩，料知泥中人寄信，事情紧急，忙背人一看。信内并未具名，只简简单单写着"同伴在前不远，速往相会"十个字。字体与泥中人前信一样，只墨淡笔秃，字迹潦草，似是匆促中借店家水笔所写。举目一望，一行业已准备停当，轿夫们都在道旁树阴下聚立，静俟招呼。来往停的车舆行人甚多，各忙各事，并无一人注目。踅向轿前，与学文略说经过，商量几句，便命健仆告知轿夫，前面还有省里下来的几个同伴，原同起身，途中相左，反被赶过，如能赶上，另加一班工钱。

轿夫们早看出客人厚道，拿得重赏，立即应命起身，互相加急赶行。走了一段，遇见天明前撒出去的趟子手快腿周平，报说从早起身，跑出百十里路，并未遇见一个神色可疑之人，只过先前众人歇脚附近，有一群小孩子打架。内中一个，年约十岁，生相奇丑，年纪最小，却有力气，先是一人打三个比他大的小孩，后来左近又跑来几个比他大的，合力打他一个，齐声喊说："打死黑牛这个小杂种，把他丢在草场上喂狗！"那叫黑牛的小孩也不答话，一味哑斗，到底寡不敌众。这时天才亮，路上人少，有两个乡农走过，也不解劝，只在旁摇头叹气。周平下马一问，乡农说那黑牛姓田，父母是个外乡的读书人，五六岁上染了疫症，相继死去。当地有一大户刘实生，见他家还有数十亩田地，一幢整齐小房，无亲无友，假作好心抚养孤儿，霸占了去。头一二年还不怎显，第三年见无人过问，始面刻薄，继而虐待，每日命黑牛放青。黑牛虽小，却记得父母，知道受人欺凌，自是难过，常时背人往坟上偷哭。无奈年纪太小，强不过去，无人敢惹刘家，为他伸冤，苦挨了几年。如今人才十一岁，

却生得一把子蛮力，刘家是大户，子侄甚多，常年打骂欺负，呼来喝去，不当他人待。近来黑牛年长胆大，已知反抗，每当忍受不住，就还手对敌，寡不敌众，自然吃亏，黑牛也从不向人诉告。尚幸刘家有一教书的族叔可怜黑牛，每次都是他来喝住，刘实生知道还不愿意。上回有一路人想将小孩带走，刘实生说小孩是他十六两银子所买，须写领买字据，将那人气走以后，便无人再问。今天大约教书先生回家，黑牛这顿打，一定挨得不轻了。

周平越听越看不下眼去，自身正当紧急之际，对方是个土豪，恐怕惹事，方在踌躇，忽从身后转出一个走路的小孩，年才十二三岁，对周平说："现时我有事，不能和他动手。人小压不住台。我知你也有事，但你那事，决不要紧。我去将黑牛救出，你只作为和我一路，别的都不用管，那就有落场了。"说罢，不俟答言，便跑进小孩堆里，也没见怎动手，便由人堆里把黑牛救出。众小孩见黑牛被他救走，上前朝他乱骂踢打，他也不还手，只偶然闪上一下。黑牛见恩人为他挨打，大喝一声，意欲反斗，吃他将手闭住推了就走。周平看他人虽瘦小，身上似有很好的功夫，好生奇怪。见群孩还在追打，一声断喝，迎上前去，从中截住，群孩见周平声色俱厉，其势汹汹，不禁吓住。内中一个便说："你是好的，不要走。我喊阿爸来。"说罢，如飞而去。余下的十来个，便向周平七张八嘴，乱说乱跳，几次抢前，俱吃周平推开。等不一会，先去小孩由路侧榕阴深处一所庄院内引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和几个长工打扮的人跑来，那老头甚是识货，一见周平神气，便看出他是个江湖上的朋友，不敢结怨招惹，忙把盛气一压，朝同来诸人使个眼色，喝住那群小孩。独自上前，带着满脸诡笑，正要张口，先救人的瘦小孩，早把黑牛带到一旁，教了一套话说，从周平身后，抢前说道："大哥，这

是我的事。我已问明黑牛，说他从小卖到他家，只付了身价，便可带走，不知真假。等我问问他主人，看是如何说法。”周平随谭镇南奔走江湖多年，见多识广，眼力极好。吃小孩微微一挤，觉着很有斤两，越发惊异，忙顺着他意思接口笑道：“这样也好。那你说去。”小孩点了点头，笑嘻嘻向那胖老头道：“你是他主人刘实生么?这小孩，我们看着喜欢，想买了去，你愿意不愿意?”刘实生人虽奸猾，胆子却不甚大。这两年因见黑牛年纪渐长，相蠢心不蠢，再过几年，难免受本地知道根柢人的鼓动。自己虽有财势，到底讨厌。自从上次那过路人被重价气走，好生后悔，巴不得将他卖向远方，写下字据，才免日后纠葛。一听来人是外省口音，首先愿意，只嫌对方是个小孩，未必能作得了主，拿出钱来，仍想和周平问答。周平早已闻得底细，对他甚是厌恶，早装整理马匹，踅过一旁。刘实生无法，只得答道：“小倌，你能作主么?”小孩把眼一瞪道：“这是什么话!除非你不肯卖，那只好再说；只要肯卖，多少钱我都要，决不还价。”周平留神小孩的身相动作，颇多异处，知非寻常顽童可比，弄巧一会还有他的大人寻来，闻言方暗笑小孩口头太拙，这般说法，对方必不放松，想插口又复忍住。刘实生听小孩口气甚大，心更欢喜，本想多讹些钱，偷眼一看，见周平在旁怒目相视，不住冷笑，知道还有一个不好吃的大人在侧，恐又闹僵，便笑答道：“这小崽专爱和我子侄打架，甚是惹厌，久已想转卖出去。小倌虽肯出价，我也不能昧起良心多要。我的来价十六两银子，养了他七八年，衣食也计不清多少，一共你给二十六两银便了。”周平闻言，不禁怒起，刚走过来喝问一声：“你说什么?”小孩把手一拦，周平便被挡住，不得上前，方自吃惊，小孩已接口说道：“不多不多，我也不还你的价。不过我身上一共只得二十一两多点银子，现在先付你二十两，把人交我，先和他拿这钱到

前面官道上吃点东西，就便等我一个同伴。他带得银子很多，至迟午前准到。那时你我各请当地人分写文约字据，从黑牛与你永断葛藤。你看如何？”刘实生满心只想除此隐患，对方再能给个十两八两，已是便宜，万不想小孩会一口答应，就那下余六两不给，都极愿意，何况少时一个不短，还答应互写断字，真是再好没有的事。不过对方年纪太幼，事太容易，虽口里连声应好，眼却望着周平。谁知二人本非一路，周平也觉事太不经，又见刘家那群顽童，是动手推打瘦小孩的，都在皱眉捂手满脸负痛神气，望着老头，似想开口述苦之状，好生惊奇，安心想看个下落，没有答话。刘实生见大人无所表示，心才一定。小孩已从胁下黑布包中，十两一锭，取出两锭银子，托在手上说道："我这银子是足平，只多不少。”话未说完，众顽童中，已有两个忍不住痛的，各捧各手，哭丧着脸过来，阿爸乱喊，说和黑牛打架，并未怎样，自从这小孩来，护住黑牛拖出，不多一会，手就有点发麻，如今痛得难忍等情。刘实生未及询问，小孩突然把银子揣入怀内，怒喝道："你们十几个打人一个，旁立这几人都曾亲见。我看了不平，将他拖出，你们还踢打了我好几下。当着你家大人和这些见证，凭良心说，我还手没有？要多少给多少，再支你们出来讹人，我不买了，看谁敢把他打死。”两小孩刚答应一声，手到未还，刘实生原知他这些子侄专门合群欺人，对方小孩，又瘦又小，决无吃亏之理，定是自不小心，筑了点气，无关紧要，利欲薰心，惟恐有了变局，闻言忙喝骂道："小狗崽子，人家又未打你，诉的什苦，还不滚回去，叫人揉揉。我办正经事，再来吵闹，看我揭你的皮！”刘实生在家素来性暴，两小孩原是他的爱子，一挨骂，余下好些负痛的，都不敢上前诉说，各自愁眉泪脸，一颠一甩的往榕阴中走去。小孩又道："你也听见，我没打他们一下吧？当着这些人，我付你钱不难。

你暂时先得给我写张收条，言明下欠六两，午前交足，重写断字，别无纠葛。他们自不小心，打人不睁眼睛，明明一双嫩骨头，硬要往三尖石上去撞，自然要痛两天。这时不写明，少时又生枝节，要我赔他们的手脚，却赔不起。”刘实生只当小孩说笑，连说：“小倌放心，那有此事。凭你一个人，也打他们不过，万无此理。”小孩微笑不答。说时，恰好左侧道旁人家开门，就近借了纸笔，写了暂收字据。黑牛始终随定小孩身后，一言不发。刘实生接过银子一看，果是足平好银，订了后约，率了来人忻喜而去。周平自更断定小孩大有来历，人去以后，便说身旁带有十多两散银，可以奉赠。小孩说：“我事已完，我在前边等一人来，自有借处，用不着再借你的了。”问他姓名来历，也不答应，迳和黑牛往前面饮食店中走去。周平越看越怪，因有急事在身，业已耽搁了一会，不便再坐迟延，只得策马前行。玉麟细一盘对形貌口音，那小孩正是适才借银送信之人。昨晚自称黑衣摩勒点倒卢坤的，也是他无疑。那伙顽童正为他内家潜力所伤，痛上几天，能不残废便是万幸。小小年纪，有此本领，固属惊人，照此行迳，与昨晚戏耍卢坤，都是未免太过，将来只恐难免遇上挫折。心中转念，没有说出，后又听周平说起，前途遇见主仆四人，颇似泥中人所说的好友，两下相隔，仅有十多里路。玉麟一听，四顾行经之地，正是一片旷野，官道横贯其中，且喜前后无人，忙命停轿，请学文写好拜帖，一面重催赶路，一面暗嘱周平，教了一套话赶回来路，探那黑衣摩勒和土豪有无余波，事完也未。他带着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孩，必走不快，可速照话行事，请他同来。

周平领命上马，如飞赶去，众人也跟着再加速前进。行到巳末午初，便将舜民追上。黄、李二人忙上前投帖，见了舜民等三人，向良夫、新民把前事一说。泥中人第一次来信，已被学文

走时烧掉，途中所接短简尚在。良夫要过一看，果是泥中人的笔迹，略为寻思，便代舜民作主应诺。黄、李二人因敬舜民官阶人品，坚欲重行大礼拜见。良夫道："虞老先生人极谦和，休说如今业已告老休致，便在任上，也无故不肯受人大礼。况且我们俱在患难之中，行藏越隐秘越好，不必拘此俗礼，招人猜疑。泥中人我只知他是一位高人奇士，隐迹风尘中的英侠，真实姓名和他来历，都不知道。前在省里，我们遭奸人陷害，也全仗他暗中相助，才得化险为夷，免却祸患。这次又承他如此关心，千里长途，暗中维护，侠情高义，并世所稀。此人本领高强，神出鬼没，乃昆仑空空一流人物。若论见义勇为、文采风骨，只有过之。既允相助脱难，决无妨碍，尽可合在一起，安心上路，一切听其自然，付之不闻不问好了。"黄、李二人宽心大放，随又想将随行镖师引见。良夫常在外跑，久闻谭镇南的名望，知他手下镖师都是人物，便答道："我们极愿和武家朋友亲近结交，同船共载，借重之处更多。不过这里是镇站要冲，店小客稠，许多不便。诸位想必初到，天才正午，吃完恰好赶路。此时彼此最好不作客套，可请回房，用完午饭一同起身，到了途中清静所在，再向二位镖师请教罢。"黄、李二人见良夫为人老练细密，语言豪爽，甚是心喜。当时同至外屋，重向舜民谢了携带，退出房去。走后，良夫把话告知舜民，于是更证实了泥中人是专为暗中护送而来，俱都感佩不置。一会，张福端来两大盘腊味，说是黄、李二人所送，良夫吩咐收了。跟着饭也送到，大家吃罢，黄、李二人惟恐舜民等先到，不耐久等，早就催着同行人等，赶忙饮食，喂放马匹。这里吃完，他那里也结束停当，互相一打招呼，对轿夫们说是省里约定的同伴，合在一齐各自起程，同往浦城路上进发。

正走之间，行经一片山野地面，闻得后面蹄声响动。玉麟

回头一看，正是趟子手周平。见他马行甚急，料知有事，忙把坐下马一勒，退到后面，把手一挥，朝道旁林内缓缓跑去。周平会意，也把势子收住，由侧面绕向林内。见面下马一问，才知周平回到原处，正赶上黑衣摩勒与土豪刘实生辩理，还亏周平赶到，才得解围。因此承他指点，略为探得了一点盗党踪迹。原来那伙顽童，因仗人多打堆槌，有好几个中了暗算，吃黑衣摩勒用内家潜力，反震之法，伤了手足。刘实生利欲薰心，只图黑牛身价银子，当时 把他喝退。随后回到家内，待了一会，闻得子侄满室号哭呻痛之声，家人也都慌了手脚，忙过去一看，受伤的竟有八九个之多，不是手肿臂痛，就是脚扭了筋，脚背肿得亮晶晶的，再不脚趾粗涨，稍微一碰便痛彻心骨，声泪俱下。两个心爱的狗子伤得更重。先未料是受了对方暗算，因见受伤人不像偶然，细一盘问，俱说正打黑牛之际，那瘦小孩便挤了进来，将黑牛救出。因恨他凭空出头，又欺他年小，大家追着踢打，他也没还一下手，只护着黑牛往前走，随被同来大人喝住，就停手了。再盘问打时光景，只有两个伤轻的，说无什觉意。余下七人，有说打到他身上坚硬如铁，有说他身软如棉，却有弹力。当时只觉有些发麻，不消多时，便肿痛起来。虽然其说不一，但是只要打过的多受了伤，没打到人的却没事。刘实生早年曾在江湖上瞎跑，有点阅历。细一回想小孩行迳和那双有亮光的眼睛，猜是中了道儿，连忙追出找人，连黑牛都不知何往。眼看子侄们哭号呼痛，急得乱跳，无计可施。正命佃工四出寻找，忽然黑牛跑回，说他小恩人现在门外，约来村中长老付那下欠六两银子，就便对换卖约断字。刘实生跑出一看，瘦小孩带了黑牛，还约有本村地保村人和一个方正老者，同立门外刘实生便装笑脸往里请进。黑衣摩勒说什么也不肯进去，众人劝他也是无用，口口声声说："我跟你没交情。你是卖人的，我是

买人的。头一张收银条上写的明白。如今天没交午，我都办到。闲话少说，快把字据交出，我带人走，一刀两断。打算欺生欺小，把我骗进去，再绕圈子，那是做梦。”刘实生因听小孩年纪虽小，口头非常刻薄，尽绕着湾骂人，黑牛的事，乡里皆知，所来的人都不以他为然，耳听子侄们号哭之声越大，真个急不得恼不得，想把小孩拉过一边去说两句私话，又不肯去，没奈何只得说，适才群儿都因打他受伤。问是用什方法，自己情愿令子侄们陪礼，解铃系铃，求他解救医治，黑衣摩勒冷笑问道："你问他们，我打过他没有?"刘实生刚说"打到没有，是他动手打你的"，底下话未脱口，黑衣摩勒突地把双目一瞪，怒道"诸位听听，天下还有挨打不还手，反到伤人的，岂非笑话!况且我交银子与你，领人走时，你那伙没家教的小孩还好好的，怎么隔了多时，我来补付身价，会受了伤?我没还手，就会伤人，又不是什妖怪。你怎不说他们倚多为胜、欺凌孤儿遭了报应呢?实告诉你，我早看出你老奸巨滑，才要你先写一张收条，省得又生枝节。谁想你还是见我年幼，你要多少身价，一口答应，以为好欺，又想借故勒索。我不过见孤儿受那群狗崽毒打可怜，想买走，放他一条生路罢了。要拿他生财，那是昏想。你偌大年纪，要是说了不算，也不要紧，只你当众人把吐出去的口水吞掉，还我原银，立时就走，我不买了。只你们敢把他磨死，就有人给他伸冤报仇。休看你小爷年轻，你手下人多，我的人还在后边未来呢，不信你就等着。"刘实生闻言，恼羞成怒，方要发作，恰值周平马到，正听到末两句，看出黑衣摩勒想当众面把断字要过，只不肯将那群顽童治好，又不愿当人动武，露出本面目，忽然灵机一动，想好一套假话，下马分开众人，跑到黑衣摩勒面前恭恭敬敬说道："这事还未办完么?如今上上下下好几十人都在等你。大人叫我来，请你快些回去，好赶路呢。"

黑衣摩勒指着刘实生道:“这老头欺生,先前说得好好的,如今硬说他有几个小孩受了伤,是我打的,要我医好。那伙顽皮都比我大,人数又多。他们打我好多下,我还没找他算帐,反到讹诈起我来。想是见我人少,欺生欺小,出钱容易,借事生风。你去问他,如不愿卖,把先收的二十两原银子还我,这小黑牛我也懒得要了。”周平突的把眼一瞪,怒道:“我们从京里出来,跟着倪大人走了这多省县,上自督抚,下至州县,那一个不是恭恭敬敬的,我们都从来没欺负过人,跑到这小乡场里,会吃他的亏。要多少,给多少,还要怎样?我们不过路见不平,懒得费事,好心代这小孩赎身,由他自去,放条生路。这又不是他家养的钱树子,愿卖人字两交,不卖还钱,一半天自有人来和他算帐。少爷请站一旁,我问问他去,讲理便罢,不讲理,我到要斗斗他这个地头蛇,官私两面,由他挑好了。”说罢,不俟还言,便抢到刘实生面前,喝道:“你偌大年纪,说话不算数,是什意思,快说!”刘实生枉具一双江湖眼,只知周平不是保镖师父,便是个江湖上的人物,对于黑衣摩勒,先也当是周平同行小伴与弟侄之类,没看出是个什么路数,原本恼羞成怒,方想动蛮恫吓,忽为周平先声所夺,料定小孩是个过路显宦之子,微服上路,周平必是随行镖师,否则不会如此说法,小孩的手也不会那样大方。又想小孩虽然精神,看他那样年幼瘦小,也不像个不动手就可伤人于无形的江湖能手。子侄们受伤必有原因,弄巧还是黑牛的鬼都说不定,自己许是一时情急多疑,致有此失。不过来人语太强横,自己从未受过。如若呕气,不卖黑牛,一则银子须要交还,以后再想这样重价,必不能有;二则出尔反尔,更坐实自己是有意勒索抬价,更要受人讥骂。并且照来人口气,就许回去倚仗势力经官动府,转到生出大事。卖了固然也难免有此一虑,但是双方字据写得明白,总有个理好说。这类过路

官员多有程限，黑牛人极老实，父母死时年幼，听他适才对人还说他是卖身为奴，与平日所教一样，可知乡人并未告以细底，至多说是虐待，打骂奴家，不算犯法。对方虽然不平，也不为此耽搁。想了想，还是照约行事，另行延医治伤为是。刚把主意拿定，便见周平声势汹汹过来喝问，忙陪笑脸答道："兄台莫急。不可专听这位小弟一面之词。"言还未了，黑衣摩勒戟指喝道："谁跟你称兄论弟，你说话留点神好。周平也喝道："闲话少说，只问你说的话算不算吧。"刘实生方答："自然说了算。那有反复之理。"黑衣摩勒喝道："既然算数，我应补你的六两银子，连字在此。你把他原买身字据还我，以后黑牛与你两无纠葛。"周平把银据接过，也不容他分说，接口说道："你那些话，我们已然知道，再说无益，只把字据交出好了。"刘实生为二人盛气所凌，又急又气，无奈话出如风，心又内怯，只得说道："他从小卖到我家，字据年久遗忘，不知藏在何处。恐二位过路人不能久等，另写得一张转卖字据在此。"说罢，将适才写好的一张昧心字取出，黑衣摩勒接过看了看，冷笑道："我也知你交不出原字据。本来要你出名另写，但这中证人谁出名呢？"旁立诸人俱为二人口气势派所慑，又知黑牛细底，恐怕人买了去，异日问出实情，来向刘家追回房产，跟着打那冤枉官司，刘实生连问数遍，俱都面面相觑，各有难色。最后还是周平对众人说："我们只是作好事，到了地头，便由他自寻生路，决不会再生枝节，累及你们。"黑衣摩勒也说："我只要见证，无须中人。这位老先生是我请来，加上约保，也就行了。"这才由那同来老者和约保，在双方字据上画了个押。画完，周平向众微一举手，便请黑衣摩勒上马。黑衣摩勒也不客气，笑道："你这人很有意思。你抱着他先骑上去，我在马屁股上，三人同骑，到了前面再说吧。"周平原想把马让他二人，心还惟恐不受，闻言大喜，忙抱

黑牛先骑上去。黑衣摩勒就手扒上，故意伸手抱著周平的腰。一马三人，纵骑如飞，转瞬出林，直奔官道而去。人去以后，刘实生闻得内院哭声惨厉，想起受伤子侄，顾不得再向众人答话，跑进一问，两个心爱的狗子业已痛昏厥过两次，只有一两个年幼的伤势稍轻，余者也都伤痛得差不多，怎么细心追问，也问不出致伤之由。瘦小孩已去，就心疑弄了手脚，也无法想，耳听满院哭号，心急如焚，只得连派佃工下人，催请外科郎中医治。门外诸人也都议论纷纷，互相散去不提。

且说周平纵马出林，上了官道，黑衣摩勒把手一松，说道："往你们去路走吧，前面七里村，不要进去，可由村北小路往东面山里跑去，到破庙前停住，我还要办一点事呢。"周平听他口气，颇有同行之意，心越放稳，路上不断有行人来往，马背上不便详问究里，应了一声，依言行事。马行如飞，晃眼抄出村北小路，进了东山口。那山并不高，到处丹枫照眼，苍林荫日，连岩拥翠，矮就萦青，景物到也深秀。周平沿着岩脚草径跑去，四顾人迹甚稀，想套黑衣摩勒来历行迳，微微应声，意似不耐烦琐，只得停口，等到后对面再说。不一会绕完岩径，现出平野，果见前面山坡上，松杉林内，隐 现出一角红墙。知已到达，正要纵马急驰，黑牛忽在身前偏头向后喊道："老师，这就是你说那地方么？"周平不听应声，方欲回顾，又听黑牛惊叫道："老师呢？"周平忙回头看，马股空空，那有人在？勒马四顾，来路并无人迹，身法真快，同乘一马，竟不知他何时走去，好生惊服。黑牛急得直喊："老师跑了，周伯伯回马快追！"周平知道万追不上，他本说有事要办，叫在庙前停住，必要回来，否则剩这小孩，作何处置，即便要交自己，也没有不事先明说之理，自然仍以等他为是。因听黑牛喊他老师，便劝他道："莫着急，你老师他办点事去，一会就来。我们到庙前等他去。"黑牛仍是着急不已。

周平也不理他，跑上山坡，林内果有一所破庙，墙业已坍倒好些，荒凉残破，并无僧人居住。二人便在山门外下马，将马拴在树上，寻块石头坐下。向黑牛一盘问，才知黑衣摩勒将黑牛救出。便教了一套话，此外不许开口。付了身价，领 去吃了个饱，然后走向榕阴深处，问黑牛你一人和众人打，有多大力气。黑牛从小未曾遇到过一个真心帮他的，又拿许多银子给他赎身，给吃好饭，自然感激，口口声声称他"主人少爷"，闻言便说："力气很大。别人制不服大母牛，我能制服。多大力气却不知道。"黑衣摩勒，便要他动手来比，黑牛恐伤主人，执意不肯，被逼 无法，以为主人如此瘦小，一打就倒。谁知不用力试，只轻轻吃了一跤，越不信服越糟，力越用大，跌得越重。末两次身子腾空跌出，如非黑衣摩勒跟着纵起抓回，几乎重伤。黑衣摩勒又取了两块鹅蛋石，一握粉粹。这才死心敬服，益发奉若神明，跪在地下，要学本事。黑衣摩勒也答应收他为徒，改叫老师，命在林中等候，不许走出，说找人借钱，补还身价。走了一会，拿十两银子回来，同去铺内，分出六两，同往刘家还银要字。去前曾说要将他带到山里来，拜一和尚为师。黑牛死活也要跟着老师，急得要哭，黑衣摩勒才允不使离去。如今来到庙前，忽然不见，许是骗他，故此着急。再问别的，却不知道。

谈问了一阵，约有半个时辰光景，忽听身侧林梢响动。周平回顾，一条黑影，宛如飞鸟下堕，定睛一看，乃是一个黑体通衣的蒙面小人。心方一动，来人已将面具揭落，现出原形，果是黑衣摩勒。黑牛首先喜得乱跳，上前拉手，高喊"老师来了！"黑衣摩勒起手一甩，面目一沉，喝道："当着外人，一点规矩没有，再闹我不要你这丑徒弟了！"黑牛急得忙喊："老师饶我，我不敢了！"垂手站在旁边，不敢再跳。黑衣摩勒喝道："这还将就。记住，以后当人不许这样，要听我的。躲一旁去，我和他有话

说。"周平见这一对小师徒神情天真滑稽,方自暗笑,黑衣摩勒已走过问道:"周朋友,你知我是谁么?"周平据实答道:"小朋友不是昨晚在店内光顾,说是家住南明山,人称黑孩儿神手摩勒,又叫黑衣摩勒的那一位么?真实的尊姓大名,未蒙见示,实在不知。"黑衣摩勒道:"你这人到还可交,只我最不愿听人说我小,请你把他去掉才好。"周平连忙谢过,并问真实姓名。黑衣摩勒答道:"我不瞒你。一出身便没了父母,访问了好几年,也没信息。到底姓什么,实在不知道。小时无人管我,承一姓黑恩人收养,因为淘气,常爱往绣谷村山洞里跑,弄得满身污黑,村人都叫我黑孩儿。后承恩师带走,学了点武功回村,常爱管点闲事,他们又为我起了个外号。我对外人,总称姓黑名摩。你也叫我黑摩如何?"周平笑道:"论理你本事比我大,我却比你痴长几岁,打算高攀,称你一声老弟如何?"黑衣摩勒道:"你这人心直口快,到配做我哥哥。可惜本领不够。我看你不过二十多岁,你如愿意,回去把镖行事辞掉,我引你去拜一人为师,学点武功不好么?"周平也是无母孩儿,经谭镇南收养,由学徒出道,本就有志学艺。苦无机会。镇南事忙,因他精干外熟,从小就随着跑江都,常令随镖当趟子手,连用私功都无暇,眼望别人日享盛名,常时愧恨,闻言大喜,忙道:"那么我拜你做小师兄,我算大兄弟如何?"黑衣摩勒喜道:"你肯这样虚心,那好极了。先不行礼,我还有几个朋友,你也未见。那伙没出息的狗贼,如囊鼠网鱼,不必睬他。我有师叔泥中人在,再添两倍也不是对手。你不必再费事查探,回去告诉他们,放你到了地头,交代完事,速去南明山寻我,再行礼好了。只对姓卢的说,他既在江湖上常跑,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本领大小在其次,总应该放谦虚一些。随便背后出口伤人,不是英雄所为。他要不是伤我师叔,也不会跟他开那玩笑。事情有钟朋友遮盖过去,

心不服气，等事完，迳去南明山寻我好了。何苦又在事后发狠。如非师叔吩咐，钟朋友通情理，照你今早行时，他托打探我踪迹的那一番话，岂不又惹了麻烦？”原来卢坤为人口快心直，昨晚之事，心中怀恨，他和周平至好，今早行前曾偷偷托他，路上就便查访神手摩勒的名声下落，未免说了两句发狠的话，不知怎的会被听走。周平闻言一惊，忙代卢坤分解，说他为人忠厚口直，昨晚受了师兄敬戒，自然免不掉有失言之处，务请不要见怪。黑衣摩勒笑道：“这人是石心，我决不怪他，否则早给他身上留下记号了，还能容到现在么？你将来寻我时，他如愿意，只管连他一齐带走。”周平乘机又问盗党下落，黑衣摩勒淡淡的答道：“你老不放心。可惜我师叔现时不肯露真姓名，你只要知道泥中人是谁，就不害怕了。这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先且不提。我只知道盗党为首之人，原名叫赵连城。他们打算先杀你们这一行人，过了仙霞关，再下手行刺虞舜民，回去交差，往抚衙一躲。如今两行人一合群，非过关不能下手，不必耽惊害怕，到了前面，自然明白。你也不必出力不讨好，出来乱跑，他们眼毒，遇上难保吃他暗亏。真要非叫你无谓乱跑，过了浦城，要过一段山路，岔道山径中，有一都天王庙，地名鱼鹰嘴。庙侧隐着他们一个洗手多年的同党。此人姓杨名标，昔年横行北五省，又会一点水性，他们无心相遇，结成一气，也许在那里变点花样。盗党先受了师叔愚弄，几乎把跟的人丢掉。因那地方是必由之路，这第二拨盗党，必和杨标在此等候。你们两行人一过，再尾追下去，与关口外埋伏的赵连城等会合，前后夹攻。你走那里务要留神，最好不要往岔道上跑。如见形迹可疑，你这马快，即速回跑，与自己人会合。他见你回了队，有虞老先生在内，必不肯因你自露马脚，可是你也不可被他们看出破绽才好。照说我师叔神出鬼没，这地方必不放松，不过事难预料，我

又恰巧有点闲事羁身，不知赶得到不。你决打不过他们，终是小心些好。这里有十两银子，乃黄老先生借与我的，适才由那姓刘的老贼家中，连我给的身价银子一同取回。来去匆促，怕你在此久等，没顾得查探他藏银之所。趁他未觉，只把银柜抓裂，连本带利，仅拿了百余两银子，太不合算。好在有了主顾，少不得还要扰他几次，存在他家也是一样。这十两请你带还，说我道歉，银子因已剪断，不能原壁归赵了。”周平听他就这片刻之间，大白日里孤身出行，前往土豪家中，人不知，鬼不觉，把银子盗了回来，好生惊奇不已。得了一点消息，忙着赶回报信，不及细问，只赞佩了几句，银子却代学文婉谢，不肯带回。黑衣摩勒指着黑牛说道：“这孽徒是我一贴定心膏药，赌神罚咒，跟定了我，连先回南明山去等我都不愿意。我又疼他，带着又太累赘，真厌烦人，还得给他想个主意才好。师叔已嫌我多事，此时要被知道，又该说我童心太盛了。这银子原应我亲自送回，才符前言。也为有他，才请你转交，既不肯代，说不得只好自走一遭了。”周平忙道：“我带回去，其实无妨。不过黄老先生虽是商人，却极轻财仗义。像你这样朋友，交还交不上，已然奉送，怎肯收回？师兄能赏他脸更好，真要是忙，不管他愿不愿仍由我带去好了。”黑衣摩勒笑道：“我借银不还，成什么人。你如非是我老兄弟，我就怪你了。点点小事，不值多说，你各自上马走吧。”周平喜得诺诺连声，谢别上马，往回飞赶。

二人相见，玉麟听完前事，想了想，仍命周平前探，只不跑远，另教了一套话。少时回来，再归队同行，以后不必再跑趟子。周平领命，绕路自去。这里玉麟也策马把众人追上，问知无事，仍往前走。行至黄昏将近，相隔浦城还有站许来路。所行官道，蜿蜒出没于山野之间，途径甚是荒凉。这时周平业已装着浦城分号店伙，来迎黄、李二人，与众会合。说起前途离此

十来里，有一大村庄，主人姓颜，甚是好客，可以投宿。此外虽有人家。均是荒村小店，难容这多舆马。如赶浦城，轿子走得慢，非至天明不能赶到。有那错过宿头的人，多往颜家投宿。主人年少，好武气盛，最爱文人武士，却极不喜居官应役之人。只来人对他心思，都是极好待承，就不投机，也有地方安顿。周平前一二年曾经去过一次，和主人还有一面之识。玉麟以前也听同道中人说过，主人颜尚直文武全才，好交朋友。见天已不早，便命周平持了名帖，先去拜望，只不露尧民行藏，见时如问，假说三人是由桂林游山回浙的游侣。商议停当，随后前进。走有六七里路，道正穿山而过。斜日初堕，苍烟四合，新月甫升，时复隐现出没于山畔林末之间，清辉未吐，晚景低迷。走在石路上，步履马蹄之声，前后相接，汇为繁响，空谷传声，倍显寥寂。良夫喜和江湖朋友交纳，玉麟也喜他语言伉爽，见解高超，两下谈得甚是投缘，相见恨晚。这时良夫的轿恰在前面，玉麟也正傍第一乘轿侧行走。良夫说起这一段路形势颇险，景物更是荒凉，连个人家俱无。玉麟笑道："魏先生这里看去路险，但是来路不远，便是镇集，附近村庄田畴，绵亘不断，仅这十来里路，山径荒凉，最险的不过沿崖里多路。十停已走了八停，再走里许，一出这山口就有人家。颜家更是一个大村庄，人多丁众，个个会武，爱管闲事，颇有名望，找他借盘川到可以，要动手脚，休想占得便宜，所以并不算险。最险的还是过了浦城，麟子山那一带地方，有不少连天峭壁、深沟阔涧，要翻越好几处险峻山岭，加以林深草密，极易藏伏歹人。山民性情极野，专讲械斗，爱打群架。只管太平年间，又是通浙江省的驿路官道，像我们这样还不要紧，如是孤身客商，就短不了出事。内有三处山口岔道，除了老鹰门前两月地震塌陷，化陷为夷外，像都天王庙附近的雷公峡和将近仙霞的红石关，都是一夫挡关，万夫难

过的所在，那才叫真险呢？”良夫原是对景闲谈，以上各地均曾去过，闻言惊问道：“那老鹰门两边危崖对峙，宛如巨鹰展翅，中通一线小径，骑不并驷，车不并轨，沿途山石秀奇，形势雄峻，绝好景致，几时震塌了的？”玉麟道：“这也是件奇闻怪事，说来话长着呢。”良夫方要往下盘问，忽听身后马踏石路之声。

玉麟忙一回看，来路两行昏林影里，远远跑来两骑快马。玉麟看出情形有异，把马一勒，暗指卢坤领头，自己退到黄、李二人轿后相待。恰将仄径走完，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傍溪而行，路颇宽广。玉麟一退，来骑也将马匹放慢，叭哒叭哒跑将过来，迳由众人身侧驰过，相距约有数尺远近，彼此都看得见面目。玉麟见那两人俱是北方大汉。为首一个，一顶毡笠斜挂马上，大辫盘顶，青渗渗一张丑脸，浓眉如刷，扁鼻凸嘴，额上有二指来宽一片刀瘢斜搭脸上，两只豹眼，时闪凶光，一望而知，是个绿林中下等强盗。二马相联，玉麟因对头一个注目，第二人跟着过去，没有看清面目，好似昨晚夜探客店后院所见二人之一。乘骑二人对一行人只看一眼，毫无表示，就此越向前面，马上加鞭，飞驰而去。这时玉麟似听黄学文在轿内噫了一声，疑心来人有什不利举动，不暇再看，由侧面赶上一问。黄学文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不顾细说，只叫快看前面。玉麟把马偏向一旁，朝前注视，只见一条瘦小黑影正往前跑去，其行如飞，晃眼追上第二匹马，只一纵便到马屁股上，一同驰去，马上人竟无知觉。看那神情身法，正与昨晚黑衣小孩相似，料定不是一路，好生骇异。一会人马影子，便转过山角，不知去向。众人也行近去颜庄的岔道。

那岔道是个三叉路口，往右是去颜庄的路，往左略偏，乃官道驿路。分路口不远，却有一片山岩，绵亘里许，恰将前途目光遮蔽，两匹马上的盗党已然跑出老远。众人到时，正赶周平

跑回，说颜庄主久已仰慕钟、卢 二人名望，这几位商客，除黄、李二人已有耳闻，余者谅非俗流，闻说拜庄借宿，甚是高兴，本意还要备马远出迎接，被周平再三谢阻，现正命人准备筵宴，竭诚款待，就请前往。玉麟知那盗党当地情形不熟，必当自己连夜赶往浦城，决想不到会在中途投向别处，乐得空他一空，忙命轿夫们加急赶行。天色入夜，明月将升，路绝行人。二人回至学文轿前，去问小孩来时情景。学文说是马匹正过之间，仿佛看见马腹下黑影一闪，跟着眼睛一花，便见轿杆上扒着一个脸蒙面具、周身穿黑的小孩，低声说："黄老先生，前银奉还。"随往手里递过一个纸包，方想退回，那小孩低喝："不要说话！"晃眼功夫，人即不见。探头往轿外看时，已到了两轿快马的后边了。包内共是十两银子，外皮上写着"前银奉璧，谢谢。今晚有贼，旅店留意。"十几个潦草的字，口音与昨晚店中送信小孩一般无二，知是黑衣摩勒无疑。他既尾随盗党不舍，必要闹点把戏，小小年纪。有此身手，俱都叹服不置。那岔道相隔颜庄不远，路旁尽是水田，夹道成行榆柳，大半轮明月，只悬平畴广野之间。流光普照，映得那些水田齐似浮辉，上下天光，倍增清旷。路上时见一二村农，短衣草鞋，肩荷犁锄，在明月柳阴之下，哼着山歌小曲，缓步归去，情景直和画图相似。尧民在轿中首先赞妙，坐了大半天轿子，未免劳累，便喊张福近前，招呼良夫、新民二人，乘着这好月色，步行前往，舒散筋骨，就便领略一点野趣清景。黄、李二人本就想走一段，活动血脉，见尧民等三人下轿，忙命停轿下去，相随步行。玉麟见状，也招呼众人下马，随在后面。尧民因听良夫说他不是俗商，见二人跟在后面，不肯走近，知他谦恭自卑，便命张福请过。黄、李二人素佩尧民官声清正，也有意和他亲敬，众人做一路走，谈谈说说，到也投缘。走不一会，田岸略转，遥望前面林木蓊翳、隐现灯光，

知将到达。良夫又把玉麟请向前面同行。方相顾谈笑间，忽见林内闪出几匹快马，如飞驰到。，周平忙由后赶上，说庄主迎接来了。玉麟听说，忙即当先赶上。众人步行。原出无心，不料主人仍要来接，这一步行入庄，格外显得恭敬。来骑看见来客俱在步下行走，以为看重自己，越发心喜，隔老远便翻身跳下。为首一个猿背蜂腰的少年抢步跑来，到了玉麟面前，抱拳正要开口，周平已抢先引见道："这位便是颜庄主。这位便是适才小弟所说的钟兄。"当下互相见礼，各道幸会不置。跟着众人走到，钟、周二人一一分别引见。颜尚德看了尧民一眼，暗中一惊，也未明说。随来四人，俱是颜家武道中的好友，俱由尚德引见，略为客套几句，便请众人各上舆马，众人不肯，一同步行入庄。

庄上仅有百十户人家，多半姓颜。房甚大，极少小的草房直看不见，占地约有数顷，四面桑榆和各种大树，形势甚佳。不近前看不见，庄内却是果园菜畦，池塘稻场，应有尽有。主人所居更大，四面密层层种着两圈碗口粗细的毛竹，年时一久，一根挨一根，成了两层天然的竹墙，用铁条联系，高达数丈。上面枝柯紧接，萃为碧檐。两层之间，宽约五尺，竹弄中通。每遇日当亭午，月际天中，微风动处，满地冰纹筛影，一片清阴，十分幽趣，那门也是竹子编的。附在两边竹根节上，设有链环，以供起闭。进门两边各有几间小房，似是下人所居。对门两行槐柳，左右花畦，当中一条石子砌成的细路，长约五丈，尽头处孤矗着一幢五开间的广厅。石径到此，便向左右分路，主人领客绕厅而过。到了厅后，才见围墙。由墙上小月亮门进去，地势愈发展开，楼台亭榭，池沼花木，无不毕具。位置咸宜，极见匠心。同来从人舆马早有颜家下人接去，安顿食宿。宾主共是十三人，又经过几处回廊曲槛，才到主人宴集佳宾 之所，也在一所

月亮门内，老远便闻见桂花香味，进门一看，里面一座大院落，一边种有四十来株桂树，花已盛开，繁枝密蕊，月光之下，灿若金银；一边是所华屋，轩窗洞启，环窗满植梧桐、芭蕉，盆花罗列。再过去又是一座广场，主人道是近年新辟练武所在。室内灯光辉煌，照如白昼，满壁图书字画，多半名人手笔，间有过客留赠之作，也都是佳品。家具陈设，备极华贵。左壁另一小单间，布置更是精雅。窗外是一池塘，残荷败梗犹未去净，想见夏日芙渠盛开，风来水面，几簟生凉之致。主人先延客到单间内落坐，尧民等三人只当主人是个纠纠武夫，却不料文武两途都是通品，方自惊喜，主人忽然走将过来，纳头便拜道："虞老伯，可还认得小侄么？"尧民大惊，连忙扶起一问，原来尚德之父颜璐，十年前与尧民同官京师，甚是莫逆。先是颜璐中年无子，夫人奇妬，强逼丈夫买了一个穷家乳婴做儿子，相貌奇蠢，取名尚仁，天分不佳，没品行的事却有别才。颜璐受悍妻蒙蔽，一点也不知道。这年独身在京，背着乃妻，纳了朋友一个美婢，生子尚德。才只两年，乃妻在原籍闻风赶来，一阵大闹，没有几年，将侧室虐死，尚德幸得保全，因非嫡母所立，也受了不少虐待。尚仁仗母氏淫威，年纪又长有好几岁，凌辱无所不至。颜氏书香世族，本来尚德不会学武。因他资禀聪明，目睹生母平日受虐情形，与弥留背人泣诉之惨，深深记在心里；又知乃兄不是同胞，却这么欺负打骂，年小不敢还手，忿极无计，读书之暇，偷偷从人习武。到了十二岁上，虽然未遇明师，力却增大了不少。从小未和人打过架，自己也不知道手有多重。这一年正当清明祭祖，想起亡母野葬郊外，不能往祭，甚是伤心，背人私取了点香烛纸锭，去到自己房中，写了张亡母灵位，闭上房门，偷偷哭祭。不想被尚仁闯来，将他母子喊了名字，大骂一顿，又把灵位撕掉，放地乱踹。尚德蓄恨已久，上前理论，尚仁举手就

打。尚德再忍不住，还手一推，尚仁酒色淘虚，那经得起天生的神力，势子又猛，倒跌出老远，一下撞在硬木桌子角上，立时脑裂身死。事有凑巧，正赶上嫡母闻声走来。本来就把尚德视为眼钉肉刺，一见亲手抚养的爱子被他失手撞死，如何肯饶？当时哭骂连天，喝令下人将尚德 用腰带绑在条凳上，一迭连声，直喊打死。打了一阵，又嫌下人手轻，亲去房内取了一把剪刀跑出。旁立老家人看不过眼，悄喊："少爷还不快逃，要等死么！"话刚说完，人已到了身前，举剪照定身上就扎。尚德自知失手不合，打的又是嫡母，任凭打骂，本未敢强，被老家人一句话提醒，心想："父亲年老，只我亲生。古人小杖则受，大杖则逃。他这气急之下，什么毒手施展不出，死得岂不冤枉！"想到这里，瞥见剪到，反手一格，连人带凳一齐翻倒地上，未被扎伤。嫡母年已五旬开外，那经得住他这猛力一格，也被挡跌老远。等到丫环抢前扶起，大骂逆子，二次持剪上前拚命时，尚德已把腰带挣断，飞跑出了大门。这时颜家住在丞相胡同，尧民住在米市胡同，相隔甚近。尚德见嫡母一跌，知事闹大，家中决难立足，惶急中无可逃奔，便往尧 民家中逃去。尧民知他家事，问明究里，便把他安置密室之中，颜家来问，只说未见。夜里颜璐赶去，说悍妻寻死觅活，大哭大闹，并还要亲自告官，送尚德的忤逆和杀死长兄之罪，再三劝阻，允他当日把人寻回再办。养子尸首尚还未殓，这里难免来搜，万藏不住，事情恐要闹大，急得无法。自己只此一子，务恳设法保全。尧民力说无妨，先令他父子相见，然后授以密计，连夜先把尚德送往一个至亲家中藏起。颜璐回家，依言行事。颜妻一听所教的话，更起疑心，次早天还没亮，便到虞家索人。颜璐推说面子难堪，任他哭骂，只不肯去，等他一走，暗命下人把棺木备齐，将尚仁入殓抬走。尧民见了颜妻，一味敷衍，任他领了婢媪满处搜索，末了才

说昨晚听下人回禀，说在城外某寺院左近遇着尚德，许无处可投，前往出家，也说不定。因恐大嫂疑我不信，故未先说。实则这等不孝不弟、逆母杀兄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帮你捉他办罪还来不及，怎肯容他玷我床榻？颜妻本因隔近瞎猜，先未断定藏在虞家，因听丈夫的话吞吞吐吐，才起了疑心，谁知中了尧民缓兵移尸之计。又去城外空跑了半日，容到回家，死尸已然抬走，丈夫也不知去向。唤来家人一盘问，说老爷行前先命买棺殓尸，送住城外停放。一面大哭，说自己年逾六旬，只有一个亲生儿子，不想他如此不孝。寻不回来，夫人不肯相容，受逼受气，还要闹笑话；寻了回来，即使夫人肯容，自己也不能再要这等逆子。将来夫妻老死，连个上坟烧纸的人俱无，活在世上无味，如今万念皆空，日后不死，也必出家。一个人自言自语，神气很是伤心。这时正忙着发送大少爷，又未见喊套车，全没有理会到老爷会走。等到发灵以后，好一会，未听老爷唤人，前往书房上房各处一看，那有人影？想系步行出门访友去了。颜妻终是女流，跑了这一整天，忿虽未消，盛惯已馁，初进门时，见养子尸已发送，本来要闹，闻言料知丈夫被逼出走，到底多年夫妻，未免心慌，忙命下人四出寻找。到了半夜回来，那有影子？益发惶急。再一回想平日行为和丈夫所说的话，不禁天良发动，越想越问心不过。将近六旬的老妇，性情又那么乖张暴戾，急怒之余，再加悔恨，当晚急了一夜，次早便行病倒。其实全是尧民计策。虽然照计而行，仍恐他不肯干休，第二日便由尧民送了盘川，将尚德送返家乡，本人却 去西山相熟寺院中住了几日。尧民闻得颜妻病重，假作代为寻到，将他请回，病已沉重，不久便自病死。尧民随劝他告老归隐。回乡教子纳福。颜璐归未两年，也就老死，两家便断了音问。尚德年幼，全仗老仆得力，族众也无人欺凌，只有相助，家业较前日

益兴盛。只他性喜游侠，不慕名利，从幼年起便好武好交。父死不久，遇见一位前辈能手，爱他天资颖异，留住三年，传了许多惊人的本领，方始别去。尚德虽然武勇绝伦，并不以此自满，加以家学渊源，文事一样喜爱，性情只管豪侠，言动之间却带着三分书卷气。因他千金结客，不论文人武士，只有一技之长，前往相投，无不竭诚款洽，特予优礼。见人又极谦和，就是不相干的游子商旅错过宿头，只要以礼来见，从无拒绝。那一站又最长，容易错过宿头，所居恰在中间。起初一般江湖上的混人和贪便宜的过客，当他公子哥儿，不是妄想依附引诱，于中取利，便拿他当作乐得白吃白住的户头，认成了一个不要钱的现成旅店。尚德先还未觉，日子一久，渐渐看出人心诡诈。他为人饶有智计，怎肯受了欺骗？始而抱着千金市骨之意，想借众人之口，转到江湖上去，使那奇士异人闻风而至，只交上一两个，便不枉这一番精神应酬。嗣经一聪明门客点破，说薰莸不可同器，鸟兽难与同群，这样做法，反使高士裹足，异人却步，怎肯同流合污，受你供养？尚德方始恍然大悟。同时那来的人也真太不像话，于是改了方法，把来客分做三等款待。如真风尘英贤豪侠之士，便不惜推心置腹，生死论交，这算作头一等。再次江湖闻人、翰墨朋友，只要内外功夫，诗文书画略精一技，也不惜盛筵款洽，以礼迎送，慷慨论交，有求必应。至于过往商旅，除了当道职官不肯无故接待外，只要来人不甚鄙恶，真个错过宿头，无可栖止，也可容纳，但只假以一席之地，略供一顿寻常饭食，明日即行，不得再留。此辈另有几间房子设在附近，不得入门一步。对于那些无聊混人，先以善言遣走，如再纠缠，或因软骗不行，虚声恫吓，略显身手，也都鼠窜而去。经此一来，小人远隐，恶客日少，侠声所播，年时一久，着实交了不少好朋友。性又疾恶如仇，卫护乡里，宵小盗贼没钱用，找他明借

行，如想在他附近百里方圆以内作案害人，休想讨得丝毫便宜。端的文武全才，威名远震，东南诸省很少不知道他的。尚德因小时受虐逃出，多亏尧民相助，送还家乡，常时想起感念。当父母去世后，数年中，也曾命人带了礼物进京问候。第一次正赶尧民丁忧在籍，去人没打听出原籍地址，就回去覆命，等打听出时，尧民业已服满进京。二次再派人去，又值尧民外放四川学政，道途辽远，来往参差，终未见到。久意亲去，不能分身。尚德年幼丧亲，父执多不熟识，来往俱是江湖奇士、风尘异人，官场俗吏又所厌恶，绝少相见，不觉耽误下来。近月才听人说，尧民出任本省臬台，因闽抚贪庸，两下无异水火。正要着人探听真切，准备亲往拜望，还没有走，这日和一些门客武师商量夜饮，忽然下人投帖，说南胜镖局钟、卢两镖师保了暗镖，还有三个同行游侣，由此经过，错了宿头，派前站师傅周平前来拜庄借宿，一行人马，随后就到。尚德久慕南胜镖局谭镇南的名望为人，以前他手下镖师曾说来拜望过，周平原是熟人，玉麟江湖上早有名望，卢坤虽不深知，料非寻常人物，闻言大喜，速忙接出。先和周平相见，意欲亲骑迎候。周平再三谢阻，骑马归报。尚德满心结纳玉麟，当时勉强答应，人去以后，跟着备马，率了门客杨辉、雷正、朱鹏举、材开平一同赶去。恰巧众人无心步行入庄，成了极敬礼数，越发高兴。原意重在钟、卢二人，余客只是连类而及，不料竟会巧遇儿时恩人。先看尧民眼熟，后来越看越像，又听姓虞，越发断定无差。行礼拜见之后，起身说了经过，这一来成了一家，彼此好生欢幸。

谈了片时，外屋盛筵已然备好，下人来请入坐，众人共分两桌坐下，俱都开怀畅饮。良夫博学多闻，健谈善饮，尚德尤为佩服不已。宴罢散坐，尚德请众重到里间献茶，重问尧民辞官之事。尧民说起前情，并说闽抚心犹不甘，现命刺客多人尾随

不舍，前途还有伏兵，多亏异人暗中相助，目前幸得无事，未来难知等语。尚德 含笑请问，敬礼从容，听完也无什表示，只说“邪不胜正。世伯正人君子，当世名贤，自然逢凶化吉，决非小人所能侵害”。略说两句套话，好似漠不关心，没提一句相助护送的话，反是对泥中人和黑衣摩勒的来踪去迹、言语貌相向众人盘问得非常仔细。尧民为人豁达大度，学养深纯，自泥中人一出现，早已全体信赖，一切交由良夫、新民筹计，不再置念。除对泥中人订交之始一节照例隐过，毫不以为异。在坐诸人都听主人适才亲口说过。尧民是他受恩敬慕的父执前辈，平日那么义声远播的人物，遇见这类事，听了竟会漠不相干。除良夫看出他的心思，玉麟因事太不合情理，疑心他有别的作用外，都觉奇怪。以为他是本省有身家田业的富豪，尧民的对头是本省第一有权势的当道，刺客有抚台作护符，不比别的绿林盗贼，多利害不要紧，心存顾虑，也是人情，故话头转向别处，俱未再提。尚德对事情虽不关心，却再三恳劝尧民等一行，在庄中盘桓些日再走。尧民此时无官一身轻，颜家饮食精美，园林幽雅，主人允文允武，敬礼非常，又是故人之子，本意也未始不想少浣征尘，小住旬日，无如前路荆榛，祸机未息，既有黄、李诸人患难相依，不便中道乖违，复有泥中人的指点，早一日出境，便早一日了事安怀，只答应回家之后，他年如有机缘，彼此均可来往，此时却是不能。尚德知道尧民碍难，不再相强。谈到次更时分，众人分别就卧。颜家原备有佳客常住之所，当晚却是临时设的卧榻，把尧民等三人安置里间，黄、李、钟、卢等老少六人安置外间。临分手时，说本地素无宵小，今日谈晚，明早还要赶路，到浦城时天才傍午，必不肯住下，前途多是小站，务请安卧，养息精神，方始告退走去。玉麟知主人和一干武师个个武艺高强，所用下人多半会武，即或夜间有事，也不致于

贼至始知，连日白昼启行，夜间戒备，甚是劳累，正好安眠一宵，也告众人只管安心睡眠，不必多虑，众人随即睡熟。

玉麟心中有事，终是惦记，睡不多时，便自醒转，微闻里屋良夫咳唾之声，侧耳一听，众人都睡得很香，卢坤更是呼声大作，暗笑：这位仁兄人极爽快，武功地还不弱，只这般心粗，怎能吃这行饭？毕竟周平比他精细得多，虽从小忙碌，无暇寻师进益，仗着自己虚心下苦用功，近来已非昔比，足可独当一面，老做下手，未免委屈了些。正寻思间，又听里屋转侧之声，估量良夫已醒，忽想起尚德向尧民问话时情形可疑，轻悄悄起身。刚一下床，对榻周平便自惊醒，睁开眼睛，忙摆手叫他勿动。踅向里间一看，良夫面正朝外，见他进来，料有话说，方欲坐起，玉麟摇手止住，走向榻前坐下，悄问尚德是否别有深意。良夫道："尚德血性男子，又与敝东翁世交至好，以他为人那么义侠，决无坐视之理。他表面愈是淡漠，暗中越要锐身急难。我下武艺一门是门外汉，不知他的深浅，但是盛名之下，决无幸致。他尽管才兼文武，智勇深沉，无如本省富绅身家在此，贼党背后又有奥援，不论胜败，俱有无穷后患。他既机密处事，不肯说出，我们也未便明言。据我看他苦留我们在此便有深意。一留不住，我们起身，他土著路熟，必要抄道赶去，先与群盗一决胜负，至不济也必暗中随行保护，同御外侮。尊见以为如何？"玉麟道："我也如此看法。此人素具侠肝义胆，何况双方还是至交，只恐就是拿话劝他，也未必肯听呢。"良夫道："那个自然。这事于我们虽然多一帮手，于他却是有损无益，劝阻定然无用。所幸泥中人早已通盘筹画，胸有成竹。按照途中见闻，盗党好似早落下风，但盼不等他出面发动，事情已了，就无碍了。"说时，忽听远远马蹄之声，又快又急。由墙外远处跑来，直入园中止住。玉麟暗忖：像尚德这样武功，脚程定比马快，骑马

夜出，老远便被人听出蹄声，敌人更不会骑马来此，难道这时还有远客到来么？想到这里，心中一动，忙嘱良夫且睡，轻轻走出，纵向房顶，四外观查。遥见左侧一座敞厅，灯光甚明，似有数人在内聚议。跟着又见一个短衣人，由外面如飞跑进，穿行池沼花树之间，晃眼到达厅前。中有一人迎出，正是尚德，由来人手里接过一封书信，一同走了进去。自身是客，不便过去，方要往下看时，忽听屋脊那面有人悄声说道："我料如何？这伙狗盗路迳不熟，决不知客人会来到这里，再要是知道庄主人的威名，反正前途有的是下手地方，何况老虎嘴边拔毛，自己送死呢。白守一夜，真无趣味。"另一人答道："事情太大，总是小心些好。庄主既请来客安心自睡，万一有个惊吵，怎丢得起这大的人呢。"玉麟才知住屋四外俱都有人防守，自己行迳必被看出，老大不好意思，不便再看下去，只得回房安歇。

次早天亮，众人刚起，主人便来问候，又设盛筵祖饯，前途的事，仍然一字未提。行时送至庄前树林以外，尧民一让，便即道歉回身，并无惜别之意。因饯行一耽搁，众人至浦城只能打尖。这一站较长，休说防备艰难，为求方便，必须赶往浦城前面的武村住宿，一上路便加急赶行。过了颜庄，众山环绕处，忽然现出大道。这时天亮了好一会，路上行人众多，农夫俱在水田里操作，商贾负贩，此往彼来，时见村童四五，嬉戏于人家篱落之间，机杼相闻，鸡犬无惊，到处都是太平安乐景象。走了一阵，下来打尖，众人俱都不饿。尧民爱那水碧山清，景物佳淑，提议约几个人步行先走，众人多半附和。玉麟不便拦阻，只得令周平陪同众人先走，自和卢坤在后押运行李，暗护红货，一面催促轿夫们吃完起身，以便赶在一齐行走。新民正和尧民、良夫、黄、李诸人，说起如此康庄大道，居然竟有伏莽，主使的人，又是本省当道贵官，真是笑话。这等狗官恶贼，留之大为民

害。可惜我们无权无勇，东翁已然高蹈，还乡纳福，暂时只好坐令猖狂，安得英侠数十辈，斩尽这些鼠类为快呢。良夫听他随便 说话，虽然行处正傍田岸，正在路心，行人丛里，终恐被人听去不妥。方要拦阻，忽见隔着一片水田的另一条小径上，跑过五骑快马，都是一色农民打扮，鞍韂也没有，用装米　的口袋，里面鼓囊囊也不知放些什么东西，横放马背，人骑上面，绝尘而驶，迅速非常。良夫刚觉马匹有些眼熟，那五骑马已被隔田茂林遮蔽，跑得没了影子。暗忖：马骑这快，分明北方健儿身手，这里居然见到，想系闽浙交界多山，民俗强悍之故。寻思未已，忽见周平趱进身旁，悄问道："魏先生可看见那几匹马，有两匹是昨日见过的么？"良夫猛想起昨日尚德所乘，是一匹身量不甚高大的走马。那马腿瘦蹄尖，四脚各有长毛数缕，通体雪白颈背相连处有两个圆光，一黄一黑，甚是分明，跑起来昂首嘶风，顾盼神骏，一望而知为千里名驹。席间尚德 还说起此马有许多异处，适见第一骑，背颈圆光被　包挡住，虽未看见，那矫健神情，却与昨日尚德之马一般无二。第三骑枣红色大马，高大雄健，也是昨日五骑之一。余三骑虽不都像，人数马数却是相同。料定尚德等五人已然抄走小道，赶往前面，看他行迳机密，闽抚一节，当已防到。

走了一会，玉麟等押了轿马行李赶上，众人贪看野景，随便谈说，仍是步行。走不数里，渐渐风生云起，似有雨意，晃眼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天色立时昏暗下来。玉麟见要变天，忙催众人速上舆马，寻找避雨之处。偏生适才大片村舍田亩俱已走完，地届旷野中间。两面洼地里芦荻萧萧，野麻密茂，高几寻丈，弥望皆是，左近看不见一所房舍。前面不远，却是一座山口，相隔约有半里之遥。周平早一马当先跑去。一会迎回，说山口内地颇开广，路旁树林内有一破庙，离大道不远，可以暂

避一时。话刚说完，豆大般的雨点，已稀稀落落由狂风中箭一般斜射下来。众人一见不好，纷催快走。人马还没赶进山口，风雨越来越大。天上黑云暗沉沉只往下压，雨更倾盆而降，快要及地，吃狂风一搅，化成一团，满天空乱飞乱舞，浪骇涛惊，看不出是雨是水。偶然一下打到脸上，便似一盆冰水迎面泼到，冷浸肌骨。大雨花花落到地上，激起来一层水雾，一眼望出去，四面都是白茫茫的。地甚空旷，人马都似在水浪里行走，全都淋得和落汤鸡一般。虞、黄诸人虽在轿中，有油布遮盖，轿顶上的雨水却似瀑布晶帘，挂将下来。轿帘被风吹得鼓蓬蓬的，雨水本直往里渗漏，人坐里面，还得用手捏住，略为松懈，水便似涌泉般夺缝而入。轿夫们头上雨水往下乱倒，耳目口鼻，一齐往里进水，眼睁不开，嘴张不开，冷气往身上直攻，头上还腾腾冒着热烟。有那戴着雨笠的，围着笠边挂下一圈水帘，仿佛白纱灯罩，更难认路．晃眼功夫，沟浍皆盈，脚底水深尺许。走起路来，本就费劲，轿子平白添了不少分量，再吃狂风一吹，越发握不住把，歪歪斜斜，几乎要倒。也不知费了多少气力，还加上玉麟等前后防护，才勉强把这半里不到的途程走完，仅仅抢到山口。口狭内高，水势就下，那一带直似山洪暴发，水势又深又激。两边山崖上还挂有大小数十条瀑布，更助威势，稍一不慎便被冲倒。又费了不少气力，贾勇往山口里硬闯，才得乱流冲波，冒瀑而渡。到了里面，人马两疲，风雨一毫未住。三尺以外不能见物，只听奔腾澎湃之声，山摇地眩，草木皆鸣。那地方去破庙还有半里多路，正当洼地，水已成河，不能再走，只得把轿子抬到路旁高地上落下，歇息片时再走。那地下的水挟着泥沙杂物，溜急旋转，箭一般朝前射去。更有雷雨助长威势，轰隆哗哗之声，震得耳鸣目眩，眼稍一花，便觉山石人物都似往后倒退，声势端的骇人。候了片刻，淋在雨里终不是事，只得二次

鼓起勇气，踏水前进。

到了破庙里面，各下舆马一看，庙甚宽大。前殿墙壁，已坍塌了半边，神像也极残破。众人各将油布罩揭去，开箱打包，取出衣服，将湿衣换下。轿夫们无衣可换，好在随行没有女眷，也各将上衣脱去，拧干了水，正想拆那殿上窗格，生火来烤。良夫忽然一眼看到，殿中除了漏水之处，俱甚干净，心中一动，暗忖：这破的庙，怎无灰尘堆积，分明有人打扫；后面未去，也许还有殿宇，生人岂可冒失拆毁？忙命张福过去唤止轿夫，意欲前往殿后探看。玉麟也自觉查，互相一说，同由佛像后转过，见外面院落尽头处一座大殿，连同三间左偏殿，俱已烧毁，只剩两根木架倒在殿基上面。右偏殿三间烧去半间，只有两间完整，虽然墙宇一样破旧，并无芜秽不治之状。中间的门也颇完整，却虚掩着。向里一间，窗棂上破断处均有新削木条补砌，颇似主人他出，不在屋内情景。雨势未住，地下水深尺许，良夫不能过去。玉麟好奇，也不顾新换衣服，站在门口，施展轻功，奋身一跃，落在中途一株断树桩上，借劲再往斜 里一纵，便到偏殿门外。先照江湖规矩，叩了两下门，不听答应。隔着门缝窗隙往里一看，外屋空空，只有一段大可合抱的木头，高约七尺，埋在地下。里面只有一个竹榻，一个竹制凉枕，业已破旧。临窗放着一块大木板，下用树桩架成的书案，案头整齐齐的放着两叠旧书，一些笔砚。另一个矮木桩当坐椅，椅上放着一个麻袋，袋内圆圆的，好似装着两个西瓜，斜搁桩边，并未放正。而且室中除了竹榻，只此一个坐处，也不是瓜的所在。看出那人是拿了口袋刚由外回转，又想起什么急事，或是有人来唤，匆匆走出，所以东西也没放好。此外家中并无长物。正要回身，猛瞥见口袋近底处似有红水浸出，涔涔下滴，暗忖：这时节不应还吃西瓜，本地西瓜都长得大，怎如此小法？那红水莫非是

血不成？心中一动，又绕向侧面注视，越看越像袋内装的是两颗人头。麻袋缝中还有黑毛漏出，极似人发。庙虽幽僻，相距山口外的官道不过里许。看桌上书籍笔砚，颇似一个借居庙内攻读的寒士，决无光天化日出去杀两人，再把人头带回之理。细看地下并无湿印，料定雨前所为，算计必是有人陷害无疑。玉麟颇喜斯文中人，先本不想多事，继一想，此人在这荒山破庙以内，孤身读书，已非寻常酸秀才可比。再看他把两间破旧屋理得十分清洁，桌上所摆旧书笔砚都是整齐齐的，院中一点杂草无有，甚至连前面一座残破大殿也打扫得那么干净，可见是个洁身自爱之士。自己枉以英侠自命，不看见则已，既见冤抑，乐得顺手之劳，助他一臂。就不能多耽搁，代他把这人头移去，弃入山涧之中，免得牵连受祸，岂不也是好事？好在房门虚掩，出入容易。附近有的是山涧，雨水也方便，趁此奸人阻雨、不能到来发难之际，人不知鬼不觉，移去以后，再就雨水拭净血迹。想到这里，顿动侠肠。刚把中间门推开，迎面看到的，便是那根埋在地下的木桩。门一开，天光透入，那木桩好似有人日久搓磨，只着地半尺处树皮犹存，余者都是又光又滑，而且木质极坚，埋得颇深，手摇不动，分明是武家下苦练功的要物。室主斯文中人，要此何用？玉麟机警，颇悔行事疏忽，适才已然看见这段木桩，怎未想起？越觉事有蹊跷。探头外望，雨势仍不少减，良夫遥立前殿后门口内，打手式问室中有人无有。玉麟也打手式教他留意，如见来人，即速招呼。既已进门，决计看个水落石出，随往里屋走进，把麻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果是两颗首级。内中一个面目狰狞头骨甚大，正是前晚店中探查所见两个北方人之一。另一人头满脸麻子，却未见过。不由大为惊异，情知有异，主人决非庸流，这事许还与一行人有关。不敢冒失，忙照原样给他结好。方要退出，忽见书本中夹着一张信

笺，纸式都极讲究，翻开书本一看，上写“去人归，得赐语，先生高义，感篆同深。季时不正，病魔势顿，暂只将护，关窍一通，便可无恙，似不宜以猛药治之也。闻自病初起，即有良医调卫，不知其道如何？谅亦高手，投药能与意同为佳，管见未审当否？白茅晚间可致，尚容良晤”。上下俱未署名，乍看似是代人延医，细查词意却极隐昧。见窗外雨势稍小，恐人回来撞见不便，仍放回原处，退了出来，将房门虚掩。自觉无什破绽。方始纵回，把所见情形，对良夫一说。

良夫也觉信上所说必是隐语。盗党既有两人被杀，不问室中人主意如何，这里总属是非之地，不可久停。无奈雨虽稍小，仍还未住。轿夫们不知从那里弄了几根干柴，加些湿的树枝，生火烤衣。殿上靠塌墙一面，尽是浓烟。离镇店还远，再令他们冒雨赶道，决非所愿。事情不能明说，路也委实难走。正和玉麟商量，忽听一个轿夫道：“这样大雨，满地是水，没法再走远路。等到天晴雨住，只好到浦城住下了。”另一个道：“这里去浦城已没多远，到时天还很早，客人又有急事，肯在那里住下么？”先说话人答道：“那也是没法子的事。这里已然耽搁了好些时候，天还未晴，知道什时才能走呢？就立时起身，除了打尖，一步不停，也不过赶到白茅镇上为止。如再耽搁上一两个时辰，那只好赶到都天王庙，向道士们借宿了。”又一个轿夫插口道：“你真说得好。要照客人打算，今天赶到武村，就不耽搁也是难事。要说白茅镇，过了都天王庙，才十几里路，只能到鱼鹰嘴，就摸黑走也能赶到。近年庙里道士已换了主，不像从前善良了。还有庙前柳家，都不好说话。随便就带大队人去投宿，不受他讹，就受他欺，凭这几位客人，能受那种气么？住浦城呢，关不好赶，一个不巧，又多耽搁一天。前面只白茅镇到武村这段路最长，人家最少。麟子山一带野东西又多，天一黑，什么

都有，一个赶不上，前不挨村，后不挨店，也是不好。只住白茅镇最好，那一样也不吃亏。你们是嫌山坡难走，也不想想，客人这么厚道，人家赶路心急，我们多费点力气，左就不要本钱，又算什么呢？”良夫听轿夫说起白茅镇，心中一动，想起后偏殿玉麟所见信笺上，有“白茅晚间可致”之言。信中隐语，如真暗指自己这一行人来说，看那荐医语意，好似另有一人。杀死二贼之事，决非泥中人与黑衣摩勒所为。如与尚德一路，他本暗中追下，到还略似，连那前途晤言的话都相符合。但是昨晚商计前途行程，议定赶到武村才住，尚德也曾在旁主张，别时还有路“路上无多耽搁，决赶得到”的话。白茅镇提也未提，路上未遇，事前无雨，怎知今晚要宿此镇？否则他约人到彼何事？想到这里，又觉别有原因。当日武村万赶不到，除了白茅镇，又无适当宿头。自己一行有泥中人暗中保护，照他所说而行，本能免祸，现在变起非常，贼党被人杀死，倘是另有仇家，赶了去，正好遇上，岂不又生枝节？仔细寻思，不问路数如何，还是始终信赖泥中人，别的都听其自然，免得再有别的麻烦。先意不住白茅镇，往都天王庙投宿，道士纵多讹索，不过多费一点香资，有钟、卢等人同行，料无他虑。及向玉麟一说，周平在旁闻言，因黑衣摩勒曾说，大盗杨标隐居都天王庙，与群贼同党，连单人探路跑趟子都不可，如何反到送上门去？忙拦道：“那地方万住不得。我知那里隐有一个姓杨的北方大盗，常时出来做独脚行当。那姓杨的必是他的化名，又与庙中恶道勾结，虽不能断定是否与敌人一气，此去是非终是难免，仍以住白茅镇为是。”良夫说出自己所料各节，玉麟道：“前途原是我们荆棘最多之地，闯过一段是一段。过了仙霞才是坦途，此时也顾虑不了许多。我想冤有头，债有主。英雄做事，敢作敢当，各归各事。这时雨已小了许多，我们只做不知，就此赶路，到时再相机应付

便了。”良夫不便相强，只得应了。由周平向轿夫们许了厚奖，言明当日如无大故，至不济要赶到白茅镇，如能赶到武村，更是加倍给钱。轿夫已把湿衣烤了个半干，一来贪得赏钱，二来当地食宿两缺，其势不能久留，俱都踊跃从事，七手八脚，一会收拾停当。众人各上轿马，冒雨启行。密云半散，小雨如丝。大雨之后，路上水深尺许，满山遍野尽是急溜奔泉，似千百道银蛇出没闪烁于疏林浅草之间。山头崖畔平添了无数飞泉，被风一吹夭矫翔舞，飞起一片水雾，宛如白龙倒挂，蒙以轻纱。山花着雨，多半压倒，树头柔枝嫩干，也都倾斜，甚或整株横倒。残英落蕊，逐水争流，才离本根，依然肥艳。俄倾小雨也住，全山如洗，满目清新。松风吹舆，泉响自天。好鸟噪晴之声，如哢笙簧，相与汇为天籁，自成音节。佳景当前，顿忘泥泞之苦。舆夫们一高兴，更唱起山歌来。众人俱觉有趣。

正称道间，轿 子快出山口，折向官道。忽见山口外窜进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穿着像是中等人家读书子弟，两手各持一根六尺多长的竹竿，由口外一跃，便到了路旁山石上面立定，望着一行人过去，面上似有惊讶之色。身法甚快，众人没留神，俱未看出他是怎么纵进来的。周平、玉麟的马走在后面，过时暗中谛视，见他身材比黑衣摩勒略为高大，面白如玉，眼带青光，神清骨秀，已觉不似寻常童子。最怪是大雨才住，满地积水，山口附近并无避雨之处，小孩除了上半身长衣略有湿痕，似是小雨沾润外，脚底青鞋白袜，旧依像从干地走来，没有拖泥沾水痕迹。方自寻思，那小孩和二人目光才一交视，忽似想起什么急事，秀眉一拧，手中竹竿，往下一点，就此离石往众人来路纵去。二人马背回顾，才知那小孩竟用竹竿代步，双脚并不沾地。行时手中竹竿往前一点，立即借劲纵出丈许远近，快要落下，第二手的竹竿又复如法施为，身子悬空平起，只凭两

手微动，晴蜓点水般不住起落，直和飞鸟游鱼相似，迅速已极；晃眼便被庙外树林遮住，不见影子。二人知道，这类功夫非得内家真传，身子决不能凌空翔起。看他行迳，料与庙中人有关。小孩有此身手，大人可想而知，好生惊赞。卢坤这回独为心细，也看出小孩异样，回头注视，人马一出山口便赶来询问。三人各有一顶福建出产的油布宽檐笠帽，原为走长路时避雨遮阳两用之需，因嫌油漆气味，买了路上未戴，行时雨还未住，特从行箧内取出戴上。玉麟、周平见天已放晴，顺手叠好，塞在轿后搁兜网篮以内，只卢坤连日有点浮火，眼现红丝，怕见阳光，没有去掉。三人并马而行，略谈论了小孩几句，玉麟便命周平开道先行，卢坤押后，自改居中，傍着良夫的轿子同走，就便前后主持照料。行约半里多路，雨后官道，除了污泥，便是积水，人马十分难行。不一会，便前后参差，拉开二十多丈远近。玉麟因大雨初歇，路无行人，又贪着和良夫问答，先没什在意，及至山回路转，前大半人马转过山角，已然走了一段，偶一回头，不见卢坤和李锦章的轿子到来，心中奇怪。正要回马探看，忽见黄、李二人手下两名健仆护着李锦章的轿子，由泥淖里颠顿跑来，满身泥浆淋漓，神态颇现惊慌。玉麟老远便看出不好，卢坤又未尾随在后，情知生变，大吃一惊。尚幸周平在前，没有走远，不等来人赶近，先是一声暗号，唤回周平，命他照料一切，自把马辔一抢，踏着雨水往回迎去。两下还未挨近，二健仆便齐声连喊："钟师父，快赶去吧。卢师父和一个小孩打架呢。我们老　看势不好，才叫我们赶了来的。"底下话未说完，耳听马踏水泥之声，卢坤已逢骑马跑来。玉麟见他连人带马，直和在泥汤里打了一个滚来相似，满是水湿泥污，一顶油笠不知何往，脸上也溅了好些泥点，神情却不十分暴怒，料知不是占了上风，便是事情已了。忙命众人速即启行，自己立马相待。卢

坤跑近，先没好气道："天底下真有这么利害顽皮的小孩，偏又都是姓卢的一个人遇上，真叫人生气。如非他家大人是个朋友，我也不管人笑我以大压小，说不得只好拿镖打他了。"玉麟听他气得说话都没头没尾，知又吃了小孩的亏，不禁心里暗笑，及至追问详情，才知他是做了自己的替身，如果是自己断后，这类有本领的刁滑小孩，遇上也是一样不好应付。

原来卢坤性急，见前面周平玉麟等人已然转过山角，剩下李锦章一乘轿子，因轿夫力弱，落在后面老远。方要催快，不料山崖上崩落下一大堆石土，将道阻住。轿子一绕走，误陷泥淖之中，走一步，拔一步，越发走慢。卢坤和两健仆发现得早，虽然未蹈覆辙，但也没法快走，好容易轿夫由湿泥里拔起，二仆见那一段水泥泞滑，地又坑洼不平，恐轿夫失足倾跌，赶近前去，一边一个，夹轿而行，以备扶助，只卢坤一人在轿后押护，轿马相隔约有三四丈远近。卢坤马上功夫极好，骑的又是镖行中受过极好训练的良驹，因见不能超前，一时无聊，想借水泥难行之路，练马解闷，两脚一扣马腹，将缰绳套在马鞍之上，双膝盖一拐点马背，那马便照着人的意思，忽左忽右，时而高纵，时而人立，时而侧避，时而蹲矮，仿佛遇敌交斗的情景，只在两丈方圆以内，不住盘旋，灵活已极。几个转折过去，前面轿马，自然又隔远了些。这类骑术，遇到路僻无人之际，钟、卢、周三人常时训练。黄、李二人所用轿夫，又是起身时镖行代为包雇的长脚，不似尧民等三人随地现雇单程短脚，都知细底，和两健仆一样，看惯无奇。行路又正吃力，各忙着前赶，谁也不去理会。卢坤练完应敌，又练后退，倏地口里吁了一声，手抓救命鬃，往后一扯，双膝扣紧马腹，身子往鞍一坐，那马便叭叭叭踏着极繁密的碎步，倒着身子，飞也似往后退去，一口气倒退了七八丈。地上泥水四散飞溅，马已累得扬头喷沫，直冒热气。

卢坤仍自不肯停歇，以为身后地宽路广，除了泥泞坎坷，别无阻碍，打算看他在这类难走的地方到底能退多远。正在心中暗赞马好，起劲头上，马忽四蹄齐飞，拚命朝前窜去，直好似中了什么暗器神气。卢坤深知此马决不会出毛病，本往后退，忽出不意，改退为进，势子又极猛骤，多好骑术也禁受不住。前身往前一冲，两脚便离了马肚，几乎由马头上跌了出去，亏得马有灵性，久经训练，后股无意中吃人一下重的，疑心来了劲敌，一半负痛前窜，一半还是为主情急，见主人将要坠落，把头往起一昂。卢坤拿出全身本领，就势身子离鞍，一把抱住马头，先悬了下去。这等灵猴摘果、龙项探珠的架势，如换一匹常马，人搭上去，马头吃重，必往下一低，人定顺势滑落，正坠马足之下，不甩伤也必被马踏死，最是危险。只会骑马的，从无如此办法。南胜镖局的马，因是从川藏等地，出了重价，千中选一的良马，再经过极严细灵巧的教练，这些险招，都是久惯练熟。卢坤双手刚一抱紧马头，那马越发把头高昂，飞也似往前跑去。卢坤手微一松，便由马颈滑下，再一把抓住救命鬃，手微按劲，便翻到马背上面。百忙中回头一看，适才在山口内所见那个小孩，仍是双竹点地，身子翔空平起，和飞鱼一般正追了来。这时那马一路惊窜，晃眼已驰出去十几丈。小孩虽不如马快，相差也只三四丈远近，一起一落之间，用手中竹竿指着卢坤喝道："你跑不掉，快些回来，免我费事。"卢坤料知马惊是他在身后弄鬼，忿怒已极，立即勒马回身，迎上前去，劈口喝问："我这马惊是你闹的么?"小孩道："人家骑马都朝前走，你偏后退，快撞到我的身上了，这才用竹竿点它一下，不想点重了些。这先不说，我只问你们，适才由庙那边走来，你可曾到我家里去么?"卢坤听小孩公然说出暗算此马，越发有气，小孩又是满口乡音，听不甚清楚，只当问他庙里去过没有，并未留神小孩的本

领，两手握着两根细竹竿，身子平浮，直和钉在地上一般，不歪不动，随口怒答道："我去过便怎样？"底下责问的话，未及出口，小孩已先怒骂道："好你这个白日贼！大白天里，竟敢偷偷到人屋里去乱翻东西。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脚印，我先还是拿不准是谁。只看你生得贼头贼脑，有点疑心，不想吓得你这一大跳，果然不冤枉。你既敢认帐，还有三分人气，乖乖随我去庙内，把你那些狗脚迹给我舔掉，不然休想活命。"卢坤虽是怒火头上，因见小孩年纪太小，还不好意思就动手伤他，打算喝问几句，如不服气，再稍儆戒。不料小孩竟不怕人，说出这等无礼话来，不禁气往上撞，明知玉麟庙中避雨，曾往后殿一行，自己忙着更衣，并未留意询问，也许后面是小孩的家，玉麟背人走进，翻了人家东西，小孩回去发现，赶来为难，但是适已认帐，不便改口，怒骂道："胆大小狗，无故暗算我马，还未饶你，竟敢出口伤人。我要打你，显得以大压小，不管教你几下，又觉情理难容。"话未说完，小孩冷笑道："自己做贼，还要发狂。来来来，我看到底谁服谁管。"随说，右手竹竿，独撑地上，起左手一竿照准卢坤打去。卢坤只有暗器随身，兵刃在马腹上挂住。因对方是个小孩，先未想使兵器。左手去取马鞍上挂的马鞭，右手一伸，想把竹竿捞住，连人拉倒水泥里面，跌他一交；不服气，至多打两马鞭就走。谁知小孩身手敏捷，招数精奇，这一下乃是虚招，见卢坤伸手来捞，早缩了回去。卢坤一下捞空，正要抡鞭打下，小孩左手竹竿落地，右手竹竿又到，迎着马鞭，略为一绕，往外一抖。卢坤猛觉小孩手劲特大，忙往回一带，鞭梢已然松开，马退了好几步，手勒生疼，马鞭几乎脱手，不由又惊又怒。眼看小孩竹竿点到，连忙挥鞭对敌，一手拔出马腹上佩刀，打算削断小孩竹竿。小孩也明白他的心意，昂头伏身，两手竹竿撑地，随着上下起落之势，向卢坤点到，直和一个斗疾了的

仙鹤相似。卢坤因对方终是小孩，不便拿刀伤他。小孩身子只管悬空，却比寻常步下还要灵活，休想碰着他一下。卢坤马上应战，满地泥泞坎坷，动作进退之间，终欠敏捷。小孩更坏，也试出卢坤艺精力大，几个照面以后，便换了方法，不和他硬敌，只是给他吃些小亏，不在左跳右纵，随马盘旋，冷不妨便点上一竹竿。卢坤又是两次几乎没被点中，小孩又就地上漂来的败叶杂草，用竹竿挑起，连人带马乱打一阵。卢坤刚使刀挡了个空，忽从地上黑忽忽飞起一团东西，忙再使刀一挡。虽然挡落，未被打中，可是上面都带有水泥污秽，被刀一斫，激溅得满头满脸，周身都是，土腥之气刺鼻。一不小心，还溅些到嘴里，难受已极。不消片刻，通体泥污水湿。满腔怒火，把心一狠，双足一夹马腹，照准小孩，挥刀冲去。不想人未冲到，反把小孩坏主意勾了出来，手中双竹不再打人，专一打马。刀短马长，防护难周。卢坤愈发乱了手脚，几个照面过去，这马已连吃了两下重的。尚幸马是良马，小孩也把马爱上，只和人为难，没有伤害之意。否则卢坤胜负虽尚难定，坐下的马，却早送终了。卢坤恨极小孩，又知早晚马必重伤，气得大骂小孩："不敢和人对打，却和马作什对，难道你也和马一样，是个畜生！"小孩也骂道："不要脸的白日贼，打不过人，却拿畜生晦气。我要不看这匹马比你有出息得多，我早一竹竿把他扎死，叫你日后只骑狗去。全仗这畜生，才没现眼，还敢强嘴，惹得小爷爷性起，连马带你，一齐出脱，看你还骂人不？你既爱他，是好的滚下来，和小爷爷分个高下。赢了小爷没的说，输了把马留给小爷爷骑着玩，再磕一个响头，我就饶你。"卢坤不吃激，又嫌骑在马上不好交手，却忘了满地泥水，地下打，一样不好施展，怒喝一声："小狗，依你。"跟着双足脱蹬，抡开手中刀，使了一个风扫落花的解数，舞起大片刀花，飞身离马，觑准水浅之处纵去。才一落

地，觉着鞋底又粘又滑，方忖不妙。小孩早一个仙鹤亮翔之势，手擎双竹纵将过来，窜前跃后，照准卢坤一路乱打。卢坤既要应敌，又要顾住脚底，本就吃力，小孩又是一身特别解数，手中竹竿始终不和刀碰，上头用竹梢点人要害，底下同时准备退路，一击不中，紧接着凌空跃出老远。遍地水坑泥洼，深浅不一，稍不小心，一脚踏到，便是尺许来深，拔时还颇费劲。卢坤武功原本不弱，虽未受伤战败，可是起落远不如小孩轻灵便利，枉溅了一身泥水，用尽平生之力，也没占到丝毫胜着。小孩专一引逗，卢坤越来火气越旺，章法更乱，暗中咬紧牙关，反正全身已然湿污，也不再管脚底，使开手中刀向前追杀。脚底略为疏忽，吃小孩引向水泥深处，下面淤泥厚达尺许，纵时又用力过猛，一下陷进里面。左脚刚刚拔起，右脚一用力，又陷了进去，急切间休想挣脱。小孩见他陷住，哈哈大笑，倒立坑边，先用手中双竹点了几下。一见隔远，不能刺中，又挑起地上烂泥杂草，照谁卢坤满身乱甩，也不下去。卢坤恨不能把小孩生吃下肚，才能解恨，无奈有力无处使，干生气着急，一面还得挥刀防御，无法进攻。相持了一会，两健仆看出情形不妙，意欲回马相助，打那小孩。李锦章因前晚也是一个小孩，闹得神出鬼没，卢坤尚难取胜，何况别人？连忙喝住，吩咐快往前赶，与玉麟等送信。主仆三人刚拐过山角，这里卢坤急怒交加，拚着多淋一点水泥，运足平生之力，猛从泥里跃起，也到了好地上面，刚准备拿镖打那小孩，忽听有人喝道："兴儿快些停手！"小孩正持竹竿打来，闻声立时跃走。卢坤抬头一看，小孩身后来了一人，没见脚底怎么急跑，晃眼已到面前。看年纪约在三十左右，寒士装束，貌相清癯，两眼精光闪蕴。沿途那么多的水泥，积水深处几达二尺，并还无可绕越，这人连鞋帮都似没有湿污，知非庸流。方要开口，来人已含笑开口道："小徒顽劣，不察事体，多

有冒犯。兄台念他年幼，恕他不知之罪吧。”卢坤一听，来人竟认得自己，好生诧异。人家已把话说在头里，不便再与小孩计较，忙道：“我本不愿多事，是他无故追来，纠缠不舍。既有大人管束，自不能和他小孩一般见识。只是小弟与兄台素昧平生，怎知贱姓呢？”说时，微闻小孩在来人身后用手羞脸，咕哝道：“这大年岁，当面说假话。谁吃饱了闲得没事做，找烂泥鳅癞虾蟆耍。你不私入人家，翻我师父东西，我就会寻你？”卢坤闻言，触动前夜受黑衣摩勒戏侮之事，脸刚一红，来人回脸喝道：“兴儿，再要胡说，就打嘴了。卢师傅虽然光降萧斋，也不过避雨无聊，看看而已。这也值得认真么？还不给我回去！”小孩应了声，回身自去。来人随道：“小弟凌风，就在诸位避雨的破庙后偏殿中居住，今早偶因急事出门，恰值小徒前村有事，不在庙内。我因那庙以前闹过鬼，附近居民无人敢进。愚师徒住了两年，怎么开说，他们终是胆小。地又僻静，向无人迹，萧斋寒素，也不值梁上君子一顾，以为小徒一会即要赶回，只将房门虚掩而去。谁知小徒遇见一位小友，贪顽忘归，忽然天降大雨，又多耽误了一会，路上遇见阁下一行人等，似往庙内走出。回去一看，前殿遗有马粪火烬，屋外石桩阶檐窗下俱有泥印，室内也留有一人足迹，连案上书信都似有人翻过。他那小友也随后赶到。年青喜事，以为借人地方避雨，原属无妨。即便寻觅庙内有无主人，想借讨点食用之物，入内访问，均在情理之中，似此隔室窥探，已觉欠通，何况擅自开门，深入人家卧室，若非盗贼，未免说不下去。非将来人寻回，问个明白不可。其实那位小友原是另有用意，特地要他来和阁下开这玩笑。并还对小徒说，阁下等会武的共是三人，他在前途见过，那两位人甚忠厚，决不会作此事，定是阁下所为无疑。小徒因归途曾见有三位戴笠的骑马壮士，他却说只阁下一人喜戴油笠。本认不清，他又

将容貌衣着和马的颜色一齐说出。小徒年幼无知，被那位小友几句话激动，立时追了下来。那位小友本领，比小徒胜强得多，但他初学白鹭踏波，用双竹代走，行走不快，此来又没带得换洗衣履，嫌水泥太多，没有跟来。又隔一会，小弟回庙，方觉室内有人来过，他才笑着说了经过。知小徒顽劣。虽经常时训诫，不许伤人，一则恐他情急惹事，二则他那一点微末技能，岂是高明人的对手？不问如何，终是不好。手边有事，都没顾得办，连忙赶到。我知阁下已是江湖上知名之士，这等顽童，胜之不武，如非苦苦纠缠，决不会与他一般见识，无庸深说。我已令其回庙，少时定治以不奉师命、擅出多事之罪。请阁下上马吧。”卢坤入庙避雨，当时忙着烘衣，不特未曾深入，连后面有无殿房、什么形相都不知道。平白和小孩纠缠了好一会，弄得周身泥污水湿，话已说过，事情终是自己人做的，不便改口再说别的。来人气度神情，均非易与，小徒如此，乃师可知，只得强忍忿恨，敷衍了两句。对方说话，虽然不亢不卑，语中带刺，总算人还客气，直到作别上马，方始往回路走去。

卢坤觅路前行，先就崖旁雨后新瀑略去身上泥污。那顶油笠污秽狼籍，已无法再要。正越想前事越有气，忽又想起，路上水泥如此之多，来时至少也要经过十几处泥坑水地，深都过尺，短处尚可纵跃，长的地方，势非踏水而过不可。这人鞋帮上没一点泥污，那是怎么走了来的？回头一看就这盏茶不到的功夫，人已不知去向。来路甚直，可以看出老远，一边傍着危崖削壁，最低也六七丈高，下一边又是苇坑洼地，野草高逾人肩，里面水泥更深，不能通行，直似遇见神怪，晃眼无踪，好生惊讶。等跑过山角，玉麟业已得信，纵马来援。听他说完前事，暗忖：这人行迳奇怪，卢坤真个粗心，对方既知自己姓名，怎不探问他的来历，就此错过？见他余怒未消，劝慰了几句，一同上路。

到了浦城，没有进去，只在城外觅地打尖，悄将前事告诉良夫诸人。都觉这师徒二人，必与自己这一面有点关联。看他杀死二贼，又将人头带回，外人窥知他的机密，也毫不计较；所说小友指名唆使和卢坤开玩笑，也颇像是黑衣摩勒行径。纵非有心助己，也必与泥中人同仇敌忾。盗党平添强敌，而且一见面便伤了他两个能手。多此意外之助，自然是好，只不过此人手狠，不似泥中人稳健周密。盗党靠山正在当权，将来难保不有遗患。这一来，反到添了心事。最好不理，早日过省，方保平安。无奈关山难越，路又阴雨，今晚能否到达白茅镇，还说不定。玉麟更因卢坤连遭幼童戏侮，不问居心如何，总觉镖师面子难堪，加了愁烦。一面暗中叮嘱卢、周二人，中心谨慎，忍耐为高，有什过节，俱等交镖之后再说，千万保持镖行名誉，不可即时计较；一面给众舆夫重加犒劳，催促赶路，打完了尖，匆匆起程。尚幸前途地势较高，又多石路，积潦甚少。只是一过浦城，便入乱山之中，山高谷深，几于步步险阻。相隔仙霞，本不算远，无如蹊径弯环，盘旋上下，行路甚是艰难。等赶到鱼鹰嘴附近一个山坡上面，短短一段路程，闹得舆马皆疲，轿夫们俱都停肩休歇。

玉麟见那经行之处，四外山岭杂沓，危壁如靳，竹箐参天，森森蔽日。驿路恰走山坡上面，坡下三条岔道。右通都天王庙，丛林深处，微露红墙一角，山麓人家，三五隐现，相隔约在半里以外。中间峡谷幽深，悬崖之，微有一线樵径，素少人行，料难绕越。左边一条，回环出没于山谷林野之间，看去也不甚好走。和周平一计议，说这三条路，除走后面，经天王庙侧，走过一条大峡谷，那是由闽入浙的官驿正路外，中路谷径狭险，舆马不能通行，只左路可到白茅镇，但须多绕十来里路。现因众人踊跃争先，无什休歇，山北雨降甚少，不碍跋涉，多赶出一段路

来，如今日头刚偏西不久，如走左路，真要卖力急赶，趁着月色也可赶到，不过到时天就入夜得多了。玉麟一想，此地敌人路熟，高山又多，居高临上，多远也看得见；如真为难，走那条路也遭堵截，人马已疲，何苦还绕远路？还是装作不觉意，给他硬闯的对。仍命周平前导，舆马并行，一个紧接一个，便到仄处，至多改作单行，不许调开。往右走未半里，行至崖上，周平匹马前行，见前面谷径虽宽，形势非常险恶。右侧不远，悬崖之下，黑压压大片树林，适见庙宇人家田畴，俱藏在其内，近前反一点也看不见，只闻隐隐犬吠之声。想起黑衣摩勒别时嘱咐，回顾后面舆马尚还未到，如有敌人，必定隐藏林内，向外偷觑，方自勒马缓行，心中踌躇，忽从左边断崖上面飞落一物。周平手疾眼快，接住一看，乃是一枚石卵，用刀尖划着"速领原队，崖后有道，可通前路，切切无误"。刻画零乱，几难辨认。回顾崖顶甚高，不见一人，知有原故，连忙回马迎上大队。玉麟看那石卵字迹不整，不似大人所书。日已偏西，山径荒凉，措施稍一不慎，难免疏虞。舆夫又说官道之外并无路径，只有适才坡上可以改道，恐中诱敌之计，误入埋伏。本想见怪不怪，由他自去，真要遇上就打。周平受过黑衣摩勒指点，力说那地方形势已甚险恶，敌人如有埋伏，用不着再改地方；此石必是自己人所为，反正打了遇敌主意，不如暂缓前行，我往崖左探道，看看到底人马能否通行，再定方向。玉麟首肯。

周平绕向崖左一看，乃是大片苇塘洼地。细视水光隐隐，除了两边苇塘，当中还弯弯曲曲，夹着丈许宽一条野草，蜿蜒到了前面，被山挡住。草长甚长，与苇相混，如非定睛注视，决难看出。上下相隔，少说也有两丈之高。暗忖：这里三十年来，曾经好几次地震，陵谷变迁，官道屡经改易，莫非那是昔年故道不成？想到这里，找了一个斜坡，飞驰下去。才走了三五丈

远,果然所料不差。不但两边苇塘当中有道,而且路侧草里还有屋舍遗址。分明旧官路经了地震、山洪暴发,成为泽国,年久水涸,逐渐出现。心中大喜,忙向上面挥手示意。玉麟也看出影迹,催众速下,走了一段,才知塘洼甚低,草与苇齐,故道不宽。地被草隐,由上望下,只似草苇连成一片,实则草深还不过膝,人马都能行走。走出数十丈。苇地渐高,人被隐住,便从上望也难发现。这一认明官驿故道,前面即便遇阻,至多费上一点事,也不致于无路可寻。不但路近好走,免却好些登降绕越之苦,还躲过一场惊险,众人自是忻幸。

周平暗忖:掷石之人,不是泥中人,也是黑衣摩勒。看他那么艺高人胆大,尚令避道而行,必有一场恶斗无疑。正悬揣间,忽听远远兵刃交触,厮杀之声,由右方隔崖传来。细一端详途迳,路转山回,恰走到适才探道时所经高崖背后,翻崖过去,许就是都天王庙树林前面,便和玉麟说了。玉麟也闻得争杀之声,忙令众人小心前行,不许出声呼喝。周平随将马交从人牵行,自己据上崖顶探看。那崖还隔着一片苇塘,正想觅路绕过,猛一眼瞥见乱苇中插着四根细竹竿,颇似来路山口外所见用双竹点地那小孩手中所持之物,只多地两根。心疑小孩与乃师凌风同来,也由此处上崖。就插竹之处细一查找,果有一条似断还续的塘埂,直通崖脚,分开两傍芦苇,居然走到崖下。上面还有一条斜缺不全的磴道,足可攀登,知是地震前当地居民所遗。循径上升,未达崖顶,杀声已然清晰入耳。及至上到崖顶,掩向崖口往下一看,那地方已离适才回马之处不远,正当都天王庙谷中。最宽之处,崖顶离地好几十丈,又有危石遮蔽,居高望下,一目了然。由下仰望,却难看见,真乃绝好观战所在。周平久走江湖,眼力最好,一见便知双方都是劲敌。

原来崖下动手的一面人数甚多。为首一人,中等身材,说

话南北语音相混，站在一旁，指挥手下，并未上前动手。大骂来人无知鼠辈，藏头露尾，有眼无珠。太爷实是姓杨，一不避官，二不怕事，只为洗手多年，隐居纳福，改姓为柳。你既知太爷威名，如何还敢在我境内冒犯我的朋友。太爷决不以多为胜，也不用太爷亲自动手，自会有人拿你。一面又喝动手诸人：别教这三个浑蛋小子跑了。我非掀开他的盖头，瞧瞧他是个什么花狸猫野鸡蛋变的不可。旁立诸人，俗家僧道都有，一个一个精神抖擞，身材雄健，不似弱手。场上打的共是三对，姓杨的这面适已有人战败。一个刚接下场，自称姓刘名伟。一个口操南音，是个矮子，手中一对短刀，钻前纵后，上下翻飞，动作身法十分轻灵。另一个便是昨日颜庄投宿以前所遇面带刀瘢的北方大汉，武功也自不弱，正与敌人苦斗，满嘴乱骂。对方三人俱是软纱蒙面，寻常短衣，一味哑斗，不似敌人喧嚷叫嚣。有时还两句口，声音颇低，话似刻薄挖苦，引逗得敌人愤怒已极。断定那为首的必是杨标无疑。先以为这三蒙面人中，许有泥中人在内，继一想，泥中人以两行人的安危自任，还命合在一起上路，本领何等高强！看目前这两方人的神气，已打了好一会，敌党虽似有两个受伤，为首的尚未下场，毕竟胜负难说。如照这样，怎能保得安全出关？又觉不是。如说是破庙中主人凌风，那持竹飞翔的小孩却不在内，另两人不知是谁。还有黑衣摩勒，既嘱到此留意，可见早已料到，如何未见？心方奇怪，忽听狂吼一声，刘伟好似中了蒙面人一下重的，翻身跌倒在地。杨标身侧一个中年道士把道袍脱下，往侧一甩，纵将出来，余党也有好几个抢出救护。蒙面人虽将刘伟打倒，却不伤他，指着来敌喝道：“你们不必惊慌。先把刘朋友扶送回去，让出地方，消消停停再打好了。”道人喝道：“鼠辈莫狂！祖师爷多年不曾出手，今天休想放你活着回去。”随说，一顺手中兵器，朝前一幌，似要

分心扎去。那兵器约有三尺来长，前头像只人手，拇指、小指向下微勾，食指、无名指也弯曲如钩，只中指挺立；离手二尺，有护手月环，手便握在其内。柄尖作三角形，精光耀眼，甚是锋利。蒙面客所用也非寻常兵刃，左手拿着二尺多长、茶杯粗细的铁拐，右手一个带着软练的铁锤，其大如拳，当中有寸许长、手指粗细的一根短桩，突出向外，式样甚是奇特。一见道人扎到，先使铁拐往旁一格， 的一响推了开去，口中喝道："你这贼道，叫什名字，快说出来，我好定你死活，否则想和姓刘的一样活着回去，就无望了！"道人冷笑道："瞎眼鼠辈，自己始终不敢报名，还敢请教你祖师爷的名讳！祖师爷法号就在这兵刃上面，你连他都不认得，竟在太岁头上动土么？"随说，又是一掌扫到。蒙面人一点也不着急，左手拐往起一迎，二次挡开，笑道："你先莫动手，等我问完再打。我不认得你，却知道这件兵器的来历根脚。"道人闻言，猛的想起一事，心中一动，停手喝道："且容你多活片刻，看你说得可对。"蒙面人哈哈笑道"你这件兵器，原名日月仙人掌，又名恶鬼手。昔年恶道鬼手真人何冲以此成名，本是一对，尺寸也没这长。我先见你用这兵器出场，误以为是恶道何冲的徒子徒孙。继一想，何冲虽然可恶，但他收徒最严，决不收半吊子。你连兵器尺寸都不对，便做恶道徒孙，也不配。意欲手下留情，容你活两年，故此问你名姓。看该杀你不该。你怎不知好歹哩。"道人闻言，又惊又怒，大喝："祖师爷的法讳，说出来怕吓破你的狗胆，纳命来吧。"蒙面人喝道："你既不敢通名，又用这样家伙，必是当年衡山回雁峰漏网之贼。今日万万容你不得！"随说，拐锤并用，施展开来。道人见他解数精奇，回与前斗两人时不同，再听他所说的话，知道遇见对头劲敌，出时不该心存轻视，悔已无及，更不答话，也使出全身本领，拚命迎御，斩时打了一个平手。还有两蒙面人，

一个使宝剑的，敌住那北方大汉；一个使铁棍的，敌住那口操南音的矮子。看去都是能手，一时难分高下。杨标见自己这面已然连伤三人，敌人还是越杀越勇，又气又急。隔了一会，北方大汉渐渐只架无还，有点手忙脚乱，知道形势不妙。无奈适才已把话说在前，不便上前相助，自食前言，招人笑骂。不上前，眼看非糟不可，一样丢人；并且求助的老朋友，已在眼皮底下被人伤了一个，这一个再要当着自己受了重伤，面上太已无光。想了想，一情急，把当年仗以成名的暗器连珠金莲子取了出来。表面仍装观战，双手交叉，将右手藏在左手背下，把真力运到手指头上，一发三粒，觑准持宝剑的蒙面人双目和太阳穴打去。周平在上面，早留神到敌人有此一着，全看在眼里，料知杨标意欲暗算，怀中所取，必是一种极利害的暗器。蒙面人一口宝剑只顾围住北方大汉，好似急欲取胜，全神贯注敌人，并未留意侧面。明知自己万不宜于出声，自惹祸事，但情势已迫，杨标手已微拍，就要发出，激于义忿，不禁脱口喊道："留神暗算！"言还未了，杨标手中三粒金莲子已然发出。盗党发觉上面有人，纷纷昂首往上观查，方道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当嘀叮三声微响，跟着一声呼叱，就在众人斗处不远一座平地突起的小石峰腰上，现出一个蒙面童子，扬手打出三点寒星。头两点已与杨标所发暗器相撞，激落一旁，末一点却照人打去。跟着纵落，口中大骂："杨标鼠贼！吐出来的口水，又吞回去。有本领出来和小爷爷分个上下。我们师徒叔侄都是暗器的祖宗，你想暗算，如何能够！"周平这才看出蒙面人暗中也在戒备，杨标第三粒暗器，便是他用剑背挡落，好生惭愧。小孩一纵落，群贼只当先喊的是他，正乱之际，才行岔过，没有再往上看。小孩手法又快又准，杨标骤出不意，几为所中，不禁羞恼成怒，大喝："那里来的小杂种，快去与我拿下！"盗党中随有两人，一个

手使折铁单刀，一个拿着一根铁鞭，争先抢出。使刀的一个先到，已和小孩打上。使鞭的仍往前进，刚说“吉二哥，让我打这小杂种”，忽然崩的一声，不知从那里飞来一枝小钢镖，正打在口鼻之间，透时多半戳去，打得门牙纷碎，哎呀一声，鲜血喷流，倒于就地，跟着空中有一小孩口音喝道：“讲好不许两打一。这不是硬要找死么！”盗党立时一阵大敌，一面将人抢回，一面寻声注视，搜查那放暗器的敌人。杨标怒喝道：“何方鼠辈，暗算伤人？”空中又哈哈大笑道：“这都是你自己开的张么。”周平听那口音，颇似黑衣摩勒，发声之处，仿佛就在脚底。可是下面崖壁平滑，寸草不生，决难藏人。见盗党不住仰看，似未发现敌人踪迹，知黑衣勒摩与凌风师徒都来。再查两边情形，优劣胜败，已可逆料。藏处地势高险隐秘，盗党上崖不易。心神一定，也就不再畏缩，仍然往下窥探。就这盗党一乱的功夫，那北方大汉益发心慌，支持不住，微一疏神，吃蒙面人伤了一剑，反身纵起欲逃。杨标见状，不能再顾前言，忙从门徒手里接过一对铁怀杖，一个箭步纵落场内。正赶北方大汉受伤纵起，蒙面人一个飞鹰击兔，暗藏逃蛇归洞之势，飞身随后刺去。眼看剑尖就要刺中后背，杨标身法绝快，恰由斜刺里飞身纵来，迎个正着，知势危急，身子还未落地，左腿起处，把北方大汉踹出老远，躲过一剑之厄，同时左手杖朝剑往外一挡，右手杖便照蒙面人连肩带头打去，手足并用，端的名不虚传，迅捷已极。如换旁人，事起仓卒，又在贪功之际，非受重伤不可。幸而蒙面人武艺精纯，觉着侧面风生，人影一晃，未等剑杖相触，早向横里纵落，指着杨标怒喝：“无耻败类，狂说大话。稍吃点亏，立时背信食言，真乃鼠窃狗偷之辈！”杨标愧忿交加，率性把手一挥，盗党只为杨标上来便朝敌人夸了大口，言明单打独斗，不便违背。不想连伤数人，愤恨已极，巴不得有此一举，呐

喊一声，纷纷杀上前去。那北方大汉挨了一踹，幸得活命，刚想纵过一旁，裹好臂上剑伤，二次随众拚命，忽听持拐蒙面人喝道："这个吴龙，莫放他跑了。"一言甫毕，半崖空际又有人应道："他跑不掉！盗党一听，仍是先前用暗镖伤人的口音，正往上看，忽见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从崖腰上打将下来。盗党忙往后退时，跟着崖腰上又现一石窟，一个头戴面具、周身全黑的小孩由内钻出，乘着碎砾纷飞，满地石火四溅，盗党惊慌奔避之际，飞鸟一般往下纵落。人还在半空中，双手小钢镖便似连珠一般打下。大汉吴龙一看，正是昨日所遇对头，心方一惊，黑衣小孩镖已打到。连忙闪躲，想要逃走，无奈臂伤失血，苦斗力竭，小孩镖法又准，头一镖刚闪过，二三两镖又到，心慌神散，纵避不及，连中了两下重的，身才一晃，迎面又中了一镖，翻身栽倒，死在地上。黑衣摩勒随即纵到，从身旁取出一柄短刀，只一抹，便把头割下，喊道："兄弟，我到前面等你去，快些来吧。"说完，也不再和盗党交手，提了人头，如飞往谷中跑去，疾如星驰，晃眼没了影子。

杨标被蒙面人绊住苦斗，不能分身。盗党见小孩捷逾鬼物，暗器利害，口里呐喊，也有戒心追不多远，便即回转。任他把吴龙人头取走，如何不怒？气得山嚷怪叫。先现身与盗党对敌的小孩，见黑衣摩勒一走，也高喊道："黑哥已走，没我的事。少时我再找师父师叔们去吧。我也懒得和这种无赖贼打，要找黑哥去了。"小孩使的也是一样怪兵器，有六尺长，酒杯粗细，通体密麟，又黑又亮，直似一条蟒蛇做成的软鞭。梢上有一枣核形钢椎，约有半尺来长，两三寸粗细。施展开来，可刚可柔，招式非常特别。对面盗党没见过这种兵器，简直不知如何应付。仗着久闯江湖，本领尚非庸流，并未小看敌人，一见情热势不佳，连忙收势，改攻为守，专一封闭谨严，才得勉强敌住。方

自内怯，谁知小孩话一说完，立时改了解数，手中鞭直似活蛇一样，上下飞舞，只觉寒光闪闪，冷气飕飕，无数黑影在眼前掣动乱窜，心中大惊。微一疏神，手中刀多忽吃软鞭裹住，未容回夺，小孩用大力一抖，立时虎口痛裂，不由手便松开，刀落就地，暗道不好，方欲逃纵，小孩的手更快，跟着往前一送，那铮光明亮半尺长的钢椎，连同后面软鞭，活蛇一般朝着胸前笔也似直点到，眼看无法躲避，非死即伤。持拐蒙面人想早看出小孩要下毒手，忽在一旁且斗且喝道："你自去好了，不许无故伤人！"说时，小孩手刚发出，闻声立即收住，喝道："你不比他们可恶，姑且饶你一命。小爷爷走了。"说罢，纵身一跃，迳往回路跑去。

那盗党幸得活命，觉着左肩穴微微沾着了一点，低头一看，衣上已穿了一个小孔。蒙面人如不喝禁，这一下又是要害地方，势非送命不可，当时愧愤交加，把心一横，向众喊道："杨大哥与诸位仁兄，小弟崔援学艺不精，无颜再在江湖上走动，只好告别了。"杨标忙喊："二弟慢走。少时还有话说。"崔援连地上刀都未拾，只看了持拐蒙面人一眼，便自朝前跑去。这时双方已成混战，三蒙面人仍是应付裕如。周平方讶小孩既说去寻黑衣摩勒，为何一走来路，一走去路，背道而驰。隔不多时，持拐蒙面人忽然哈哈大笑道："我当你是谁，原来就是当年大闹衡山百雀寺的罪魁淫贼、铁掌燕裴鸿举么？你以为改了道装，留下胡须，便可遮掩人的耳目。你那左耳上的剑伤。须瞒我不过。我向例不肯轻易伤人性命，既然是你，可见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快快拿命来吧！"随说，手中兵器立时加紧。道人斗不几个回合，见觉出蒙面人招式精奇，颇似当年仇敌家数，又想起动手前所问的那些话，深悔不该听旁人两句话一激，就冒昧上场。口里说着大话，出手却极小心，斗了一会，打了个平

手。可是任凭用什么招，对方总是应付从容，不以为意。自觉敌人守多攻少，本领决不止此，尤其二目神光炯炯，老似在留神自己的容貌。心中有病，本就在惊疑内怯，一听敌人竟将自己隐晦多年，连杨标都不知道的底细一口道破，这蒙面人必是平日想起就胆寒的对头克星无疑，大吃一惊。暗付：今日之局，就算能逃毒手，那杨标虽是北方绿林出身，素以侠义自命，平日偷偷做点小事，还招他不快，这一知道自己真实名姓，也决难相容。可惜辛辛苦苦，隐名出家，好容易七八年的功夫，经营下这片基业，败于一旦。不禁又恨又怕。一面拚命迎御，偷眼一看杨标，恰巧杨标也在怒目看他，分明所料不差。当时一着急，把心一横，一边动手，口里怒喝道："不错，你的狗眼还没瞎掉。祖师爷就是当年探花使者、铁掌燕裴鸿举。你不就是在衡山用飞针杀我师父姊姊的仇人云……"底下话未说完。先是裴鸿举情急拚命，施展杀手假作用力劈华山，一掌斫下，等敌人用拐上挡，往起一横，倏地改招变势，将手中仙人掌往右一偏，横过柄尖上三角钢锋，照准敌人右腕便扎，同时双手钢轮又朝胸前推去。他这日月仙人掌，一物之用，解数繁多，最是利害不过。这一下名为神仙三煞手，更是最狠毒的绝招，说着无什希奇，手眼身法步一毫也差不得，动作尤极神速。不是功夫到了火候，遇见劲敌当前，逃敌两难，非拚命败中取胜不可时，轻易决不施展。裴鸿举原因深知敌人利害，想逃却又不如人快，如被追上擒住，戮辱更甚，除却用这最后一招拚个死活，孤注一掷，更无别法。口里答着话，想分敌人心神。一面猛施毒手，又将袖口里几番想用未用的暗器，乘机扬手，连珠射出。以为敌人任是武功多好，就破了这一招，将已打倒，至少也必中上两枝毒箭，同归于尽。稍一徼幸，受伤不重，立时便可逃生。谁知事太行险，未免心动气浮。蒙面人武功精纯，久经大敌，虽然看

出仇敌不肯放松，手法加紧，因已多年不见兵器，又改了尺寸式样，料非吴下阿蒙，始终留意，沉着应战，并无一毫轻视。见他且斗且答，眼珠略动。料定必有狠毒手法，加了防备。不但没有急进，反把势子略缓，静以观变。裴鸿举那知利害，以为可以乘虚而入，见敌人果横拐来挡，心中大喜，自料必胜。仙人掌往右一横，往前一进身，口里刚说到“云”字，蒙面人身手真个神妙，竟似胸有成竹一般，那一挡也是一个虚势，仙人掌往右一偏，拐头也随着往下直着磕去，势子既急且准，其力更猛，正磕在护手下面。裴鸿举便觉虎口一震，掌头被压，往上重又挑起，方道不好，身已前进，与敌对面，闪躲不开。明知无幸，一发狠，右手一紧，仍欲施展未完的绝招，左手跟着扬手放箭。说时迟，那时快，蒙面客左手拐一磕，乘着他上路门户没有封闭，竟不容他缓手进招，右手软练铁锤往下三路绕腿一抖，上面一口啐去。裴鸿举弩尚未飞出袖口，猛觉左腿被练锤缠住，上面又在动手，百忙中方欲用千斤力法定在地上，冷不妨又有一股刚劲之气，夹着两三丝寒光迎面啐来，直似好几根钢针飞刺脸上。右眼先中了一枝，奇痛攻心，眼睁不开，那还站立得住脚步？当时翻身栽倒，倒时知觉未失，情吞 反正一死，随着倒地之势，不问能中与否，仍将袖中毒弩连珠发出。射未两枝，蒙面客气他不过，上前一拐，将他手骨齐腕打折，连受重伤，方始痛晕过去，又朝穴道上点了一下。余了那几个盗党，先曾过来三人，俱吃了蒙面人的苦头，败退下去，都看出他利害，没敢再上。蒙面人一手夹起裴鸿举，大喝道：“杨朋友，你也是个汉子。助纣为虐，欺压善良，已非丈夫所为，怎又容纳这神人共愤、灭伦昧良的淫贼？岂不把你一世英名丧尽！如今我等事了，知你受骗，也不再和你计较。如能听劝，就此停手，回去闭门思过，免得将来官私两面牵缠，累你在此安身不得。悬崖勒马，也是

英雄行迳。如不服气,改日定约,另请能手,再分高低。今日你是难于想占上风的了。”杨标何等眼亮,也知手下这一伙人俱非三蒙面人对手,再打下去只多伤人,无如面子难堪,不能不苦拚下去。闻言正好下台,忙将身纵出圈外,喝众停手。杨标照例单打,不要人助,一干盗党俱都围攻持棍的蒙面人,打得正紧,连声呼喝,方始住手。杨标对三蒙面人道:“今日杨某甘败下风,改日还当领教。三位朋友,请留名姓。”持拐的接口道:“杨朋友如欲再见高下,请定日期地点,我们到日必来赴约。真实名姓,暂难奉告。按说这淫贼我们不该带走,但他积恶滔天,机诈百出,稍一疏懈,容易被他逃走,再寻他就难了。现有许多公案待他去了,不得不在台前放肆,还望阁下原谅一二。人以类聚。此贼淫凶刁狡,藏此多年,虽保不有一二心腹党羽,他见淫贼行藏败露,贵处不能立足,必要生事。他们行同禽兽,什事情做不出来?阁下还以早回为是。”杨标闻言,暗中查看众人,果然是裴鸿举庙内常住的两个好友:一名风火居士陈大彪,适才助战,吃了一拐,早已受伤,退回天王庙去;一名夜明镖赛张郎罗文英,恶道倒地时,仿佛见他往来路跑去,也都不在面前。心方一动,忽听身后树林深处呐喊之声,跟着锣声大作。回头一看,火光隐隐,黑烟业已透出林杪,不由又惊又急,情知有人作祟。家中老弱甚众,佃农虽有多人,俱不会武,只有一二能手,便可闹得稀糟。当时忙于救火,不顾多说,忙道:“此贼细底姓名,我实不知。便是这次与人助拳,多一半也由他而起。现已深秋,明年正月十五,我在仙霞岭青石坪候教便了。”蒙面人含笑应诺。说时,盗党已有数人抢先往火场 跑回。,等说完回身要走,又听林内众声呼噪,齐喊拿贼,晃眼功夫,由林内箭也似窜出一人,正是适才后走的那个小孩。兵器插在背后,还添了一个小包袱,左肩上担着一人,如飞跑来,后有三人追赶。小

孩身小，肩一大人，行走较慢，已快追上，一看杨标手持兵刃对面迎来，忙把所擒的人推向地下，回手取出身后兵器，高声大喊："师父快来！你适才捉的，就是平日所说久访无着的淫贼裴鸿举。，我把他党羽生擒来了。"话才说完，杨标已先赶到。小孩手持兵器，当先便打。杨标已看出被擒的是罗文英，本意不和他斗，方欲架住喝问，猛听脑后一声断喝："徒儿，不许动手！"声随人到，急风过处，一条黑影迳由肩侧飞过，落在面前，正是那持拐的蒙面人。火势未熄，这里又生事故，估量敌人俱非庸流，决不致做那暗算无耻的事。所可虑者，就是恶道两个死党，一个已被小孩擒住在此，另一个身上带伤，即便火是他放，有手下诸人回去，也不妨事，忙令追人速回救火，自己暂留盘问。及听小孩一说，才知小孩行前，忽想起乃师曾说，闽抚所遣刺客，身旁藏有闽抚亲笔信札，如能得到，将来可省好些事情。今早杀那两名刺客以前，偷听他说话，得知有一包袱，内藏书信，存放在都天王庙道人手里，意欲乘着众人动手，庙中空虚，将他盗来，就便查探杨标家中虚实，开他一个顽笑。所以故走回路，暗中绕道入村。掩进庙时，正值风火居士陈大彪受伤回庙。庙中还有好些道人，虽非善良之辈。看神气都是一些狐假虎威的饭桶。正想等人散去，陈大彪卧床休养时，下去制倒，喝问那信下落。忽然罗文英急匆匆跑回，一进云房，便令徒众回避。小孩伏身后窗户上一听，那和师父对敌的道人，竟是匿迹多年的淫贼裴鸿举，现已受伤被擒。罗文英见踪迹败露，杨标神色不善，少时回来，轻则将庙中诸人一齐逐走，重则还有后患。为此见机逃回商量，意欲盗些金银逃走，同时又恨杨标不够朋友，平日遇事干涉，好名心重，出身是贼，偏要恨贼，意欲行时放火烧庄，一则阻住追兵，二则泄恨。陈大彪伤本不重，心粗性暴，闻言怒极，立时应允。罗文英并说起刺客所留书信，取到手内，

将来可以挟制闽抚，予取予求。当时商定，令陈大彪各取一些金银，前去放火先逃，自己前往观主房内搜寻书信，随后赶往接应，烧他草 ，约地会合，一同逃走。陈大彪走后，罗文英朝他身后扮了个鬼脸。小孩因书信关系重要，悄悄跟在后面。罗文英进房，便即取出，越墙而过，并没照约行事，反往林中疾走，意似卖友独吞，想绕过打场，由官驿大路逃走。刚跑进林不远，吃小孩由后面骤出不意，一下打倒，跟着点了哑穴，闭过气去。回顾庙侧人声呐喊，火已放起，忙把包袱解下，束在背上。因罗文英在庙中自称与恶道多年至好，无事不知，疑他也是师父所说衡山漏网之贼，打算生擒回去。肩起往来路走不多远，便闯见回去救火诸人，适才见过，疑他放火，立即分人追赶。小孩肩抗大人，虽觉累赘，仍是不舍丢下，未便迎敌，一味飞跑，不料双方业已停手一会了。蒙面人细看罗文英，并未见过，知是无名之辈，正要点醒喝问，杨标在旁已是怒愤填胸，说道："贼道师徒人等，我并待他甚厚。便是今日阁下泄了他的机密，心虽厌恶，至多也不过令其迁走，并无他意。不料这厮恩将仇报，如此狠毒。闽抚所遣，前后共十一人，只有两人与我有点瓜葛，另一人与恶道交好。我因情面难却，才允相助。当时曾和他言明，我与谭镇南以前有点过节，只劫他镖，不助闽抚行刺，更不出境。断定此地，必由之路。今早敝友哨探未回，另两人去往前途报信，走不多远，便遇诸位，不胜逃回。在我境内，自难坐视，料竟非阁下等对手。杨某生平不吃回头草。既有诸位出头，我落在下风，此后也只向诸位请教，与别人无干。恶道任凭带去，但是罗贼平日在我村中极不安分。村民俱怕恶道，知他和我交好，只得隐忍。前日死了两个妇女，风闻于他有关。查问受害之家，答话含糊。方自疑心，恰遇敝友到来，纠缠耽搁，如今又作此事，打算带回拷问，不能再任诸位带走了。"为首蒙

面人答道:“阁下如此行迳,可算光明磊落。此贼与我等并无过节,谨遵台命。不过这等败类,千万不可轻放,免留世上害人。此番闽抚所遣刺客,必遭惨败。我等尚不足计,另有比我等本领胜强十倍的高人和他为敌。先时不知,因与所害的人有深交,不能坐视,才随护下来,先后杀死四个刺客。早知有这位高人仗义,我等实在无须多此一举。此辈心性不一,阁下身家在此,谨防贻祸。好在这四人存有私心,想在中途约人劫杀那两富商,把红货吞没。前边同党与为首之人,并不知与阁下有关联。现时四人都死,暂时不提此事,便可无害。信否任便。

杨标闻言猛想起刺客中还有一人受伤甚重,当时忙着应敌,未及命人抬回,随又忙着回庄救火,好似无人理会。忙赶回原处一看,先伤刺客也被人将首级割去,和那同伴一样,只剩无头尸身,放在那里,暗忖:“这长少几人不知那里来的,连两个小孩也有这大本领。口里不说,心中佩服已极。遥望火势渐小,料已无害,正要唤人抬去掩埋,恰有两名手下,见他久不回去,跑来探望,报说火乃陈大彪和两恶道徒弟所放。幸在白日,人多手众,赶救迅速。陈贼放完了火本可逃走,他偏持火把乱点。人上前去,拿刀便斫,似非烧完全庄不可。庙中道人也都跑出。他向众大嚷,说罗文英回庙说的,杨某如何不够朋友,他现被对头绊住,正好烧抢泄恨。众人又要救火,又要迎敌,连伤了好几个,败退下来眼看不好,幸而会武诸人赶到。陈贼和诸恶道已然杀进内宅,正抢了金银,往出点火。一下遇上,围住一打,众人在旁相助拿人,连死带伤,一会全数拿住,一个也未跑脱,现在忙于救火,决可无碍。杨标闻言,略为舒了点气,便命来人作速将尸首抬去掩埋,趁着路无行人,用土掩去血迹。一面唤了人来,将罗文英点醒,抬送回去。吩咐完毕,双方各自拱手作别。三蒙面人迳往前途扬长而去,那小孩却向回路沿崖

走，一会不见。

周平话虽未怎听真，事都看在眼里敌人连死四名，无形中又失去一个大助手，休说还有泥中人，就眼前这长少五人已足应付，好生心喜。正要下崖，赶前报信，忽听身侧喝道："人家死人，你却在这里看热闹么？"周平大惊，回头一看，正是那小孩，就这晃眼功夫，不知从何处缘上崖来。知是自己人，忙拱手为礼道："适才多蒙诸位英雄相助，去了对头一条臂膀，足感盛情。先走的那位黑摩勒是我小师兄。弟台既与他一路，定非外人，尊姓大名和经过之事，可能见教一二么？"小孩失笑道："周朋友，你这人真个不错，人在背后都不改口，无怪黑哥哥说你好。你要问话，我此时事忙，这里也不能多说。下面还有几根竹竿，不能丢掉，好在走的是一条路，等我取来同走。我听说你有匹好马，如在下面，一同骑着走，更好说了。"周平闻言大喜，往下面定睛细看，那马正在远处路上找野草吃，众人早走没了影。料知玉麟等走远，回顾自己尚在伏崖注视，好在马都训过，野径无人，不曾遗失，令从人系在树上等候，正用得着。当下同了小孩下崖，追上马匹，一同骑上，边跑边谈。

原来持拐蒙面人，果是破庙偏殿中异人凌风。小孩姓童名兴，原是凌风故人之子，幼承家学，父亲死后，来投凌风为师，才只两年。相传庙有鬼怪，终年无人敢住，凌风表面上像个落魄寒士，除一好友外，从不与人往还。昨晚接那好友来信，说闽抚暗 害善良，邀他相助，凌风看完走出。童兴年幼，巴不得有事，一显身手，因见来信，有刺客难免要由前途翻回，寻找所害之人，师父一走，立即悄悄拿了兵刃，照所说来路迎上前去。此时天已渐亮，正走之间，忽见对面跑来两匹快马上面坐定两人，老远便喝让路，满口北音，猜是盗党，故意借词将路拦住，想要询问真实，再行动手，谁知对方甚是强横，内中一个见马

受惊，勒马扬鞭就打，由此两下动手。童兴身手轻灵，又在步下，马上人打他不过，便和同伴跳下马来，两打一，口口声声说童兴是连日戏弄他们的蒙面小贼。童兴毕竟年幼，敌人武功不弱，只打了个平手。正在着急，忽从敌人马肚子底下纵出一个头戴面具、周身穿黑的小孩，大骂敌人"以大压小，倚多为胜"。空手上前，只一照面，便将一个高身量的打倒。这时双方都使有兵器，童兴顺手一下将他打死。还剩下一个瘦的，见势不佳，想跑。黑衣小孩不叫我再打，却将他拦住，说："我本想放你，无奈我这位小兄弟手太狠点，打死你的同伴。你们一路来的，他死得有多可怜。再说又为你先拿鞭子打人，才送的命，你如活着回去，太不够朋友了。你的事，我暗中跟了好几天，实在亏你们想的，不过这些法子，阳间有我师叔和我黑衣摩勒，实在行不通。最好还是和他走一路，到阎王那里告一状，不比找你衣食父母告苦强得多么？"那瘦鬼被他逗得哭笑不得，他纵得又高又远，跑那里都被纵过去拦住。这位黑哥哥，真把人笑得肚痛。逗到天光大亮，一脚踢倒，趁着那条路太早，不会有人，用马将两死人运到山中无人之处。他叫我把人头切下，用他装马料的麻袋装好，带回庙去暂存，再回去帮他掩埋尸首，放走马匹。我回庙一看，师父已然回来过一次，拿了东西又出去了。匆匆跑出，助他埋了尸身。问起情由，竟是一路，把马也放到远处深山之中。回来遇见大雨，我二人找地方避雨，拜了把子，他看我会用竹竿走路，硬要我教。我知这样大雨，庙里不会有人，耽搁了好一会，回时他也用竹竿学走，自然比我慢些，落在后面。才进山口，正遇你们由庙那边走出，知道庙前无路可通，料定在庙里避风雨。因想师父这时也许回庙，真要上门寻事，凭我脚程也追得上，没有拦问。等我回庙，刚看出麻袋有人动过黑哥哥随后赶到。他原认得你们，也不说出所以只说出门人不愿

惹事,看破无妨。再说我们也不怕事。但内中有个戴油笠的福建人,最是臭嘴外号烂泥鳅、癞吓蟆,手里会点武艺,目中无人,又狂又傲。如能把他制住,逼他服输起誓,不许泄露,省心多了,就怕你不敢惹他。我吃他一激,当时拿了竹竿就走。行时他又说这个人姓卢,是保暗镖的。我师叔和他镖头认识,人并不坏,千万不可伤他,嫌我所用腾蛇软槊利害,连兵器也不叫带。谁知我走后,师父回庙,见了黑哥哥,两下一说,竟是同道,才知师父昨晚也到都天王庙杨标家中去过,探知一切细底,只没认出恶道真面目,说我两个不该杀死刺客,恐事闹人,须另设法补救。黑哥哥的师叔,就是你们喊他泥中人的那位异人,与我师父也是熟人,现时往来于仙霞关、白茅镇两处,暗中监查刺客行动,忙命黑哥哥速去送信,就便托带一封信与前途相候的几位朋友。说最末一批盗党共是四人,两个被杀,还剩两个,正在劫杀红物之前,赶往前途,假作报信,与前一批人会合,洗清自己没有劫镖之事。如若相遇,最好一不做,二不休,连他一齐杀死,回来去至都天王庙谷口埋伏,以防万一,自来寻我。我刚把姓卢的困在泥塘里,师父便赶到,解开以后,说了经过,命我也去谷口与黑哥哥会合。我回庙吃点东西,就跑了去,因爱在山中乱跑,知道以前被地震堵死的那条驿道,由那里上到崖顶埋伏再好不过。前一段路湿,又没有师父渡水登萍的轻身功夫仍把竹竿带上。到了一看,黑哥哥不知怎的也发现了那条驿路,正弄了两根竹竿,在草地里来回乱跑呢。我一问他,才知路上遇见他师叔。看完信。略皱了皱眉头,说事已尽知,既已伤人,由他去吧。杨标本领甚是了得,与他一同洗手归隐的,颇有两个能手。镖行这面,虽然寡不敌众,但在到达谷口前后,另有几人要寻盗党晦气,不放他往仙霞关去,杨标势必出头袒护,双方难免一场恶斗。命令寻一地方潜伏,一面观察

敌人动静，等日色片西，虽计你们将到以前，迎上前去，嘱令换进，杨标必拜无疑。等双方打过再走，以面西伤。事出原计，兵处无路可同，你们势非单隔，乘黑赶路，也无翻了。只今晚非赶到白茅镇不可，仙霞领救笼还有利害敌人，也许前往查探等语。他师叔走后，他想这阵招不知何时打完。，你们夜晚行路，又走不快，太已奸难。无心中发现这眺就栉道，高兴已急，见天还早，小了两根竹赶，在此练洗。我二人见面，上崖等了一会，先见两个盗党由都天庙那面走来，一出林便打马往前飞跑。黑哥哥知道我师父的朋友必在去路相候，也未去追他。正商量要迎上你们报信，我忽然想起，这就栉道，山睡不发时可同白茅镇，现在正是时候。虽然来路是在崖坡上面，地势高都，要下去总有翻子，黑哥哥连说好急。因这崖高，你们来路看得清清矗矗，我二人又谈得高兴，便在崖上等候，也未迎去，直到你起马走来，遥望大对正快走到栉道上面。我二人这时已看出林内有人埋伏头看，寻杨标会气的人尚还未到，料已紧急，不便纵下相见。我头石报警，刚把你惊走，林内便窗了暗号。三个一然，侮个一火，走出二石多人，四下埋伏，静候你们跑来，自头落往。我二人恐机关泄漏，你们来不急走下去，心想敌人久候不至，势必旁人去到前面哨探。我们就不光人来与否，下去和他动手，嘴党一阵。显崖太高，又换了两个藏的地方。一处就在你适才伏处的下面半崖遥上，是一个急倏的石否，除了小孩，大人决藏不下。一处是对面那亘鼓力的小石风。我二人分兵藏好，准备敌人出面时，先用暗器打倒几个，再纵下去，才换地方没有一晚查的功夫，便见侮个蒙面人将先去两盗党追赶下来，双方都起着快马。快到谷口，我师父忽从前面崖顶飞落，朝第三起马上人说了两句，便有两人下马步行，和我师父一同追赶敌人。下余三人连两片空马一齐带走，如飞往来路跑去。两

盗党跑到谷口,见人追上,也跳下马来迎敌,一面打着呼哨求救。我师父也和来人一样,蒙着面纱,追上并未动手。那两盗党一个被那用宝剑的蒙面人连伤了两剑,倒在地下,同时林中埋伏也冲了出来。跟着杨标和恶道也得信赶到,将人喝住,先吹了一片大话,说他住此多年,永没人敢动他一草一木,竟敢上门欺人,伤他朋友,非将命留下不可,但他决不倚多为胜,只凭单打独斗,见个高下。两次问我师父等三人姓名,俱没肯说。直到杨标情急混战,我二人才出场。黑哥哥走后,我本想赶去忽然想起那死的四人是后一批刺客,有两个是恶道朋友,带有狗官给他们的亲笔手谕和致地方官的秘信。我听师父说,泥中人成竹在胸,已有制那狗官之策,到底能多拿他一点把柄总是好事。这里道路原本熟悉。我又绕路进庙,正赶二贼商量放火,我把主谋的一个打倒,夺了刺客机密文件。底下的事,都是你亲眼看见的了。周平便问:“你既路熟,想必常来。众人只你没戴面具,不怕打你身上泄漏踪迹么?”童兴笑道:“你在庙中出来时曾和我在山口相遇,相貌总还有点记得。此时你再仔细看看,我可是本来面目么?”周平猛想起,适在崖顶看他衣着身材,都似山口所遇童子,后来对了面,转觉与前见之人不像,尤其两眼太厚,面皮太紧,没有一丝血色,脸上还有不少麻子,好些不同。初遇时,见他持竹代步奇特,曾经注视。再说凭自己眼力,便隔多年,只要见过,也无错认之理,何况共只半天的功夫。因是胸有成见,再听童兴所说的一套话,分明破庙中童子无疑。心中虽然奇怪,匆匆起行,并未寻思。闻言回头,越看越不像是见过的面貌,不禁“咦”了一声。童兴笑道:“你只顾看我,留神马冲到芦塘里去。”周平见他嘴唇皮也厚得出奇,笑时更难看。那一付丑脸,在暮色笼罩之下,除了一双精光炯炯的眸子外,直和死人相似。笑答道:“我这马久经训练。前面有我

们的人走过，决不会再错走芦塘里去。到是老弟生具异相，不像适才见过，太不解了。”童兴道：“我不是我，并没换人。一会你到前面就知道了。”说时，马行如飞，已朝山角拐过。周平刚朝前看，又听童兴笑道：“你再看我，像你所见的小孩么？”周平二次回头再看，童兴忽然换了容貌，端的神清骨秀，英气勃勃，与山口外所见童子一般无二。方自惊异，猛瞥见他手里拿着一个软皮脸 ，这才恍然大悟，笑道：“江湖上所用面具，我都差不多见过。你这是什么东西做的。怎和人脸上揭下来的一样？”童兴把手中面具递过，答道：“这东西原是我师父的。我收拾竹箱，无心中找出。多年未用，又干又硬，重用药泡软，尺寸已小了好些。师父不能再戴，被我要来，戴上便换了个人。好在脸上还有麻子，如不说穿，多细心的人也认不出来。我听人说，都天王庙有一姓柳的财主，和庙里道士，常时欺侮过客，形迹可疑，在你们未来以前，就到村里去探过两次，所以路熟。嗣知姓柳的是绿林中人，今已洗手归隐，并未怎样为恶。那道士却不安分，常时勾结他手下人倚势横行。前数日探得他师徒还有逼奸害命之事，正和师父商量要去除他，第二天夜里，便接了好友求助的信。我日里出门就戴着，黑哥哥如非我先招呼他，也认不得哩。”周平要过一看，那面具好似人的脸壳所制。其厚如钱，甚为柔软，只没眼珠和两耳，余者俱和人面一样。用时往脸上一蒙，由前额、下颏直到耳后，一边另有一洞，与耳一般形式大小，恰好齐耳根套住。就是对面细看，也不过觉出眼鼻口三处生得较厚，面带土色而已，不说决看不出是个假脸。赞了两句好，仍还童兴戴上，乘机又探问他师父的好友，是否便是颜庄主人。童兴道：“这事原瞒不了你们。但我师父说，颜师叔乃本地世族绅富，又在狗官辖境，风声不宜走漏。因知杨标半生享名，甚是自负，如若吃亏太大，早晚必要报复牵缠，只能软硬

兼施，除刺客外，点倒为止，不便难堪太过，又使知道利害，甘拜下风，方为上策。休看他叫阵定了明年约会，实则还是无用，不过当时遮遮面子罢了。真要我们赴约讲打，必不让颜师叔出头，以防一个不巧，惹下后患。他们一共六人，都戴着面具，便是为此。余下四人，俱是颜师叔的好友，有两个已去白茅镇，暗中保护。论本领，只用棍的稍差，个个都是能手。跟你说明也好，少时一到镇上，我便离开，务请嘱咐大家，不但今日，便事完之后，说我师父无妨，颜师叔身家在此，千万泄露不得。这皮面还有一段来历，我在黑哥哥家中等你，你送完镖回来，再细说吧。前面已离白茅镇不远，你到尽头拉马上坡，再绕道下坡，朝有灯光处跑去，就到了。

周平耳听童兴凭肩畅谈，一边打马前驰，正觉有趣，忽然不听再说，回头一看，身后空空，童兴不知去向。暗忖：自己奔走江湖已有多年，怎这里聚着好些高人，竟一个也未听说起！那凌风必是一个成了名的英侠之士，隐居在此，本人不说，便童兴那么一点年纪，本领也似和黑衣摩勒差不了许多，可见天下之大，人才甚众。自己凭借谭家旗号鬼混，终非了局，难得遇到这好机缘，岂可错过？决计事情交代，便寻黑衣摩勒引拜名师，另求深造。一路寻思，不觉马到坡前，跳下来，把马拉上。正遇卢坤，久候周平不至，恐他不知途径，来此眺望等候。二人相见，周平问知众人已在白茅镇客店内住下。因他嘴敞，不曾实告，略说几句，便同去店里与众人相见。玉麟见周平语焉弗详，料有原因，背人一问，周平才把详情说了。

卢坤见二人密语甚久，心中不快，现于词色，众人知他性情如此，均未介意。玉麟初意，以为既有不少能人暗中相助，镇去仙霞甚近，仇敌必在过关以后发难，当晚想不致有什么变故，老早便令安歇，养好精力，以备应付过关以后那场恶斗。众

人晚饭后俱都入睡，只卢坤一人，越想前事越有气，又恨玉麟行事专断，看不起人，好些事都不使闻知，只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着。挨到二鼓将尽，暗忖：自从受了两个小鬼侮弄，好似众人都看不起自己，再这么依人行事，实在无味。大概盗党俱在关上等候行刺，离此甚近，镇上必有同党哨探，趁此夜静无人，何不前往探查一回，也做点事给大家看看，显得自己并非没有本领。主意打定，悄悄起身，结束停当，带了兵刃暗器，掩好房门纵上屋顶一看，月明如画，清风萧萧，前望雄关矗峙，仙霞诸山耀碧浮金，遥亘不断，山净云高，更显雄丽。镇上店肆繁多，人家栉比。正不知往何方去好，偶一低头，瞥见隔壁一所小屋里面灯光外映，人尚未睡。心中一动，这里人家都是早睡早起，怎这时还有灯光！盗党如来，定在附近藏伏，现时既拿不准地方，何不下去查探一回？想到这里，越过屋脊，纵身下去，伏身窗外一听，并非盗党，竟是在关前做小本营生的弟兄二人。当日因事归晚，又多赚了点钱，夜饮相劳，所谈均不相干，好生失望。方要离开，猛觉后颈凉冰冰一样东西，顺着衣领贴肉滑下，心中大惊。回顾无人，先疑是什虫豸之类飞落，伸手背后摸来一看，乃是一枚钱大石卵，断定有人戏弄。纵身上房四顾，明月当头，屋瓦如霜，到处静悄悄的，那有一个人影？方道不好，和以前两次一样，莫非又有小儿暗中作对？猛一低头，见自己住房窗下扒着两人，往里窥探，俱都是一律夜行人打扮。卢坤知道来了盗党，忙把身子往屋顶烟冲旁一掩，将身藏弩箭取去，比准正要发去。内中一贼，似已探知室中人已睡熟，本要拨门进去，忽又似遇见什么警兆，倏地回身，朝同伴互打手式，四下张望，又把手朝上扬了一扬。顺他手扬处一看，侧面屋顶上又现出一个同党，朝下面摆了摆手，意似无警，催二贼即速进屋下手。卢坤先忿玉麟当他废物，见二贼举动慌张，不像是个

能手，自问还应付得了，意欲等他用刀拨门，快要进去，再给他一箭，事后好臊玉麟的脾。及见屋上还有一贼巡风，猛想起这几间上房共是前后六间，二贼所窥探的一面，里间住着黄、李二人，外间住的恰是玉麟和自己。房门本未上闩，自己偷偷出来，连中堂房门都是由外虚掩，并未告知玉麟。来贼轻轻一推，便又悄没声的走进。月光正照窗上，里面虚实看得颇真，如若出点乱子，休说难脱干系，大家都不好看。贼党已现三人，不知还有余党同来没有。事关重大，岂是闹闲气的时候？趁着侧面房顶较低，巡风之贼只顾注视下面，没有看见自己，还不给他几箭，打伤他一两个，将人惊起，真要放贼进屋再射冷箭，等一出事，就来不及了。念头一转，恰值前贼又要往当中堂屋前走去。手中刀刚往门缝里一试，卢坤的箭二次比准，还未及发，贼又似遇警，倏地纵回，身法甚快。卢坤箭幸未发，否则决想不到他会斜着纵逃，难免虚惊，反而打草惊蛇，弄此一个，也伤他不了。料有原故。好在居高临下，一暗一明，敌人恃有同党巡风，必不防到上面，乐得静以观变。细看二贼身材俱不甚高大，一持铁锏，看去颇有斤两，一持单刀，腰挂镖囊，神情虽似怯敌，动作却极矫捷，不似易与。持刀的一个二次退回，持锏 的连忙迎上，又如前状张望，各打手式。下面二贼又低声说了两句，忽把兵器插好，朝着堂屋作起揖来。卢坤这才看出，必是有人藏在暗处戏弄，闹得二贼疑神疑鬼，祷告许愿呢。店房甚多，众人住的是一所偏院，坐北朝南。两边厢房，对面房顶高大，下面是前进上房的后墙。东墙外是片邻山的野地，只西厢角有一小门，可通前面。店伙早经遣走，全院一个外人也没有。月光甚明，照见中堂前，房上地下，通无一点影迹，怎么看也看不出那人藏处，心已奇怪。二贼揖还没有作完，忽听正房檐间似有人叶吃一笑。这一声，房上下四人俱听了个毕真。二贼先当敌人

是在房檐伏着，闻声大惊，忙先纵退，往上一看，到处一片空明，那有人影？卢坤虽疑心人藏檐下，但那房檐仄还不足一尺，人藏不下，如在瓦垅里面，正房较低，一眼可见，并无人迹，也颇纳闷。心想：难道真个有鬼不成？二贼经此一笑，神情立改，似已料出有人捉弄，退时早把兵刃取在手内，只顾朝那檐口一片寻视，却未走到檐下，往上抬头。卢坤见他背向自己，给他两箭正是时候，便把手中弩箭，觑准下面，一按弩簧，两枝三寸的弩箭分向二贼射去。二贼虽在仰面呆望，恃着房上犹有同党，全神贯注前面，不曾留心有人从后暗算。但都是久经大敌的绿林中好手，身法矫捷，长于应变。持锏的一个闻得脑后寒风，知道不妙，连头都未回，身子往下一矮，那箭恰中在软帽上。叶刺一声，由后向前贯穿过去，只剩一点箭柄挂在帽檐上面，颤巍巍搭向前额，头皮隐隐作痛，好似划破了些，虽未受着重伤，不由也吓了一大跳。低喝“风紧”，左手拔箭，正要往旁纵开，百忙中似听持刀同党刚喝得一声“在这里了”，语音未歇，又是夺吧两响，跟着窗户响动，有人喝骂纵出。立定回看，房中睡的敌人已然纵出相斗，还有一个头戴面具、周身穿黑的小孩相助，同时房中也有两人交手，一个正是那巡风的党羽，一个似是镖行中人。知道敌人有了防备，忙举手中锏迎上前去，恰好房上下六人三对，斗将起来。

原来当晚三贼，一名阮强，一名林本，一名田小秋，俱是福建黑道中有名人物，也是闻说黄、李二人带有大批红货，背人来此偷盗，想找便宜来的。到时，由阮强在上寻风，林田二贼下来行事。先在窗外窥探，见室中人已入睡，呼声四起，刚要下手，忽觉有人轻轻拍了一把后脖，心中大惊，四顾无人，再看对方睡得甚香，与来时所料一样，通无一点防备。二次方要下手，头上又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等一查看，又无异状，正赶上卢

坤回来，看在眼里。二贼连用手式询问巡风之贼，俱答什么未见，刚疑店中狐仙捉弄，等林本第末次用刀拨门，又被人在头上打了一下。这三下，一下比一下重，打得后脑生疼，不由大惊。三贼连耳语带手式一计议，因月色如昼，房檐又窄，起初没想到檐下不到一尺的凹处会藏得有人，林本首先断定狐仙作祟。正在敬礼祝告；忽听檐间卟刺一笑，这才起了疑心。卢坤向下发弩之时，田小秋人最奸狡，只管随着祝告，并不甚相信，再听笑声奇怪，益发断定是人无疑。正查看间，猛想起屋檐底下尚未看到，不由前走了两步，往起一抬头，果瞥见檐凹里藏着一条似人非人的黑影，身子不长，两眼闪闪有光。因那形相太小，又是漆黑一条，略具人形，不见头脸，先还未当是人，疑狐鬼之类，心中一惊。恰值卢坤箭 到，田小秋比林本还要机警迅捷，一听脑后尖风，往侧一闪，箭擦耳旁而过，夺的一声中在窗框之上。箭刚避过，猛的眼前一黑，方觉不好，舞刀一挡，未挡上，吧的一声，左脸早被人打了一个大嘴巴，疼得头昏眼花，金星乱冒，左腮的牙都似活动。知遇劲敌，不敢怠慢，一面挥刀护住面门，赶急往侧纵开。定睛一看，适见黑影已然纵落。看形相颇似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头戴面具，通体皆黑，骤出不意，挨了一下重的，怒火攻心，也不问是人是怪，正要上前动手，忽又听正房窗户响处，纵出一人。黑衣小孩低喝道：“这个交给你，我已给他吃了点小苦，把他打跑就是。”说完，正值林本回头，伺好迎住。阮强在房上观风，见林、田二贼在下面时进时退，神情张皇，老似疑心敌人设有埋伏。月光甚明，细查上下，俱无迹兆，方自奇怪，忽见两点寒光由左侧房上飞下，直射二贼，才知敌人果有防备。未及出声报警，跟着又是一点寒星斜射过来，忙使手中刀一隔，流落房上，忙朝那发箭之处一看，烟冲后面闪出一人。两下见敌，都不相容，相距只一房之隔，互

相两纵，便到一齐，同在房上打将起来。六人三对，约有三两个照面。地下斗的林本，首先吃黑衣小孩迎面一掌，打了个满脸花，顺口流血，几乎仰跌在地。田小秋不知敌人虚实多少，加以上头就难，料定找不着便宜，怕吃眼前亏，见玉麟身手不弱，决难取胜，本就有些胆怯，想要逃退。再见林本挫败，越发心寒，两下不约而同，各喊一声“风紧”，一个是就着倒退之势往墙头上纵去，一个虚掩一刀，随声而起，纵得更快更高，连墙头也未沾，竟自越墙而过。

玉麟还欲追赶，黑衣小孩喝道：“钟朋友，快回去安睡。还有一个没吃我苦头的，等我找他去。”话还未完，人早跃上。阮强和卢坤打了个平手，两下都是鲁莽刚直性情，俱未顾到下面，只是一味拚命恶斗。直到林、田二贼双双出声逃遁，阮强才想起客主异势，敌众我寡，二人一退，更难支持，忙即让过一招，刚想由房顶跃向墙头，往下纵落，不料身子跃起，猛觉脚底一紧，双足似被铁抓勾住。低头一看，脚跟已被那黑衣小孩抓住；身子当然悬空下落。心还想，敌人是个小孩，自己不过招了暗算，意俗落地再行挣起。谁知敌人虽小，竟比大人利害得多，那容他挣脱？才一落下，便吃小孩将他转风车一般就势抡起，在院中滴溜溜转了三四圈，口中喝道：“他两个一人挨了我一巴掌，你总算便宜，没挨上。你三个人出来，家里大人也许还不晓得，回去告诉姓严的，叫他安安分分，白天做庄稼，晚来做点偷鸡摸狗的事，还没多大乱子，要受人蛊惑，要起贪心或是助纣为虐，他弟兄的吃饭家俱就保不住了。我把你送到墙那边去，跌不跌看你自己的造化吧。”说罢，顺势提起，往下一扔。阮强出生以来，几曾受过这等欺侮，无奈身在人手，无法施展，连气带甩，急得头昏眼花，正要破口大骂，敌人业已撒手，还算身法矫捷，快过墙时，身上一挺，双手一按，搭在墙上，就势站稳，

回头怒喝："你们这些小辈，都是南胜镖局里的么？是好的，报上名来。爷们前面不见不散。"玉麟未及接口答话，黑衣摩勒已似一条黑箭窜上墙去。阮强方欲抵御，吃黑衣摩勒就势迎面一掌，打落墙下，喝道："贱骨头，人家挨打的都走了，偏不死心，非挨上一下，面皮痒得难过？你把眼睁大些，耳朵扯长些，我叫黑衣摩勒，不是什么镖局，只是抱不平，和镖局也没相干。你那话对，前途不见不散。可是凭你要和我动手，还早呢。快滚吧，没的再挨一个嘴巴！"阮强方觉敌人虽然年幼身小，可是捷逾猿鸟，动如鬼物，又见同党已逃，知不好惹，只得忍着气愤，连说"好好"，逃了下去。周平也被惊起，守在屋内，听出黑衣摩勒的口音，连忙追出。刚要请下相见，黑衣摩勒遥望盗党走远，才回身向下，低声说道："这三个是黑虎沟严氏弟兄手下党羽，他们新近才与敌人勾结，也是想来找便宜的。这座客店，虽常帮他们做眼线，乃被逼无法，不得已。偶然通点消息，既不分赃，也不害人，买卖仍按本分去做，各装不知道好了。今晚不肯伤人，为的明日免有纠缠。过关越早越妙，只为走迟了一两天，又被对头勾结了两处盗党，前途还有两处埋伏。大约严氏弟兄决不干休，再往前就没你们的事了。"卢坤料定适才耍自己的又是他，想起前恨，又不便发作，见钟、周二人一味请人下来叙谈，只站在旁边望着，一言不发。黑衣摩勒也没理他。话刚说完，忽听房脊那边微微击掌之声，黑衣摩勒举手道："我还有事。钟朋友和大弟，我们前途再见吧。"声歇人起，月光之下，只见一条黑影和飞鸟一般，由墙上跃起七八丈高远，迳向屋脊那边飞越而过，一点声息全无。玉麟、周平暗忖：无怪他性傲，这等本领，便目前成名人物也是罕见，何况小孩？直令人佩服已极。卢坤更是神伤意沮，闷在心里。三人见面，又互说了几句前事，同到屋内。双方动作轻灵，胜负见得甚快，全店人等一个

也不知悉。天已将近四鼓，三人也就不肯再睡，略待一会，便将众人唤起，收拾行李，唤进店伙，进了饮食，趁着天色黎明，赶路进发。到了关前，经过一番例行故事，便走了出去。

这时天才已刻。玉麟因前途尽是山道，敌人埋伏在此，即有恶斗，吩咐众人，先打一尖，各自饱餐。轿脚夫们多带干饼，以备中途食用。暗嘱众人，结束戒备，振起精神，以防万一。周平早已一马当先，往前驰去。行至午正。驿道已入敌山之中。周平在前面放趟子，先见路上行旅不时往来，方忖：这里虽然山径，但是浙、闽两省官驿通路，难道当此太平年间，光天化日之下，真个成群结队出来劫杀，毫无顾忌不成？忽见前途山岔口上有两骑马，由斜刺里山径中飞驰而出，向前途远远跑去。不时勒马高处，向后眺望，一会跑远不见。周平看出蹊跷，因相隔尚远，看不真切，回顾左近地形，不似设有埋伏所在。新有几拨商客过去，也未走远，忙把马一抢，赶前查探。由此向前，便没再遇见一个商客。山重水复，林草繁茂，到处静荡荡的。跑了一程，见路侧有一石峰，四顾无人，心中奇怪。这时正是过客频繁之际，怎这清静？那两骑马，也跑得不知去向，料有原因。忙跳下马，攀上石峰一看，原来附近有一横岭，由浙入闽的旅客，不知怎的已在前途改道，迳由岭后绕行。十八为群，前后不下一二十起，出没于岭后苍林翠霭之间，登陟上下，似颇艰劳。居高俯视，情景如画。心想：山中小路虽多，并还有两条近的，但是崎岖难行，没有驿道好走。这些行旅忽舍正路，改绕艰远山径，必是前途盗党派人打了招呼，中途阻截，令其改道，以便行事。看这情景，发难之处必不在远。一路留神，泥中人和凌风师徒、颜氏诸人一个未遇。事变顷刻，须要速回报警才是。重又看了看形势，估量埋伏当在前面山坡下危崖附近，连忙跳下峰去，策马往回飞驰。走不多远，忽听鸾铃汤汤，侧对面跑下三

骑快马，马背上坐着三个稍长大汉，一色短衣紧袄，快靴绑腿，身佩兵刀暗器，人强马壮，其疾如风。因从山角拐来，先闻蹄声，晃眼即至。周平因颜家五人也是骑马，先不知是敌是友，刚把马一偏，才得看清来人，已然擦身驰过，料是盗党，方自惊异。不料末骑马过时，竟自若有意若无意的骂声“浑蛋”，朝后挥手一鞭打来。周平手中原握得有暗器，见他如此无礼，又听出北方骂人口语，不由大怒。来人马快，不便追去，气头上未暇深思，扬手就是一袖箭。箭才脱手，飞出不过丈许，忽听一声微响，箭头一歪，竟往斜里飞去，坠落土里。就这微一怔神之际，那三骑已飞蹄亮掌，跑出老远，尘影中似有回顾之状，也没看出那箭中途自落是何原故。知道利害，再说也寡不敌众，只得重又回驰。赶回好几里路，才迎上众人。

玉麟等事在意料之中，早有准备，既已探出端倪，只命到时小心。向众晓喻：大家聚在一起行走，不要扯长，难于照料。遇事不可惊慌，自有我们上前。轿夫们因客人厚道，又有镖师随行，不但没有惧色，反到高兴，异口同声，自告奋勇，愿与强盗一拚。玉麟笑道：“按说强盗不伤脚夫，原没你们的事。不过这伙强盗与寻常不同，决不容留活口。你们如若跟着动手，或是出声呐喊，更是自寻死路。我们如拿不准，也不叫你们等死。到时只聚在一齐，不要乱跑，免得事后找人麻烦，就很好了。”这些抬长路的轿脚夫多有把子蛮力，那长受镖行雇用的一批，耳濡目染，多半练过几天。内中一个名叫阿根的，最是胆大多力，闻言心颇不服，不敢和镖师傅强嘴，当面笑应，背地却悄嘱同伴，把随带防备蛇狗的家伙放在趁手之处，以备应用。玉麟等明明看见，也未理会。因知盗党志在行刺尧民宾东，坐轿太险，虽有能人暗护，终以谨慎为是。择一僻静之处歇脚，命周平登高眺望，请出尧民、良夫、新民和董、李五人，换了衣冠，改舆

为马，与诸从人对调。那红货早有专人捆扎身旁，见机行事。容到一切停当，上马前行，刚刚拐上正道，行经山坡上面，便见前面尘土飞扬，跑来两骑快马，马蹄踏地声如擂鼓，晃眼便离坡下不远。周平见那马上人与适才所遇三骑装束神情一般无二，刚和玉麟打招呼，叫他留意，来人好似特显身手，马到坡前，朝众人望了一眼，微微一声狞笑，倏地把辔头往侧一勒，马跑正急，吃他一勒，双双人立起来。马头顺势往侧一偏，后蹄略为错落之际，前蹄才一沾地，立时四蹄腾空，往斜刺里窜去。坡下左侧恰有一条溪涧，宽约丈许，对面野地蔓草杂生，大小山石棋布星罗，本来无路。那两骑马却飞一般，隔老远跃过溪去，依旧疾驰，一路闪转腾越，绕行于山石草树之间，出没若电。等众人走到坡下，已不知去向。

钟、卢、周三人，久跑江湖，知道已入伏境。盗党这等行径，一半示威，一半探看对方虚实人数，有无走漏增减。方议论盗党目中无人，走不半里，忽又听来路坡那边蹄声踏地，势甚急骤，估量来马少说也在五骑以上。玉麟心疑盗党发动，但那行处正当旷野，如有埋伏，必在前面险恶僻静之处。泥中人等一个未见，又觉不似。忙命众人暗中戒备，仍装无事，缓缓前行。一会蹄声渐近，卢坤回顾来路坡上，又飞也似驰下六骑快马，适才示威两骑也在其内。俱是北方绿林装束，各自卖弄身手，扬鞭争前，泼刺刺撒开坐下四蹄，疾风暴雨一般冲下坡来，由一行人身侧疾驰而过。末后一人过时，突把马一勒，步法放慢了些，眼露凶光，斜视众人，用鞭稍点指，口里似说着数目，到了前面，又向钟、卢二人回看了一眼，哈哈一声长笑，两脚一夹，回手一鞭，那马便似弩箭脱弦，四蹄登地，朝前飞窜，晃眼追上前骑，在急尘飞卷中并驰而去。卢坤与玉麟并马前行，见盗党欺人太甚，手举袖箭，一声怒叱，正要追上，玉麟见状，伸

手一拦，劝道："不用忙。今天还怕打不上么？等见贼头再说。这时惹他，有何用处？"卢坤遥望人马去远，只得忿忿而止。风头越紧。骑马盗党，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不时前后出没，往来驰聚。走不多远，不是飞骑迎面驰来，便是由后赶过，每次都作侮慢轻视之状。玉麟严命镇静，不可轻举妄动，气得卢坤咒骂不绝。后来盗党见玉麟神情自若，仿佛胸有成竹，依旧从容前进，也不按江湖保镖规矩报号打点，渐渐觉出是个劲敌，面上俱带惊奇神色，末次过时，竟减了狂傲举动，玉麟见前途形势愈见险恶，盗党已不再出现，情知变生眴息。自己这面的人，过关以后始终不见一点音迹。盗党不但人多，还有好手在内，凭自己三人决难应付。只管黑衣摩勒说得那么容易，但天下事难说，能人背后还有能人，惟恐万一出什变故，表面镇静，心终不免忧疑。周平也因助手一个未见，危机将临，抱着同样心思，正和玉麟商量，打算寻一高地上去看看。忽听隐隐马嘶之声，以为盗党又来示威，留神四顾，山岭杂沓，箐密林深，前面两峰矗立，中间一条大道，危壁悬崖，绵亘不断，形势异常险恶。那马嘶之声，便出在附近山岭后面。心想：敌人埋伏必在山口以内。难道口外还有埋伏？因恐少时遇变，挟宝先逃的人受了阻截，意欲前往查探一下。玉麟仍就率众缓缓前行，周平立即下马，飞步援上高崖，遥望崖那边，隐着一条素无人行的死谷。谷甚宽大，草树繁茂，不见一点人马踪迹。细查形势，也非设伏之所。暗忖：马嘶之声明明在此，怎的不见？方自奇怪，瞥见谷尽头绝壁之下，野草波分，草皮上现出一个马头，全身俱被杂草隐住，只剩马头昂出草外，由壁脚树林内冲将出来，势颇迅急。跑没多远，马头一偏，又跑了回去。马颈斜昂，好似有人拉住缰绳，强扯回去神气。定睛注视，林内草却不深，树均松杉之类，高达崖腰。林隙中望过去。隐现水光。除前马外，似还有三四

匹在内，俱聚集在一株大树之下，毛色不一，隐约可辨，相隔既远，又在草木山石掩蔽之下，不是行家绝看不出，人却不见一个。正谛视间，周平目力记性绝佳，忽想起这几匹马的毛色都颇眼熟，心中一动，方要等他走动，查看马的全身毛色，是否果如所料，猛见草皮又动，纵出一个小人，纵跃如飞，只在草里几个起落，便纵到对面崖上。定睛一看，正是凌风弟子、昨遇小友童兴。料定这里既是藏马之所，凌风等诸人必以到来无疑，心中大喜。方惜隔远，不便出声呼唤，童兴也看见周平，立于对崖不走，一路纵跃攀援，赶将过来。转瞬到达。两下相见，童兴道："我们早就来了。我师父叫我先把马藏起，不令现形，以免日后由马身上生出事来。昨日盗党中添了好些人，山中地理颇熟。这五匹大马如何能隐得住？我又忙着和黑哥哥去凑热闹，急得心慌。偏巧颜师叔那匹白马性烈。一下把僵索挣断，满山乱窜。等我追上，马因早来吃过我的苦头，一害怕，竟往谷底窜去。我以为好几丈的高崖，马非受伤不可，下去一看，不但是好好的，并且还是绝妙藏处。知道盗党主要人等聚集鸡鸣岗破庙里面，他们算准时候，不到近午不会出来。天亮不久，地势隐僻，忙把马系在林内，费了好些事，找到一个斜坡，把四马一齐牵下，紧在一处。林内水草俱全，马也被我制服，不再犯性。我乘机到前途查探了一回，正赶上盗党分好几段沿途堵截行人，假说奉了官家之命，来此办案，搜索犯人，勒令他们改道。不久你便骑马来探。你恨盗党欺人太甚，想射他一箭。我知那用马鞭想顺手打你没打中的是个笨贼，并不怎样，前边两个却是利害，凭你决打不过。盗党因想一名活口不留，从关前就下了埋伏，等你们一过，便一步一步远远包围，尾随下来，等进了北天关山口险地，埋伏一齐发动，前后夹攻。那山口长有六七里，路虽宽大，两边俱是人不能上的悬崖陡壁。当中有一山坡，地名

鸡鸣岗，形势更险。附近有一绝壑，深不见底，打算把人杀死，扔了下去灭迹。他们早知你们人数，认作釜底游鱼，一点未放心上。此时惹他，岂非自找苦吃？我伏在坡上，见你放箭，来不及拦阻，随手抓了一点泥土，想将你箭打落，不料泥中人也在那里，没见他用什么东西，只把手指往下一甩，一个虚斫之势，隔好几丈远的袖箭，便即坠落草里，真叫人佩服已极。他和我说，事情还有一会发作，盗党中为首之人赵连城，已与本山九龙沟一个匿迹多年的大盗两面神魔伊商勾结。这厮与谭镇南有仇肯出死力。赵连城只觉你们都到了白茅镇，那第二批四名盗党没来送信，人也未到，心中方自奇怪，还不晓得他们已死，定心定意，等你们前去入网。所以我们纵迹越隐秘越好。盗党常时骑马往来，藏马之处相隔大路颇近，怕他听见马嘶，命我速回，给马上塞口，免他乱叫。等过一个半时辰，再赶往鸡鸣岗，足赶得上这场热闹。我回到藏马之处，心想时候尚早，给他吃个饱，刚喂完，那匹白马见我给别的马嘴内塞东西，套笼头，昂头便叫，我过去给他一掌，二次性发，又把 索扯断，逃出林外，刚把他追回套好，你就来了，鸡鸣岗离山口还有五里多路、一进山口，盗党必要派人把口堵上，以防有人逃脱。我看你最好不随大队行走，乘他们未进山口以前，将马送去，交别人骑着，或是藏过一边。然后和我尾随在他们身后，等人过去，盗党出来断路时，再上前相机行事，给他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算计一个，至于前面，我们已有能人在彼等候，显不出我们，也插不下手去，等我两个破了他山口埋伏，再往前杀，与大家会合，岂不有趣得多？”周平一想，主意到好，今日局热，仇敌势盛得多，假使没有外人想助，凭原来同行诸人，非败不可，再看敌人设伏如此周密，那带红货的人，任多机警腿快，也难走脱。此时已将深入虎穴，有已不多，无已不少，照

此行事，有益无损。童兴本领已然目睹，至不济也可给逃走的人开条退路。不过 总得通知玉麟一声。遥望前面，大队轿马正走得颇缓，相隔山口仅只半里左右，走上坡，玉麟在马背上不时回望，意似要等回报，忙要赶去。童兴拦道："我想起来了，盗党既在口内埋伏，难保不来口外窥探，他们都认得你，你还是不要去吧。此地可以看进山口里去，由下往上，却看不见，我人小，路比你熟，盗党等藏伏窥探之处多半知道，瞒不了我，去时不敢说，回来总可绕避，不让他看见。如要和钟兄说明，我代你去好了，好在单走快得多。如真要你同行，只说得出道理，我再放马回来接你，也来得及。"周平应了。

童兴问明马系何处，看了看前面形势，立即飞驰而下，晃眼到地，由崖脚僻处，将马牵出飞身骑上，往前驰去。周平见他不走正路，迳由乱山凹里穿行绕越，时隐时现，路似熟极，人轻马快，骑得又好，伏身背之上，远望直似一匹溜了缰的空马。本来相隔不远晃眼之间，便 在大队前面出现。行处林木颇多，轿马忽被遮住，等二次见马，似已换人乘骑，童兴不知何往，暗忖：自己从小就在江湖上跑，也不少年了，能人尽有遇得，似童兴和黑衣摩勒这小年纪，却有这大本领聪明的真头一次遇到，连听也未听说过，呆了一会，方自寻思，忽听身侧低唤道："周大哥，快随我走。"回头一看，正是童兴，竟未看出由什么地方跑上来的，童兴引了周平迳由侧面崖上绕走，越过那条死谷，才行觅路下去。周平边走边谈，才知玉麟闻得前计，甚是赞同。盗党自恃轻敌不曾出口窥探，童兴来去并未被他看破。归途遇见黑摩勒，也是奉了泥中人之命，到此抄断敌人后路，和童兴打的是一样主意，现在前面隐秘之处等侯二人前往，一同下手。二人脚程俱快，绕到山口附近，玉麟等一行轿马也只刚到，还没进完。那山口外面奇石磊砢，极便藏身，人行道路偏在

右侧。二人遍寻黑摩勒不见，。只得对着山口寻了一个藏身处，伏身石隙里面，向外眺望，眼看轿马人夫陆续走进口去，玉麟指挥统率，意态昂藏，行列齐整，前呼后 应，明知变起倾刻，但全无一点怯敌 之状，周平暗忖：玉麟允文允武，智勇兼全，的是一个将才，可惜寄身保镖行业，无处展布，将来必享盛名无疑。方自慨惜，猛觉头颈一紧，被人掐住，不能转动，耳听身后喝道：“你两个有什么本领，竟敢窥探咱们踪迹么？”周平听那说话的好似南人装着北方口音，颇觉耳熟，心方诧异，又听童兴急道：“黑哥哥闹什么！我服你了，还不行么?；”跟着颈上手便松开，回头一看，正是黑摩勒，不知何时从后走来，冷不防用擒拿手将二人一齐制住取笑。童兴埋怨道 ：“黑哥哥，什么时侯地方，这么闹法！敌人近在咫尺，一个不巧，误伤了怎好！”黑摩勒哈哈笑了道 ：“鬼脸儿，还不服气么？凭你那几煞手，对付别人还可以，怎能伤得到我？”童兴笑道：“我不过是你兄弟，适才已然输嘴，暂时不能不让你称雄罢了。不信，等到事完之后，到你家里，比他三天三夜试试，到底比你能差多少，就知道了。”说时，周平瞥见前面山口内玉麟等业已走远，右边崖上纵落两人，正往口外走来，忙指给二人观看，。黑摩勒这道：“不用忙，盗党埋伏山口里的共有四人。三个是两面神魔伊商的手下，一个是赵连城的兄弟赵连壁。他们没出息到极点了，必是看出大队里，少了一人，又知你们镖保得滑，遇上强敌，常时带了红货先跑，恐有别情，来路上他们还下有一道卡子，特地分出两人赶往询问查探你的踪迹。这四人的马就藏在口内岩洞里面，洞后通着一条暗壑，适才我已把马缒落壑底。此时必往洞 内寻马，正好前去耍他一耍，。我们快走。”说罢，首先飞步绕了出去，周、童二人跟 在后面。周平悄问：“今日面具为何不带？”童兴笑道：“昨日是怕敌人看破行藏，由我师徒身上寻根，

给颜师叔惹事，不愿现出本来面目。今天反正他们有多少死多少，一个不留。这伙盗贼虽然可恶，难道临死还叫他做糊涂鬼么？”说时，黑摩勒忽然回顾童兴道：“你领大师弟由左侧石堆缝里绕进山口，贴着壁走，只五六丈远，靠壁根有一六尺多高、三尺多宽的洞，外面挡着一块怪石，还有杂草和些竹子，不先说明，决看不出，那便是他藏马所在，前边崖石突出一大片，两贼决看不见我们，定比他先到一步。你两个到了，且莫进去，藏在侧面，放他入洞，再把洞门堵住一个也跑不脱了。我有点事，要先走了。”刚把头一点，黑摩勒已由乱石缝中微微纵起，向山口内看了眼，喊声：“快跑”，一路鸟飞猿跃，同向前驰去。

那藏处相隔山口甚近，为避敌人眼目，迳由石后绕越，也只十几丈远，晃眼跑到。二人一看，黑摩勒已无踪迹，山口内两盗党果被前面突壁遮住，知也快到，忙照前策，贴着崖壁，掩了进去，一连几纵，便到黑摩勒所说的洞门外面，见洞外修竹成丛，野草高没人肩，再加上一块玲珑透剔、苔藓密布、高广丈许的怪石挡在那里，谁也看不出会藏有一个岩洞。二人探头石后一看，见洞门甚狭，仅容一马出入，料无差错，连忙退向石侧，就着石上天生孔窍，向外窥探。身刚藏好，那两盗党也跑离洞门不远，正走前面突壁之下。内中一个穿青的，忽然立定小解，另一个同伴是个高长子，往前走了两步，也乘机取出身畔烟袋潮烟，击石取火，想抽一袋，周、童二人正看之间，忽见穿青的背后飞起一样东西，笔直沿崖升起。朝上一看，悬崖上忽现半截黑影，飞起之物似是装暗器的口袋，一晃到了崖腰上面，连那黑影同时不见。穿青的尿适正急，想也觉出腰背上有了动静，刚一回头，崖上又飞落下一块土，正打头上，忙又上看，就此错过，竟不知自己业已失盗，仰望崖顶空空，当是泥块自落，嘴里骂了两句，尿已撒完，匆匆拽上裤子就走。前行高个子刚

把火引燃，用烟袋就火要抽，也是不知从何处飞落一块干土，正打在烟袋锅上，打了个火灭烟散，这个比较机警，立即拔刀跳起，护住面门，四下观望，穿青的也走到，说自己也被打了一下，许是崖上泥土自落。高个子说：“崖是石质，就是落土，也无如此巧法，适才这一下力大，连手中烟袋都几乎打落，颇似有人暗中打来，事情太怪，须要仔细。”穿青的道：“你也是太多虑了。请想我们人有多少，那位不是好手，肥羊都已落网，即便咱们北方新来不知细底，凭伊爷的威名，谁还不知道？恐无人有此大胆。你看这崖，又高又陡，猴子都扒不上，人能上得去么？再说我们四个，一个直看着肥半来路，有人上去还看不见？眼又不是瞎的！到是肥羊队里少了一人，那厮好似一个跑趟子的。据甘二哥说，他骑得很好，看神气颇有两下子。我们前面设有卡子，关家兄弟和甘二哥都在那里，如走来路，自跑不掉。这伙保暗镖的比什么都鬼。别的不怕，就怕他带了红货，不走回路，迳由西红岭，翻山逃去，闹个空欢喜，未免有点美中不足了。”高长子仍是边走边望答道：“红岭那面有万丈悬崖，平日只采药人能用长索往来飞渡。这厮怎能通过？我看青竹沟，既下了卡子，旁处无路，决跑不脱。我们前去都是多余呢。”说时已行抵石门，正往洞中拐进，周、童二人听了个毕真，知道二人本领有限，等他入洞，也悄悄随后掩了进去。穿青的又道：“我先前也如此说法。后来想起，西红岭还有一条险道；伊大哥忘了安人，韩张二位又和你争执，这才定规往前面探看一下。肥羊虽走得慢，那姓钟的颇为扎手。他已明知有险，还那么安然自在，一点不现惊慌，必要闹点故事，伊、赵二位昨日曾说，这回不必往回，有那狗官在内，一个不能放他逃命。我们和甘二哥说完了话，还须即刻赶回呢。快些拉马出去走吧。”高长子刚答一声“我们马快”忽然失惊道：“马呢？”穿青的道：“马适才不

是都拴在石桩上么?”洞中太暗,地方又大,我们由外进来看不清楚,洞口放的石条尚在,决不至于跑出,许是挣脱了扣,跑到后洞深处藏起了。你快把火扇子打开看看。”言还未了,隐隐闻得马嘶之声,穿青的道:“我说的怎么样?”高长子道:“马到像是在后面,怎么叫声在地底下,隔得这么远呢?”随说,火扇子也没打开,同往后洞便跑。

周、童二人见洞口内斜架着两块石条,绕过跟踪追去,一看洞内深大,只是怪石突凸,平坦处少,不甚好走。童兴听二人口内唠叨,心中好笑,乘着光景黑暗,纵到那高长子背后,先伸手一碰他左肩。二贼原是并行,已快到后洞尽头。高长子只当穿青的有什么警兆,忙一回头,童兴就势把他腰间所悬镖囊盗到手内,掩过一旁,周平恐被觉查,连忙藏起。这时恰又是几声马嘶,穿青的刚喊:“糟了。,马掉到深沟底下去了!”高长子以为适才拍他为的是这个,就此忽略过去,跟着就跑。后洞比前洞要大得多,是个四五丈方圆的大缺口,口外隙地无多,残石齿列,下临绝涧,深逾十丈,涧壁藤蔓盘生。盗党的四匹马不知由何处下去,正在涧底啃嚼野草。穿青的一见便发急道:“该死的畜类,怎跑到山涧里去了?这深的山涧一时半时那弄得上来,这不耽误事么?”高长子怒道:“这马明明拴在前洞石桩上面,就是挣脱了扣,也不会全数挣脱,一匹不留,楞往山涧里跳。我看今儿的事太他妈的怪。连刚才咱们那两块泥都算上,准他妈小子们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信,待会你再瞧。要不,四面没有可下的路,这马一匹不伤,是怎么会下去的?”穿青的劝道:“二哥,我想不会。要说有人为难,他把马弄到涧里头去挡得了什么?现在一时半时弄他不上。事在紧急,没的真被那厮带了红货逃走。遭伊爷埋怨。我们不用马也一样赶得回来,快些走吧。”高长子闻言,刚要回身,一眼瞥见穿青的腰间空

空,失惊道:“你那百宝囊呢?来时还见你掖在腰带上,怎么不见了?”穿青的回手一摸,果已遗失,不禁大惊。高长子一摸自己身旁,也失了盗,又惊又怒,暴跳道:“今儿阳沟里翻船,我也着贼偷了。记得进洞时还在身边。适才你碰了我?刚要问你,便听马叫,一同跑来查看,仿佛觉着镖囊在石桩上,微微挂了一下。因想这里不会有人,没有在意,定是那时失去无疑。照此情形,来贼定还没有走开,准能搜他出来。”各举兵刃,背对背立定,东张西望,口中大骂:“何方鼠辈,敢来太岁头上动土!是好的你滚出来,跟咱们爷们较量。”边骂边走,不时又打开火扇子照看,洞中黑暗,奇石如林。二盗党表面上说着狠话,实则恐人暗中狙击,火光照处,均满脸惊疑之色,神情甚是狼狈。周童二人藏在暗处看得毕真,甚是好笑,童兴因听乱骂,气他不过,心想:“这等笨贼,举手便可了帐,趁黑哥哥未来以前,耍他一耍,开心多好。当下悄令周平到前两洞口埋伏堵截。刚要纵将过去,忽见后洞口外一条瘦小黑影一闪,箭也似飞将进来,知黑摩勒已到,忙即止步,绕到前面,拉住周平看他闹什把戏。那高长子耳朵颇灵,周平行时,衣襟略为在石上挂了一挂,竟被警觉,互相把手一握,装着前行,挨到二人先前立处,倏地虚张声势,指着石后大喝道:“鼠辈快滚出来!太爷看见你了”言这还未了,忽听侧面喝道:“两个蠢贼,活见鬼了,小爷爷在这里呢!”盗党一听声在侧面,忙举手中兵刃,一同纵去。刚刚纵到,未及发话,倏地眼前黑影一闪,叭叭两声,每人挨一个大嘴巴,又痛又急,挥刀乱斫,敌人已不知去向。高个子拿了火扇子要晃,倏又一块石头飞来,正中手腕上面,将火扇打落,左手骨几被打折,疼得甩手,不禁嗳呀。童兴看出便宜,将适盗的镖取出,照准高个子拿刀的右手打去。高个子惊慌急痛中,瞥见暗影中有一点寒星飞到,知是敌人暗器,横刀一格,穿青的

站他肩侧，来镖吃刀一挡，当的一声，往侧斜去，正中穿青的肩上。虽然镖尖横过，没有透肉，但右肩骨也打了一下重的。穿青的觉出敌人利害，为数不止一个，洞又黑暗，久了非败不可，悄喊风紧。仍和高个子肩背相贴，手中刀上下乱舞，意欲往外逃去。童兴便喊："黑哥哥，狗强盗要跑了！你下手还是我们下手？"黑摩勒道："他跑不了。这高个子是赵连城的兄弟，最好捉他活的，还有两个送死的，也快来呢。"二人正遥遥问答间，高个子本领较高，气大心粗，适才吃了点亏，恨得咬牙切齿。偏生洞中黑暗不见敌人，无法施展，叫阵又不答理，虽然随着同伴往外追走，心却不甘一听说话的竟是两个童子口音，又那么小觑人，越发加了忿恨。听准前面发话之处，就在一块大石后面，好似十分轻敌，身已临近，还听说话，心中暗喜，把全身气力运向右臂，猛往侧一探身，盗党眼力本来不差，只为黑摩勒等三人以静制动，藏跃敏妙，洞中怪石林立，地甚宽大，盗党主客异势，心里先乱，所以不易见敌。这一循声注视，自然发现，目光到处，果见石后站着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怒火头上，也没看清敌人手里拿什家伙，暴喝一声，纵起就是一刀。身还不曾落地，原想先斫大人，回刃再劈小孩，谁知身还不曾着地，猛觉小孩由大人肩侧抢纵过来，身法绝快，手往上一扬，两腿一紧，立被缠住，往起一抖，身不由已，往侧一歪，跟着右手又吃敌人用兵器打了一下，刀握不住，随手松落，头往侧倒，正撞在石角上，当时跌晕过去。穿青的见他忽然丢下自己向前纵去，情知未必讨好，想拦已自无及，只得随着前纵。因较高个子狡滑，只管随纵，目光却注定洞口出路，又往石后探头，准备高个子胜不了敌人，乘隙逃走，见势不佳，吓得往外飞纵。周平见他想跑，忙从石后纵出，方欲拦阻，忽听黑摩勒道："送死的来了，这到省事。"随听门外呼哨之声。穿青的一听，如得救星，一

面挥刀迎敌周平，口中大叫："黄、余二位兄台快来，这里面有贼了。"一言甫毕，黑摩勒由后面一跃而至，骂道："不要脸的狗强盗，你打不过，乱叫什么！"穿青的见面前来了一个小黑人，心方吃惊，眼睛一花，黑摩勒已纵身跳起，劈手一把将刀夺去，跟着一踩腿，将他腿骨踹折，嗳呀一声，倒于就地。随对周平道："把他杀了，我对付那两个去。"

洞外盗党闻得同党在内呼唤，循声赶进。为首一个，忙从石条上跃过，由明入暗，尚未看清，黑摩勒已纵过去喊道："小黄鼠狼，今天你是跑不脱了，拿命来吧。"那盗党名叫黄腾，先是北方绿林中人，为人最是刁狡狠毒。自赵连城将他引到闽抚门下，做了走狗，益发无恶不作，勾结伊商，一切筹谋俱是他一人的鬼计。因在路上屡吃泥中人和黑摩勒戏侮，虽然到了仙霞便不再见，似是事出偶然，终存戒心。自忖本领有限，又知湖广路上保暗镖的俱不大好惹，安心取巧。明知有伊商等能手相助，敌人万跑不脱，故意从这后路差使，假作断后，以防走漏活口，遗下祸患。赵、伊二人却认了真，好在手下盗党甚多，足敷分派，便命他和赵连璧同了伊商两个同党防守山口，另又派了三名伊党，防堵来路上一处要口。适才四盗在伏处查见对头过时，众人好似少了一人，坐轿的几个都改了骑马，黄腾便怂恿赵连璧和一个名叫何胜的前往探看。走不一会，忽见一个楞头楞脑的小孩，拿了何胜一支钢镖如飞跑来，说是本山采草药的小孩，因往山口内崖洞后壁采药，看见四人打架，一个已被打倒，还有三人正动着手，内中有一姓何的将小孩唤住，命来报信，催去相助，并说马已被敌人推往洞里，以镖为证，须要快去。黄胜一听对头两人一个已被打倒，也没细想，便跑了来。跑到洞口，何胜果在对面叫喊，一时贪功心盛，忙着纵身入内。脚才点地，便听出黑摩勒口音甚熟，极似沿途所遇穿黑衣、带面

具的对头小鬼;同时又听何胜在地下一声惨 呼,似已被人杀死,方道不妙,举刀护住面门。待要观看,猛觉近面风来甚劲,想躲已自无及,面上似着了一下铁锤鼻梁打断,牙齿迸落,头晕眼花,疼痛非常,身摇后退。刚喊得半声"嗳呀"字不曾出口,跟着心窝里又着了一下重的,立时震伤心肺,气断血逆,死于就地。余天雄进得稍迟,才入门便听出不妙,方欲退回,无奈洞口窄狭,又不甚高,身还未及旋转,童兴在洞口内窥见,飞身纵出,手起腾蛇软槊,只一下,便打中胸膛,仰身跌倒,过去再一下打死,将尸首倒拽进洞,黑摩勒随命周平解下三条腰带,将赵连壁馄饨般绑起,撕下一块衣襟,将嘴塞上。将三盗尸身拖往后洞口外,用藤缒到壑底,人再纵落,寻一僻处藏好,斩去首级,脱下一件长衣包上,堆上石块,一同纵上。黑摩勒喊了一声徒弟,跟着洞外跑进一个小孩,见了三人一一行礼。周平一看,正是黑摩勒日前路上所救姓田的村童黑牛,笑问道:"小师兄,你这一路办许多事,难道都带着他么?"黑摩勒道:"谁说不是,这真是我一个累赘。老怕我不要他似的,走到那里,定要跟到那里。本事又没学会,只跑路快,有点蛮力,那如何行?一路之上,害我费了不少心思。还算听话,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偷懒,所以我还喜欢他。早知收个徒弟如此麻烦,我也不当这师父了。如今已然收下,有什法子。"周平见这师徒二人,一个是刁钻精灵,一个是楞头楞脑、厌里厌气,配在一齐,甚是好笑。童兴在旁接口道:"我也欢喜他。黑哥哥不要我收他做徒弟也好。"黑牛把眼一瞪道:"你也配!"童兴怒道:"小鬼无礼!等我教训你一顿,就知道了。"说罢,便要伸手,周平忙将他拉住。黑摩勒也喝道:"黑牛不许这样!他是你的师叔,快滚过去磕头陪礼。"黑牛也真听话,朝童兴跪下,就要叩头。童兴一把拉起,转怒为笑道:"黑哥哥,你真行。等过天我也学你的样,

收个徒弟玩玩。”黑牛道:“反正我跟我师父,谁也不打算收我。”黑摩勒道:“你还当你是个香包,人人爱呢。除了我,谁也不要。这狗强盗,得容他与强盗哥哥见上一面,有个把时辰活命。还不过去将他背走!”黑牛应声走过,就地上拉起赵连壁,往背上就背。无奈人小身矮,赵连壁身子本较常人高大,又是手足反剪,向后绑着,怎么也不合式,半截拖地,甚是累赘。周平道:“你身子矮小,怎背得了?还是交我夹着走吧。”黑牛死心眼,因师父叫背,执意不让,好容易半拖半拽的背出洞外,赵连壁跌闷过去,早已回醒,见身子被绑,同党皆死,旁立两小孩和一个镖行中人,说笑甚欢,才知敌人不但有备,还有后援,又惊又急,末了吃了黑牛胡乱一背,受了不少颠跌,气忿填胸,眼珠怒凸,红丝外绽,直要冒出火来。无奈身落人手,口中塞物,不能出声,只把身子乱挺。这一挣扎,黑牛越背不好,等到拽出洞外,急累了一身的汗,气他不过,踢了两脚。赵连壁狂傲凶顽,趾高气扬已惯,不料阳沟里翻船,会落在小孩手里,受尽侮折,当时急怒攻心,身子一挺,双目紧闭,背过气去。黑摩勒见状,过去一摸,鼻孔没了气,埋怨黑牛道:“我因这厮在省城借着官势欺压良善,霸占人家孀妇,逼死民女,比他哥哥还要凶横可恶,想给他多吃点苦头,不然叫你背他则甚?他已受伤不轻,你怎把他踢死了?”黑牛道:“强盗最会装死,我看见过,师父莫急,我能救他回来。”说罢,解开裤子照准赵连壁头上花花撒了一泡热尿。赵连壁本已缓过气来,觉得热水浇头臊气冲鼻,睁眼一看,小孩正对他头上撒尿呢。这一急,真恨不能当时死去,偏死不了,急得鼻子里怪声哼吃,以防尿由鼻孔冲入。无如口不能透气,全靠鼻子,越用力往外呼,回吸之力越大,反到多点享受。再一发急用力,伤处越发疼痛,简直求死不得,无计可施。周平见状太惨,想拉黑牛,尿已撒完。童兴笑道:“厌东西,

他这一头臭尿，看你怎样背法？”黑牛便向黑摩勒道：“师父，我不背他，拖了去行么？”黑摩勒道：“前去有好几里路才到地头，我们又走得快，还不把他拖死？”黑牛道：“我还有法子。”随要过一把小快刀，斫下两根竹竿，削枝丫，由赵连壁绑处插进，再解下裤带，将他身子扒伏反绷，脚朝上，倒绑竹竿上面，一头拖地，另一头，两手一边一根，夹在胁下。拖了就跑。竹竿划在石土地上沙沙乱响，竟比牛马拖车还快。周、黑、童三人，想不到黑牛憨憨的，也有如此巧思，俱引得哈哈大笑，见他跑得飞快，忙即飞步赶去，晃眼追上，一同行走。赵连壁这个活罪却受大了。黑牛为了便于拖走，身子绑得甚低，相距地面不过三两寸，又是倒悬向下，地面凸凹不平，行到山石磊砢之处，黑牛受了夸讲，一路欢迸乱跳，赵连壁连震带控，心都要被抖落，顺鼻孔直流苦水。再要遇有高一点的石块，凸出路面，黑牛不管三七二十一，看也不看，两根竹竿迳由当中夹石而驰，头脸恰由石上擦过，一回皮破肉绽，因此痛极，二回再由破肉碎皮上硬划过去，更是痛上加痛，那还禁受得住！忽然走到泥沙地上，路较平坦，震伤虽然稍好，偏又时当秋令，风干土燥，浮尘随着竿头飞扬四起，满头满脸都是，微一呼吸，便随破鼻子进了喉咙，咳又咳不出，只是一味鼻子乾呛，再加上尿臊余味犹存，一恶心，便往外吐，吐到口里，被塞的满口衣襟挡住，塞得又多，湿透发涨，那里还吐得出？越积越多，呼噜呼噜都聚在咽喉左近，偶然顺着鼻孔淌出一些馊水，再与尘土血污相混，难受自不容说。

赵连壁外号青竹蛇，又号二阴子，狐假虎威，无恶不作。也是天理昭彰，报应临头，单遇上这么几位刁钻古怪、疾恶如仇的小英雄，与他作对，临死还要叫他饱受活罪。似这样走不多一半的途程，头上已是血肉污泥糊成一片，人也晕死过去好几次。周平终是不忍，边走边问道：“前面就是战场。我们这么公

然前去，不怕被盗党看见么？”黑摩勒道：“等我们赶到，也许已然动手。原因狗强盗可恶，要他们看看榜样，还怕他看么？不过这两个为首恶人，要他自己见面，说两句遭受报应的话。徒弟这样拖法，还是要死。他也拖了好些路，这狗强盗罪已受够，还是我和兴弟抬了他走吧。”童兴笑道：“你心疼徒弟，怕他劳累，与我无干。谁耐烦抬他，怪尿臭的！”黑摩勒道：“你抬前头，总可以吧？”说罢暂停，将人绑上了些，由周平持着盗党首级，吩咐黑牛到时不许上前，老远避开，自和童兴抬走。周平心软，就势将赵连壁口塞衣襟扯了出来，嫌他臭秽，意欲扔去，黑摩勒说等一会。这一平抬，赵连壁倒了些积呕之物出来，渐渐醒转，嘴皮刚动，黑摩勒便喝道：“今天是你作恶报应。休说出口伤人，你只一出声，这块臭布仍塞你嘴里，照前处治！”赵连壁百难千灾之余，气馁心寒，平日凶横之气早化乌有，那敢还言？略待一会，才惨声哀告，只求速死，免得到前面现世。黑摩勒道：“你如不是害得人多，也不会这样，死罪自是难免，不过还没到地头。你如不听话，到时不叫你张口，偏张口，那就莫怪，叫你现世更大，此刻休想。”赵连壁明知难惹，不敢再说，越想越难受，不禁呜呜哭了起来。童兴回头喝道：“你这狗强盗，怎没出息！平日欺害善良的气焰往那里去了？我黑哥哥不叫你嗥，再哭，我又来了！”赵连壁无法，只得呜咽忍住。四人遥望前面尘土上浮，登高一看，玉麟等尚在前面，相隔伏地还有二里来路。黑摩勒道：“我们事情已完。山外要口埋伏的三贼，已有我师叔将他除掉。前面按说没我们的事，乐得看个熟闹，到时再说。”随令童兴改道。三人先由右面翻上崖顶，缓缓尾随上前不提。

且说玉麟等一行在山口外见到童兴，说盗党埋伏在前途鸡鸣岗，相离还有好几里路。山口以内虽然伏有盗党，多是无

用废物，另有人去处治他，也不会出来堵截。须到地头，盗党才行发动，好些位能手都等在那边，只管前行，无足为虑。只周平另有要事约会，不能随众同行，说罢自去。玉麟等闻言，精神一振，便令卢坤断后，自己当先领队，按辔徐行而进。进了山口，连走四五里，果然不见丝毫动静。又行里许，两边山势突然开展，中间现出大片盆地。右侧崇冈隆起，林菁深密，红墙掩映。方算计将要到达，遥闻马嘶之声，隐隐亦与铃响动，好似来自后面。勒马回顾，身后不远崖坡上跑下四匹马来。马上人仍是适才所遇骑士打扮，手中俱都持着器械，相随众人身后，约有十多丈远近，缓随了半里，倏地一声呼哨，迳向路侧榕林中驰去，一晃不见。玉麟因盗党虽是轻敌，但他埋伏设计却极周详，今日胜了还可，败就不可收拾，一行上下人等，一个也休想活命，表面镇静，当然也不无戒心。见盗马一出现，舆夫们各用本行隐语互相告警，忙即分别喝令禁声，只管照常行走，如有变故，守在一处，自有我们的人抵挡，不可冒昧上前送死。吩咐已毕，暗忖：为首敌人现在岗上破庙之内，另着盗党埋伏堵截，以逸待劳。环着这片盆地，除了当中通路，四面皆山，崖高势峻，菁密林深，准知那里伏有敌人。如不事先觅好地址，遇上事，自己和卢坤如若上前应敌，这些客货交给谁来保护？反正是要拚个死活，莫如不到岗前便觅适当地点停下歇息，等盗党自出，免得仓卒之中，多上一番忙乱。主意想定，所行之处已到盆地边上，左侧恰有一片危岩，上突下凹，深广约数十丈，一行舆马，正好容下。遥望岗上树林内已有人影出没，不敢怠慢，忙令众人速赴岩下歇息，少时再走。各人拿出干粮来吃，装着如无其事神气。自和卢坤下马，站在众人前面，倚马谈笑。正要观查动静，忽又听来路上蹄声奔踏，惊铃冲风凌乱，不成音节，仿佛来势甚骤，以为先见四骑盗党驰马追来，忙即飞身上马。

手按身佩兵刃回头一看，果是适见的四匹马，人却一齐伏卧马上，不见起立，直似战败受伤，伏马逃走之状。马也疯了一般，一路连蹦带跳，争先乱跑，如飞而来，晃眼经由身侧驰过，迳向高岗一面跑去。钟卢二人为防不测，已将兵刃暗器持在手里，及至马由身前驰过，才看那四个盗党身子都绑伏马上，头垂马颈，侧面手正松搭，兵刃全无，似已重伤身死；马认故槽，又吃敌人重打，惊窜回来。心方惊异，忽听当当两声钟响，跟着呼哨四起，岗上树林中，连骑带步冲下一伙人来。当头三骑快马刚冲下坡，喝得一声："大胆鼠辈，"微闻飕飕两声。忙乱中也没见是什暗器，第二骑忽然坠落马下。盗党本朝钟、卢二人这一面驰来，前三骑有人落马，立即一阵大乱，齐声呐喊："左边林内藏有奸细，留神冷箭！"哗噪未息，盗党队里倏地一声断喝，跟着纵出一人，生得猿臂鸢肩，身材瘦长，头却又圆又大。秃顶浓眉，狮鼻鹰眼，两只大耳，左边的削去一只。青渗渗一张脸，再衬上些黑红颜色条纹，越显丑恶。背上背着一把精光耀眼的厚背阔刃大环刀，另外三支长约三尺的梭镖，身法甚是矫健，猛一纵足有七八丈高远，直落场中，盗党经他一喝，全都静了声息。只抢到侧面，将那四匹载有死尸的惊马截住，环在这大头长身的盗首后面，站立不动。盗首落地之后，先用目光四下一瞟，见钟、卢二人站在侧面，仿佛旁观神色，意似省悟忽然磔磔怪笑，朝着林内说道："冤有头，债有主，我虽受人之托，闻说姓虞的做官不错，如非有南胜镖局之人在内，我也不管这闲事。今日之事，你死我活。既敢暗中伤人，别人谅他无此大胆，不是谭镇南，便是他的爪牙，怎不出来一会？"语声才住，林内便有一人接话道："我们除暴安良，去恶务尽，别的都没相干。适才两箭，那是给你们送信。自不小心，怪得谁来？如是暗中伤人，你们早都没命了。出来容易，不过我们这壶酒还未吃完呢！你

既心急，转请你喝一盅吧。”随说，林内端整整飞出一杯一壶，朝伊商头上打去。伊商一伸手，全都接住。方要发话，林内跟着闪出两个蒙面人来，兵刃俱都挂在身旁，没有取下，从容走至场内，指着伊商道：“你的人多，我们的人却也少不了那里，高下死活，一定要分。我们先礼后兵，也许能够就此拉倒。你把姓赵的叫出来，还有几句话，我们说完再打不迟。”伊商一接那酒壶，再听来人说话，便知不是好相与，枉自精密布置，终于反客为主。看镖行和众客商从容神态，料定敌人必不在少，想叫敌人一齐现身，再行动手。强忍忿怒，正要答话，赵连城已由盗党队里，应声走出。两蒙面人指道：“你就是姓赵的么？我们远客到此，无以为敬，昨今两日，在路上给你二位，寻了一点礼物。好汉作事好汉当，姓伊的和姓谭的有仇，与我们无干。打架不恨帮拳的。看在已故南极老人面上。只要赵朋友同来诸位了此一段公案，与伊朋友无干。好么？”赵连城比较气浮，闻言大怒，拔刀便要动手。两蒙面人倏地纵开，内中一个年老的怒喝道：“姓赵的，你先莫动！姓伊的还未回话呢，看了我们礼物再说。按说他们都觉事类儿戏，不让我两个这样做的。我因老南极曾有旧交，不原他家亲丁尽绝，才打你们一个招呼。姓伊的正主人还未说话，你忙什么？”说时，林内又有一个大人，手里提着一个大麻布口袋，两个小孩用竹竿抬着一件东西，上面推着不少树叶，如飞而至。同时岗上也走下五个盗党，俱都步行如飞，由盗党队中穿过，来到场上。伊商因听来人提起南极老人，心中惊疑，正揣测这两蒙面人是谁，未及答话，双方的人都到。赵连城虽猜敌人所送礼物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没料到会有丢脸的事，见竹竿上技叶披拂，堆得甚高，方自纳闷，忽听内中一个小孩喝道：“姓赵的，你哀求了我半天，要想痛快，该你的时候到了。”跟着便听树枝堆中有人哀声惨气的叫道：“小

爷，小祖宗，这也是我赵氏弟兄平口狐假虎威，奸淫杀抢，横行霸道，今日遭此恶报。这个活罪，我实受不了。请你老人家给我一个痛快吧！”赵连壁连受折磨，嗓音已变，众盗党先未听出是谁，还是伊商久经大敌，知道树枝底下必定绑有自己这面人在内，不禁勃然大怒。方要喝问，另一小孩已从大人手里要过麻袋喝道：“我师父和诸位伯叔前辈说，我们远客到此，须送你们一点礼物。不成敬意，请收下吧！”随说，倒提袋底往外一抖，咕噜噜撒了满地人头。这时赵连城似已听出兄弟口音，刚举刀想将盖身树枝挑起观看，伊商倏地警觉，大喝：“赵兄莫动！这等现眼没骨头的人，看他则甚，送回老家好了！”说罢，扬手就是一梭镖，照准树枝堆中打去。前发话的小孩手里正拿着一件短兵器，似有防备，一见镖到，右手兵器往上一格，立时斜打出老远，精光摇曳斜插草地之上。骂道：“姓伊的，你也不要脸么？姓赵的，快接着你的好兄弟！”跟着应手一扭，往前一推，那两根竹竿上面树枝倒散，赵连壁便现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伊商和那后下来的五个盗党，原均非好惹人物，只缘伊商见今日形势不佳，心又忌着一人，想问明虚实再说，一梭镖被小孩隔去，未将赵连壁打死，又见自己这面人头滚了一地，自觉丢人太甚，不由暴怒非常，回手取下厚背大环刀，手指对面，厉声喝道：“彼此交手，胜者为强。为何欺人太甚？是好的现出原形，与伊某见个高下。藏头掩面，匹夫之辈！”话声甫歇，旁边赵连城一见兄弟满脸满身血泪模糊，泥污狼籍，绑在两根竹竿上哀号呻吟，形态惨痛，当着众盗党，实在不好看相，又听他声声求死，知决难活，把心一横，喝声：“兄弟太没骨头，你且超生，等愚兄给你报仇吧！”随说，朝他心口刺了一刀，悲愤填膺，追纵过去。

这一大两小，正是周平、童兴、黑摩勒三人。本意由崖后绕

到岗前树林之中看热闹，等双方杀到酣时，再现身出去。不料中途遇见颜尚德，说适才有一个老前辈甘同路过，遇见凌风，得知此事。他知伊商之兄有点瓜葛，想保全他，凌风不肯，后来商定，姑且由甘同先借了面具，和尚德的好友朱文燕出场，吩咐三人，到时将沿途所杀盗党首给交与盗党，伊商如果见机，只将赵连城等刺客交出，两罢干戈，并劝将赵连壁一齐杀死，勿为已甚。黑摩勒说这厮兄弟二人，罪恶如山，非此难于蔽辜，执意不肯。尚德去后，三人随命黑牛藏好，赶到树林之中，见了甘朱二人，得知凌、颜诸人俱在附近，另有安排，一会四马驮了盗尸跑过，伊、赵等盗党出现，便随甘、朱二人出场。黑摩勒心恨盗党，惟恐打不起来，立意要出赵氏兄弟的大丑，老早把赵连壁制服，当场出彩。休说伊商豪横已惯，便诸盗也忍不下这口恶气，赵连城杀弟之仇，更不容说，纵过去持刀就斫。黑摩勒知他武艺在众刺客中最为高强，也将手中兵刃三棱护手钩迎上前去。伊商发完了话，正要奔过，后五盗党争着抢上，后面群盗也都齐声怒喊，意欲上前。伊商知道今日之事，不是凭仗人多可以取胜，忙喝："诸位兄弟门人，只须单打独斗，不可乱了我们规矩。"喝罢，纵出圈去，留神观查敌人是何家数，一面盘算应敌之策。五盗党中，一名铁沙掌刘开邦、一名黑虎胡四的，各持钢刀、铁鞭，首先通名，向甘、朱二人杀去；一名神刀无敌张小福的，想扑周平，吃童兴用腾蛇槊敌住；还有两盗，一名飞虎施正方，一名蛇王王挺，见对面有两镖师观战，刚在通名叫阵，忽听树林内又有两蒙面人，应声而出，童兴一听声音，一个是颜尚德，一个是尚德师弟八仙剑韩文约，心中大喜，见周平未退，忙喝道："周大哥，此事与你们镖行无干，等我们宰不了他，你们再上好了。"这一句话，却将伊商提醒，暗忖：今日之事，一半因为帮助朋友，发泄自己私忿，一半还不是为了那些

价值连城的珠宝红货，管他来的是什人物，凭自己这些人，也未见不能应付，客货现在对面，看神气只有两个镖师守护，还不乘机劫杀，呆在这里则甚？想到这里，朝后面众盗党把手一挥，再一指前面，盗党会意，连马带步，共有十余人，分两路跑向崖前冲去。钟、卢二人见四蒙面人和黑衣摩勒、童兴等助拳的朋友已然相继现身，动起手来，正主人还在旁观，未免说不下去，无奈盗党人众，声势汹汹，如若上前，客货无人保护，想分出一人应敌又恐照顾不周。方在为难，一见盗党马步奔腾，蜂拥而来，玉麟暗道不好，忙嘱卢坤守住崖口，意欲先挡一阵。因嫌马上动手，没有长兵器，寡不敌众，纵身下马，待要迎上前去，按江湖规例，交代几句过节，不能免去混战，再行动手，好歹也嘲骂敌人几句。盗党原奉有伊商予示，与镖师动手时，仍是一对一，另命多人劫杀客货。因知谭镇南手下俱都不弱，准备和镖师对敌的都是好手。这时为首三个骑马的盗党，已然驰离玉麟身前不足十丈远近，人强马健，一路翻蹄亮掌，其疾如飞。玉麟一挥手中刀，纵迎上去，喝道："来马且住，容我一言。"谁知盗党记在谭镇南的旧仇，并不听这一套，理也未理，依然飞骑赶来，眼看就到，玉麟看出敌人个个利害，情知寡不敌众，当时把心一横，刚骂得一声"无耻小辈"，猛瞥见日光之下，似有几点寒光由头上飞过。对面四骑，适才在来路上往返驰骤，耀武扬威，早看清镖行细底，知道能动手的不过三数人，自恃本领高强，骄敌太过，只顾一味前冲，全没把敌人放在眼里；又见玉麟横刀待敌，只得一人，卢坤已然退回崖口，心还暗笑，万没想到会有这么又准又利害的暗器飞来，马跑在快，忽觉眼前微微一亮，马势迅速，正朝敌人暗器迎去，想躲已自无及。头一骑刚嗳呀一声，被暗器透穿面骨，翻身坠落，紧随后面的三骑也同时遭殃，有一骑嗳呀之声都未出口，全被伤中要害。这里

玉麟连暗器是什形式，都未看出，对面四盗党便自人翻马窜。一个是身坠马下，还吃后马踏了两脚，两个脚挂蹬上，身朝后仰，头搭马股摇摇欲坠，两脚兀自夹紧马肚，不曾松落。那些马俱都受过极好训练，只往前窜出丈许，便把头一偏，驮了受伤主人，往侧面飞驰，绕了回去。只有一个手持铁锏的盗党，受伤时妄想用锏去挡，不曾挡住，伤重疼极，锏头往下一落，正套在马颈上面，那马如何能吃得住，负痛受惊，迳偏了头颈，往斜刺里连蹦带跳，如飞窜去。四盗党只他一人伤中左颊，虽将半边牙齿打碎，牙根全裂。并非致命所在，偏巧惊急痛晕中，马倏地在跑得飞快之时一蹦一窜，身不由已，跟势往侧一歪，左足脱蹬，翻坠下来，右脚不但未脱，反因歪落，套进蹬里，马也受伤疼极，不暇再顾主人性命，竟由他挂在蹬上，忘命一般往前飞跑。盗党重伤之余，如何挣扎得起？就这样性命已在呼吸，偏生又值周平看见群盗合攻钟、卢二人，一时情急，跑回相助，恰巧迎着这匹惊马，一见便认出所拖盗党正是来路上拿马鞭戏侮自己的仇敌，看他虽然满面流血，脚挂蹬上，头却往上昂起，似还未死，马已自身侧驰过，想起前恨，黑摩勒又有“今日群盗一个不留”之言，忙飞步追上，一刀杀死。四盗党手还未交，全都惨死。后面十多个步行的也相次赶上，见状不由一阵大乱，因没看清四盗死状，俱当玉麟所为，又惊又恨。内中两个，瞥见周平杀了他的同党正往回跑，如何肯容，忙即返身向侧赶去，余人仍扑玉麟。还未到达面前，也和方才一样，由岩上飞下十数丝寸来长的寒光，追周平的两个首先受伤倒地，余下还有十二三个盗党，步行比较易躲，势子也没有骑马的来得急骤，头前几人，一受伤倒地，后边的便留了神，除有九人被暗器伤中要害，当即毕命外，剩下四人伤都不曾致命，一见敌人这等利害，俱都胆寒，那里还敢恋战，吓得手按伤处，回头就跑。钟、周

二人会在一齐，也不再追赶。伊商老远望见，大吃一惊，飞步追来，还未赶到，迎着一个逃回的盗党，递过一件暗器，说敌人崖上还有埋伏，只用暗器伤人，也看不见藏处，众人便为此物所伤。伊商接过一看，乃是一寸二三分长、只煤粗细的一根钢钉，上面刻有一个篆书："风"字，识得来历，这一惊更非同小可。事已至此，不能不硬一硬头，回顾岗前，还有许多同党也正要赶来，知道敌人对手没有几个，上前无异白送。刚把手一摇，口喝暗令，止住众同党，待要独自上前叫阵，忽听一声长啸，由对面岩腰上飞落一个蒙面人，手持一枝佛手拐，落在伊商面前喝道："想你兄长老南极在日是个侠盗，人虽骄横，真正大罪恶尚少。他以一念之差，用人不当，惹下祸根，弟兄子侄，全家六十余口，全被仇人杀害，只剩你一人，比时年幼。在外从师学艺，幸免于难。江湖上人因忿那仇敌行事太惨，多半都愿助你，复此大仇。谁知你前半截虽然苦心孤诣，哭请你师父下山，广约能人，报了兄仇，后来日渐骄横，多行不义，终于立足不住，几乎身败名裂。这几年，人说你改了姓名，隐居此地，以为痛改前非，不料暗中仍是党羽四出，无所不为，如今又助贪官走狗，杀害善良之士，本意要将尔等一齐杀戮，为世除害，因有一老友念你伊氏满门只你一人存世，看在你兄老南极身上，给你留条活路。略斩几个盗党示儆，使你知难而退，只将赵连城几个走狗交出，便可宽容。你仍执迷不悟，妄想以多为胜，白白送却多人性命。听我良言，即速缩头回去，一任我等处置那几个走狗，晚来另有人向你说话，自知分晓。否则一个也休想活命！"伊商人甚阴鸷，一任敌人数说，站在那里，并不还言，只顾端祥来人言动神情，总想查看是个什么来路。闻言冷笑一声，答道："朋友差了。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要我不管闲事，不难，终须有个交代。你们都是妇人女子一般，见了人连面都不敢露。素昧平

生，就凭几句话，便要伊某甘拜下风，我便三岁顽童，也无此容易。看你们行迳，未必敢通姓名。我向来单打独斗，你偏说我倚仗人多，真是笑话！杀死 姓虞的是我朋友所为，不过适逢其会，遇在一齐罢了。我本心原是要留老谭的暗镖，既然有人代他出头，再好不过，你们连大带小来了十来个，我也还有几位好友，不防随我去到前面草场上，一对一见个胜负高下。你看如何?”蒙面人冷笑道：“无知狗党！起初妄想派出多人，劫杀客贷，如今尝着天门钉的利害，知道此镖难劫，又妄想把庙中两个不要脸的凶僧恶道请出，以求侥幸一时，岂非作梦！怎么交手均可，你先走吧”伊商也不再还言，道声“占先”，迳自当头往来路草场上纵去。纵时施展平生本领，暗运真力，足有十来丈高远，自以为这等好的轻功，世上真没几个。谁知敌人轻功比他还要略胜一筹。他这里脚才沾地，也没听得身后有什么声息，那持佛手拐的蒙面人，已在身前立定，点手招呼，微笑：“请”。心方踌躇，倏地又是一朵红云，自空飞堕，落在二人中间，朝蒙面人哈哈大笑道：“适才有人给我看了一枝天门钉，才知十二年前的老相识也来此随喜，为此出来领教。阁下头戴面具，又有那么高的身法，想必就是此钉主人了?”蒙面人见那来的是个和尚，生得身材高大，面赤如火，突睛高颧。狮鼻阔口，却生着一部雪白的胡须，身上披着一件大红袈裟，说起话来，声如洪钟，甚是威猛，知是盗党中最利害的人物，本领比伊商还教高出一筹，闻言冷笑答道：“大斗和尚，你看差了。用天门钉的主人，此时正在维护善良，不使受鼠辈侵害，再说也用不着他出场，我这面具原是前日朋友所赠，是今日到场的，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我不过从众，戴着好玩，看看你们眼力如何，并非借以遮掩本来面目。闻说你平日向人自负，活在世上将近百年，交遍天下，那一派的英杰都曾会过，怎连我这枝佛手拐

都不认得呢？”那和尚法名大斗，年已九旬开外，乃西藏数一数二的凶僧，平日最擅采补之术，内外功均臻绝顶。近年所作淫恶太重，青城、峨眉诸正派到处搜除，在川、藏间存身不得，逃到江南。伊商是他后辈师侄，在仙霞岭无心巧遇，接往寨中供养。先听伊、赵二人要劫杀几个官商镖师，以为些须小事，凭着伊商诸人，决可手到成功，本没想着参与，嗣因赵连城无心中谈起，在闽、浙道上被泥中人戏耍，好似有心为难，出了闽境，却未再遇等情，忽然心动。暗忖：此事决非偶然，料定对方难保不有能手暗中相助。口里不说，推说观战，随到破庙，准备万一不济，好助伊商一臂之力。先听人报，在前面埋伏的四名盗党被人杀死尸首，为惊马驮回。便猜自己如不出去，今日胜负难知，便和伊商生死之交、恶道芙蓉山主岳重一同赶出。正值攻劫客货的群盗纷纷伤亡，明明眼亮，早看出崖上有人发暗器，跟着又有受伤逃回来的盗党将钉献上。凶僧认得那钉的主人，乃西川大侠彭谦之物，不但百发百中，擅专破贼人的气功，端的利害已极，自己当年也曾吃过他的苦头，向乎废命。此人终年夜宿山行，踪迹莫定，除非他要寻你，你如寻他，休想见得到一面，自从受了他一钉之苦，多年来竟未再遇，怀仇多年，不料突然在此发现他的暗器。此钉长才寸二，一头光平，一头微突，些微有一点尖，内中藏有机簧，可以突出半寸，发时伸缩随意，别人不会用，他也决不传人。有了此钉，人必在此。想起前仇，又惊又愤，忙告恶道岳重：“你看场上几面人，连那两个小孩，本领都有来历，我们这边，未必能敌，你往场中，相机接应，并去引那仇人出来，免得他居高临下，乱发此钉伤人。”说时，崖上忽有一蒙面人飞落，与伊商同去场中，待要动手，凶僧料是仇人彭谦，估量伊商未必能是来人对手，忙即纵身飞去。及听敌人一挖苦，再一注视敌人所用兵刃，乃是一枝三尺二四寸

长、酒杯粗细、弯曲曲的铁拐，拐头上铸就一个大中二指微伸的铁手，这才想起这佛手拐乃内家最利害的兵器。近三十年。能用此拐出名的只有两人，俱是隐居天山的蜀东五老的门下：一个姓萧的已然出了家；此外还有一人，随着五老在新疆隐居，姓康名成，也久未听说起，想必是他无疑。这几个蒙面人都是一色打扮，如均此类人物，今日伊商等人恐怕要糟。这头一阵，务要给他一个利害，不然相 形之下太难堪了。念头一转，狞笑道："照此说来，你是康成了，我还当是彭谦呢。你们藏头盖脸，这使佛手拐的又不止你一个，你不报名，谁认得那许多？老僧长了些年纪，与你无怨无仇，又和你师父五老有一面之交，不犯与后生小辈为难，快叫彭谦出场 纳命。"康成戟指喝道："好不要脸的老秃驴 当年我师父往北天山访师叔狄梁公，见你和他门下为争雪芝苦斗，见你年老，居然会点手脚 ，不知你的来历细底，以为出家人远涉天山不容易，强劝狄文二位师兄将自己采到手内的雪芝分你一本。事后见了狄师叔，得知你许多恶迹，如非有人劝阴，当时便用飞剑将你这秃驴追上诛戮。今日还敢得了便宜卖乖，赢得我这枝佛手拐，彭道友自会出来拿你。少说 废话，你把你那双环十三钹施展出来吧！"凶僧闻言，一撩僧袍，由腰间取下一件软兵刃，顺手一抖绷簧，睁睁两声，立即挺直。康成见那兵刃通体共分七节，长约三尺二三寸，宽约寸半，厚约半寸，每节长四五寸，用机簧接连；首节是个带锋棱的铜圈，圈头上顶着一个精光耀眼的月牙，不用时可以环绕身上，看去甚是锋利。随指凶僧喝问道："你这日月双环，还有一个，为何不取出来？"凶僧接口狞笑道："老僧今年已然九十八岁，与后生小辈交手，向例只用一环三钹，你只管先发手吧。没的又说我倚老卖老，欺负你。"康成原知凶僧自恃生平极少遇见敌手，最是逞强好胜，所用日月双环和十三面飞钹

却也真个利害，闻言益发故意激他道："秃驴少要夸口，趁早把长衣脱下，取下全付兵刃暗器，与我交手。我等着你，免得少时说了不算，现拿丢人。"凶僧 怒道："你有多大能为，敢敌我日月双环。就这一环三钹，如胜得分毫，你家佛爷立时就走，从今不踏尘世了。"康成应道："世上本容不得你这等败类。"说罢，一佛手拐朝凶僧面门点去，凶僧也将日月环迎敌，两下动起手来。伊商见二人已交上手，自己还在闲着，回顾场中，敌人势盛。自己这面先动手中的黑虎胡四，已吃一个使铁棍的蒙面人打倒，岳重赶前救助，已自无及，尸横地上。余人除岳重尚能打个平手外，都有不支之势，尤其神刀无敌张小福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暗道不好，忙即大喝："张贤弟你且退下，待愚兄取这厮的狗命！"边走边飞纵过去。眼看将到，忽听一人喝道："姓伊的，你闲得难受么？"听到末两字，声音已被带起空中，声歇人到，跟着面前纵落一人，挡住去路。伊商见来人身法精妙，捷如飞鸟，也是头戴面具，左手横握着一根铁拐，右手一根练子锤，两只眼睛似有奇光内蕴，突从左近林中飞出，一跃就是十来丈高远。估量又是一个劲敌，顾不得再替张小福，也不再问话，把牙一挫 ，抡刀就斫，这蒙面人正是 凌风，见他情急，一面举拐相还，哈哈笑道："你的规矩不是一打一么？他们两家胜负未分，要你上前则甚？实告诉你，休以为你们人多势众，不中用的。"伊商性多疑忌，见自己这面只一有人出场，敌人方面也必有人出斗，暗忖：赵连城来时，屡说敌人只有两三个镖师。一则保暗镖的人十分奸滑，常把红货带了先溜，恐有逃脱，他带的人怕不够用；二则和自己有交情，特地送点财喜，大家享受。九龙沟严氏弟兄为此还不愿意，说的十分好听，但照此情形看来，分明他见敌人能手太多，恐吃不下，才来纵恿自己助他成功。否则他奉闽抚之命，杀的只是三个文

人，事极容易。就说那三人与商客镖师结伴同行，打算顺便劫夺，一举两得，他这奉派出来的两拨人也有十多个，尽可够用，何必还要如此劳师动众？定是上了他当无疑。如今为他伤了许多党羽，所来敌 人，连小孩都是能手，眼看自己英名事业毁于一旦，还说不出的苦。百忙中再偷眼一看，赵连城和那穿着一身黑、身材精瘦的小孩交手，也是有点应接不暇。方料他要败，赵连城边打边退，倏地使了一个滑招，挡开小孩的三棱峨眉刺，纵起身来，便往左侧树林中逃去。小孩并未追赶，只把手一扬，仿佛打出一件暗器，劲敌 当前，忙于应付，也不知打中没有。大家为他拚命死伤多人，他竟不顾脸面，怕死逃走。越想越有气，神微一散，几乎中了敌人一下重的，没奈何只得振起精神，竭尽平生之力，强为应付。凌风受人之托，本来不想要他性命，只是一味软缠。一会功夫，神刀无敌张小福，首先吃童兴一腾蛇槊透穿胸膛，死于非命，紧跟着铁沙掌刘开邦吃朱文燕一棍打死，蛇王王挺和飞虎施正方，也各受了点伤，眼看都在危急。岗前观战的三十多名盗党见强敌势盛，人人忿怒，知道头领方才说了大话，顾全面子，不好意思，发令混战，刘开邦一死便齐声呐喊，杀上前去。伊商所有党徒俱都不弱，无如事有凑巧，颜尚德所约五人，本无一个不是有来历的，途中因友及友，又遇上泥中人等三大侠明暗相助，盗党如何能是对手？黑摩勒和童兴更是灵活滑溜，一见盗党齐来夹攻，正中心意，也不和人一对一明斗，一手兵刃，一手暗器，只管踪前跃后，时东时西，在人丛中兔起鹘落，往来如飞，遇上机会，就是一下，不消多时，盗党死伤了十来个。那和颜、朱等大人对敌的，有败无胜，更不消说。盗党同仇敌忾只管拚命，毕竟本领悬殊，丝毫便宜也占不了去。场中除了伊商和一僧一道能够应敌，未分胜负，赵连城同来还有四人见机先逃外，余者不消顿饭光景，便

死伤了一多半。伊商见众人纷纷伤本，又见赵连城同来诸 人全数溜走，连急带怒，心似油煎，两眼里都快冒出火来。回顾凶僧格斗，仍用单环，和康成杀了个难解难分，飞钹也未取出使用。自己这面，只他一人本领最高，临敌之时，也不看看今日来的何等人物，偏要说这大话，把门关住，有些本领，不好意思施展。一时情急，厉声喝道："大师伯，仇敌欺人太甚！你还不施展本领，给他一个利害，和这后生小辈一人纠缠则甚！"凶僧本意，康成虽是五老门下，看去年纪尚轻，过信自己日月环没有敌手，一时轻敌夸口，仍照惯例，日月双环只用一柄，僧袍也未脱掉。等一动上手，才觉出康成竟是一个劲敌，身手敏捷异常，凭自己虽不会败，但已无法缓手再取暗器。那佛手拐专破内功，敌人动作又极神速，一毫也怠慢不得，打了一会也是看见盗党伤亡太众，心中忿怒，正打算卖个破绽，纵向远处，好将身藏飞钹取出伤人，忽听伊商急喊，立时乘机向康成喝道："尔等上门欺人，情理难容。你老佛爷要不客气了！"随说，虚晃一环，便想纵起，康成胸有成竹，知有制他之人在侧，忙先抢纵过去，将他拦住，喝道："我早知老秃驴言而无信。你想脱了衣服，取出双环十三钹，明说好了。这个容易，我不逼你，停手相待如何？"说罢，不等凶僧还言，自己先往后退纵了一步，将佛手拐往怀中一抱，点手说道："老秃驴，有什么法宝。你就献出来吧！"凶僧自知业已丢人，除将敌人杀死不能遮羞泄恨，大喝："无知鼠辈，自找速死。你佛爷今日说不得要大开杀戒了！"随说，早就康成后退之势甩脱僧袍，将另外一环取出，解了十三钹活扣，倏地两道长眉一耸，一声狞笑，一晃手中日月双环，纵将过来，康成也迎上前去，接住动手，一面暗中留神观查，见凶僧那十三面飞钹大如茶碟，俱用一根黄丝绳穿上，所穿紧身，也是黄丝绳结成的。钹一个搭一个，做十字花般，一边五钹，贴

绑胸前。那常用三钹却叠在十字花上面，结束甚是巧妙。料知活扣已解，只不知他双环在手，所遇又是劲敌，彼此身手迅速，捷如风雨，决无缓手之功，怎能抽空施展暗器？方在盘算，谁知凶僧双环同时应用，比起单环解数又自不同，端的变化无方，手法神妙。康成如非深得名人传授，久经大敌，向乎难于应付，这才知道凶僧名不虚传，非同小可。暗忖：这老秃驴果如老彭所言，真个有点利害。看神气，飞钹既然亮出，必要使用无疑。自从两下天山，名振江湖，极少遇见对手。适才抢先出阵，莫要一时疏忽。中他一下，即便轻伤，也是笑话。想到这里，益发慎重，聚精会神，拿出本门心得，把一枝佛手拐，力敌双环，使了个风雨不透。双方兔起鹘落，晃眼又是二十多个交手。战场之上，一倏毒蛇也似的灰色拐影和那日月双环，在阳光之下，随着僧俗两条人影，精光霍霍，电跃星飞，奔腾跳掷，分合无方，只听一片金铁相触之声，有时叮叮当当，密如贯珠，有时却只得两三声哑响，疏密相间，仿佛自成音节。地上尘沙，随着二人的追逐起落，小旋风般贴着地皮一团团滚来滚去，那脚步声音，却一点也听不出。似这样快斗到第三十个交手上，康成忽觉敌人又变一种解数，手法没有先前精妙，接触之间，力量并不少懈。敌人面带狞笑，好似精神更旺，疑他要出花样，不敢大意，只把心眼手运合为一，注定敌人动作，一意加急封闭，却不十分进攻。方自心想：照此斗法，那十三面连珠飞钹，就都施展出来，凭我这枝佛手拐也能应付。猛听左近村内一声清啸，知其帮手，已由崖顶绕到近侧观战。适才他已说过。凶僧暗器专破内功，不可使其沾身。想是看出凶僧暗器利害，自己不易抵御，出声示警。但凶僧神态手法，急切间又不似就要发出。自己既不欺敌自傲，这佛手拐敌他日月双环，虽不能胜，未必便败。难道这老秃驴，还有什别的花招么？说时迟，那时快，康成

念头刚一瞬转过，凶僧左手日环，正朝迎面打到，来势又沉又猛。康成因敌人练就内家真力，知他不是藏有巧招，这一下不肯轻用，如以实力迎御，这百练精钢的佛手拐，虽不怕被他打折，硬碰硬，终不上算，料那巧招，必是藏在月环之上，跟着发出，便将身微纵退，一横拐柄，不往上挡，却觑准环圈，斜着往下，朝侧面点去。借力使力，原是五老心传，日环往斜刺里立被荡开。康成照势本应进攻，因有高人在旁示警，加了十分仔细，正一意留心凶僧 右手月环变化，满拟他右手日环必有绝招，凶僧突地一声狞笑，就左手日环下垂之势，脚跟在地上微微一顿，身子微仰，向后倒纵，退出去两丈来远近。如换先前康成，势必跟踪追去，决不容他缓手。这时虽料凶僧不败而退，必有诡谋，一则怀着戒心，知道凶僧双手持环，劲敌当前，施为不易，又是对面倒退，双环未并一处，不像是发暗器的神气，也许还有别的利害杀手；二则凶僧飞钹名震江湖，如若追去，至多仍是和他打个平手，他见自己不肯上套，必乘机施展暗器，久战难胜，转不如容他缓手，放出飞钹来见识见识，到有多利害。心念微动，势子略缓，方想说："贼秃驴你败了么，""贼"字才一出口，话还未完，就这一晃眼的功夫，凶僧 忽将右手环上月牙朝胸前一挑，上层三面飞钹，跟着一面随一面，转风车也似先照直向上飞起。康成一句话才说完，见飞钹不朝人打，知有原因，正想运用佛手拐假作追赶，静以制动，不料凶僧 手法真个快 到极点，竟不容 人思索。康成这里才一动念，凶僧 已手起双环，朝钹上连击，铮铮铮接连三响，三面飞钹便 相次飞来。双方动作都是异常神速，难于描写。当第一钹飞来时，康成原本全神贯注敌人动作。见凶僧不用手发暗器，却将暗器先往上飞，再使兵器外打，忽然悟出一个道理。那飞钹飚轮电转般飞来，双急又劲，先是直飞，临快到时，忽然往侧歪斜出两三尺，

仿佛力竭，将要坠地，又似受风吹歪神气，临了仍是直的，照人头上打到，而且越快到时势子越急。如换常人，见他一歪，势必不以为意，那就非被打中不可。幸而康成因见凶僧双环击钹声带错音，悟出其中玄妙，知他利害之处在此，不是寻常暗器可比，见钹急漩着往侧一歪，赶紧往侧 迎去，侧让了尺许，果然那钹漩向直路，由身侧飞过。方幸得计，那知凶僧本领尚不止此，这头一下只是试探深浅和观察敌人的闪躲应付的地位方法，真正利害手法全在后面。康成头一钹才得让过，跟着二三两钹联翩飞来。第二钹改照直飞。第三钹一出来就是歪歪斜斜，但那来势却迅疾无比。康成见状，知道凶僧 声东击西，这次再躲，恐中道儿，忙将手中拐一提，单臂用力迎去，意欲先将第二钹打落，跟着再打第三钹。不料第三钹凶僧用足真力，变化巧妙，虽然后发，临快到时，倏地一个歪斜，超出前面，竟朝康成头上砍到。康成只顾先敌第二钹，没想到凶僧暗器如此神妙，不禁大吃一惊，慌不迭把身子往下一矮，同时拐柄倒转，向上一挑，铮的一声击中钹边，一片寒风拂面而过，钹从头面近处，带着冷森森的耀眼寒辉被击向上，朝身后斜飞出去。说时迟，那时快，挡第三钹时，第二钹跟踪飞到，康成忙将拐头佛手顺来势往外一击。这钹更是奇怪，来是直的，一碰就拐弯，只往侧一歪，又向直飞来。尚幸康成内功深纯，使的是真力，钹已侧飞数尺以外，先后当啷啷与前钹一同流落地上。康成觉 出其力又劲又沉，暗自惊心。虽然未被击中，情势也是险极，几乎闹了个手忙脚乱，尤其超出前头那第二面飞钹 ，相去面门不过三寸，略缓一瞬，便非被击中不可，功候稍差一点，不死也必带重伤了。康成这里刚挡罢三钹，忽见凶僧哈哈大笑道："姓康的，果然不愧五老门下，居然躲过我三面飞钹。你佛爷还有十面飞钹，从来用他不着，除想寻找那放天门钉的鼠辈一试外，

还不曾全数用过，难得遇见对手。你既有本事，老佛爷就益发作成你，开开眼吧！”随说，身子一纵，早又纵近丈许。

康成方欲答话，猛听林内有人答话道：“你这老贼秃要寻我么？康贤弟，且让愚兄一场，我老彭来也！”跟着一股寒风，带起一条人影，由侧面林内飞出，直落当场。同时凶僧把话说完，也将飞钹放起。这次并未用环上月牙去挑，只身子一摇一抖，穿钹的十字花离胸自解，顺绒绳滑到两臂上面。凶僧只将臂往上一扬，十面飞钹高高低低先凌空飞起了四面。凶僧原意康成必定难逃毒手，一听仇人上场，又惊又喜，更不怠慢，怒喝一声：“姓彭的，佛爷寻你不是一年了！”随说，日月双环起处，铮铮几声，四钹相次飞出。来人正 是那化名凌风、在破庙中隐居多年的彭谦，仍是一手持拐、一手持练子锤，头上面具已然取下。康成知难而退，应了一声，便自退向一旁观战。彭谦 脚 才沾地，凶僧第一面飞钹已疾风吹叶、斜漩着砍到。彭谦落处相隔凶僧约有丈许远近，深知凶僧以内功真力用错劲发出，不容人用兵刃抵挡，一挡便顺敌人挡劲激漩起来，直砍面门要害等处，如若躲时，后面还有数面飞来，都是练就多年的巧功夫。发时觑准敌人躲的方向地位，看他直飞，却又侧击，上下左右，无不由心所指，如针附磁，躲那里打那里，极少不中，端的虚实莫测、变化无方，躲也伤，不躲也伤，暗器练到这等地步，已臻神化。康成与他初会，居然躲过前三钹，已是难能。凶僧怀恨多年，复仇心切，必以全力拚命，非将这一面飞钹，给他破去不可。又恐康成失闪，累他盛名，一上场就打好主意，将手中兵刃舞动，迎着那钹 而来。两下动作都是快得和电一样，连答话功夫都没有。见钹迎面飞来，也不躲，也不挡，只将左手钢拐朝来钹右边沿轻轻一点，铮吱一声，那第一面钹，吃彭谦用顺势逆转之力，借劲使劲，迳由拐头上往右肩侧漩飞出去。第一面才

得打空，后三面跟着品字形、精光闪闪、电一般飞来。彭谦会者不慌，看出来势，知道一三两面必定易前为后，同时夹攻，第二面反到要超出前面先到，三面中独这面不正，斜飞来，临了却照直打，非实击不可。又因这四面钹一破，那六钹也跟着飞起，稍缓一瞬便难对付，忙将真气运足。果然，第二面钹快到时，超出中左两面，改弯为直，当头打到，彭谦右手锤早已抖直，恰好迎住，当的一声，锤头往上扬处，钹被激起空中数十丈高，星驰电转，精芒飞射，迳向斜刺里树林之内落去不提。锤才打中，另外两面一霎眼中已然迎面飞来。彭谦身子不动，把左手拐一横，又是微微一挨，这次钹离面门甚近，只吱吱两声，迳由彭谦肩侧急漩而过，飞没多远，往下一落，深深砍入草泥地里。康成在旁，暗暗喝采不已。凶僧以为仇人必难躲闪，一见又是打空，双臂一振，下余六面飞钹，又向上空飞起，内有三面飞高迳有十来丈。满拟这次杀手，六面同发，神仙也躲不过，谁知彭谦早防到他这最后一招杀手，四钹一破，手先朝上一扬，人也捷如飞鸟，跟踪朝空纵起，朝钹起处飞去。凶僧万想不到，多年未见，仇人轻功竟臻绝顶，方觉不妙，先听叮叮叮三响，接又是当当当三响，只见日光之下一条人影飞过，定睛看时，空中精光映日，四下飞舞，那六面飞钹，上三面吃暗器打落，下三面更妙，迳吃彭谦就着一纵之势，身在空中锤拐兼施，全数打落老远，纷纷斜飞坠地，再看仇人已落身后七八丈远处。凶僧恨极，未容张口，彭谦一跃又到面前，拐指凶僧喝道："一别多年，新近听人说你以双环十三钹号称无敌，原来不过如此。钹已领教过了，我再见识见识你那日月双环。"凶僧急怒交加，无话可答，一摆双环，恶狠狠杀上前去。彭谦长啸一声，纵身迎敌。两下杀了个难解难分，足打了个把时辰，未分胜负。

这时，盗党，中是好样一点的，多被蒙面人和黑摩勒、童兴

等杀死。因为伊商素得众心，除了赵连城一伙刺客见机先溜外，下余盗党明知本领不济，依然拚死上前，不肯逃退。无奈武功一道，优胜劣败，丝毫勉强不得，这几个蒙面人又都是成名英侠，以卵击石，如何能是对手？不消多时，除却伊商和凶僧而外，场上只剩下一个叫铁叉手飞燕屠义、一个叫死脸子林松的，尚与两小侠相持，余者伤亡殆尽。蒙面人中，甘同、朱文燕、颜尚德、韩文约四人业已停手，走到康成一齐，站在一旁观战。屠义、林松原非童兴、黑摩勒二人敌手，只为甘同虽知众盗党平日手辣心狠，做事不留活口，杀孽太重，理应全数诛戮，不为过分，但念二人俱是老南极的旧部，推爱故人，意欲网开一面，特喝两小侠不可伤害，须要生擒问话。原意二人素来腿快身轻，只两小侠听出语因，不下绝情，总可逃命。谁知两小侠紧记师长之言，今日这些盗党一个也放逃不得，听了甘同之言，便以假作真，硬捉活的。屠林二人见伊商情急，志在拚死，决不肯就此退去，回想老南极相待之厚，自己从小便随他兄弟二人吃绿林饭，眼看冰消瓦解，大势已去，后进诸人都没一个逃去，如何好意思丢下一走，也抱着拚命 想头，奋勇苦斗，终无退志。黑摩 勒暗忖：这姓甘的老头尚是初会，看神气与兴弟师父颇有交情，如若听他的话将两强盗捉住，难保不放他逃生。将他打死，又与此老面子难堪。看两强盗年都半百左右，渐渐气力不济，不如借着生擒为由，也不伤，也不放逃，只是一味软缠，活活将他累死，岂不两全其美？乘甘同被人拉去观战，走向远处，朝童兴使了个眼色，低声拿话一点。童兴久闻群盗罪状，知道师父除恶务尽，适才只是迫于甘同情面，闻言领会，立即改变打法，和黑摩勒一样，不再求胜，仗着身手灵快，只是一味引逗拦堵、纵前跃后，围住屠、林二人，在场上乱转。二人久在绿林，武艺虽然不弱，一则年老血衰，自从老南极死后，二次随着

伊商啸聚，伊商见是亡兄旧人，甚是尊敬，轻易不甚差遣，养尊处优，功夫抛荒了好些，先时鼓着一股勇气，义愤填胸，还不觉得怎样，时候一久，吃两小侠一路软磨，越往后越觉力乏。战既力竭，罢又不能，到了后来，简直气喘汗流，臂麻手软，敌 人偏又刁滑异常，一味引逗，互相对说便宜话取乐，直和开玩笑相似，气得二人破口大骂，无计可施。斗到后来，二人只觉头晕眼黑，口里发甜，力竭神疲，再也支持不住。林松暗忖：看两小贼这等打法，分明是想使自己力竭现眼。今日之事，反正无计求活，与其受小孩子捉弄，何如在被擒以前落个痛快，免受凌辱。主意打好，朝屠义看了一眼，喘吁吁喊道："屠二哥，小弟本领不济，说不得要先走一步了。一言甫毕，回手一刀，立即翻身栽倒，尸横就地。屠义原和他同样心思，尚在踌躇，见林松自刎，把心一横，连话都未多说，只应得一个"好"字，左手一锏照头便打。童兴正往前进攻，看出他要自尽，恐血溅身上，脚刚往后一撤，不料屠主愤恨已极，死前忽生毒计，左手回锏自杀，同时却将右手锏照准仇敌打去。童兴幸是手疾眼快，举起腾蛇架一挡，当的一声，斜震出老远，坠落地上，就这样还几乎没被锏把扫中肩际。屠义自是脑浆迸裂。死于非命。童兴火起，正要纵上前去打他两架，黑摩勒喝阻道："人已死了，你还打他则甚？强盗业已斩尽杀绝，只剩贼头、老秃驴两个未死，和你师父、师叔打得多么热闹，还不学两手去！"童兴闻言停手，刚随黑摩勒要走，神魔伊商在百忙中看见手下诸人全都死亡净尽，凶僧飞钹被彭谦破去，敌人身法特异，日月双环更占不得半点便宜，可知利害。最怪是和自己动手这一个，除了头戴面具而外，不但口音、穿着，连所用兵刃以及身法解数都和彭谦一样。战久以后，凶僧似还能够应付，这蒙面人竟是越杀越矫健。尤其那柄练子锤能软能硬，使起来笔也似直，灵奇神妙、变法无穷，自

已连遇几次险招，几乎丧命，再打下去非败不可。想起今日之事，俱由赵连城一人而起，越想越恨，觉着早晚无幸，就这样死不甘心。念头一转，倏地卖个破绽，将此纵向一旁，大喝："朋友且住！"同时把手中刀往地一掷。刀未沾地，蒙面人已自纵到面前，见状停手喝道："姓伊的，你待如何？"伊商两道浓眉往上一挑，怒冲冲答道："我自认亏输。今日之仇，今日决不能报，我也无颜再在世上立足。但是一件，我还有口恶气难消。你如信得我姓伊的是个好汉，结个鬼交情，让我一步，容 我十天，我连家都不回，只消却这口恶气，十天以内仍回原处，自已交代。你们如不放心，错以为伊某不是寻人报复，另有诡计，或是做那不要脸的勾当，借此逃 走，我已不愿再 打，此时任凭杀死，姓伊的皱一皱眉不是丈夫。"

蒙面人未及答话，那旁凶僧自从飞钹破后，打了一阵，觉出仇人本领高妙，自已任是如何，也只打个平手，心气已馁。情知此仇决报不成，又见大势已去，和伊商动手的蒙面人直似仇人化身，伊商内功不如人家，久必无幸，早有退志，无奈平素受人供养礼敬，不好意思舍了便走。一听伊商停手发话，暗忖：这些人都有来历，伊商不论是死是生，他们都不致上前助战，以多为胜，自已要走，却难免合力堵截。看神气这些人那个也非弱者，尤其和伊商交手的蒙面人，竟和仇人是一样家数，还有康成这小辈也不是个好斗的。一个劲敌已难应付，何况三个？此时如不见机，再想走时，那就难了。想到这里，振起精神，招式一紧，杀上前去。彭谦万没想到凶僧已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这种场面上还会贪生逃走，没有骨头。见他加急进攻，只当是敌忾同仇，情急拚命，方欲变招相敌，凶僧欲退先进，只一个照面，乘着彭谦用拐一格之势，施展轻身绝技，上面日月环借劲使劲，身子征扭，双脚一登，由蛟龙翻身化为惊燕穿云之势，

斜着飞起，凌空扭转，迳朝左近林中纵去。彭谦也跟踪追去。两下相隔不过丈许远近。凶僧纵落林边，彭谦也自纵到，方要施展轻功，抢先入林堵截，猛听林内哈哈一笑，飞出一条人影。凶僧正提气上升，骤不及防，来人身法又快得出奇，凶僧双环，竟吃来人双手捞住，一抖便自夺过，骂了声“不要脸的老贼”，随手扔去。凶僧知道遇见克星，后面又还有对头，暗道“不好”，方想往侧逃窜，不料来人竟未容他二次起步，上面一掌打向胸前，喝道：“老贼找地方挺尸去吧！”凶僧便倒退了好几尺，知道身受内伤甚重，连声也未哼出，如飞往斜刺里跑去。

彭谦自那人出面便没再上，见将凶僧放走，上前说道：“老贼虽中了这一掌，但他内功很好，远非昔年之比，莫不又活着害人吧？”来人答道：“这一掌我足用了九成力，他曾用右手来挡，也吃我斫折，到了胸前我又加上按劲，除非在这一昼夜中寻到肉芝之类灵药，三日必死，还不能走出百里以外。他既内行，也必知道。念在他偌大年纪，苦练一世，我向来作事，不为已甚，且容他寻个隐秘所在藏尸骨吧。”彭谦又问道：“司空兄照顾许多刺客盗党，临了还在暗中监防老贼逃走，本领真高！那几个刺客在那里呢？”来人答道：“这伙没出息的败类已吃我擒住，点了哑穴，绕到林内交给黑牛看守。今日所杀盗党，没一个不带几条人命，死得不冤枉。伊商心辣手狠，害人更多，万万容他不得。可笑甘同老儿。因和他兄老南极有交情，再三向愚兄求说，饶他一命。我知此人虽然从小就在绿林中讨生活，人却任侠尚义，极有骨头，不肯服低，故意给甘老儿一个整面。他果然不肯悬崖勒马。适从林内遥望，已然停手，正和凌老弟答话。想是痛恨那几个刺客不够朋友，临难先逃，打算要几天期限去将这几个败类杀死，出了怨气，然后回来纳命。江湖上这等行迳原有，这厮性情刚直，也不会作出不要脸的事。一则

事涉官场，这厮本恶闽抚一类人，推原祸始，难免不连带着同下绝情，恐其连累我那三位朋友。再说这厮杀孽太重，死得委实不枉，休说刺客全数落网，无一逃走，就是逃走，也不能容他自己走动。看那旁两人还在争论，甘老儿也在那里，必定推在我的身上。此着我已想到，待我前去发付他回家好了。"说时，康同也赶了来，三人一同走向场上。

凌风早看出三人神色，知已大功告成，先开口道："伊朋友，这便是我那位朋友。我不过因这几个小毛贼不值费手，让你稍待片刻，并非不讲江湖义气。这不是来了么？只要那几人有一个漏网，伊朋友只管随便好了。"甘同在旁见三人一同走来，并未擒着什么人，私心还代伊商希冀，谁知泥中人听完了话，便对伊商笑道："这几个小毛贼太可恶了！平日做人鹰犬，倚势横行；遇上乱子，连累好朋友受害；一见不好，偷偷夹了尾巴，丢下一跑。这样绿林中的败类，休说你不饶他，我也怎肯轻放。适才逃没多远，都被我擒住。因恐伊朋友恶气难消，连毛皮都未稍动，如今俱在林内。待我着人取来，任凭你给他一个报应吧。"说罢，将手一挥，两小侠便飞也似往林中跑去。伊商闻言，哈哈 大笑道："我本意亲身擒杀这个猪狗，不想劳动阁下又多费事，怎意得过呢？我纵横半生，今日跌倒许多能人手里，死得总值。不过彭家双侠，以前只知彭谦一人，今春才稍稍听人说起还有一位孪生过继外家的兄弟，也同拜在天寒老人门下，一向在山中随师，近三年才辞师下山，为寻多年未见长兄下落，没有多时便名满川、湘。今春又听一位好友说起，他已访得乃兄隐居江南，不久要来，到时很想见识见识。适才谈起，才知乃兄借用他的雅号，易名凌风，就在附近古庙中居住。弟兄二人，前日在此无心中路遇，本领我已领教，果然话不虚传。司空老侠盛名为人，更是不消说起。只惜道路各人不同，无缘

亲近，末路相逢，也算幸会。余者诸位，除却甘老大哥是先兄好友外，想都是有名人物，可能将姓名来历见告么？”这时除彭、甘、司空四人外，康同、颜尚德、朱文燕、韩文约，还有奉泥中人之命去往盗巢搜杀留守余党、遣走伊商受妾幼子的赤城山人金彝，五人面具仍在脸上戴着；虞舜民等一行，只周平一人站在左近，钟、卢三镖师可在崖下守护，相隔尚远。韩文约闻言，首先答道：“我等隐却行藏，实是为了颜兄是虞老先生世侄，不愿使他知道，并无其他原故。我等姓名来历，何不可告人之有？”随说，五人一同卸去面具，各自通了姓名来历。伊商听完，两道眉往上一挑，刚要发话，恰值两小侠和黑牛三个小孩分用竹竿将赵连城等五人似僵尸一般挑了跑来。这五人均吃泥中人点了哑穴，两小侠只就各人腰带拦腰笔直挑起，并未捆绑。刚放地下，泥中人迎过去每 人给了一掌，全都醒转。伊商见了五人，不由怒火上升，霍的一低身，将地上那把 厚背钢刀拔起，待要砍上前去，忽又眼珠一转 ，笑对众人道：“这五个鼠辈并不是我亲手擒到，我此时已不屑和这般猪狗答话。仍烦诸位自己料理，伊某要告辞了。”说罢，将刀往颈下一横，便行自尽。甘同见伊商右手紧握刀柄 ，刀夹颈内，鲜血顺刀口突突往外直冒。凶睛怒突，满脸厉气，尸首兀自不倒，首先厉声喝道：“伊二弟，这几名猪狗决难活命，我让他死在你眼前好了。”说完，纵身 到了五人身前，伸手便抓。赵连城被泥中人点倒了好一会，醒来四肢麻木，见了众人难讨公道，私心仍作万一之想，正乘伊商自刎之际和同党使眼色，令分五路逃走，逃一个是一个。不料甘同见伊商惨死，爱莫能助，心中忿愧，恨极了这几个罪魁祸首，赵连城还想抵敌，才一照面，便被甘同用重手法劈折两臂，左手一把抓向胸膛，五指立即连衣服深深嵌入肉内，疼得赵连城“嗳呀”一声，几乎晕死。甘同手法真快 ，左手一斩

掌砍向面上。随松右手抓向面门往前一推。微听噶喇一声，赵连城头骨立即折断，搭向后背身死。甘同双手举起，刚向伊商尸前掷去，就这瞬息之间，下余四人见势不佳，不顾腿麻，纵身便逃。却不想有这些能手在场，如何能够？泥中人等还未动手，两小侠早有准备，四人才一起步，两个吃黑摩勒一人一镖打倒在地。一个逃得稍慢，刚觑好方向逃路，身子一转，童兴正站身后，见伊商自刎，刺客又想逃走，喝声“毛贼敢走”，声到人到，手起一槊，立时扎中那人面门，死于非命。另一人身手比较灵活，早相好了逃路，故作前纵，身子微往侧翻，却使个风刮垂杨的解数，一跃两三丈，往斜刺里纵去。方觉无人追赶，脚一点地，慌不迭二次待要纵起，忽听急风过顶，跟着眼前人影一闪，迎面落下一个持铁拐的，暗道“不好”，想逃无及，吃康成一拐打向头上，脑浆迸裂，翻身栽倒。先中镖二人也吃童兴补了两槊，全都扎死。甘同将四贼尸身一齐提在伊商尸前说道：“二弟阴灵不远，家事自有遇兄照料，安心去吧。”说完，伊商眼才闭上，身子往后便倒。甘同一纵步，抢上前去，将尸首扶卧在地上，劈开右手，轻轻取下颈刀，拭去血迹，撕了赵连城一块衣襟裹住；倏地脸发一变，仰望众人，待要说话，一眼望见泥中人正含笑看他，忽又低下头去，泪便夺眶而出，叹了口气，二次抬头，向众说道：“诸位兄台老弟，并非老朽不知爱脸，只为生性耿直，不会耍弄花巧。我与老南极原是至交，今日他兄弟遭此大祸，老朽见不能救，已然愧对死友。闻他尚有一妾，生子年才数岁。他弟兄为人如何，已死无须说了。诸位都是英雄豪侠之士，今日他的党羽全尽于此，剩此寡妾孤儿和寨中一些男女下人，想可少看老朽薄面，从轻宽饶了吧？”彭谦知道此老心灰，昔年曾受老南极恩遇，伊商一死，心中悲愤，连在场诸人全都恨上，只为泥中人决非对手，不便发作，忙接口道：“甘老

仁兄不必难过。今日之事，不只为了维护良善，还有许多因果在内。当年朱、韩二弟好些亲友还不是为伊氏兄弟所杀的么？我们早知他虽家居本山。自从纳妾生子以后，便作长久打算，为他年地步。家中除了几名丫头，妻亡多年，并未续娶；只有二十来名喽罗，当佣工使唤，也不随出打抢。平 日非值 不劫，每出行事多在千百里外，此次如非贪心过重，报复念切，也不会有此一举。我与他相隔不远，已连探查过几次，委实凶残已极。事主从无活口；便 他下人，稍有违忤，如想辞退他去或是逃走，也休想活命 。近年性愈暴烈，几于人人自危，巴不得离此他去. 适才已有人前往遣散。难得他为听赵连城之言，惟恐对头走漏，又疑心镖 行求人相助，倾巢而出，他那侧室又非寻常无知妇女 ，所以事情顺手，未伤一人。如今寨房火焚，这一母一子已 然上路，取道江苏，投亲去了。”甘同闻言。牙关微挫，答道：“如此也好。老朽与他弟兄相交一场，寸心未进，待老朽寻口棺木安殓，免遭消骨化尸之惨吧。”说罢，朝众人一个环揖，道声“再见”，一手扶着伊商后颈，一手托起尸身，飞步往山僻之处走去。

颜尚德便问这些尸首如何处置。彭谦答道：“这几个鹰犬的尸首，为防累人，只好山口洞后几具，一同化掉。马由我们分别送回颜庄。下余死人死马，寻个隐僻山洞收藏，外用大石将口堵死。此辈盗党虽然死有余辜，我等也不为已甚了。”这时钟、卢、尧民等人见事情已完，想亲身拜谢，见识见识泥中人，和这些位蒙面英侠正商量间，泥中人老远看出来意，忙令周平过去拦阻，并令即速起程。说完，向众作别，往适才树林中走去。周平因听黑摩勒说众人谁也不愿现露名姓行藏，忙即回赶。玉麟见状，料有原故，便请众人止步，问明来意再走。一会，黑摩勒和周平近前相晤，传了泥中人的意旨，说众侠士都有

事，无暇相见，吩咐钟、卢二人速护尧民等一行上路，不可迟延，一面诰诫脚夫们，今日之事不许对外泄露。尧民等主宾三人忙抢前拉住黑摩勒，称谢之后，再三相烦：务必代为致意，请令师叔途中一晤，同去舍间盘桓些日。黑摩勒笑道："我师叔着实说你三位老先生是好朋友呢，我想许能答应。不过他老人家脾气古怪，勉强他不来。我定把话说到。听说虞家花园很好，将来说不定我还寻了去玩玩呢。"尧民道："老弟光降，再好不过了。"玉麟还想与众侠士见上一面，无奈黑摩勒力促速行，只得称谢而止。好在一切早已准备停当，一声令走，便即启行。黑摩勒直看着起了身，方始作别自去。玉麟回顾场上诸人仍然戴着面具，正牵着马匹在那里捆载尸首，隔得既远，又都以背相向。盘问周平，只说众人曾应伊商之请，脱了一回面具，语声甚低，只知大有来历，枉在江湖多年，竟一个也不相识。玉麟料知这些英侠之士不肯与镖行中人来往，回去将来见了谭镇南，也许能够知底，既不愿见，且自由他。因前途已入康庄，至多只有伊商在山口前后假充官人办案，设来拦阻商客的一二盗党，照今日局面，想已做掉，无足为虑。便乘途中无人之际告诫脚夫，推说适才那场恶斗乃江湖上正邪两派相争，途中所见，全出盗党误会，并非有意劫镖。这般人都不好惹，如要胡说，留神性命。好在两行人不久分路。黄、李一行脚、轿夫久受镖行雇用，见过阵仗，自不必说，尧民等所用轿子原是沿途零雇，没有一定去处，此时脚夫们都晓得一点江湖行道，客人相待又厚，闻言齐声应诺，谁也不敢乱说一句。这场争杀，只便宜了九龙沟严氏弟兄，没有遇上，后文另有交代不提。

当晚住店无话。早起又赶了两站，良夫因明日便须分路，老早到店，将脚、轿夫重赏开发回去。次日过午，方始另雇轿马起身。早上黄、李二人辞行，送了好些贵重礼物，尧民等三人执

意不收，各定后会而别。单走了几天，行抵杨墅关镇上，相隔永康，只有二百余里。尧民算计离家已近，此去沿途青山绿水、人家繁庶，便走过了镇集，也不愁没有食宿之处。这还是自己在外年久，又不愿露出行藏，如再提名道姓，休说附近各县远亲戚甚多，到处逢迎，便那些村民，听说永康虞家，也无不延纳之理，见天色不过将近黄昏，急于还乡，意欲多赶两程。良夫、新民征尘仆仆，也愿早到。吩咐张福给了轿马加班的钱，主仆 四人当即起身前赶。尧民久未还乡，地理不熟，只知这一路民殷物阜，鸡犬相闻，却忘了中间还要穿三十来里山路，虽有山民人家、都在山谷里面，不当大路，生人不易寻到。时又下旬，没有月光。走了一段，眼看山色迷蒙，瞑烟欲收，夕阳西逝，天已入晚。良夫看沿途村舍逐渐稀少，此时已入山径，不见一处人家，繁星惭晦，仿佛云生，野风吹凉，似有雨意，才想起适才因听尧民之言，只顾乘兴忙着赶行，忘命张福打听途程歇处，自觉疏忽。路已赶走大段，势无退理。心还以为轿马虽然雇自邻县，此间地理不会不知，看他们踊跃争先神气，料不致无可投止。那知轿夫们因客人厚道，路上又吃饱了酒肉，只知赶路得赏，别的通没理会。见天一黑，各将灯笼点起，一味抬着轿子，前呼后喝，朝前急跑。后来还是张福见黄昏以后路绝人踪，恐怕迷路，回马到良夫轿前请示。良夫先问轿夫，俱说以前走过几次，都是白天，沿山常看见种山田果园的山民，因非落脚之所，何处有人家村舍，不曾留意。良夫问不得要领，黑夜看不清切，只得命众留心查看，见有人家，速即打听借宿，一面仍就赶行，准备将这一段小路赶过。正走之间，张福在前瞥见前面山凹树林以内灯光掩映，忙向三人禀报。尧民方命张福前往借宿，忽听前面兵刃相触之声。揭开轿帘一看，只见两条黑影，各带着一道白光，此窜彼跃，上下翻飞，除了兵刃相触叮当乱响，

听不见一点步履声息，黑夜之间也看不清二人面目。良夫阅历较深，又和钟、卢二人相聚些日，得知江湖上许多过节。适见林内灯光，因当地民风勤俭，黑夜张灯，料有原故，听要借宿，本想拦阻，再见道旁有人苦斗，更生疑虑，无奈一行俱都持有火把，踪迹已被发现，无可隐藏，故作不知，就此过去。对方如怀恶念，几个文人和轿夫也抵当他不住。如若故示大方，朝他问路，人家正在拚命争杀之际，上前打岔，又觉不妥。方寻思间，轿子已然走近。良夫恰是第一乘，抬前肩的偏是个不识事务的乡愚。见那两个动手的有一个好似吃了敌人的亏，忽然当的一声格开敌人兵刃，住斜刺里纵起老高，乡下人几曾见过这等相打，不禁脱口高叫一声“好”。这一来竟将那人激怒，大喝一声，落在轿前，拦着轿子喝道：“不睁眼的东西！我们自家弟 兄相打，与你何干，要你放屁！把轿子放下来，不许走了！”良夫轿内外看，火光照处，那人竟是一个身着短袄、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孩，生得貌相甚是清秀，手持一根铮亮的白铜棍，正拦轿子发威。因黑摩勒和童兴年比这人还小，竟有那大本领，不敢轻视，听语气不是歹人，忙命停轿，准备陪话。偏那两名轿夫都是阿赣，欺对方是个小孩，不肯将轿放落，嘴里更强。小孩冷笑道：“你要连坐轿子的都放倒么？”良夫见势不佳，再三呼叱，张福也从旁喝骂，轿夫才行放落。当头一个自恃有几斤蛮力，未容小孩开口，先发话道：“这是客人叫我落轿 ，不是听你的话。你一点点年纪，恶形恶状，拿着根哭丧棒，敢是要打人么？皇帝的街，百姓的路，喊声好也不要紧，不让走试试看！”小孩等他说完，冷笑道：“小少爷打你这样猪猡，还要这个？二哥接着。”右手将棍抛给缓步走来的同伴，迎面一掌，跟着底下一腿，等良夫走出轿外，张福下马相劝，轿夫已被打跌在地。后面轿子也都停歇，见同伴被小孩打倒，不容分说，齐声喊上，各将轿后打

野狗的木棍取出，只留两个执着火把，下余五六人一拥上前。这班轿夫多是邻邑山民，性情粗野，其势汹汹，良夫等阻喝不住。正在为难着急，忽见火光影里多出一人，好似喝醉了酒神气，步履歪斜，挡在众轿夫前面，又像解劝，又像说醉话道："你们不许相打，不听好话，一个个都给我量量地皮再走！"先被小孩打跌 的一个轿夫羞恼成怒，最是愤激，抢着爬起，也抽了一根木棍，抢到前头，见有人出来强解劝，喝道："我们相打，关你什事？"说罢，伸手想推，却不料醉人力大非常，臂微一振，便吃撞退出丈许远近，几乎跌倒。下余五人也都赶到，当醉人是小孩一面。出来强解劝，越发忿恨，有的用手推，有的举棍就打。醉人竟连头也不回，仍是东倒西歪，口里说道："不听我话，谁也不要打算过去！"说完，只见众轿 夫纷纷倒退，有的震得手疼，抛了手中棍，直喊嗳呀 。对面小孩正在点手叫阵喝道："这今天非叫你们这群猪猡，一支支爬了过去！"忽见醉人出现，晃眼功夫，众轿夫全都倒退，心方奇怪，醉人已走到面前，指着小孩喝道："你叫他们爬着过去，我的朋友叫谁抬呢？小娃儿不安分，前村放着现成喜酒不吃，半夜三更出来闯祸，乖乖回家睡觉，还要我抱你去见你家大人么？"小孩闻言大怒，迎面就是一掌。醉人哈哈笑道："凭你也敢和我对敌"？黑影里也没见怎动手，语声歇处，小孩已被夹起。另一小孩本在旁观，见状大惊，大喝："何方野狗，敢欺负我兄弟，还不放下！"声随人到，一跃丈许，脚才点地，手起一棍朝醉人下三路扫去，叭的一声正打腿 上。醉人竟似不曾觉查，右臂下夹着一人，也未放下，反笑骂道："你这不识时务的小娃儿，更非抱去教你家大人打几下手心，教训一顿不可了。"随说，伸手便抓。这小孩比较机灵，一棍打中，不但敌人未倒，反震得手臂酸麻，便知不好，方想纵起拔刀应战，敌人业已抓到，边忙回棍抵挡。谁知醉人身法真快，

抓住棍往回一带，跟着松手，往前一上步，身子微俯，伸手一捞，连人带棍又被夹起。小孩手脚乱舞，还待挣扎，醉人喝道："放老实些！"小孩也真听话，便不再动，任凭醉人一手夹着一个，朝前走去，晃眼没入黑影之中不见。轿夫们各吃了一点苦头，气已中馁，心犹未甘，还待鼓勇再上，刚赶近前，人已走去。因醉人这般说法，再加良夫、张福不住喝阻，也就此收风。好在除了打人的吃亏稍大外，都未伤筋动骨，略为结束，仍然抬起轿来上路。走了好一路，再经此一闹，众人均觉有些饥疲。良夫暗忖：适才两小孩和醉人行迳，都非歹人，所说前村喜酒，必系张灯之所。照此看来，决可无虑。便命张福骑马先往借宿，众人随后跟去。张福先听醉人说话耳熟，黑里看不真切，又忙着和良夫喝阻轿夫，都不及留意细听。走到路上，忽然想起，禀报主人，醉人已跑没了影子，骑马自去借宿不提。

那人家位置，在前面山凹以内，无数红灯，掩映林樾，仿佛相隔甚近。顺着山径，曲曲弯弯，走了二三里路，黑夜之间虽然看不真切，火光照处，到处流水弯环、竹树繁茂，估量日里山青水碧，风景必然清丽。遥望灯光仍还未到，山路却越走越仄，野草渐深，高低不平，甚是难走。方疑走错了路，忽听蹄声得得，响动山野，由远而近，知是张福回转，却不见人马和灯影子。良夫忙令停步，高举火把等候。约有半盏茶时，忽听张福高喊轿夫回轿，不要再往前走了，跟着坡下黑影里，闪出两支火把、一盏灯笼。近前看时，骑马的正是张福，还有两个步行的壮汉，相偕赶来。到了三人轿前禀报说，这条山迳名叫碧螺湾，七湾八拐，外人到此极易迷路。有红灯之处，全村只十来户人家，地最幽僻。主人姓何，隐居山中已二十年，当晚正为长子完娶。张福也是把路走迷，正在为难，忽见两名壮汉持着火把赶来，将他唤住，说他家主人知有贵客经过，特来迎接，并说轿子必定

迷路，再不追来，恐怕误走蛇牙口等险地，黑夜里难保出事，问他别的，却答不知。因此着急，忙同回赶，直到转过那片崖壁，才见轿子火把，跟着两壮汉也说，家主人闻说三位老爷路过，刚好今天小主人娶亲，备有薄酒粗菜，正好留客。本当亲出迎接，因家中还有几位不常到的远客，不能分身，只在家中恭候，命我两人来接三位老爷，务必光降等语。三人一听主人未到先知，想起适才所遇，越发心喜，随口谢了。两壮汉便在前面引路，一行沿坡而下，走完一段草地。所行之处，左倚峭壁，右有小溪，流水汤汤，与人马步蹄踏石之声相与应和，倍增幽静。山径不宽，到也平坦。前面红灯早已不见。走了一阵，路转峰迴，由一片果林小径中穿过，再顺林侧危崖转将出去，倏的眼前一亮，只见前面大小红灯千百盏，高低错落，烂如繁星，烟火光中现出一丛庄舍，舍前广场上摆着数十桌酒席，每席三五、七八人不等，正在划掌轰拳，笑语如潮。再行数十步，又是广溪前横，上面架着一道赤栏杆桥，两壮汉早往庄中跑去。张福下马请示，问递名贴不递。良夫算计主人必非庸流，看情景行藏已露，便命投贴拜会。张福连忙牵马跑去。一行过桥不几步，便见当中一所悬灯结彩门内，走出一个身着吉服的老者，尧民等三人忙命轿夫落下，走上前去。张福知是本家主人，抢前请安，投了名贴。一会宾主相见，老者先开口道："老朽何异，佳客远来，适值小儿完婚，未及分身远迎。山居无多美馔，不嫌简慢，请至里面先用一杯水酒，略洗长途征尘。良夫暗中查看，门前广场上残席未撤，赌酒方酣，坐客只主人出时，略加欠身外，客来直如未见，装束神情均不似土著山民，口音更不一样。主人却气度闲雅，吐属从容，迥然不类，愈知不是寻常人物，一同谦谢了几句，和主人一同入内。门里院宇宽阔，砺墙粉壁，甚是整洁高大。屋内外到处灯彩辉煌，有十多桌筵席，坐客已散，肴

核满地，七八个青衣壮汉正在打扫。耳听笙歌细细，由里院传来，入耳清娱，不同俗奏。三人心正惊异，主人已领了三人绕了两处迴廊，走过大片菊花畦，一幢高约千丈的云骨忽然当路。转出峰侧，数十盏纱灯涌现出一所精舍，琴书在壁，陈设无多，别饶清丽之致。东头一张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围着五个紫檀圆凳，桌上设着五份杯筷，都是极精雅的好瓷。除两个供役使的青衣小僮外，并无他客。何异先请三人随意落坐。一僮打了手巾，端上嗽杯。一僮便到室外峰脚下将风炉上双耳铜吊取到阶前放下。尧民见那铜吊形如大肚石鼓，四边俱有篆文，双环无嘴，盖有通气验水的活眼，知是用极讲究的隔水煮法。知主人精于此道，以上宾之礼相待，忙起身致谢。何异见他内行，越发高兴，手微一摆，前僮便走向室角茶具架上取了一把形式古雅的紫金沙壶，走下台阶，忙忙奔去。另一僮便 将铜吊水盖往上一提，跟着一把沙壶随手而起。新民坐离门近，见那沙壶也是定制之物，用玉根做成方形把手，煮水时恰好可以嵌在铜吊盖底凹槽以内，为免烫手，盖柄也似黄色玉质所制。小僮提水进屋，随将门侧矮条几上原放的宜兴壶盖打开，三起两落，倒水下去，将盖盖好；取过一个茶盘，上放五具明磁细碗，先将茶倒去一杯，重又加水，略隔分许，一一斟上，捧了敬客，动作甚是敏练。事完退下，将壶中余水倒入吊内，赶出门去。尧民等三人一尝那茶，果然色、香、味三者俱胜，知是明前嫩芽佳制，各自赞美。何异见尧民擎杯微笑，直夸水好，便知他不以茶为尽善，笑答道："此茶只是龙井春芽，只供远来解渴之需，不值高人一品。这水却是本山白燕峰顶小天池中灵泉，经老朽每年冬至先期涸干石池，然后亲率家人僮仆，挑了沙瓮，由后半夜交子时起，用竹制汲管对准池底七个小泉眼汲取入瓮垂下峰来，平抬回家，按着汲取时刻标明封识，原瓮不动，埋入地

底。大小三百余器，逐日取用，以子时所取者为最佳。只惜泉源不畅，一个时辰所得，不过一二十瓮。老朽嗜茶成癖，不遇知音，轻易不以款客。山泉乃灵石法乳，每年只冬至后半夜起十日前后，旧泉渐涸，新髓初生，是其精华所萃，真比金山、惠山二泉尤胜。十日以后，泉源日畅，涨满全池，虽比常泉尚佳，与此不啻霄壤之分了。三公所饮，尚系末两日所汲。既遇知音，当以同享，适才已命小僮锄烟往汲当夜灵泉，理好茶具，以备三公评赏。远来腹饥，请先入坐小酌吧。”说时，另有二僮端了食盒酒菜，放在圆桌上，来请入坐。贤主佳宾，更不客套，随意坐定。主人举杯劝饮。良夫见样数不多，肴酒精美，桌旁虚着一份杯筷，连坐未撤，方欲动问，何异已先说道：“少时还有一位老友要来共饮，到时早晚无定。山野之人，脱略已惯，请各自先用吧。”良夫心中一动，忙问此公何人。何异道：“此人性情古怪，老朽暂不为之先容，等到见面再谈吧。”良夫不便追问，只得住了。何异随把谈锋又转到茶上。由选茶谈起，直变到采摘焙制、洗泡烹煮，以至于汲泉养水、火候茶具，一炉一炭之微，条分缕晰，无不精绝微妙。尧民望族显宦，久居大江南北产茶名区，于茶尤有夙嗜，平日极为讲究，闻言也愧弗及，钦佩不已。

四人正谈得高兴，忽听门外有人笑道：“都要像你们这样吃茶，人都麻烦死了。”跟着湘帘起处，走进一个身材短小的中年人来，尧民等一看，正是屡次深夜投函、拔刀相助、自称“泥中人”的那位侠士，连忙起立为礼，称谢相救之德。泥中人一边还礼，笑答道：“我虽山野之人，三位也非俗宦。主人有的是美酒名茶，何苦多此一番俗套，耽误清谈，我已忙了半日，这份空着的杯筷，定是主人为我备下的。我们仍各坐下，且吃且谈如何？”三人知道，这类风尘异人，多半脱略形迹，便道遵

命，各自归坐。何异给泥中人斟满一杯，笑问："老弟事体如何？停当了么？"泥中人道："自从那年在此分别，已有四次过门不入。今日你却料我必来，我的事想必也早在你的算中了。"何异笑道："那个自然。你此次帮了新朋友的忙，又为故人报了大仇，真乃快意之事。不过那贼是姜家内弟，照今日算起，连我也沾了亲。你的手脚做得干净么？"泥中人道："做得干净还会落到你的眼里？今日到此，原为向你打个招呼，并请你会会我这三位朋友，代作一个东道。我早就想往华狱、太白两山一行，满拟把他三位送到永康，即可动身，不料会有一点波折，说不得只好去永康虞老先生花园中暂住些日，再定行止了。"何异略为沉吟，笑道："司空老弟，你一向行踪诡秘，不肯以真姓名示人。魏兄适才问我，未曾奉告，难得你自要往虞公家下榻，我想世上那有主人不知来客姓名之理？你们相交在前，还是你说，还是我代说呢？"泥中人也笑答道："你真老奸巨滑！人家与你谈正经，却拿闲话打岔。我和他们三位此去相聚，非三五日可了，什话都说，不必忙此一时。我只问你：令新亲可知今晚之事，是我做的么？"何异道："凭你老弟，还忌他不成？"泥中人冷笑道："适在路上见他儿子同他外甥野地里过手，魏兄轿夫不合叫了一声好，乡下人晓得什么？他竟羞恼成怒，意欲横行。我往劝阻不听，吃我一手一个挟去，交他以后严加管束。我如忌他，也不在他嫁女儿的好日子给他难看了。投鼠忌器，此人又喜迁怒，你晓得么？"何异一边劝着酒菜，随口答道："我怎不知他为人？今晚的事对你一说，就不足奇了。今晚为了酬客，并未出门，事先也并不知你来。因有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本是看了一门好亲，赶来给我送信。不想来晚一月，小儿已然聘定姜女，今日恰好完姻。他还后悔：早有此心，为何懒散，直到听说女家要移居才行起身，迟了数月，误此良姻。姜

女虽然不差，比他所见之人却有逊色。说过也自拉倒。我和他原是背人私谈，说完正要请他入席，忽又说起他到时，天近黄昏，在山口内遇见那两个败类，掩身 林石后面，取出干粮、酒肉在吃，行藏鬼祟，似有用意，他原见过二贼，深知来历，以我隐此多年，恐怕于我有什么鬼谋，也把身形隐起，暗中查听。才知二贼不是为我，老姜也洗手在此，乃是受了老秃驴之托，专为行刺虞老先生三人而来，老秃驴因被能手伤中要害，逃出不远，自知难活，打算寻一山洞，藏身等死，巧遇二贼。这厮枉活这大年纪，只知对头名叫彭谦、康成，乃五老门下，用内功伤他那人，竟没看出是谁。说完受伤经过，便托二贼 往闽抚那里报信，再 去行刺，先给对头一个难看，然后寻找他的爱徒孙璧，探听仇人姓名来历，约请 能手报复。二贼 听那对头是五 老门下，又有仇人康成在内，同病 相怜，更想借此结交孙璧，于中取利，增长声势，立时应允。偏有急事在身，耽搁了两日，等把事办完一商量，这几个对头，俱是有名人物，老秃驴尚非对手，何况自己？便那保暗镖的也不好惹。好在事无人知，打算变计行事，只给孙璧送信拉倒。因他姊丈在此，多年未见，绕道来此看望。冤家路仄，昨晚宿在前途店内，遇见虞公主仆四人，容貌、口音颇与老秃驴所说相似。半夜往窗下偷听，果然不差，并听出与镖师们早已分路。心想：五老门下均尚侠义，决不甘为达官显宦所用，必是镖师请来，现既分路，杀这几人岂不易如反手？这一来，不但给对头种下祸根，还可挟制闽抚得他一份重酬。镇上人烟稠密，不便举动，算计此间必由之路，又从轿夫口里得知客人心急赶路，特地到此，就着野意吃喝个饱，静等三位过时下手。不料老弟忽然同一小孩出现。借着讨酒吃为名，将二贼逗急动手，二贼俱吃小孩打死，移尸化骨。他见你二人分路走去，才到我家，我已料你这次要来，随后小徒殷铭又

来说你要我准备食宿，代延佳客，越发知你必来无疑的了。”泥中人道：“原来还是这样，我当你真有什么玄妙处呢！老醉鬼想必还在这里，我代他把昔日大仇一掌打死，适才为何掩掩藏藏不肯见人，是什么原故？”何异道：“他一见你，便知老秃驴死在你手。这厮年已近百，仗着双环十三钹，不知伤害多少英豪之士。近十年间，自知树敌太多，青城、峨眉两派门下誓欲杀以除害，川湘等地难于容身，潜来江南，匿迹销声已久，不料仍有今日。如论武功，目前休说除他，连和他能打对手的都没几个。不是你是谁？”泥中人道：“那不一定。你是不常出门，现在各派中后起之秀尽多着呢！”何异道：“话虽如此，毕竟火候还差。你去永康，能住日子多么？”泥中人道：“这也到时才能定准。醉鬼何在，何不请他来此一谈？”何异道：“他此时代我在作主人呢。你只去永康，他必前往寻你，此时不见也罢”。泥中人笑问何故。何异答 道：“少时再说。只顾和你一人谈话，连酒都忘敬了。”说罢斟酒，二人更不再谈前事。

尧民二次称谢，请问姓名，才知泥中人复姓司空，双名晓星，乃武当派中名宿，看虽中年，实已古稀，比起何异才小三岁。武家内外功均臻绝顶。到处仗义任侠，济困扶危，行踪飘倏隐秘，如神龙见首，不可端倪。又善内家缩骨敛神之术，貌相身材均可变易。江湖枭恶之徒，死他手下的不知多少，但知道他真实姓名来历的百无二三。近年自悔疾恶太过，杀孽日重，屡拟寻一名山隐 居学道，无奈好些世情未了，迁延至今。中间又遭了一次仇敌暗算，乘他锐身急难，由苏赴闽，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下，支使出两个死党，在山路要口上买了一家茅舍，在门前设摊卖茶，茶内下有极利害的毒药 。旁边用山泉浸着两个上好西瓜，将毒药抹在刀上，到时应用。惟恐不易上钩，又令一人手持收敛瘴毒炼制而成的毒砂，埋伏相待。毒药并无

异味，按说不易觉查，谁知晓星久经事变，机智若神，过时见那敌党虽然居室衣服都与山民一样，双手却是筋粗骨健，只有浮污，并无皱纹；尤其农闲卖茶，略博微利，应是勤俭人家，可是舍旁耕具干泥丛积，至少数日未往田间操作；茅舍三间，不见一个妇孺。再稍留意，便看出那山民身轻步捷，许多做作，当时明白。不合艺高欺敌，意欲要笑一番，再行处治。敌党见他端茶不饮，反劝主人，忽又放下索瓜；等举刀代切，又被拦住，说向来脾气，吃瓜须用手开，不然不香，吃后须喝缸中热茶，才能免去肚痛。边说边吃，语多讥刺。等吃了一点瓜心，假作拿碗舀茶，又装失手，用半边残瓜，暗运真力，将茶缸砸成粉碎。敌党知已看破，不动手也难逃公道，手抓袋藏毒砂，未及撒出，已吃晓星点倒。问明来历处死，挟了尸身，准备寻一僻处用药化去，免得遗害。不料敌党情知必死，诡计只吐了一半。容到晓星移尸化骨，重行上路，行经山崖之下，崖上埋伏的敌党早看出他的行迳，愤恨已极，乘他经过，猛将一袋毒砂全数向下撒去。晓星正在下风，连忙屏气纵起，鼻孔中已嗅了好些进去。心中大怒，只一两纵，便追上敌党，一掌打死，照样移尸化骨。寻着山泉，将身带解毒诸药乱吃了些，一面运气呕吐。先还以为闻嗅无多，或可无害，走不十里，忽然烦渴昏晕，知道不好，意欲奔到省城，求一名医救治，赶急飞驰。又跑了数十里，中毒之余又在暑天烈日之下急驰，只觉浑身酸痛，喉间腥 燥欲裂，腹中烦恶闷胀，头晕眼花，两 眼直冒金星，神志已乱，瞥见左近崖侧似有一条白影，下面还有小溪，当是瀑流，急不暇择，纵身一跃，便自到达。眼花撩乱中，仿佛迎头有条东西打到，顺手一捞似是活物，奋力一扯，猛觉天地旋转，脚软如棉，再也支持不住，往前一仆，倒在水泥里面，失去知觉。溪旁崖上原有一条瀑布，酷署久旱，水源已将干涸，剩下一缕细流，涓涓滴滴，缘崖

下注。溪水虽也将涸，溪泥未干，尚有余潦，野草得此滋润，怒生满溪。毒蛇、恶虫之类日间怯热，贪此浊泉，纷纷奔赴，饮息其中。上有酷晒，下面地气郁蒸，丛草遮蔽，无所宣泄，加以蛇涎虫沫所萃，蕴为奇毒。常人休说饮此溪水性命不保，如在日午郁蒸之下，闻着里面那股瘴气，也要中毒昏晕。尤其适见白影并非瀑布，乃是山中一种最毒之蛇，名为白美人，生得通体雪也似白，角腮红眼，长信如墨，口嘘黑烟，人如迎面被他嘘上一口，百步以内立死。其行甚速，见人就追，追 上便照直往人头上窜去，一个扑空，落在地下，旋身再窜，不死不止。此蛇虽然利害，但有一样短处，骨节甚脆，尤其颈骨是他要害。别的骨节碎了，仗着皮革坚实，不易斫断，只被逃走，日久自能长好，颈骨一击即碎，碎便异命。山中居民一见此蛇，手中如无器械，总是赶紧拾两石块，抢向上风立定。容他迎头窜来，切忌心慌，眼要看清来路，屏着气息，往旁一闪，蛇是直劲，转折较缓，掉过头还 要蓄势鼓劲，才以窜起追人，不等全身转过，赶上前去，照准颈间，一击立毙。晓星奔到溪边，蛇见人来，立即下扑，晓星终是武功精纯，死前余力尚还未尽，捞的又正是颈骨要害，再一扯一甩，立即毙命，人蛇一同坠落溪里。晓星本来中了重毒，万无药救，这一来恰好以毒攻毒。跟着天大雷雨，人连浸带进水，凉气一逼 ，悠悠醒转 。只是人吃大亏，四肢无力，不能挣起。此时如无人救，崖上洪瀑下注，溪中水涨，也要淹死。幸而巧遇尧民等主仆三人避雨岩洞，闻得呻吟之声，前往寻视，救了回去，先给服了自带珍药，请名医诊治，晓星为人肝胆，此行原为救援故人之子，病榻寻思，行藏已为封头所悉，保不乘隙加害。越想越不放心，竟不顾病后体弱，强自挣起，留一纸柬，不辞而别。事完以后，又到福州。闽抚与尧民作对，屡在暗中维护。

尧民卸任时，探知闽抚派遣赵连城等刺客沿途阻击。以晓星之力，本不难夜入抚衙，惩除贪顽，因闽抚为全省大吏，恐将事情闹大，牵累无辜，想给他个哑巴苦吃，使他手下爪牙一人不归。一面向尧民投书报警，一面暗中布置。这时小侠黑摩勒适奉师命前往常州寻他，听说晓星在福建，许久未归，入闽寻访，相遇途中，随侍身旁，正好相助。等尧民遣走家眷，随后微服起身，二人总在暗中保护。晓星滑稽玩世，沿途仗着本领机智，大开众刺客的玩笑。因悉刺客要借公济私，劫杀黄、李二富商，夺取他的珠宝财货，晓星久闻黄、李二人乐善好施，一试果然，知所请镖师官私两面俱非刺客之敌，有心救他。自己不能兼顾，便在暗中撮合，将两行人连在一处。刺客经他戏侮，也有了戒心，暗请绿林能手相助。晓星方觉黑摩勒一个帮手尚嫌太少，打算寻人相助。尧民恰在无意中遇见颜尚德。尚德感念旧恩，又是父执世交，立即锐身急难，星夜约人暗中护送。所请的人正是晓星多年未见隐居山中破庙，化名凌风的好友铁衫客彭谦，余人也都英侠之士。刺客时已约了好些退隐的盗党，次日路过都天王庙前峡谷，不等一行出境，就要发动。晓星因约人路远，缓不济急，为求万全，只有先下手为强，夜入盗庄，给他一个利害。又觉这些盗党平素行迳尚有可原之处，况已洗手家居，上门寻事势必群起拚命，不死不止，难免增重杀孽。方自踌躇，忽遇故人，好在欣喜，商定行事。次日尚德同了朱文燕、韩文约、康同、金彝等一行五人，走出不远，巧遇彭谦的过继给外舅家的胞弟凌风。凌风、尚德等虽和彭谦交好多年，尚不知他真实姓名。因见来人步履非常，知是武家名手，下马请教，一听姓名，再一问所寻的，也叫凌风，好生诧异。两下气味相投。尚德说贵友现在前面相候，不防同去。那人大喜。到了约定地头，彭、凌二人见面，谈起前事，才知彭谦为避一仇人，隐名韬

晦，此时凌风尚未下山，便借用了他的名姓，以便日后下山，易为寻访。彭谦武功精纯，与晓星不过伯仲之间，实因误信流言，伤了仇人丈夫。仇妻一个女流，师门中有好些瓜葛，一误不堪再误，诸多碍难，只率引避，并非怯敌。为免泄露，再惹烦恼，连爱徒童兴，日常侍侧，都 未明言，尚德等更不用说了。师兄弟叙完阔别，凌风久闻神魔伊商等一干盗党的恶迹，便没尧民这场事，早晚也要前去相会，尚德请他相助，自是乐为。事有凑巧，临动手以前又遇见甘同。他和伊商之兄老南极是患难交情，和彭、甘、凌、颜诸侠多半旧好新知。见后问明众侠士行迳，听说司空晓星也在一齐，不禁大惊。暗忖：以前曾听传言，说伊商背后常说姓甘的乃兄死前故意规避，不为助场，死后不为报仇，反与仇人交厚，种种不够朋友，提起就骂。乃兄在日，本就气味不投，多年未见，又有前嫌，如往相劝，徒自取辱 ，一个不巧，动起手来，胜也不好，败也不好。再三向众商恳，说晓星为人，闻名多年，共只见过两次，并无深交，此事是他主持，此人以前出了名的手狠，除恶务尽，事涉官府，关系重大，不便向他求情，务请看在老朽薄面，设法转圜，平息这场干戈。彭谦早和晓星商定，敌人方面个个恶迹昭彰，无一善类，为免后患，刺客固在必诛，盗党也不能容一人漏网。无奈甘同情面难却，想了一个计策，一面答应先由甘同出面劝告伊商，晓以利害，令其交出刺客，便可两罢干戈，一面暗中部置，使伊商无法下台，非打不可。甘同为人忠厚，明知伊商未必肯听，此外别无善法，只得允了。到时朱文燕受了彭谦之教，与甘同一同先出。伊商刚复自恃，素不服低，再加朱文燕话说得一点也不客气，黑摩勒、童兴两小侠再把刺客首级和赵连城往外一献，面子上如何能挂得往，当时便动起手来。甘同本想和伊商打对手，好把他引向一旁，再行苦劝，谁知铁沙掌刘开帮和黑虎胡四两名盗党不

容分说，首先杀到，伊商为了指挥全局，观查敌势，反往后退了几步，甘同竟未得便。后来伊商、凶僧连同群盗全数毕命，甘同心中难过，却说不出，越想越恨，抱了伊商死尸迳自走去。晓星遣走尧民等一行，因料前途无事，便命两小侠带了黑牛暗中护送，自己晓夜飞行，赶往闽抚衙内，将闽抚长辫剪去半截，再用刺客口气留下一封书信。大意说：闽抚待人太薄，诸人每月薪金还不如从先在绿林时所得之多；这次又令行刺，虞某虽然告老，终是朝廷监司大员，早晚事情败露，都遭杀身之祸。况他为官清正，口碑载道，绿林人最重义气，杀害忠良，必遭天下人唾骂，现已决计不辞而别。但是盘川缺少，拟向闽抚借用十万两银子，如蒙慨允，请换成金叶，次晚放在后衙楼上，自会来取。此事余人不知，切忌张扬，彼此不便，行时所给密函手谕，敬为保留，异日得便，自当奉还。闽抚不知刺客已死。还当众人叛他，看完纸柬，吓得目瞪口呆，通骨寒战。把柄在人手内，事关重大，没奈何只得自破贪囊，依言行事。后越想越害怕，身边还有十几名护院武师，万一再生变故，如何是好？便和心腹幕宾密商遣散之策。好在事还机密。众武师各有私心，互相嫉妒，众刺客以赵连城为首脑，这伙人本领较高，自成一党，平日趾高气扬，恃宠骄横，与残余诸人只是表面和气，私恨甚深，行刺一节并不知情。一听闽抚说近接京中大老密信，日前御史奏参，抚衙养有不少江湖之士，每日在外欺压平民，将要派员密查。先去诸人多半互相援引，来路不明，业已遣走。昨日又接京信，风声越紧，为此请众北归，等风浪过去再行通知聘请等语。因平日相待优厚，突然遣散，刺客遗留的衣物行李又经闽抚命心腹人装着运走，另行藏起，多当真事，纷纷告辞起身。内中也有两个疑心先走武师闹鬼的，搬在外面候了些日，委实无一回衙，更无新人到来，同时闽抚行迳也谨慎了许

多，也就相信，仍理故业去了。闽抚遣散爪牙，心中稍安。不料又受幕宾挟制，太阿倒持，任凭胡为，日久满盈，终于恶绩败露，无计弥缝，各受刑诛，不在话下。晓星盗走黄金，交给那故人子女，藏放山中，以备异日济人之用。自己追上尧民，护送了数日，见离永康不远，便命黑摩勒回去等候周平来访，准备将尧民等送到永康，前往华山访友。快要到达，又生波折。

那二贼一名金眼施威，一名两头鼠冉明扬，乃何异新亲，以前江南侠盗六指飞侠姜继内弟。二贼自受凶僧之托，因听对头有两个是天山二老得意门徒，余者也都能手，一想大斗和尚仗着一身内功，双环十三钹，纵横天下几近百年，就是神魔伊商和手下一伙人也都不是寻常绿林，俱死在敌人手内，无一幸免，凭自己这两个人如何能是对手？加上手边有事一耽延，连闽抚那里也未去送信，本想不办。冉明扬和姐姐多年不见，意欲便道看望，因姐夫虽也出身绿林，但是性情 刚直，与自己极不投机，如非惧内，碍着乃姐，直不愿认让这门亲戚。施威手辣，又爱采花，姐夫最恨这种 风流人物，如与同往，自找无趣。便施威也不肯去。打算请施威在附近镇店里住一两日，单身入山，看完乃姐回来，再同往寻找凶僧爱徒姜璧。这日到了黄义渡村镇上住店，恰与尧民等四人同宿一店。二贼看出尧民是微服行路的官宦，以为必有珍物随身，先想顺手牵羊，偷他一水；及至留意查考，颇似凶僧所说之人，于是起疑。夜往窗下偷听，果然不差。断定诸侠士俱是镖行请来，尧民等不过结伴同行，无心脱难。此时无人相助，杀他易如反掌。事后将人头送到闽抚那里，不但可得巨万重酬，还可告知姜璧，居功露脸。沿途官道 村镇栉比，只杨墅关过去有一段山路，甚是僻静，便于下手。偏生姜、何两 家隐居山内，如被知道，决不容许；加以沿途山内颇多行人不断，须候黄昏以后才能行事。尾随了一日，正

想如无机隙可乘，宁到永康下手，也不在附近露出形迹，使姜、何两家得知是己所为。偏的尧民归心忒急，日里打尖时，命张福传话轿夫加急赶路，多备火把，到了杨墅关天如墨黑，仍往前赶，如能在明晚或是后日前赶到永康，加倍给钱。二贼探知，好生心喜，忙在镇上买些酒肉，先期赶往山中冷僻之处埋伏等候。以为对头自己找死。杀人之后，半尸首携弃洞壑之中，带了人头，连姜家都不照面，人不知鬼不觉，去见闽抚索酬以此要挟，不特予取予求，还有无穷好处。心中打着如意算盘，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二贼落店时，晓星早把他行藏来意探查明白。当日见二贼抢前先走，便料定要在前途山僻中动手行刺，随即赶去。二贼果然隐伏深林僻静处，正把带去的酒肉摊在石上，开怀畅饮，商量行刺之事。晓星本心看在冉明扬姐丈分上，不想杀人，便 上前讨酒吃，拿话点醒。也是二贼恶贯满盈，明看出晓星不是等闲人物，偏倚着酒兴，自恃本领，不问来人姓名来历，先自下了辣手。晓星久闻二贼恶迹昭著，见他忒已凶横，不可理喻，留着也是祸害，这才用重手法将二贼打死。因地当往来孔道，相隔姜、何二家甚近，明日尸首发现，既恐良民受累，又恐六指飞侠姜继尚说他上门欺人，又生嫌隙，急于化尸灭迹，匆匆夹了二贼尸首去寻隐僻涧消灭。却不料山石后面还伏有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踪迹已被看破。事完回来，闻得村中鼓乐之声，红灯点点，掩映林樾，暗忖：山中只有姜、何两家是大户，今晚必有什么事，二贼 老远来此，不知老姜事前得信也无？登高回顾来路，尧民等一行相隔尚远，预计还有些时才到，抽空往探，才知姜、何二人结了儿女亲家，姜女小飞仙姜渭珍嫁与何异之子神叉何璟。当晚正是婚期，两家各来了许多江湖上的老朋友，施、冉二贼竟无人提起，也不知是否为了道 喜而来。在姜家绕了一圈走出，忽想起尧民等必将宿头错

进，此时无处安身，必然人困马乏，饥渴交加。老姜固是旧交，但平日嫌他鲁莽，未脱绿林积习。何异虽也做过几年江湖行当，人品气味都要高明得多，近年退隐纳福，起居饮食俱甚考究，更喜结交雅士，与尧民等三人一定投机，乐得借他地方食宿。于是迳往何家，且不与何异相见，只令下人传了话，便自回赶。

那和轿夫动手的两少年，一是姜继尚之子姜绍周，自幼爱武，天分却比乃姐相差远甚，性情又暴，常在外面惹事。老姜管束颇严，时常受责，兀自不改。因愧本领不如乃姐，颇不苦功，遇见比他本领高的同辈亲友，便百计苦磨请教。这晚喜事，老姜妹夫支硎山毛女浜、吴江钓客许一山，命子许明前来道贺，表弟兄见面，甚是亲热。他知许氏父子水旱两路俱是能手，许明家学渊源，打得一手好鱼梭，强着要学，许明不便推拒，女家席散较早，吃完晚喜酒，乘着诸尊长相聚谈笑之际，各带兵刃暗器溜出，跑到大道旁边空地上过手练武，打得十分起劲。姜绍周自非许明之敌，一个失着，正值尧民等路过，轿夫无知，喊了声好。绍周羞脑成怒，要拿轿夫杀气，眼看出事，恰巧晓星赶来，适在姜家窥探，认得二人，上前解救。绍周性傲，不肯输气，才一照面，便吃晓星擒住。许明较长两岁，人甚聪明。先和绍周过手，只是虚应故事，及见他学了两招仍是老不休歇，意似要占一点上风，恐出来时久，舅父寻人，这才给他一个败招。不料迁怒轿夫，拦路发横。自己不愿助他欺人，但见轿夫蛮野，气势汹汹，倚多为胜，也是可恨，意欲等绍周打倒两个，再行过去劝解，暂时只作旁观。忽见能手出现，绍周已吃人亏，不容再为袖手。其实许明不是没看出来人不好相与，比时如若过去说几句好听话，唱个喏，晓星也就不为已甚。也是年青好胜，自负家传武功，羞于服低，欺来人未持兵刃，上前

张口便骂，持棍便打。凭他如何能是晓星对手，照样被人夹起，晓星本意，老姜为人尚可，老姜继室冉金红乃五台派门下，大盗冉杰之女，旧日同门徒党俱信服他，如知乃弟被杀之事，定非报仇不可。自己虽然不值一虑，热火头上，保不住迁怒尧民，前往生事。意欲借此探个口气：二贼到此，姜氏夫妻是否事前有信？好代尧民预防。一面招呼尧民等一行前往何家投宿，自挟许、姜二人前往姜家，许明还不知晓星是谁，老远到来，晓星说："我知你二人同出，一人有过，彼此难堪。我和他父亲是朋友，如若纵容，惯他下次，事非面告不可。你们只想个遮羞之法好了。"许明答道："只老前辈高抬贵手，容我二人自行投到如何？"晓星点头应允。姜继周最怕父亲毒打，身落人手，又羞于求饶，只是心头发怵，放下后仍是一言不发。许明忙拉他行礼拜见，请问老前辈姓名。晓星道："我的真实姓名南明老人知道，你回去问他好了"许明原非南明老人门下，只是见过两次，想要拜师，未蒙收录。因见晓星武功出奇，口气甚大，一时急智，冒充老人门人，以求脱身免辱。晓星虽觉他手法不类，但知老人与许父颇有渊源，也许新近拜师，尚未学艺，或有口约，便不为已甚，将二人一齐放下。姜继周知道，如被来人押见父亲，仍是一难，几番想溜，都吃许明暗扯衣服止住。晓星随问南明老人近况。因而得知尧民弟兄说不定还有一场事故，好生惊异。再加上当日之事，只得把华狱太白之行作罢，且去永康虞家住上些日，看事而行。当时只作随便听过。姜家住在后山，地势更僻。一会走近，许明又向晓星婉求："里面亲友甚多，好歹请老前辈当众留脸。"晓星笑道："你舅父不会当着许多人见怪。知你两个在我手底跌倒，也不觉难过的。"许明又问如何通报。晓星道："你二人先进去，对他说兰陵旧识路过相访好了。"许明笑道："那底下就说我二人正和路人相打，

吃老前辈喝住同来好么?"晓星颇喜他聪明伶俐,无意中又探知了一桩奇事,甚是高兴,点头笑道:"我知你谎要说圆,却失去我来时本意了。念你二人初犯,少时我见老姜,话说好些就是了。"继祖闻言,才放了点心。说罢,许明、姜继祖抢先奔去。许明见了乃舅,并未十分隐瞒,只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说二人出外练武受人嘲 笑,动起手来,遇见一个中年瘦子强行解劝,全吃点倒,数说了几句,一同走来,自称兰陵旧识,要见阿舅等语。老姜闻言大惊道:"这个魔头,你们怎敢惹他?"瞪了继祖一眼,赶忙跑出,将晓星接到里面密室之内。宾主略叙阔别,晓星便说:"绍周本领太差。今晚与人相打,错处虽不在他,终是浮浅无知,幸遇是我,知换旁人,你只一子一女,为人所伤,老来怎处?我看他颇能用功,只气太浮躁,以后务要严加教管,不许和人争斗才好。"老姜知他好意,不然也不会进门。平素看着儿子不济,想不到会将生平敬畏的人引来,可知还有点希望,不但不怒,反到高兴,一面称谢,一面又唤二人入室,拜谢老伯父教训。二人在外偷听,先还以为是场羞辱,及见老姜比客年老得多,相待那么恭敬,引见也不提名姓,料非等闲人物,礼毕侍侧。老姜笑道:"小弟不是不想儿子成器,无奈他天分太劣,内人只此一子,又爱护短,我一教他不会就有气,如今随便内人有一天没一天的胡教,也懒得管了。"晓星笑道:"古者易子而教,参也以鲁得之。天分差的人越肯用功。你把独子放在家中,素又惧内,怎 生教得好?这不怨娃儿,实是怪你自己不会想法。"老姜笑道:"那我求老兄台成全他一下,怎么样?"晓星道:"你知我不会再 收徒弟的。行踪不定,一出门往往好几年,也没法教。目前江南有本领的明师只三数人,我看小许与南明老人还有交情,不防托他转求,或者能行也说不定。"老姜性直耳软,连声赞好。许明惟恐晓星再说他是老人门下,忙

插口道："老伯父远来，可要吩咐备席么？"老姜大笑道："我真该死！一喜欢，连杯水酒都忘了招呼。这正是他爱的，快传话去，今晚须要畅饮 一回才好。"晓星拦道："这个无须。我来时才知道你和老何联了姻亲，既到你处，也须往他家一行，道完喜还有别的事。闻得老何近年讲究饮食，我要试试真假，酒扰他的。天已不早，要告辞了。"老姜知他脾气，只得作罢。晓星随问今日亲友可多。老姜说洗手多年，隐退已久，无什惊动。连内人想给他没出息的兄弟一封信，都因久无音息，无处投递作罢。晓星闻言，知不会再生枝节，当即作别起身。由此许明想拜南明老人为师之念更切。次日坚辞回苏，和乃父说明，迳往南明山白水村投师不怕。

晓星赶往何家，途中遇见何异得意门人追风手蒯钦，说奉师命，黄昏前得报，知他有事路过，只为长子婚期，远客众多，不及分身出迎。适听下人传 语，有同行友人借宿，知师伯必往后山 姜家一行，特来迎请等语，晓星方以为今日之事做得干净，不知杀二贼时有人伏侧窥伺，泄了机密，闻言暗赞老何毕竟比老姜强得多，瞒他不过。姜、何两家已是新亲，早晚难隐，到不如把话言明，由何氏夫妻透话与冉金红，免得异日贻累尧民。及至见面一问，才知泄机的也是一个老朋友，事情只他和何异知道，并未对第二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凭冉金红和所约党羽，虽非自己对手，终难免牵扯到别人身上，既能无事，自然平 息为是，料知何异不会告人，也就罢了。

宾主五人正谈之间，门外忽来一人。小童锄烟连忙走出，问了几句，进屋向何异低声回禀。何异笑谢尧民等三人道："三公辱临，蓬舍生辉，怎还赐此厚礼？"尧民等谦道："令郎嘉礼，适在客中，无以为赠。微物戋戋不足挂齿。"何异道："我只顾延款佳客，还未及令小儿参拜呢。"随命小童传话，着新郎来此拜

见。原来良夫在路上已和尧民商好，命张福到了何家即将行箧中所带的文具书籍和两 匹文锦取出，作为贺礼。所送俱是精品。管礼的人见来客素昧平生，投宿路过，送此重礼，不敢作主，迳来请示。何异因尧民等三人不是风尘俗吏，一见如故，又是晓星知己患难之交，颇愿结纳，并未客套。来人闻命去后，晓星笑道："老何，你明知我身无长物，难道叫我白受小辈的礼么？"何异道："我因三公渊雅端凝，一见心折，故令小儿出来拜识，日后也好得些教诲。还不知你随身法物，只是一领青衫么？你便说得怎俗！"晓星笑道："现有三兄在此。虞公固今之名宦，使魏、钱两兄，戟门揖客，钤阁上宾 ，也非寒 酸一流。便看得我辈落拓文人一钱不值么？老姜那里我没有送礼，也没扰他，凭你这一说，我到不能空手。反正慷他人之概，连你那新过门的令贤媳，也叫出来我见见吧！"尧民闻言，见晓星深秋天气，只穿着一件单布衫，连个荷包都没有，一想自己身上带着几件汉玉，良夫、新民也都各有精巧玩物随身 ，方欲开口，良夫忙使 眼色止住，何异已命锄烟进去传话，一面答道："数年不见面，居然世故起来，这到出我意料之外。拜见应该，只是姜女幼得父母钟爱，金珠珍饰非其所好，你又名满天下，不比寻常人物，莫拿出手来叫人看低了你，连我当老的也不好看相。最好把你那三十六形掌法略为传授一点，算做见面礼儿，一文不花，他们还感激一世。你看如何？"晓星道："人说你老奸巨滑，果然不差！怪不得当着生朋友一点也不客气，我才张口，立即喊人去叫。原来看准我来得荒疏，身 无长物，就有也是一些世俗东西，就势取巧，说到容易，此掌非一朝一夕所能传授，我那有心情闲空在此久留？是件礼物就拉倒了，素不好名，管他看高看低呢。"何异因长子何璟武功颇好，知晓星不肯收徒，意欲请 他略为指点，一听这语气，料定晓星不给则已，只出手决非

寻常物事。但是晓星凭着一身绝艺游戏人间，平日挥手千金，取之盗泉，挹彼注兹，晃眼辄尽，往往身伴一文不名，也不携带一件兵器，来时仓卒，有什出奇之物带在身旁？心内寻想，不禁对晓星看了几眼。晓星笑道："你看我囊中空空，拿不出东西来么？"何异笑道："我知你神通广大，诡异莫测，但这仓卒之间，常物不足为奇，如真罕见之物，却也难得呢！"晓星含笑不答。

一会功夫，锄烟入报两小夫妇请见。何异吩咐进来。跟着两个身容俊秀的侍儿手持红灯，引了新郎夫妇走进。何异一一引见，先命拜过尧民等三人，再拜晓星。三人见那新郎年约二十左右，生得猿臂蜂腰，英姿飒爽，却不带一毫粗犷之气；新娘长身玉立，貌颇美艳，略嫌凤目含威，英芒内蕴，性情好似不甚柔和。拜罢起立。尧民等因与主人一见如故，既以父执之礼来见，自免不了不一番祝勉之辞，好在三人都爱收藏古玉，身带零星玩物颇多，各取了两件作见面礼。何异对于此道也颇内行，见三人所赐俱是精品，心中另有打算，并未客套，迳令新夫妇拜谢收下。何异见晓星望着两小夫妻只不作声，随向何璟使个眼色笑道："你司空伯父见三位老伯赐你夫妻这些精品珍物，早就说有好东西赏赐你们，只是来得匆忙，不知你今日授室，未曾带来，你夫妻先上前拜谢罢。"何璟夫妻来时，早得锄烟报信，知道父翁意欲僵激晓星，好学他一点手法，闻言恭恭敬敬走近前去。礼谢起身，何璟笑道："老伯父以前答应过我，早晚教我几手。如今又是好几年了，重赐我不敢领，只求略为指点，便感谢不尽了。"晓星笑道："这话不错，我原答应过早晚偷人家一点门道给你。但见面礼是见面礼，与传授手法不同。照你这样说来，你用得着的东西也不要了么？那么贤侄媳这一份呢？"何璟方欲答言，何异却听出晓星所赐之物果

在身边带着，既称合用，必不寻常，忙插口笑道："司空伯父厚赐之外，仍要传授手法。我儿何修得此，还不快谢！"何璟重又单独拜倒，晓星叫道："老何，你要儿子做磕头虫到？告诉你有，一定是有，这忙作甚？"又对何拜道："你老子欺我身无长物，想叫你僵我呢，如何信他？再磕头，我就走了。"何璟笑答："小侄不敢。明早我多敬老伯父几杯亲开坛的陈酒，走时再带上两坛如何？"晓星笑道："一窑里烧不出两样好瓷！几年不见，也学得这么坏法。实对你说，我随身那会带什么好东西，这原是日前无心中检的，当时有我一个师侄想要，我因他手辣，不许学这类东西，没有给他。本意还你昔年愿心，不过要等事完回来或是异日路过再送，后想到会在今日来此，这东西恰好是一对，用双的你已无此功力，小夫妻二人各用一柄，再好没有。我适才是看你二人秉赋，好用那一种手法练习，你老子以为我要赖。就喉急了。今晚我下榻此地，天明即行，无多余暇。其实一说就会，不用怎教，如要多学两手，少时客眠人静，略来片刻即可学会。不过你正新婚之夜，误你洞房吉时，却来从我学武，未免有点煞风景罢了。"新娘原是巾帼英雄，久闻晓星大名，一听便知是一对珍奇武器，巴不得也随着从学，听晓星只令夫婿到时往前，忍不住答道："家父也是老伯父的朋友，为何只传授他一个，莫非这还分什么厚薄么？"晓星笑道："姜贤侄女，莫挑眼。我因世上俗礼太多，弄不清楚，吉日良辰，新夫妇都离房他出，恐有什么禁忌，故此只教贤侄一人前来。我教他，他再教你，不是一样？既然如此好学，东西给你们看过，暂放这里，先各回房，三更后一同来吧。"随说，伸手衣内，由腰间取出两件软兵器，两手分持，微微一抖，铮铮两声，立时挺直。何璟夫妻见那兵器长约三尺二寸，共是七节，每一节一寸半宽，四五寸长，寸许来厚，首节直柄是个上有锋棱、七八寸大的

钢环，环上横著一个比环略大的月牙，另一柄没有月牙，环上却有二十四个寸许长的芒角，精光湛湛，锋利非常，通体都有机簧连接，不用时可以化成一条铁环带，束在腰间，用起来能刚能柔，运用随 心，不禁喜出望外，忙又拜谢。何异知是大斗和尚的七星日月环，适听凶僧 死在晓星手内，本想询问此环下落 ，不料会落 在爱子手内。晓星身 材瘦小，又只穿 件单蓝布衫，围着这么两件易现棱角的兵器，来了半日，竟未看出，又是惊喜，又是佩服，称谢不已。尧民等遇盗时相隔战场尚远，只觉凶僧 所用兵器精光闪闪，上下翻飞，不是寻常刀剑，并未看清，这时近前看了，也都惊赞不置。晓星却冷冷的对小夫妻道："你们想必尚有许多礼节，先回房吧。三更人静，再来好了。"两小夫妻，只得放下双环，分别拜辞而去。

何异问凶僧飞钹下落，晓星道："当时在场人多，除甘老头子自觉不好看相，抱了伊商尸首先走外，下剩还有六七位，每人取上两 三面，都分散了。"何异道："此钹聚五金之精，千锤百炼而成，能砍断好几层铁甲，端的人间少有的利器。休说全得，只要有三四面。加上精钢，找一个铸刀剑的极好工匠，重新化炼鼓铸，打成刀剑，足可吹毛削铁。贼秃是你杀死，怎不取他几面。"晓星道："那十三面飞钹俱是彭谦、康成二人打落，人家把贼秃追到林边，我乘机纵出，将贼秃一掌打伤。本心连日月环都不想要，还是我师 侄黑摩勒想捡便宜，因他素来逞能自恃，留在身边，不问能否使用，早晚必有一场大争端，想起以前曾经答 应过令郎 ，徒弟 不收，早晚送他一点东西，老着脸皮许了小黑一点愿心，强要过来，怎好意思再 分一份？我这些年来虽然老想物色一口宝剑，如用这类东西化炼打造，却不合我的用呢。"何异道："干、莫之类神物异珍，世上能得几口？照你这样胃口，只恐再过些年也难如愿吧。"晓星答道："那也不

能一定。心坚意诚，神物自能求主，早晚终会遇上。你自听我好音吧。”何异又代爱子探问练那日月双环之法。晓星一一告知。只嘱这类功夫须要循序渐进，不可任性求速，须知大斗和尚内外功均臻上乘地步，练此数十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虽另一手法，与大斗不同，年青人多好胜，还是稳一点，慢慢加功，免有不到之处，弄巧成拙。尤忌资禀功力不够，妄用双环，遇见能手易现破绽。何异与晓星虽门路不同，武术一道终是行家，自然一说便透，全都记下。

宾主五人又略谈了片时，何异早命人来照晓星意思将客榻安好。中间张福只进来回了一次话，尧民见主家已有精洁铺陈，小童伺应灵敏周到，便命退去。何异见夜已深，请客安歇。尧民等知主人已累了一整天，明日还要饯别，无法辞谢，如若起早，定累他不能安睡，好在离家已近，多耽搁半日，一样赶到，临时变计，说明日过午方走，少时还与晓星对榻夜话，恐起不早，务请主人不必早临。晓星笑道：“这两三天正是他作牛马的日子，喽里喽索好些礼节，便没我们，他能睡得早么？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自为儿子高兴，用不着承他空头人情，还是一早起身，早到永康的好。”何异笑道：“我正嫌礼意不诚，挽留不住佳客，难得虞老先生多留半日，使我少伸地主之谊，稍得快聚。你不代我留客，反到强劝客走么？”晓星道：“他三位什么时走均可，反正我一天亮非走不可。你那令郎贤媳都等急了，还不快些进去！”何异又向三人叮咛：莫听晓星之言，务必再聚半日。他爱走，走他的好了。三人话已说出，自然诺诺连声。何异辞出。三人便问晓星是否真个先行。晓星说自己有事，一早必走。就同起身，也不同路。你们只管后走，行抵永康，自会赶来相见。三人知他行踪飘倏，形迹脱略，也就不再深问。因新人夫妇尚等学武，各自就卧。一会便闻窗外有人低唤

师父，晓星取了日月双环开门出去，与来人见面。听口音，果然新妇也同到来。双方略说几句，语声颇低。良夫静心细听，好似晓星嘱咐新夫妇，不许前往永康寻找，免生是非，跟着便听日月双环舞风之声，已在传授武艺。暗忖：何异谈吐风雅，不似出身绿林一流人物，今日相见，已成知交，以后当然不免来往；乃子人虽英俊，也还端重，怎会生出事来，晓星不令前去？好生难解。途中疲乏，略听一会，也随尧民、新民相继入睡。

次早三人醒来，红日满窗，天已不早。一看晓星榻上空空，被盖也未翻动，好像昨晚教完武艺，便即起身，连枕头也未沾的神气。二童侍侧，一见客醒，忙去打水，捧进面盆。三人起身洗嗽，问锄烟可知晓星何时走的。锄烟答说，昨晚传授武艺，主人不许旁观，客睡即去。天快亮时来此侍候，那一位客人已不在此了。正问答间，何异忽然走来，进门笑道："晓星真是怪人，他的事情也真多，平生竟极少安宁时候。昨晚我再三挽留，依旧非走不可。他说此番去到虞公府上，许能多住些日，不过请三位不要拿他当客，一任他孤云野鹤、自去自来才好。"尧民道："晓星今之奇士，我等知他脱略形迹，当然不以民世俗款客之礼相待。何兄向平之愿已了，山居想多清暇，难得晓星也下榻舍间，良友相聚，人生乐事，何妨日内枉临，共图平原之聚呢！"何异道："便虞公不邀，老朽也有永康之行，只目前还有一些琐事，不消十日便要办妥，彼时必定专程拜访，谋一快聚呢。"四人闲谈了一阵，下人摆上饯行酒宴，菜肴不甚多，却比昨日还要精美。尧民席终少坐，即行辞谢。新郎夫妇也赶来拜送，何异父子直送出村外，双方才殷勤订了后会而别。

一行加急赶路，行抵永康，天已昏黑。离家还有二十来里，忽见一伙人，各持灯笼火把，对面赶来。近前一看，俱是家中子侄下人，因知尧民当晚到家，特来迎接。尧民还当晓星送信，问

怎知道。长子虞庶答说："前者家眷平安抵家，因接父亲福建来信，说尚有耽搁，归期未定，以为暂时不会起身 。昨日全家商议，久未接信，正要专人入闽探望 。今日午后忽然来了数十名壮汉，挑着四十坛好酒、四十坛山泉，另外四磁瓶好茶叶，说父亲已在途中，当晚准可到家，茶、酒、泉乃一好友所赠 ，赶先送来。放下礼物，讨了名贴，便蜂拥而去，脚力酒钱一文不要。人都一色蓝布短衣裤，足登草鞋，说话神气却又不像脚夫、乡夫。问他何人所赠，他说父亲着一姓张的管家所雇，别的一概不知。走得更是飞快，晃眼出村，便没了影。事后越想越觉可疑，无奈人已走远，追 赶不上。姑且照他说，沿路接来，果然接到。莫非父亲还不知此事么？"尧民知是何异所为，见来接人多，不便明言，说事是有的，只想不到这么快就送到罢了。边说边走，一面分人骑马赶 回，准备酒饭。一会抵家，脚 夫轿马自有下人开发。尧民等三人正往里走，晓星忽在人丛中出现。良夫知他用意，装着同来，邀了进去。尧民便 命子侄先去上房相候，自和良夫、新 民把晓星陪到后花园精舍以内，还要陪用饭。晓星力促尧民入内与家人团聚，自和钱、魏二人同饮，无庸作陪，尧民知他性情，只得进去。由此晓星便在虞家花园以内，每日只和尧民等三人聚谈饮宴，不见外人。常时独自出游，也不过去个一天半天，来 去多不告人。尧民等三人听其自然。并不过问。侍客下人仍是前在福州官衙第一次服侍晓星的侍琴、侍棋，俱是虞家世仆。侍琴姓王，侍棋乃张福之子，均极聪明勤谨，一句不往外走口。晓星也颇喜欢二童，有时还 带了出去。良夫最是心细，又和晓星晤对时多，渐觉二童临睡以前，必往花园僻处去上个把时辰才回，日间常在晓星房内背人密语，对于晓星更比谁都亲热周到。自从客到，不奉呼唤，随时都在花园以内，永不再和前院 同伙厮混。这晚托辞早睡，与新民各自

进房安歇，伏窗偷窥。不多一会，便见二童悄没声的走过。魏、钱二人所居乃是五间一幢的精舍，当中一大敞厅，隔旁各有两间，一明一暗，俱是紫檀雕花隔断，满壁图书，陈列精雅。舍后一座小土山，两旁环植芭蕉，杂花夹径，红紫芳菲。舍前种着几株抱多粗的梧桐树，奇石三五，嶙峋矗列，溪水右来，到此汇成一池，与精舍正门相对，夏日荷花满开，碧梧高柳，鸟声哕哕，为园内纳凉消暑胜地。晓星住室在右侧假山侧面竹林以内，中间曲曲弯弯，通着一条石子铺的小径，两下相去并不甚远。因晓星喜静，魏、钱二人不在前面，便在晓星屋内相聚，日里回房时少，晚间安歇俱由二童两边分值，除却张福时常进出和几名后园门住的花匠外，下人轻易不许走进。二童夜间去处在土山后，良夫住室窗外乃是必由之路。良夫发见二童又复走过，悄悄追出，掩在后面。二童想不到会有人跟他，一过土山，便飞步往前面月亮门内跑去，跳跳蹦蹦，互相说笑，甚是高兴。良夫知道门内有楼五楹，楼外有一平台，为尧民藏书之所，日常封锁，无人上去。二童到此作甚？好生奇怪。跟踪掩进去一看，二童已然援着楼前一株桂花树爬到平台上去，一到上面便没声息，也未开动楼门窗户。心恐二童年幼无知，做出不好的事来，尧民穷途知己，患难至交，身虽是客，既然见到，不容不看个明白，仍掩在墙角背阴之处暗中查听。等了一会，仍无动静。平台离地丈许，又看不见上面人影，想不出二童在上面作些什么。后来越想越怪，见对面院墙有一大桂树，相隔平台较远，似可仰望。试贴墙根绕将过去，掩在树后，抬头往上一看，二童竟在平台上面对面相隔三尺来远盘膝而坐，仿佛老僧入定，态甚庄肃，只两手不时抬起，各把掌心朝外，互相徐徐推抵，此进彼退，往复不已。当中明是空的，却做得和有实物相似，间隔远近总是一样。双方都是聚精会神，目不旁注，认真已极。良

夫对于这类内家功夫虽是个门外汉，但在各地奔走，颇有阅历，自和钟玉麟等镖师长途相处，更增了好些见识，不难想像。深知二童素不习武，参禅打坐更谈不到，忽然有此举动，再想起晓星和二童相待情景，益发明白了大半。只不知晓星与何异多年老友，乃子何璟再四请业，俱都坚持不肯传授，反垂青到二童身上是何原故。有心等二童下来盘问，又觉深夜偷听僮奴纵迹，未免失了身分，晓星也必不愿人知，说破反而不好；既未为非作歹，仍以不去警动为是，仍轻悄悄绕墙退出，回转房内。睡在床上，暗忖：漫游半生，直到此次闽、浙之行，才知江湖上隐伏着如此凶险，设无异人相救，岂不宾主三人全死贼手？看来防身之道不可不有。自己两个儿子俱颇聪明，前接家信，次子幼弱多病，何不乘此时机，托托晓星，拜在他的门下，就不练到他那地步，学点防身本事，大来出外，也可免却许多危害。即便他闲云野鹤，行踪靡定，不肯亲传，托他另拜一位明师，想必不致坚拒。盘算了一夜，次日见了晓星，拿话一探口气，先以为他性情古怪，未必肯收，多半转荐旁人，谁知晓星并未推却，只说："老弟口品学心地我所深知，雏风声清，十九不差。不过，我们所学与目前读书猎取功名的人不同：一个是只要读些高头讲章，略熟经书，便望成就，有的还可凭着遗泽命运去撞；一个不但要有恒心，能下苦功，天资禀赋尤其缺一不可，并不在身子强弱，心志也是最关切要。我对别人矫情，实是做作。谁不愿有衣钵传人？只是太难罢了。休看何璟老友之子，我不肯传授，那是他早把功夫用错，从头再来，无此恒心毅力，资质也还不够，将来难保不为门户之羞，所以老何怎么说也不答应。我多年来简直未有传人，心里实在随处物色。此事暂难定准，也不必把令郎唤来，半年之内，我自有处，至不济也必传他一点强身健力之法。好在书香子一个，自有正业，学成与否，

只不到处炫露，便无关紧要。既承重托，必有以报，休再对人提说好了。”良夫大喜称谢。

当天晓星出游未归，晓民到家数日，因候舜民游杭，尚不知自己辞官之事，年老弟兄急于见面，恐在西湖还有耽搁，专人送信。赶了回来，也恰是这一天到家，弟兄见面，谈起前事，舜民听说老兄也结识了这样异人，亟欲见识，偏又他出，以为一二日内准可见着。偏生晓星这次出游时久，舜民连等数日，俱未回转。虞妻因兰珍有救命之恩，人更美丽温淑，甚是看重，不以侧室之礼相待。到家安排好后，便择吉日与舜民合卺，一切多按正室行礼如仪。虞氏望族世家，虞 妻又看得这事十分隆重，虽困忙着举办，不及知会远方戚友，单是本地的亲族朋友就非少数，办得甚是火炽，直热闹了好些天才住。舜民见室人和美，亲如手足，燕尔新婚，也颇得意。又值苇村家信催归，还有邻县得信赶来道贺的戚友也要陆续告辞，因是贺喜而来，席俱设在自己家内，尧民、良夫、新民日常在坐，未听提起晓星，以为尚未回转。本想把乃兄经历告知兰珍，偏生虞家留有几个女客，兰珍日随虞妻陪客，未得其便。这里后走的戚友又都至好，宾主相聚，往往谈至深 夜，才回上房，人已疲倦思眠，加上些家庭琐事，就此岔过，忘了提起。遇有十来天客才走完。

舜民天性恬静，接连应酬多日，未免觉着劳乏，正打算休歇一两天，忽然下人来报，江氏母女应约前来。舜民夫妻三人想不到江小妹来得这快，闻报大喜，赶忙迎了进去，落坐欢叙。舜民见小妹虽然英秀如前，玉容却清减了几分，眉宇之间隐含孤愤。随身行李只带了一个换洗包裹、一个铺盖卷和一个似装兵器的旧蓝布套，衣著更是朴素，料他有什心事，也不便问。虞妻因有前约，早为他母女在后园中备下静室，陈设用具无不齐

备。午宴接风之后，便同陪往后园中，看是合意也不。小妹见虞家花园布置风景无一不佳，所备房舍自成一个院落，门外假山屏蔽，修竹成丛，门内只靠东北墙角一所房子，对面两株梧桐树，粗均合抱，时正深秋，落叶飘萧，树下分列着石几磁墩，想见夏日碧阴映窗、清风送凉幽静景象。西南面又是一座假山，山角一亭，可供登眺，通体苔藓鲜肥、杂花满生，山下玉兰数本，均在半抱以上。屋侧还种着七八株梅花树，也都丈许高下。进房一看，房只四间，内有两间打通，余下一明一暗，江氏母女宿处便在其内。内有一小间，藏在屋后，另门出人，不与相通，小妹见屋宽敞，陈设精雅，床上铺陈以及奁具一切，无不华丽，不禁苦笑道："主人情重，样样周到讲究。已然备就，辞谢固觉矫情，有辜主人盛意，就此领受，怎敢当呢？"虞妻笑道："家中现成东西，并非重新购置，况且愚夫妇前者富春江上与妹子曾经约定，等老伯母驾临，便择吉日行礼，与外子结为兄妹，既是一家骨肉，何分彼此呢？"小妹凄然道："妹子命薄，幼遭颠连；家母暮年，饱尝艰苦。自恨女子，无以为养，衣食起居无一安舒。不想得遇大哥、大嫂垂青，视若骨肉，如此厚待，盛意殷勤，我也无法推谢。不过以后相处日长，仍望守着前约，只此已足，不再厚施。此院既借妹子暂住，最好赐我炊具。除兄嫂三人外，不必再令他人来此。尤其家母的服劳奉养、饮食起居，须由妹子自理，以便略尽女儿之责，才敢在此久住呢。"虞妻本派有两名使女住在小屋以内，供他使用，闻言方要劝说，兰珍知道小妹性情用意，在旁使了个眼色，虞妻只得改口道："伯母高年，那有不要人服侍之理？贤妹的话我也不能不遵。这样，今日贤妹新来，什么都不熟悉，暂时仍叫他们服待，等炉灶安好，一切停当，再行遣走如何？"江母看了小妹一眼，意似允可。小妹笑道："贤嫂盛意，我所深知。妹子实有难言之

隐。过承厚爱，只好遵命，但以三日为期好了。”虞妻答 应。江母手拄一根漆杖，老态龙钟，一双眼半睁半闭，舜民夫妻殷勤慰问，只含笑答谢，沉默寡言，神态却极庄凝温霭，不似寻常老妇，谈了一阵，使女端来点心。虞家肴点原极精美，虞妻因老年人多爱吃甜的，添做了一样珍珠汤元，江母吃完夸好。小妹见那小汤元比龙眼核还小，都 一般大，颜色雪白，里面包着三两种细而香腴的甜馅，放在极清的紫色枣汤以内，端的色香味三绝，隽美无匹，便问怎么做的，这样灵巧好看，虞妻道：“与普通汤水元一样作法，不过小些罢了。那馅子是用黑芝麻、瓜条、核桃仁、花生米、桂元肉分别磨碎，先用肥母鸡腹中板油加蜜生酿，这时取来和在一起，用石臼捣烂成泥，再加上自制花露拌匀，用模压成黄豆小粒。外皮是好糯米七成、香梗稻三成，磨成了粉，再入小磨重磨过一次过筛，加水揉匀备用。另有木模一付，共是三块。一块是底，上有一百零八个大半圆的小木槽，中间一边是百零八个和馅一般大的圆木球。湿粉放在槽内，木球对槽一压，正好成了一个馅窝，把馅放在里面，上层一块也有同样木槽，只是浅些，也放湿粉压过，两边一合，倒出来放在筛内，略加点干粉一滚，便颗颗匀圆、大小如一了。汤用北方带来的好红枣，洗净蒸涨去皮，加冰糖冷水煮开，文火熬汤，去枣不要，再用细绢滤过，等汤元煮熟捞起，放入枣汤以内，就成功了。另外两种馅子，一是豆沙，一是 莲泥，并不费事。后园花多，居家无事，任其开败可惜。每当花时，我便带着下人，在天明日出以前，择那含苞半开的采摘下来，去掉须蒂，和蜜装磁封紧。有的是蒸，有的用隔水燉，制成元叶花留露，原罐封藏。用时取一半勺，便有极浓郁的香味了。”小妹道：“先君在日，与家母一样都爱吃甜，曾用过几个川广名厨。彼时小妹年幼，记得肴点样式也还不少，那有这等精细！一个汤水圆便许多考

究，别的更不用说了。这固然是大嫂能干，也可见得大家世族的起居饮食，绝非一般暴发户所能梦见的。”兰珍插口道：“这话实在不错。就拿我说，小时光的事情记不甚真，可是义父抚养这些年，也到过不少富户人家。他们多半谷米成仓、金银满库，常时宾朋满坐，尽量摆些山珍海味，酒肉欢呼，再不叫些男女倡优，吹弹歌舞，闹得乱轰轰吵人头疼。他们也有花园，有的还比这园大好几倍，到处油漆得金碧辉煌、红颜绿色，楼台亭阁满眼都是，花木成双配对的栽上许多，无一株不是整齐齐的。地不是三合土，便是方砖，房内陈设也是以多为胜，朱红漆的家俱和一些不论真假的古董字画乱糟糟聚在一起，塞得满满。而且每 一个地方必有匾额对联和那“吉星高照”、“四季平安”的金字红牌，挂在一齐凑热闹。是墙都有八仙过海、“封神”“西游”等彩画，说不出那一种火辣辣的味道，叫人走到那里，看着都不舒服。说他不好，那样都费了不少金钱人力。心里还自奇怪：极好的地方物事，为何做得这么不顺眼？那没经人布置过的荒山野景，到比他强万倍呢！及自这次随姐姐到家，从进大门起，就与以前所见迥乎不同，家居礼节也不似平日所闻富贵人家那样繁苛，可是下人们老是恭谨得那么自然，自家主以下，永没见人有过疾声厉色，个个满脸春风、和和气气。这大一片花木园林，还有前院好几进房子，单陈设家俱有多少，共总男女下人，带花儿匠不过十多个。老爷好客，常时家中宴会，还有留客住的时候，我永没见他们手忙脚乱，连桌椅背底都 摸不到一点灰。所来的客也都浅斟低酌、谈笑从容，听不见怎 样叫嚣吵闹。园中景物陈设，更是不村不俗、浓淡相宜、各具匠心、别有佳趣，到处叫人看了心清神爽，日常都是恬静安逸景象。花木有很多异种，这还是秋尽天气，要到春夏之交，想必更好。大老爷那边也有一所大花园，我只去过一次，

因住有外客，不曾走完 。地方差不多，布置不是不好，要比这边就不如了。饮食，两房一发现好的，便彼此作仿作；长房大嫂也颇能干，到差水多一样精致考究。这些都是我姐姐亲督家人，布置管教，才能到此境地。这么精细能干，亲友全家却没一人不佩服称赞他贤惠的，真正少有！”虞妻忙拦道：“兰妹不要说了！伯母、贤妹虽非外人，那有自己把自己家夸的这样过火的，要被外人听去，牙都笑掉了。”小妹道：“书香世族的气象固与暴发之家不同，但现时的主人能干与否，是否俗物最关紧要，否则虽有名园也作践了。兰姐心直口快，早年所见多半土豪暴富和绿林中洗 手人物，有了许多臭钱，一意仿效富贵之家，自然满眼俗恶、不伦不类，难怪他说。可是草泽之中也大有人在，不能一概而论。即如在能这里二百来里的杜仙山碧螺湾隐居的何老先生，他那且住园中，便是泉石台榭之胜，茶酒尤极精美。听醉鬼说，他与苏伯乃是至交老友，兰姐可曾到他家去过么？”舜民在旁闻言，忽然想起老兄经历，尚忘向兰珍询问，听小妹口气，颇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刚想插口，忽然使女入报，说前面来了金华来的生客，说是刘老爷托他来的，有信面投。舜民因刘氏父子为富不仁，好好绅耆，与贼通气，拿亲戚往虎口里送，如非遇见异人，转祸为福，岂不葬送他手？自己虽得无事，苏半瓢仍因此送了性命。心中恨极，喜事并未通知，刘家送礼璧回，也不补贴。原是借此示意，以后两家不再来往，就此疏绝。刘氏父子想已明白，也未来贺。这时忽命人投信，还要面见，料定没什么好事。便叫使女传话，说老爷有病，不能见客，留信与否听便。使女应声要走，小妹正和虞妻说话，没有听清，问是何事。舜民说了，小妹道：来时妹子听说，恶妇迁怒刘家小贼，怪他既要立功，就不该顾全亲戚，将图记钉在了隐秘之处，以致走眼，惹出乱子。今日来人心无好意，不见他不是

事。大哥还是出见，妹子和兰姐隐身屏后，见机行事。说话时据理对答，无须客气。不论来意如何，对大哥决无伤害之理。”舜民应诺，先命使女传话，着一心腹下人将来客延入里花厅待茶。略等一会，便同小妹、兰珍走出。虞妻不放心，也跟了去。

那花厅在中进偏院里面，共是五楹敞厅，院落甚大，对面堆有太湖山石，窗前有几株合抱老树，厅内屏门后面有一小门，与内院可以通行，地颇幽静。舜民夏日午睡或与人对奕于此，平时绝少在此会客，小妹问明路迳，教舜民由前面角门绕进，自和虞妻、兰珍三人由内走出。舜民到了前面，来客已然先到。下人报过，宾主见礼分坐。舜民见那来客穿着齐整，年约四旬上下，手里拿着一柄黑漆骨的扇子，比常用折扇约长半倍，貌相举止也颇开展，看不出是何路数，便问姓名来意。来客见下人献完了茶即行退出，微笑了笑，答道：“贱姓单，名子铁，与令亲也只新交。明公近月所经，我已尽知，无须再说。不过明公暂时虽然无事，后患实多；令亲更是一时失着，眼前便有性命之忧。此事只我可为两家解厄，但有一物必须割爱。惟恐无因至前，难以微信，特请令亲写了封信，前来面商。我知令亲对于明公颇有负咎之处，但他也是实逼处此，后悔无及，仍望念在多年的好，不以前事介怀，慨允所请，令亲固可免难，明公也永保平安。至于详情，请看完令亲的信就明白了。”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封信。舜民接过，正要拆看，忽听厅门外有人骂道：“好不要面皮的东西！凭你也配看相人家的东西么？快滚出来吧！”单子铁当是舜民先伏的人，且不答话，冷笑一声问道：“姓虞的，想不到你有这大胆子！”底下话未说完，厅外又接口骂道：“瞎眼狗贼！太爷路见不平，随你到此，与人家姓虞的什么相干？还不快滚！要太爷在别人家里给你好看么？”言还未了，物随声到，跟着飞进一溜黑影，其疾如箭，朝单子铁面门

打去。单子铁也真手疾眼快，使手中黑漆扇一挡，叭的一声落到地上，乃是一根半尺长的树枝，敌人新折下来，竟当了暗器，才知劲敌 尾随 到此，心虽一惊，仍装镇静。一面留神防备，笑向舜民道："适才误怪明公，幸勿见罪。割爱与否，明日奉访，再行领教。现有鼠辈作闹，须我管教，先告辞吧！"舜民虽信小妹来客不会伤人之言，见了这等情势，终是心惊，信也未看，不知如何答好。说时迟，那时快，舜民话未答出。单子铁已起立外走。舜民还要出送，忽见小妹轻悄悄纵出。摇手示意，只得止步。小妹跟着掩向厅门庭柱后面。单子铁一意防了前面，竟未觉查，走出厅门，厉声喝问："鼠辈何处相见？我同你去。"话才出口，一眼瞥见太湖石后帽影一闪，叉叉两声，却无人答 话，以为对头在彼，戟指喝道："我来是客，主人并无失礼之处。你既找死，不必贼头贼脑、掩掩藏藏，快滚出来，随我到外面见个高下！"正说得起劲，忽听头上喝 道："凭你也配！"单子铁猛觉头上有风。知道不妙，想躲已自无及，暗器竟比话还快，吧叉一声，头上着了一下重的，汁水淋漓，满头都是，其臭难闻。无明火发，不顾得再装斯文，使袖往脸上一擦，屏着气息，跟踪往房顶上便纵。纵时舜民瞥见小妹追出。把手一扬，仍缩回来。单子铁好似微微哼一了声。略停一会，小妹把舜民夫妻三人招出同看，地下打碎了一个破瓦罐，溅了满地浇花用的臭肥水，房上人影已不知去向。再找太湖石后，却留下一顶旧帽，一根与石一般高的树枝，一粒黄豆大的石子。小妹见了恍然大悟，和三人一说，不禁笑得肚疼。原来单子铁的对头仍只一个，早就埋伏厅外不知何处，弄顶旧小帽来，用树枝撑向太湖石后，略现帽顶，以为疑兵之计，人却端了一罐臭水，伏在厅外大树上面。等将来客引出，用石子一打石后帽沿，活似有人藏伏，使其全神贯注，再把一罐臭水当头打落。来人武功虽好，未受重伤，

可是这满头满脸的的臭水如何承当？不追心又忿气，不甘忍受，末了小妹乘机又打他一暗器。来时自问手到成功，那么从容；去得如此狼狈，啼笑皆非，怎不好笑！当时唤进下人，打扫干净，说客已走，不许多言，一同回到园内。

小妹、兰珍已知打人的是自己人，但看来人情景，必非无名之辈。这一来冤孽转到别人身上，此去如不占尽上风，决不再来。只是单子铁这名字太生，竟从未听说过。方道奇怪，舜民正看那信，忽道："这人怎么又姓铁呢？"小妹忙要过人来一看，上面词意，先是极力认罪，说自己一时糊涂，铸此大错，愧悔无极。尚幸舜民吉人天相，不但化险为夷，反成就一桩美满姻缘，从此金屋藏娇，宜男有庆，可喜可贺。继述自己却是失足在前，难于弥缝，对方异常嗔怪，早晚必有不测之忧，全家惶急，眠食不安。日前铁老前辈驾临，才知如夫人不特将门之女，巾帼英雄，而且还有奇珍异宝与之同归。铁老前辈为了此宝，物色多年，新近才知下落，知刘、虞两家老亲世戚，特嘱函恳，愿以重酬转让。明知负罪如山。不应再有不情之请，无奈全家老幼危机已迫，非铁老前辈不能挽救，况且这类神物最受江湖上人觊觎，不比金珠珍玩，非你我这类人家所能保有，强留适足贾祸。如夫人虽然武勇，终亦保存不住。与其早晚因此受害，何如转让出去，既获重酬，还保平安。自己事迫倒悬，万般无奈，为此肃函奉商，务望宽宥前愆，念在多年民戚之情，特赐俞允，即将此宝面交来人，恩深再造。铁老前辈今之侠士，昆仑，押衙一流人物，本来取如探囊，为知德门善士，不愿强取，故令函介面恳。至祈详为斟酌，审慎慨允等语。小妹看完，不由大惊，秀眉一皱，正要说话，回顾虞妻在旁，恐他受惊，又复忍住，只对兰珍道："适才那斯，竟是你义父去年和我说的那铁扇子。他把同音的字故意颠倒，所以先没想起。老侯适才乘他骄敌，

出其不意，给他吃 此大亏，照这厮平日为人，怎肯干休呢！”虞妻看出小妹、兰珍词色有异，便笑道：“两位贤妹不必吞吐，有什话，只说无防。我虽文弱 女流，自从上次江行遇险，得蒙救脱 后，长了不少见识，胆子也大了许多。真要有事，岂是胆小就能躲过的？到不如明说的好，省得叫人胡猜。”舜 民也跟 着追 问。小 妹道：“说否俱是一样。我因嫂嫂虽然明白事理，不似庸俗女流，大家闺眷，终是文秀，那知江湖上凶恶粗野行迳！反正事已有人担去，不致防害尊府，说来难免虚惊，任他湖涂过去到好。既然大哥、嫂嫂都想知道，只请 安心不要害怕，我说就是。今日来人真名叫作樊秋，因他武艺精 强，惯会点穴，平日不携兵刃，只用一把精钢打成的铁折扇，江湖上都称他“铁扇仙”。当年在西北甘、陕一带，着实有大名望 ，提起铁扇子，几于妇儒皆知。他就此把真名隐起，改姓为铁。此人虽是一个独脚强盗，却极讲理，也颇义气，以古侠 盗自命，专一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不轻欺压良善。只有一桩短处，手狠心辣，睚眦之怨必报，树敌太多。六七年前，不知为了什事，跌翻在一个仇家请出的能人手里。由此一气，遁入陕西黄龙山内，隐居苦练，立誓不报前仇，决不再在江湖上出头露面。兰姐来时所带有两件宝 物，内中一件份两极重，乃是一块顽石，内含至宝，名为金母，又名金髓，为西方庚辛之精 所聚，比起常金重约百倍，用铸刀剑，胜于古 之干将、莫邪，惟以良工难得，开铸无方，至今仍藏 石内，尚未取出。先父当年为了此宝，不知费却了多少心力，没等神物铸成，便吃仇人暗算身死。临终遗嘱，命家母第一教养小妹，第二保存此宝，俟小妹长成，访求能人，将他铸成利器，为父报仇。此时小妹年幼，石重千斤，不是寻常人力所能取携。最可恨是仇人心毒，害了先父，还欲杀我母女，斩草除根。尚幸家母机智，本领不弱，又得一义仆相助，忍着悲

痛，将先父草草埋葬，将此宝移运山中隐秘之处，连小妹一齐藏起，自装殉夫假死，棺木四角，暗留气眼，又由那义仆弄来一个死女孩，同放棺内，才将仇人瞒过，棺中原暗藏有食物，家母在内卧了好几天，仍由义仆乘便冒险开棺，换了一具假尸。主仆连夜逃走，在山中藏了数月，方始带了此宝，母女主仆三人，辗转逃亡到富春江边，隐 居避难。先父当年为防外人觊觎，真弄了一块假石。仇人得去，也因物色不到良工，至今尚未开视。因系至宝奇珍，风声传出，到给他惹了不少乱子。我母女住了几年，义仆陈英忽得一身奇症 ，入陕求 医，从此不回，也无音信，我母女益发孤苦无依了。家母逃时，悲痛愤激，竟未想到多带 金 银，事后想起度日需用，已无法往取。又不善于治生，更为先父之死悲愤成疾，时发时愈。陈英走的前两年尚能勉强度日，嗣报日益困苦。尤其老病犯时，必须珍药始能调治，典质俱尽，无可奈何。我母女虽学有一身 武功，为守先人之戒，决不取一无义之财。近年实在无法，才由小妹 仗着家传 识得水性，入江捕鱼。又受渔人之气，只能驾船在江心打鱼，不能傍岸，所得无多。幸蒙兰姐义父苏翁和一老渔人常时相助，始得苟延残喘。前月家母老病复发，较前更重，苏翁最精星命之学，算出日内贵星照临，不久便入佳境，命小妹去至江边等候。正值大哥船过，仗义相助。谁知苏翁却因此丧命。死前又为小妹占算，说小妹复仇机缘将至，但须离开当地，另投居处，不然仇报不成，此宝还有被劫之忧。苏翁神算，本人福祸俱早前知，无不应验。小妹方在踌躇，第二日苏翁去世，他有一好友正助我姐妹二人办理身后，义仆陈英忽然回转 。谈起别后情形，才知他前番入陕，乃为代主报仇，伺隙行刺。不料仇人利害，历时数年，仇未报成，反受了许多艰险伤危。本心不成无归，因那仇家到处延请 良工，开石取宝，近被能人识破，那石头是块假的，

宝不在内，因而料出先母殉节破绽。说此宝真金精英，所在之家必有宝气透出，但有原石包藏，非近前数丈以内不易查见。那斯也曾占算，并还算出落在江南一带。现时各派中人得了信，赶往江南寻访的已然不少。陈英着了急，连夜赶回报信，正与苏翁卦象相合。知道府上德门望族，庭院深广，外人不曾走进，也决想不到此，这才与兰姐商妥，决照苏翁遗言，先将此宝由兰姐带来，然后奉母托庇宇下。因太沉重，人力难胜，更恐泄漏，由寒家起运上船，沿途搬卸，直到尊府，都是苏、侯二人旧友相助抬运，外人无一经手，机密仍然泄露。刘家来信口气，似把此宝当成兰姐陪嫁之物，尚不知此中底细。据小妹猜想，引事定是苏翁至友酒后失言，被姓樊的听去。因大哥一乡德望，不便强取，违他平日信条；知道刘家现受金贼责难，日夕忧危，借他与府上亲戚的一点因由前来善说。看他来意，真要善说不成，也必不舍就此罢休。这斯本领高强，虽我母女在此，胜负也还难定。即或能胜，辗转传扬，仇家得了信，定必跟踪查访，府上固然不免虚惊，我母女和兰姐势须暂避凶锋，均难在此安居了。总算这厮行迳被侯老英雄探悉，暗中尾随到此，给他一个大无趣，把仇恨先移在自己身上，免与府上魔缠，我们也可早作准备。虽得缓和一步，但他二人劲敌相逢，高下难分。最好乘他不知我母女来历以前将事办完，否则日子一久，难保不被仇人探悉，仍有后患。所幸仇人洗手多年，便平日对于外人也讲节情理，不肯无故欺害善良，我母女只一走，即可无事。今晚明早，侯老英雄必来与兰姐相见，便知究理。如真无法，说不得只好向大哥、大嫂告辞了。”说时，秀眉轩举，粉颊红生，秋波莹莹，隐含悲愤。

舜民夫妻自从回舟遇救，重会小妹，先还当是江湖成名英杰之后，继见他不但英姿侠骨、至性过人，而且举止安详、吐词

娴雅，大家闺秀也难有此风范。江母虽然衰病，极少言笑，神态也极端凝大方，举动不类庸俗。因江氏母女对于流亡经过还略吐露一二，故乡家世和先人名讳却是讳莫如深；苏翁萍水相逢，只说小妹是个奇女子，也未及深谈。虽然怎么想也测不透他的来历，却打心里钦佩敬爱，再加上感激救命之恩，真看得眼同胞骨肉一般。闻言齐声说道："妹子怎如此说法？自来吉人天相，事有命定，以伯母和妹子的贤孝，至行孤谊，神佛均当默佑。况且妹子也服苏翁神算，既说舍间安乐，可以同居，定必无差。愚夫妇脱险入生，皆出两妹所赐，即便相累，也所心甘，何况天道决无如此梦梦。我们方得快聚，'走'之一字，再莫提起。有什事情，大家从长计议好了。"小妹道："兄嫂高义，我岂不知？无如事到临头，非走不可，就无法了。其实小妹从小便从家母朝夕下苦，五年以后，又蒙一恩师间月一至，时来指点，自信不是同力防身。一则仇人势盛，顾虑尚多；二则杀父之仇深如山海，不是随便一击可以泄恨，必须手操必胜之方，到时能为所欲为，方不负母女二人茹苦含辛，十多年来薪胆。义仆陈英私行已志，幸而未成，不是小妹力劝，几受家母重责，便是如此，兄嫂厚爱，盛意殷勤，但能不走，自然不走，自等到时再看罢。"虞妻仍往下劝勉。江母本在倚榻静听，声色未动，忽然唤道："妹儿过来。"小妹忙走过去。虞妻当他要茶，也忙端茶赶过问道："伯母要茶么？"江母笑谢，对小妹道："大哥、大嫂不愿你走，我也觉得这里一家祥和安舒气象，有点不愿离此而去呢。那姓樊的什么东西，也敢无理欺人！你怕给大哥家惹是非，半瓢不说何异住家就在附近么？明早把你爹的金环拿去，请他为我母女举一回手，总可以吧？"小妹笑道："娘这多年来从不愿人帮忙，怎么今天脾气改了？"江母叹道："我因仇人利害，不愿贻累别人，更恐泄露行藏，所以不肯找人。自从小英回

来，才知老何，为了你爹居然不辞艰危，轻捋虎须，虽然汉中一挫，便即归林，不再出问世事，好像借此下台，也是实在力有不敌。况他已早洗手的人，为了此事特意出山，千里跋涉，几受重伤，为朋友的心肠，总算尽到，比起那一般平日强逞夸口，临难退缩，事完置诸脑后，不闻不问的人，就强多了。便不为此事，早晚也须见他一面。我看这厮，侯绍一人决难打发。事机贵速，率性今晚你就找老何去。杀父之仇不应借 助外人。我因老何仗着机巧本领，生平 未怎吃亏，汉中之行，虽然过节还好，终算吃亏的事，此去无须提起，更不必向他道谢。只说我母女隐姓埋名，韬晦 多年，受尽艰难辛苦，好容易才到大哥这里，有了安身之处，又受这姓樊的侵扰。我自这次大哥赠金服药之后，许是心愿将了，日前运气已能自如，不似前者不能过于用力，按说可以应付，一则手法生疏，二则恐累居停 ，不便 出面，最好能由外人出头。问他如何？这多年来，他也把我母假死当成真事。他退隐颇早，你小时不曾见过，你爹金环必须带去，但决不能使第二人知道。此去不妨深入内庭，见了本人，请其屏退从人，始可交付，大意不得。”

舜民早听出他母女和何异是至友，本想插问，因见江母向无多言，这一开口便有条有理、滔滔不绝，两目开合之间，仿佛有光，端的气足神完，不现一丝老态，好生惊异。候他说完，才接口道：“伯母说那何异，我也知道。妹子不便跋涉，将他请来岂不更好？”江母 、小妹惊问这类退隐人物如何相识。舜民道：“我到不相识，他与家兄却是新交莫逆之友呢”小妹问起详情，舜民随把尧民辞官遇盗、屡遇异人之事，从头至尾一一说出。小妹益发惊异，回向江母道：“想不到星叔也在这里，还是虞府佳客呢！”江母道：“晓星本不知我母女尚在人间，如真在此，事更隐秘易为，连何异都无庸去找了。”舜民问故，小妹答道：“司

空老人比先父小只一岁，此公今之奇士，武功精绝，少与伦比，如得他出援手，多大的事也可无碍。不过，我母女还不到见他时候。难得他是大长兄患知己之交，又下榻在此，苏翁与此公也是旧交，正好求助。大哥可密告大长兄，把事情全推在兰姐身上。只说兰姐是苏翁义女，苏翁为侯绍所误伤，死前将兰姐嫁与大哥。奁中有一宝物，大哥不知细底，先未过问，今日樊秋忽持令戚之函前来，正强索间，不料侯绍因误伤至友，心中难安，力任托孤这重，暗中保护兰姐，探知樊秋来意，乘其无备，给了他一点颜色，将人引走。兰姐恐侯绍制不住樊秋，早晚仍有隐患，甚是愁虑。作为大长兄出面，求他相助。他虽不知我母女在此，兰姐身世来历却极明白，论那方面也无坐视之理。此公著名手狠，近年虽听说他立志不轻伤人，以减杀孽，但他生就疾恶如仇的天性，任做什事都要做彻，从不肯留尾巴。这一来。连何异都不用找，我母女踪迹，不更隐秘了么？”舜民大喜，不禁又勾起结识晓星的初念，忙整衣冠，正要往见尧民，依言商托，忽听下人回事，说魏师爷到。舜民心想良夫和晓星最好，连日忙于酬应宾客，因晓星不见外人，未便约请，也忘了询问归未，今日独自前来，定是晓星回转，约往相晤无疑。等赶向前厅与良夫见面一问，不禁大失所望。愿来晓星前三日便自回转，经尧民、魏、钱三人一说，也因舜民应酬无暇，打算过一二日，客去清闲，才行相见，已约定明午由尧民在园中设筵，为乃弟引见，并专人将何异也请了来，一同快聚，不料早起晓星偶出闲游，适才回园告知良夫说，现有要事，必须即时启行，归期至多十日，不特明午之约只好改期，此事还关联着何异，回时定约同来，此时恐他也不能赴约等语。舜民一问，只刚走不多一会，如与江氏母女说话时赶去，还可见面，好生悔恨。良夫走后，入内告知江氏母女。小妹道：“真是凑巧！看这

神气何老前辈也会不来，还是小妹自找他去吧。”江母道：“晓星此行既说与他有关，不定在家与否，晓星刚走不久，要去即刻动身，万一他去，早点赶回，好打别的主意。你到何家，晓星在彼自难隐瞒，如若不遇，可告何叔，请对晓星暂时不要提我母女之事好了。”小妹应诺。舜民便命使女传话，准备轿马。小妹道：“要坐轿子，至快明晚才能赶回，那如何行？这条路要经过几处人烟颇密的村镇，又在白日，路上急跑也惊耳目。改了男装，戴上一顶斗笠，骑马尚可，但马却要好马。这时走不过想早到些时，如无好马，转不如黄昏起身，由我加急赶行，往返得快呢。”舜民道：“这个容易。大舍侄生长北方，最爱骑马，听说颇有几匹好的。妹子且自装扮，我就命人将马牵到花园后门。那里是片竹林，又当山崖之下，地最幽僻。妹子由此起身，岂不是好？”小妹闻言大喜。舜民随命使女传话，赶急照办。两家相隔本近，不多一会，便由一亲信仆人将马牵到后园门外。小妹也把平日准备下的一身半旧男装和一顶宽边软笠换好，和江母商量几句，随即起身。舜民夫妻三人送到门口，说明途径方向。小妹接鞭拢马，朝三人举手含笑道：“大哥、大嫂、兰姐，请回去吧！”牵来那马甚是神骏高大，头盼桀骜，虞妻刚答“妹子当心，早去早回”，也没见小妹怎样动作，眼一花，人已脚尖踏镫，稳贴贴落在马上。跟着马头一歪，四蹄乱动，绕林跑去，鞭丝帽影，出没林中，晃眼不见。

三人仍回原处，虞妻道：“刚才老爷只说马要越快越好，不怕性劣，这定是大侄常说的青玉骝了，连马夫都不敢骑他跑长路，小妹竟和骑熟了似的。先只知他有本事，想不到一个红闺幼女，会骑得比大房家的马夫都好。兰妹本事我已见过，一定也会骑了？”兰珍道：“我因从小便随义父隐居江边，水里到还去得，马上功夫却未练过，骑许能骑。看小妹骑得那么稳熟，

决不是因会武功便自能骑,定有传 授无疑。我也是头回看到呢。”江母笑道:“小妹 为报父仇,苦就下得多了。这还 是他三四年前练的。自已养不起马,只好虚练,从没骑过。今年每遇夜静无人之时,把福生的马借来骑过几次,你都不在跟前,所以没有见过。什么都得在行,如遇武功气力,虽能将马制服,马却要受伤了。”舜民便问福生是否上次借马给自己回船的汉子,江母点头。舜民便问此人与伯母可有瓜葛,还有兰妹来时均在何处。江母答道:“福生姓王,原是富阳富家子弟,好武好骑,不务正业,吃一般 下等江湖架骗,家业荡尽,只落了两骑舍不得出卖的好马,赁给人骑,以为度日。那里虽是江乡水国,因他那马又稳又快,他多远的路都应,又会一点拳棒,人更忠实可靠,赁价多贵也愿。只他脾气古怪,照例 只一匹受雇,如不投机,再多给价也是不应,因此得罪恶人。又看上两马,从邻县约来几名打手,暗中埋伏,一人假作游山,将他诱到无人之处,动手劫夺。二马均经教练,能识主意,虽然连踊带咬,挣脱缰索逃去,他却吃人扑下马来,寡不敌众。眼看危 急恰值小妹因我病后想吃诸葛菜,往后山挑取,路遇不平,将恶人全数倒,救了他命。由此他便执意要拜师,小妹自是不肯,后被磨得无法,才把他引进到给兰姑挑行李的醉鬼奚醒门下。奚醒与何异是同门师兄弟,与先夫闻名却不相识,我母女近年才与他认识。奚、何二人以前在江湖上都 有醉鬼之名,但是一贫一富,相差甚远。何异为人机智,善于营运,归隐不久,日益富厚。奚醒好酒既甚于何异,性情又极古怪固执,一醉之后百事不问。钱更和他是仇人,只一有钱,非即时花得精光不舒服,非其人,从不妄取分文。常 时闹得衣食不周,只酒不缺,从不在意。每日以酒为命,自得其乐。他只知我母女是江湖旧家,身世来历都不知道。他的事情我母女却所深知。半瓢与他也是故交,他

一没钱买酒，便寻半瓢和我母女来借。我两家虽非富有，几杯酒钱尚 凑得出。但他挥手千金，从无吝色，多的却供给不起，每次只是小女卖鱼所得分润一些，从无不给之时，彼此处得交情颇深。他也知我多病 ，得钱不易，度日艰难，屡想寻些钱来补报，无如天生奇怪脾气，无钱时不管闲事，也碰不上要钱的人，只钱一到手，首先买醉，醉后总遇上有人为难，几句话一说，钱便出手，不等见着本人，钱已散光，徒呼负负了。论他本领也不在何异以下，一则目前出游未归，寻他不易，二则他那嘴太敞，容易走漏。来时挑那宝物，小女做了不少手脚包扎，假说是半瓢贻给爱女的黄金，并远先将他灌醉，才得瞒过。现时此宝连侯绍都当是兰珍陪奁之物。如找他相助，虽他不知细底，难免传扬到仇人耳中，露出马脚。便我母女此来，都没对他明说呢。”舜民闻言，也就不再提说。夫妻三人陪伴江母到了傍晚，小妹忽然越墙飞入，说是途中遇事耽搁，预计骑马回得较晚，且易被人觉查，因此步行赶回。马由何家明日派人送来。今日之事已另有人解围，只踪迹难免由此显露罢了。行止曾与何异熟商。据闻目前仇人已然发觉前事，侦骑四出，必欲得而甘心，那里也难免不被寻到。除却这里，只何家可以安身，但他那里，最容易被人想到，算来只有往在舜民家中较妥。一则华门世族，从不与江湖上人来往，只要深居简出，仇人念不及此；二则小妹来时，为防万一，不特行踪隐秘，还令义仆陈英借往江西访人之便，故布疑阵，至不济也引得仇人缓上一步。只刘家知道宝物在此，是否深悉细底，均有后患，但已有人相助预防，当可无害等语。三人闻言甚是高兴。

饭后问起详情，才知小妹走到离村十几里的上官塘，因知村上人烟稠密，意欲由左侧山中小径绕越过去。路本不熟，行时匆忙，舜民语焉不详，那条山径偏又荒凉冷僻，岔口甚多，一

个不留神将路走错，岔向螺蛳湾，绕驰了两回，仍然回到原地。四面野草繁茂，落叶萧萧，更无人迹。后来心急无法，瞥见左侧有一危岩，甚是高峻，意欲登高查看途向。将马系在树上，攀援上去一看，认出所行之路是个倒退死地，自己一入山便把路走错，只有往回退走，回到山口才能上路。欲速反缓，好生烦燥，赶急纵下，寻路退出。不料系马之处正蟠着一条七八尺长的乌稍蛇，马一啃草，将他警动，昂头欲咬。幸马灵警，缰绳又是活扣，瞥见有蛇，抖脱绳扣，拨头飞跑，蛇也在后昂首急追。小妹援至半崖望见，连忙纵落，取出身藏暗器燕尾梭，飞步赶上，由后面照准蛇的七寸打去。蛇头立即飞起老高，撞落山石之上，蛇身也窜出两丈来远，才行止住。那马惊骇之余，依旧绝尘飞驶。小妹本来一纵便可追上，因见马行之处正是去路，心想马多识途，自己不必疾驰，左就由此走出，随他跑跑也好。跑了一段，方觉途向与崖上所见仿佛不差，那马倏地将头一偏，往路侧树林中窜去。小妹方始心急，轻叱一声，跟踪追入。马本脱缰而驰，入林不远，便吃树岔绊住，只管奋蹄喷沫，苦挣未脱，小妹已自赶到，将他制服。匆匆整理好马缰肚索，正待上路，忽听前面大树后呼呼乱响，势甚劲急，连树枝也跟着摆动，远处树上枝叶却是静静的。小妹行家，一听便知有两能手在彼恶斗，不禁心动。忙把马拉到远处，装着人已离林，然后施展轻功赶将回去，隐身树后。探头往外一看，树前乃是一块亩许方圆的空地，四面都是合抱不拢的松杉，动手两人正是小铁猴侯绍和铁扇子樊秋。两下都未用兵刃，各凭一双铁掌，施展平生绝技，一声不响，在那里拼命一般苦斗。两铁相遇，俱是能者，只管窜前跃后，似两团灰色影子在场中滚来蹦去，神速如飞脚底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抬手动足之间，却是呼呼乱响。尤其二人掌风过处，只离树一近，树上枝叶便即震撼摇动，刀

削也似纷纷坠落，煞是惊人。小妹见二人功力悉敌，高下难分，不禁起了同仇敌忾之念，暗忖：事真凑巧，侯绍此时一心一意保护兰珍，不负死友，义侠端的可取，如暗中助他一臂，将樊秋除掉，免去何家之行，岂不省事！虽然樊秋罪不致死，这等行迳也欠光明，但为父仇，免露形迹，使舜民多受虚惊，也就说不得了。但自己不愿与侯绍见面，事后那有不见之理？方想侯绍目力不济，精于闻声下手，认人非隔近不能真切，下手之后，不与接近说话，又是男装，也许瞒过。想到这里，因适在虞家，樊秋中了自己暗器，并未显出受伤之状，安心想打他的要害。刚把手伸到兜囊以内，侯绍忽向樊秋说道："这几下手法，想要赢我，那还早呢！久闻你仗着一把破扇子，在江湖上吹大气，叫你要上一回，你又不肯。"樊秋怒道："我向来行事光明磊落，你不取出兵器，我也只双手，谁似你这无耻鼠贼，暗算计人，早晚自会要你这瞎贼好看。我如取出铁扇子时，你早没命了！"话刚说完，便听左近有人接口道："姓樊的，你那把破扇子还在你身上么？告化子早没了蛇要，还吹大气呢！"樊秋闻言大惊，一边动着手，抽空一摸身上，果然自己珍若拱璧、多年来仗以成名、刻不去身的这把铁扇子，早已不知去向。这才想起从虞家追赶侯绍不知去向，嗣往溪涧洗涤身上秽气，刚刚洗完，侯绍忽然出现。两下动手时，因侯绍未带兵刃，为他言语所激，将铁扇子收起，打不一会，侯绍又说溪旁邻近官道，要打须寻僻静之处，说完撒腿先跑，自己随后追赶。赶到此地，不想林内奔出一个小孩对撞了一下，自己还恐将小孩撞伤，不甚过意，当时忙着追敌，什么也顾不得，谁知中了敌人道儿，扇子必在对撞时被小孩乘便盗走。自己昔年曾有神偷之名，却为小孩所算，大白日里随身兵器会失了盗，别的不说，这人先丢不起，怎不急怒交加！百忙中偷眼一看，前面老松树后似有两

条人影，一晃不见，料是敌人同党，忙向侯绍怒喝道“：无耻瞎贼！先时鬼鬼祟祟施放冷箭，这时又埋伏同党，盗我宝扇，你到底有多少同党？是好的都滚出来，看樊某只一人双手，惧你不惧！”侯绍也没想到他在追赶自己的功夫会失了盗，闻言颇惊异，随说道：“天下那有这样的笨贼！连自己一把破扇都保不住，还自说嘴，真不怕寒蠢。你侯四太爷生平走到那里都是单人独骑，永远没搭过伴。天下高人甚多。像你这样拿斗量都数不过来，你偏目空一切，满嘴放着邪屁，现世丢人！还不是你吹大气吹出来的，四太爷那有什么同党？”樊秋骂道：“瞎贼！还说没有同党，适才在虞家追你这瞎贼时，那支冷箭莫非是那主人放的么？”侯绍道：“放你娘的屁！四太爷的话你偏不信。盗你破扇子的这位朋友想必没走，即便他是我的朋友，我事先也没和他见过，你不会磕两个头请出来，问个真假，连我也见识见识。”樊秋未及答话，便听先说话人接口道：“樊老四说得对，他的确事前没见过我。因你口出狂言，我师侄当你真有本领，想要开眼，先打算等你把侯老四打倒，我和你比划几下，他好偷学两招。你两个老打不完，年轻娃儿性子急，才把你扇子盗去。谁想你一点也不知道，他觉出也你没什意思，一睹气，把扇子交给我就走了。我也等得不耐烦，打算走吧，又想你仗着这把破扇子在江湖上跳了好些年，吃饭仗门面的玩艺，要是因为丢失，一气上了吊，我师侄岂不造了大孽！有心还你，才提醒你一声，你人还没见，硬说我是侯老四的同党，这不是笑话么？想要扇子容易。我看你也赢不了侯老四，他也是个有种的人，既敢拿屎盆子打你，事情没完，你请他走他都不干。你不会跟他商量一下，暂且停手，等跟我要回这块门面招牌，再回来寻他见个高下，省得一心挂两头，干生气。几千里跑出来，想谋夺人家孤苦女儿的东西，煞非易易，要气坏了回去，岂不罪过！”

樊秋一听，这片话真是又刻毒、又挖苦，比起侯绍还 可恶可恨。无奈劲敌当前，绊住身子，两下虽说着话，却打了个风雨不透，枉气得怒火填胸，只是分身不得，还口乱骂，又失了自己身份，只得强忍忿恨，怒喝道："你这滑贼，欺我与人对敌，不能分身，信口胡喷，算何好汉！是好的报上名来，此时由你说嘴，我除了瞎贼，自会寻你算帐！"侯绍因那人口音甚生，喊自己"侯老四"，说话老气横 秋，心中也有点不快，左就和樊秋打个平手，难占上风，想看来人是何路数，忙接口道："姓樊的，不用发急，说狠话，我先宽你一步，你向人家取那破扇子去如何？"樊秋闻言，正中心意，喝道："好了，少时再见！"两手一封面门，纵出圈去。侯绍也自收招停手，再往那发话之处看时，树上空空，那有人影！樊秋高喝："滑贼休走！"朝前追去。侯绍见那人身法如此神速，越想见识，也跟迹拔步追赶 。

小妹自那人一发话，便知侯绍有能手相助，把暗器停发，暗中仔细查看，先觉人在树后，只看不见；后来又见枝头人影一晃，便不再现；等侯绍话完，方见一条瘦小人影，由树侧飞起，转瞬不知去向，好生惊讶。有心追去看个水落石出，自己又不愿显露行踪 ，坐下还有一匹马，是个累赘，骑马决追上不。听盗扇人口气，虽似帮着侯绍，但与樊秋无仇无怨，未必便下毒手，反正早晚要去拜望何异，仍以寻他为是。樊秋如为人所杀，免却后患自然快意，否则今晚侯绍必与兰珍相晤，自知究里，此时既有外人在场，形迹还是隐秘些好。便不再追。回身寻马，又绕了两个山不，才寻到适才的山岔口，归上正途。这几下里一耽搁，不觉多延了个把时辰。赶到白燕峰，业已斜阳满山、炊烟四起。尚幸后山只有姜、何两家隐居，路上又遇见何家一个佃工，没费什事便自寻着。当即下马烦下人入内通禀，自称是何异世交后辈，姓关，由远道来此，还给别人带来一件紧

要东西，必须见着主人面交。何家下人多半都是江湖眼，看出来人必有所为，不是无故登门。知道主人隐居多年，不再出问世事，假说主人出游未归，尊客如有什事，不防把话留下，或是示知寓所，家主回来再派人相请。小妹方觉失望，忽见里面跑出一个清俊小童，一见小妹便笑："少爷请里面坐吧。"下人恐前言不符，忙插口道："烟兄弟，我已对客人说家主人没在家，请改日来呢。"小童使个眼色答道："老太爷刚回来，叫我来看，有客就请呢。"说罢，便领小妹往里走，更不多言。直领到后院静室之中，请客落坐，献完了茶，才行退出。小妹见何家院宇阔深，陈设精雅，证以平日所闻，方觉此老真会享受，一个白发矮叟已掀帘而入，见面便含泪道："想不到贤侄女劫后遗孤，居然尚在人间！令堂老夫人还康健吧？"小妹本没见过何异，一听所说，竟是深知自家底细，不由大惊，连忙拜倒行礼。何异唤起落坐，寒喧之后，互述一些经过。何异听小妹说明来意，又听小妹寄居虞家，乃尧民之弟，也是一个有侠气的正人君子，越发高兴，便对小妹道："我与令先君知己患难之交。当年我两次大难，全仗解救，热肠高义，终生不忘。近年我对外人声言，隐居终老，不再与闻外事，实因那年为了令先君之事，间关赴难强弱不敌，几遭挫折。当时仗一朋友居间解免。他与那贼至好，我又承那贼容让，死里逃生，并免屈辱，始终以贵客之礼相待，无颜再谈报仇之事。又听说令堂与贤侄女俱已遇难仙逝，无可奈何，只得归隐山林，满拟把你世哥教练成材，代我完此一段公案，偏他本质太差，又寻不到胜过我的名师，极自用功，苦少进境。前月蒙好友给他一件兵刃，方觉有一线之望。不料贤侄女奉母永康，居然无恙，又这等卧心尝胆，苦心孤诣。故人有女，可见天道不尽梦梦，令我喜极！至于贤侄女今日之事，我已得信。有一能手暗中相助，此人本领高我十倍。本

来无须我去，一则想向令堂请安；二则贤侄女既来寻我，义不容辞，不论用着与否，均须一往；三则令居停长兄尧民与我原有前约，今早还专人到此，也须前往相聚。去是必去，不过我今日还有一个约会，有些耽搁，今晚恐难相见了。樊秋尚有一同伙随后赶来，人比樊秋还要蛮野，更有能人仗腰，虽然无防，居停主人一家文弱，终恐虚惊。贤侄女将门之女，定非弱者，骑马容易被人觉查，仍以步行速归为宜。此事至多三两日即可了结，以后只管住在虞家，即便被那贼闻风寻来，也自有人挡他，不必多虑，尧民学识器度，迥异庸流。听贤侄女之言，舜民似乎不在乃兄以下，我以后必也交成朋友，常时来往，真有什事，总可商量，请转答令堂放心并代问安。天已不早，我不多留，等到虞 家相见，再 行细谈吧。"小妹本想询问晓星是否来过，和他近况，因何异催走，料有原故，不及细说，匆匆辞出。将马交给何异，明日着人与虞家送去。自己动用轻功，步行直回，见着舜民一问，且喜无事发生，铁扇子樊秋并未再来。

吃完夜饭，小妹、兰珍算计侯绍必来送信，便请舜民宿在正房，自和江母舍了园中居室，同住兰珍卧室内，静听消息，并作万一之备。到了二更过去，仍无动静。小妹因白天除侯绍外又多出一个能手，当时没有尾随，不知结果如何。听何异之言，敌我两方俱还有人，虽说无防，终恐事情闹大，累及舜民夫妻受惊，问心不安。那能人既肯为己出力，必是昔年父执世交，偏何异藏头露尾，不曾明说，很想得知一点细底。久等侯绍不来呼兰珍一商量，知道本村不当往来官道，虽无旅店，可是西市口和巨集两大镇 离此不过五里，人烟繁富，客舍林立，附近还有几处野庙，暗忖自己既居在此，地理形势总须熟悉，即是侯绍来了，自己也不见面，何不乘着月夜前往一探？便和江母说明，带上兵刃暗器，由虞家越墙而出。

到了外面一看，野风萧萧，吹袂生凉，人家村舍，田亩畦圃，都沉浸在月光影里，白如铺霜，到处静悄悄的，景甚幽寂，看不出有什朕兆。想往西市口大镇 上，微闻犬吠之声，由左侧野地里，隐隐传来，乍听似乎很急，叫不几声，忽然止住，附近村犬，闻声惊起，到纷纷应和起来，知道两个大镇，一在村南，一在村北，这狗叫之声却在西北，深夜犬吠，照例一起百和，这时远近相应，怎原叫处到会没了声息？不禁心中一动，加以犬声大作，恐惊村人出视，便施展起陆地飞行的功夫，径由野地树林中往犬吠之处跑去。沿途俱是果林、竹林，并无人家，一口气跑出好几里，方觉无什意思，意欲回走。一回身，猛见来路左侧还有一小山，来时吃树林遮住，这时出林回顾，才得发现。暗笑真个粗心，连山都没有看见，适才犬吠之声明明在此，如若有事，必在近山一带 ，便往那山跑 去。行抵山前，仍无朕兆。等觅上去，绕过山腹，刚往山那面一探 头，便见后山坡上有一庙宇，庙基不广，墙顶颇有坍塌之处，庙前却有三亩方圆一片平地，稀落落种着十几株松杉之类的大树，蓬蒿野草，随地杂生。倚崖而建，左右地形斜削陡峭，惟独庙前却极平整，近坡脚带还有两段石级磴道，想见昔日香火必尚不差。心想野草这高，庙中十九无人住持，这类无主野庙，最是江湖上人往来寄居之所；相隔虞家又近，来贼许藏身在此，也说不定。小妹来路是横着山腰的一条径，危崖突出，草树繁茂，正当中庙前右侧，中隔一条山沟，两边差不多高，如往庙内探看；否则便由崖际揉升，攀援横 渡，到达庙后，居高临下，虽便窥探，但是沿途没有大树隐蔽，月光正照山上，也容易被人发现。正定去取，忽发现坡下还有一所茅舍 和两亩菜畦，菜畦尽头便 是上庙石级，路中心卷腿翻卧着一条大狗，看神气似已死去。想起适才犬声略吠即止，不禁心动，止住脚步，隐身树后，往坡上仔细观查，

松涛吟风，清辉四彻，万籁萧寥，并无人迹。越看越觉那狗奇怪，便往沟中纵落，奔向狗前一看，全身不见伤痕，一摸额骨已然碎裂，分明窜起急咬，吃人用重手法打死，皮毛不损，头骨由里陷裂，伤处不过二指，此人硬功之强可想而知，越加惊疑。细查地上，还有两三处湿泥脚印，天色连晴，算计那人不知何处涉水而来，刚上坡去，时还未久，便舍了茅舍，沿着石级掩身而上。到了庙外，见庙前一边各有一块方整青石，左右不远有一老松，虬干蟠伸，清阴在地，景殊清幽；石旁还有两把竹凳相向对列，更料庙内有人无疑。方欲入内探看，微闻庙内有人咳唾之声，忙往老松后一掩。身刚立定，猛瞥见一条黑影自墙内飞鸟疾坠，纵落面前。定睛一看乃是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穿着一身粗布衣服，身材不高，鹰鼻鹞眼，阔口掀唇，两粒眼珠灼灼有光，貌相诡异，一望而知不是江湖上寻常人物。那老头手里拿着一叠荷叶包、一大瓶酒、一个粗碗、两双竹筷和一箩盘生煎馒头，一齐全放石上，将包打开，里面尽是由镇上买来的薰鱼、薰虾、油鸡、白肚、酱鸭、酱汁肉之类的酒饭菜。又从身上掏出两大纸包豆腐干和长生果肉，通放青石上面。将酒斟上满碗，端起一呷，就去了多半，随手捞起整只酱鸭，撕下一腿放在口边，一阵乱啃，晃眼剩了一根空骨，又抓起一把果肉，满塞口里，嘴皮乱动，喳喳直响。跟着又抓了两个馒头同塞口内，方始坐下，一样跟一样，酒菜馒头接连不断，大嚼起来。小妹见那些东西便七八个人也吃不完，他却狼吞虎咽，吃得那么难看，直似饿疯了一样。正在暗中好笑，忽听坡下有人微“噫”了一声，老头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拿着半边油鸡，刚一偏头，见一条人影飞驶而来，转眼到来，正是日间所见铁扇子樊秋，跑到右前，举手为礼。老头只看了看，吃他的，并未起身答睬。樊秋径往对面竹凳上坐下，问道：“那厮可曾来么？”老头道：“你先不要

忙，这样好酒好菜，且吃了再说。”樊秋笑道：“你这老馋痨，傍晚吃了一桌整席，这歇又饿得这种样子，你有够的时候没有？”老头一面大啃鸡骨，断断续续的答道：“小樊，你晓得什物事！人生于世，吃穿二。吃比起穿来，更要实惠得多。我老葛生平别无所好，惟独一饮一食，大有考究。尤其今晚这酒，是醉鬼祝二分给我的，说是白燕峰老何家中陈酒。难得这好月色，有这种好酒凑趣。为找下酒菜，我足跑了好几十里才得买到，能空放过去么？这时侯我什么都顾不得，豆腐干和果肉同吃，名叫“素火腿”，别有风味。你先跟着吃完，再说的好。”说时，扔了手中鸡骨，又把豆腐干和果肉塞口咀嚼，自不则声。樊秋随把竹筷拿起检菜，跟着吃喝起来。

小妹听老头自称老葛，说酒是醉鬼祝二所送，心便一动。暗忖：醉鬼前月间曾说要往友家贺喜，还借了自己两吊钱去；舜民乃兄尧民归途往何家投宿，主人正办喜事；白燕峰姓何的只何异一家，他又好酒善制，此酒必是他取来无疑。醉鬼嗜酒如命，有多少也须吃完，怎曾留到此时，还肯送人？这姓葛的老头必有来历，只母亲平日所说江湖上有名之士偏无此姓。醉鬼既肯将自己从好友那里讨来的美酒留送给他，可见交情甚深。听语气，醉鬼还是刚去不久，以他为人，怎会和樊秋这类人如此亲密？好生为解。正寻思间，樊秋忽问老头道：“我刚上坡时看见一条死狗，看那伤势，分明是你做的事。一只畜生，他侵犯不到你，何苦下此毒手？”老头鹞眼一翻，答道：“我先并无心弄死他。自从酒楼分手，遇见醉鬼，给了我一瓶酒，沿途买了些酒菜，回到庙里放下，忽然想起日落前县城里还定做了一百个生煎馒头，没等做好，便吃一小鬼将我银袋偷去，追了一阵，便遇见你。钱已先付，本来懒得去取，因那铺子欺生势利，看我穿得破，定要先钱后酒，不愿便宜他们，便赶去。到时铺家已早打

烊，却有一个堂倌托住这一竹盘新出锅的热馒头，恭恭敬敬对我说：日里和我先要钱的堂倌是个替工，有眼无珠，认不出人。适才你那朋友回头，说这是他故意开你玩笑，你老人家并非诓吃的坏人，还是一位大财主哩。知你准回，怕你老年人吃冷馒头隔食。闹秋后痢，代你给了加倍的钱，把冷馒头散给穷人。重新升火，加料另制一盘，在此等。刚出锅不久，不信你摸还是热的。日里多多对不住，请 你老人家不要见怪等语。我一问，他说那朋友，又是日里小鬼。我跑了这多年，真头一回被人吃鳖，还是一个毛头小鬼，怎不有气！不便深说，接过馒头就走。心想小鬼必还 跟 在后面，假作不经意，又去夜酒担上买了豆腐干、长生果，往回路走，暗中留神查看。这时城外人家多已熄灯，快要走到，果见小鬼在树后探头。我已气极，纵起就追。小鬼腿跑颇快，绕着树木人家，连逃带躲。追了一会，瞥见小鬼藏在人家墙外一丛小树后面，因他人小鬼大，甚是滑溜，装作未见，仍往前赶，等追过头去，暗使神龙掉首、惊燕斜飞的身 法，倏地倒纵回去，满 拟相隔不过两丈，这一下，任他身法多快也跑不脱，谁知又上了他一个大当！小鬼竟是安心恶闹，算出我要由此追 他，早安排下一个同样大小的假皮人在彼，底下是个上盖稻草的大粪坑，我去势本猛，非掉在坑里小可。还算临变机智，往下落时，见小鬼低头蹲伏，一点不动，心刚起疑，还没想到稻草下是粪坑，等脚踏地，往下虚沉，同时小鬼替身也被看破，方知不妙，赶紧提气向上一个侧翻，虽未沉底，两脚已然沾了好些积年粪水，到还没什臭气。如换别人，定要全身坠落，灌满一嘴了。这还不算，等我起身要走，又将乡下人惊动起来，说我是贼。我不愿欺负老实人，分辩了一会才走。再找小鬼，那有影子？随 在附近坡脚小溪中，将鞋袜脱去，连脚洗净。穿上湿鞋，正往庙走，那狗不声响从山石后窜出来就咬。我已

将他抓起甩开，那畜生偏不识相，率性连叫带咬，扑上身来。本就有气，顺手给他一下，不想用错劲头，将他打死。我知坡脚下往着一个聋老婆和一个寡妇儿媳，明早给他几两也就完了。本想把鞋烤干再出来，等我回庙一看，小鬼非但把日里偷去的钱包送还，还给我弄了一双新缎子双梁鞋。我一生惯好戏弄人，不料会在此遇见定头货，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娃儿，真叫人又好笑，又好气，其实那小鬼我真喜欢，算计他必有来路，定是受人指使，和我来开玩笑，许还就在附近藏起，看我哈哈。我现时一半等你，一半等他。越想越有意思，气到没有了。便捉到手，也决不与他一般见识。不过我的脾气你知道的，只要有人占了我的上风，我当时没捞进本来，那怕手操必胜之极，对方本领多不如我，也是一走了事，不再过问。今晚不能将这小鬼擒住，天一亮我就走了。”樊秋闻言惊道：“我知你和空空儿一样，一击不中，便不再击，但不是这等说法。一则你今日与那小畜生只是无心遇上，他又鬼头贼脑，没有出面与我们的事无关，二则你若大年纪，一世英名，从无人敢捋虎须，却吃一个乳臭小儿欺侮，就此拉倒，说出去太已丢人。何况事关重大，希世奇珍非比寻常，这样罢手，也未免可惜呢！”老头道：“我素来说一句算一句，休说身外之物，那怕与人拿命来赌，只一输，便算数，决不更改。照例有什过节，都是当日找回，除非来人躲开，那是不算。我心里既知小鬼必在附近，天明前找不回来场面，仍还厚脸在此，那算什么人物呢？休看他滑溜，我吃完酒，只一伸手便能擒住，真要被他跑了，那是活该。”樊秋道：“其实你不帮忙，我不过多费点力气，也没要紧。不过你人丢得太不值罢了。如若人家摸准你的性情，故意使这一手，叫那小畜生偷偷摸摸，乘你不留神开个玩笑，事完藏起，叫你无从捉摸，等你走了再来说嘴，又当如何？你说时

我已四外看过，这地方如藏有人，未必能逃我的双目。只恐未必在此，静等你上当吧。"老头冷笑道："为人不能亏心，我心里的话也得照办。要论目力，你还差得远呢！我说在此，一定在此。"樊秋忽似省悟，朝小妹藏树看了一眼道："既然在此，还不早些擒住，我也看看他是什么东西下的。只恐未必如你所料吧？"

小妹见状，已看出樊秋疑心松后有人，故激老头早些下手，虽然艺高胆大，也自心惊。方自盘算如被误会如何应付，老头冷笑一声，倏的站起，朝古松看了一眼道："你不要忙，等我啃完这点鸡骨头，自会当场出彩。"樊秋已自明白，知道老头向例不要人助，意欲再激几句，刚说："小鬼如在，我早替你拿下了"，老头未及答话，猛听对面一株枯树上有人发话道："你也配！你那双狗眼，休说是我，再多两个也看不见。"樊秋看那株枯松粗逾两抱，枝叶早已零，稀落落只剩几株老干，横斜盘曲，槎牙如戟，旁边并立着两株大杉树，浓阴繁密，恰将枯树遮了一半，枝空无阴，不能藏人，语声又明自树梢上发出，心疑听错，人在附近杉树上藏住。正在仰视，喝骂："何方鼠辈，如此大胆"，阴影里枯树上一株短干忽然无故坠落，竟是个小孩影子！原来那小孩借着邻树荫蔽和枯树形势，假作半段干枯，早已藏身树上好些时了。这一来，休说小妹觉着奇怪，便老头也觉小孩胆大聪明，所行所为大出意料之外，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心想给他一点苦吃，随手在石上抓起一把长生果肉，刚笑骂了一声"小鬼"，往外一扬。小孩机警非常，似早防到老头有这一下。身才着地，便往树后一闪，十几粒果肉全打在枯树干上。小妹听那响声沉着，知道老头内功一定超群，好生骇异。忽听小孩叫道："老头子，听你说话像人，不像姓樊的那么没有骨头，又见你东张西望的，我

明在你对面树上却看不见，恐你奈何不了东瓜，又去奈何葫芦，寻别人的晦气，才出来和你见面。你还倚老卖老、吹大气呢，怎也和姓樊的一样厚脸，没说一句话，就想暗算人么？是好的请我吃点酒菜，谈上几句，再斗他一个高低，莫被我这小孩把你吃蹩，也还还我馒头、新鞋的情，大家客客气气多好。"说时，樊秋几番想要纵起，俱吃老头摇手止住。嗣听小孩嘲骂自己，实忍不住气愤，怒喝："乳臭小儿，也敢放肆，我非管教你一顿不可！"说罢便往树后纵去。小孩更是滑溜，由树后一闪身，两脚点地，轻轻一纵，便落到老头面前，手指樊秋道："凭你这样人，胜了你我也不光荣！我不和你一般见识。你们想两打一，随便好了！"小孩动作轻灵，小妹远看只是一条瘦小黑影，落地便闪入树后，势绝迅速，没有看清。这时落在石前，小妹才看出小孩头上戴有一付面具，也是黑的。连头包没，只露出一双灼灼有光的眼睛，气定神闲，站在当地，直没把强敌放在眼里。知道两人俱极利害，便樊秋也是成名多年的能手，老头虽还未知是谁，看那神气，必更在樊秋以上，他却嘲笑从容，没把强敌放在眼里，因听所说语气，分明早知自己藏身松后，恐老头起疑看破，妄下辣手，特为自己解围而来。日里舜民曾说，晓星救护尧民时，有一师侄同行，外号黑摩勒，十有八九是他。他与老头如此厮缠，定奉晓星之命行事，自己万难袖手旁观。

正自寻思，说时迟那时快，樊秋二次又复追纵过来。小孩仍说他的，神色自如，竟连理也未理。樊秋怒骂"畜生"，刚要伸手，老头倏地站起，圆睁起两只鹞眼，把手一档道："没你的事，各自吃你的去吧！"樊秋知道老头习性，再如硬来，说翻就翻，只得忿忿归坐，指着小孩怒骂道："小畜生，少时再和你算帐！连你家大人都休想我容让！"小孩吃吃笑道："姓樊的，不就是

你么？怎这样不要面皮。你记日里我取你的那把唱莲花落的破扇子么？比时要你的好看？不是和破扇子一样吗？我师叔看你猴急得可怜，硬和我要去赏还了你，还有好脸在此说嘴！你看这位馋老头就比你强得多，人家真懂过节，说话算数。你既和他在一齐，也该学点样，免得自己丢了大人，还叫你朋友脸上无光，那是何苦！”樊秋气极，反无话说。暗忖：日里盗扇竟是小贼所为，看他神情动作，的是受过高人传授。不过小小年纪如此刁恶，无论如何也容让他不得。今日已然丢了好几次人，如连这小鬼都斗不过，异日何颜再混！老馋鬼常说，跑了多半世，老想寻一个刁钻古怪和他一般的徒弟，多少年来从未遇上。那怪脾气的人被小鬼吃鳖，会不动火，就许看中也说不定。小鬼欺人太甚，少时如见不行，不问青红皂白，便硬下辣手，管他身后是谁！再树强敌也说不得了。他这里只管胡思乱想、愤怒填胸，老头仍是毫不介意神气，笑嘻嘻望着小孩话说完，笑答道：“小东西，你小小年纪，到真刻毒！你也挖苦得人够了。不是嘴馋想吃么？可惜你晚下来一会，好的我啃完了，这还剩有不少酱猪肉和果肉豆干，生煎馒头也还有些，你且吃点再说如何？”小孩道：“老馋骨头，谁吃你那剩的！肥肉我更是向来不吃。菜我到带得有，只你这酒没处找去，我想向人讨吃，老没功夫，知道你还有半瓶，我已给你带来，连菜都在树上放着。等我取下来，用你的酒就我的菜好了。”老头一听酒也被他盗来，暗忖出时酒瓶尚在庙内，以后未离此地，小孩又是在对面树上，稍有动作，万无不见之理。正想不起那酒如何被人盗走，小孩就地一纵，已往枯树上飞去。小孩晃眼纵落，手里提着两个荷叶包、一葫芦酒。老头见不是自己原瓶，欲言又止，揭开瓶盖，用鼻要闻，小孩一把夺道：“我嫌你脏，你不要闻。以为不是你的酒么？实告诉你，你掉粪坑里时，我便带了这一

只风鸡、一只酱鸭跑到庙里，将你那半瓶子酒倒换了水。才出来不久，你就跑来，无缘无故打死了一条狗。进庙前还东张西望，看看那里藏得下人，预备少时出来诱敌，手到擒拿，却没想到我会算计你看暗不看明，料远不料近。假装一株枯干悬在你对面树上。我已盯了你一天，你连点影子都不知道。到头来还是自己出现。你还有什么说法?”老头哈哈大笑道：“你这小鬼也真算行！遣你那人必知我生平心口如一、说一不二，既不愿和我明斗，伤了多年和气，拦又拦我不住，这才把你支使出来，乘我不备，这么一开玩笑，只不被我看破促住，便可把我打发回去。适才我实算你藏在身后老松之下，没想会在近处。我明知虞家藏宝，凭我这人不能有此福分，即便到手，分来一半，也是留待异日转送与我有缘的人。天下事不可强求。现在总算被你吃蹩，虽然一伸手就将你擒住，也不光显。只管放心，转告教你那人，此事不但不再进问，从此提都不提。你自在吃完回去吧！”小孩闻言，立即满面喜容答道：“听我师叔说起老前辈的威望为人，还自不信，果然话不虚传。这才真是英雄行径，我以后也要学样呢！”老头笑道：“你这小鬼，不用说我前倨后恭的假客气，这不过你灵巧胆大，什事都快了一步。适才真要被我发现，我这双手一动，你连块整骨头都剩不回去，就是教你那人也都不能放过呢。”说时把手一伸。小妹见老头右手上多出两个小手指头，适才只顾看见他吃得野相，竟未留神，猛的想起一人，不禁心一惊。又听小孩答道：“老前辈又料错了。我今日所为，实无人教，并且来时还有人再三拦阻呢。”老头略一寻思，忽然站起问道：“是真的么？你这小玩意太讨人欢喜了！”刚说到此，樊秋素来量小，不能容物，睚眦之怨必报，见小孩与老头越说越好，已然气上加气，嗣听老头自甘下风，末了果将小孩看上，不由怒从心起，恐底下再说出收徒

的话，小孩奸滑非常，受人指使，摸准老头脾气而来，现已改倨为恭，如再乘机两下一凑合，等他拜了师父，处着老头面子，更不好下手伤他，忙抢口道："老馋骨头，你和这小鬼今晚的过节，就这样算完了么？"老头道："那是自然。我自己大意失着？那还有什说的？你自办你的，我到明早就走了。"樊秋道："你只管走，我一人也办得来，那没什么。只是这小鬼太已可恶，他又是侯绍一党，不能容他在我面前猖狂。你话说完，该我和他算帐了。"小孩方要答言，老头连忙拦住，笑对樊秋道："樊老二，你当我护他么？休看他人小，他还未必把你看在眼里呢！不过事情总应有个分寸，他虽和你开玩笑，却没和你交手。你在江湖上跑了多少年，大小有个名头，管他何人门下，你终比他年长得多，按理你应找他师长算帐才对。如若以大敌小，倚强斗弱，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小孩从旁抢口道："老前辈，我师父已然坐化，那姓侯的更是不相识。现在只有一位师叔，凭他十个他也不是对手。本来我不值和他动手，因他专做了以强凌弱的事，明知虞家是个文弱好人，他会厚着脸皮登门欺人，强讨人家女人的陪奁，便是明例。他既想和我斗，也让他碰一回钉子，知道小孩比大人还不好欺，下次就老实了。"樊秋闻言，气得方要纵起，吃老头举手拦住道："等话说完再打不迟，你忙什么？他又不跑。"樊秋愤愤重又归坐。老头道："你和他明打，大小悬殊，不好看相。你恨他，不是为他日里，偷你扇子而起么？桥归桥，路归路，他偷你，你不会即以其人之道，转治其人之身，也去偷他？再不教他限定时期，再偷你一回。日里你不经心，难道这回也不经心吗？过时没有被他偷去，你按小贼处治；如再失盗，不问他用什方法到手，总算你本领不济，连自己贴身东西都保不住，那还与人再动什手，只可认输罢了。"樊秋明知老头偏向小孩，知自己手辣，怕有伤害，心中气忿，吃

话僵住，又说不上不算来，狞笑答道："你主意到想得不错，不过你这老馋骨头最是善变，随心而欲，做事没有一定。小贼偷我，你帮他不帮？"老头道："他有人帮没有不管。我是中人，怎能帮他下手呢？"樊秋怒道："好了，那就教小鬼从今日起，一日夜间，再盗我这把铁扇子好了。但是一节，如被偷去，我万事皆休，不再留此；如小贼偷时被我擒住，那休怪我手狠！你说他人小，我却愿意会会他家大人是谁。扇子在我身子，只你暗中助他，不问他有多少党羽，只管都来，盗去就算，并不 限定他一个。"小孩方要答话，只自己一人，无须帮手，老头使了个眼色，抢口答道："这样办法很好，谁也不许再改口，一言为定好了。"这时小孩因要饮食，把面具掀起露出一张小大嘴，站在石旁，一边喝酒，撕鸡脯子下酒，把鸡腿剩下，递与老头去吃；一边往口里乱塞馒头，对于和强敌打赌一节，直没放在心上，吃相也和老头一样，馋得难看。老头见了，喜得直笑，边吃边说道："你这小鬼不要过于自恃逞能，适才听你所说你那师父、师叔必是我的熟人，不知怎么会选 到你这么一个淘气玩意，我就没地方觅像你这种的宝货。"小孩道："你喜欢我么？我师父已死，当时眼着师叔鬼混，他老人家正嫌我呢。你要愿意，把你那正反七十二解、形分太乙掌法传授给我，练完就跟你当几年徒弟去。除了每天陪你玩，还供你好酒好菜吃，你看如何？"老头道："我早算计你有这心思。偏 要挤我露出口风才说。真鬼透了！我收徒弟不重仪式，以后行事必样样得合我的心才行。还有，我一生没收过徒弟，既收，当然不能受人欺负。今晚你偏和人打赌在先，休看我和樊老二日里中了你的道儿。那是万没留心你一个小孩会有这么灵巧，如真动手，你再加几个，也是白饶。我老头子不说，和你打赌 的樊 老二便 不好惹，他会用铁扇子点人穴道，又会内功，练成劲气，还会用铁豆打人。你去偷他身

边东西，越在十步左右，越容易被他打中要害，虽然有法子破。日里你已偷过，知道偷他时最好对面下手，不问成功与否，须往右纵。他这右手功夫不到家，是他短处，至少伤不了你。这事总归太难，我又说过不能帮你，你如盗不成功，我是收你不收呢？”小孩道：“他这样草包，没有不成之理。他的毛病短处我全知道，你不用借话指点，免他生气，说你偏向。”樊秋听这老少二人一吹一唱，一个明帮暗助、指点预防，一个学了乖去还不承情，觉着小鬼固然可恶，老头也太不讲交情，有心翻脸，又觉许多不便，更恐老头拿话绕住自己，无事生非，越听越有气，实在不愿再坐下去，忿然作色道：“扇子现在我腰间挂着，小贼你看清了，莫要白学些乖，到头仍把一条小狗命送掉，累这无儿无女的老馋骨头没有接代的人，断了香烟。我自去庙中安睡，看你这一日夜间，显什鬼门鬼道！”说罢，不俟二人答言，离坐接连两纵，便到庙前，再纵身一跃，越墙而去。

小孩嚼着满嘴东西，未暇回答，笑问老头道：“老人家，你看我逗得他有趣么？”老头道：“你休得意！他因今日连次吃瘪，一半吃你盗扇的亏，不然侯绍就不死他手，也必重伤无疑，把你二人恨入骨髓。他手太黑，你难于近身，这把破扇子看你如何盗法。你一个小孩子和他这样成名人物相敌，败了都有面子，何况你在事前已占一风，他吹大气再妙不过。你怎还想说满话呢？”小孩道：“我听去世老恩师常说，事在人为，天底下什么艰难都有法想。我守定他这句话不是一天了。任他手黑，我定将他扇子盗到手内。此时虽没打好主意，不是还有一对时吗？”老头道：“放屁！你盗不来，我这徒弟怎么收法？这般大意，如何成功？还有黄昏时他和我说，日里和小铁猴打得正紧，忽听有人在旁边村上答话，仅见人影一晃，随即停打追去，追出老远，只见着一张纸条，说师侄又将扇子要去，须得玩

够才还，叫他今晚单人前往原斗处取扇，并无具名。不但那人没有追上，侯绍本在他后面尾追，不知何时他往，也没了影。那是大人口音，再说脚程如此快法，决不是你。打时林中还有一骑马人，也未寻到。适才他往林中赴约，我因遇一旧友，没有同往，去到这时才回。扇虽在手，神气沮丧。我正忙吃，没有问他，你就来了。其实我不是虎头蛇 尾，中途变心，一则他近年交了许多下作江湖，改了人性；二则来时他没约我帮他夺人东西，只请我助他开石 取宝，铸成之后，各分一半。我还 说虞 家世族文弱，如若恃强夺取，我决不干。他又说对方文人，留此无用，已托人先容 ，以别的珍宝相易，并非谋夺，我才来的。谁知他竟瞒头盖尾，话有虚实。侯绍一出来为难，没得如愿，又遇见别的能手，简直无法下台。和我再 三好说，请为相助。本就不甚愿意，又遇见醉鬼，说起虞家为人和新娶之妾的来历，自然更不肯再管这事了，借你一淘气，恰好收风。他恨我无防，你却必须小心。那说话人想是你师叔了。适才我已想过，照他这等行径，目前只有两人能做得出。但这两人一个是我旧友，他已多年不再 问事，并且听说人在西北诸省，按说不会在此，不过事情难说，看你身 法家数好些像他传授呢；还有一人，这些年来屡想和他相见，有人说他也很想见我，只没机缘，老是彼此错过。你且说说这人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师父是谁？看我猜对没有”。小孩道：“我到有个名姓，这几天有点烦心的事，不想再用。如今把我外号当名字用，你叫我黑摩勒好了。至于我那师叔，向不许我对人说他名姓，说了他要打我。他本事又大，我怎么掉花样也掉不过他。弄巧他这时候就许在我身后头站住，我破扇子还没到手，师父拜得成拜不成也不一定，先挨一顿冤枉打，那我太合不来，你一定要问，且把你猜的那两人先说我听一听，如猜得对我便点头。话不打我嘴里出来，他就

不高兴，也不能打我了。”老头闻言，四外瞥了一眼，笑道：“你这小玩意到会捣鬼。你们这一套把戏，此时我已看透，还想掉抢花么？我看帮助小铁猴和樊老二作对那人，不是丐仙吕 ，便是司空晓星。知道我已受人之托，不愿明斗，摸准我的脾气，合谋算计，等我不管闲事，对付樊老二一个，还不容易！弄巧连老醉鬼都是你们一党，那是准备弄翻了脸，也来做小花脸的。除此二人，别人既无如此本领，也不敢轻易就来惹我。只有一桩奇怪，连我那么素行不、想到就做到的人，都不愿欺压良善，这两人都是正人君子，素不与官府绅富是交往，虞家与他有什瓜葛，这般用尽心机，代为出力？难道说因为那是天材地宝，并世难逢，和樊老二一样，见宝起意，连人家妇女的赔奁物事都想捞为已有么？尤其醉鬼，终日昏昏，一塌糊涂，身外之物，一件不爱，这件东西分到手里，决无此恒心和长岁月去炼他，也这以般跟着垂涎则甚？”

小妹早从话里形貌上辨出老头是谁，先颇骇然，不料变得这快，竟会把黑摩勒收为门徒；又听出晓星暗中相助，与何异之言吻合，方觉此老不出作梗，再有能人暗助，事决无妨。忽听脑后有人低语道：“赶快随我一同出去！”大惊回顾，正是何异。同时又听树前哈哈大笑道：“老馋鬼，吃了我的好酒，还要背后说人。可惜你今番被小孩吃鳖，全料错了。看你日后还有什么说嘴！”小妹一听语音，便知是醉鬼奚醒，因何异令他速出，不及细看，随往前面走去。老头本觉出树后有人，未及回看，奚醒便管斜刺里纵将过来一嘲笑，恰将何异、小妹二人纵迹掩过，老头见树后走出两个生人，瞪着一双鹞眼方要张口，奚醒知他生疑，仍做不知，接说道：“这位便是酒主人杜仙山白燕峰的何老兄同他侄女儿。你不是想到他家去么？他适才与我相遇，听你在此，要请到他家赛一赛酒量，约我一同

踏月拜访。我因有点别的耽搁叫他慢慢走一步。适才事完赶来，樊老二正和小黑拌嘴，我懒得见他，藏在一旁。本心想等老何到了再出来，不料你们说来说去说到我的头上。我才出面，老何也到。"老头望着何异，刚把怪眼一翻，何异已抢前施礼道："久仰葛兄大名，今日才得拜识，幸会得很！"老头也转了笑容，还礼道："何兄，不瞒你说，起初我听人说你那出手双绝的本领，久意想和你斗上一斗，老没机会。后又听说你已入山隐居，也就罢了。今日遇见醉鬼，才知你还会酿这好的酒，把我瘾头勾起，你若不来，早晚之间，非去偷酒不可。你这一来，我倒不好意思了。"奚醒笑道："老何你听听，我说馋骨头，自会寻上门来，你偏要引贼入室，这不是自招了么？"何异听二人玩笑，也半庄半谐答道："葛兄素有神偷雅号，酒量、食量更是并世无双。小弟不才，饮食一道。粗知料理，家藏陈酒也还不少。葛兄如欲一过酒食之瘾，便请即日命驾，下榻舍间，作一平原之聚，聊尽区区东道。欲过偷瘾，也请早赐光降，小弟定当厚固墙宇，率领家众，日夕小心戒备，好让兄台施展神偷妙术，俾得一开眼界。不过心仪已久，不论以偷来，或以客来，均盼从速好了。"老头哈哈笑道："久闻何兄快人快语，果然话不虚传。只是酒还没吃你一杯，先说平原十日之聚，未免小气一点。"奚醒道："听他呢！他说恨不能和你赌饮十年酒，每日不醉无休，怎说十日？这是他近十年来染了假斯文习气，动不动抛文引典，酸上两句，却吃你笑话了。"何异方要答话，一眼瞥见小妹站在身侧，老头正打量他，忙道："我只顾说话，还忘了给你引见。这便是七指追魂神偷葛鹰葛老前辈，快些上前拜见。"小妹听那老头，果是适才猜想那位名驰西南的七指神偷，连忙躬身施礼，喊了一声"葛老前辈"。何异指着小妹道："此女姓江，乃我故人之女，本领资质，俱非庸流。尤其是他幼遭孤露，

韶龄奉母，隐 居江乡，母又衰年多病，只他孤身弱女，每日冲冒风涛，以奉甘旨，从无缺欠，孝行至性，实为少见。适听我说老兄来此，久仰老前辈当世仪侠，要想拜识，故此带来，他还做得一手好菜，此次驾临，定要精制几样奉敬呢。”内行人眼里一看便透。葛鹰本看出小妹二目精光湛然、英芒内蕴，气质凝炼，有异寻常 ，分明上层内外武功均有根底，可是听何异这番说词 ，从小奉侍病母，不曾离开，那有余闲寻求明师传授？再一细加观查，此女功候竟比黑摩勒还要深纯。小小年纪能到此境，定是家传无疑。只是近数十年江湖有名之士，纵不尽识，也都知底，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姓江的，好生警奇，便问此女之父叫什名字。奚醒故意抢答道：“交浅不能言深。老何你先不许说，由他猜去。小妹不是还要做菜请他么，等到你家是做客人是做贼，身分定，再说不迟。”小妹一想，何、奚二人明知自己住在虞家，事前不曾商量却代自己出口请客。这七指神偷，以前母亲曾说过他与亡父还 有过一点小过节，父事母所深知，独这一件，生前不知什事岔过，没说结果如何。仅知他右手大拇指上多出两个枝指，武功绝伦，除亡父外，极少与之比肩；更精点穴和用那怪手练成的掌法，能十步抓空，并打伤人的要害；生年好酒好吃，滑稽玩世，喜欢偷富济贫，常和朋友以偷盗打赌为戏；本领高强脾气古怪，每以喜怒为好恶，随心任性，不拘小节，手底更是又黑又准；最重先入之见，心以为是，决不更改，稍一勉勉含混，被他识破，翻脸便不认人；又生就一对灵耳，那怕睡梦之间稍有动静，便 被听出；仇敌越来越多，谁也不愿多和他亲近，母亲因他利害，还详说了他的形貌神 情，命将来外间遇 上时格外留意，何异与亡父深交，有什过节，料必知道，这等说法，定有用意，醉鬼又说第二次，恐是点醒自己，不能再不答腔，随接口道：“小女子幼侍家母，学了几样粗肴野

蔬，不过聊表敬意，那有何老世叔，家庖精美，但不知老前辈何时命驾，也好当晚赶回，禀明家母，赶往何老世叔府上，准备制办，以免过于草率，更重不恭之罪。”何异所说原有深意，奚醒到是听出话里有因，才随声附和。何异见小妹慧心领悟，心中暗喜，葛鹰笑道：“我常说，好资质女子难得。何况已有一半成就的小孩！不想一夜之间，竟会遇见两个。我知宴无好宴，吃人嘴软。这黑头小鬼受人指使，把我耍了个不亦乐乎，末了却拜我为师。如非三年前受那死狗暗算，将我双耳震坏，也没这糟。现在樊老二那把破扇子尚未盗来，如盗不成，我算是白吃了亏，连徒弟都没收成。这个小姑娘心里灵便，都由眼睛隐隐现出，保不定你们又是打我什么主意。可是我生平偏爱像他两个这样的小孩，见时我已心许，且不管这里头有什故事，我一准等这小鬼事完，不问盗成与否，定去白燕峰何家先做些日子酒客，走前再大偷一回，过过我的偷瘾如何？”

黑摩勒原装不识何异，人来仍吃他的，并未理睬，听到末句，忽然喜跳道：“这酒是何家制的，我听你说过，好吃极了！不论如何，师父总要带我同去。你做客，我帮着吃；做贼，我也帮偷。你看如何？”葛鹰笑道：“呸！不要脸！这时就喊师父，你扇子到手了么？”黑摩勒胸中已有成竹，料定可以盗来，笑道：“这有何难？你不用忙，酒已下肚，再等我吃完这半只酱鸭，肚皮吃饱，走还庙去，手到拿来，但是一件，我有我的手法，这次偷人东西，你们都在庙外头等，不许进去。一则省得这厮说你想收徒弟，暗中帮我；二则免得被这两个老头子学了乖去，还让那厮说我人多。”奚醒哈哈笑道：“老鬼，你收那小鬼油腔滑调，和你一样调皮，真像是一个炉里铸出来的，没二货样！这倒不错。几时我也收个小醉鬼接接我的衣钵。”葛鹰没有答理，瞪着一双怪眼，朝黑摩勒看了又看，正色说道：“说归说，做归做。当

着外人,你话莫说太满。你如盗他不来,虽说年纪小不要紧,到底不好落场呢。”黑摩勒道:“师父只管放心。你在这里至多等到天亮,我如不把这断破扇子盗来,你说你不收我做徒弟,我从此也不再见人了。不过扇子到手,他要追出来不认帐,我却不愿和他这样不要面皮人相打呢。”葛鹰道:“那是自然。只扇子一沾你手,便算他输,底下都有我呢!他定在庙里练内功,未必想到你敢当时一人下手。立竿见影看是繁难,或者还有机会,试一试去也好,反正要到明天夜里,盗不成,你算输。去试试看也好。”黑摩勒随把手中鸭骨往草地里一掼道:“如若我不出来,不到天亮,谁也不要走去,把我戏法弄破,盗不来破扇子,却莫怪我。”葛鹰笑道:“樊老二真要把你弄死,我也饶松不了他,依你就是。”黑摩勒道:“我如被害,只能怨我没有本事,你说这话,岂不又叫他说你偏心?”奚醒道:“小鬼头,此时由你说嘴,到了天亮要不成功,我们都等在此,看你有什面孔出来见人!”黑摩勒道:“进也不要紧,我师还没正经拜,可是他拿话绕人的本事我已经学会,盗不出来自有一番交代,反正有你酒吃,你等着吧!”说完,仍把面具带上,纵身越墙而入。

奚醒笑对葛鹰道:“这小鬼头,顽皮透顶,你将来不好好管教,留心给你现世呢!”葛鹰把眼一瞪道:“没这种事!因为举动说话像我,才喜欢他呢!实告诉你,今天在酒馆才一见面。我就把他看中了意,今晚盗不成功,我也收他做徒弟,不过不许再管这闲事罢了。”奚醒道:“你向来做事心口如一,小鬼头有什好处,你这样看重,连为他瞒心昧已都愿意呢?”葛鹰道:“你那知道,樊老二这次约我帮忙,本就是当时利用,没安好心。此宝目前只有我和寒山老尼,能开取锤炼。因寒山老尼精于剑术,难请,人又正派,连我都不肯强夺好人东西,何况是他?又不相识,无法请教。引外还有一人也能勉强开炼,与樊老二到

是相好，这厮偏出了名的心黑，遇上便宜，六亲不认。实在无法，才找的我。起初怕我不来，一意苦缠，说得满好，等我答应，渐渐露出私心，意欲炼成之后，借着我曾说过我非此宝主人，得后无此恒心功力去长日习练，如作防身又用他不着，分得来也是留待有缘，这一番话，变方设计，和我掉抢花，我已不大高兴。后来他往金花刘家捣鬼，我料他对我所说不实不尽，暗中跟一查考，才知那刘家父子为富不仁俱是衣冠禽兽，勾通狗盗金鹏白凤娃夫妻，想拿至亲虞某送礼。不想被隐居富春江边化名苏半瓢的独叟吴尚看破，他和虞某新交至好，暗将狗盗图记摘去。狗子金庭玉本和他有仇，怂恿侯绍埋伏中途，老吴受了辣手暗算不久身死。侯绍吃了目力不济的亏，误杀好友，悔恨已极，逼着狗盗夫妻从优埋葬。老吴隐居，原为抚一幼女，那情节也和侯绍伤他大同小异，误伤好友全家，意欲以此减孽补过，不想仍遭同样报应。他素称神算，不知怎的，竟未算出狗盗夫妻为恐天门三老得信不肯干休，来为老吴复仇，害怕都来不及，怎还敢来寻他义女的晦 气？只恨事由刘家狗子而 起，喊去责骂了一顿。都是你这酒鬼醉后胡说，被樊老二听去，知道此女已奉老才吴遗命嫁给虞某，妆奁中藏有此宝。先把我约定，再去恐吓狗子，逼他写信，向虞某诈索强取。我素不肯欺压良善，何况又是故人给养女之物，当时便改了主意，只是心中奇怪，此宝另有主人，与我还是旧交，后来为人所害夺去，我因双方都是朋友，死者全家丧尽，没有后人，无从暗助为力，心虽不忿，未便出头。为防他请我开石取宝，特命人寻我几次，俱都未去。闻他得宝以后，无处寻找良工，我又坚决不去，迟延至今，已有多年不曾听人提说，怎么无缘无故到了老吴手里？想藉便看看真假，故意叫樊老二先来，另约地点相见。不料侯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早探明他的行径埋伏在彼，给樊老二吃

了一点苦头，当时丢丑。我原意由樊老二自去胡闹，我自往街上买醉，等他将宝取来，看出是假，奚落他一场，如若是真，再绕着弯原封送回。才端起酒杯，便与小鬼相遇……

葛鹰滔滔不绝正往下说得起劲，忽听一声“师父”，黑摩勒已在庙墙头上现身，晃眼纵落，笑嘻嘻跑来，手里拿的正是那把铁扇子。连去带来，共总不过吃顿饭的功夫，这一来，休说小妹看了惊异，连葛鹰也都万想不到会盗得如此神速，鹞眼圆瞪，未及发话醉鬼奚醒已先笑道：“老头，你总算有眼力，先收他做了徒弟，顶多叫人说是青出于蓝，不致再有别的笑话。要不的话，你那神偷的好招牌，今夜就算倒了！”葛鹰道：“放屁！除开樊老二甘心送上，这里头必还有别的隐情，凭小鬼一人，看他那么机警聪明，不是没望，决没这么容易。你当樊老二是好吃的么？”黑摩勒暗忖：这老头果然利害！师叔再三劝我拜他为师，到是不算冤，这事必须如此答法，才没褒贬。”便笑答道：“师父不必追问，刚才我不说么，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做贼不是什么体面事，纸老虎戳穿，一钱不直，不管我是怎么偷来的，反正我从樊老二腰间亲手解下就算成功，不信你找樊老二问去。定要追问详情，法不传六耳，没人时再说好了。”葛鹰一听黑摩勒，竟由樊老二身畔亲手解下，知无虚假，又是喜欢，又是警奇。何、奚二人原知司空晓星暗中相助，先未觉异，及听这种说法，也是暗中警赞不已。葛鹰刚夸了一句“好徒弟，你真行”，忽见庙墙上又是人影一晃，随听怒喝：“畜生小贼，快纳命来！”声随人到，箭一般直向黑摩勒立处扑来，隔老远便将双手伸出，带起虎虎风声，眼看抓到。小妹见来人正是樊秋，两下相隔十来丈，一纵即至。纵时用飞鹰攫兔的身法，身子往下一矮，足登庙墙，头前脚后，双手微拳，临快到达，倏地掌心向外，左右平分，由外转内画一园圈，收向

前胸，将力运足，再化成神龙探爪之势向前发出。这等 极恶毒的掌 法，非内外功到了上乘地步不能施为。看神气真力已用了足够九成，常人挨着一点，固然筋断骨折万无生理，便被那掌风击中，轻则身受重伤，成了残废，重则也必震伤内腑，也难幸免，不是深仇宿恨、急怒攻心，怎会下此毒手！樊秋一面情急拚命，黑摩勒竟似没怎在意。暗道："不好"，刚想施 展暗器，何异在旁已有觉查，忙使 眼色止住。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小妹同仇敌忾、心念微动这瞬息之间，猛听葛鹰厉喝道："樊老二，真正不要面孔么？"同时又是一个声随人起。这次却是改进为退，葛鹰双手迎头往外一推，樊秋扑近黑摩勒头上尚有数尺高远，脚还没有沾地，竟在半悬中，倒震出去三丈来远，落于就地，怒气冲冲指着老少二人喝骂道："这事我不认输！扇子还我，叫这小贼畜生二次再偷 。输了，我从此不在人前出面；如若不然，任你老馋鬼怎 么护犊，我也取他狗命！"葛 鹰本觉黑摩勒盗 得太易，必有原因，笑道："天底下也有你这样厚脸皮的人！且把你那篇歪理说出来，我听一听，当着众人，只讲得通也行。难得你这个年纪，多少也有过一点名头，输了赖帐，还用辣手伤人，真正混帐透顶！"樊秋怒道："老馋鬼，少要口里不干不净！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来不值和你多说。你问小鬼，他可恶不？"黑摩勒笑嘻嘻道："你还好意思说哩！我和你有什客气头？反正破扇子是我亲自由你腰带上解下来，并没假手他人，你也亲眼看见。再想抵赖，一则情理上，讲不过去，二则我也没有这多工夫和无赖纠缠。亏你先前还说让我找帮手，只盗去就算数，怎又厚脸抵赖起来？实告诉你，今晚认输一走，是你便宜；我那帮手本领比我胜强十倍，如要和他较量，你再饶上十个也是白送！破扇子是你一生招牌，先说的话算数，你就认输拿走；此时不拿，我要他无用，明早就当路拾 交官了。"樊秋

怒火头上，一出来便把话说错，答不出个理来。自己纵横江湖数十年，何曾受过这等奚落，闻言不禁羞恼成怒，暴喝一声，又要扑上。葛鹰早听出樊秋虽吃了冤枉亏，扇子确是黑摩勒亲手盗下，见他话答不出，又想伤人，如何能容？立即乘机变脸，把双鹞眼一瞪，厉声喝道："樊老二，且莫妄动！先前我原说他盗来扇子我才收他为徒，比时只做中人，两下均无偏袒。他进庙以前，说是一进去便手到拿来，我还不信，谁知果然如此容易。他便假手于人，你也不能不算，何况亲手自取？他既成功，便是我的徒弟，打算欺他，从此休想！你如不服，来来来，你有什本领，只管和我施展好了！"樊秋气得把牙一挫道："小鬼畜生，欺人太甚！我不杀他，情理难容。你这老贼，虽狗往里咬，但此次是我约来，如若和你动手，显我量小。我错把疯狗当人用，只好自认眼瞎。老贼不必逞能，暂时我先让你一步，明早离开此地。再如相遇，便是仇敌，我自会寻你这老贼、小贼一齐算帐。我失陪了！"说罢，怒气冲冲，转身就走。黑摩勒知他敌不过葛鹰，自找台阶，高喊道："樊老英雄，慢走一步。你这把仗他成名的铁扇子还没带去呢，放在这里没人照管，被别人拾去，我们不赔啊！"樊秋只做不听见，头也未回，竟自走去。

葛鹰道："他已气得够受的了，你这小娃家，怎如此尖酸刻薄，一丝不让！"黑摩勒道："我一点也不刻薄，不然方才就要他命了。凭他那点本领就想欺人，还差得远呢，谁还怕他不成！"葛鹰道："樊老二比我虽差一筹，目前也没几个能占他的上风。据你说，好似当面亲手解下，难道他是死人么？"黑摩勒道："没对你老人家说，法不传六耳么？拜师之后，没人时自会对你老人家实说，忙什么？"葛鹰笑骂了一句"淘气小鬼"，更不再往下追问。何异知他受了司空晓星叮嘱，不便明言，看了小妹一眼，对着葛鹰笑道："樊秋今晚不但吃亏受气，因他急怒太

过，连言谈举止都失身分。我们不知盗得这快，也没避开，明早回来，必然省悟，此人素来好强任性，对贤师徒虽恨切了骨，虞家到不致再有扰害了。”小妹明知何异借话点醒自己放心，也将头微点。何异又接说道：“今晚好月色，难得老兄新收弟子，令高足又如此争气。破庙荒凉，何防即时移寓舍间，先谋一长夜之饮，明晚再由小弟设筵，与贤师徒作贺。就便行那拜师之礼。后日再开几坛陈酒，同尝我江侄女的佳肴如何？”奚醒首先拍手称妙。黑摩勒也抢说道：“师父，我替你取那破包袱去。那半瓶假酒和破鞋，不要了吧？”葛鹰笑骂：“混帐东西！”黑摩勒笑嘻嘻越墙而入。何异笑道：“有其师必有其徒，头天认师父，便当人掀你头皮。这小顽意忒刁钻，你这师父不好当呢！”葛鹰道：“不劳费心。我正要他这样才开心呢！”黑摩勒去有盏茶时光，方把包袱取回，说是适才吃多，拉了泡屎。何异算计晓星必然还在庙内，便对小妹道：“我四人走了。你见令堂代我请安。后天你到我家，宴请葛老前辈。再见吧！”小妹连忙应了。

当下五人分作两路，一同起身。行时何异故让葛鹰居前，手指古庙朝小妹打了一个手式。小妹会意，遥望四人去远，重又返回。因为图近，由横里路上相隔庙前约有四五丈长，便听两人问答之声。闪身树后一看，庙前老松下，忽然多了两人，一个中年，一个长身老者，银须飘萧，貌相奇古，宛如图画中人一般，看神气好似新由庙中走出。紧跟着庙墙内，又先后纵出一个小孩，也和黑摩勒一样打扮，如非头上面具搭向脑后，露出本伙面目，几疑黑摩勒重又回转。心方奇怪，小孩忽向二人低声说了两句，老者说：“唤他来吧！”语声才住，小孩倏地反身一跃，便到了自己身前，几乎吓了一跳。因自己正秘行藏，虽知三人决非敌党，但不欲多见生人，以为小孩有事他往，忙往树右一闪，待要闪开。谁知小孩一落地便站住不动，朝树后唤道：

“姐姐快出来！我是兰珍姐姐多年不见、乳名丑儿的兄弟，不是外人。我师父萧隐居和司空师叔喊你过去说话呢。”小妹一听，小孩是兰珍之弟，那中年人竟是司空晓星，尤其萧隐君，久闻大名从未见过，居然在此相逢，还给自己出力，怎不喜出望外！忙即走出，笑问道：“你就是兰姐的令弟么？他想你不是一天了。”小孩把怪眼一翻道：“那个自然。不是为他，我还在黄山不来呢！只他被仇人嫁给人家做小老婆，太没有出息了！要跟我学，今生不讨老婆，他也不出嫁，寻一好女师父学本事多好。师父喊你，快走吧！”小妹见他长得一张又凹又扁的脸，短鼻如山，却往横长，又宽又厚；阔口嘻唇，偏长着上下两排白细整齐的牙齿；圆额填起浓眉高凸，几乎簇成“一”字；眉下紧接着一双暴眼，偏是白多黑少，碧睛如豆，说起话来滴溜溜乱转；身材尤为矮小，端的又丑又怪。再听说话也是怪声怪气，杂乱无章，心中好笑，见他已然催走先行，随走随答道：“令姐此事也有苦衷，况且虞家仍是按礼娶妻，未以侧室相待呢。”小孩又翻眼睛回脸答道：“人家已有老婆，还说不是做小？你告诉他，要想见我，自来这里，我不能上门去认这家做亲戚。”小妹因将走到二老面前，不愿再多争辩，含糊应了。先开口叫了声：“司空世叔”，正要下拜行礼，晓星抢拦道：“侄女莫忙！这位老人家，便是三十年前名满天下、人称乾坤八掌地行仙、后来隐居黄山天都、始信两峰的陶元曜陶老世伯，与令尊生平莫逆之交，这次特为你事而来，快先上前拜见！”小妹闻言大喜，忙向二人相次行礼拜见，起立恭身问道：“侄女常听人说，黄山天都峰隐有一位姓萧的老前辈，始信峰顶，也结有茅蓬，陶世伯可与这位老前辈，同在一齐么？”司空晓星道：“岂但一齐，那便是他的化身呢！你陶世伯自从得了一部玄门炼魔秘籍，便即改姓为萧，隐名避世，移居黄山，连令尊和我那样好友先都不知他的踪

迹。不料世缘未了，情出不已，入山不几年，又管了几次闲事，旧名虽隐，新名又复大著。因他有姓无名，江湖上都称他做“萧隐居”其实是二实一。本心迁地为良，偏又难舍黄山松云之胜，迁延至今，惹下好些牵缠。他隐退时，你还未生，定不深悉，归问令堂，自知细底。当年令尊遇害，如我二人有一在侧，也不致闹得那么糟法。后来我们得信，已然无及。这多年来，并非忘却死友，视若路人，一则令堂应变智计过人，更有志节，立志抚孤，使亲女手刃父仇，宁可十年薪胆，受尽苦辛，不向外人求助。不特仇敌为他所愚，连我二人和天门三老，都把传言信以为真。心想令尊身后无人，对方与我诸人也有一点交谊，又非庸手，独往既难制其死命，约同下手，一则以众凌寡，不是我辈所为，他如认低服罪，更难遽下毒手，你陶世伯心肠最热，为此筹思多年。恰巧他去年路遇天门三老中的马野尘，发现他昔年所收的一个徒弟并非俞家丑子，实是令尊骨血。此事只可问你义姐兰珍，丑儿亲母是否名叫添香，难产将亡，由马野尘，用延命丹保全，生子以后便闭居高楼，不再见人，后来自尽的，便得知端倪了。虞家有一表弟，名叫周鼎，也是你陶世伯的门下。我本不知你事，因化名苏半瓢的吴独叟，为侯绍误杀，暗护遗孤，日前无心相遇，我疑他要往虞家闹鬼，暗中监查了几天，觉他行径难测。又遇醉鬼奚醒，追问出一点真情。正遇樊秋投函诈宝，暗助了侯绍一臂。随往何家，拾值你陶世叔在彼，才得全知，侄女便去。我知那老偷儿生平从不输气，甚是难缠，又有别的瓜葛，不愿和他明斗。主意还没打好，我师侄黑摩勒竟和他路上相遇，见他在酒店里开人玩笔，看出是个有本领 的能手，心中不服，乘机将他银袋盗来。见我一说，我知他闯祸，本意叫他送还，继一想这样老偷儿仍未必干休，莫如率性叫他跌翻在小孩手里。此人有一古怪脾气，当时不能找回面子，那怕别处

遇上，你死我活，所行的事立即作罢；对手又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如被吃憋，真是哭笑不得，明日必走无疑。他一走，剩下樊秋就好办了。可是老偷儿一双鬼手利害非常，人丢太大，稍一疏忽，命便难保，于是想到他那功夫正对黑摩勒的路数，事后如乘他无法下台、面子难堪之际，拜他为师，十九应允。于是教了黑摩勒一番话，命其夜来前往。他先说世上除了师父和我而外，决不再向别人低头，后经劝说，已然应允，安心想学人家本领了，依然把人家戏耍了个不亦乐乎。我没想到他如此逞强任性，会当时就走，等我按时赶到，他已露面和樊秋打赌盗扇了。我看出老偷儿爱他已极，拜师之说已有成义，才放了心。这小孩真正胆大包天、淘气透顶，未从拜师，几乎把师父送到粪坑里去；那樊秋那样强敌，竟敢公然和人定约，盗取贴身之物。总算运气太好，一方是化敌为师，从此学得不少秘传；一方又遇见陶兄师徒到来，暗中相助，处处都占了上风。可是樊秋决不甘心吃亏，此仇非报不可。第一是寻小铁猴。第二是老偷儿师徒，更有你那藏珍，是他多年梦想之物，宁肯丢人舍脸，自坏品行，受人唾骂，也必要弄到手里才算。照他今日那样气急败坏不要脸的行径，说不定假作负气他去，等事稍冷，使人料他仇未报前不会再来，突然乘机篡夺。此番不是明抢，就是暗盗，宝物虽重，却难不倒他。固然令堂与侄女俱非庸流，未必不是对手，但也除不了他。失宝自是不好，动上手再被逃走，传说出去，踪迹定被仇人知晓，也是不妥。樊秋至今不知萧隐君就是当年的陶元曜，以为目前只有两人能够开铸。此事正好借重小铁猴，用鱼目混珠之计，由我做一假字贴，代兰珍编造些先人得宝根由，寻块假石贴在上面，令小铁猴盗去，寻一深山古洞藏好，故意显些踪迹在他眼里，再把虞家失窃之事传出。看是如何，再作计较。好在他二人深仇早结，不这么作也

是一样，无什相干。你那对头近来声势浩大，手有名剑，加以同党能手甚多，要报父仇，非将石中金精取出，炼成宝剑，难望成功。放在虞家，除启外人凯觎，日夕操心，别无用处。最好拜托你陶老世叔带往黄山开出，用水火磨炼，铸成利器，再交还你，方是善策。适才我已和他说过，相约同来，想等事完，再对你兄弟丑儿把他出身来历说明，令往寻你，来此相见，不想你竟在此。那老偷儿手辣心狠，何等利害，你只顾树后窥探出神，立得那近，只被稍一留神，听出鼻息，你再疏忽，定遭毒手。尚幸你何世叔赶来，看出是你，将机就计，引出相见。令你请客，还有用意，到时务必前去才好。"小妹听那老者竟是当年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曾听母亲说过，他与晓星俱是亡父至交，父亲在日曾有金精至宝，如能铸成刀剑，便是干将、莫邪一类的利器，可惜陶元曜隐名避世，不知去向，无法开取之言，难得这般巧合。尤其自己平日打算，父仇报后，奉母百年，便即出家，只为本门无后，想起愁急。父亲曾有弃儿寄养兰珍本身之父家中，更是万想不到的事，此事平日虽听母亲说过，但知父亲死前年寿已高，生具异禀，精力过人，大耋修龄，竟如壮夫，生母乃是三次续弦。父亲老年忽然思子，因三娶尚无子嗣，膝前只已一女，屡欲纳妾，俱为母亲所阻，又有一点惧内，不愿为此相争。又得番僧延嗣之药，于是暗中置了几处外家，不久便为仇人所害。生前惟恐母知，就有儿子寄养友家，也不肯说。死时事起仓卒，母女二人俱不在侧，自更无从知晓。陶世叔既由天门三老口中查出真情，自不会假。这一来把昼夜在怀的两桩心事，同时如愿相偿，怎不喜出望外！等晓星把话说完，立即拜谢应诺。

陶元曜随唤丑儿过来。丑儿正在一旁发怔，闻言应声走近，说道："师父，你不是说我爹是被吴尚老贼害死的么，怎么

又是江家儿子呢?”陶元曜笑道:“我还是新近才知细底,本想把他两姐妹唤来对面明说,恰好你姊来此。事已商定,我就无须再见兰珍了。你生身之父也为仇人所杀,但非吴尚,另有一人。因你性情太暴,学养尚差,此时不能明说。你母姊现因避祸隐藏,指江为姓,你也相从姓江好了。想我初收你时,年才四岁,正在顽皮。我爱你资质,带往黄山。问你名字,说叫丑儿,常居山中,并未取名,由我喊到如今。再不几年你便出山,与你姐同报父仇;还有你那嫡母,衰年多病,此后不断探看母姐往来黄山,永康两地,难免不见外人,仍用乳名,听之不雅。现在赐你一个单名,叫作江明,此中曾有一点用意,先不说他,至于你那以前出身,可同你姐到虞家去问兰珍。如他此时年幼,不能深悉,天门三老家中尚有他家一个旧仆,异日前往一问,自知究里。”江明喜道:“我说凭我丑儿的姊妹,怎会受仇人抚养,认仇为父,还嫁人作小呢!这一来,那吴尚与我无干,也不去翻他死人骨头了。但我亲爹的仇人是谁,师父怎不说呢?”陶元曜正色说道:“这个不比吴尚,还能看我情面,人也还好,你去寻他,遇上就没了命。你本领尚差,怎能去得?如未到说时,不但不对你说,以后还不许你向你母姐盘问。我不 知你真实细底时曾再三对你说,吴某事出误会,一时失手并非故意,为此无心过失,弃家抚孤,力求补过,以对死友,用心尚是君子;况且你父原有致死之道,临危还有遗嘱,不许家人戚友报仇,此纸尚在吴某手里,此仇难报,你当面应允。如今人已死去,适才自吐心事,竟还要翻他的尸骨。固然真相已明,不会再有此举,论起居心,终是违我教训。还有吴某生平精于占算,虽然自身的事依旧脱不出一个数字,可是他那星卜之术的确其验如神。他因算出兰珍命赋小星,又思接延女家嗣续,费了许多机谋,才作成这门亲事,临了自己竟以身殉,临死仍心心念念为故人之

女打算，要结侯绍以托孤之任，对于自己死生恩怨全不置念，用心可谓良苦！你那义姐兰珍，受他多年抚养，爱逾亲生，到此地步，自然唯命是从，还有什话可说？况且虞某又极感恩知德，并未以侧室之礼相待，有似英皇，无分正嫡，是你的亲姐，又有什不体面处？你却一口一个小老婆，不肖与之相见，殊不知你虽非他父所生，汝母从小就受他家恩养，后来闻你父死殉节，又以优礼厚葬。你自出生便在他家寄养，也有几年父子情分。平日随我山中读书，为年不少，怎气质仍如童稚，言行一点不假思索？此后再 如任意胡行，一定逐出门墙，不要你了！"江明急道："师父不要生气，徒儿下次改过，不敢这样了。"陶元曜道："念你初犯，不来怪你。小妹年纪不过比你长两三月，你二人同具至性异禀，得天独厚。只管你文武两门都能将就，但你久处山中，习于粗野，既没他心细，也不似 他从小流离，艰苦备尝，更事得多。论名分，他又是你长姐。以后除我以外，务要遵从母姐教诲。天已将明，侯绍少时到此，我二人对他还有话说。可随你姐同往虞家见母，你姐越墙先进，你等明透，自己叩门请见。小妹到家，便把藏珍取出，晚来放在屋 外，我自有人往取，虞 家尽可安居。即被 仇人知道，你司空叔如不在此，连往黄山送信，我自有处。小妹姐弟 一一领 命 ，随即拜辞 起身。

走到路上，小妹一旦得了这么有本领的兄弟，又是喜欢，又是亲热，满肚皮话不知从那里说起。仰视星月已隐，天色转暗，晓风侵肌，似有欲雨之状，知道再不一会田家人起。因弟新来，不愿他一人门外久候，想陪他说一会话，便和江明抄小路绕虞家后门竹林隐秘之处，边走边谈，渐渐说昨晚盗扇之事。原来黑摩勒只是一股子勇壮之气，与樊秋打赌时，心中尚无一定主见，口里说笑，暗中盘算。忽见奚醒、何异、江小妹出现，暗

忖：奚、何二人既到，司空师叔必来无疑。回脸了一看，果见司空晓星隐身树后，用手朝庙一指，随即飞身入内。这时葛鹰正在打量何、江二人，毫未觉查，黑摩勒见晓星要他进庙，知道今晚盗扇之事十九成功。后来奚醒用话一引，乘机起身。那庙外观地方不大，内里却有三层殿房。因是乡民报赛之所，管庙人因地太僻静，平日又有闹鬼风说，虽不住在庙内，每年也来打扫两次，后两层并不残破，内偏殿还设有床榻几案。樊秋以前曾经来过，因当地离虞家颇近，又极隐僻，用作下榻之所，决无人知，便和葛鹰定约在此落脚，同住偏殿之中，黑摩勒适才戏耍葛鹰，已然入内两次，知道地头，本想会见晓星之后再行下手，不料身才落地，瞥见外大殿拐角上一条人影闪了一闪，顺便道往里跑去，身法快极。黑摩勒眼尖看出那人身材比自己高不了许多，脚程迅速，一点声音俱无。最奇怪是也穿着一身黑，头戴面具，和自己打扮一般无二，好生惊奇，连忙拔步追去。一直追进后殿，并无踪影，晓星也不知在那里。因右偏殿便是敌人卧处，轻轻踅过，隔窗眼往里看，樊秋坐榻上，长衣已脱尚未倒卧，铁扇子插在腰间板带上面，两手反掌朝下，分按两膝，微微颤动，满面怒容，时作狞笑，好似愤恨已级。如旁人看去，不过见寻常闲坐，黑摩勒受过高明传授，一见便知敌人正在运用内功，将全身真力聚于两掌，准备伤人性命。照此情形，休说进前无幸，便隔着窗户被他发觉，吃他用百步打空真力打中要害，也是不死必伤。可是这种功夫最为难练，运气时火候稍一不纯，气与力失了匀称或是遇见行家，冷不防照准穴道一点，便能将气闭住，不等解救，无法动转。自己漫说无此本领，就有此本领，敌人背墙而坐，室只一门一窗，如何近身？知道利害，屏着气息，在窗外偷看了一会。樊秋似料葛鹰不会令黑摩勒当时就来犯险，只管运用功夫，准备一掌立毙，并未防到来得这

快；自信过甚，以为万无败理，始终侧脸向窗，一点也没留意回看。黑摩勒见无法下手，来时又吹了大气，方欲再寻晓星。猛觉头颈被人弹了一下，不禁大惊。回头一看，身后无人，适才所见黑衣小孩又在往二进便道拐角上出现，闪了一闪，立即跑去，疾如电掣，一瞥即逝。黑摩勒追 到二殿，又无踪迹。暗忖：师叔平日虽喜游戏三昧，对我却极庄严，只管亲若父子，轻易不假辞色，今晚关系甚大，决不会在这要紧头来此相戏，再说身材又矮，许多不像。如是外人，师叔已先进庙，不会不知，乍能容他向我作梗？况且此人不像大人，脚程比我还快，除却得过本门中真传，从小练起，还生一具绝好资质，那有这等本领？我这身打扮不是那里学来，莫非荒山古庙真个有鬼不成？且追且想，不觉追到头层外墙，又纵向殿顶，四下望。除后偏殿敌人居室隐隐有烛光由窗上逐出外，别无迹兆。心中纳闷：师叔明明令我入庙，乍会不见？只得纵落，坐在大殿石栏上，打这盗扇主意。寻思了一会，知道敌人恨已切骨，此去如不能手到成功，必为所伤无疑。有那一日夜功夫，老虎也有打盹时候，守定了他，不会一点时机没有。偏又好胜，对人吹了大气，时候过久，便盗得成功，也欠光鲜，何况无法下手。方自寻思发急，忽又瞥见适遇黑衣小孩在殿角便道上出现，将手一招，如飞往后殿跑去。黑摩勒暗骂：这厮又来引我，今番不管你是人是鬼，好歹总要叫你尝尝滋味！”念头一转，纵起便追。心还怕追他不上，转到二殿又复隐去，谁知今番对方反恐他不肯穷追，竟未中途隐退。一晃小孩转向后殿。黑摩勒因后偏殿住有仇人，回手先取出兵刃暗器以防不测。稍停了停，容到追进后殿天井中，眼看前面小孩已立在偏殿门外，二次回手招了一下，轻悄悄踅身而入。黑摩勒疑是仇敌党羽，先还不敢冒失前进，在便道转角上立了一会，不听动静，忍不住纵向窗外，试探着往里一看，樊秋

已侧脸身外卧倒，身子看去似乎发僵，满脸俱是恨急。那黑衣小孩站在床前，不时偏头外望，后来觉出黑摩勒在外窥探，随指窗外和樊秋身旁铁扇，打了一阵手式，意似说敌人已无能为，要黑勒摩乘机入内盗扇。比完随即退出，也没见他出门，便即无踪。黑摩勒虽看出樊秋似被人点了哑穴僵倒，因事突兀，真假不定，仍疑小孩是樊秋党羽，恐中诱敌之计，在外踌躇久有半盏茶时，小孩好似明白黑摩 勒的心意，二次又复进房，走到樊秋面前竟作了一个恶剧，先似打算解中小衣，想了想，回手抄起黑摩勒盗换葛鹰的那瓶酒水，微掀面具，含了一满口，轻悄悄放下酒瓶，将身微俯，一鼓腮帮，喷了樊秋一脸，重又比了。手式，纵将出去。樊秋受人捉弄，不声不动，直似失了知觉一般。经此一来，黑摩勒方始大悟，知道小孩有心助已，不知用什方法将樊秋制倒，特意将铁扇子留给自己亲手盗取，以符适才打赌定约之言。还恐多疑，又将自己引来，加以指点。平日以为师父临去遗言，说自已生具异质，并世少有，异日再随司空师叔加以深造，小一辈人里当无敌手，常时想起自负，除师叔外，什么人物也看不上眼里，想不到今晚遇见上一个年岁相仿的小孩，本领会高出已上，拾人唾余。自觉这般到手面上无光，方在寻思，委决不下，猛听耳际有人悄声说道：“黑师兄，还不快点进去！我师父不愿伤他，还要解救过来呢。老偷儿还等着你，时候久了，如何能行？”黑摩勒闻声回顾，见来人正是那小孩，身量比自己高不了半头，身法灵巧，矫健已极，来到身后竟未觉查，好生惭愧。等他说完，方要比手式与他一同入内，小孩一纵身，已到了二殿便道拐角上。黑摩勒无法，心想他喊我师兄，总算没在外人面前丢脸，知道时机紧迫，稍纵即逝，也就不再迟疑，迳由正门跑进，走到樊秋面前将扇取下。因知樊秋真气岔入腰穴，五官四肢全失效用，反正结怨，乐得说他两句

便宜话。扇子到手，大声喝道："姓樊的，破扇子我是取走了。此时取你性命 易如反掌，我不肯无故伤生。识进退的，天亮各自走吧。"说完一回头，见黑衣小孩又在身后站定，不住挥手催走。黑摩勒很想与他亲近，又要拉他，小孩将手一摇，指了指榻上，知是等已走后解救樊秋。暗忖樊秋本领不弱，将他制倒已是难极，对面解救，他又和我一样打扮，醒来岂肯干休?这个我到要看他如何下手。随比手式，约小孩外间相见。小孩也比手式，说当日不行，日后自会寻他。黑摩勒随即退出，伏身窗偷觑。小孩略待了一会，约模人已出庙，一纵身抓住房顶椽角，将上面碎砖块取下块，随即纵落，全神注定樊秋，右手指朝他胸胁间微微一点，同时将碎砖抛落，意似防樊秋暴起动手，紧跟着再一纵身，朝樊秋所卧墙壁上飞去，两手一抓，两腿一拳，回脸望下，竟和猿猴一般粘在墙上。继见樊秋只将两脚徐伸，仍是口眼均闭，没有暴起，更不怠慢，手足并用，就墙壁上一撑，便轻轻纵落门外，随即跑出。黑摩勒忙迎上去，小孩见他未走，附耳低喝道："还不快走！留神这厮出来拚命呢。"先跑。黑摩勒才想起樊秋受制时久，现正调气，否则早已追出，忙往外跑。小孩在前回手一摆，迳往二层偏殿纵去。黑摩勒料他必还有事，不便追踪，决计先行出庙交代。刚见葛鹰说不几句，樊秋便自追出。

樊秋气量褊狭，睚眦之怨必报，从没受过人的当面奚落，把黑摩勒恨入骨髓。打赌进庙以后，本心还想暗出窥伺，继一想："老葛素来说话算数，此次约他相助，本就勉强，又不合藏头露尾，中间还拿话绕他，全都看破。傍时，听他口气，已恐中变，果然这样，只恨他不愿意应当早说，不该临时撤台。这老贼耳目最灵，自已行动未必瞒他得过。只到明晚扇子不被盗去，他纵心爱小贼，也是徒然。此时虽护小贼不能公然相助，露出

形迹。暗出窥伺，吃他看破，保不讲些歪理，有了藉口，反而不美。”只得中止，心料黑摩勒受了指点，来必乘机，不会即时下手。就他年幼无知、胆大冒失，葛鹰知道自己利害，也必劝阻。独个儿斜卧榻上，暗忖：成名半生，今日竟跌倒在一个小孩手里，真叫人恶气难消。自己本领，除非老贼 想助前来，扇子在身 ，决盗不去。可见小贼点点年纪，竟有这好资质功力，对头已然做定，不乘此时除他，日后再得到人传授，成了劲敌，不但除他为难，一世都是短处，越想越恨，反正闲着无事，决计施展轻易不用的辣手，把全身真力劲气调匀为一，运于两掌，等敌人一照面，只在十五六步以内，便用劈空掌 法将他打死。至多再招老贼一个不快，人已死去，师还未拜，于他面子无关，料他无可如何。谁知这类掌法，气、力相辅而行，不是内家正宗功夫，运用不易。樊秋生平少遇敌手，近几年声威大著，越发骄傲自大，又未遇着深仇大敌，久已不曾运用，及至想起再练，盛怒之下，功夫竟欠纯熟。其实就这样敌人已吃不住，樊秋偏是心辣手狠，试练了一回觉出气与力往往差上一点，不能十分匀称、任意所为，尚嫌一击不能致命。反正无事，便将盛气平抑，打算运用纯熟，一发立毙。满以为所练气功以前还有几人能破，目前有的久已不知下落，有的远隔万里，便神偷葛鹰功夫高过自己，也只能敌而不能破，况他也无来此暗算之理；至于小贼，来便送死，决无他虑，再说也无如此眼力。正在志得心安，黑摩勒来到窗外窥伺，已被觉查，因恐葛鹰随在身后，隔窗打去，一击不死，对头是个小孩，又有葛鹰袒护，至多认输，不能再下毒手，致他死命，略为踌躇，黑摩勒便被江明引走。樊秋那知 星甚多，还当敌人想什方法就快下手，正在聚精会神静等施展毒手，不料司空晓星和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师徒已有安排。黑摩勒追赶江明一离开，陶元曜便进了偏殿。行家眼

里只一照面便看出樊秋气走腰间，在纽丝穴，正是要紧所在，气一闭住，人立僵倒，口眼紧闭，不能转动。忙用真气，照准穴道隔空一指。樊秋猛觉真气一岔，将气闭住，一着急人例随着歪倒，五官四肢多失效用，只心里明白，干着急无计可施。直等黑摩勒将扇盗走，江明遵奉师命，如法施为，将他救转，始终不知中人暗算，还当是久未练习，将气运左，岔入要穴，全仗屋顶坠下碎砖巧将哑穴击开，才得复原。想用毒手伤人，反到作成仇敌，容容易易检了现成便宜，并且还遭戏侮，不知用什脏水洒了自己一脸。小贼适在外面饮酒，那水正带酒味，弄巧还许是尿也说不定，如何不刻骨刊心的痛恨！偏生岔气时久，恐受内伤，不敢骤然暴起，还须闭目宁神，使本身真气调匀归元。方能动作。此中利害，樊秋原早想过，所以醒时并未发动。容到樊秋强捺忿气，徐徐伸动四肢将真气归原，活动好了血脉，睁眼一看，扇子已被敌人盗走，跑没了影，这才发动无明怒火，追出拚命。气急败坏，人已糊涂，只知痛恨仇敌，言行未暇思索，张口便错，吃葛和黑摩勒师徒二人，一个挖苦，一个逞强出头。话既答不上来，动武又非敌手，急怒攻心中猛一转 念：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小贼扇子到手，老贼成了他的师父，如何肯容自己下手？今夜人已丢到了家。此仇已不止小贼一人。如不找回场面，一世英名全都丧尽。适才老贼已有逞强反脸之势，再不见机退去，决无侥理。牙齿一挫，略为交代，迳自一怒而去，由此与葛鹰师 徒结下深仇不提。

至于江明为何要学黑摩勒的打扮，原因司空晓星近十余年在古兰陵原籍隐居，除偶出游山外，日常静坐，研习内功，极少与闻外事。近年闻得黄山有一姓萧的隐名异人，在天都峰顶结茅修道，疑是昔年旧友，前往寻访。一见面，竟是多年未晤的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曜，并见着申林、江明、周鼎三个新收的

徒弟。比进江明还叫丑儿，生相既怪，资质又好，晓星甚是器重，渐渐谈起黑摩勒的身世行迳，说二人瑜、亮并生，各有长处，不过黑摩勒比较机智一些。人生缘份，如磁引针。江明一听黑摩勒小小年纪已然出道，有了声名，十分羡羡，魔着师父，照黑摩 勒的衣着面具做了一身，意欲学样。只是无从施展身手，常时穿了黑衣在山中跑来跑去，心想和黑摩 勒相见，交个朋友，已非一日。这日陶元曜想起独叟吴尚误伤至友以后的行迳，甚是嗟叹。又闻他带了义女兰珍，化名苏半瓢，隐居富春江边，知他是天门三老生死之交，江明生具至性，异日下山，必报父仇，迟早闹出事来。死者行为原多不合，吴尚为人正直侠气，且是无心之失，事后补 进，如此苦心孤诣，情有可原，打算带了江明往见天门三老。如能设法解却这场恩怨，固是佳事；万一此子阳奉阴违拚受师责，将来仍往寻仇人子之道，理应如此、打过招呼，日后也有许多便宜。江明志切父仇，已是十年薪胆，梦寐不忘，巴不得有此一行。只管嘴里遵奉师命，百依百随，心中却有一定主意，那怕把小命送掉，也非报却此仇不可。及至到了天门铅，才知吴尚已于日前死去。陶元曜背人向三老提起此来用意，无心中打听出江明竟是生平至好的遗孤，兰珍乃他义姐，已然嫁与永康绅富，甚是心喜。因要测看江明心志，当时并未对他明说。在天门岛盘桓了些日，又听人说兰珍有一姓江的义妹，韶龄弱质，奉母江干，现正寄居兰珍夫家。细问母女二人年岁神情，倏地想起一事，当下别了三老，前往永康追访，就便使江明姊弟相见，说明前情，巧遇晓星，得知小妹母女来历和那块宝石。故人有此佳儿佳女，更喜神 物未落仇手，便和晓星计议，决计将宝石取往山中，代为铸造利器，并解樊秋之厄。江明只听说黑摩勒在此，喜出望外，还不知道个中细底，特意穿上那身同样的行头，老早便要前往。晓星虽料黑摩勒初

出犊儿不怕虎，难免不闹点花样，却想不到会如此胆大妄为，竟把这位将要拜门的老师戏耍了个不亦乐乎！如非葛鹰皮气古怪，期爱太过，差点没把小命一条送掉。以为时候尚早，又加好友相逢，有许多话说，晚去了一步，到时正遇见黑摩勒打赌完毕，樊秋刚刚负气离庙。晓星知道葛鹰耳目甚灵，恁自己和陶元曜的本领，隐身在旁窥他，虽不致于觉查江明毕竟功力尚浅，没上坡前便命绕向庙内等候，嘱付行迹务要隐秘，无论遇见什人不许妄动，如不遵命以后便永在山中，不许出外走动了。江明进庙时，恰值樊秋纵入，因是生性直率，又不似黑摩勒没有管头，在外日久，放纵已惯，到是听话没敢招惹，。樊秋的神情动作却被看明，知道这是极利害的气功，心想："此人有何深仇，如此用功准备？"看了一会，不见别的动静，师父、师叔老不进庙，黑摩勒不知在此无有，忍不住偷偷绕出庙侧。遥望前面大树下坐着一老一小，相对说笑食饮，那小的正和自己同样打扮，好生欢喜。方想偷偷踅进前去看个明白。陶元曜和晓星初意，是想樊、葛二人真非夺取宝物不可，便先礼后兵，出面强阻。及至到后，看出葛此来并非本意，又和黑摩勒成了师徒，只剩樊秋一人，足好对付乐得省下这场仇怨，正想樊秋不是庸手，葛鹰意虽偏袒，并非露出相助口风，黑摩勒口出狂言，看事太易，一回首瞥见江明在庙墙探头，恐被葛鹰觉查，又恐有事，一面摇手示阻，忙即赶去。行时稍快，葛鹰竟些微觉出有异，未即回顾，无巧不巧，奚、何、小妹三人先后赶到出现，葛鹰顾此失彼几面都被岔过，又在酒兴将发之际，略为怀疑，也就罢了，晓星深知樊秋本领，事前既然说明，不比日里，一个胆大心灵，一个气急，只顾追人，对方又是小孩，骤出不意，一撞便到了手，凭黑摩勒一人此扇决盗不来。但他话出如风，无法收转。再陶元曜师徒已打手式，一同纵入庙内，便乘葛鹰、何异二人对

谈这际，走出树外，朝黑摩勒打个手式，命他随后直来，也往庙内纵去。陶、江二人正在庙墙内相候。见面说起樊秋情形，晓星闻言大惊：幸是自己在此，否则黑摩协扇盗不成，小孩和前辈成名人物打赌，还不十分丢脸，人却非死必伤无疑。为想挫他锐气，使其知道天下能人甚多，便小辈中胜过他的也有人在，因知陶元曜不愿江明速成，教时专扎根基各种拳法器械虽较黑麻勒稍有逊色，气功、轻功却比黑摩 协胜强一筹，加以从小生长黄山，居于险峻之地，攀援纵跃成了习惯，端的身轻飞鸟，捷于猿猴，商量停妥，便教了江明一种作法。由江明把黑摩勒引到樊秋窗下，看个艰难，如不知进退，再用劈空掌警觉，引向前殿；这里陶元曜乘空下去，制住樊秋；江明重到前面，二次引进，盗给他看，却不真盗，让他学样检个便宜，丢个大人在同样年岁的外人手里；并嘱事成不要即时与他相见，等到明午晓星数说过后，他自再三请见之时再见。江明心地忠厚，不敢违逆尊长之命，惟恐明日相见扫了好友面子，使他不好意思，所以百忙中抽空私告黑摩勒，说师父立等救转樊秋覆命，不能延缓，先安个根，准备明日见时全盘托出，推在师长身上，不是自己有意卖弄，以免有碍交情 。谁知惺惺相惜，轩摩勒因此一来，不但没有忌恨之心，反到自愧弗如。两下声应气求，彼此倾心，由此互相引重，成了生死患难之交，不但交情 深厚，有胜同胞，连言行动作都 是互相模 仿，技艺切磋更无庸说；又都爱滑稽戏弄，捷于神 鬼，不可 端倪。日后黑衣双侠之名，威震大江南北，不深 知底的人真辨不出是二是一。此是后话不提。

姐弟二人在虞家后园竹林内聚谈了片时，小妹见天业已大亮，便嘱江明稍候，自己择一隐僻墙角，纵身入内。兰珍因小妹彻夜未归，虽是智 勇双全、武艺高强，终不放心，几次要想

追出查探，毕竟江母持重，长于料事，力说女儿为人，决无差错，况还有晓星、何异等人在此，他们做事都不先说，此时不归，定是遇见他们，有什事故发生，必须小妹在彼。否则，小妹聪明机警、行藏极秘，终日关心老母，稍有不合，连面都不会露，早已见机抽身，怎会落在人手？舜民世家大族，你总算是一个主母，新婚不久？谁不认得，深更半夜潜踪私行，休说遇见本家戚友，无法自圆其说，便遇见本村乡民人等，也滋物议，这冤枉怎当得起？真要遇见劲敌，出什差错，小妹不行，你去也是白饶，仍以听天由命为是。兰珍见江母如此说法，只得罢了。二人谁也不肯去睡，坐待到了天明。兰珍知小妹素孝。决不在外久延，使老母家中悬念，却不料小妹忽然得了一个有本领的亲兄弟，此后不特本门嗣续有人，并还得一个有力的帮手，共报父仇，同时那多年梦想开铸、苦无良工善法的宝石藏珍，也有了告成之望；再见江明天性笃厚，甚是亲热，一时得意忘形，疼爱兄弟，恐他新来，人地生疏，枯守无聊，以为天已快亮，也不忙在这片时之间，只顾姊弟二人谈话高兴出了神，却不想出来时久，当早又是阴天，这一躭搁，累得老母和兰珍多着了好些时急。兰珍急得无法，要和舜民去说，命人飞马与何异送信探询。江母皱着眉头，方说无须，小妹倏地飞身纵入。见室中残烛未灭，老母、兰珍对坐灯侧，愁容遽敛，忽然想起自己疏忽，累母忧急，一肚皮高兴话立时堵了回去，脱口说了句“女儿该死”。刚要认错，一转念，又觉为慰母心，仍以先报喜信为是，忙扑到江母怀中，改口说道：“恭喜阿娘，我家有了后了！”小妹原是狂喜奔入，及见老母愁急之状，欢喜中添了两分悔恨，恨不能把满腹中的话全倒出来，博母欢心，转闹了个语无伦次。江母听他一进门先说自己该死，跟着道喜，说我家有后，自家只此一女，别无亲丁，女儿又是喜容

满面不禁起了惊疑。方一沉吟，小妹见母闻言并无喜容，面色转板，也不想想自己喜极忘形，口不择言，事情还没说出丝毫头绪，以为乃母仍不愿闻父亲外室所生之子，这新得的爱弟，怎好领来见面？念头一左，只顾愁急，寻思善处之道，更不再往下开口。还是兰珍听他没头没脑，语多可疑，十分惊异，见母女二人不再开口，忍不住问道："妹妹，你那么聪明人，怎说话没点头绪？你去了这一整夜，到底有什喜事？室无外人，快点从头明说呀？"小妹闻言，猛想起所说话头不对，心里的事，母亲如何知道？不禁好笑道："我真该死！咋晚事情直似喜从天降，喜欢得我话都不会说了。阿娘不晓得，我晚遇见爹爹生前在外面生的一个兄弟，还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老世叔的得意门徒，年纪只比我小两个多月，本领却比我还好。岂不是喜事么？"江母不等说完便惊喜道："真有这事么？你父昔年常借访友出外，一去就三月五月。他那几个好友我都有数，问起来一处未去。有人向我密报他在外面设有侧室，闹过两次，他始终没说真话。你父虽服梵僧毒药，不是不能生子，也许有子在外，只是他行得太秘，连地方都不知晓，无从访起。这些年来，想过便自拉倒，不料果有此事，你既相见，怎不领来见我？"小妹闻言，又想起天已不早，江明尚在竹林守候，忙答："明弟随我来了，阿娘且等一等。"随喊兰姐："快去告诉大哥，叫他去至厅房等候，少时有一小孩寻我，他他进来。他没衣服，我找我那男装去。"随说随取日里所着男装。刚往外走，正遇虞妻早起，听兰珍房内丫头去说江老太太和新太太昨晚一夜未睡，江小姐未在房内，不知何往，新太太似有发愁神气。虞到砂原知小妹昨日之行，尚不算是有头绪，一听小妹夜出未归，疑心寻贼出事，不禁大惊，恐舜民知道忧急，把丫头数说了几句，嘱付不许再对人说。那丫头名唤春云，原是

虞妻贴身爱婢，十分聪明向上。兰珍爱他伶俐，自己家务事又欠明晓，特意要去使用，以备遇事咨询，免有不周之处，春云竟从上次随往杭州的女仆口中，打探出新太太是女中英侠，本领高强，羡慕已极，几次背人苦求兰珍教他武艺。兰珍恐招声气，不认自己会武，春云偏是立志坚诚，终不死心，及至江氏母女到来，知道小妹本领更胜兰珍，益发心动，要想求着太太把自己拨去服侍江母，以便伺机求学，又恐两位主母见怪不允，没奈何只得对江氏母女特献殷勤，尽力服侍，以博欢心，为异日开让步。所以昨晚兰珍只管假托夜谈，命仆婢们先睡，他仍悄悄守在房外，以备夜间用茶用点，有什差遗，好显他勤谨。小妹外出未归以及江母、兰珍相对愁急，全被暗中偷看了去。小孩子性情，惟恐小妹走失，少了师父，一天明忙去上房报信，不料却吃了一鼻子灰。虞妻持家有道，起身最早，刚梳洗完毕，正等舜民往书房写完两张例字回来，好去兰珍房内看望江氏母女，同进早点，闻报立即赶来，见小妹正由房内走出，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方欲询问昨晚是否外出，小妹已先开口，笑喊："大嫂，请房里坐。妹子到花园取东西，有一点要紧事，办完马上就回来，如今昨晚的事已然转忧为喜，我还有事奉托，请问兰姐好了。"说罢，不等答言，匆匆走去。虞妻觉小妹虽比兰珍美秀得多，因他平日老是父仇母病时刻在念，优多乐少，性情又近刚烈，言笑不苟，不似兰珍笑口常开，抚媚柔婉，总嫌他过于冷绝，不是福相。这时见他星波明净，玉颊春生，满面喜容自然流露，宛如初日芙蕖含露临波，容光照人，竟是相认以来初次得见，背影又是那么婀娜轻健，游龙惊鸿之喻，差堪比拟，不禁看得呆了。心想："这个好妹，生得真美，便画儿上也挑不出这样人来！将来不知谁人有此大福娶了去呢。"兰珍听小妹在唤大嫂，忙赶出来见虞妻正望着小妹后

影出神，笑喊："姐姐怎不进来，站在门外作什？小妹才回，江伯母和妹子三人都未睡呢！"虞妻一听，春云所说果然是真，又渐引起惊疑，回顾身侧[illegible]，悄问昨晚事情怎样。兰珍笑道："小妹梦想不到会无心[illegible]见他多年未见有本领的好兄弟，高兴得了不得，昨晚经过，照他口气神情来看，大约很好。此刻小妹给他兄弟往后园门外去送衣服，要由前门来见老爷。叫我告诉姐姐，请老爷到前面相候，等下人回报，把他兄弟领来拜见江伯母。别的细情还没顾得说，忙着就往外跑。姐姐来得正好，请到房里少坐，便向老爷去说一声吧。"虞妻笑道："你到会偷懒，支使姐姐。我因听说小妹一夜未回，急得心里乱跳，又不便喊人扶我同来，独个儿跑到这里，苍苔露滑，差点没跌一交。老爷现在书房写字，静等江伯母、小妹梳洗好了，派人请他，来此问候，同用点心。你不会去喊他么？你走路听说比刀还快，偏支使我这无用的人。我自陪江伯母闲话，你自家到书房去对他说吧？"兰珍笑道："好姐姐，娘姨丫头因小妹要出去，我已隔夜招呼：昨晚谈天，今日起晏，不喊不许进来。妹子熬了一整夜，直到这时，头不梳脸不洗，像什样子，怎好出去见人？这里到书房，要由便道穿出去，一点不远，这事不能叫丫头去说，还是好姐姐辛苦一趟吧。"虞妻笑道："你到会说，自己丈夫，不洗脸碍什？你头又没乱，有什样子，不好见他？书房只有一个十二岁的书僮伺候，老爷爱清净，别的下人不喊又不进去，怕的什么？我走不动，你快去吧！我这里唤人与你们打面汤水，同时传话等开点心。等你说完回来，梳洗完，正好老爷陪了客人进来，多好！"兰珍笑道："我不晓得书房里只一个小书童，别的男下人不会进去。既是这样，我就去吧。"说罢，含笑自去。虞妻随进房内见了江母，寒暄之后，便唤下人进房服侍。春云脚大，早由别路绕回，在后房听

信，离呼即至，并把别的婢媪唤来，虞妻一一安排。一会小妹赶回，说江明随身带有衣服，去时已然换好，现在正往前门求见去了。说时兰珍也自赶回，小妹这才说起姐弟相逢过。兰珍警讶道："这话果然有边！比时我年尚幼小，不知详情，只知他是父亲过继的兄弟，从血胞里抱来，便交给寄居我家的天姑娘喂养。那天姑娘原有丈夫，头两年还住我家后园以内，自从带了我兄弟，便改住楼上，终年不下楼门一步，食用东西都是用绳篮缒上。带没两年，不知怎的，忽然痛哭了几天，便上吊死了。天姑娘有一次病得要死，由姓马的将他治好，都是有的。我还奇怪，怎有姓天的人？原来他的名字有个添字。我父亲为人严厉，房子又多，我由一个乳娘、一个小丫头带着，轻易不许到后园去。下人们都怕我父亲，谁也不敢多口。不久便遭家难。虽然不甚清楚，就我所知，却与陶世老前辈之言诸多相合，此事料无差错了。更可喜是那块宝石，当义父临危之时，再三叮咛：此乃天材地宝、旷世奇珍，如能将他铸成宝剑，小妹要报父仇易如反掌。我又遭此飞灾，命在旦夕，不能为他物色异人开铸。我死之后，可随时提醒小妹，务要随时小心，隐秘行藏，否则不但仇人知道，必来加害，便被各派中能手知道，也不肯放过，定出全力巧取强夺。我们为此常时想愁烦，既恐日久泄露，宝落人手，又无处寻找良工，即便找到，外人也放心不下。难得遇见陶老前辈这样朋友至交，又有这大本领，从此免却许多耽心，不消两三年功夫，便有神物得器为小妹报仇之需。我虽有弟变成无弟，妹子却是无弟变成有弟。我两姐姊情逾骨肉，他弟即我弟，我弟即他弟，分什么彼此？岂不是梦想不到的喜事么！"正谈说间，春云来报，说老爷同江少爷来了。兰珍笑道："我只顾说话，脸还未洗呢！我到后房梳洗完毕再来。"小妹一把拉住道："兰姐，怎么出阁不几天，就有许

多做作！明弟待不一会，还要走，这又不是外人，在这里梳洗不是一样？”说时，舜民已领江明走进。

众人见江明生得那般丑怪瘦小，都发觉可笑。小妹忙拉他到江母面前说道：“这就是阿娘。”话未说完江明早扑地拜倒。江母行家，看出他人虽瘦小，筋骨坚实，行动矫健，知是从小受了高明传授，功力不在小妹以下，想起去世丈夫，不禁悲伤交集，一面伸手相扶口喊乖儿，两眼眶早忍不住扑簌簌落下泪来，小妹知老母想起前事伤心，，也自悲苦，忍泪劝慰道：“有这好一个兄弟，以后光大门庭，继述先人之志，还难过作什么？”江母当着一屋的人不便深说，勉强把泪止住，先命小妹代为引见诸人，然后拉着江明的手，温言问道：“你陶老恩师、司空世叔俱是你父亲生死患难之交，只为你父晚年被梵僧的妖言所愚，误习邪道，他二人苦劝多日，后以绝交相挟，你父口应心违，不肯听信，才致分离。自他二人去后，你父越发闹得不像，终于身败名裂，死在仇人之手。以后多年不通音信。我因你父在日交遍天下，当世贤豪英侠十九都有交情，死时身边还随有些日夕相聚的朋友，都怕仇敌利害，仅仅内中有一个姓秦的嘴上能说，才保得全尸回转，余人竟是坐观成败，无一出手。死后多年，平日那多好友，除何异世叔外，竟没听说有一人为他报仇的。我还当他二人看出你父倒行逆施，事体将败，借着强劲绝交，以便全身远害呢。今早你姐姐回来说起，才知他二人都是各具深心，不肯骤然下手，原有许多难处。我儿能得这等高人为师，真乃莫大福气！你父武功，幼得异人传授，独创一家。比时你姐尚幼，生平不明收徒，只我得了他一点真传。我因当年骤遭大变，母女二人颠沛流离，悲愤冤苦，曾于一夜之间将头发急成半白，因此得了心痛之疾，又在棺中诈死闷卧，受了湿气，百病丛生，时发时愈。

幸蒙你虞家兄嫂仗义周济，买来贵药，得以全活。如今又令寄居此间，视若一家，百般优礼厚待，处境舒适，用不着再和从先一样，江边打鱼，冲冒风涛，也许还能多活几年。你恩师知我细底，他命你以后从师省母，往来于黄山、永康两地，必是想我传授你父心法，助你进益。见时可对他说，盛意我极心感，所说的话无不遵办，只我尚想见他和晓星一面。客居不便延宾，他也未必肯来这里，可请定一地点，今晚我母女自去寻他好了。”舜民最仰慕这类英侠隐逸之士，离言忙插口道：“陶老前辈世外高人，平日要想见他自是极难，且喜母在此，司空老先生也正下榻家兄后园，地甚清静，如因舍间驾临不便，何防约他同往家兄那里，到时随请伯母同往相晤，使小侄乘此机缘拜识一番，领点教益，岂不是好？”江母心料陶元曜不比晓星，与尧民是生死患难之交，未必肯来，但不好意思拒绝舜民盛意，便对江明道：“这样也好。你向师父致意，说虞氏昆仲人极正直风雅，乐善好义，对他甚是仰望，亟欲一晤。后园幽静，并无外人，晓星住已多日，如能在彼相见最好。主人情意殷殷，休要辜负。你师在此，不会久停。你也急于覆命，吃完早点，可速前去寻他。等定规了见面地点，看是如何，再作打算。”舜民夫妻三人同声说道：“明弟新来，与伯母、小妹骨肉相逢，话还没说几句，怎便叫走？”江母道：“小孩此来，那能随便放他走，自然要多聚些日。不过此时他师父定还有好些话要吩咐，以后往来两地，相聚日长，还是把正事办完再聚为是。”虞妻道：“那么至少也让江弟多坐一会，吃完早饭再去吧。”小妹道：“舍弟此后不免常时厚扰，也不在此一时，陶世叔行期甚速，再说家母和兰姐都没有睡，与其熬着精神相聚，还不如任他先走。等我们吃完早点，补上一觉，明弟也快回来了。”舜民夫妻只可罢了。江明虽然心喜骨肉

重逢，又得了小妹这样英侠贤孝姐姐，一面仍悬念着与黑摩勒相见，又因师父昨晚虽有两地往来之言，并未说明可以在此暂住，惟恐带回山去，不知何时方能再来，正在忧疑不定，闻言知道师父叫走，母姐也不放行，甚是高兴，巴不得早些回去，见师覆命之后，好去寻找黑摩勒会面，当即垂手应诺。舜民又和他谈了一阵黄山风景，兰珍也梳洗完毕，下人端上早点。江明自幼生长典山，日以黄精野菜、山果粗粮为食，后随师父下山，吃了些寻常食物，已觉美味，几曾见过这样精美点心，再加熬夜之后，腹内空虚，吃得非常踊跃。小妹心疼爱弟，知道富贵人家吃东西细致，一天点心有好几道，数量却不甚多，见他吃得香甜，连照例多做的两份都快吃完，忙把自己一碗莲心汤和一碟汤面饺移将过去，笑道："明弟想必饿了，我这里还有一份，才吃了一点莲心。今早格外高兴，反吃不下了，一总照顾你吧。如还不够，还有稀饭呢。只是大哥和你情如骨肉，想吃就要，无庸客气。以后如有外客在坐，却要放斯文些呀。"虞妻早已想到江氏母女和兰珍食量较大，从昨日起，便命厨子一切多加预备，以防客人喜吃，时随时好添。适才听说江明一会就走，除点心吩咐多做外，暗中又命春云告知厨司，加做了一样汤面，还未送到，见小妹推食与弟，忙拦道："小妹你吃你的，还有好些汤面呢。"小妹道："那我吃面好了。明弟吃完要走，让他先吃吧。"兰珍抿口笑道：就这点他也不够呀！这汤面饺做得特别好，你和明弟分着吃吧。"江明嘻着一张丑嘴笑道：姐姐，这汤面饺真好极了！只是小些，再大一点就好了。这甜汤也好吃，我等吃面，你先吃吧。"小妹捡起一个入口一尝，果然鲜腴细嫩，味美非常，便问是什馅子，这样好吃。虞妻道："其实这是寻常点心，不过猪肉、笋丁、香精、虾仁四样和成，厨子拌和得法罢了。那汤面到还不错。

适才叫厨子再添一样，他说汤已隔夜吊好，只有这个快些。做面以前，先用鸡鸭隔锅吊汤，撇去浮油，再用顶上口蘑和瘦腿金腰峰布包吊浸在内，文火煨上些时，将渣叶去备用，借那火腿咸味，不用点盐。那面也与外间不一样，用鸡蛋清和，不加滴水，赶得极薄，切成分许宽、四寸长条，先放滚水内煮个半生，再放原汤煮熟，好使汤味浸入面里，汤仍是清的。吃时另备四个小碟。看是一碗清汤面，厨子却要费不少事。我夫妻并非省钱，因要糟塌不少东西，如是待客也还可说，一个点心，何苦暴殄天物，轻易不叫他们做。本为伯母备中点用的，如吃得好，反正这次汤吊得多，再做只消和面，午后点心仍吃这个好了。"说时，春云已用朱红漆盘端进四个凉碟，放在八仙桌上，撤出残点，换过碗筷，另有小大姐端进来一大碟鼓子汤面，放在当中，虞妻、兰珍分别忙用空碗代江氏母子将面挑好。小妹见那冷盘，一是凉了拌新笋，一是自制油菌，一是自制瓜松，一是白淡油鸡脯。雪白细磁鼓子里盛着淡紫色的清汤，面是又白又细，一根是一根，松松的涸在汤里，还没到嘴便闻着一股子口蘑、火腿交和的香味，全没有一点油腻，到口却是滑爽香腴，味美无比。正向江母夸说，江明已然一碗下肚，还吃了不少的菜。虞妻、兰珍均都抢着给挑面舀汤，小妹笑道："明弟，这面真好吃吧？莫说你初次出山，连我还是头一回吃到这样好东西呢！"江明嘻着丑嘴笑道："大哥大嫂这里真好！将来我只要能常做这些东西与娘和姐姐同吃就好了，不过地方须在山里，好与师父一齐，那地方也比这里好些。"江母叹道："听说仇人占了我家，一切都和你父在日一样。只要你姐弟报得父仇，夺回家业，当年厨子想还尚在，只没大哥这里讲究罢了。要说芙蓉坪故居，地虽没黄山大，那里风物；还不亚于天都、始信之胜呢！"江明先就盘问小妹仇人

姓名和本身真姓、亲父是谁、与旧日家乡何在，小妹只是缄口不言，一听提起芙蓉坪，立即想起，在天门岛时，好似听师父和三老也曾说过，立时勾起报仇心事，忙即追问阿娘，芙蓉坪现在何处。小妹看了江母一眼，江母自知失言，便叹道："这事早晚必对你说，不过还不到时候，对你说了，无益有害。以后你往来两地，只可说作姓江，乃萧隐居门下新收弟子，别话休说。如不听我言，便不孝了。"江明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娘不肯说，姐姐不肯明说，师父更连问都不许，一个人生在世上，连自己的真姓和父母的名字都不知道，有什意思？真急死人！到底何年何月才对我说实话呢？"江母见他放碗不吃，满脸俱是愤悲激烈之容，便慰解他道："听说我儿在山中也常读书，如何还这等暴性？可知子胥逃吴乞食，终于覆楚；勾贱卧薪尝胆逐致治吴么？此时正是你两姐弟忍辱负重，增益其所不能，以待将来一举复仇之际。如若不问轻重，从仗血气之勇，冒然行事凭你二人此时本领，决非仇人对手，倘有失闪，不持仇报不成，饮恨终古，我家只此一线，也由此而斩，娘老无所依还提不到，岂非大不孝么？"江明道："我也不说就去寻找仇人，不过藏在心里知道，又不泄露于外，怎么说不得呢？"江母故意作色道："我儿读书，应知明理，怎不听娘话呢？此时不寻仇人，问他何用？如寻仇人，无异送死。年青人血气方刚，口头不稳，稍泄机密，便成大错，那能说呢？我儿想知此事，只等你恩师将宝石取去，铸成兵刃，有了克敌致胜之具，便娘不说，你师父也会寻你说的。这面还有不少，大哥大嫂这里无庸客气，尽量吃饱快走。早去早回，赶来吃夜饭吧！如有闲空，也补上一觉，虽说年青人不怕熬，终是睡足的好。"江明想起父仇心中悲愤已极，那里还能多吃？恐被众人看破，便把剩的半碗两口吃完，站起说道："我

已吃饱。谢谢大哥大嫂，叫人领我出去，我要走了。”舜民见他天真豪爽，又是高人弟子，甚是敬爱，知是即回，不再强留，便说道：“我送明弟去吧。我已招呼门上，再来时迳入后园，无庸等下人们通报了。见着令师和令师叔，务必代为致意。老伯母和令姐们还要歇息，我寻家兄，托他再向令师叔代向令师致意，想必不致见拒吧。”说罢，江明便向江母众人辞别，由舜民送了出去。江明去后，舜民自去寻找尧民代约晓星、陶、何三人一聚不提。

江明走后，虞妻、兰珍便请江氏母女安歇。小妹道：“我少时还要往白雁峰何世叔家去呢。”兰珍道：“我听义父说过，那七指神偷脾气古怪，不是什么好相与。小妹此时已有陶和司空两们老前辈相助，这等人不与他打交道也好。”小妹笑道：“这到说得好，一旦做了官家太太，连江湖上过节都全忘了。休说何世叔一番好心，此行必有用意，便是外人，我们答应了他，怎好不去呢？个把夜不睡，算得什么？”虞妻道：“那么你要去也等吃了午饭。此时不过辰刻，少睡一会，也有时候，饭后再走正好。”小妹道：“何世叔要叫妹子做菜请客，晚去如何来得及？”江母道：“闻说何世叔家庖甚是精美，这只是一种假门头。去到那里，他给你备好，不过叫你应个名儿，当真要你亲手下厨房去做么？大嫂再三留你，饭后走也无防呢。”小妹道：“我昨日来去匆匆，连世婶都未请见，今日再去得忙，成什礼数？况且何世叔昨晚和我细说，想必还有一番嘱付，早去的好。娘和兰姐先睡吧。昨日的马不知何家送还这里没有，我仍男装去，大嫂派人去问一声，如未送来，再借一匹快马有么？”虞妻应诺，正要唤人往尧民家中去问，春云入报，说大老爷接了白雁峰何家来信，说司空老爷也在那里，并送还一匹马，说请这里江大少爷速骑此马前往，门上因见老爷刚把

江少爷送走，正回报他，恰巧老爷出门撞见，说江少爷少时还回来，也许要用此马，嘱咐牵往后园门外，系在树上等候。老爷本要回来自说，走到穿堂遇见春云，叫与大小姐说一声。小妹闻言喜道："司空世叔既知此事，必关重要无疑。来信明是催我速往，决非明弟，所以说江大少爷，否则明弟要什马骑，事不宜迟，就此去吧。"虞妻便请江母和兰珍安歇，自送小妹换了男装，遣走园丁，亲带春云送出，叮嘱早回，看小妹上马，经过竹林，自回料理家务去讫。

小妹上马绕出前街，仍择山僻小路往白雁峰驰去。快马熟路，无什耽搁，自然更快，不消多时，到了白雁峰前，眼看溪桥在望，正要放马赶去，忽见路侧树林内闪出二人，拦住马问道："尊客可是江少爷么？家主人命我在此迎接，说少爷到时休走前门，请由后园门进去，我家小主人和少奶奶在那里相候，有话说哩。"小妹一听，知有原故，下马答道："既然这样，好在不远，那我这马也不必骑，就烦引路走了去吧。"二人答道："这样更好。"便分一人将马往来路上牵去，另一人引了小妹由村外绕行，过了另一溪桥，又行一箭多地，穿出树林，方是何家后园。那地方正当白雁峰下，到处山石磷峋，黛色参天，甚是幽静。小妹正在暗算，忽上听前面有一女子口音说道："这就是么？我接他去。"抬头一看，声随人到，紧跟着由前面绕过竹林内飞步走来一个长身玉立、容貌英秀的布衣少妇。走近身前，先立定脚向小妹仔细看了一眼，引小妹同来的人刚说得："这便是我家的"，底下"少"字不曾出口，少妇已满面春风，抢上去一把拉住小妹的手，首先说道："你就是江家阿妹么？想了我一夜一天了，快快里面去吧。你的菜蔬我都代你做好了。"说时，少妇身旁又赶来一个英俊少年，向小妹躬手道："愚兄何璟，这是内人，家母现在后园相候，世

妹请园里坐吧。”说时，把手一摆，引路人便自退去。小妹知是何异子媳二人，忙喊：“世哥、世嫂，”为礼称谢，何璟之妻姜氏原是将门之女，昨日傍晚，因听翁姑说起小妹贤孝曲侠，仰慕已级，渴欲相晤，及见小妹生得那么美秀，越发喜爱，一面寒喧，并肩携手，同往园内走进，赞不绝口。小妹反被他说得不好意思，没法还口。进门以后，小妹见那花园就着原有山石林泉布置而成，虽没虞家花园房舍精美、陈设华丽，而形胜天然，别有一种幽趣。暗忖：常听娘说，芙蓉坪故园经阿爹四十多年惨淡经营，几乎把整座山林包在园内，所有景物都经名手筹度，各有妙处，这些年来又经仇人加意修缮，想必比这两园还好得多。只不知能否在这三年内报了父仇，奉母还乡，使老母略享晚年之福呢。正寻思间，姜氏已领小妹走到一所四面修竹环绕的精舍以内，何璟抢先入报，何异之妻刘氏早在里面相候，闻报便接了出来。小妹口称：“世婶”，忙即下拜。刘氏一把拉住他道：“贤侄女远来不易，自家人，何须如此礼数，请到里面坐谈吧。”姜氏也从旁代劝道：“这里也不是行礼所在，进房里去再说吧。”小妹只得住了。随至里面，重又拜谢，并说昨日来去匆匆，因世叔催行，未得与世婶、世哥、哥嫂请安，还请原谅；随着又向何璟夫妻行礼。姜氏笑道：“闻得妹妹巾帼英雄，人极豪爽，怎会有这许多礼数？”小妹道：“长辈世交，理应如此。妹子命生不辰，幼遭孤露，避仇流亡，奉母荒江，原是无法。多蒙谬奖，已是惭愧，巾帼英雄更当不起。嫂嫂家传绝艺，学有渊源，异日少不得还望多多指教呢！”姜氏笑道：“对对！不知谁能教谁，且等过日再看吧，反正不许藏私就是。”说时见何璟在侧未去，又回眸佯嗔道：“阿爹老早就望江家妹妹早来，你也不说一声去，等在这里作什？”何璟笑道：“我是想听世妹还有什话说没有，听

完再去。”姜氏道：“你这人怎这样笨？阿爹和钱伯伯在一起，你又不能调开来说，不过暗中打个招呼，就妹妹有什话说，你也没法带去。还不快走！”何璟笑应去。小妹细看姜氏，星眸流动，凤目含威，生相言动虽然明绝俊爽，但是当着婆婆和初次见面的外人，随便呼叱丈夫，毫无顾忌，似乎少差，神采也过于飞扬，比起兰珍静婉端淑，大不相同。心方动念，姜氏随把乃翁之意说出。

小妹一听，原是何异昨晚陪同七指神偷葛鹰回转白雁峰时，中途黑摩勒惦记和晓星、江明等人相见，便说自己要回取衣物，还要补睡。葛鹰本知他有人指使，此去分明覆命，便笑道：“小头，少在我面前掉枪花！我因没有传人，爱你资质，起意收你为徒。你说现在没有师父，只要是真，我不问你以前来历和你身后那人是谁。你向那人覆命，原本应该，也不拦你。此时没有正式拜师受我规条，便此去不回也是无疑。可是异日拜师受教之后，却错不得一点规条，如因见我什事随便，欺心犯上，或是犯我家规，你这知小命，就活不成了。叫你那人，定是你的尊长，去时可和他商量，拜我为师值与不值。不值便罢，决不勉强，从此无须见我；如值的话，有未了事，只办完再来，并不限定今日要回。好在我还在何家盘桓几天，何日均可。要是有心戏侮，莫要怪我心辣手狠！”葛鹰貌带狞恶，这一正色说话，两又鹞眼，灼灼放光，瞪合之间，威芒四射，迥非初见时嘻嘻哈哈随便神气。适才惊走敌人时，黑摩勒已看此老真实本领，心是已起了敬慕，见状不禁凛然，忙也改容，恭身答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已然诚誓拜师，怎敢欺心犯上？但我师叔从来不愿人知，否则今晚早已出场。弟子所为，并非受他的指使，不过事情他是知道。既拜你老人家为师，理应向他明言，才是正理，他素说师父本领高强，一定心

喜。此外弟子还要寻一新交好友，少不得有多半日耽搁。师父不问我以前来历，免得弟子隐瞒不好，说又不便，再即没有。弟子至迟不过今晚必定回转了。”说罢拜辞而去。葛鹰闻言甚喜，笑对何异道：“这小鬼头真个聪明，胆子更大得出奇！你看他前倨后恭，立时改样，多么心灵！不是我吹，如经我再加传授，小辈中恐寻不出几个呢！”何异自免不了奉承几句。抵家以后，便托辞进内，喊来何璟，写一纸柬，命将昨马送回，请尧民代寻小妹，防他拒辞不来，还说晓星在此，其实何异深知小妹仇人与葛鹰昔年颇是交好，终因二人意志不投，语言失和，葛鹰佛袖而去，以，已有多年不曾来往。可是那仇人仍想拉他一齐，人往访，道歉邀约，也不知葛鹰是否成心不见来人，或是外出相左，俱未遇上。小妹此时乘机待以前辈之礼，给他一个整面，异日不但少却一个强敌，弄巧还有许多借助之处。黑摩勒又拜他为师，就此接纳下一闲着，再好没有。便乘葛鹰好酒口馋这一点短处，假说小妹烹调精美，因敬仰他的本领为人，要亲自下厨操作，借何家客馆恭恭敬敬款待他一顿。一面命人去唤小妹，暗嘱何妻指点厨司抛去阵套，照家常做法备下十来样菜，再把自家最拿手名贵的菜添配两样，不重形式，务求味美，作为小妹亲制敬客，并命人出村迎接，小妹到时改由后园内走进，由何妻把话教好，告以机宜，听请再出相，见。吩咐停当，然后自出陪客。到了前面一看，葛鹰已酒气薰薰，倒卧客榻之上。何异也是一夜未睡，暗嘱二童守侍，客人一醒，立即来报，自往别屋睡了一会。醒来天已傍午，去看葛鹰，尚还未醒，便在旁坐，观书守候。小妹未到以前，已命人入内问过两次了。

小妹听何氏婆媳说完前事，便笑问道：“世叔如此关切，感激万分。既催早来，敢莫是要侄女承名做午饭么？”姜氏笑

道:"那位贼伯伯原知妹妹家不在此,又是一夜未睡走的,如做午宴到不像了。你不知道,阿爷平时不显,只一遇上点事,便是星飞火急。适才两次命人入问,乃是见妹妹昨晚词色略带迟疑,怕你看不起贼伯伯,万一不来,岂非弄巧成拙?早知不来,好再专人催请,告以利害,说不定还是派我去接呢。此时贼伯伯刚醒,因不知妹妹何时才到,里面午饭已开,只我夫妻算计妹妹必来,恐无人陪,特意先吃点点心,等妹妹来了一同吃呢。果然被我算准,等世哥回来就吃吧。"随说随唤使女传话厨房,准备开饭。小妹未及开口道谢,姜氏又插口抢说道:"好在妹妹请客的菜早已备齐,时候还早,阿娘快睡午觉,乐得我两姐妹清清静静多谈一会,以后你如看得起我,务必常来呀!"小妹笑答:"以后自然要常来请安讨教的,只是世伯、世婶、世嫂这般厚待,太不敢当了。"姜氏妙目一转,似嗔非嗔的笑道:"妹妹,我这人素来爽直性情,阿娘都知道。要是我钦佩喜欢的,他不理我,我偏要和他好;寻常人想我多和他说句话都不行;讨厌的更不必说了。客气的事我是弄不来的。妹妹再要拿外人待我,一说话就有许多的客气,我就不快活了。"小妹幼遭孤露,江氏出身大家,从小规教颇严,只管风尘寄迹,流转江湖,对外虽然脱略形迹,落落大方,毫无寻常儿女的欲态,但到父执世交家中,室有长辈,应对礼节自然仍守故家法度,姜氏那么毫放不羁之状,怎能相与同流?闻言起立,含笑答道:"世嫂这等错爱,妹子怎敢自己见外!不过情发于中,不由自己。既然世嫂不愿妹子说出,以后铭诸于心,不再言谢好了。"口里说着话,眼望何妻、刘氏对自己点了点头,仿佛口角微动,看了姜氏一眼,又复止住。神气是知道姜氏这样脱略,乃姑心中也有一点不满。方自暗笑,姜氏尚未觉查,随手拍了小妹肩头一下,笑道

:“算了算了，刚说不客气，你这“铭之于心”不更客气么？我没法再说，肚皮有点发空，开饭罢，不等你世哥了。”一言甫毕何璟已掀帘而入。姜氏笑问：“你把暗号递到了么？阿爹和贼伯伯说什没有？”何璟道：“爹爹正和葛老先生赌酒呢，我陪了几杯，装闲话提起世妹菜做得真好，葛老先生当时便要尝尝味道。爹爹叫随便拿两样去，我错因头出来。恐葛老先生住长了，厨司务不留心做出与世妹同样的菜，知道糟烘鸡和风鸭腰一个非娘和你隔夜自配作料，厨司务做不来，风鸭腰的数目不多，只留供我爹一个下酒，一年难得待一次客。已吩咐厨房把昨晚两只浸好作料的肥鸭和糟泥取一只先烘出去，给他享受了。”刘氏笑道：“这老头子真好口福！这两样菜虽不值钱，他却没处吃呢。我去睡一午觉再来，你夫妻陪了世妹吃饭，等我起来，再同去厨房，转上一回，就没事了。”小妹恭谢，送出以后，跟着开饭。

姜氏对于小妹殷勤已极。饭后无事，姜氏又坚邀小妹过手，小妹推辞不掉，只得勉强和他对敌。先比拳法，意存客气，自然不肯全数施展。姜氏本领虽出家传，因是从小娇惯，极为自负，见小妹本领和自己差不多，口说小妹客气、不肯施展心却高兴，正在得意，喜形于色。毕竟旁观者清，小妹一上场，何璟已听父亲说过他的来历和各家的传授，早就留心，见他出手虽似和受妻不相上下，但是一方是极力讨俏，打点起全付精神迎敌，一方却是气定神闲，手眼身法步无不从容，有时做出进攻神气，暗卖破绽，让对方略占上风，最难是处处相让，却把假事做得逼真，不由临场人不相信他，便是自己如非胸有成见，逐处留心观查，也看不出。武功造诣之深，可想而知。如真比斗，夫妻齐上，两打一，也不是他的对手。父亲极口称赞，说昨晚虽没见他动手，功夫已见一班，老眼无花，果然不

差，好生钦佩。打了一阵，见爱妻累得粉面通红，兀自不肯道罢，小妹神态从容，手法却渐迟缓，看神气似想刘姜氏略占上风，以便认输停手，又不愿被人看破，在等机会。暗笑爱妻不知深浅进退。如若叫破，恐羞了她，晚来惹气；不点，让小妹卖个破绽，听了去岂不被他笑话，连自己也成了不识的蠢才。忙乘二人胜负未分之际，插口说道："你嫂妹二人都是一夜未睡，歇一歇力，泡碗好茶，吃了再说吧。这样打法，要打到什时候？"姜氏只是矜浮，人却聪明，稍点即透，闻言猛想起自己身已见汗，小妹却是神色自如，即此已见高下；况且有两三次，连用险招，小妹一避便开，明有破绽从不还击，分明相让无疑，丈夫定在旁看出他武功高强，故意不点醒。幸而未见胜负，自己败了还好，如被他让出一个胜招，就此停手，丢人更大，念头一转。佯嗔道："不要你管！我知不是妹妹对手，故意和他纠缠，想学两手，要你说破则甚！我已两三次败在他手，俱承相让。你只道你眼亮，我就不知道么？"小妹道："那有此事？"！姜氏乘机跳出圈去，指着小妹笑道："你真调皮，我不和你打了，歇一歇再说，少时再行领教。反正今天，不显出真功夫决不放你过去。"小妹见被他夫妻识破，知道不拿出点颜色不行，只得含笑答道："家母素常多病，妹子所得有限，只家传几手剑法，尚还用过两天功，少时献丑，请嫂嫂指教如何？"姜氏笑道："怎么样，这才说出一点实话不是？再等一会，阿娘便起，妹妹难得到此，率性等到晚来，请贼伯伯吃过酒席，再行施展。今夜便住在此地，明日午饭后，我再陪妹妹一道回去，专诚给老伯母请安好了。"小妹知道陶元曜要往虞家取那宝石，又想把江明留在虞家多聚些日，有许多话要面说，便陶元曜，也必有一番吩咐，当夜必须赶回。此次前来实因何异再三相强，并还藏有深意，非来不可，出于无奈，怎能留住在此？闻言慌道：

"妹子今晚有要事,又没有向家母说明,恐不等终席便要赶回,还是趁世姉未醒以前献丑吧。"姜氏意似不快,微嗔道:"我一片热心,满想对榻畅谈一夜,明日同行,妹妹怎这样情薄,一夜功夫都不肯留呢?"小妹凄然道:"嫂嫂不要多心。妹妹生来命苦,这些年来,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除有一去世的义父和虞家义兄嫂三人外,更无一个亲故,巴不得多有一个亲人近友才好。似嫂嫂这样一见知已,又是世交,喜欢都来不及,岂有见外之理?实缘昨晚无意之间遇见多年失散的兄弟,他现在黄山萧隐君门下,此次师徒同来,妹子意欲留他在此聚上些日,今晚必须见萧老师一面,否则嫂嫂厚爱焉有违命之理。好在以后相隔不远,见面日长,处得时久,妹子是否不知好歹,就明白了。"何璟原听父亲说过小妹近事,也插口道:"江世妹所说,我听阿爹说过,俱是实情,依我看来,阿娘快起,世妹晚来又要赶回,率性改日领教吧。"姜氏道:"我们姑嫂相好,与你男人家什么相干,偏你多说话!我原是存心激他,你当我真个怪他么?妹妹身世,我也听阿爹、阿娘说过大概,真教人听了难过。妹妹既忙着回去,我想一会功夫,也施展不完,我们在此谈天也好。"小妹听他不再强留,心才放宽,暗忖主人如此殷勤何况将来难免借助他家之处,理应和他亲近一点才是,于是也打起精神,随和姜氏说笑。谈了一会,姜氏见何璟还守在旁边,便笑道:"你还不到前面去,看阿爹有什事没有,一迳跟着我们做什?"何璟道:"你当我愿意在此吃你排挤么?我是等娘起来到前面去,好有话说哩。"姜氏赌气道:"那你一人等在这里,我和小妹妹到房间里说去。"何璟道:"原来你和世妹有背人的话,何不早说,我走好了。"

正说之间,何璟之母刘氏恰好走来,见三人在此说笑,姜氏绑着裤脚,笑问道:"你们定向世妹领教过了吧?我听你阿

爹说过，小妹年纪虽小，手底只是耳闻，没有亲见，单昨夜看他身法脚底，差一点的老辈成名人物，还赶不上他呢！你们莫又现丑了吧？”何璟道：“丑到没现。”才说了一句，姜氏使瞪了他一眼，接口笑道：“不用你代我遮盖！自己人，便丢丑也不要紧。等我自家说。阿娘，你不晓得，这个小妹妹，人是又聪明，又标致，武功更好，就是一桩，略为有点小刁，明明一身好本事，偏要怕人学乖，不肯施展出来，我正故意逼他施展，少爷看出我不行，怕我坍台，又在旁边叫穿，真无趣向！”刘多原本也是个中好手，虽然多年未动，手法生疏，目力依旧高明，早看出小妹动止端凝，二目神光满足，英芒内敛，非比寻常，姜氏如何能是对手。便笑道：“姜氏，你真糊涂，世妹初来，怎么不是外人？终要客气。何况他的家规素严，那似我家这么随便。你叫他独自施展本领，也还可说，偏要和他打对儿，如何肯伤面子将你打败？与其这样，还不如等夜来席散，由我作主，请他施展一回家传武功，连阿娘也风识见识呢。似你这样不客气，逼人对手，世妹回去，被老伯母和虞家夫妻知道，才笑话哩。”小妹闻言，不住谦逊。姜氏道：“都是妹妹，才叫阿娘说我没规矩，你还要客气哩。这还不是阿娘惯的，又借世妹来说我。”小妹正觉不好意思，刘氏笑道：“你这世嫂聪明能干，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爽直一点，自你世叔归隐以来，轻易不与外人来往，我想我们山野之人，去掉拘束，享点天伦之乐全家亲热和气多好。我就这一个儿媳，又不要做样子给别人看，只要他们大礼不差，也就是了，要那许多礼节作什！可是太随便了，世家大族听去，终是笑话，侄女不要见笑吧。”小妹道：“一家人原应如此。侄女也是初来，心又有事，如在平日，早放肆了。”姜氏道：“恁你这神气会放肆？我要相信才怪！”刘氏笑道：“天不早了，中点该是侄女出面，我们一道厨房里去吧。”小

妹谢了。何璟问明用何点心,自去前面随父陪客。刘氏便率姜氏、小妹同往厨房中去安排菜点,并告做法,以备少时出外陪客时对答。

小妹到了一看,见那厨房甚整洁,所有肴点用具,无不丰盛精美。看了一阵,三人正待走出,忽然何璟跑来,朝姜氏招手喊道:“你到这里来,我有话说。”姜氏笑道:“除了阿娘,就是世妹,有话就这里说,不是一样,还避人么?”何璟看了小妹一眼,欲言又止。姜氏才知碍着小妹,故作不经意道:“你没什正经,我到要听你说点什么。”随说随往前走去。小妹已随刘氏走出,见何璟夫妻到站在厨房侧面梧桐树下唧唧哝哝说话,不时偷窥自己,好似于己有关。忽听姜氏道:“凭他也配,真想昏头了!事既由我嘴快所起,自有我自家来了,用不着你操心,你何必心急?等阿爹进来商量过,由阿爹去回覆他吧。”姜氏且走且答道:“阿娘不晓得,阿爹早晨已回覆过他,进来没对他说。这位晚娘,也不量量力,竟要等人家回去时,当面敲锣鼓呢!如不对世妹说明,闹起来多不好看相。这都是我不好,单单昨天在婆家头一回过生日,他要端出做娘的架子,不能不来。一时口快,被他无心听去,知我决不作成,率性自家下手,朝来不过给阿爹打个招呼罢了”刘氏道:“你阿公既知此事,必有安排,还是不要心急的好。”小妹这才听出果然于已有关。正寻思自己怎会在此有事发生,对方又是何家姻亲,叫人难解,姜氏又道:“不管怎样,终归明说才是。”说时,正走过一个亭子下面,姜氏便请刘氏、小妹入亭落坐,先唤随侍在后的小婢去端茶点,随将前事说出。小妹闻言,好生气恼。

原来姜氏之父六指飞侠姜继尚原配崔氏昔年因见丈夫中年无子,先劝纳妾。姜继尚夫妻情重,始而不允,后来遇见红娘子冉金红,乃大盗冉修之女,武艺高强,人极美艳,两下

由打成了相识，彼此倾心。经人一撮合，言明以礼迎娶，与崔氏姊妹相称，无分嫡庶。姜氏性情柔和，表面上处的颇好。可是冉金红私心特重，觉自己后来，姜氏人既聪明，又知爱好，从小便随父亲学武，十分用功，冉金红最讲外场，对于前房孤女，休说责打，连重话都不说一句。起初心里也没什过于岐视之处，只为治家严刻，不似前房宽厚，下人们心存怨恨，日向姜氏挑拨。姜绍祖人颇聪明，却无恒心。姜继尚因姜氏自小聪明伶俐，又因结发恩爱，只此一点骨血，总觉无母之女，格外爱怜，事事偏袒。姜绍祖自不服气。姜氏听信下人离间，以为母亲是因父亲纳妾气病而死，怀恨金红，时常背着父母，借练武为由，拿话去激姜绍祖和己对手，打他泄忿，于是姐弟成了仇人。姜绍祖虽然好强，挨了黑打不肯说出，日子一久，仍被金红知道。自己好名心重，不便凌虐前房女儿，气在心里，后来实忍不住，告知丈夫，姜继尚不但不听这枕头状，反说绍祖和姐姐差不多年纪，一样家传武艺，还有你这好娘长日指点又是一个男子，怎会打不过姐姐？平日偷懒，不知向上，怨着谁来？当长姐的打兄弟，有什错处，这样正可激励他，下功练武，你我都不用管，金红得丈夫宠信已惯，不想平日做尽乖面子，力说女儿怎乖怎好，丈夫听了，不过一笑拉倒，稍说他不应该欺负兄弟，背人重打，句句真情，竟碰钉子，当后娘的，就这等难法！有心大闹一场，又恐旁人议论，把以往贤名付于流水，只得忍气说道："你已入暮年，我也半老的人，就这一个独子。小娃家知道兄弟之心。两小姐弟比武练习，各长本事，再好没有。你看他本人都未向父母告诉，可知无关紧要，至多落个下风，有何防疑？不信喊来当面问，只他挨过一回重手，或是伤了那里，我说女儿就是。"随唤绍祖来问，绍祖每次过手，都吃姜氏激僵在先，少年好强，以告父母为耻，又怕父亲，

惟恐说出自己本领不行，又受责骂，不肯用功，不但不认帐，力说从未受伤，反说自己也有胜时。这一来越发把金红的嘴堵住，状未告成，还使丈夫疑已偏心，气得直哭，心中怀恨，无计可施。话被下人偷听了去，立即偷告姜氏。姜氏闻言，越发胆大，直把此事看成家常便饭，每隔三二日，必把绍祖引向无人之处，激他比武，打上一顿，打时非常留心，皮面上永不留下一点残破痕。对于金红，更是极恭尽礼。所有下人使女，又多半是姜氏的党羽，金红永拿不到他的错处，气得没法，屡次想给他当面闯破，以便就此变脸。不料人还未到，姜氏早已得信，仍作没事人一般依旧动着手，却不再打至多略占上风，拿出长姐指点兄弟的派，说他不肯用功，教训几句，存心让金红偷看了去，等金红走开，再打一回，仍找补上。过了些时，又被金红看破，知道下人中有了奸细，算计好时日地点，预先加了安排，到时往看二人比武，快要行近，忽然改作不去，暗中留神回顾，有一使女正往前急走，知他去向姜氏送信，说已不去，爱子一定挨打无疑，忙把预先约定的丈夫喊来，一同飞步前往窥视，以证已言不谬。那地方相隔打场甚近，骤出不意，事无人知，使女都早遣开，自料这次定十拿九稳。谁知姜氏比他更鬼，除买通他房中使女，一得信便即赶来报知外，还恐突然闯来，不及防备，每次相打，都另派有一名贴身爱婢，藏伏在隔院假山上面，金红人还未到，早被望见，把平日放惯的鸽子放起，立即警觉。这两种报信人，俱用暗号报知，无一近前，金红如何知晓？这次姜氏改变故技，不单打是做样子，还对绍祖一招一式的细心解说，应该如何防御，如何进攻，何者为对，何者为非。叫人看去，真比老师教徒弟还要尽心得多，金红一见，便知自己又上了他的当。方自气恼，偏生那不争气的儿子，挨惯黑打，怀恨在心，见姐姐今日忽然改打为教，

不但不屑从学，一点未听进去，反想借着他身手迟缓乘隙报仇，借着姜氏说话比喻之际，冷不防上头用力一拳，底下跟着又是脚。姜氏早已暗中留心及此，故意挨他一下，立时跌倒在地。可笑绍祖还不知趣，大喝："我教你这不认羞的母老师，挨我一顿好打！"说时，飞身纵起，扑将过地去。姜继尚见儿女过手指点，方觉有趣，一见儿子乘姐不备，竟动真的，不由大怒，大喝："狗东西，你敢打姐姐，我要你命！"声随人起，当先飞纵出去。金红知道儿子中人鬼计，要吃乃父毒打，一情急，也抢纵出去，身法终不如姜继尚的快，绍祖早吃打了一下嘴巴，当时肿起。金红又疼又急，一把抱起儿子，纵过一旁，气得说不出话来。姜继尚大喝："没出息的狗东西"，还待往前追打，姜氏早装作护痛纵起，抱着继尚的腿，直喊："兄弟和我过手玩，爹爹打他作什！"金红见他用计暗算，又充好人，颤声指道："大小姐，你真做得好，我佩服你！"继尚益发大怒："他姐姐如论本领，明比他高，好心好意教他，不肯用功，又不服善，自己亲姐姐，有何仇恨，却乘他比教手法，没有防备，暗下毒手，打倒在地，还要赶尽杀绝，赶上毒打。这些事，我都耳闻目睹，你偏心袒护，已大不该，还要冤枉我女儿么？"金红因来时亲见使女报信，以为姜氏必是料定自己还来，故意如此做作，可要把那使女唤来拷问，便可将姜氏阴谋一齐透露，闻言勉强把怒气压下，冷笑答道："我不过，实在不仇我儿忿人的冤枉打，因为年青好强，又不认帐，常年吃亏受气，出来主张公道，无奈这位大小姐太聪明了，每次都未被我捉到。可是今日天网恢恢，会有真贼实犯落我眼里。你只见眼前，自然难免怪我儿子。你先不要急，我定还你父女一个公道就是。"姜氏闻言，心中暗笑，表面仍做出冤枉气极之状，一言不发，珠泪直流。继尚见状，一面安慰女儿，怒冲冲答道："任你

说得一花乱坠，我总眼见是真。你如说不出道理来，继尚决容他不得！”金红冷笑道：“那个自然！”随转问姜氏道：“大小姐，你做的好事！你兄弟年纪轻，多不好，也该看在你爹分上。你日常借练武打他，却叫小丫头代你巡风。今日本又要打你兄弟，因有丫头阿桂，给你通风，知我和你爹要来偷看，改充好人，假装教你兄弟手法，故意露出破绽。你那没出息的憨兄弟，平日吃你苦太多，不知你这当姐姐的自己打的不高兴，还要借你阿爹的手，打他一顿好的，以为可以还你两记，才上的当。是与不是，天日在上。年青人花开在好的时光，须莫要红口白牙，瞒心昧已呢！”姜氏闻言，装作气得周身乱抖，含泪颤声说道：“女儿和弟弟当时过手，原是想这样大家可以长进，几时在存心借此打他？还有娘说的话，简直连点影子女儿都不晓得。女儿因昨晚伤风，不大舒服，适才还是弟弟前来寻我，再三要我比武。刚来此地，练了不多辰光，除女儿和弟弟外，不曾见过第二个人到来，怎说丫头报信？又是什么假装破绽，好害弟弟挨打。女儿因弟弟不肯服善用功，说他几句，动手时，彼此难免破不开，那是常有事。不过弟弟人很有志气，从不肯瞎说赖帐。娘如不信，可当面问他，看有丫头来过没有？”金红冷笑道：“你答得真好！”一面高声命人去喊阿桂，一面拉着绍祖的手，忍泪说道：“乖儿子，阿娘因是晚娘，从不肯落人闲话，以致我儿受尽欺负。我知你好高，让人僵住，答应在先，宁甘吃苦，不肯赖帐。可是你要知道，娘为你不知生了多少闲气，着了多少次急。人家欺负我母子，娘还闹个偏心，差点没伤了多少年夫妻的情分。我也不要你帮我作假，只要实话实说，让你那糊涂阿爹晓得晓得，我连重话都不说人一句。只要你躲开，少吃点苦头拉倒。今日脸已闹翻，你再上人的当，不肯实说，娘气苦难伸，还要做人不来，你看值得么？”金红说

了这番话，满拟儿子说出实话，即使丈夫不肯深信，总可借话下台，免却儿子一顿好打。绍祖偏秉着乃父遗传，直傲性情不肯说诳，闻言气仇仇的答道："我和姐姐过手时，谁赢的时候都有，不过他占上风时多。他比我强，赢我不难过，只不应该占了上风秤次总要说上许多闲话。他又不是我的老师，谁能服他！至于每次过手，我两个都不愿丫头们看。姐姐说，我两个是姐弟骨肉，谁输了不要紧，不能叫外人看了失面子。今天才打不多一会，更连一个走过的人都没有见。"姜继尚心存先入之见，闻言越当女儿寻兄弟纯是爱好之意，不是挖苦，是意在激励，并还恐兄弟打输了失面子，连丫头都不许在侧观着，有时还故落下风，以提兄弟兴趣，用心周密，无微不至，爱妻还要说女儿奸诈不好，真乃活天冤枉，有心数说一顿。继一想，多年恩爱，从未反目，今日由他儿子口里证实他所说全虚，已够难堪，再把脸扯破，不特夫妻参商，女儿日后，益发难处。虽不是他亲生，名分终是母亲，何况耳目相待，也无什不好之处，女儿年长，不久也就出嫁，只自己拿定主意，中听闲言，便不致有什亏吃，还是给爱妻留点面子的好。想到这里，故意对姜氏道："你兄弟虽不用功，你挖苦他也是不该。自家骨肉，和美才好。你娘不愿你们相打，以后两人不许再过手了。绍祖再不用功，留神我的鞭子。我还到前面有事，你母子姐弟三人，各自回房去吧。"说罢，头不回，转身就走。金红先见儿子说时丈夫不住冷笑，脸上气色不善，暗恨爱子太不争气，明是这样，也应改个话头，何况实上人当，以为这顿打必要挨上，自己反正没脸，刚准备丈夫一发话，率性反翻脸大闹一场，不料这等轻描淡写，说了女儿两句，便自走开，先颇奇怪，继见姜氏朝乃父背影看了一眼，忽然省司，知道丈夫仍是信爱女儿，不过不愿扫自己面子，虽然有气，但也不便再说什么，只

得拉了绍祖，转身就走。姜氏依然含笑相送。气得金红暗中咬牙，无计可施，回房把阿桂喊来拷问，问他何故看见自己转身就跑。阿桂一口咬定；忽然内急，觅地小解，始终没见小姐的面，不信请问少爷。绍祖也从旁边劝说：“阿桂适才并未去打场，那有通风之事？”金红虽料定有诈，打了几下，问不出道理，也就拉倒。由此把姜氏恨到极点，只是无奈他何。

好容易第三年上，姜氏与何璟，行猎相遇，互相爱好，时常背人往后山相会，被金红发觉，刚想设计破坏，报复前怨，不等发作，姜氏得信，告知何璟，暗禀乃母，托出人来求亲。两家门当户对，姜继尚本来见过何璟，深喜他少年英俊，一说便允。金红害人未成，反到促成姜氏嫁了个好夫婿，表面上还得为他尽情尽礼，细心安排嫁装，真叫有苦说不出。因姜氏嫁得好，自己只此一子，终日筹思，想给爱子讨一房才貌双全，武艺超群的媳妇，便和丈夫絮聒，托人物色。姜继尚总说儿子年轻，文武两门都来不得，平常的你不愿意，真有好的，人家看不上这无用的女婿，我们也没法向人张口。再说年纪也轻，无须忙这一时，讨亲太早，每日恋着老婆，更无心用功向上了。最好先把你儿子管好，或文或武，只有一门来得，我便舍脸求人也值。金红见丈夫百事都肯听从，惟对爱子一点都不通容，决计自己暗中物色。无奈六指飞侠姜继尚退隐以来除了有限的两个朋友隔一半年一聚外，久已不与外人来往，山中居民，除了姜、何二家的亲戚，便是佣人佃工，共总一二百户人家，那里找这样好的女子？金红挑选既苛，又因自己娘婆二家，但是江湖上有名人物，以武为重，丈夫以前仇人甚多，爱子本领不济，为了异日免受仇家欺凌，更非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儿媳，不能相助爱子支持门户，自己又不能独自出门寻访，终日为此悬念，上下人等，全都托到，连个回信都无。偏生姜氏嫁

后，上得翁姑欢心，下得丈夫敬爱，百事随心，每回娘家，一提到婆家便是得意洋洋神气，越想越气不忿。正打不起主意，也是活该出事，小妹到前一天，正是姜氏生日，何异请姜继尚夫妻吃早面，金红不愿意去看姜氏狂态，叫姜继尚先往，到时装着心疼病发，命人辞谢。姜继尚知他心意，午饭后回家，再三劝说："女儿过门头一个生日，你们都不登，亲家面子不好看相，无论如何也该勉强应酬一下。亲家今晚好似有事，没留我吃夜饭，女客无关，最好旁晚前往，就说病好赶去，圆一圆面子，免人说你母女不和。金红、刘氏两亲家母尚还投缘，心想何家来往尽是江湖名流，亲家母也是行家，怎忘了托托他去？便即依言前往。刘氏人甚和善，姜氏虽和金红心里暗斗，当着人前，会做乖面子，有说有笑假亲热。金红家中人少，没有何家热闹，谈高了兴，主人再一挽留，竟没舍走。饭后何璟进来，取何异许久未用的软兵器。金红觉着奇怪，便问亲家有何急事，深夜外出，还携兵刃。姜氏素来口快，便把小妹来约之事，说了一个大概。除了小妹真实姓名来历因何异知道事关重大，没向何璟明说，姜氏只知是公公故人之女，没有说出外，至于小妹如何孝母，如何长得美貌，本领又是如何高明，俱都加个渲染，活似亲见一般。姜氏原是酒后高兴，用作谈资，无心之言，金红却一句一句都打入了心坎。心想这样好女子那里找去，女家是亲家公世交至好，家又寒苦，恁自己的身家名望，还不一说就成，真再凑巧没有。本想当时就托刘氏做媒，事成不但不要女家赔奁，情愿把亲家母请至家中与乃女同居，送终养老。因有姜氏在侧，既托刘氏，不能不带托他两句，又恐从中破坏，以为此事何异一言九鼎，决计暂时不提，回去和丈夫商定，明日一早由丈夫突然出面找何异求亲，只一点头，何异说话决不反悔，姜氏想要

破婚也来不及了。盘算定后，天已不早，告辞回去。到家和姜继尚一说，姜继尚虽不喜儿子早婚，一听小妹如此贤孝多能，又是大家式微，幼遭孤露，备尝艰苦，也活了心。再说爱妻一阵苦磨，非要他出面作成此事不肯干休。想了想，笑答道："你不必多话，这样的好的女家，我自然愿意。不过何亲家的好朋友，差不多我都知道。只有一个姓朱的奇人，身死多年，但是此人死后并未留有子女，余下几个有本领的虽然年老，都还健在。不但没听说有姓江的，近五十年中，江湖中有名人物全数得出，并无此姓。你们却说此女本领，由于家传，其中多少总有一点原因，不是假姓，便是此女先人与何家无甚深交，也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女儿过甚其词，他既求亲家帮忙，早必常来往，好歹也看上两眼再说，人还一面未见，这样心急作什？你恨不能给儿子娶个仙女，似这样检个封皮，便当信用，要是所说悬虚，将来不又后悔么？"金红因听刘氏也说小妹美而且贤，决无虚假，又因姜氏非常仰慕小妹，曾说早晚和他结为密友，此时错过时机，等他二人一亲近，姜氏素看不起爱子，又有仇隙，这段婚姻，必吃他破坏，说什么立竿见影，非逼丈夫明早去说不可。姜继尚也实愿意成功，当即允诺。次日一早，往寻何异商托。

何异对于姜继尚，以前并无深交，只由两家同隐山中，相距不远，由近邻偶然来往，儿女互相爱好，姜氏也还美貌多才，方始结为新亲，如论性情习尚，俱不相同。尤其何异，文武皆通，晚年退隐，更耽风雅，总嫌姜继尚未脱江湖习气，心中看他不起，姜继尚也嫌何异终日敬碗壶觞，泉石啸傲，喜欢结纳文人，带着几分酸气，不是英雄本色。不过一个情和善，极有涵养，一个粗野简率，胸无城府，恰好刚柔相济，再各看在儿女分上，两下虽不长日相聚往来，却也无什恶感。这时

何异一听姜继尚要为他儿子提亲，觉他夫妻这个想入非非，凭小妹这样身世人才怎会嫁到他家？无奈姜继尚话颇近情，什么都替女家想到，小妹真情来历又不能告诉他听，怎好迳直拒却？心想老姜人虽粗野，总在江湖上跑了多年，难道还点他不透？始而故意沉吟，做出为难之状；继而闪烁其词，暗示小妹大仇在身，行藏隐秘，来路不明，休说人家十年薪胆，日以亲仇为念，婚嫁一层决谈不到，即便能娶了来，未必是福，弄巧还许是个祸水；以亲家的名头和富有，令郎又是少年英俊，要娶一门好亲，那里会寻不到，既承大托，自当留心物色，早晚必有报命，何必非此不可？谁知姜继尚是实心眼，话已出口，便难更改，昨晚已然在盘算一过，在爱妻面前，承担下来，碰了回去，怎好交代？便笑答道："我这人痛快。亲家所说这些话，我都想到。昨晚我屋里和我说时，就料亲家一些好朋友虽不曾认识，也有耳闻，再说江湖上有名人物也没有这姓江的，其中必有隐情，无奈我屋里听说他贤孝，才貌双全，非叫我来托亲家做媒不可。我又想到此女再有许多隐情，却都难我不倒，恁我为人，亲家自然知道。看他情景，不过有个极利害的大仇人，父仇未报所以不愿嫁人。这一层，只他答应亲事，是我家人，他的仇敌，也和我的仇敌一样，无论有何为难，我夫妻父子三人必助他成功，岂不还靠住些？第二层，他还有位老娘，惟恐无人奉养，这更寻常。女婿本算半个儿子，我家多这一位亲家老太太，无论怎样好待承，吃穿用度，自问也还养得起。此外除了他是公主皇亲，嫌我门户不当、配他不上而外，还有什么说的？"何异闻言，心中好笑。暗忖：此女如论出身，比你所说也正相仿。这还不说，就论你儿人品本领，那一样也配他不上。你想得到好，口气如此坚决，婉言相劝，还是不行，小妹日后要常来往，老姜尚可，冉金红自来任性，老姜又管他

不了，此时一推托，保不闹出笑话，彼此都有不便，转不如直捷了当，将他妄想止住，碰个整钉子，还免却许多麻烦。便笑答道："男婚女嫁，事本寻常，不过难言之隐甚多，我也不便明说。你我至亲，亲家既来托我，空言搪塞，实是不对。我只能说此女目前决谈不到婚嫁两字。请转告亲家母，如要小弟为媒，代令郎物色佳偶，一年之内必能寻到，如想此女嫁给令郎，休说本人不愿，便小弟也无法和他开口。此中详情，日后自知，暂难奉告，事情与我无干，如其能成，我不过说几句话，何乐不为？实在难办，只好敬请贤夫妇多多原谅罢了。真要不信，昨晚巧遇七指神偷葛兄，约同到此，盘桓饮酒，此女借我地方做菜与他接风，今日必来，可请亲家母命令爱一探口风，便知小弟不是推托了。"姜继尚闻言也自不快，又听葛鹰在此，加上一惊，何异言语坚决，不便再说下去，只得讪讪的起身告辞。何异也未挽留，迳自送了出去。

何家菜肴精美，金红知道丈夫每去必留午饭，以为归来尚早，一心盼着好音，及见丈夫去不多时，便自气忿忿的回转，迥与往日一适门必夸亲家菜好大不相同，好生奇怪。未及发问，姜继尚就迎头埋怨道："我说如何，都是你心急！明放着女儿在他家，自己又不是不能去，等把人看过，探出口风，再找老何做媒多好。你偏不信，害我吃碰，这是何苦！"金红急问："老何怎说？"姜继尚素好面子，因昔年与七指神偷相遇，不是有人解围，几乎把一世英名扫个干净，心里始终忌着他，对金红也曾提过，知道爱妻性情偏执，亲未提成，正气头上，如说出来，必吃挖苦两句，只将何异答话说了，只隐葛鹰现在何家下榻、与小妹相认一节。金红闻言以为姜氏素来奸巧，又得翁姑、丈夫宠爱，必是昨晚看出自己心意，要托何家为媒暗中破坏。否则，自己因是想说一房好儿媳妇，惟恐不成，如照女

家目前情景，遇见这样好的男家，百依百随，什么都代想到，那里还有地方找去，只要有人一说，焉有不允之理？老何和女家人还未见，便代作主坚拒，不是有人先下烂药，怎会如此？只不答应，偏又糊里糊涂，说不出个理来，真个可恶已极！越想越恨，因丈夫偏袒女儿，说出也是不信，徒找烦恼，一赌气，连何异也恨上。心想：你们如此可恶，我定将此女娶给你们看，事如不成，决不干休，当时也未向丈夫答言，只冷笑了两声在暗中盘算如何下手不提。

小妹一听姜氏说出金红为子求亲之事，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身为女子，便有许多烦恼。昔日如非为了金家狗子逼婚不允，半瓢义父何致惨遭毒手？不料到此不久，又有同样的事发生，真个可气！这冉金红连我人也未见一面，便即力托何家做媒，可知也是冒失鬼呢。听世嫂口气，何世叔将我身世来历吐露，否则姜家也不会有此一说。世叔既代坚拒，他两家儿女至亲，料不致和金贼夫妻一亲，生出枝节。"当时只淡淡的顺姜氏口气敷衍两句，没怎表示。姜氏心热口快，见小妹不以为意，便道："我知世妹巾帼英雄，无论怎样，也不会应许这头亲事，所以阿爹一声不问，就代回复了。可是我这位晚娘是怪脾气，要做什事，非成不肯干休，我那亲爷却又宠他，不识相起来，什事都做得出来。他在阿爹前碰了钉子，不会再跟阿娘来说，背着我们，难保不出花样，世妹好好要当心呢！"小妹微笑道："这太奇怪了！休说小妹今生不会嫁人，就便嫁人，婚姻的事要两相情愿，那有强逼之理？人家不允，难道还强抢不成？实不相瞒，这类事小妹已然遇过，实比这利害。要是真不讲理，那又好办了。"姜氏知小妹本领高强，话已说明，，必要提防，也就不再说起。

一会，何璟来说，葛鹰酒兴勃发，现时便想入席，先吃起

酒，好早点尽兴，免得世妹回去太晚，伯母悬念。父母吩咐进来告诉世妹，等吃过一半出去，见他时话要少说；他并不知世妹细底，此老机智多谋，莫被他看出破绽，心思便白用了。小妹原急于赶回和兄弟相聚，并等陶元曜取那宝石，闻言正和心意，双方把对答的话商量了一阵，何璟自去：好在菜做好，小妹也去看过，知道菜名做法，只准备葛鹰问时能够回答即可，无须再往厨房中去，仍在上房谈笑守候，又吃了些点心。挨到傍晚，何异着人来唤，出去与葛鹰相见，姜氏亲送出去。小妹见何家庭园俱是依山傍水而成，精雅之中，别有一种山林逸趣。晚来各房舍中灯光莹莹，高低错落，映耀明灭于林樾泉石之间，仰视空中，夕阳甫收，残霞欲暗，大半轮明月沾附左右侧峰角上，若沉苦浮，待要离峰而起；天际明星，也在三三五五相继出现，不时有二三孤禽，在星月光下飞鸣而过。晚风阵阵，吹袂生凉，顿觉襟怀清旷，烦虑不生。方和姜氏指点夸好，忽听姜氏说道："到了前面短墙，你由月亮门走出去，往左一转，走上土坡，有一排四间竹楼，客人便在里面。我在墙里面假山亭子里等你，竹楼窗户大开，你们吃酒我都看得见。你说好么？"小妹道："世嫂还没吃晚饭，请回去吧。"姜氏道："你不用管。我因送你，已叫陪房丫头阿桂去拿杯箸，告诉厨房拨点酒菜，就在这亭子里吃，隔远陪你呢。"小妹见他如此情长，也颇感动，笑道："世嫂待我真好！可惜今晚实有要事，少时席终即走，恐世婶那里都不及面辞，未能作那长夜之谈，只好改日再来拜望了。"姜氏将嘴一撇，笑道："你刚才不已和阿娘说过，席散不回头就走么，说过算数为什还不放心？说我牵住你不放么？"小妹道："我是说不得已才走，世嫂又多心了。"姜氏道："我气气你哩，快些去吧！明日你不要来，我还去拜见伯母，带接你哩。"

说时，二人已行抵假山之下，小妹便向姜氏说了再会，匆匆走出月亮门。刚往左转，便见坡上跑下一个小童，说道：“江小姐快请进去吧！饭菜都上了。”小妹忙随小童上坡，见满地菊花，迎面一所楼房，连瓦带椽，通体皆是竹制。还未进门便听葛鹰在楼上短着一个舌头，粗声怪叫道：“菜都被我吃光，主人还没到，把这一碗鸭子留给他吧。”那竹楼用海碗粗大毛竹为柱，凌空而建，当中设着楼梯，小妹忙即拾级而上。主客俱在靠右一间突出的楼亭以内纵谈豪饮，葛鹰坐在上首，舌头已然发短，两双鹞眼，酒醉以后，满布红丝，衬着那对又突又亮的眼珠，越显威棱，看见小妹进屋，将手中大杯，往桌上一放，嘻着一张丑嘴笑道：“江姑娘忙了一天，快来吃杯酒吧。”小妹连忙走进，向葛、何二人分别行礼，将酒斟满，随同落坐，葛鹰笑道：“我老头子虽然嘴馋，轻易也不肯扰人。今天这顿酒饭吃得太舒服了！你有孝母，我已喜欢，还做得这好的菜，有的我连菜名都叫不上来，真太好了！”小妹红着一张脸谦谢道：“老前辈太夸讲了！我不过会做几样家常粗菜，好些都是跟何家世婶、世嫂新学来的，老前辈如觉对口，改日再做一回奉请吧。”葛把那又和蒲扇差不多的七指大毛手不住乱摇道：“来不得，来不得！常言：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之报。你不比老何他的钱财来得不明，我吃他多少都不见情；你那怕没用什钱，只跑跑路，出出力，都值得多。酒虽说是老何家的，这许多碗汤汤水水，能变多少点水，菜还不在其内，一回已够我老头子受的，你还要亲手来做二回，这个情实还不起。你在何家学会的菜，留着去请别人吧！”小妹只当醉话，免不了谦谢几句。何异听出他话里有因，似乎知道小妹请客只是承名，但忖口气却好，知道将来对上妹必有许多照应，心中暗喜，便也不再思索。葛鹰又指新上的蒸鸭对小妹道：“你吃鸭子。”说

罢,便自伏桌睡去。何异朝小妹使个眼色,暗示今日之聚,其为圆满,随劝小妹用酒。小妹辞不会饮,刚端起一碗饭要吃,葛鹰忽又抬头,醉眼朦胧的说道:“你早点吃完,回去看娘也好。但这鸭头,你恐吃他不消,我替你吃了吧。”说罢,使筷一挟,将鸭头挟断,整个放入口中,一阵乱嚼,连脑带眼一齐吃下,吐许多碎骨,也不管油污,双手往桌上一搭,重又扶桌睡去,何异早已吃完,小妹匆匆吃了半碗,洗漱之后,和何异打手式问,是可否告辞。何异低声说道:“葛老前辈已醉,你自回家,等醒时我代你说吧。”小妹方欲答话,忽又听葛鹰说醉话道:“天黑路远,燕儿会飞,莫要忘了燕脚”。底下的话便迷糊不清,也不知说些什么。小妹归心似箭,立起说了句转致葛鹰原谅的套话,便即起身,何异也没听出葛鹰语意,亲身送到楼下,悄告小妹说:“此人于你用处甚大,黑摩勒又在他门下,看今日神气甚好,归告令堂,说我数日之后,葛鹰一走,即去请安,并与虞民兄弟相聚。见着陶世叔,代我致候,异日必去黄山拜望。老葛今天先后吃了两大罐陈酒,我那酒量,比他少吃两倍,都几乎醉了,此时酒兴逐渐发作,定然大醉无疑,昨晚未睡,恰好安歇。你无庸再到里面,各自走吧。如骑原马,走过桥去,有人在彼相候,否则明早我仍令人送往虞家好了。”小妹说:“骑马不如步行迅速,恐陶世叔到来,须要早去,仍由世叔明早命人送还吧。”说罢,重又礼别,由小童领路,走出月亮门。回顾假山亭内姜氏不在,方以为回转上房,刚往外走,忽听路侧有一女子呼唤:“锄烟,客由我送,你回去吧。”定睛一看,路侧桂花树下闪出一个急装女子,正是姜氏。笑问:“嫂嫂,怎这客气?”姜氏笑道:“不是我客气,怕你路上不大好走呢。”小妹忙着回家,知道姜氏性情直拗,看他打扮是准备远送一程,定拦不住,山径不熟,有人引路也好,闻言当是笑谈,

未做理会。小童锄烟自去，小妹便与姜氏同行。

有人领道，径由屋旁菜圃中走出，几个转折，便即过桥出村。小妹笑道："还是世嫂送我，要快得多。世叔花园地方真大，布置得又那么好法。天已不早，请世嫂指点抄近的路，请自回吧，免得回去晚了，世婶、世哥悬念。"姜氏笑道："我又不是三岁二岁，要人悬念作什，安心送客，须到地头，实不相瞒，你的武功我已心服，但有一层，我因从小生长山中，我母家后园紧靠着本山险要地方，从小我便在上面扒下跳下，自信脚程也还将就。我知妹妹轻功一定满好，我没试过，终不算数，今晚借着送你，还要试上一试，率性都输把你，也好让我佩服到底。到了分手地头，你叫我送，我也不肯。自家妹妹，不必客气，你就拿出来吧！"小妹劝姜氏回去，本为一人可加急速行，不知姜氏含有深意，当他真个想和自己比赛脚程，暗忖：这位世嫂真个有趣，明明比我不过，还要不知进退。按照客礼，本应相让，不应屡占上风，无如归心忒急，也就说不得了。想了想笑答道："小妹虽然练过轻功，以后终日江边打渔，实练时少，未必比得上世嫂。好在世嫂对我甚好，处处都能原谅，我又回家心急，且陪着世嫂试一试吧。"说罢，问明去途，脚底加劲，各道一请，双双飞步往前驶去。小妹犹存客气，不肯使姜氏一上来，便落了后，加以所行不是原路，与其等他追到再问，何如稍慢一些，给他留些面子，初上路，并未尽力施展，及见姜氏脚程果然迅速，走得飞快，暗自吃惊，忙即加速飞驶。起初二人或先或后，两下相差至多不过十丈以内，后来小妹见姜氏路熟行速，也恐落后，一见前面，只一条路，无什转折，不致走差，便把全身本领施展出来，不消顿饭光景，便抢先一里多地。这时，小妹之处，左有崇山，右有峻岭，月光恰被峰头接住，阴阴暗地，回顾不见人影，以为姜氏落后不会很远，

依然加急前驶，打算跑到有月光处再把脚步放慢。谁知中间应该穿行一片野草地，越过一条横岭，方是出山正路，无巧不巧，二人偏在此时他隔，姜氏在后面，料他到此必然走错，又不便喊，也是着急。小妹只管顺着山径曲折向前行走，刚把那片阴暗地走完，地下有了月光，只见松影横斜，清阴在地，两边山峦，仿佛蒙了一层白霜，矗到于月光之下，到处松杉秽秽，发为清韵，，四山秋虫唧唧，鸣和如潮，碧绿的天空，只有几簇白云，缓缓移动，云边映月，都成彩晕。方觉夜色幽清，佳景难得，左侧山麓忽然闪出数十点灯光，似有人家庄舍在彼。暗忖：闻说此山只有何、姜两家庄舍，看这气派，房舍不少，难道那是姜家不成？心才动念，忽然两条人影由右面脊岭上疾驶而下，相隔五六丈，倏地停住，交头接耳，说了两句，一个立住不动，一个仍由斜刺里，飞驰下来，恰当小妹去路，两下跑得正急，山径又仄，几乎撞个满怀。小妹身灵眼快，一照面便看出是个中年妇人，当是人家夫妻夜游经此，无意相遇，仗着身法轻灵，身子微侧，刚让过去，来人也自立定，唤道："江家小姐，请留贵步。前面不远便是我家，同往一谈如何？"

小妹听那妇人，邀往家中谈话，穿着又似富家，猛想起姜氏所说之事，忽然省悟，心想彼此如通名姓，因亲及亲，有何家面子，反到难说，莫如装作不知，一上来便给他硬碰回去，还省麻烦。随把脸一绷道："我和你素不相识，有什话说？况且此时有要紧事，急于赶回，也没功夫和人说什闲话。对不住，我要走了。"那妇人闻言忙道："江小姐不要怪我冒失，说出来你就明白了，我们不是外人。"说时，见小妹仍然不理要走，一着急，伸手便拉。小妹已料定他是冉金红无疑，忙把手一甩道："我是路过，这里没有亲友，你不要错认了人，闹得无趣！"

冉金红还当小妹不知他是谁，连吃抢白，仍就前赶，拦路说道："江小姐不要忙，听我说完再走不迟。我姓姜，是何家的儿女亲家，因慕江小妹的才貌贤孝，知道今晚要赶回去，前山乃是必由之路，特地直往相候。不知那个坏人从中破坏，深怕我和你亲近，明明前山路好走。却教你抄小路，明是想躲开我们。不想我早料到，分出一人在山头上瞭望，反正两条路总有一条要过。我家明是住在山后，其实只隔一条高山，等人最是方使。适才我正等得心焦，有人看见月亮底下，远远跑来一人和我打招呼，连忙赶来，果然不错。你的轻功真好，差一点没被跑掉。如今话已说明，可知我不是外人，快请到我家去，我还有几句心腹话要对你谈哩。"小妹先因姜氏领路改道，致与金红相遇，他又落后未到，还在有点疑心他存心捉弄，闻言才知姜氏是早见及此，特意使已避开，不料仍就遇上。见金红拦路堵截，絮絮叨叨，纠缠不休，好生不快，不等说完，便变脸答道："休说我在何家没听说起过你，就算你是何家亲戚，怎不到何家去与我相见？似这样半夜三更拦路拉扯，还说差一点被我跑脱，我又不该不欠，像什话说！我和你素昧平生，谈不到说心腹话，我去你家，也须凭我愿意；再者我有急事回家。，也无功夫与人闲谈。各自请吧！"说罢，一闪身夺路要走。金红一听口气不善，想起避道行径，分明胸有成见，早已受人迷惑，对已厌恶，人家连亲戚友情，一概不认，话怎说得进去？再看小妹，本领不说，单那人品，竟比耳闻还强得多，月光底下看去，真和天仙一般美丽，如何舍得放过？偏自已被人问住，说不出一点理来，又恨又急，又气又爱，不禁恼羞成怒，也把身子纵向前面，双手把路一拦，忍着仇恨对小妹道："江小姐，你当真听人一面之词，定要给我难看，不留一点情面么？"小妹见他如此强蛮，没好气答道："你说的话，叫人会

不明白，我和你风马牛两不相干，无缘无故，有什一面之词可听？有什么情面可讲？半夜三更，拦路缠夹不清，真个笑话！”金红闻言，立即变脸怒道：“我留你少停，说几句话再走，全是彼此为好。你偏上了人当，狗咬吕洞宾，不知好歹。乖乖跟我到家商量一桩事，只容我把话说完愿与不愿随你自家的便，否则你叫我这样塌台，我就不客气了！”小妹也自怒道：“真不讲理，也到好哩！你不客气又当如何？”金红笑道：“实不相瞒，我听人说你能干标致，只为父仇在身不肯嫁人，一时可怜，想起我儿与你年貌相当，要娶你做个媳妇。休说我丈夫六指飞侠姜继尚天下闻名，便我冉金红的鸭嘴软鞭和三枝燕尾梭，也没遇见几个敌手。只你答应亲事，不但我夫妻帮你大报父仇，还把你老娘请到我家养老，终身受用。你如不知好歹，我便亲自把你抱了回去！”底下话没说完，小妹已气得手抖，怒喝道：“你这泼妇，还要乱说什么！小妹有事在身，不与你一般见识，改日相遇，再要你的好看！”说罢，将身一纵，便由金红肩侧，飞跃出去，飞步待走。小妹原是急于回家，又因金红是何家至戚，宁甘忍气让退，不与硬争，谁知金红固执成见，看中小妹，非娶来做儿媳不可，自信本领不弱，那里难容小妹走去，一面高喊：“江小姐，不要走！”一面早将多年随身不离的看家兵器鸭嘴软鞭由腰间解下，纵身追去。小妹听他追来，暗忖：这泼妇横不讲理，今夜如不叫他死心，早晚仍免不了纠缠，就此跑去，也太示弱，。一眼瞥见路旁树林以内，地颇平旷，忙即纵进，喝道：“你苦缠不歇，当我怕你不成？”金红笑道：“江小姐，并非我缠夹不清，实在看你人太好了。既不愿随我回家，如有兵器可取出来，免得说我当长辈的欺你。”小妹喝道：“好不要脸的泼妇！你配做谁长辈？凭我一双空手也能教训你一顿好的，有本领施展出来好了！”金红毕竟行家，

一见面便看出小妹身法得过高明传授，心想："此女定是听了对头馋言，早知我的心事。今晚事已闹翻，只得硬做。休说胜他不了，做人不来，便吃溜脱，明日被那贱人知道，也是一场莫大笑话。自家多年不曾和人交手，一个不巧，立时丢人。全身本领，只这条软鞭，离了他怎能成功？他既嘴狂，乐得承受，反正能胜不能败，且先擒回家再说，只一成了我家的人，便无所谓了。"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表面却故意巧笑道："听说江小姐武艺高强，遇敌不用兵器，专以空手赢人。我且领教一回，看是如何。"小妹急于打发走了回家，闻言懒得答理，身子往后略退，丁字步立定，双手一分，左掌齐胸平托，右掌斜立，一个托钵渡江之势，双目窥准敌人，静候进攻。金红见他动作轻灵，娉娉婷婷，立在当地，山风吹动，襟袖飘飘，越显得手神明严，绝世出尘，把爱和恨都到了极处，巴不得一鞭将他撩倒，抱了就往回走。口说："这是你自己说的，不要输了赖口"一抖手中软鞭，便向小妹胸前点去。小妹先颇欺敌，及见敌人软鞭长达七尺，一出手竟和笔也似直，才知不是庸手，立起戒心，不敢伸手硬夺，假作往右一闪，脚底暗中加劲准备，等那鞭头鸭嘴让过，倏地舍鞭扑人，朝前纵去，照准金红右肩就是一掌。原来金红这条软鞭出自家传，练得刚柔如意，神出鬼没。这头一下看是虚招，中藏不少变化，敌人如被点中，固是受伤，如若闪避，头鞭穿空，过了腰穿，立即拐弯，只一缠上，十有九跌倒被擒。小妹如非临机变计，几乎上来就受挫折。金红见小妹往右闪，心还暗笑："你虽刁滑，欺我软兵器反手无力，怎知此鞭神妙！"念头微动，同时手中鞭已用抖劲向横里缠去，刚待张口道："着"，不料小妹捷如飞鸟，拔地飞来，急风过处，人影已在当头。金红自思必胜。力全用在鞭上，急疏不转，小姐又自反手方飞来，难于抵御，不禁大惊，忙即纵

避，已自无及，肩头早被小妹一掌打中。尚幸应变得快，卸了点劲，否则这一掌其力甚大，不倒也必受伤，就这样倒纵出去，身子还晃了一晃，才得立定。当时羞恼急怒，大喝："不识抬举的小鬼丫尖，叫你知道老娘利害！"随骂随将手中长鞭舞动，龙飞蛇掣一般向前打去。小妹因何家世交，行踪又复隐秘，兵器无用，不曾携带，虽有暗器随身，，毕竟想到金红是何家亲戚，不能不留情面，未便施展；虽然本领高强，无奈软鞭这类长兵器，赤手空拳最是难破。金红本来家传绝艺，又横了心，一条鞭使得风雨不透，小妹全仗身轻腿快，纵跃闪避，虽未打中，却是吃力异常，金红见小妹娇健滑溜，久战不胜，中间又被打中二掌，一时情包心狠竟将身藏燕尾梭取出。那梭乃冉家秘制，其形扁薄，长只两寸，头狭尾宽，后有两须，形如燕尾，分两极轻，十三片为一套，不用时做一叠放在皮套内，可以连翩同发；伤人不重，只是梭尖上，有两个小孔，中藏毒粉，只一见血，立时毒性发作，不出十步以内，必要昏迷倒地，仍须本门解药始能救转。冉氏父女仗以成名，金红手法之准更胜乃父，昔年外号又叫："十三燕"，便由此得来，因是小巧灵便，自幼带惯，从不去身，平日软鞭束腰，梭囊便附右带上，成了装饰，当晚恰好用上。满拟小妹本领任怎高强，这一发十三燕尾梭也难闪躲。不过心爱小妹，还想他做儿媳，不愿伤他面部，只想在腿臂等处打中一下，等人一迷倒便由爱子抱回解救，醒过后需用甘言逼他允婚。梭取到手，忙喊："我儿快来！"一面扬梭待发。不料手才一扬，猛听对面有人怪声怪气的喝道："我家有个丑丫头，找不着小老公，恰好你正找媳妇，你那乖儿子，已被我抢回去，准备做了姑爷了。"说时迟，那时快，金红手中梭已然发出三片，那发话人也声随人到，落在当场，手伸处全部接去。

小妹一听声音，便知来者正是葛鹰，好生惊喜。这时葛鹰衣衫不整，步履歪斜，说话本就粗声怪气，酒后再短着一个舌头，一身都是醉态。尤其是脸上还戴着一付黑面具，头大面具小，也不知怎么结束的，脸只遮住口鼻等处，露出一头乱发和两只灼灼有光的鹞眼，身相端的又丑又怪。金红到被他吓了一大跳，知非善与，话未听清，小妹又未与来人招呼，摸不准是何来路，忙即住手。方要答话，葛鹰已指着小妹道："你这女娃儿是什人家的，半夜三更，出来和人相打，鸭子头是好吃的么？我招了姑爷，你要在此地耽搁我和亲家母讲亲事，我便对你不客气，还不快走！"小妹一听口气，料他隐迹来此解围，不愿对方知底，立即顺风收帆道："是他瞎缠不清，谁愿和他动手！老伯伯既要和他攀亲，我走了。"说罢，将身一跃，便向林纵去。金红一见发了急，忙喝："小鬼丫头，往那里走！"待要追去，葛鹰只一闪身，便拦在前面，笑道："亲家母，追他作什！趁此无人，我两家头商量亲事吧。"金红又急又怒，大喝："你这醉鬼，如何来此捣乱，难道你就不知六指飞侠姜继尚、十三燕冉金红夫妻两人的利害么？"葛鹰还未答言，旁边树后又有一小孩口音哈哈笑道："你夫妻四只手才比人多出一个指头，就要吹牛气，拦路抢亲，那五只手要生出七八个指头的老人家，不是人也吃得了么？你那宝贝儿子，什个好物事，也只有我师父看他得中。要照我看，只配给人家倒倒马桶，什人要他！"还要往下说时，葛鹰喝道："亲家母问我话还没回答呢，要你小鬼多开口！"金红闻言，才想起适才叫儿子暗中相亲，后来曾见他掩进林来，藏身左侧树后偷看，怎喊他不见答应？这醉鬼行藏诡秘，看身手着实是个会家，所说虽像醉话，多有骨子，莫非我儿真个吃了他亏不成？想到这里，好生惶急，不禁把追小妹的心思全都打掉，忙喝："你这醉鬼，说话颠

三倒四，到底你叫什名字？因何来此胡闹？”葛鹰笑道：“我虽喜欢吃两盎，人满明白，不似你糊涂心肠！不是对你说过，因我朋友屋里有个丫头，本事着实比你儿子强得多，长得丑点。适才由此过，见你正在强讨亲，你说得天花乱坠，人家偏不情愿。我想你那儿子和那丫头，一个夯，一个丑，两家头刚好扯直，你这样着急讨媳妇，对这自送上门来的大媒一定情愿。不过那丫头从小没娘，我朋友一向拿他当女儿看待，年纪虽有三十多岁，早就该出阁，但他心高气大，差一点人还看不上，再说女儿家要到男家来相亲，也失点身分，因此我叫徒弟把你儿子抱走，明早赶到南京，给那丫头看看，怕你老夹缠别人，多费气力，特意告诉一声。话虽这样，你先不必高兴，女家看你儿子没出息，还不定情愿不情愿呢。情愿更好，要是不情愿的话，包退回人，请你放心，再会吧。”说罢，便要转身。金红原因看出来人不是好相与，打算问出来历，再行相机应付，一听儿子竟真被人劫走，难怪没有应声，这一急，真非同小可。来时丈夫说这样行迳有伤体面，一个不成，传出去是笑话，再三拦阻，负气同了儿子出来埋伏堵截，不料会遇上这类逆事，想不叫知道也不行了。当时急怒攻心，一撮口，先是一声极尖长的口哨，一面怒喝：“醉鬼休走，还我人来！”话随身起，抢上前拦腰就是一鞭。因觉强敌当前，特把实招虚用，等敌人纵避，才将绝招使出，同时再发手中燕尾梭，自料绝无败理。谁知葛鹰，好似醉后疏神，并未躲闪。金红见鞭已打中，越认为必胜，使足力量，右手一抖，以为这下敌人势非倒地不可，谁知竟是纹丝不动，心中一慌，赶忙手一缓劲，将鞭制转，脚底一点劲，退纵出去，落地又将右手燕尾梭，似雪片一般朝葛鹰打去。葛鹰立在当地，并未追赶，见梭飞到，将手往前一探，接连撮了十来下，一片呛呛微响

过处，全被接去，哈哈笑道："你为什这样心急！人家还不一定愿意不愿意，你就要我把定礼带了去么？有心还你一样，又怕你吃不消，算了吧！"说罢回身，步履歪斜，又要走去。金红知遇魔头，打了两声哨子，救兵不到，这一来没了主意。要打决非对手，想退下去，爱子尚在人手，如何能舍？急得通体汗流，心和油煎也似。眼看敌人已将走出林外，如被走脱，姓名来历全不晓得，以后何处追寻？想了想，只得老着面皮，高喊道："老英雄，请留一步，我有话说。"葛鹰先未答理，金红且追且喊，又喊了几声，快要追上，葛鹰才回头答问道："你喊我作什？莫非你嫌那定礼太轻，想换一样带去么？"金红强耐着心气，陪笑答道："老英雄不要取笑。适才恕我眼生，多有冒犯，到底你老人家贵姓大名，因何与我母子为难，还望说个明白。"葛鹰笑道："有什不明白？刚才不都说过了么？亲事说成少不得明媒正娶。此时问克姓名，难道怕我把你儿子拐走了么？"金红见他只是一味诙谐，又不述说姓名，忍不住发急道："我夫妻隐居多年，自问与你无仇无冤。就照你所说，是真给我儿子做媒，也须两相情愿。这样硬做，将人抢去，是什道理？"葛鹰哈哈笑道："这还是跟你学的么？你说我硬做，那么刚才你为什么拦住人家孤身女子，强说亲事呢？"金红料定敌人是小妹一面，不是适才逞强提亲，决无这场波折，被人问住，无话可答。方自发急，葛鹰道："你既不愿，也倒好说。不过儿女的事，须问本人，你的儿子如若愿意，你却做主不得。"金红想不到他转口如此容易，慌不迭答道："那个自然。我儿子不愿，不信你把他叫来，当你面问。"葛鹰还未开口，那小孩又在树后答话道："师父，这种绣花枕头，什人肯嫁他！刚才我才问几句，便急得要哭，大约这样大还吃奶奶呢，一刻离娘不得。你叫我带他上南京，你自家又不去，走到路上，要哭起来，实在

讨厌。我已放他逃走，师父就这样拉倒吧！只要现在两相情愿，将来晒子梅酱，不要紧。送上门去相亲，人家看不中，再送转来，往返须两千里，何若叫小囡坍台，罚我吃这种白累！”葛鹰喝道：“小鬼，这赖骨头！也不告诉一声就将人放掉，停歇再来问你！”随对金红道：“你那宝贝儿子，连我徒弟都看他不上眼，。这媒我也懒得做了。照你所说，你夫妻好像有点名气，像这种有人养无人教的儿子，要想攀亲，最好量量自己家是什作料，不要仗势欺人。只要儿子教得好，我既管了这场闲事，早宴给你做个好媒便了。”金红听他师徒一明一暗，互相讥嘲，爱子未见，所说虚实难知，既不便过于示怯，追问真假，又不敢发作，正生着闷气，暗中忧急，忽听对方又拖尾巴，将来还要做媒，又自惊心，慌不迭气忿忿答道：“我儿子没出息，让他去，碍不着你们什事，这个免劳照顾。我夫妻也没什名气，不过向来敢作敢当，从不藏头露尾，鬼头鬼脑，暗放阴刁。我知你们必与江家丫头一党，才出来帮一腔，好的将姓名来历留下，便佩服你。”葛鹰笑道：“你当我怕你夫妻不说么？我的姓名，本想不说，就一定不说。好在我的脾气什人都晓得，什事都自已做，与人无干。今晚原想隐过，到底仍隐不住，你是自家糊涂。你刚才吹了几回哨子，为什不见一个救兵？回去问你丈夫，就晓得你宝贝儿子已然回家，这些小铁片还你，以后少用为妙。幸碰着我，要是别人，台更大了。”说罢，将所接燕尾梭掷向地下，转身便走。跟着便见树后纵出一条小黑影，追上前去。微闻嘲笑之声。其行如箭，转瞬没入前面暗影之中。

金红眼看敌人从容同行无可奈何，生平几曾吃过这般大亏，越想越恨。呆了一会，猛想起儿子始终未见，丈夫也未出援，又惊又急，不顾生气，忙即往家飞跑，刚一转身，便听爱

子在喊姆妈。定睛一看,果是爱子姜绍祖,由回路小径上,如飞跑来。忙迎上前去,一把搂在怀里,问道:“乖儿子,你在那里,怎喊你听不见?当真被老醉鬼捉去了么?你从家里跑来,可曾见你爹么?”绍祖闻言泪眼直转,忿然答道:“姆妈,说出来真个丢人!都是我自家不肯学好用功,累得爷娘惹气,丢人吃亏。我已和阿爹说了,明早就要出门,寻好师父,练本事,家主婆,我也不要讨了。”金红惊问何故。绍祖试泪一说前事,原来金红母子算计小妹当晚必归,埋伏在要口上,后来看出小妹改道山后,金红迎头堵截。当争斗时,绍祖隐身树后偷看,小妹美丽绝尘,正自心爱,猛觉脑后,有人摸了他一下。回头一看,面前站定一个小黑人,头戴面具,甚是狰狞,身又瘦小,暗影中看去,直和庙里小鬼相似,不禁失惊,脱口要喊,那小黑人已伸手朝胁下点到,想要抵御,通体已然麻木,不能言动。小黑人便将他抱起,走不多远,有一醉人在彼等候,也戴着一付面具,说是要给绍祖做媒,明早由小黑人将他送往南京相亲。醉人随往林内走去。小黑人将他放下,去了一会回转,又将他拍醒,说那相亲地方太远,女貌奇丑,却有本事,问是愿去不愿。绍祖先想逃跑,无奈小黑人甚是机警,稍有动作,立被点倒,白受一顿极难堪的挖苦,除了就话答话,连想呼救都难。最后无法,只得力辞不愿,小黑人才将他送回家去。走到半路,正值六指飞侠姜继尚由家跑出,人却藏在附近树林以内,不知乍的会被小黑人着见,告诉绍祖:你阿爹在路旁树后,你只可去寻他,如往寻娘,我依旧把你点倒带走。”说罢自去。照他所说,果遇乃父,好似又急又气,听乃母连打哨子,只气得直顿足,也不出援。见了绍祖,举手要打,叹了口气,又收回去。绍祖最怕父亲,吓得站在一旁,不敢作声。姜继尚随悄声对他说:“今晚来人名叫七指神偷葛鹰,虽

是何家住客，但你姻伯以前与他无交情，此次留住必有原因。此人是我生平第一克星，决斗他不过。都是你娘不好，硬要逼那江家女子做亲，才致惹出这事。我如出援，丢人更大，只好在此干着急。”绍祖闻言，几番要往寻母，俱吃乃父阻住。想起事由已起和适才许多羞辱越想越愧，立志明日出门寻访名师，学成武艺，以雪此忿。正和乃父述说心志，忽听乃父道：“事情完了。这还是好，快见你娘去吧！”绍祖忙即赶去，果见乃母回转，母子见面。金红听完前事，才知醉鬼竟是葛鹰，也吓了一身冷汗。回去见着丈夫，自不免一场争论。

且不说姜绍祖明日寻师之事。再说小妹，听出葛鹰语气，忙则抽身，顺着小径走不多远，忽见半山上纵落一人，先还疑是金红家中帮手，定睛一看，正是姜氏，满面俱是笑容，近前说道：“妹妹你走错路了，快随我来。”随领小妹上山，越过山脊。小妹认明日间来路所经，便问世嫂，适才何往。姜氏边走边悄声答道：“我因娘家有人送信，说晚娘要拦路说亲，心想他虽不好，关系着娘、婆两家面子，日后你又要常来常往，不愿你们伤了和气，打算领你避开，明早我自和家父说去。特意这叫我那一个在山前正路登高窥探，以备临时改道，亲自送你抄山后小路出去。你如走得稍慢，走到适才小山环，翻出山前，渡过一条山涧，略绕里许，便连前后两条要路全都避过。那里有峭壁遮眼，他母子虽在山脊瞭望也看不见，不就没事了么？偏你有本领，先要客气，不肯施展，后来又抢在前面。我正愁你要把路走错，你世哥忽然翻山跑来，说我家住的那位葛老先生，同了新收徒弟黑摩勒，为护送你，也相继追了下来，并还赶在你的前面，叫我夫妻回去。我终不放心，独自悄悄赶来。不想我晚娘如此不讲理，害我爹爹丢此大人，真叫人难过。当他取出燕尾梭时，我躲一旁偷视，正替你耽心，想纵出去，那位

葛老先生已自出现。这事丝毫与你无干，你始终退让他苦苦纠缠连手都未怎还，见了家父，我自会说。你如因此不常来，却对不起我了。”小妹耽搁了一阵，越发归心似箭，闻言随口应了，便谢姜氏，催他回去。姜氏执意不肯，直送小妹到了虞家村口，方始辞别。小妹因恐陶元耀见面不便，也没邀他到家小坐，竟自回转。

到家见母，江明已早回转，陶元耀刚走不久，宝石也取出带走，行时嘱咐小妹住在虞家最好，何家也可常去，不可再行移居他处。小妹只差一脚没有遇上，好生后悔，再问江明，答说师父事情已完，就在当夜取宝石回山，自己在此也无多日耽搁。黑摩勒已然寻到，聚了半日，甚是投缘，约为异姓兄弟，他今晚往见新师七指神偷葛鹰，履命之后，明早便来登堂拜母，并见姐姐。司空师叔尚有他事，约等葛鹰师徒去后，才能约了何世叔同来，小铁猴侯绍昨日和铁扇子打了个难解难分，后来因是目光不济，眼前吃亏，幸得黑摩勒将敌人利器盗去，司空师叔再在暗中相助，将铁扇子引开，勉强算是占了上风，自觉铁扇子利害，以后决不干休，恐他约人寻仇，自己敌不住，有误死友之托，趁着司空师叔在此，料无什事，连夜赶往杭、嘉一带寻一好友，以备万一去了。小妹因未见着陶元耀，好生懊丧不置。舜民在坐闻得黑摩勒明白要来见江母，因听尧民说他小小年纪本领高强，直似空空精精一流人物，好生欢喜，忙命人当时通知尧民、良夫、新民三人，一面传话厨房，准备盛筵相待。大家谈了一会，分别安眠。

封面设计：于绍文

ISBN7—80568—078—7/I·20
定价：13.00元（全二册）